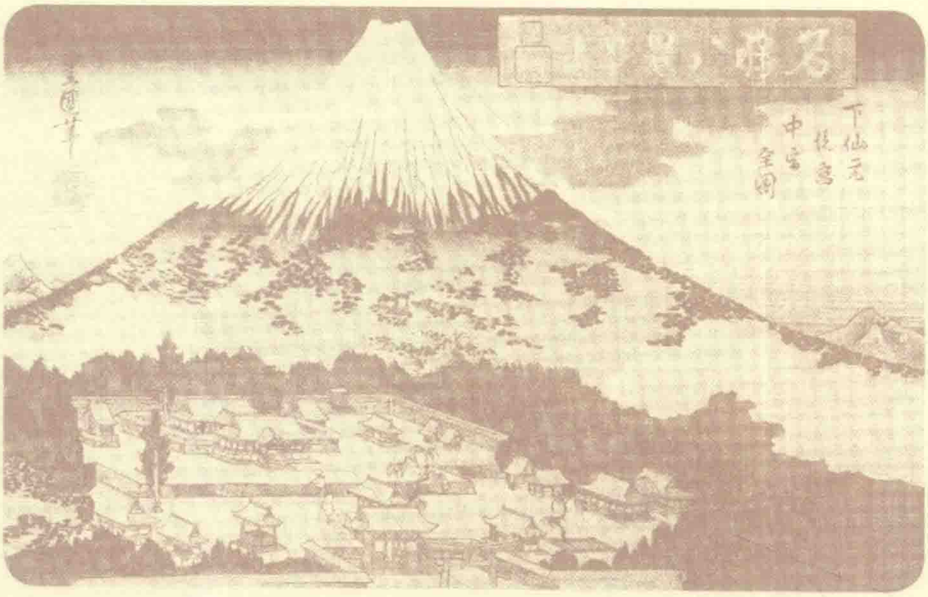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一輯

紀傳體

五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1輯，紀傳體 / 孫錦泉，周斌，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2014 重印)
ISBN 978-7-313-08539-9

Ⅰ. ①日… Ⅱ. ①孫… ②周…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紀傳體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041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一輯　紀傳體
主　編　孫錦泉　周　斌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黎春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595　字數:11900 千字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313-08539-9/K311-55
定價:16150.00 圓(全十九冊)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姜津津　陳建華
營銷編輯　陳　鑫
裝幀設計　陳燕静

本冊目録

大日本史（巻一百九十四―巻二百四十三）…… 一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四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臣四

土肥實平 弟宗遠
大庭景能
安達盛長 子景盛　曾孫泰盛

後藤實基 子基清
加藤景廉
工藤茂光 族景光　景光子行光
比企能員
泉親衡
河村秀清

土肥實平、其先出上總介平高望、高望子良文、生賴尊、賴尊號山邊祖禪師、生常遠、常遠生常宗、稱土屋四郎、笠間押領使、常宗生宗平、爲中村莊司、生實平、宗遠、友平、參取寫本印本平氏系圖實平居相模土肥邑、稱土肥二郞、治承四年、源賴朝起兵、實平宗遠赴焉、石橋山之敗、大庭景親急追之、賴朝逃于杉山、唯實平從焉、加藤景員工藤祐茂等六人潰圍而來、賴朝喜欲與俱逃、實平諫曰、如君一身、雖累旬月、臣能以計晦匿、但人多則蹤易露、不如分散、今上下全命、内外合謀、會稽之恥可雪、今日睽離、則他日之福也、衆皆掩涙離散、賴朝

取髻中所藏觀音像、置路傍石窟、實平問其故、賴朝曰、我黨喪元、使景親輩見此像、恐辱源家將帥之名也、東鑑賴朝匿于山中、絕糧數日、實平妻盛飯于桶中、覆以檞葉、令僧齎之、爲取供佛花葉者、竊往來供給焉、源平盛衰記遂出杉山、匿筥根山僧永實家、僧良暹謀殺賴朝、永實知其謀告之、賴朝乃與實平永實等潛循山麓赴土肥、東鑑會實平妻送書報衣笠城陷、且言三浦黨赴安房、覓賴朝所在、賴朝

嘉之、（源平盛衰記）與實平自眞名鶴碕舟行趨安房、臨發遣子遠平于伊豆、訊家屬、賴朝至安房、平廣常千葉常胤來屬、轉往下總、館于鷺沼、將士離散者畢集、軍聲大振、自賴朝擧事、實平不離左右、傾意輔衛、（東鑑）源義仲之反、屬源義經擊之京師、（源平盛衰記）別將二千騎追至栗津、爲義仲所敗、（平家物語）一谷之戰、別將兵七千、攻西門、源範賴攻東門、義經自鵯越間道襲之、平氏軍大敗、（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義經陳屋島、

平教經來擊、義經將自當之、實平諫曰、大將不宜輕戰、請遣部下壯士、乃與畠山重忠等五十餘騎進戰、日暮交綏、（源平盛衰記）賴朝命實平駐軍備中、經略西海軍事、時板垣兼信從範賴而西、遣使鎌倉訴曰、臣幸辱末屬、應當一面、而實平稱受旨、專恣自用、部署雜務、不相咨詢、臣在西海、威令不行、願賜一行之教、每事取臣處分、賴朝怒曰、我所任使、不問親疎、唯器是從、實平忠貞絕倫、耳目之寄、不出

二途、西海軍事、細大屬之、汝曹分當捐命戰場而已、何不自揆之甚也、使者惶怖而歸、及平氏滅、兵革之餘、近畿諸國苦武夫暴掠、賴朝以實平及梶原景時爲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五國總追捕使、（東鑑）文治中賴朝命實平護京師、實平爲人多籌略、曉暢軍事、征伐之際、賴朝命範賴義經依其區畫、（東鑑、源平盛衰記、○按諸書實平死闕年月、安藝米山寺過去帳載實平承久二年十一月死、東鑑建久六年條曰、土肥實平寡婦詣幕府、則實平死蓋在承久前、承久疑建久訛、然今無所考、）子

遠平稱彌太郎、從父有戰功、遠平生惟平、任左衛門尉、稱先二郎左衛門尉、建曆中與和田義盛作亂、軍敗被誅、（東鑑）實平弟宗遠、宗遠居相模土屋、（土屋系圖）稱土屋三郎、與兄實平仕賴朝、初賴朝至下總、安房上總下總之兵響應、將發上野下野武藏諸國兵至駿河待平氏、遣宗遠于甲斐、諭武田信義一條忠賴、使從北條時政會于黃瀨川、信義等應命、（東鑑）宗遠從義經擊平氏、（源平盛衰記）承元中以私

怨殺梶原家茂、自首幕府、囚于和田義盛、許、
許實朝曰、臣建義功臣也、家茂反者孫也、忠
勲悖逆、簡擇安在、而今拘囚見辱、請垂照鑒、
實朝謂所乞無理、然以値賴朝忌日被赦、東鑑
養姊夫岡﨑義實子義清爲子、○本書以義清作兄子、今
參考東鑑平氏系圖訂之、義清稱小二郎、事平氏在京師、
聞賴朝起兵、潛赴關東、會宗遠使于甲斐、夜
相遇于足柄山、父子相得甚悦、從至甲斐、源平
盛衰記遂仕幕府、任大學權助、和田義盛作亂、

義清黨之、攻幕府、與朝夷名義秀古郡保忠
聯騎奮戰、勇冠軍中、府兵屢卻、實朝避之法
華堂、義清自甘繩入龜谷、欲經寤堂前攻之、
路中流矢而死、義盛兵不能復振、遂敗、東鑑
大庭景能、東鑑○平氏系圖、保元物語爲景義、稱平太、又懷島
權守、鎌倉景政之後也、平氏系圖○系圖一本、景能爲景村後、而不載景政、或云與景政別族、按異本保元物語亦爲景政後、故今從之、父曰景
房、稱大庭莊司、世居相模、○平氏系圖景房作景忠、或景宗、
保元之難、景能與弟景親屬源義朝、攻白河

殿、爲爲朝所射墜馬、景親肩之去避民家、欲
復返戰、景能謂曰、余病矣、不能復戰、此去戰
地不遠、徒爲卒伍之餌、吾輩效力、下野殿所
親見也、今重創而退、孰謂爲怯、汝扶我遠去、
景親負之至山階、走歸再戰、景能獲免、異本保元
物語及賴朝起兵、召關東將士、檄至、景能就景
親謀、景親曰、源家我累世之主帥、歸之順也、
然弟嚮爲因、幸爲平氏所申理、今爲東國監
護、得全性命保妻子者、豈非其賜邪、景能曰、

汝爲恩事平氏、我以義屬源家、因約平氏勝、
吾緣汝求救護、源家勝、吾保全汝、源平盛衰記遂
與弟豐田景俊歸于賴朝、從戰石橋山、東鑑、源平
盛衰記、文治五年賴朝請擊藤原泰衡、朝議未
決、而諸國兵既集、賴朝患之、以景能宿老閑
於軍事、召而諮議、對曰、臣聞軍中聞將軍之
令、不聞天子之詔、業已奏請、不俟報而行可
也、況泰衡繼累世家臣之緒、雖無天裁、亟行
誅戮、何憚之有、○泰衡曾祖清衡屬源義家有戰功、子孫相繼領陸奥六

郡、爲一方藩屏、非與源氏有君臣之分、然當時東國將士之於源氏、其勢與君臣無異、故景能謂之累世家臣者、蓋亦據時勢而言耳、今聚兵曠日、徒自罷勞、宜速發焉、賴朝大喜、與鞍馬賞之、景能嘗在賴朝前、與諸將語曰、士之當用意者兵器也、弓矢宜稱其力差短小、鎮西八郎善射、稱天下無雙、而弓矢規制過量、保元之亂、我遇八郎于大炊御門河原、值彼之左、八郎將射、我以爲彼在鎮西、不便騎射、我長東國、素慣磬控、驅而右避、不令入彀、故其矢低中膝、不

然、我殆不能脫焉、坐者皆服、建久中以衰老祝髮、尋得罪見逐、及賴朝朝于京師、景能捧書曰、自將軍倡義之初、臣力效涓埃、然今得罪見逐、鬱悒度日、三年于玆、今既衰朽、餘喘無幾、冀一備騶從之列、以爲垂没之榮、賴朝許之、承元四年死、東鑑

安達盛長稱藤九郎、中納言藤原山陰之後也、祖國重爲下野掾出羽介、父兼廣稱小野田三郎、尊卑分脈源賴朝在蛭島、盛長往來給事焉、及其起兵募東國將士、遣盛長傳檄、東鑑、源平盛衰記、盛長有口辯、所至曉以順逆、聞者感動、諸將響應、源平盛衰記時平兼隆以淸盛族人據山木、恃勢逞威、盛長薦藤原邦道侍賴朝、邦道偵伺兼隆動靜、遂得襲殺之、賴朝戰于石橋山不利、逃入杉山、盛長等數人涉歷艱辛、僅而得免、尋赴安房、散兵來集、軍勢稍振、東國將士歸者日衆、還至相模、論將士功、盛長與焉、及賴朝得志、益被親寵、後下髮、法名蓮

西、及賴家襲職、參決辭訟、東鑑正治二年死、尊卑分脈子景盛時長、時長稱大曾禰次郎兵衞尉、後爲評定衆、尊卑分脈

景盛稱彌九郎、以父故爲時所重、嘗買妾京師、有姿色、賴家屢遺書挑之、不從、會參河賊室平重廣招集羣盗、縱行剽竊、賴家命景盛討之、景盛託事辭命、賴家曰、參河汝父守護地、不可使他人當其事、責而遣之、乃遣人奪其妾、慮景盛怨望、欲因事除之、景盛往參河、

賊既遁、不獲而歸、或譖曰、景盛以妾故屢出怨言、賴家怒、遣兵誅之、政子素知其冤、營救甚力、賴家不得已舍之、建永中任右衛門尉、建保六年爲出羽介、管秋田城、東鑑○本書或作出羽守、今據寶治二年條訂之、敍從五位下、尊卑分脈○本書闕敍位年、姑書于此、時人謂昌泰以來、數百年間居此官者、惟平繁盛一人而已、至此景盛得之、實榮選也、○按先是爲出羽守及介者多、與本書所稱異、蓋平長茂世襲城介、雄視北方、建仁初誅死、至此景盛得城介、故時人榮之也、然本書不詳其事、今姑從舊文、明年實朝

遭害、景盛悲惋、斷髮法名覺地、稱大蓮房、住高野山、世呼曰高野入道、○明慧傳曰、承久三年、北條泰時索官軍逃亡者、秋田城介義景廣高辨而至、泰時素崇信高辨、敬待謝遣之、義景見之、憮然驚悔、遂詣高辨、請剃髮爲弟子、號大蓮房覺地、據本書、景盛出家在承久前、義景未嘗爲僧、明慧傳合父子爲一人、事亦甚謬、故不取、常往來鎌倉、每有處分、多被諮詢、承久之難、從北條時房犯京師、戰有功、東鑑初景盛女適北條時氏、生經時時賴、尊卑分脈及時賴執政、最見尊禮、時三浦族貴盛、景盛心不悅、戒子孫曰、三浦氏權勢無比、

汝輩不武、恐他日不能與抗、宜及今爲之計也、會有匿名書曰、三浦族圖變、鎌倉騷擾、人情危疑、景盛心獨喜、從而構陷之、遂滅三浦氏、寶治二年病卒于高野山、東鑑子義景、嘉禎中襲爲秋田城介、敍從五位上、爲評定衆、參取關東評定傳、尊卑分脈、四條帝崩無嗣、北條泰時使義景於京師、立後嵯峨帝、歷代皇紀、五代帝王物語、建長中以病薙髮、法名願智、尋卒、東鑑子賴景、景村、泰盛、時盛、重景、顯盛、長景、時景、景皆顯於時、尊卑分脈

賴景任丹後守、剔髮改名道智、文永中坐事、收采邑、正應五年卒、關東評定傳景村稱大室三郎、尊卑分脈時盛任左衛門尉、爲評定衆、薙髮改名道供、建治中坐事收采邑、弘安八年死于高野山、關東評定傳重景任左衛門尉、弘安中與泰盛同被殺、孫高茂爲秋田城介、尊卑分脈顯盛任左兵衛尉加賀守、爲評定衆、弘安三年卒、關東評定傳孫時顯、曾孫高景、皆襲秋田城介、高景爲讚岐權守、後醍醐帝之幸隱岐、爲北條

高時使入京師、（尊卑分脈）立光嚴院、（太平記）長景歷
左衞門尉美濃守、薙髮改名智海、時景任左
衞門尉、薙髮改名智玄、（關東評定傳）弘安中與泰
盛同被殺、（尊卑分脈）
泰盛稱九郎、及父死、襲秋田城介、爲評定衆、
（關東評定傳）以善騎名於世、（徒然草）弘安中兼陸奧
守、請解秋田城介、以子宗景代、聽之、尋祝髮
改名覺眞、（關東評定傳）泰盛素與北條氏連姻、女
又適時宗生貞時、及貞時執權、恃勢肆橫、貞

時宰左衞門尉平賴綱亦驕縱、頗弄威福、與
泰盛相軋、而宗景狂躁奢侈甚於父、自謂曾
祖景盛實賴朝之子也、遂改姓源氏、賴綱因
說貞時曰、宗景私懷覬覦之心、改姓一事、最
不可掩、貞時信之、遂殺泰盛父子滅其族、初
三浦泰村之被殺也、人皆寃之、而無敢明言
者、至此泰盛等又遭讒死、後賴綱亦謀作亂
被誅、人以爲報應、（保曆間記）
後藤實基鎭守府將軍藤原秀鄉之裔也、曾
祖尾藤左衞門尉公廣、爲後藤內則明所子
養、初河內守源賴信使備後守藤原公則子
養少納言藤原惟忠子則經、則經仕賴信、生
則明、（尊卑分脈）則明從伊豫守源賴義攻安倍貞
任、所謂七騎之一也、（尊卑分脈、陸奧話記、○陸奧話記作六騎、）公
廣冒後藤氏、孫實遠爲左衞門尉、生實基、實
基爲右兵衞尉、（尊卑分脈）平治之亂、屬源義平守
待賢門、擊平重盛卻之、進攻六波羅、追北至
東三條、射殺大木戶八郎、既而義朝敗走、實

基從至龍華越、初義朝在京師、託少女於實
基、至是問之、曰、臣既囑妻匿之、勿以爲念、義
朝喜曰、汝歸鞠之、實基固請從行、不聽、遂還
京師、加意營護、及長嫁中納言藤原能保、（平治物語）
賴朝起兵、實基從義經攻義仲、（源平盛衰記）屋
島之戰、與佐藤繼信等俱進焚行宮、平氏軍
大潰、（平家物語、東鑑、）無子、養族人佐藤仲清子基清
爲嗣、（尊卑分脈）
基清任左衞門尉、檢非違使、（尊卑分脈、東鑑、）一谷屋

島之戰、從父有功、東鑑、參取平家物語 建久中、平知盛子知忠、與紀二郎大夫友方等、匿法性寺側、謀舉兵、藤原能保請守衛兵於鎌倉、賴朝遣基清往備之、基清與子基綱率兵襲知忠、士卒中矢多死傷、基清徹屋材塡濠進攻之、知忠自殺、餘黨悉平、參取諸本平家物語 初賴朝以基清爲讚岐守護、及賴家嗣立奪之、是爲賴家改父政之初、時人譏之、建保中掃部權助平正重在京師、謀作亂、基清擊斬之、東鑑 承久之役

勤王、軍敗而降、罪在斬中、基綱素在東軍、請而斬之、東鑑、承久記 基綱爲左衛門尉檢非違使、任佐渡守、康元元年卒、關東評定傳

加藤景廉、鎭守府將軍藤原利仁八世孫也、利仁孫吉信爲加賀介、子孫繁衍、爲本國豪族、至景道亦爲介、稱加藤、從源賴義於陸奧役、所稱七騎之一也、景道生景員、稱加藤五、尊卑分脈○本書作景清、源平盛衰記作景貞、今從東鑑、按源平盛衰記曰、僧能因子曰景月次藏人、往于伊勢、爲柳馬入道女壻、生加藤五景員、與此大異、姑付備考、補檢

非違使、源平盛衰記 有二子、光員稱加藤太、景廉稱加藤次、東鑑、源平盛衰記、○尊卑分脈、光員爲景廉弟者誤、父子皆有勇名、景廉最驚猛、膂力邁人、爲時所稱、源平盛衰記 嘉應中敕誅源爲朝于伊豆、景廉與兄光員亦在遣中、爲朝聞官軍至、散遣徒屬、自刃而死、屍倚柱不僵、狀猶生、衆憚其勇不敢近、景廉挺身揮刀斬其首、保元物語 父景員居於伊勢、與平氏家臣伊藤某構怨殺之、乃攜二子走東國、欲依千葉畠山、二氏皆懼罪不敢

容匿、去投工藤茂光、茂光與三戶二郎者相惡、構兵交鬭、素聞景廉兄弟名、欲藉其力、悅而舍之、以女弟妻景員、時賴朝在伊豆、關東豪傑多屬意者、景廉兄弟知其可依、常往來服役、賴朝亦察其有材、推誠遇之、源平盛衰記 賴朝將舉事、遣北條時政襲目代平兼隆山木館、留景廉等自備、臨發與時政約、事捷速火館、久之火不舉、賴朝疑懼、乃遣景廉赴援、執父義朝所寶愛眉尖刀與之曰、夜戰利長兵、

汝速斬兼隆首來、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景廉馳赴山木、時政戰不利、景廉與從兵洲崎三郎等進而薄門、敵矢盡兵疲、無能拒、乃破門射殪三人、有關屋八郎善射、呼曰、敵將爲誰、我餘一矢、請試之、景廉顧洲崎曰、我前當之、必不免矣、顧佐殿在、吾不可徒死、汝能代我死乎、洲崎進入門、自稱景廉、矢洞胸而死、景廉踵入、遂斬關屋、又進殺一人、及兼隆寢室、兼隆當戸待敵、景廉拄冑於眉尖刀、戸閒入之、兼隆

急斫之、刀礙於楣、景廉突入鏦殺之、縱火焚館、揭首眉尖刀、馳歸獻之、賴朝大悅、源平盛衰記石橋軍敗、賴朝走杉山、敵兵追逼、勢甚危、賴朝力鬪、景廉攬轡回走、與父兄留拒戰、數合、賴朝乃得潛匿山中、景廉父子攀緣繼至、將士稍稍來集、賴朝諭使散去、景廉與父兄匿筥根山、不食三日、景員謂二子曰、我老矣、設令得脫、命亦不長、汝曹壯健、勿徒死、宜棄我去求源家所在也、景廉等不能違、託父於走

湯山僧、與光員潛赴伊豆、爲土人所怪、兄弟分路而去、相遇于駿河大岡牧、遂匿于富士山、既而賴朝軍大振、進至駿河、景廉兄弟從武田信義擊目代橘遠茂、破之、壽永三年、隷源範賴、攻平氏于西海、範賴自周防赴豐後、景廉病甚、強起從軍、還書遺父曰、日者奉命常侍左右、然緩急之際、非辭難之日、從軍西海、遘疾瀕死、借如病終、將軍視爲死事、則死有餘榮矣、景員持入府、賴朝覽書、深嗟歎焉、

與書勞問、賜以廐馬一匹、待病少痊、速還鎌倉、及擊藤原泰衡、景廉兄弟從有功、梶原景時獲罪、景廉坐素相善、沒采邑、及實朝遭害、祝髮改名妙法、稱覺蓮房、承久三年死、子景朝、景義、景朝稱加藤判官、嘉禎中與弟景義爭伯父光員所傳采邑、景朝出政子書爲證、景義辭屈、乃使景朝領之、東鑑

工藤茂光伊豆著姓、六世祖藤原爲憲爲木工助、因稱工藤、高祖維景爲駿河守、曾祖維

職爲伊豆押領使、祖維次稱狩野九郎、父曰家次、亦襲其號、茂光爲伊豆介、稱狩野介、尊卑分脈、工藤系圖、○按茂光稱狩野介、蓋伊豆權介而任于狩野、故以介稱也、其他如三浦介亦此類也、保元中源爲朝流於大島、威虐島民、掠奪貢賦、嘉應二年茂光詣京師訴之、廷議命茂光發武藏相模兵討之、茂光輙擊平之、保元物語頼朝起兵、先襲平兼隆、茂光等竊預其謀、東鑑石橋之敗、頼朝逃匿土肥杉山、茂光索頼朝蹤而行、軀幹充肥、不便行歩、臨險氣喘

不能進、其子親光扶之而行、茂光曰、佐殿非常人也、汝等終可委託、愼勿懷貳、路險敵迫、不得兩全、爲敵所獲、不如死汝手、親光不忍、低回移刻、茂光自潰腹而伏、外孫田代信綱爲絶之、親光抆涙收首、子親光、源平盛衰記宗茂、維光、行光、尊卑分脈親光稱狩野工藤五郎、從擊藤原泰衡、與三浦義村等先登、力戰而死、東鑑宗茂襲稱狩野介、子宗時稱狩野新介、維光稱工藤二郎、行光民部武者所、尊卑分脈田代信綱父曰爲綱、姓闕任伊豆守、娶茂光女生信綱、秩滿歸京師、以信綱屬茂光鞠之、號田代冠者、長門本平家物語、參取尊卑分脈、年甫十一、會頼朝在伊豆、信綱往而侍焉、石橋之敗、追兵急至、信綱登高樹注射、頼朝得間遁去、源平盛衰記○本書載異說曰、頼朝散遣從兵、與加藤景廉奔甲斐、無他書可徵、今不取、後從入鎌倉、深被任遇、東鑑壽永中從源義經討源義仲、又從戰于一谷及屋島、皆有功、東鑑、源平盛衰記、景光稱工藤莊司、茂光宗人也、頼朝起兵、景

光與子行光赴之、頼朝既爲大庭景親所敗、匿於杉山、景親弟俣野景久欲遮頼朝走路、率兵抵駿河、景光與安田義定俱遇景久于彼志太山、戰破之、一○彼志太山作波太山景光善射、頼朝大獵于富士野、獵射有賜餠射手禮、景光時爲選首、頼朝先召而賜之、及臨獵場、有鹿挺走、景光見之曰、是我之獲、持滿而待、衆咸屬觀、一發不中、追馳三發皆不中、於是投弓而嘆曰、吾自十一歲射獵爲事、今已七旬餘、

每射必中、而今心神惘然、令鹿逸去、是豈山神所馭乎、我命盡於此、及昏果病作、竟至不起、子行光、東鑑

行光稱小二郎、陸奧之役、與弟祐光及狩野親光、三浦義村、葛西清重、藤原清近、河村秀清夜潛踰熱借山、薄西木戸、泰衡兵伴藤八多力、號六郡無雙、行光擊斬之、明日大軍踵進、國衡等敗走、敵將金剛別當子秀方幼而善鬭、行光從兵藤五擊斬之、及陸奧悉平、賴

朝振旅至岩井郡、館於廚川、以郡賜行光、行光獻杯酒埦飯、賴朝歸鎌倉、時陸奧初定、民未安輯、浮言相驚曰、義經等猶在、潛謀襲鎌倉、賴朝遣行光及由利維平、宮六傔仗、國平等備之、行光有膂力、賴朝創永福寺、諸將佐自服廝役、行光與畠山重忠等俱挽棟梁、力殆兼數十人、見者驚愕、行光有三壯士、曰藤五、藤三郎、美源二、賴家之誅芝田二郎也、藤五、藤三郎適自陸奧赴鎌倉、途聞之、馳歸赴戰、射殺十餘人、芝田遂敗、賴家素聞其勇名、召三人見之、愛其驍壯、欲取一人置府、行光辭曰、故幕下殄滅平氏以來、先臣景光屢從征戰、出萬死遺一生、皆彼力也、今將軍收天下精銳、悉寘之幕下、素無所少、臣唯有是三士、死生是託、願舍之、賴家是其言、不之強、賜杯酒而罷、東鑑

比企能員稱藤四郎、○愚管鈔云能員阿波人、疑安房誤、今無所考、不詳其世系、姨夫掃部允某爲武藏比企郡

少領、有三女、掃部允既死、姨薙髮爲尼、世稱比企禪尼、養能員爲己子、冒比企氏、東鑑 女長曰丹後內侍、事二條院、與惟宗廣言私、生島津忠久、後還關東、嫁安達盛長、次女適河越重賴、次適伊東祐清、吉見家譜 禪尼嘗乳養源賴朝、及其在伊豆、國人畏平氏、無敢資給者、禪尼遙給饘二十年、未嘗匱乏、亦令盛長、重賴、祐清扶助、賴朝深德之、參取東鑑吉見家譜、及起兵、能員常在幕下、稍被親近、壽永三年擊源義高

餘黨於信濃、是歲從源範頼擊平氏、及頼朝擊藤原泰衡、能員與宇佐美實政等別率上野兵、自北陸道經越後、出出羽念種關、斬泰衡將田河行文秋田致文、略定郡邑、遂會頼朝于陸奥、明年泰衡故將大河兼任作亂、能員將東山道兵擊平之、頼朝遇禪尼最渥、屢至其家讌飲、東鑑 命以盛長女嫁範頼、重頼女配義經、祐清妻再醮平賀義信、吉見家譜 授忠久大隅薩摩日向三國守護、能員任右衛門尉、

爲檢非違使、及頼家生、特以能員妻爲乳母、頼朝薨、頼家立、能員女有寵於頼家、稱若狹局、生子一幡、建仁中頼家病篤、政子分關西地頭職授弟千幡、能員憤懣、使一幡母密告頼家將滅北條氏、頼家召能員謀之、適政子潛聽之、急報時政、時政遣使紿能員曰、吾修佛事、請幸來臨、能員不知謀泄、將往、諸子諫曰、彼有密議、不宜輒往、縱往亦宜嚴警備、能員曰、我若從甲士、衆必驚擾、適足招嫌疑、況彼修佛事、警備何爲、今將軍授與之際、彼將有所諮議、乃往、遂被殺、從者走歸告難、子宗員等與其宗黨挾一幡據小御所、拒守、義時率諸將攻之、舉族奮戰、縱火自殺、忠久亦坐罷守護職、東鑑

泉親衡稱小二郎、鎮守府將軍源滿仲弟下野守滿快之裔也、滿快子甲斐守爲滿娶源頼信女、生爲公、爲公爲信濃守、子孫世居信濃、父公衡稱泉二郎、親衡膂力過人、尊卑分脉 建

保中謀奉將軍頼家子千壽丸、千壽丸據保暦間記 滅北條氏、遣僧安念巡歷諸國、誂將士、應者稍衆、安念詣千葉成胤、成胤縛送北條義時、義時訊鞫得狀、因遣兵捕親衡、親衡奮鬭、多所殺傷、遂逃亡、不知所之、東鑑 後世言武力者、以親衡及朝比奈義秀並稱云、太平記 弟公信稱六郎、及和田義盛舉兵擊義時、公信屬幕府戰死、尊卑分脉、東鑑、

河村秀清幼名千鶴丸、東鑑 藤原秀鄉後、佐藤

氏之別族也、祖遠義爲筑後守、父秀高號河村、爲山城權守、（尊卑分脉、父秀高據東鑑、）秀清母仕源賴朝、稱京極局、治承中秀清兄秀義屬大庭景親、戰于石橋山、景親死、秀清牢落韜名、爲京極局所鞠、文治五年賴朝擊藤原泰衡、秀清年十三、從至陸奧、泰衡築壘熱借山、使庶兄國衡守之、秀清與三浦義村等六人夜潛踰先鋒畠山重忠營先登、與葛西清重同犯陣格鬭、斬獲頗多、衆兵尋至、城陷、賴朝聽其自

呼名字、召秀清於船、迫驛問之、知其爲秀高子、即加首服於營中、令加加美長清加冠、賜今名、稱四郎、承久之役屬北條泰時、戰于宇治橋、得首級、（東鑑）伯父義通稱波多野三郎、（尊卑分脉○平治物語作二郎）平治中屬源義平戰于待賢門、所謂十六騎之一也、（平治物語）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四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五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將軍家臣五

北條義時

三浦義村 子泰村

北條義時、遠江守時政第二子也、稱江馬小四郎、沈深有膽略、度量過人、東鑑、增鏡、源賴朝之

起兵、與父兄從軍、戰於石橋山、及平宗盛奔西海、隷源範賴、擊原田種直於豐後、賴朝既滅平氏、義時以政子弟、日被親信、時政嘗有憾於賴朝、不告而歸北條、賴朝大怒、謂梶原景季曰、江馬恪謹、必不從父、汝往視之、景季還言尚在鎌倉、賴朝喜、勞義時曰、汝善測度我心、他日必爲子孫之輔佐、後與結城朝光書、以義時爲家人之最、賴朝薨、賴家與比企能員謀除北條氏、時政誘殺能員、能員族人、據賴家子一幡館、義時率兵擊破之、殺一幡、竟廢賴家、尋亦弒之、○按愚管鈔云、明年殺賴家、考其語意、如義時承時政意而殺之、而不明了、說見賴家傳、頃之爲相模守、代父執權、閑院成、以勞敘正五位下、建保元年、泉親衡挾賴家子千壽丸、謀討義時、和田義盛子義直、義重及姪胤長與焉、事發覺、義盛乞二子命、實朝釋之、又乞胤長命、不可、義時傳命、面縛胤長、故過義盛前、遂屬之吏、義盛慚憤、

決意舉兵、告急者相繼、義時適與客棋、辭色不變、徐竟局、更服、適實朝館、義盛圍之、義時與大江廣元奉實朝、避於法華堂、義時子泰時等力戰禦之、將士多死傷、及曉義盛稍退、其黨來援、兵復振、曾我中村等將士觀望、未赴難、義時與廣元謀、以書諭衆曰、義盛兵既潰、幕府安穩、宜速率衆擊破殘兵、於是兵士競集、義盛遂敗死、事平、以功賜相模山內菖蒲二莊、東鑑、爲侍所別當、將軍執權次第、五年爲右京

權大夫代廣元兼陸奧守、時實朝娛翫文史、耽好和歌、不親政事、武備日弛、義時心貪私權、而終莫規諫、明年託言戌神告凶、建藥師堂、是冬實朝拜右大臣、明年行拜賀禮於鶴岡、義時持劒從之、入門稱病作、授劒源仲章而歸、禮畢實朝將還、賴家子公曉乘夜殺之、幷斬仲章、義時言、見白狗過側病作、得免禍、乃拜藥師堂、實朝無子、義時以政子意與諸將連名乞擇皇子爲將軍、（東鑑）後鳥羽上皇不

許、（愚管鈔）攝政道家賴朝之姻親、義時乃迎其子立之、是爲賴經、（愚管鈔、東鑑、）賴經生甫二歲、政出政子、義時承命施行、以廣元等宿舊參預謀議、一遵賴朝約束、無所變更、（東鑑）上皇常惡賴朝把握兵權、脅制朝廷、至此嗣絕、以爲威權當復歸帝室、而義時擁異姓之子、以陪臣制國命、上皇心彌不平、（保暦間記）及幸熊野、仁科盛遠攜子謁道傍、上皇見其子姿貌悅之、擢爲西面、盛遠感喜、從留京師、義時怒關東家

人猥侍仙洞、殁其食邑、上皇宣令還與、義時不奉詔、（承久記）上皇以倡龜菊故、罷長江倉橋地頭、（東鑑、承久記、）義時不奉詔曰、地頭之設、古未之有、故右大將殄滅平氏、以功始補總地頭、方此時、諸國地頭從役六年、父子臣僕隕命鋒鏑者、相枕原野、右大將不敢自與、論功酬賞、今無罪名而遽停之、非臣之所知也、上皇大怒、決意誅之、先是三浦胤義宿衞京師、以其妻有怨義時、過期不還、上皇使能登守藤

原秀康誂之、胤義奉詔、且欲說兄義村勤王、上皇悅之、（承久記）三年四月、上皇使順德帝傳位于九條帝、協心圖滅義時、（東鑑、承久記、保暦間記、）五月託城南寺流鏑馬徵兵、近畿諸國應者一千七百人、上皇意益銳、執右近衞大將藤原公經父子、遣兵誅義時所置京師守護藤原光季、（承久記）下院宣五畿七道、罪狀義時討之、（東鑑）奪其官位、（百鍊鈔○本書不詳在何時、姑係于此、）上皇問胤義曰、關東之士爲義時死者幾何、曰、彼爲朝

敵、誰肯用命、縱有昏迷之徒、不過千許人耳、兒玉家定從傍進曰、胤義失言、治承以來承私恩者多矣、其欲効軀投命者、必不減萬人、使臣在鎌倉、亦從義時爾、上皇不懌、秀康家僮有押松者善走、齎院宣至關東、諭小山宇都宮諸將、胤義亦遺書勸義村與己勠力、義村持胤義書示義時、義時曰、存亡繫於君、唯君所圖、義村誓以無貳、義時笑曰、若然無復可憂、吾久知有此事、討院宣使令應入鎌倉、

乃大索獲押松、奪院宣燒之、（承久記）與義村詣政子白狀、政子大會諸將於簾下、親激厲之曰、故右大將草創鎌倉、傳至于今、諸君遭遇際會、世保富貴、恩深江海、豈無報效之志、今讒臣構難、熒惑天聽、諸君欲砥勵名節、宜速斬秀康胤義等、以全三將軍之遺業、如有欲應院宣者、決去就于今日矣、諸將感奮、咸請自效、即日會義時家議軍事、三浦義村安達景盛等請據足柄箱根以待王師、大江廣元

曰、衆心不一、守險何益、徒度時日、師老衆沮、適足以取禍敗、不如委成敗於天、進兵直犯京師也、政子嘉之、以武藏守泰時爲將、徵兵武藏、俟至而發、又召遠江信濃以東兵、諸將或言懸軍入京非計也、廣元曰、今大議已定、但以緩期異論紛起、待武藏兵猶爲不可、況累日不決、雖武藏兵、恐生他變、今夜武州當單騎上道、顧關東之衆如雲從龍也、三善康信輿疾而至、亦如廣元所計、義時大悅、（○承久記

曰、諸將會議軍事、泰時曰、今擧大事、兵寡難以得志、請延數日、俟兵集而發、義時怒曰、我事上而忠、不幸爲讒者所構、名爲朝敵、雖百萬衆、其可得志乎、不如委命於天、一擧而決、宜速進兵、泰時不得已而發、據本書此皆廣元之謀、議所載詳委、故今不取、）命泰時嚴裝、翌日發自東海道、從兵僅十八騎、東國兵士相踵而至、數日殆十餘萬、弟時房足利義氏三浦義村千葉介胤綱爲副、子朝時率結城朝廣佐佐木信實等四萬餘騎出北陸道、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清小山朝長結城朝光等五萬餘騎出東山道、兵十九萬餘、直

犯京師、義時與廣元等居守、督調發、總軍務、○承久記曰、是時令將士、父兄行者留子弟、子弟行者留父兄、然如長清等皆父子俱行、故今不取、乃使判官隆邦書對宣旨文、東鑑○隆邦姓闕放還押松、口囑曰、義時無罪遭譴、夫復何言、上好戰、故命弟時房兒泰時朝時率十九萬騎三道並發、上宜縱觀、如未能饜足、重命兒重時政村率二十萬騎、義時亦當續發、承久記朝廷聞之大震、京師恟駭、六月上皇召公卿會議、東鑑分秀康胤義等諸將爲九隊、發兵一萬七千五百餘、屯于美濃尾張間、守東海東山二道、阻河而陣、泰時時房擊之、官軍敗走、宮碕定範糟谷有久仁科盛遠屯于礪波山、守北陸道、朝時擊破之、秀康等還奏敗狀、乃遣大納言藤原忠信前權中納言源有雅參議藤原範茂及秀康胤義佐佐木廣綱山田重忠等二萬五千餘騎、分據宇治勢多淀芋洗、時盛暑雨霽、水潦方漲、官軍撤橋連射、泰時兵戰不利、溺死者衆、承久記、參取東鑑泰時子時

氏先衆濟水、官軍不能當、棄守而遁、泰時長驅入京師、至樋口、東鑑上皇不知所出、乃復義時官位、奪還追討院宣、百錬鈔諭泰時曰、此舉不由宸衷、爲謀臣所誤、今當事事從其所請、宜戒飭部下、勿鹵掠京師、泰時下拜不答、館于六波羅、求廷臣首謀者、上皇歸咎於忠信、有雅及權中納言藤原光親藤原宗行參議藤原範茂藤原信能六人、泰時命諸將各拘一人、捕王師逃亡者、并殁其食邑、得三千餘所、具狀錄送政子、論功行賞、盡以頒給將士、義時毫無所自取、改置畿內西海守護、廣元準文治元年平清盛黨與、勘廷臣罪名、當忠信以下死、泰時不欲殺三位以上於京師、使守者將來、以政子命特釋忠信、其餘殺之於道、七月廢九條帝、立後堀河帝、遷上皇于隱岐、土御門上皇于土佐、順德上皇于佐渡、并流雅成賴仁二皇子、東鑑義時外示忠厚、內極陰狡、既弑賴家及其三子、又殺宗室阿野全

成等、實朝之弒、又出於義時之意、而蹤跡詭祕、人不能窺其端倪、（斟酌東鑑、保曆間記、愚管鈔大意、）及承久犯闕以後、廢立天子、進退大臣、世出其家、至攝政以下有愬質其曲直、國家大柄悉歸于鎌倉焉、（東鑑）元仁元年爲近習所刺死、年六十二、（保曆間記、平氏系圖、參取太平記、明惠傳、年據東鑑、○按東鑑云、病霍亂卒、疑飾辭、今不取、又按古今著聞集曰、有人禱于石清水社、夢神名武內宿禰曰、天下將亂、汝當更生於北條時政家、輔治之、故人傳稱義時卽武內後身也、迂怪誕妄、今不取、）法名觀海、號東勝院、（平氏系圖）常嗜蹴鞠、嘗詣熊野、

還入京師、請觀後鳥羽上皇蹴鞠、上皇許使觀之、義時亦數入宮蹴鞠、上皇稱其得法、（東鑑）子泰時、朝時、重時、政村、時經、實泰、尚村、有時、時尚、○（系圖諸本異同不一、今不盡註、）泰時朝時重時政村自有傳、實泰元名實義、善和歌、玄孫金澤貞將自有傳、有時任駿河守、兼大炊助、民部少輔、（平氏系圖）

三浦義村稱平六、義澄之子也、（東鑑、三浦系圖、）從父數有戰功、建久元年源賴朝入朝、義村任右兵衞尉、遷左衞門尉、爲駿河守、敍正五位下、素與結城朝光友善、及朝光爲梶原景時所讒、私就義村謀、義村爲計畫區處、與和田義盛安達盛長等連名疏訴其冤、朝光得免、義村掌小笠原牧、牧人與義村奴爭鬩相訴、源實朝聞而不懌、謂義村不能戢治部下、凌轢公民以致忿爭、竟罷其司、義盛舉兵、義村初與之合謀、既而與弟胤義議曰、自高祖平太郎屬八幡殿、征武衞家、衞、委質事之、世食其

祿、不失臣節、一旦從宗黨之逆、犯累世之主、則冥譴所加、恐不可逭、不若改圖歸正、遂抵北條義時告變、及義盛攻幕府、義村拒戰有功、事平、與波多野忠綱論交鋒之前後、忠綱有辭、義時諭忠綱曰、此事姑置而勿論、變起倉卒、不日而平、義村之忠、不亦大乎、尋賜陸奧名取郡、實朝兼左近衞大將、詣鶴岡社、義村中隨兵之選、與長江明義爲偶、命義村列左、辭曰、明義高年、難立其左、請易班列、明義

曰、義村有爵、且爲三浦黨之長、理當在左、相
讓不已、實朝喜曰、今日之事、我所最重、二人
以禮相讓、甚可嘉尚、顧義村年齡猶富、明義
前途無日、宜在左列、以爲子孫光榮、二人喜
而從命、及公曉戕實朝、義村以計誘公曉、使
長尾定景斬之、送首義時、東鑑承久三年後鳥
羽上皇下院宣于東國諸將誅義時、時胤義
在京師、亦私遺書勸義村勤王、義村遂使者
不報、直抵義時、出書視之、承久記遂與定議、舉

兵犯京師、從北條泰時赴東海道、東鑑至尾張
一宮、承久記進攻大豆渡、守將望風潰走、追至
野上垂井駐營、義村建議分兵五路並進、義
村破淀芋洗、宮軍大潰、義村入京師、獲胤義
首、送之泰時、自是與義時益親厚、協心輔政、
威望日盛、義時既卒、其妻藤原氏與兄光宗
謀、欲立藤原實雅爲將軍、所生子政村爲執
權、相聚竊議、義村以加首服之故、與政村甚
相親厚、數出入其家、衆疑義村黨之、人情恟

恟、鎌倉騷然、政子潛至義村家、切責之、義村
陳謝、衆心稍定、語在光宗傳、後爲評定衆、延
應元年卒、賴經使左馬助光時弔之、頒賜其
采邑于諸子、東鑑義村有十子、朝村、泰村、光村、
家村、資村、長村、重村、胤村、僧良賢、重時、朝村
稱小太郎、光村稱三郎、三浦系圖爲檢非違使、能
登守、家村稱四郎、爲左衞門尉、善射、賴嗣觀
鶴岡流鏑馬、臨期有射士病暍者、賴經改命
家村、泰村亦以君命促之、家村不得辭、躍馬

馳射、周旋中節、賴嗣歎賞、泰村之敗、同入法
華堂、時人不知其存亡、資村稱五郎左衞門
尉、與泰村同死、東鑑長村稱六郎左衞門尉、重
村稱七郎、○東鑑爲九郎左衞門尉、與泰村同死、三浦
系圖胤村稱八郎左衞門尉、泰村之死、胤村在
陸奧、薙髮自囚、小山長村送之鎌倉、良賢稱
大夫律師、弘長元年與家村子駿河八郎及
泰村女、野本尼密謀、欲滅北條氏以報讎、事
覺被捕、東鑑、參取三浦系圖重時稱九郎、與泰村同死、

三浦系圖

泰村稱駿河二郎、承久之役、年十八、與北條泰時足利義氏屯于栗子山、父義村別將兵赴淀、泰村請曰、小子義當從大人、然發鎌倉日、與京兆約、與武州死生共之、不欲食言、請自此辭義村分兵五十人與之、進至宇治橋、義氏兵亦至、泰村督勵士卒、奮戰終日、明日與諸軍同濟、進戰甚力、承久記 歷掃部權助、式部少丞、任若狹守、敍正五位下、三浦系圖 嘉禎中

爲評定衆、及北條時賴秉政、最被親遇、常參預機事、動舊豪族多爲姻黨、威焰赫然、加以北條氏外家、驕蹇縱肆、陵蔑諸將、弟光村自幼侍賴經、甚被親昵、常出入卧内、賴經被廢、光村意怏怏、護送至京師、臨別歔欷不勝、潛圖滅北條氏、復其位、數勸泰村、泰村猶豫不決、北條氏亦頗疑之、寶治元年、有樹榜于鶴岡者、書曰、若狹前司驕橫日甚、動違法制、近日將加嚴誅、公議既定、宜畏愼以自守、見者駭愕、會時賴遭喪、寓泰村家、時三浦氏之族來集、陰圖殺時賴、時賴夜聞鎧仗之聲、錚然疑而不安、潛出歸家、泰村大懼、謝罪、時賴遣人伺其家事、既得實、尋使佐佐木氏信諷諭泰村、泰村謝曰、近日流言、道路喧鬨、深以憂懼、意者兄弟超越他族、位至正五位、宗族甄列官爵、兼數國守護、領莊園數萬町、盛滿既極、所以來讒口也、氏信還報曰、弓矢器仗委積中外、事不可測、時賴嚴設警備、明日泰村

家有匿名書曰、足下將被誅夷、何爲不備、私爲足下危之、泰村毀棄之曰、欲害我者之所爲也、遣人謝時賴曰、頃察流言、禍殆逼身、僕素非有異心、但部下在遠者聞而來集、此讒者之所以藉口也、以此得疑、宜速罷散、時賴溫語慰諭、而泰村意猶不安、日夕患之、三浦氏之族及毛利季光兵相踵而至、幕府兵亦蝟集、時賴下令各解散、左衛門尉關政泰者泰村妹夫也、引兵還常陸、中道聞泰村將被

誅馳歸復屬泰村、季光妻亦泰村妹也、夜潛來告泰村曰、兄將及難、事既決矣、妾聞其詳、請兄速舉事、妾夫當勠力、設使不然、妾必說令從、泰村疑不能決、時賴遣使諭泰村斂戢兵士、再遣平盛時遺書曰、頃者人情疑懼、而幕府曾非有討足下之議、請速解疑、勿忘往日之歡、因申之以誓辭、盛時亦口說講和之意、泰村喜從之、先是安達景盛與泰村爭權相惡、見其勢威出己右、意益不平、數勸時賴

除之、至是聞時賴講和、召子義景孫泰盛曰、泰村得書益驕、我門之殃也、當決雌雄於今日、乃急發兵攻泰村、泰村錯愕、亦出兵拒戰、比盛時還報、兵既交、時賴謂事既至此、勢不可遏、使弟時定將兵擊之、季光率兵將入幕府、妻挽鎧袖曰、舍若州而與北條氏、不顧平生之言、唯勢之視、豈武士之所爲哉、季光遂入泰村軍、時賴聞之、慮其難遽勝、令軍因風縱火、泰村不能支、逃于法華堂、光村別帥八

十餘騎屯永福寺、遣使謂泰村曰、此地要害、戰守兩便、請引兵來會、泰村報曰、運去力窮、縱據金城鐵壁、何益之有、等死、則死故將軍影像之前耳、汝宜來會、光村猶欲戰、強之不聽、光村不得已出寺、道遇二階堂行義、二階堂行方、甲斐前司泰秀等兵、〇泰秀姓闕光村力戰、衝陣而過、竟得入法華堂、追兵大至、泰村從士拒戰移時、矢盡力屈、宗族列座賴朝像前、修法事、讚光村意氣、奮厲慨然、嘆曰、當將

軍在鎌倉、若從禪定殿下密旨、速舉大事、則一門當盤據政府、若州不果、身死家亡、爲天下笑、悔何可及、乃拔刀剺面、問人曰、我面猶存乎、遂自殺、光村嘗受攝政道家密囑、故有此言、時光村欲火堂焚屍、泰村曰、無益于事、徒取不忠之名、不可爲也、乃止、泰村嘆曰、吾家於霸府、累世樹功、子孫有罪、猶當從寬宥、況我自大介以來、爲四世之宗、加以北條氏外親、協弼政事、有功無罪、而今以讒被戮、豈

非命哉、但先人當事、冤殺頗多、豈其報應邪、亦奚怨北條氏之寡恩哉、因嗚咽泣下、宗族二百七十六人及其兵士二百餘人皆自殺、泰村及季光宗黨蔓行、連坐者甚多、東鑑○按保暦間記曰、安達義景讒殺泰村、今考本書、義景父景盛之所爲也、泰村有九子、長景村、次景泰、其餘七子尚幼、皆與父同死、三浦系圖三浦氏亡、唯遠江守盛連族、以歸北條氏得存、東鑑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五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六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臣六

畠山重忠

畠山重忠、幼名氏王丸、武藏人、其先出自平高望子良文、良文居武藏村岡、生忠賴、忠賴稱村岡二郎、生將常、爲武藏守、生武基、號秩父別當、生武綱、武綱從源賴義討陸奧賊有功、生重綱、重綱爲下野權守武藏留守所總檢校、號秩父權守、生重弘、重弘生重能、重能爲畠山莊司、娶三浦義明女、生重忠、因稱莊司二郎、（參取尊卑分脈、平氏系圖、畠山系圖）重能從源義平攻源義賢於大藏有功、（源平盛衰記）治承四年、源賴朝應以仁王令旨起兵討平氏、伊豆相模豪傑爭先犇附、時重能與弟小山田有重俱在

京師、平氏嫌重能宗人皆屬賴朝、拘留不還、（平家物語）以故重忠不從賴朝調發、八月賴朝據石橋山、大庭景親率武藏相模兵擊破之、重能宗人澀谷重國及有重子稻毛重成與景親共攻賴朝、重忠亦率五百餘騎屯于金江川、時年十七、會三浦義澄和田義盛等將兵助賴朝、途聞賴朝敗而還、徑過重忠陣、義盛大呼調之、重忠謂部下曰、我與三浦氏固無怨釁、然彼先挑戰、我不得不發一矢也、追及小坪、遣使謂義盛曰、重忠與卿曹素無纖芥、不宜交鋒、然以父叔俱在京師、故出兵應平氏、今卿等屬源氏、呼我挑戰、我儻不應、無辭以謝父叔、敢請戰、義盛亦使使報曰、子之大人爲大介女婿、子爲外孫、柰何以孫抗祖、且佐殿奉院宣討平氏、子今抗之、後悔莫及、請熟慮之、於是重忠部將榛澤成清往義盛陣曰、三浦秩父義均一家、固宜同休戚、附源屬平、牽於一時之勢、兩家勝敗未可逆料、構兵

私鬭、甚非攸宜、不如罷兵以全平生之好、義盛以爲重忠意也、乃許之、義盛弟義茂不知和議既成、躍馬衝陣、重忠以爲義盛佯和襲我不備、乃縱兵擊之、義澄義盛來救、重忠壯士死者五十餘人、（五十餘人據東鑑○本書五作三）重忠大怒、冒陣而進、欲摶義茂、義茂射中重忠馬、馬斃、成清以己馬授重忠、與本田親恒俱復申前議、兩軍乃斂兵而退、（源平盛衰記）閒一日重忠與族人河越重頼等、率金子村山諸黨三千

餘騎至相模、攻三浦族於衣笠城、拔之、（東鑑源平盛衰記）既而頼朝軍振、引兵至武藏、重忠欲往降之、然以有小坪衣笠之釁、尤豫不決、成清曰、我於源氏有四世之恩、平氏則從一時之權而已、至親爲敵、將家之常、近時保元之亂是也、小坪衣笠之戰、事出不意、以臣料之、佐殿必不深責、若遲疑不往、必將來擊、不如速往歸也、重忠然之、乃帥衆赴武藏、至長井渡乞降、（長井渡據東鑑）頼朝讓曰、卿何嚮攻三浦族而

拔衣笠城、今來降、我不之信、儻平氏用卿父叔爲前導、則父子接兵乎、重忠對曰、臣愚惷不知去就、秪爲父叔在京師、姑出兵以塞責耳、至小坪衣笠事、則非臣本圖、將軍問諸三浦黨、則情狀自明、頼朝又視其背旗、詰曰、與我旗同、豈欲相抗乎、重忠曰、昔者八幡殿討清原武衡、臣高祖武綱應徵、發先衆而至、八幡殿嘉之、賜以此旗、命爲前鋒、武綱遂立戰功、父重能亦揭此旗、從惡源太殿滅大藏館、

於源氏爲休祥、故名曰吉例、傳而至臣、今日之舉、將軍闢基之始、故揭此而來耳、頼朝乃與土肥實平千葉常胤議之、二人曰、重忠所言甚有條理、其人慤實、釋而收其用、必足以制方面、否則相武將士皆謂畠山尚不免、況吾屬乎、必不來矣、頼朝然之、謂重忠曰、我平天下、汝每爲我先驅、因賜藍皮一張、令著旗上、以識別之、畠山氏旗上著小紋藍皮、是爲始、既而武藏相模人士來降恐後、壽永二年

重能有重從平維盛擊源義仲于加賀、營于安宅港、率騎三百餘、○長門本平家物語作五百餘戰于篠原獄、重能見敵涉水、督兵而進、義仲問樋口兼光曰、揭赤旗而來者爲誰、對曰、畠山重能也、義仲曰、畠山武藏巨族、足爲匹敵、汝先當之、兼光張陣而進、重能血戰、移時交退、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及京師失守、平宗盛奉養和帝、將奔西海、以重能有重家屬在關東、欲斬之、筑後守平貞能諫止之、參取東鑑、長門本平家物語、○諸本平家物語以爲平知盛諫之重能兄弟從乘輿至淀、宗盛諭二人東還、重能對曰、顧家遺公、志士所恥、固請從行、宗盛不聽、重能等不得已辭去、源平盛衰記終屬源氏、有重後在鎌倉、賴朝殺一條忠賴、有重與子稻毛重成榛谷重朝參預其事、東鑑○重能事跡、是後不見、諸書無所考、三年賴朝遣弟範賴義經討義仲、重忠將五百餘騎從義經赴宇治、義仲聞東兵大至、遣將士撤橋板拒守、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東軍不得濟、義經欲觀諸將意、議曰、

待水勢衰而濟乎、將易路而由淀芋洗也、重忠進曰、河流慓疾、人所稱道、非暴至者、春時雪消水漲、有增而無減、治承之戰、足利忠綱涉之、非鬼非神、彼亦人焉爾、重忠請爲諸軍試之、乃誡屬士卒亂流而濟、重忠馬中矢、乃潛行水底、大串重親失馬而溺、扶持投之岸上、乘副馬而進、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曰、重忠指麾士卒、義仲將根井幸親望其容貌、謂此非範賴必義經也、彎弓射之、誤中其馬、重忠肩馬潛行水底、幸親曰、大將令誤第一發、不可復射、乃自屏盾後、與此差異、未知孰是、諸軍繼濟、大戰敗之、義仲從弟長瀨義員出逆重忠、重忠揮刀直進、義員不戰而走、○諸本平家物語、義員作重綱、如白本作重經、云爲重忠所獲、進入京師、與義仲戰六條河原、斬其將二河賴致、義仲敗走、於是重忠從義經俱謁法皇、諸軍追擊義仲、重忠恐其或逸義仲亦率兵躡之、及三條河原、隔河射戰、義仲稍卻、重忠遂濟河、時有一騎兵、力戰衝陣、重忠問成清曰、彼健鬭者誰也、對曰、是義仲妾鞆繪者、今井樋口之妹也、重忠笑曰、彼義

仲所愛、我當生擒之、搗兵馳之、義仲來救、接戰數合、重忠迫捉鞆繪鎧袖、鞆繪揮鞭疾馳、馬騰袖斷、重忠釋而去、範賴義經之擊平氏、重忠在範賴部下、及梶原景時屬範賴、重忠惡其驕肆、愧受指揮、且服義經材武、遂屬之、義經喜曰、重忠武力無儔、以此代景時、利甚大矣、重忠從義經踰鵯越、攻平氏於一谷、有功、（源平盛衰記）文治三年伊勢神人員部大領家綱、（○家綱姓闕）訴重忠目代鈔暴神戶、賴朝怒削

重忠采邑、拘於千葉胤正第、重忠絕食七日、杜口不言、胤正以告、賴朝大驚、釋而召見、重忠拜謝、乃謂等列曰、凡受邑土者、宜擇目代、吾常以清潔律身、今任不良之人、自速此辱、賴朝命復其本領、但奪伊勢沼田御廚、賜吉見賴綱、重忠還武藏、梶原景時乘間譖曰、重忠怨望、鳩集宗族、據菅谷而叛、賴朝召結城朝光下河邊行平等議之、朝光曰、嚮重忠以目代之姦宄、暫遭譴怒、當此之時、唯自引咎、

曾無怨色、其人天資忠直、敬神慕義、決非懷異圖者、宜召致之、面察其情狀、賴朝然之、以行平與重忠友善、遣而召之、行平往告其狀、重忠大憤恚曰、我有何觖望、自棄舊勳、忽爲叛人、赤心奉公、幕下所知、而爲讒口所陷、無由自明、予銜命而來、欲誅我也、引刀將自殺、行平遽止之曰、子常自稱不譎、何今逆詐之至此、以信接人、我豈讓於子邪、子爲將軍之胤、我亦四代將軍之裔、適足相敵、戰以決雌

雄、何用詐謀陷子乎、重忠乃勸杯酒、盡平生之歡、遂與行平俱至鎌倉、因景時陳謝、景時曰、子如實無反謀、宜上誓書、重忠曰、若人謂我恃勇掠奪貨財、則我深愧之、今枉得叛名、適足見其勇耳、雖然、我遭源氏之興、委身幕府、未嘗懷貳、而忽罹讒謗、實出不幸、我心與言無二、何煩誓書、且盟誓所以防姦詐、如我赤心、幕下所知、子以是白之、景時入言、賴朝默然、及召見、唯敘寒暄、無一及糾問事、遂釋、

五年賴朝親將擊藤原泰衡、重忠爲前鋒、進營國見澤、泰衡壁熱借山、山下掘塹廣五丈、引遇隈流瀦之、使其庶兄西木戶國衡守、重忠先發役夫塡塞隍塹、以通攻路、泰衡將金剛別當秀綱率兵數千陣于山下、重忠與小山朝光加藤景廉等進擊破之、秀綱退歸大木戶、與國衡合、賴朝令軍中明日踰山、其夜三浦義村葛西清重等七人欲先登、夜潛過重忠營下、成清告重忠曰、公爲前鋒、結營於

此、諸將爭先、挺身競進、請遮留之、否則訴之幕府、以軍法從事、重忠曰、我已爲前鋒、假令他人卻敵、我亦不爲無功、且嬈人之先登、非我所欲也、不如坐收其功、乃佯爲不知遣之、清重等果格鬬、多獲首級、旦日賴朝薄大木戶、國衡力拒、重忠與朝光等擊大敗之、輿軍崩潰、國衡逃走、和田義盛射中其膊、大串重親追迫斬之、重忠以其首獻賴朝、語在義盛傳、泰衡遂爲部下所殺、傳首至行營、賴朝使重忠義盛檢焉、宇佐美實政生獲泰衡驍將由利維平、時天野則景後至下手、及獻捷、二人爭功不決、賴朝竊命認二人鎧馬、使景時問維平、景時謂維平曰、汝泰衡驍將、必無僞飾、向擒汝者擐何甲、維平怒其倨慢、張目曰、汝佐殿家人、何言之傲乎、故御館鎭守府將軍之嫡統、汝主猶不宜爲此稱呼、況汝與我等夷、乃敢出此言乎、運窮就擒、勇士之常、我卒不對汝問矣、景時愧赧、報賴朝曰、醜虜極

口慢罵、無復它語、賴朝知景時無禮、更命重忠、重忠親爲設坐、徐問曰、武夫爲虜、自古有之、不足以爲恥、雖我二品、亦嘗受辱六波羅、然一旦崛起、蕩平天下、足下雖在禁虜、豈終淪沒、足下驍名冠六郡、故將士以獲足下爲功、相爭不決、此輩優劣、係足下一言、執足下者鎧馬何如、願聞之、維平曰、足下非所謂畠山殿邪、應接有禮、不類前人驕傲、不得不爲足下言、捉僕者擐黑絲甲、騎鹿毛馬、其後衆

人蝟集、無所記憶、重忠入報之、賴朝乃知爲
實政、遂屬維平於重忠、善遇之、陸奥平定、賴
朝論功行賞、三浦義村等賞賜頗厚、賜重忠
葛岡郡、其地狹小、重忠竊語所親曰、我雖承
前鋒命、而大木戸之戰、則他人先我、我知而
不禁者、欲分功於等夷耳、見其疇賞、果如我
意、東鑑賴朝嘗分將士座次爲三行、重忠與三
浦梶原同爲第一、其見重如此、源平盛衰記賴朝
薨、賴家嗣立、以重忠忠直、遺言保護焉、建仁

二年賴家密命比企能員圖北條氏、事露、北
條時政誘殺能員、能員子姪女婿據世子一
幡第拒守、重忠與義盛等諸將從北條義時
攻之、敵兵殊死戰、諸將稍卻、重忠簡精兵衝
突、敵不能支、火宅而死、元久元年實朝娶婦、
重忠長子重保與北條政範等往京師迎之、
重保候平賀朝雅、重忠朝雅俱時政女婿、而
重忠妻其前妻子也、重保與朝雅飲而忿爭、
坐客和解而止、朝雅猶蓄餘怒、惡重保父子

於妻母牧氏、牧氏銜之、陰搆於時政、時政欲
殺重忠、與稻毛重成謀、重成承意告重忠謀
叛、於是時政竊與義時時房議、二子諫曰、重
忠屢建勳績、專秉忠直、故將軍素知其誠款、
託以後嗣、而能員之難、去彼附我、豈非重子
婿之好邪、今有何怨懟、驟蓄異圖、大人輕信
單辭、暴加誅殺、如或悔之、其可追乎、先覈其
眞僞、然後圖之、亦未晚也、時政怫然而起、牧
氏聞之、使人謂義時曰、重忠異謀已成、吾憂

禍及家國、告之遠州、何意汝阿姦囬、曲庇重
忠、豈以繼母故、欲令吾爲讒人乎、義時懼而
從之、先是稻毛重成以計召重保於鎌倉、時
政以實朝命遣兵圍重保第、重保奮戰而死、
重成又遣其子某於菅谷、紿重忠曰、鎌倉有
變、宜急來會、重忠信之、將赴鎌倉、時重忠二
弟長野重清在信濃、重宗在陸奧、以故不相
從、重忠纔率百三十餘騎就道、鎌倉纂嚴、義
時時房總督諸將、分道赴武藏、從軍甚夥、彌

滿山野、重忠進抵二股川、始知重保遭害、義時來擊、親恒成淸謂重忠曰、大兵奄至、勢不可當、不如還武藏據要害拒之、重忠曰、臨難忘家、大將本意、況重保既死、我有何顧戀、而歸鄉里、嚮者梶原景時畏死逃亡、暴骸道路、爲世所笑、我既無異志、豈踐其覆轍乎、於是屯兵鶴峯、安達景盛率野田與一、加治宗季等七人、挺衆來進、重忠望見曰、景盛我弓馬友也、乃麾其子重秀當之、格鬪數合、重忠摧

鋭破堅、殺傷過當、宗季以下壯士多死、及晡、重忠中愛甲季隆矢而死、時年四十二、死非其罪、人皆嘆惜、○愚管鈔曰、軍人憚重忠勇猛、不敢逼近、重忠遂自殺、麾下衆或戰死、或自殺、東鑑重忠多兵、世雄於武藏、勇武絶倫、受賴朝顧託、輔賴家、時政雅忌之、欲因事除之、故及於禍、參取東鑑、愚管鈔、保曆間記、義時傳首鎌倉、時政問軍中顚末、義時曰、重忠親族多在他所、所率不過百餘騎、以是觀之、非謀叛者、豈讒構至此乎、太可憫傷、時政

默然、是日稻毛重成及子小澤重政、弟榛谷重朝、重朝子重季、秀重竝皆所殺、重忠天資敦厚、以沖退自守、東鑑然有威嚴、等輩値重忠在傍、雖夏月避暑、肅然改容、其爲人所敬憚如此、愚管鈔初訪僧高辨於栂尾、將造其居、高辨之徒遙望煙塵、謂京師火、高辨曰、不然、當有勇士來、是其兆也、有頃重忠至、談華嚴而去、東鑑又有異力、有長居者、自負其幹力、曰、當今我力冠關東、所處者唯有畠山二郎而已、

賴朝疾之、令重忠角力、重忠壓長居肩至地、骨碎氣絶、古今著聞集賴朝創永福寺、諸將手自營築、重忠與佐貫廣綱、城長茂等自挽棟梁、其功敵役徒數十人、重忠捧持大石一丈許、置之池中、賴家使波多野盛通捕景時黨勝木則宗、盛通從後抱則宗、則宗素多力、便抽右手引刀、將刺盛通、重忠適在側、伸左手握則宗臂、骨碎、盛通遂縛獲之、賴家賞盛通、有眞壁紀內者、常與盛通不相得、乃告賴家曰、

捕則宗者重忠、非盛通也、賴家名問之、重忠曰、臣實不預、退責紀内曰、凡爲士者、以無邪心爲貴、吾子有怨於盛通、盍言躬自獲之、盛通驍勇、非假手於重忠者、其與物不競、皆此類也、(東鑑)初賴朝有駿馬曰生唼、及討義仲、諸將士多欲得之、賴朝靳而不與、賜之佐佐木高綱、軍進抵富士川、重忠次于田子浦、遙聞馬嘶曰、異哉、是生唼也、何人賜之、從者曰、我馬數千、逸足亦多、而公斥言生唼、不亦泛乎、

以蒲殿梶原之強請、猶不得賜、況餘人乎、衆亦竊笑之、重忠曰、我耳不惑、汝等待之、言未畢、生唼果至、衆服其聰辨、(源平盛衰記)子重保、重秀、僧重慶、重保稱六郎、先父見殺、重秀稱小二郎、與父同死、僧重慶、建保初在日光山陰聚亡命、事聞鎌倉、實朝遣長沼宗政捕之、宗政斬首獻之、實朝怒曰、重忠罪不至誅、我甚愍惜、其子爲僧、縱有所謀、又何能爲、我欲生致、質其眞僞、汝何不先請、而專誅殺乎、乃罰

停府參、(東鑑)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六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七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　校

將軍家臣七

和田義盛（子義秀、孫朝盛、義盛弟義茂）
梶原景時（子景季）

和田義盛、三浦義明孫也、（和田系圖、源平盛衰記、）父義宗、長寬二年攻安房長狹城、被創還家而死、（長門本平家物語）義盛居和田、因氏焉、稱小太郎、（和田系圖）爲人豪勇、多力善射、（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及源賴朝軍于石橋、與叔父義澄等赴之、途聞賴朝敗、奔回軍、衆以畠山重忠在路、欲從間道避之、義盛不聽、徑過重忠陣、大呼曰、我是和田小太郎義盛也、聞佐殿敗回軍、子等能遏則遏之、重忠大怒、追及于小坪坂、義盛謂義澄曰、叔當分兵據鐙磨、結陣而待、義盛下坂逆

敵、力戰以決雌雄、敵兵少退、夾擊破之、義盛若不利則退與叔軍合、進退兩利、義澄從之、重忠使人請戰、重忠部將榛澤成清說義盛和解、義盛許之、將罷兵而歸、先是義盛弟義茂以事往鎌倉、義盛遣使告重忠兵至、義茂聞報馳歸、三浦兵望見麾而止之、義茂不知和成、直衝重忠軍、義盛更命颭傘連招、義茂不曉、奮戰愈力、義盛不得已帥兵馳援之、義澄亦出鐙磨赴之、路極狹隘、衆魚貫而進、重忠軍望見以爲援兵大至、散走者多、義盛等乘勝進擊、重忠部將本田親恒榛澤成清又申前議、義盛乃罷兵而還、入衣笠城、以其地不便守戰、欲守奴田、義明不聽、語見義明傳、間一日重忠率江戶葛西等族來攻、三浦黨拒戰不利、乘夜走安房、海上遇賴朝、相見懽甚、岡崎義實告義忠隕命、義澄亦白義明死節狀、歔欷嗚咽、義盛進曰、人誰不死、況戰士以死自期、悲泣何爲、今顚沛之際、君臣相遇、

宜商略大計、立取富貴、鄙語曰、願食者先器、往歲上總介藤原忠清領東國侍奉行、諸士日夜伺候其門、承色拜趨、威權甚重、義盛常歆羨之、異日君成大功、願得補此職、賴朝笑而諾、（源平盛衰記）及東國漸平、論功行賞、遵舊約擢義盛補侍所別當、以故征討密議、莫不預知、（東鑑）後從源義經擊源義仲、又攻平氏於一谷、壽永三年從源範賴赴西海、參畫軍事、壇浦之戰、又隷義經、率部下兵、離陣獨進、親執

弓矢、遙射海上船、一矢及二百餘步、著平知盛船舷、箭幹甚偉、知盛見而大駭、義盛頗誇其能、揚扇麾海上、知盛命仁井親清（親清從平家物語○本書作宗長）射之、矢汰義盛兜鍪傷、後騎軍中笑其卻爲敵所射、義盛恥之、乘輕舸進射、多所殺傷、（源平盛衰記）文治五年從賴朝攻藤原泰衡、破熱借山軍、泰衡庶兄西木戶國衡退走、義盛追及之、國衡旋騎控弓將射、義盛先注、射中其左膊、國衡被創而走、畠山重忠部下

獲其首獻之、賴朝甚悅、義盛進曰、臣實射殺之、重忠不服、賴朝命取國衡鎧檢之、鏃孔甚大、非他人所及、重忠不敢爭、建久元年賴朝朝于京師、奏官功臣十人、義盛任左衛門尉、數年又增加食邑、結城朝光爲梶原景時所讒、義盛等勳舊六十六人作連名書、辨其誣枉、罪狀景時、就大江廣元請啓賴家、廣元意欲和解、遏不得通、義盛詰其遲滯、廣元以實對、義盛讓曰、卿爲關東耳目、畏景時而抑衆

怒、豈理也哉、聲色俱厲、廣元許諾、書遂上、景時由是獲罪、初景時欲補侍所別當、以義盛居職未得便、時其遭喪、數日不出、請暫假其職、言之甚切、賴朝難違其意、遂許之、待義盛之出、解之、而景時巧詐百端、不肯解職、至是義盛復職、後請任上總國司、實朝稟政子、政子曰、故將軍有制、諸士不得任牧守、今任之者非我所知也、實朝猶豫不決、義盛再裁書、就大江廣元請之、詞甚激切、實朝報曰、我有

所思、姑俟之、義盛喜謂必得所望、而三年不得、義盛使子義直謂廣元曰、所請不獲、願還前書、廣元以告、實朝怒其輕慢、然以其宿老優容之、實朝嘗選近臣有勇力者、番直便室北面、又欲擇老練戎事者以備顧問、特命義盛及伊賀朝光同直焉、建保元年泉親衡謀滅北條氏、義盛子義直義重姪胤長黨之、事覺見收、義盛時在上總、聞變馳歸、直上謁幕府、自敘己家功勞、贖二子罪、實朝釋之、義盛

大悅而出、明日又率宗族九十八人詣幕府、列于南庭、就廣元切請赦胤長、實朝以其爲首謀不聽、北條義時命金窪行親安藤忠家縛胤長屬法吏、三浦族盡觀之、義盛深愧之、杜門不出、胤長遂謫陸奧、其第在荏柄、近幕府、便出入、近臣多欲得之、故事沒入第宅者、皆賜其同族、故義盛就五條局請之、實朝聽焉、義盛大喜、遣人守其家、未幾更賜北條義時、義時割與行親忠家、逐守者、義盛聞而怒、

由是忿怨日深、潛圖滅北條氏、聚親戚朋友、日夜計議、歲餘與土屋義清橫山時兼古郡保忠等相結、欲待時發、會義盛逐所崇信僧人感興之、以謂佯爲放逐、潛詣伊勢、祈軍事於大神宮、流言嗷嗷、內外疑懼、實朝使橘公氏于其家廉察之、義盛出接之、誤落烏帽、其狀似隕首、公氏以爲凶兆、義盛謂公氏曰、吾家以故將軍之元從、恩遇優渥、言無不聽、請無不許、故將軍棄世未二十年、所言不從、所

請不許、無復面目立于世、是以不出、豈謀反哉、時保忠義秀等在內、檢閱器仗、公氏粗察之、還告狀、於是幕府下令召集將士、再遣刑部丞藤原忠季諭義盛罷兵、義盛報曰、臣非有怨於幕府、義時蔑視故舊、傍若無人、子弟輩恚之、欲往問狀、臣數諭之不聽、衆議既決、非臣力之所能制也、後數日遂舉兵、義時聞之入幕府、乃攻幕府南門、分攻義時廣元家、既而合圍幕府四面、義秀排門而入、其鋒甚

銳、衆不能支、俄府中火起、炎焰漲天、義時奉實朝出避之、使子泰時拒之、義盛兵殊死戰、昏至曉勝敗不決、泰時勵衆力戰、義盛兵疲矢盡、退軍于前濱、府兵乘勝追擊、絕其餉道、義盛飢困、會横山時兼率兵來援、義盛兵又振、擊走府兵、欲復攻幕府、泰時時房等分扼諸路、義盛不能進、會義直戰死、義盛哀慟曰、吾事已矣、戰勝亦奚爲、神思昏憒、爲江戸能範從兵所殺、時年六十七、○保曆間記云、義盛與泉親衡同擧兵、以建曆二年敗死、誤、軍遂潰散、闔族死亡、唯義村兄弟以歸幕府得免、東鑑、長子常盛稱新左衞門、次義氏稱二郎、次義秀、次義直稱四郎左衞門、次義重稱五郎兵衞、次義信稱六郎兵衞、次秀盛稱七郎、次義國稱八郎、皆與父同死、義秀獨脫、東鑑、和田系圖、義國據系圖、○尊卑分脈云、常盛死于承久之亂、義秀稱朝夷名三郎、驍勇矯健、膂力絕倫、賴家嘗遊小坪、聞義秀善泅、欲觀其技、義秀入海游泳、往還數遍、遂深沒不見、少選捕三鮫

魚而出、衆皆驚愕、及義盛攻幕府、義秀排門進入南庭、力戰搏鬭、勁捷如神、所向無前、擊殺五十嵐小豐次、葛貫盛重、新野景直、禮羽蓮乘、高井重茂等、傷北條朝時、遇足利義氏于政所橋、欲與之搏、義氏躍馬踰隍、義秀馬疲不能踰、轉從橋上追之、鷹司冠者朝秀遮擊義秀、竟逸義氏、義秀欲復向幕府、遇武田信光于若宮大路、將接戰、信光子信忠欲救父、馳當義秀、義秀心嘉之、舍而不校、小物資政轉鬭而前、義秀擊殺之、凡當其鋒者、莫不隕命、古郡保忠、土屋義清亦賈勇死戰、所向披靡、府兵殆不能支、既而義清中流矢死、義盛兵敗、保忠亡至甲斐自殺、義秀帥五百人駕船走安房、不知其所終、或曰戰死、時年三十八、東鑑、○按安房有朝夷郡、蓋義秀初居此、故以爲號也、相傳義秀逃來于此、遂赴高麗、平氏系圖亦載此事、延寶中使人問義秀事蹟於對馬守宗義眞、質之朝鮮、報曰、朝鮮釜山浦絶影島義秀祠見在、土人時祭之、東鑑義秀朝盛載死籍中、而朝盛實不死、事見安貞元年、如義秀亦或然乎、但以義秀爲鞆繪所生者誤、說見今井兼平傳末、常

盛子朝盛、平氏系圖

朝盛爲右兵衛尉、平氏系圖稱新兵衛尉、有膂力、練達戎事、好和歌、善蹴鞠、爲源實朝所親昵、及義盛擧兵、朝盛心知其非、不能諫止、深以爲憂、將爲僧逃避、其夜入謁實朝、會實朝月下開宴、朝盛作和歌上之、實朝甚稱賞之、面賜數所地頭職、朝盛拜而出、不歸家、直詣僧舍薙髮、改名實阿彌陀佛、赴京師、留書於家曰、近日之議、勢不可中輟、犯君不忠、遺親不

孝、忠孝不可兩全、故捨世事而委身釋門耳、朝盛爲適孫、長於軍事、義盛欲賴濟事、聞之大驚、如失左右手、命義直追之、及於手越驛、乃曉譬之、與俱還鎌倉、實朝未知義盛有異謀、聞而甚憫之、使人慰問義盛、及其還、又遣使召入、朝盛披僧衣上謁、其寵眷如此、既而同親族攻幕府、兵敗脫走、○按本書以朝盛載死籍中、而前書其遁去、則載死籍者、蓋一時傳聞之誤也、承久之亂、屬官軍、東鑑官軍敗績、潛匿得免、安貞元年就擒於京師、東鑑

脫漏 義盛弟義茂、平氏系圖

義茂稱小二郎、鷙猛多力、小坪之戰、不知和成、率七騎深入鏖戰、敵兵披靡、及義澄自鐙磨出兵、重忠兵益散走、義茂意氣揚揚、獨杖弓而憩、重忠部將綴太郎、與弟五郎、以驍勇聞、離羣同進、注矢將射、義茂曰、何不相搏決勝負、太郎棄弓矢而進、義茂捽倒之、斬首、五郎繼進、義茂又斬之、太郎子小太郎射義茂、義茂佯爲被創、謂曰、汝矢不能洞我鎧、我奔

馳兩日、困憊不能戰、汝宜手刃以報父讐、小太郎信之、揮刀進擊、義茂急起捉之、又斬之、提三首上馬、大呼曰、欲戰者來、重忠怒將親搏之、義茂射倒其馬、義盛義連等來援義茂、重忠殆不免、既而解散、祖義明聞而喜、予佩刀賞之、源平盛衰記 及賴朝平定東國、足利俊綱黨于平氏、賴朝使義茂擊之、義連及葛西清重、宇佐美實政副之、未至、俊綱家衆桐生六郎、斬俊綱而降、義茂馳使傳首於鎌倉、幷縛

送六郎、東鑑後墜馬而死、和田系圖子重茂稱高井三郎、武力邁人、及義盛舉兵、獨歸幕府、與義秀遇、相搏墜馬、不克而死、時府兵能與義秀相抗俱墜馬者、唯重茂一人而已、人嗟惜之、義茂弟義長生胤長、胤長稱平太、東鑑以善射聞、和田系圖嘗從頼家獵伊豆、斬巨蛇於窟中、東鑑及義盛死、實朝殺胤長於陸奧、東鑑、和田系圖、

梶原景時稱平三、東鑑父景清稱五郎、平氏系圖、三浦系圖、鎌倉景政之後也、源平盛衰記○系圖諸本或云、曾祖景久始稱梶原、或云高祖鎌倉權大夫景茂始稱梶原、而與景政別族、但平氏系圖一本爲景政後者、與本書一谷戰條合、故今從之、爲人材武狡獪隱慝、有口辯、嗜和歌、源頼朝起兵於伊豆、景時從族人大庭景親聚兵攻之、頼朝戰敗走土肥杉山、景親等率衆踵其後、頼朝與土肥實平潛匿山中、景時知而不言、紿景親曰、此處無人跡、乃俱登傍峯而去、頼朝因得脫、○按源平盛衰記所載與此異、說見頼朝傳、及頼朝聲勢漸振、關東將士望風服從、景親懼而來降、頼朝殺之、景時就實平

乞降、頼朝赦而舉之、愛其才幹、日親任之、東鑑及殺平廣常、啣命之景時、景時設計、與廣常雙陸、伺間斬其首、頼朝壯之、愚管鈔壽永三年、源範頼源義經率諸將討源義仲、景時隸義經軍、源平盛衰記範頼義經及安田義定等馳信報捷、倉卒間諸將所報、多不詳審、獨景時書備具生虜姓名首級員數、頼朝再三稱善、東鑑是月遣範頼義經攻一谷、以實平爲侍大將屬範頼、以景時屬義經監軍事、初畠山重忠從義經至京師、後隸範頼、景時恃寵輕易將士、獨專軍令、義經不悅、景時去屬範頼、實平代屬義經、重忠亦恥受事於景時、帥衆屬義經、○按東鑑景時重忠俱在範頼部下、考前後文、不記其更替、今據本書舉其詳焉、景時率諸子向城東門生田森、範頼謂景時曰、城險而堅、今我兵寡、不可猝拔、宜待後繼、景時傳令軍中、源平盛衰記子景高聞之曰、將軍號令何誤、夫臨戰陣、不顧親子、競先而進者、武夫之常也、豈可待他人繼至而坐視其戰

哉、南都本平家物語乃挺身薄城門力戰、於是景時帥長子景季等五百餘騎讙譟而進、城兵二千餘騎圍擊之、血戰而退、景季深入、景時謂爲敵所獲、勒兵二百餘騎復入城中、大呼奮擊、城兵崩駭、無敢近者、乃與景季相値、景時大悅、躬自搏戰、手斬城兵眞鍋四郎、乃歛兵而退、世傳謂之梶原二度驅、是時景時折梅花插箙、平氏諸將望見稱其風流、南都本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曰、景季揷梅花於箙而戰、時有一人稱本三位使唱一句

曰、古知奈區毛、美由流毛濃加奈、佐久良我利、景季下馬賡成曰、伊計登利斗羅牟多迷斗於母弊波、與此不同、文治元年義經將擊平氏於鎭西、治舟師於渡邊福島、景時欲船設逆櫓、義經黜其議、景時銜之、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渡邊福島據平家物語、義經纜帥舟師五艘、冒風濤抵屋島、攻而拔之、後五日景時等軍二百餘艘繼至、義經進攻平氏於海上、景時請爲前鋒、義經不許、景時辞語曰、此人非將帥之器、義經大怒、將手刃之、景時起曰、吾唯以鎌倉殿爲主君耳、叩刀而前、三浦義澄等遮隔其間、解諭而止、平家物語景時害義經功、奉書於賴朝、報軍中奇瑞曰、屋島城陷日、神兵現於我陣、三月二十日夜、臣之從者夢石淸水神使示書曰、至未日平家死矣、既而果然、又參州軍人獲巨龜、參州繫簡放之、及平氏滅日、龜泛我舫前、有白鴿翔舞船上、又有白旗一旒見空、須臾消滅、是非神明祐我者耶、然判官自以爲功、高自矜伐、不恤軍士、人人危懼、臣屢諫之、不聽、反

觸忌怒、常欲因事中傷臣、臣願得蚤還鎌倉、賴朝得書而怒、西海平定、景時還鎌倉、尋與土肥實平同爲近畿總追捕使、初賴朝與叔父備前守行家有隙、行家去賴朝、依源義仲、及義仲敗、義經鎭京師、與之密相往來、賴朝益疑義經背己、乃使景季傳命義經討行家、而偵伺義經動息、景季還報曰、初造豫州、豫州稱疾不見、銜命至密、不可以人通、故經一兩日造之、豫州乃梯几引見、面貌憔悴、有灸

瘡數所、臣傳嚴旨、豫州曰、行家非偏裨所能制、吾待病愈徐圖之、卿宜以此反命也、賴朝曰、彼黨行家、故詐稱病耳、景時從而媒孽之曰、臣揣度其情實、不爲無謀、人一日不食、一夜不眠、身已憔悴、雖灸幾所、瞬息可灼、經日而見、得非構計詐病乎、其黨備州、無可疑者、東鑑景時又讒曰、方今平氏殲滅、天下之權在將軍、臣竊料驍勇智謀、天下無判官之對、拔一谷、陷屋島、英謀奇策、冠絕一世、他日爲將

軍患者必此人也、賴朝聽信其言、召會諸將、議擊義經、諸將箝口、無敢對者、賴朝不懌、命之景時、景時自圖不敵、遜辭曰、將軍使臣討判官、非計也、臣素與判官有隙、若遽西上、判官聞之、必將邀擊、適足損將軍之威、制人者以不戰而勝爲上、願命之他人、出其不意、源平盛衰記賴朝乃遣土佐房昌俊襲義經、反爲所殺、於是釁隙益甚、後遂陷義經者、皆景時之謀也、東鑑、源平盛衰記、畠山河越等諸將莫不惡之、

源平盛衰記正治元年賴朝薨、賴家嗣職、景時譖結城朝光於賴家曰、朝光常懷怨望、誹謗當世、有忠臣不事二君之言、是何等語、宜蚤除之、朝光聞而大懼、造其所善三浦義村問計、義村乃與和田義盛等相議、悉會耆宿於鶴岡社、同盟連署六十六人、訴景時誣告、中原仲業文墨之士、與景時不相能、因使其作疏、草成讀之、至養雞者不畜狸、義村擊節歎賞、賴家以其書示景時、景時不能辨晰、將親族

奔其邑一宮、子景茂有寵於賴家、獨留鎌倉、賴家宴於比企能員家、景茂從之、賴家謂之曰、汝父擅權、陵蔑諸將、諸將皆怒、時仲業行酒、景茂對曰、臣父洊荷故幕下殊遇、幕下謝世後、上失所賴、今何所恃而縱肆哉、仲業筆端利軼鋒刃、辭色不撓、人稱其對、未幾景時潛還鎌倉、賴家怒、使義盛等逐之、毀宅捨永福寺、景時復走一宮、竊設戰備、明年正月舉族赴京師、賴家遣能員等追擊、景時父子行

到駿河清見關、會蘆原小二郎、飯田五郎等羣聚習射將歸、見而怪之、欲殺之、景時馳而過、衆急追之、景時度不可免、還戰狐崎、斬飯田四郎、既而吉香友兼（友兼名據尊卑分脈、吉川家傳）等來擊、父子皆敗死、明日衆獲景時父子首於山中、梟之路、先是景時謂子弟曰、駿河吉香友兼勇冠一國、吾得過其門則無復可患焉、果爲所殺、景時弟刑部丞朝景因北條氏降賴家、赦而不罪、後與義盛作亂敗死、初景時蒙譴、謀立武田有義爲將軍、竊通書於有義、有義許之、有義弟信光將按驗之、至有義宅、有義覺而逃去、賴家又聞勝木則宗黨景時、收而鞫問、則宗服曰、景時使臣移書西海黨類曰、景時奉密敕管鎭西、宜來會京師、於是景時叛謀愈露焉、景時怙賴朝父子之寵、欺罔陵侮、無所不至、遂取破滅矣、子長景季、次景高、景高稱平二左衞門尉、景高二子、長景員、稱荻野二郎、次景繼、稱三郎、罹家門禍、沈淪

編戶、及實朝襲職、愛其謹愨、竝召之幕府、景繼嘗侍實朝、誤滅燈火、即夜亡命、入永福寺爲僧、實朝憐之、遣使曉喩景繼、不見使者、晦跡而去、承久元年實朝行大臣拜賀、預定隨兵小山朝政及弟結城朝光在選中、而丁家艱、更以景員及二階堂行村代之、賴朝嘗定令、凡選隨兵、以譜第弓馬容儀三者不備、竟不得預、景員仕途淹滯、特中此選、時人榮之、次景茂、稱三郎兵衞尉、有子曰家茂、與土屋宗遠有隙、承元中爲宗遠所殺、次景國、次景宗、次景則、次景連、竝與父俱被殺、（東鑑）景季稱源太、爲左衞門尉、最善騎射、賴朝嘗選親臣十一人直寢室、景季預焉、（東鑑）賴朝有二駿馬、曰生喫、曰磨墨、及遣諸將討源義仲、景季面請賴朝曰、戰陣所貴、無過於馬、臣無健馬、願賜生喫、直濟宇治河、先登破敵、賴朝以景時嘗有德於己、難拒其子之請、然意惡其不遜、乃謂之曰、生喫我所備緩急、諸將畢

請不與、磨墨亦駿逸、今授之汝、景季拜謝而出、既而賴朝以生唼賜佐佐木高綱、景季與諸將赴京師、行抵駿河浮島、景季視諸將馬、皆不及磨墨、乃謂金子家忠曰、此馬骨法如何、家忠稱贊不容口、景季大悅、適見生唼來、以爲所賜必範賴義經、否則獻法皇也、就問馬卒、乃云賜佐佐木高綱、景季忿然曰、將軍何待士之偏邪、吾當與高綱交刃而死、高綱尋至、以溫言紿之、景季意解、及抵宇治河、繼

高綱先登、一谷之戰、與父弟俱力戰、斬菊池高望、（源平盛衰記）文治中從賴朝擊藤原泰衡、軍至白河關、賴朝奉幣於關明神、謂景季曰、汝得無思能因之疇昔乎、景季即對以和歌、景季與父景時弟景高竝善和歌、其所作多在人口、（東鑑、源平盛衰記）與父同敗死、年三十九、（東鑑）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七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八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臣八

天野遠景　仁田忠常

下河邊行平　弟政義

葛西清重

八田知家

首藤經俊　弟俊綱

金子家忠

熊谷直實

天野遠景姓藤原、出自木工助爲憲、祖景澄稱入江權守。○尊卑分脈、景澄父清定稱入江權守。父景光稱藤內、世居伊豆天野邑、因氏焉。遠景初爲內舍人、天野系圖亦稱藤內、尋爲民部丞。東鑑、天野系圖源賴朝起兵、遠景往屬焉、與工藤茂光、土肥實

平等俱擊平兼隆、有功。石橋之役、賴朝窘急、遠景與諸將力戰數合、賴朝遂得脫。既而伊東祐親將赴駿河、戮力平氏、遠景覺之、生禽祐親、抵黃瀨川、會于賴朝。東鑑壽永中、賴朝欲使源義仲送子義高質於鎌倉、命遠景及岡碕義實往越後說義仲。遠景見義仲、曲陳利害、義仲從之、遂護義高而還。源平盛衰記三年、賴朝欲殺一條忠賴、誘致之府、張宴行酒、豫命工藤祐經斬之。臨期祐經有難色、小山田有

重察之、撝其二子進、將擊之。賴朝又命遠景迫殺忠賴。忠賴從士山村小太郎等露刃衝突、守衛兵士多被創。小太郎將擊遠景、遠景擲魚板仆之、從者就斬之。是歲從源範賴擊平氏於西海、有功、賴朝賜書嘉之。尋爲鎭西守護。文治二年、爲筑紫奉行、又爲數所地頭職。及源義經西奔、賴朝疑其支黨有匿鬼界島者、三年、遣宇都宮信房於鎭西、令與遠景俱擊之。先是、薩摩人阿多忠景獲罪、匿於島

中、詔筑後守平家貞討之、〇本書作家貞、今訂之、風濤
險惡、不能進而還、至是遠景遣人至島偵探、
具得要領、四年上書賴朝曰、臣既使人伺鬼
界島、攻取實爲不難、因募鎭西兵士、應者甚
鮮、信房欲徑往襲之、臣以其兵寡固止之、願
賜教書以發、會攝政兼實等聞之諭賴朝曰、
外征之師、近世無聞、恐有害無利、卿宜思之、
賴朝乃止、已而信房具圖海路曲折、送之鎌
倉、賴朝覽之意決、遂命遠景信房攻之、島人

降附、事竣歸鎌倉、祝髮更名蓮景、建仁二年
比企能員謀滅北條氏、北條時政令遠景及
仁田忠常發兵襲之、遠景曰、殺一老夫、何煩
兵爲、可召而誅也、乃召能員、遠景忠常衷甲
執刃在戶內、覘能員至、突出斬之、建永中遠
景具錄治承以降戰鬪之功、希冀恩澤、實朝
不省、東鑑子政景稱六郎、爲和泉肥後守、天野系圖
仁田忠常稱四郎、伊豆人、曾我物語、名據東鑑、〇本書作忠綱
事賴朝見親近、從範賴擊平氏於西海、賴朝

賜書褒奬、東鑑從獵於富士野、曾我祐成兄弟
來襲、忠常擊斬祐成、曾我物語及殺能員、又從諸
將攻一幡殺之、已而賴家密令忠常及和田
義盛誅時政、會時政招忠常賞其勞、從者怪
其久不出、以爲事泄遇害、歸家告之、弟五郎
及六郎乃攻義時於政子所、不克、縱火而死、
忠常途聞變馳赴之、爲加藤景廉所殺、東鑑、〇曾我物語載忠常之死與此異、今從本書、
下河邊行平、鎭守府將軍藤原秀鄉之裔、父

行義小山政光之弟、爲下總下河邊莊司、因
氏焉、尊卑分脈行平隸屬平氏、而竊通心於源賴
朝、聞源賴政奉以仁王起兵、遣使伊豆具告
其狀、賴朝大悅、後論將士功、以行平爲莊司
如故、養和初小山朝政破信太義廣於野木
社、行平引兵赴援、擊義廣於古我又破之、時
鎌倉草創民情疑懼、賴朝命行平及北條義
時結城朝光等十人、每夜入直寢室、以爲警
衛、其見親近如此、從賴朝詣鶴岡、有左中太

常澄者、爲舊主長狹常伴謀刺賴朝、竊混儀從中、賴朝見而怪之、言未發、行平擒以獻、賴朝悅曰、今日事急矣、卿善處之、我賞此功、將聽所請、行平曰、臣所知邑、每年貢馬、百姓苦之、請得蠲免、賴朝曰、凡有功見賞、其所以爲榮者爵祿耳、卿之所求、不亦異乎、卽令下總廢別當速蠲之、壽永中、從源範賴擊平氏於西海、尋召還鎌倉、獻良弓、酒饌、賴朝問曰、西征將士、皆乏糧食、至有逃歸者、卿長役踰年、

而贈遺豐贍、得無納賄賂乎、行平曰、臣在西海、匱乏殊甚、以器械易軍食、及赴豐後、諸將皆假船於參州、臣賣所著甲、別雇一小舸、身不戎衣、直進入陣、斬美氣敦種、時有鬻此弓者、製造甚精、臣欲得之以獻、脫衣貿之、酒食則留守家士之所齎、若猶有疑、則質問于諸將、賴朝嘆其悃愊、賜酒謂曰、卿有忠勲、將賞以守護任、曰、卿所經歷處、欲得何地、行平曰、願賜播磨、其佳勝有須磨明石、賴朝諾而不果、文治中、京師多盜、賴朝遣行平及千葉常胤、往鎭之、常胤有病、行平先到京師、卽夜分兵索捕、獲盜八人、斬而梟首、其治倣北條時政之所爲、而不聞于檢非違使廳、群盜驚怖、皆逃去、尋歸鎌倉、從賴朝擊藤原泰衡、與畠山重忠攻破西木戶國衡於熱借山、及泰衡奔匿、賴朝遣行平小山朝政等、迹到物見岡索泰衡、至則泰衡又逃、因悉殺其兵數十人、行平精射藝、建久初、還居下總、賴朝親作書

召之、使賴家學射、由是恩眷益渥、又賜書以行平子孫、永擬門族、初賴朝征泰衡、使諸將各獻武器、命行平製鎧冑、冑後附笠幟、賴朝異曰、笠幟當在鎧袖、行平曰、祖先秀鄕之製也、士之臨戰、必期先登、自呼其名、使敵聞知之、又設笠幟、使吾軍自背後見之、以爲標、如移置於袖、則在將軍意爾、賴朝善之、（東鑑）子行綱、爲左衞門尉、（尊卑分脈）弟政義、

政義稱四郎、擊信太義廣有功、賴朝賜常陸

南郡、政義患郡多課役、訴於賴朝、賴朝下書常陸目代曰、政義外掌軍務、内勞政事、故賞以南郡、而聞毎歲公課繁滋、百姓愁苦、自今以後、正税之外、勿有徵發、是歲從源範賴擊平氏于西海、無何鹿島祠官中臣親廣訴政義掠神宮所領橘鄕、賴朝召政義與親廣面決、親廣言政義非、政義不爭、賴朝笑曰、爲祠官屈、生平之勇何在、政義曰、臣聞鹿島之神、保護勇士、可不敬畏哉、臣雖有辭、不敢自陳、

文治中、河越重賴坐源義經事、政義爲重賴婿、以故收食邑、政義有膂力、賴朝造永福寺、使諸將親輸土木、政義與畠山重忠等挽梁材、力兼數十人、觀者駭焉、東鑑

葛西清重、武藏人、姓平、秩父之別族也、秩父別當武基之弟曰武常、武常生常家、常家生康家、稱豐島三郎、康家生清光、稱豐島權守、清光生清重、稱葛西三郎、平氏系圖、參取源平盛衰記、○按清重之先、世居武藏、父祖皆稱豐島、而清重稱葛西、葛西在下總、蓋清重兼有其地、因氏焉、

勇武而愛物、沙石集

小山朝政下河邊行平及清光清重募兵來會、特諭清重曰、汝固效節於源氏矣、○按本書當時清重未屬賴朝、此云效節者可疑、然小坪衣笠之戰、秩父之族皆與焉、而清重姓名獨無所見、則其既輸款於賴朝、亦未可知也、姑存疑以俟後考、然介居于江戶河越、恐進退難決、宜早航海而來、辭意尤懇、賴朝赴上總、遠近來屬者甚衆、而江戶重長以嘗黨於大庭景親、不肯來降、賴朝遣使招重長、明日又遣使於清重、令清重誘殺重長、

江戶葛西同族也、賴朝謂清重無貳心、故命圖之、既而賴朝率兵入武藏、清重與清光先來屬、亡幾重長與族人畠山河越等亦皆來降、東鑑○源平盛衰記爲清重同重長來降、載賴朝命造浮橋之事、據本書考之、其說可疑、今皆不取、賴朝將奪重長地賜之清重、清重辭曰、益封賜邑、將以庇族類、一身腴瘠、非所問也、今江戶氏於臣爲族、如有罪奪地、則願授之他人、賴朝怒曰、汝不受賜、汝邑亦將收之、清重曰、臣今由此得罪、固臣命之窮也、非臣

力所能及、然不當受而受之、臣亦不肯也、賴朝感悟、乃不收重長地、沙石集○本書不詳其年月、今姑係於此賴朝討佐竹秀義而還、途過武藏、以丸子莊賜清重、館于其家、清重令其妻親執膳供之、壽永三年、從源範賴擊平氏於西海有功、賴朝賜書褒之、文治中從賴朝擊藤原泰衡、畠山重忠等既破熱借山之軍也、賴朝將以翼朝踰山攻城、約束既定、時重忠爲軍鋒、清重與三浦義村等六騎夜潛過重忠營、踰山先

登、直突城門、城兵拒戰、清重手殺獲數人、陸奧平、賴朝令家臣在奧者悉稟清重節度、又使清重領平泉郡內檢非違使所事、是役也賴朝以清重之功居多、屬以重寄、更割伊澤磐井牡鹿地數所以賞之、賴朝還鎌倉、留清重鎭撫陸奧、是歲陸奧禾稼不登、加以兵革、民不安業、賴朝使清重賑給窮民、清重設互市通有無、國中大治、賴朝感賞、及泰衡故將大河兼任起兵于出羽、轉入陸奧、賴朝命諸

將擊之、千葉胤正請曰、葛西清重驍勇絕倫、臣嘗共事、效功於上總、今願與之俱、賴朝許之、時清重猶在陸奧、迺下書從胤正擊兼任、兼任敗走、清重馳使告狀於鎌倉、且奏將士功、既而賴朝以伊澤家景爲陸奧留守、凡陸奧之事、專令清重家景奉行焉、建久初、從賴朝朝于京師、賴朝薦爲兵衞尉、初賴朝選親臣有武幹者十一人、每夜入直寢室、清重預焉、後狩于那須野、又選親臣便弓馬者二十

一人、令獨得帶弓矢、清重復預焉、○按曾我物語曰、清重從獵于富士野、逐鹿墜崖間、馬不得動、清重緩轡徐下、人馬無所毀傷、見者駭歎、賴朝嘉其精藝、授常陸小栗邑、然本書富士野之獵、不載清重名、故今不取、凡出入莫不隨從、其在陸奧也、其母在家而疾、賴朝遣使訪問、且報之清重、其見親遇如此、承元中與千葉三浦等族入京直瀧口、東鑑和田義盛之亂、清重力戰有功、沙石集後爲壹岐守、薙髮稱壹岐入道、承久之役、以耆宿不從軍、與大江廣元等留鎌倉、參決軍謀、調遣兵士、迨

伊賀光宗等作亂、人心匈匈、鎌倉騷然、政子命清重及小山結城諸將、協力鎭撫焉、東鑑子清親爲伯耆守、朝清稱三郎左衛門、時重七郎左衛門、重村河內守、秩父系圖、參取東鑑、○系圖一說重村作清秀

八田知家姓藤原、稱四郎、下野人、其先出自關白道兼、父宗綱爲下野守、稱八田權守、生知家、知家爲左衛門尉、筑前守、尊卑分脈○本書曰、知家本源義朝子、爲宗綱養子、未知是非、宍戶系圖曰、知家母宗綱子朝綱女、稱八田局、平治

之亂、知家匿宗綱家、宗綱養爲子、然保元物語有下野人八田四郎、則先是知家既在下野可知、而東鑑云、宗綱女嫁小山政光、爲賴朝乳母、疑系圖由此致誤、故今不取、保元之亂、屬源義朝、保元物語賴朝起兵、知家兄宗都宮朝綱在京師、知家往歸賴朝、從範賴義經、擊平氏於西海、文治中賴朝擊藤原泰衡、以知家及千葉常胤、別爲東海道將帥、率常陸下總兵、會于遇隈河、有戰功、及泰衡亡、其叔父樋爪俊衡降、賴朝命幽于知家營、俊衡年甚高、自就擒、絕無言語、日夜誦佛經、知家本崇佛、故深愍之、請賴朝赦之、建久元年賴朝將朝京師、諸將悉會、而知家未至、賴朝爲之不發、及午乃至、賴朝讓之、知家謝曰、前驅後隊命何人也、賴朝曰、前驅已命畠山重忠、而後隊未得其人、知家請命千葉常胤、賴朝從之、乃發、其見親任如此、知家之邑與多氣義幹邑接界、爭勢相惡、會賴朝獵富士野、曾我祐成兄弟復父讎、遠近騷擾、知家聞變將往、乃謀陷義幹、竊使人誘義幹曰、知家將來

襲、當爲之備、義幹以爲信、勒兵自守、又遣使謂義幹曰、聞將軍狩獵有戒、諸將悉集、我將與公俱行矣、義幹益疑而不聽、知家至富士野、見賴朝、譖義幹有姦謀、賴朝召義幹、與知家辨晰、義幹不能自明、遂得罪、賴朝薨、賴家嗣、知家與北條時政、大江廣元等、參決政事、東鑑後薙髮號尊念、清和源氏系圖卒、子知重、宗政、知尚、時家、尊卑分脈知重稱小田氏、養和初賴朝選善射者直寢室、知重預焉、建久初從賴朝入

朝、以父故除左兵衛尉、後爲常陸介、宗政稱宍戸四郎左衛門、和田義盛之亂、與義秀格鬭、不克死之、東鑑知尚自有傳、時家稱高野氏、除伊賀守、尊卑分脈文永中爲評定衆、關東評定傳曾孫知宗、及其二子時知貞知、相續爲六波羅頭人、時家弟義勝、有子曰家長、知家養爲子、稱中條氏、尊卑分脈爲評定衆、關東評定傳除出羽守、承久之難、幕府宿老皆留鎌倉、家長預焉、東鑑

首藤經俊、刑部丞俊通子也、其先出藤原秀

鄉、秀鄉玄孫公光爲相模守、生公清、公清生助清、居參河、爲主馬首、號首藤、生助道、○東鑑作資通從源賴義陸奧役、有勇名、所謂七騎之一也、助道生親清、親清生義通、○本書一說爲助道第號山內、○首藤家譜云、俊通始居山內、稱山內首藤、任刑部丞、生俊通、爲瀧口、尊卑分脈○首藤家譜一說曰、俊通五世祖權大納言藤原長家生通家、出爲公光養子、歷任上野介下野守、通家在任生子、秩滿攜歸京、過美濃席田郡司守部資信、請爲己子、名曰資清、及長稱守藤大夫、隸賴義、後爲主馬首、因亦稱首藤、其敍來歷、與本書異、然本書一說亦云、助清本姓守部氏、故亦稱守藤者、與家譜合、姑附以備考、

保元元年從源義朝屬禁旅、力戰有功、尊卑分脈、保元物語、平治之亂、義朝敗走、平氏軍進擊之、俊通力戰而死、平治物語、參取尊卑分脈、經俊稱瀧口三郎、亦任刑部丞、敍從五位下、源賴朝起兵、安達盛長傳檄諭經俊、經俊倨傲不禮之、大言曰、人至貧賤喪心失守、以佐殿之單微、欲擊隆盛之平氏、譬如垤壤與富士爭高、老鼠瞯猫兒頭上物、非其人而與其謀、我不爲也、遂從大庭景親攻之、東鑑、參取源平盛衰記、○按盛衰記、俊綱子三郎利

氏、謂第四郎利宗曰云云、考尊卑分脈及首藤系圖、俊綱無子、東鑑亦無所見、盛衰記石橋之戰、載攻賴朝將士姓名、有瀧口三郎經俊、則東鑑爲經俊事者爲得、故今參取二書、射中賴朝鎧袖、後降賴朝、賴朝欲殺之、經俊母賴朝乳母也、自詣幕府哀訴曰、先臣助道仕八幡殿、爲廷尉禪室乳母夫、世有功勞、平氏之難、俊通從頭殿暴骸沙土、經俊之黨于景親、爲一時全身計耳、當時抗將軍者今多遭赦宥、願以祖先之功、贖經俊罪、賴朝不答、乃出鎧示之、鏃在袖、截箆仍留誌姓名處、母

垂泣而出、旣而頼朝赦之、壽永三年與波多野泰通大井實春擊信太義廣于伊勢羽取山、獲其首、（東鑑）文治元年源義經敗走、其將伊勢義盛來襲、經俊拒戰破之、遂斬義盛、（源平盛衰記）元久元年平氏餘黨舉兵於伊賀伊勢、經俊時爲兩國守護、兵寡不能拒守、棄守護所而走、平氏遂略二國、平賀朝雅擊而平之、經俊亦收散卒助之、實朝責經俊奪其職、（東鑑）嘉祿元年死、年八十九、（首藤系圖）子通基、幼名持壽

丸、稱中山六郎、平賀朝雅獲罪於鎌倉、敗走松坂、通基射殺之、（東鑑、首藤系圖、中山據系圖）經俊弟俊綱、（尊卑分脈）

俊綱、保元元年、與父俊通從源義朝力戰有功、（保元物語）平治之亂、源頼政陣六條河原、按兵不進、義朝子義平惡其觀望、率俊通等精兵、進突其陣、俊綱中矢將墮馬、俊通厲聲曰、所傷纔一矢、汝何不之忍、俊綱勉強據鞍、義平命齋藤實盛曰、俊綱創中要害、壯士可惜、莫爲敵獲、實盛乃拔刀擬俊綱、曰、子創重不可活、御曹司不欲令敵獲、卿寧死我手乎、俊綱感喜曰、將軍年少不圖待士之厚至於此、乃受刃而死、（平治物語）俊綱弟俊秀、幼孤、園城寺僧慶秀收爲弟子、及長勇敢有膂力、以仁王敗、從而南行、敵兵追及光明山、王中流矢而薨、俊秀苦戰殺傷十餘人、遂奔柰良、（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諸本平家物語並云、俊秀力戰而死、）

金子家忠稱十郎、其先出自平高望、父家範

居武藏金子邑、因氏焉、（村山系圖）保元元年家忠屬源義朝、襲白河殿、攻爲朝所守西河原門、自呼姓名而前、爲朝怒曰、彼不避我矢、我愛其勇、掣彼來、我見其面、高間四郎前而交搏、家忠倒之、四郎兄三郎將斬家忠、家忠刺殺三郎、幷斬四郎首、藤家末前欲射之、爲朝曰、勇士也、舍之、我他日得志、以彼爲臣、（保元物語）平治之亂、屬義平、攻六波羅、力戰刀折、乞之安達遠基、遠基無副、取從士佩刀授之、家忠大

喜進入敵軍多獲首級平治物語及三浦義明據衣笠城家忠與畠山重忠等率家屬三百攻之奮勇血戰鎧上矢如蝟毛遂奪二門義明爲具杯酒犒之曰今日之戰多是武藏相模之精銳而鄉尤爲勇壯請快飲奮戰家忠杖弓三飲謝使者曰我志氣增倍拔城在須臾矣踊躍而進義明嘆曰壯士也可謂一人當千命義盛射之中藤平實國將斬之家忠弟餘一近範肩家忠而去三浦餘一急迫之近

範棄家忠反戰餘一度其不可當而逃近範追及斬之又肩而去後家忠與近範歸源賴朝數從軍焉源平盛衰記子家高爲大藏丞家高子時家稱六郎承久之難屬北條氏有戰功村山系圖

熊谷直實稱二郎鎮守府將軍平貞盛後也祖左衞門尉盛方嘗侍北面坐法誅時父二郎大夫直貞尚幼與乳母亡至武藏依小澤氏及長膽勇過人熊谷鄉有巨熊爲害鄉閭患苦之相共定約曰能殺熊者立爲黨長直貞年十六入山殺熊鄉人喜爲私黨旗頭因以熊谷爲氏直實幼失所怙與兄直正育於姨夫久下直光家熊谷家譜直實慷慨剛直嘗代直光番直京師等輩以代人輕侮之直實不堪抑屈不請直光而仕中納言平知盛直光怒奪其所有地直實還鄉會源賴朝起兵直實與大庭景親等攻之後降賴朝家譜○按熊谷家譜曰直實曾約與梶原景時俱降及賴朝逃眞名鶴碕將自殺直實以其嘗與景時有約止之及景時追至直實遂申前議脫賴朝于厄與東鑑盛衰記異姑存備考賴朝攻佐

竹秀義直實與平山季重等赴之先登斬獲其功居多賴朝褒異之下教書復直光所奪地令世地頭職東鑑壽永三年從源義經攻源義仲義仲撤宇治橋備之軍至河上季重應募先登橋架澀谷重助佐佐木定綱繼之直實亦將趣之子直家年十六繼父而進直實戒之曰橋架阽危我尚難之汝幼弱譬之核未堅宜俟衆兵至相憑而濟直家笑曰兒豈

秋果乎、何有核之堅脆、大人每苦風眩、宜須兒扶、乃俱登櫓、架直實發矢殪義仲兵藤太兼助、源平盛衰記○按異本平家物語、舉先登櫓架者、不載直實父子、一谷之役、義經將至鵯越、直實夜潛謂直家曰、我嚮濟宇治河、心欲先登、爲佐佐木高綱所先、深以爲憾、明日進逼城門、以遂吾志矣、直家曰、營中不見平山季重、疑彼亦有此志、九郎殿亦每欲爲士卒先、今從九郎殿、安得先登、大人宜遄發、直實悅、於是父子轉向城西門、

時天未曙、父子自呼姓名、挑戰、城兵從櫓上連射如雨、城門未開、謂徒死無益、父子暫憩、季重果至、會城中奏樂、直實嘆曰、搢紳之徒、風流如此、我與此輩相殺、何不幸也、既而門開、季重先入、直實父子繼之、城兵平盛嗣、藤原忠光及弟景清等精銳二十餘騎圍之、直家中矢、向父請拔、直實曰、創不重、我亦不暇、汝姑待、復馳血戰、諸軍進擊、城遂陷、平氏逃于海、直實追及斬平敦盛、源平盛衰記○按本書下文曰直實請敦盛首於義經、并其所攜笛送敦盛父經盛、事頗可疑、且東鑑等諸實錄無所見、故不取、季重者姓日奉、平山系圖稱平山武者所爲右衛門尉、東鑑後賴朝論一谷戰功、曰直實雖夙至城門、先入者季重、乃以季重爲第一、源平盛衰記賴朝觀流鏑馬於鶴岡、命直實樹的、直實憤恚曰、射者騎馬、樹者徒步、似有優劣、臣不敢奉命、賴朝曉諭曰、擇器從事、我初非優劣之、且樹的非賤役、新日吉祭御幸之日、樹的者瀧口本所衆也、是則樹的不貴於射者乎、

令存其故實、汝勿拒、直實固不從、賴朝怒削其邑、建久三年、與久下直光爭地界、賴朝親裁決之、詰難數回、直實素訥、不能自辨、明大怒曰、梶原景時黨援直光、巧言先入、其以臣爲曲宜矣、所證文書無所用、乃投之庭上、走出西侍、拔刀斷髮、瞋目大呼曰、吾不復詣于此矣、遂不還家、馳馬而西、賴朝聞之、遣人處處遮留、直實將赴京師、路値走湯山僧專光、苦諫、復初、直實不肯、東鑑遂走京師、投新黑谷

僧源空爲弟子、更名蓮生、黑谷上人傳居數年來鎌倉謁賴朝、自言專歸佛乘、及談兵法武藝之要、聞者感歎、賴朝苦留之、不聽而去、以承元二年九月十四日死、豫知死期、告之直家、直家奔赴之、果如其言、○黑谷上人傳爲建久二年死直家稱小次郎、賴朝嘗謂小山政光曰、直家本朝無雙勇士、東鑑直實亦嘗賜下文、稱曰日本第一剛者、神皇正統記父子共見知獎如此、承久之難、從北條時房射戰於勢多、直家曰、敵未可

破、衆何不休、乃與衆臥地、飛矢雨下、堅臥不動、時房亦命罷戰、承久記子直國稱平内左衛門尉、戰死勢多、東鑑、承久記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八終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九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將軍家臣九

中原親能
大江廣元 子時廣　季光
三善康信

藤原行政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古戡定禍亂、剏立基業者、非有羽翼爪牙之臣、安能恢弘其功烈哉、源賴朝建府鎌倉、熊虎貔貅之徒、雖有破堅挫銳之勞、而不能文墨議論緣飾治體也、乃延搢紳有吏才者、授以釐務、政成于內、兵強于外、遂能誅鋤平氏、匡寧王室、豈非剛柔相濟之效邪、大江廣元、三善康信、藤原行政、實爲選首、平盛時、源邦業、中原經久、藤原邦通等、簿書期會、各輸其能、然皆自京師往爲之用、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興隆之象、誰能遏之、其曹有政所問注所之署、政所號令賞罰之所出、問注所受辭訟之所也、問彼此之言、注記取決之謂也、政所有別當、有令、有寄人、問注所執事掌之、及北條氏奸政、置評定衆、參畫軍政、罷問注所、置引付、分隊置頭、有第幾番之名、既而又復問注所、與引付竝置、參互詳覈、子孫克

纘其緒、此數子者、強覇府而弱王室、功罪不能相掩、拔其尤者、撰次爲傳、

中原親能、明法博士廣季子也、玉海○源平盛衰記、明法作明經、後改姓藤原、有幹事稱、爲齋院次官、源賴朝起兵、往從之、東鑑甚被任遇、玉海、東鑑、壽永三年賴朝置公文所、與藤原行政安達遠元等爲寄人、尋從源義經入京師、奏事於後白河法皇、賴朝欲藤原兼實爲攝籙、親能與前權中納言源雅賴有舊、就喻其意、兼實遂得攝

政、玉海西海之戰、屬源範頼、參謀軍事有功、頼朝特贈書賞之、遷式部大丞、東鑑文治二年頼朝命居六波羅、守衞京師、帝王編年記修閑院六條殿、課功諸國、與大江廣元董役、其在京師、督朝廷糧運、時有所上奏、或譏之頼朝曰、親能挾私、抑留貢物、及被詰問、失陳謝辭、頼朝問其故、親能不辨明、只呈所上奏草案、頼朝悟其誣罔、遂得釋、久之遷掃部頭、累敘正五位下、頼朝爲右近衞大將、廷臣在關東者、各

有分職、親能掌辭訟、往來京師、隨事辨理、建久二年頼朝置政所、親能爲公事奉行、後白河法皇遷法住寺殿、以頼朝故召親能・廣元、上殿賜劔、東鑑七年再往六波羅守京師、帝王編年記親能妻爲頼朝女三幡乳母、三幡殤、親能薙髮名寂忍、頼家實朝時、居六波羅、與佐佐木定綱等、守衞京畿、承元二年卒于京師、年六十六、東鑑

大江廣元、中納言匡房曾孫、式部大輔維光子也、大江系圖家世業儒、多聞人、廣元幼爲掃部頭中原廣季所子養、○本書廣季作廣秀、今據玉海除目大成鈔訂之、冒中原氏、後奏復本姓、頗涉文史、有籌略、源頼朝起兵、往從之、以薦爲安藝介、壽永三年始置公文所、廣元爲別當、綜理政事、頃之爲因幡守、待遇愈隆、討伐平氏之際、庶務殷湊、章奏文移、多所草創、頼朝與叔父行家弟義經有隙、文治元年奏請朝廷捕之、不能獲、頼朝患之、廣元議曰、世既澆季、姦宄日熾、東

海道以幕府鎭壓、寧靜無虞、他道遼遠、不易制服、屢起屢征、差發東兵、則軍需浩繁、民戶凋弊、不如國衙置守護、莊園置地頭、隨發逮捕、則不勞而自治矣、頼朝大喜、奏請得之、分遣將士、置守護地頭、東鑑自此兵馬之權、盡歸頼朝、朝廷遂衰矣、神皇正統記、增鏡頼朝以爲功、賜肥後山本莊、時關西承干戈之後、武士橫恣、誅求百姓、或自稱地頭、奪社寺邑戶、廣元往京師乞院宣、纒檢澄汰、凡幕府每有重事奏

請、含命往來、皆被允可、諳練朝章、明達政事、賴朝得振耀武威、號令天下者、廣元三善康信等功居多、賴朝爲近衛大將、置政所、廣元爲別當、東鑑敍正五位下、任明法博士、兼左衛門大尉、爲檢非違使、關白兼實曰、彼世儒流、仕途所由、不可出大外記明法博士也、而帶大尉、爲檢非違使、非選除紊亂乎、朝廷不聽、玉海後白河法皇幸賀茂觀祭、廣元扈從、賜厩馬舍人、明年辭三官、久之任兵庫頭、賴朝薨、

北條政子最重之、與北條時政義時連署教令、賴家實朝時、每有背叛及疑議、與康信參預決之、遷掃部頭大膳大夫、比企能員圖滅北條氏、事泄、時政欲誅之、就廣元詢之、廣元對曰、僕自故將軍時、毗輔府政、至戎事得失則非僕所能辨、誅與不誅、宜在賢筭、時政悟其旨、乃起還家、令天野遠景等殺能員、及遠景獻策、再召廣元、廣元謂謀議既訖、而再招我、人情難測、恐變出意外、悉屛僕御、獨使飯富宗長從、竊謂之曰、有變速斬我、既至時政宅、計畫、能員遂被殺、和田義盛舉兵攻北條義時、廣元與義時奉實朝避之法華堂、協謀勠力、奬諭將士、遂破殺義盛、尋敍正四位下、任陸奧守、患目困劇、薙髮法名覺阿、從鳥羽上皇討義時、諸將或曰、據足柄箱根之險以待王師、廣元以爲不可、首陳畫策、義時決意犯京師、諸將欲待兵集而發、廣元勸北條泰時單騎上道、既而軍大集、遂陷京師、語在義

時傳、廣元與三善康信等在鎌倉、經理軍國事、會雷震義時廚、養卒震死、義時大懼、招廣元問曰、今抗兵犯闕、遇此災咎、得非天譴邪、廣元曰、君臣構兵、勝敗在天、濟否宜委之天、災變何足畏、且以既往驗之、此在關東爲佳瑞、文治中故將軍討藤原泰衡、雷震行營、軍大得利、宜命卜筮以驗天意、陰陽家皆曰吉、義時心稍安、既而官軍大敗、上皇播遷、益爲北條氏所親愛、東鑑嘉祿元年卒、年七十八、東鑑

脱漏子親廣、時廣、宗光、季光、忠成、子孫綿延、世事幕府、親廣自有傳、宗光爲掃部助、子政茂爲引付衆、歷右近衛將監刑部權少輔、忠成補藏人、歷左近衛將監刑部權少輔、累敘從四位下、爲評定衆、關東評定傳坐兄季光事罷職、東鑑時廣爲左衛門尉、補藏人、實朝爲近衛大將、將拜賀于鶴岡社、時廣俄還鎌倉充前驅、禮已畢、欲再往京師、二階堂行村爲請、實朝不悅曰、時廣已挂名院中籍、而還鎌倉、何須再

往京師、其意豈薄關東邪、時廣因行村謝曰、臣在朝廷非本意、特欲除廷尉耳、今聞拜賀來充前驅、請復往京師、以遂宿志、再歸幕府以効忠勤、行村不敢復啓、時廣以情懇北條義時、義時爲言之、見聽、東鑑子泰秀亦補藏人、任左衛門大尉、爲檢非違使、兼甲斐守、爲評定衆、關東評定傳

季光爲左近衛將監、補藏人、敘從五位下、實朝薨、薙髮名西阿、東鑑、關東評定傳、從五位下據評定傳承久三年從北條泰時入京師、尾張川之戰、別攻鵜沼、與神地賴經戰破之、泰時進逼京師、與三浦義村攻淀芋洗、與大納言藤原忠信參議藤原信能等戰破之、後爲評定衆、三浦泰村之難、季光將赴幕府、其妻泰村妹也、妻泣止之、遂從其言、出援泰村、與幕府兵戰敗、同三浦族自殺、子光廣任右兵衛尉、與弟三人從父戰死、東鑑子孫稱毛利氏、毛利系圖

三善康信爲中宮屬、敘從五位下、其母源賴朝乳母也、以故屬心賴朝、賴朝在伊豆、康信一月三遣使報京師消息、由此賴朝雖在遐外、得審朝廷舉動、平氏聲息、源賴政勸以仁王、令諸國源氏討平氏、既而王及賴政敗死、清盛欲盡滅源氏以除後患、康信特遣宗人康清勸賴朝避難于陸奧、賴朝遂決意起兵、康信薙髮法名善信、世謂大夫屬入道、賴朝已定關東、累召之、壽永三年來鎌倉、輔軍政、

爲問注所執事、初賴朝設問注所於幕府、衆人喧囂、賴朝稍厭之、及熊谷直實與久下直光忿爭、遂移之康信家、正治元年設問注所於郭外、康信爲執事日久、聽決詳當、府無寃結、文治五年賴朝擊藤原泰衡于陸奥、授留務、在賴家實朝時、爲關東宿望、北條政子及義時父子皆推重之、有僧源性善算術、賴家令政所徵諸國田簿、使源性校頃畝、欲計治承養和以來將士新給莊園、每人限五百町、

收其羸餘以與新進近習、命既下、大江廣元以下老臣皆憂之、計無所出、康信苦諫、事遂寢、承久三年後鳥羽上皇討北條氏、義時集將士議之、康信輿疾而至、與廣元定議發軍向京師、康信留在鎌倉、既而疾劇、辭執事、政子以子康俊代之、是歲卒、年八十二、東鑑 子康俊、行倫、康連、康俊任右兵衛尉、民部丞、遷加賀守、爲問注所執事、評定衆、子康持、康有、康持任民部少丞、遷備後守、爲問注所執事、引付衆、東鑑、關東評定傳、 子政康任民部少丞、遷加賀守、爲評定衆、康有任勘解由判官、遷美作守、亦爲問注所執事、評定衆、薙髮法名善有、關東評定傳 行倫爲大舍人允、康信攝別曹、賴朝命視局務、東鑑 子倫重任權少外記、大和對馬守、爲評定衆、關東評定傳 康連任民部丞、遷阿波權守、爲問注所執事、評定衆、東鑑、關東評定傳、阿波權守據評定傳 子康宗任民部丞、伊勢權守、爲問注所執事、評定衆、子孫稱太田氏、關東評定傳

藤原行政、遠江守爲憲之後也、父行遠稱白尾三郎、保延中坐殺遠江國司、流尾張、尊卑分脈 源賴朝起兵、行政往而從之、○尊卑分脈曰、行政母李範妹、按李範者即熱田大宮司也、蓋行遠在尾張、娶李範妹生行政、而李範女則賴朝之母、故行政從賴朝也、然他無明證、附以備考、 歷出雲權守山城守、敘從五位下、任主計允、民部少丞、爲政所執事、稱二階堂、二子行光、行村、東鑑、尊卑分脈、稱二階堂據分脈、 行光掃部允、民部丞、爲政所寄人、頃之任信濃守、爲政所執事、子孫稱信濃、子行盛歷民

部少丞、左衛門少尉、遷紀伊權守、爲政所執事、薙髮、法名行然、爲評定衆、子行泰、行綱、行忠、行泰民部少丞、筑前加賀守、爲政所執事、（參取東鑑、尊卑分脉、關東評定傳、）北條時賴薙髮、行泰念其舊好、與二弟及結城朝廣、三浦光盛等俱祝髮、法名行善、以披剃不啓幕府蒙譴、（東鑑）行綱歷左衛門少尉、伊勢守、爲政所執事、與兄行泰同時薙髮、法名行願、行忠任彈正忠、檢非違使、左衛門少尉、（參取東鑑、關東評定傳、）行忠雖以文

臣進、頗有武幹、實治初隷北條時定、攺三浦泰村、奮戰過人、斬獲居多、（東鑑）與二兄同時薙髮、法名行一、行光弟行村、補檢非違使、左衛門少尉、任隱岐守、爲侍所司、源實朝薨、薙髮、法名行西、爲評定衆、（參取東鑑、關東評定傳、）子孫稱隱岐、子基行、行義、行久、行方、惟行、（尊卑分脉）基行任左衛門少尉、美姿儀、工騎射、實朝拜右大臣、行拜賀禮于鶴岡社、選儀從、基行請曰、身事幕府、名列文臣、常懼爲武臣所輕侮也、今遇此大禮、可謂千載一遇、若得充隨兵、則子孫永易仕籍、以爲武臣、實朝許之、薙髮、法名行阿、（東鑑）行義任左衛門少尉、出羽守、三浦泰村之難、力戰有功、薙髮、法名道空、（參取東鑑、關東評定傳、）曾孫貞藤、見北條高時傳、行久任左衛門少尉、常陸介、法名行日、行方歷式部丞、大藏少輔、爲引付頭、評定衆、（關東評定傳）惟行任式部少丞、（尊卑分脉）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九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臣十

北條泰時

伊賀光季 弟光宗

北條泰時、右京權大夫義時長子也、幼名金

剛、稱江馬太郎、嘗徒步出遊、遇多賀重行、重行不下馬、賴朝聞而大怒、誚重行曰、禮者不可別老少、因人而加敬焉、如金剛非汝儕輩也、重行詐稱無是事、賴朝愈怒、質問泰時、泰時懼重行獲罪、對如重行言、賴朝嘉其能掩人過、賜劍褒奬、年甫十三、白之幕府、手親加冠、名賴時、後改今名、及長寬厚詳雅、識量過人、賴朝薨、賴家襲職、驕奢倦政、與嬖幸日夜蹴鞠、建仁元年大風洪水、損傷禾穀、泰時私謂中野能成曰、蹴鞠風流之戲、將軍好之宜矣、然而可與時用舍、方今災變荐臻、民有菜色、宜引司天博士、問咎徵之所自、恐懼戒慎以答天意也、而今不之恤、日在戲場、與狎客周旋、甚非攸宜、建久中故將軍欲限百日遊海濱、因司天告天變遽止、將軍既荷重任、舉動可不愼乎、屬下方被親信、盍承閒諫止、能成白之、不報、會伊豆北條大饑、泰時往而視之、將發、僧觀清來告曰、將軍聞前語慍公、踰

父祖而易言、爲公計者、稱病暫避北條則不過旬日而得解、泰時曰、非敢納諫、攄愚衷於近習耳、如欲罪吾、何論避不避、吾明日有事赴北條、既已戒行、非因子言而然也、乃出行李示之、賴家亦不之罪、先是北條民飢、泰時出米貸之、至秋當償子本、而遭風不能辦、相率欲流亡、泰時抵北條、悉會逋負者、出券焚之、且酒食之、與人米一斗、父老大悅、東鑑 建曆元年任修理亮、關東評定傳、將軍執權次第、 建保初和田

義盛謀滅北條氏、誘土屋義清等舉兵、分爲三隊、一圍幕府、一圍義時家、一圍大江廣元家、廣元方招客張宴、聞變出赴幕府、守衛單弱、將士惶駭、泰時與弟朝時及足利義氏等率兵禦之、義盛子義秀多力善戰、府兵披靡、適會兵士赴難者縱火、府第悉燒、（○明月記曰、廣元坐容衆醉縱火、未知孰是、）實朝避之法華堂、義盛乘銳進攻、自昏徹曉、義盛士卒精銳、無不一以當百、泰時勵將士、身犯鋒鏑、義盛少卻、陳于前濱、

泰時勒兵守中下馬橋、遣足利義氏及八田知尚等追擊之、翌日橫山時兼來與義盛合兵三千、欲徑攻法華堂、義氏及近江守源賴茂等遮路、義盛不能前、迴戰于若宮大路、千葉成胤及相模武藏之衆、聞變赴援、時義秀與義清古郡保忠、聯騎驅馳、府兵屢卻、泰時遣使法華堂曰、吾軍雖多、敵兵猛厲、宜施方略、實朝大驚、召廣元奉願書於鶴岡、既而義清中流矢死、義盛軍潛、父子遂敗死、亂平賞泰時功、賜陸奧遠田郡地頭職、泰時辭曰、義盛素無蓄怨於公、第有憾於臣父、而爲叛亂、幕府將士多死傷、臣爲父除寇、供子職而已、何賞之有、願以所賜與將士、彼此皆得其所、實朝曉喻再三、乃受、（○東鑑）頃之爲式部少丞、（○關東評定傳）兼讚岐守、固辭不就、（○帝王編年記）累進從五位上、歷駿河守、轉武藏守、（○關東評定傳）承久三年後鳥羽上皇將討義時、義時聞之、召泰時曰、事既如此、預定計畫、泰時曰、昔平清盛罔君

虐下、故將軍受詔掃殄、上下安堵、自爾以來、幕府相承、世奉朝廷、不敢失墜、今無罪被討者、豈非讒者之謬宸聽邪、然普天之下、無非王土、今悍然與抗、非臣子之義、宜束身詣闕、唯命是聽、天威尚不霽、舉族就刑、亦何憾焉、儻蒙赦宥、晦迹山林、以保餘生矣、義時沈默良久曰、如汝之所言、政正國治、明主在上之事也、上皇登極之後、政令乖亂、人懷愁怨、其僅免荼毒、幕府所管耳、如幕府陵夷、政出一

塗、則荼蒼生、何自下劘上、雖冥譴之可畏、固非爲一已謀、代天下之憂而憂耳、如能得志、廢昏立明、翬皇基於萬世、則宗廟之靈、豈不鑑此心哉、且我非敢震驚宮闕、特欲除誤國之佞幸已、汝速發、乃使泰時報北條政子、明惠傳政子命泰時及北條時房北條朝時舉兵西上、泰時時房出東海道、東鑑、承久記既而泰時單騎道還、義時驚怪、泰時曰、號令部署既聞命矣、若乘輿親征、則何以自處、義時良久曰、善乎問也、若遇乘輿、可免冑弛弓委身下吏也、諸將督師、則努力效死、有進勿退、軍如失利、我不能復見汝矣、增鏡於是與朝時等分道竝進、上皇遣將士于美濃尾張、據守險要、當東海東山二道、別遣兵于越中、守北陸道、五月泰時自東海道、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清等、自東山道進、信光等攻破大井戶、大内惟信敗走、大豆渡等守將望風潰散、山田重忠守洲股、回軍拒戰、泰時擊走之、與信光長清合

軍竝進、廷議再分遣諸將於宇治勢多淀芋洗、時房攻勢多、重忠臨水拒守、時房戰不利、斂兵而退、泰時攻宇治、佐佐木廣綱與熊野奈良僧兵一萬餘騎守之、時雨甚、泰時駐栗子山、承久記○作巖橋將待旦發、三浦泰村冒夜進兵、夾河射戰、足利義氏繼進、泰時恐二將輕進反爲所敗、東鑑、承久記將繼發、雨益甚、軍中鎧馬霑濡、士卒委頓、縮頸簇立、以身抗官軍、皆懷疑懼、泰時神色自若、勵衆而進、承久記官軍撤橋、士卒緣架進、死者寖多、泰時休兵平等院、先使芝田兼義探水淺處、兼義歸報牧島可渡、東鑑、承久記於是兼義春日貞幸佐佐木信綱中山重繼安東忠家等連轡進濟、兼義貞幸馬中矢而斃、貞幸沒水幾死、從者救之、泰時手灸之得蘇、時雨餘水漲、武藏相模兵士溺死者八百餘人、官軍乘勝鼓譟、泰時召子時氏曰、我軍將不利、是大將授命之秋也、汝可速濟、時氏與六騎濟、泰時亦將濟、貞幸控

馬而諫、不聽、貞幸紿曰、擐甲而濟、莫不沈沒、請卸甲、泰時下馬、將釋甲、貞幸乃引馬而去、泰時竟不得濟、東鑑義時聞之、以爲貞幸之功、勝於先登、既而兵五百餘踵時氏進、傷痍甚多、承久記尾藤景綱撤民屋舍爲筏、軍皆得濟、官軍不能禦、前中納言源有雅、參議藤原範成等敗走、時氏追擊大破之、毛利季光三浦義村攻淀芋洗破之、時房亦克勢多、官軍一時崩潰、東鑑胤義重忠歸奏上皇、閉門不內、諸將或自殺、或逃亡、參取東鑑、承久記、京師遂陷、上皇宣喻泰時、歸罪廷臣、語在義時傳、泰時與時房入居六波羅、綜理政務、因藤原忠信源有雅等其餘搢紳及武士屬官軍者、多置而不問、務從寬裕、東鑑遂承義時意、廢幼主、立後堀河帝、徙上皇于隱岐、土御門上皇于土佐、順德上皇于佐渡、東鑑、承久記、百錬鈔、歷代皇紀、泰時居六波羅四歲、元仁元年、義時卒、泰時歸鎌倉、嗣爲執權、與時房同輔賴經、而泰時以遺喪未經

月、不欲就職、議之大江廣元、廣元曰、公荷重寄、居幕僚之上、安危隆替之所繫、不可一日曠、延至今日、猶可謂緩、泰時乃起視事、東鑑北條政子將割義時莊園與諸子、命泰時注擬、泰時多分諸弟、自取甚少、已而政子問曰、汝何自取甚少也、泰時謝曰、身備執權、何求之有、唯以撫諸弟爲意而已、政子嗟歎久之、東鑑、參取太平記、明惠傳、泰時繼母藤原氏與兄光宗謀奉女壻藤原實雅爲將軍、以所生子政村爲執權、光宗等日夜計議、人或聞其謀告之、泰時曰、是誣妄叵信、然懼有因事媒蘖爲亂階者、不許任事數輩之外出入已家、初賴朝命時政守護京師、東鑑爾後每遣親信相代、以爲常、參取東鑑、帝王編年記、至是以京畿新定、人心易動搖、遣時氏及從弟時盛於六波羅、警衞京師、東鑑總畿內西海軍事、從是擇子弟俊秀者迭爲之、而兩六波羅遂爲常職、參取將軍執權次第、太平記、光宗兄弟往來所親三浦義村家、或至繼母所、

互作誓約、侍婢微聞其語、告泰時曰、雖不知本末、而有不相渝之言、蹤跡詭祕、誠可怪也、泰時曰、彼約兄弟不相渝、用敦天倫之親、善莫大焉、光宗奸謀滋甚、訛言盈街、政子往義村家曉諭之、翌日義村謁泰時曰、故權大夫過嘉義村勲勞、冠陸奥四郎、侍愚息泰村如子生、追念恩眷之隆、公與四郎何分輕重、所願寧靖無事而已、頃光宗等竊懷異圖、僕處中間潛折其謀、亦義村所以奉效也、泰時殊

無喜慍之色、神守自若、徐曰、下官無纖芥於政村、豈有所愛憎哉、然羣疑煽起、將士競集、政子奉賴經徙泰時家、數日議決、逐實雅、流光宗黨與、一切不問、（東鑑）嘉祿元年、北條政子薨、泰時與時房執政、後置評定衆、須衆議決焉、（關東評定傳）一日鎌倉無故驚擾、將士揚旗擐甲、奔湊幕府、及泰時之門殆數百騎、泰時使平盛綱尾藤景綱等馳出海濱呼曰、有反者、士卒從後至稻瀨河、盛綱等顧而諭曰、實無

變、將以弭諸君喧噪耳、今不稟命、擅興兵甲、果何謂哉、若無異心、宜及夜未明速獻其旗、於是應聲獻旗者二十餘人、翌日泰時召見、曰、緩急用命、信義可嘉、然爾後愼勿妄動搖、乃悉還旗、記其姓名遣焉、寛喜中諸國大饑、發米九千石、救濟貧民、又停美濃大久禮等千餘町田租、設場株河驛賑給流民、其欲依親故者、量行程與資饘、願住者命所在莊園收視、（東鑑）士民就富家借糧者、待明年豐熟還

本、泰時償其息、身無莊園及貧者、子本俱償、減損膳羞衣服器皿、因舊敝而用、節儉刻苦、以身先人、（太平記、明惠傳）嘉禎二年、進從四位下、尋兼左京權大夫、（東鑑、關東評定傳、將軍執權次第）施德惠、整法令、謙虛接衆、至質曲直、不假強宗豪族、武田信光與海野幸氏爭上野信濃之界、幸氏有證驗、泰時直幸氏、有人或告信光怨望謀擊泰時、泰時曰、畏人之怨、不分曲直、則焉用執政矣、信光於我何爲、建保中和田義盛率

族人數十、乞姪胤長命、我先人不唯不允其請、面縛胤長、過義盛前付吏、後雖舉兵叛、不能及時奪去者、豈非以無私曲之故哉、信光駭懼送誓書、載子孫永不蓄異心、泰時因示諸將、皆徵誓書、泰時友愛敦睦、嘗居評定所、聞有寇圍朝時宅、徑馳救之、及還平盛綱諫曰、公當爲天下自重、輕佻赴難、非所宜也、縱爲朝家之寇賊、可先覘形勢、爲之方略、盛綱等奉命足辦、不慎將來、恐招譏來禍、泰時曰、

人之居世、親親爲大、人將殺吾弟、坐視不救、人謂我何、是非招譏之大者哉、朝時爲寇所圍、在他人則爲小事、在我則不減建保承久之難、朝時聞之益敬重焉、泰時在職既久、講習治體、聽決平允、與玄蕃允三善康連議定憲令五十條、謂之貞永式目、暇日講射教督子孫、引文士談論政務、戒孫經時曰、爲治由文、汝須留意、（東鑑）仁治三年四條帝崩、無儲貳、赴至鎌倉、泰時適與時房歡飲、起席歎曰、天

位至重、神人所主、吾如箝默、使廷臣專定策、則安危未可知也、乃閉戶沈吟、幾忘寢食、意在立土御門帝皇子、然不敢自決、謁鶴岡社探籌、果協其所念、於是遣秋田城介安達義景于京師立之、義景道還曰、佐渡院皇子既立、則將如之何、泰時曰、善哉問也、煩卿爲此也、若然廢之、義景入京師、見前內大臣源定通、悉達泰時意、遂立土御門帝皇子、是爲後嵯峨帝、（參取增鏡、保曆間記、五代帝王物語、）是歲六月卒、年六

十、（關東評定傳、將軍執權次第、平氏系圖、○五代帝王物語爲寬元元年卒、誤、歷代皇紀爲年六十餘、帝王編年記、保曆間記竝六十二、）法名觀阿、（保曆間記、將軍執權次第、）號常樂寺、（將軍執權次第、）在職十八年、政平訟理、衆庶樂業、而自量涯分、不登顯位、又不爲宗親將士求官職、（神皇正統記、十八年據保曆間記、）每有除拜、常懷挹損、四位之命至、召陰陽助安倍忠尚、（姓據安倍系圖、）曰、我無功勞、冒進崇班、恐難令終、宜禱神明、以保寵錫、因祭泰山府君於家庭、銳意政治、每赴廳堂、未嘗不先衆而往也、每

戒守護地頭、不得怙勢奸職、遭國司領家訴、
者、呂至六波羅按問、不卽赴呂、啓狀鎌倉、宿
衛京師後期者、展代償之、身在鎌倉、帶衛府
内舍人而不服王事者、入錢於官有差、以清
廉自處、無聲色娛翫之好、闢茨茅、繕橋梁、苟
利於民、知無不爲、與諸將遞番宿直幕府、及
老益勵、値宿直、家僮奉莚而進、叱卻之曰、褻
物不宜設於公堂、汝爲人侍臣、尚不辨是禮
乎、嘗詣法華堂、拜堂下、寺僧請登堂、曰將軍

在世日、不得輒近、薨後豈易禮節乎、（東鑑）下總
地頭嘗與領家爭租稅、逋欠、泰時親聽訟、及
共訴陳、領家所言得要領、地頭抵掌曰、我負
矣、人笑其屈之速、泰時曰、我聽訟久矣、縱令
非理、反覆論辨、僥倖萬一、是訟家之常態也、
前汝之所陳、非全無其理、一聞領家之言、遽
自屈伏、亦可稱也、感嘆拭淚、領家亦感之、緩
地頭逋負半、（沙石集）泰時一日早出、途見刃傷
而死者、與評定衆議、遽馳人搜索四方、捕得

血濡衣者、鞫問伏其罪、卽因博奕而殺人也、
遂下令嚴禁博奕、（東鑑）三河本野原曠莫、行人
迷路、泰時令土人植柳行旅、得便民思之、如
周人愛甘棠、（東關紀行）泰時愛民力、不營土功、家
第牆版疎薄、窺見室家、或謂之曰、築土牆設
塹、以備不虞、如何、泰時曰、牆塹之設、雖小舉
勞民、費力、且我事君無失、身家得全、如失天
命、雖鐵牆何補之有、聞者稱其有識見、（沙石集）
初泰時謂人曰、吾在京師、與梅尾僧高辨語、

高辨曰、君不見夫治病者乎、良醫能察其原、
審寒熱之所中、然後投劑、莫不立愈、世之爲
治者、不察其原、濫行賞罰、則姦僞益作、風俗
日偷、欲爲之治、末由也已、譬之庸醫不知病
原之所在、安施治療、欲治其疾、疾愈重、治之
不成、由人有欲心、欲心一萠、衆禍競起、足下
執政柄、躬自率勵、何不成之有、我又問曰、雖
一人勉行之、奈衆不從何、曰是不難、在足下
之心耳、古人有言曰、其身直則影不曲、其政

正則邦不亂、正也者無欲之謂也、足下心誠能存之、則人人薰德而知足、不勉而行、治可庶幾矣、一有爭訟者、則自反而痛懲、不可加罪於彼、譬如身不正而惡影曲、不正身而欲罪影、其可得乎、我承乏為執權、獲免罪戾、高辨之力也、（明惠傳）及卒、都鄙無貴賤、若喪父母焉、（百錬鈔、參取保暦間記、）子時氏、時實、（平氏系圖）時氏從五位下修理亮、承久之戰、從泰時敗王師、愛禮將士、有父風、元仁元年與掃部助北條時盛

鎮六波羅、分治南北、寬喜二年免歸、是歲卒、年二十八、（東鑑）四子經時、時賴、為時、時定、（平氏系圖）時賴自有傳、為時從五位上、時定從五位下、竝遠江守、時氏弟時實為其下所殺、（東鑑脫漏）

經時稱彌五郎、文暦元年補小侍所別當、尋拜左近衛將監、（東鑑○關東評定傳左作右）為評定衆、（關東評定傳）仁治三年泰時卒、經時襲執權、（關東評定傳、保暦間記、）寬元元年除正五位下、為武藏守、（將軍執權次第）四年以疾讓職弟時賴、剃髮、尋卒、法名安

樂、（將軍執權次第、東鑑、）號蓮華寺、（平氏系圖）經時善射、嘗畋于藍澤、注匏箭射熊、應弦而斃、（東鑑）二子皆為僧、曰隆政、賴助、（北條系圖）

伊賀光季、佐藤朝光長子也、朝光歷左衛門尉檢非違使、為伊賀守、老練武事、實朝嘗選近習驍勇、番直便室北面、特命朝光及和田義盛加直、以備燕間諮訪、朝光女為北條義時後妻、（○按尊卑分脈作北條政村妻誤）以故父子得恩遇、建保三年朝光卒、義時親臨監喪事、光季為左衛門尉檢非違使、（東鑑）稱伊賀判官、（東鑑、帝王編年記、承久記、）承久初實朝遭害、先是藤原季時守護京師、聞變薙髮出家、義時虞京師有變、遣光季警衛焉、尋遣大江親廣俱鎮京師、（東鑑）三年後鳥羽上皇將討北條氏、召親廣、光季、光季得藤原公經之報、既知有急、對曰、頃日兵馬羣集、流言盈巷、臣職在警衛、有事當先聞知、而未聞詔命、今而召臣、臣竊惑焉、敢辭、再敕曰、事當面敕、遄來勿違、光季曰、承命赴敵、臣

之分也、輒入宮闕非臣所知也、不往、從者勸走于鎌倉、光季曰、吾職在警衞、而禍發先逃、何以自贖、且令所在梗塞、欲走可得乎、與其斃道路、自遺醜名、不如致死於此、以明無貳、時從者多逃逸、留者纔二十七人、長子光綱年十四、稱壽王冠者、光季曰、汝尚幼弱、宜投託所親、待長仕幕府、光綱曰、大人死節、兒何忍去、光季悅、明旦閉京極二門、開高辻土門而待、及午官軍來攻、從者逆拒、官軍不進、欲

斫京極門、光季叱從者、令開左衞門尉間野時連先登、光季射之、時連反走、檢非違使三浦胤義進呼光季爲朝敵、光季曰、汝欺君倡亂、吾詳知之、猶何饒舌、今吾不舍汝、射中其弓、光綱見檢非違使佐佐木高重至、挾矢謂曰、初君加我冠、約爲子婿、今將死、敢還所賜矢、以訣、射中胸、而年少臂弱、不徹甲、高重憐之、流涕而去、官軍競入、從者散亡、唯贄田三郎與弟四郎力鬭、三郎重傷自殺、光季縱火

其家、先殺光綱、投火而自潰腹、伏其屍焚死、贄田四郎亦自殺、承久記、光季子光綱、季村、東鑑、時重、尊卑分脈、政子召見光季孤兒四人、流涕慰撫曰、汝等皆肖其父、勉勵忠貞、勿墜家聲、東鑑、季村嘉祿中泰時承政子意、以光季故釆地常陸鹽籠莊與季村、東鑑脫漏、時重爲檢非違使、尊卑分脈、光季弟光宗、

光宗爲左衞門尉、稱伊賀二郎左衞門尉、東鑑、尊卑分脈、建保末置侍所司五人、光宗爲其一、承

久初還政所執事、後授朝官爲式部丞、初北條義時娶光宗妹爲後妻、生政村及女、女適參議藤原實雅、以故召實雅侍幕府、及政村加首服、義時以三浦義村勳舊宿將、請使加冠、因相親暱、東鑑、元仁元年義時疾篤、泰時在六波羅未還、義時妻與光宗謀廢賴經、立實雅爲將軍、以政村爲執權、而光宗兄弟操威福之柄、光宗與弟朝行、光重密結將士、義時卒、有流言曰、武州自京師還、將殺諸弟、人人

懷危懼、及泰時還、鎌倉騷擾、光宗兄弟屢至義村家、道路頗爲怪、又聚義時妻所居共誓、泰時頗知之、置而不問、旬餘近國兵驟至、殆塡城市、政子夜潛至義村家、諭曰、自武州還、道路諠譁、如聞光宗兄弟頻出入卿家、呫囁耳語、是何等事、豈欲除武州以奪其權乎、承久之變、雖屬天命、武州之功莫大焉、奧州數戡禍亂、以肇基業、可襲職爲關東棟梁者、非武州而誰、嚮無武州則衆何能自保、卿與政

村親如父子、非無協同之疑、宜善爲調護、義村謝不之知、政子作色詰責曰、卿欲擁政村以作亂乎、將爲匡救之計乎、居一於此、義村對曰、陸奧四郎非有他腸、唯光宗等妄意構造、臣當力加切責申以誓言、政子乃還、又旬餘將士擐甲建旗競走、徹夜漸定、政子與時房奉賴經徙泰時家、屢使使督責義村、既而召之曰、吾抱郎君在於此、卿不宜外、可速來侍、義村不能辭、又召小山結城等諸將曰、主將幼弱、下有逆謀、吾雖老病無益於事、而諸君何無意保故將軍之餘緒哉、輯睦戮力、何虞之有、數日親臨論決曰、光宗等欲奉藤原實雅爲將軍、事已發覺、但實雅朝貴、難私處刑、宜奏請於朝、奧州妻與光宗等皆當流、其餘黨與一無所問、既而逐實雅於京師、朝行光重與式部太郎宗義、伊賀左衞門太郎光盛等從而逃、政子還館、奪光宗邑五十二所、屬其舅二階堂行村囚之、遂流信濃、幽義時

妻於北條、命六波羅執朝行光重等流鎭西、廷議奪實雅官流越前、東鑑、參取保曆間記、光宗至謫所薙髮法名光西、明年政子薨、泰時以修冥福召還光宗等、授光宗舊邑八所、東鑑脫漏、既而皆任使之、光宗爲評定衆、關東評定傳、武家補任、以正嘉元年卒、時年八十、關東評定傳、子宗義、宗綱、宗義左衞門尉、子光政山城守、尊卑分脈、爲引付衆、關東評定傳、武家補任、宗綱左衞門尉爲評定衆、子光泰亦評定衆、尊卑分脈、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臣十一

北條時賴　青砥藤綱
北條時宗　子貞時

北條時賴、時氏子也、北條系圖小名戒壽、稱五郎、

嘉禎三年加首服於祖父泰時第、將軍藤原賴經親爲加冠、命名、東鑑尋拜左兵衛少尉、東鑑關東評定傳遷左近衛將監、敘從五位上、東鑑寛元二年賴經讓職於子賴嗣、四年時賴代兄經時執權、東鑑、帝王編年記時賴從父光時得寵于賴經、密謀代時賴襲其職、保暦間記於是人情兇懼、衆無故集鎌倉、民負擔而避之、時賴乃使兵遏入幕府者、夜半士咸擐甲揚旗、分入幕府及時賴第、至明騷動弗已、時賴設兵戒備、賴經遣使時賴第、時賴拒不入、光時知不可免、剪髮請罪、時賴遷流之伊豆、東鑑遂廢賴經、保暦間記、歷代皇紀使三浦光村等護送于京師、光村在賴經前涕泣、潛有欲迎復之志、及還其謀益切、密運致私邑甲仗、將作亂、兄泰村知而不禁、東鑑時賴外祖父安達景盛與泰村爭權相惡、因告其有異志、時賴以泰村勲舊有姻戚、布心信任、遇待優厚如故、乃與其子駒石丸、約爲父子、會時賴往泰村家、泰村族人畢集、

各託治具、入内不出、舉措異常、時賴始怪之、夜聞有擐甲聲、慮其有變、間出而還、泰村驚懅解謝、時賴潛遣人察其動靜、益知其有異圖、命嚴守備、近國兵士爭先會集、泰村懼、遣使謝罪、請罷兵、時賴許之、乃令衆徹備、貽書曉諭、加以誓辭、泰村感喜、報未至、俄而景盛使孫泰盛率兵攻之、泰村錯愕、出兵應之、時賴不得已、遂命掃部助北條實時、守衛幕府、遣弟時定、將兵擊之、放火於泰村鄰舍、風猛

火熾、泰村兵不能支、（東鑑）舉族出走法華堂而自殺、（東鑑、五代帝王物語、保曆間記、）時賴奏事京師、令諸國守護地頭就所在索捕泰村親黨、遣大須賀胤氏東素暹、襲殺泰村妹夫千葉秀胤父子於上總一宮、（東鑑）寶治元年召六波羅鎭將相模守北條重時、執權連署、（東鑑、將軍執權次第、）建長元年重時轉陸奧守、時賴代爲相模守、（將軍執權次第、關東評定傳、）三年進正五位下、（東鑑、關東評定傳、）賴經怒爲時賴所廢、聚兵京師、應之者頗衆、（保曆間記）事

未發、會佐佐木氏信逮長久連僧了行等、時賴命鞫之、悉得其情、（東鑑、保曆間記、）誅竄久連等、（東鑑）廢賴嗣還京師、迎宗尊親王爲鎌倉主、（東鑑、將軍執權次第、）又養關白兼經女、納爲親王妃、（東鑑、帝王編年記、）康元元年時賴嬰病薙髮法名道崇、號覺了坊、嘗創最明寺於山内、至是退居養病、以男時宗幼、委其職於武藏守北條長時、猶叅知軍政、（東鑑）一日諏訪某晛伊具四郎從鶴岡歸、射殺之於途、時昏黑不知主名、執諏訪考

問備至、久之不能決、時賴召諏訪、屏人謂曰、伊具遭害、主名久不立、然汝家僮言、事出於汝、府議既決汝死、而今雖回避多端、不可得也、宜以實告、則更得生路、諏訪感泣自首曰、伊具前掠奪僕邑、故僕報怨也、遂命梟之、（東鑑、關東評定傳、）時賴既解職、恐諸國吏或有挾私害民者、身自羸服、陽爲遊僧、間行四方、潛察風俗、有人抱寃結者、就問事狀、（增鏡、太平記、）乃云、我嘗仕鎌倉、爲子訴焉、自作書與之曰、持到鎌

倉、其人從之、寃遂得解、（增鏡）行抵攝津難波浦、日暮投宿、其家屋壁傾頽、有老尼獨居、躬親爨炊進飯、時賴見尼不慣賤役、怪而問之、尼潸焉垂泣曰、我家世食斯邑、不幸喪夫失子、門戸殄瘁、遂爲人所奪、無所告訴、孤棲二十餘年、財保殘軀而已、時賴憫之、及歸鎌倉、命復其舊邑、（太平記）其餘所歷之地、察問辨覈、隨其善惡、以行賞罰、由是郡國守宰、人自脩飭、風化歸厚、戸口豐安、（增鏡、太平記、）弘長三年卒、年

三十七、東鑑、關東評定傳、時賴深信禪教、粗通其旨、
爲宋僧道隆、剏建長寺於鎌倉居焉、臨終著
衲衣、上繩牀、坐禪作頌曰、業鏡高懸、三十七
年、一槌打碎、大道坦然、後深草上皇遣使弔
喪、諸將士無親疎、悲慕慟哭、薙髮者甚衆、至
下令諸國守護、禁薙髮者、其得士心如此、東鑑
時賴見泰時卒後、綱紀廢弛、獄訟滋興、太平記、增
鏡、其在職所施行、一守貞永式目、遵賴朝父
子三代將軍舊制、東鑑士庶歆然靡服、天下稱

治矣、增鏡嘗上書將軍賴嗣、勸其兼講文武、乃
擇縫殿頭中原師連安達義景小山長村等
數人、置賴嗣左右、以備顧問、寫貞觀政要一
部、裝而進之、屢試將士騎射、校其能否、東鑑性
儉素、食不貳味、一夕燕居、會族父宣時來、時
賴手擧酒曰、獨飮不若與卿共之樂也、奈深
夜無下物何、宣時卽起入厨、照紙燭索殘醬
侑之、終夜對飮、盡歡而止、其淡薄如此、徒然草
七子時輔、時宗、宗政、宗時、政賴、僧時嚴、宗賴、

時輔初名時利、平氏系圖稱三郎、爲式部大輔、文
永初居六波羅南方、將軍執權次第時輔母賤、北條系圖
時賴以時宗爲家督、時輔心常不滿、及時宗
襲職、恥爲之下、潛蓄異圖、事覺、保曆間記時宗命
北條義宗擊之、時輔拒之而死、五代帝王物語、關東評定
傳、時宗併殺其黨與、時宗自有傳、宗政右近
衛將監武藏守、爲評定衆、弘安四年卒、關東評定
傳、子師時、時宗養爲子、爲相模守、代貞時執
權、參取平氏系圖、帝王編年記、應長元年卒、北條系圖、將軍執權次第、

宗時遠江守、政賴號三郎、平氏系圖時嚴號櫻田
禪師、其子治部大輔貞國、元弘之亂、敗死於
鎌倉、太平記宗賴修理亮、弘安初爲鎭西守護、
出居長門、卒于鎭、北條系圖
青砥藤綱上總人、父曰藤滿、弘長記初時賴詣
鶴岡齋宿、夢神告之曰、汝欲致治、須用青砥
其、既覺、明日下書徵藤綱、給食邑數所、藤綱
怪問其故、卽告以實、藤綱辭曰、佛經譬無實
相、曰如夢幻泡影、今以夢用僕、他日又以夢

斬僕邪、夫無功受賞、是謂國賊、臣未有微効、不敢當、時賴賢其言、益敬異焉、奏授左衞門尉、爲引付衆、有人與德宗領爭田者、其辭直、而衆咸憚時賴、遂以田屬德宗領、太平記時稱北條氏家督曰德宗、梅松論藤綱覆議其事、以其田歸本主、本主喜、裹錢三百貫、密置藤綱庭内而去、藤綱怒曰、斷訟持平、豈特爲汝邪、苟以我公平邪、相模殿宜見賞獎、汝之貨焉得汚我邪、以錢還于其家、嘗夜行過滑川、誤

墜十錢於水、藤綱遽命從者、以五十錢買炬、照水撈錢竟得之、或嘲其失大得少、藤綱顰蹙曰、甚矣子等不用意於經世也、十錢雖少、失之則永損天下之貨、五十錢雖損於我、亦益於人、彼此六十錢、其爲利不亦大乎、聞者歎服、藤綱歷仕時賴及時宗、食邑數十所、家富於財、立身清約、衣食麤惡、刀室不髹、每出、一人持木刀從後、及授官、應佩衞府太刀、藤綱不爲裝飾、只加弦袋而已、性好施、所入俸

悉振給貧困、其在職廉潔剛直、不憚權貴、於是姦吏斂迹、人人自飭、一時風俗、翕然頓改、至今談鎌倉美績者、咸稱時賴時宗、蓋藤綱多所補益云、太平記

北條時宗小名正壽、稱相模太郎、時賴子也、北條系圖甫七歲、冠于宗尊親王府、宗尊賜名時宗、幼習射、蚤以能著、弘長元年、宗尊觀射於極樂寺第、命小笠懸、衆皆以不諳射儀辭焉、時賴召時宗命之、時宗騎而臨場、一發中的、

時年十一、宗尊賞歎不已、時賴悅曰、斯兒固有繼業之器、東鑑是歲拜左馬權頭、叙從五位下、文永元年、連署、二年、以勞進從五位上、兼但馬權守、尋遷相模守、將軍執權次第、參取帝王編年記、關東評定傳、三年、宗尊近習陰謀殺時宗、事發、時宗與北條政村等議、廢宗尊還京師、立其子惟康、東鑑、增鏡、五年、辭左馬權頭、相模守如故、初時賴薨、時宗尚幼、北條長時北條政村相繼攝執權之事、至此時宗爲執權、將軍執權次第、關東評定傳、

元國因高麗獻書求通使、時宗奏之朝廷、參取關東評定傳、五代帝王物語、廷議命前權中納言菅原長成草答書、長成官據公卿補任、下時宗議、時宗以謂蒙古書辭無禮、不宜報、遂卻之、五代帝王物語、八年高麗遣使告元國來寇、既而元遣趙良弼持書來責朝貢、時宗皆因大納言藤原實兼奏之、後嵯峨上皇與公卿議、謂宜以長成所草書、少加修飾爲答、參取吉續記、帝王編年記、然亦遂不報、五代帝王物語○本書不詳顚末、然推考當時事情、蓋以時宗不聽故、不遣答書也、十一

年冬元寇西陲、鎭西將士拒戰却之、歷代皇紀、八幡愚童訓、建治元年元又使杜世忠何文著撒都魯丁等、造長門室津、時宗命收杜世忠等、致之鎌倉、悉斬之、關東評定傳、乃以北條實政爲筑紫探題、節制軍務、帝王編年記、簡鎭西將士、鎭戍邊海、權停京都大番、省減國用、休息民庶、豫爲之備、關東評定傳、明年春將發兵征高麗、即令西海及山陰山陽南海諸道、修戰艦、備器械、野上文書、薩摩文書、既而元將夏貴范文虎使周福欒忠來、又捕斬之博多、關東評定傳、弘安四年元大興軍、遣其將范文虎等、率舟師寇太宰府、關東評定傳、一代要記、歷代皇紀、范文虎據元史、時宗使宇都宮貞綱將中國兵禦之、宇都宮系圖、未到海風暴發、元兵悉覆沒、一代要記、歷代皇紀、關東評定傳、保曆間記、七年時宗卒、年三十四、法名道果、號寶光寺、子貞時、平氏系圖、將軍執權次第、

貞時小名幸壽、北條系圖、弘安五年爲左馬權頭、將軍執權次第、帝王編年記、七年襲父執權、時年十四、明

年除相模守、參取平氏系圖、帝王編年記、保曆間記、外親安達泰盛與子宗景、恃恩驕蹇、內管領平賴綱爭勢、欲相排陷、陰愬於貞時曰、乃者宗景妄稱故右大將之胤、擅冒姓源氏、是其志欲爲將軍也、貞時納其言、按驗有狀、發兵誅泰盛父子、悉夷族黨、賴綱意望不厭、圖以中子安房守爲將軍、而貞時不之知也、後數年賴綱長子宗綱告其謀、貞時乃誅賴綱及安房守、流宗綱于佐渡、已而召還、襲父職、後又以罪配

于上總、保曆間記正應二年廢將軍惟康親王、送還京師、奉皇弟久明親王、立爲將軍、增鏡三年北條時輔子與三浦賴盛謀叛、貞時捕而誅之、保曆間記五年高麗使其臣金有成來、東國通鑑言宜更通信於元、不則有復用兵之事、公卿敕使參宮次第貞時名有成拘留不遣、元遂絕窺覦念、東國通鑑正安三年累進從四位上、尋辭職薙髮法名崇演、號最勝園寺、應長元年卒、年四十一、參取平氏系圖、將軍執權次第、帝王編年記、貞時慕尚祖時賴治迹、辭職之後、躬披僧衣、遊歷郡國、察風觀俗、訪民疾苦、時前内大臣源通基蒙譴於後宇多上皇、通基名據尊卑分脈奪食邑、屛居田廬、貞時至京、偶過其廬、愛其閒寂、徘徊久之、值有人出、貞時問主人姓名、其人具告、幷道見擯之由、貞時曰、大臣負冤如此、盍告鎌倉申理乎、曰吾儕亦嘗言之、大臣以爲揚上之非、以伸己之枉、非臣子之義、縱使吾門戶坐此滅絕、命也、何傷、貞時憫之、東歸之後、上陳其事、上皇

大慙悔、復通基食邑、貞時風餐野宿、備嘗艱苦、凡三歲而還、太平記初後嵯峨帝崩、後深草上皇與龜山帝生嫌隙、神皇正統記、增鏡、上皇遣使諭時宗、增鏡曰、先帝素志未必廢正嫡立庶流也、增鏡、異本太平記時宗卽質諸大宮院、始知先帝意專屬龜山帝、然以不可奪而止、神皇正統記及後宇多帝卽位、上皇憤懣將削髮、時宗聞之惻然、因議曰、雖先皇意專屬龜山帝、然推本而言、則後深草帝先皇之嫡長、而在位亦無失德、置儲貳宜在後深草之胤、遽奏龜山上皇、以後深草帝子熈仁親王爲後宇多帝東宮、熈仁親王旣立、是爲伏見帝、增鏡帝竊爲固位之計、密諭貞時曰、乃者方龜山帝在位、以卿祖先遷後鳥羽帝於隱岐、切齒思報焉、時無釁可乘、不敢輕動、若今俾其孫子臨御日久、人心歸嚮、則必不利於卿、朕賴先皇之餘德、猥擁重器、願與卿同心戮力、馴致太平之化、不知其他也、貞時深然之、不欲龜山帝

後復承大統、遂與帝合謀、立後伏見帝、梅松論於是後宇多上皇不悅、遣左中辨藤原定房於鎌倉、讓貞時曰、國不可有二主、如何數違先帝詔、吉續記、左中辨據公卿補任、貞時遂定策、使後深草龜山二帝之後、限十年迭立、因先立上皇皇子、循序相傳、時後伏見帝立僅三年、俄讓位于後二條帝、事遂定、而元弘之亂實胎於此矣、參取神皇正統記、梅松論、子高時、泰家、自有傳、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將軍家臣十二

北條高時　金澤貞將　二階堂貞藤　安東聖秀　鹽飽聖遠　長崎高重　工藤某　五大院宗繁

北條高時、幼名成壽丸、相模守貞時之子也、敘從四位下、平氏系圖爲左馬權頭、正和五年代北條基時爲執權、時年十四、文保元年除相模守、系圖、將軍執權次第、保曆間記高時爲人舉止無度、特以宗嫡襲世職、增鏡、保曆間記始委政妻父秋田時顯、內管領長崎圓喜、喜或作基二人合心協謀、一遵泰時約束、頗稱無事、及圓喜以老廢罷、使其子高資代之、高資乘藉主暗、專行胸臆、作威福、無有所憚、海內怨憤、衆情日離、保曆間記而高時昏亂滋甚、日夜以酣飮爲事、嘗見犬鬬

庭上、大愛悅之、索諸將吏家、及課百姓、出以充租賦、遠近獻致、積至數千頭、餋以粱肉、被以珠繡、載以籃輿、役民舁之、道路遇者下馬俯伏、每月十二度、分朋縱鬬、名會諸將觀以爲樂、其羣吠狺狺震地、如爭尸者、聞者皆惡之、京師有田樂戲盛行、高時多召優人、付諸將各養一人、每宴飾進作戲、自高時已下、競解衣裳以爲纏頭、竟席積成丘堆、其費不貲、時人皆謂其不終焉、太平記元亨元年後宇多法皇遣使言、致政於帝、高時奉旨從之、增鏡正中元年秋帝謀討北條氏、事頗漏、高時大驚、遣使執致中納言藤原資朝藏人頭藤原俊基于鎌倉、增鏡、保曆間記、太平記、高時將謀廢立、帝欲紓其患、遣中納言藤原宣房下賜誓書、喩以宸衷無他、高時乃改前議、謝曰、朝廷之事、固非臣等所敢議也、上還其書、○按太平記云、帝之賜誓書、高時使齋藤利行讀之、二階堂貞藤諫曰、天子賜誓書於武臣、自古未見其例、固辭無受而可、高時不從、利行讀未畢、昏眩發衄、瘡發喉而死、高時大怖止前議、然據常樂記、利行以

（正中三年死、則其説妄誕、今不取、）明年釋俊基還京師、（增鏡、太平記、）遷資朝於佐渡、（公卿補任）嘉暦元年春罹疾危篤、長崎高資勸罷執權、（毛利家天正本太平記）薙髪號崇鑑、（系圖、保暦間記、將軍執權次第、）高資以素與金澤貞顯相好、援以代之、高時弟泰家恚不得繼職、薙髪自廢、高時疾瘳、怒將殺貞顯、貞顯懼亦薙髪、不出視事、時羣下爭髡剃以慕效之、（保暦間記）圓頂者盈府庭焉、時以爲不祥兆、（毛利家天正本太平記）高資又以已意推赤橋守時爲執權、（保暦間記）

北條維貞爲連署、（將軍執權次第）衆益不服、（保暦間記）是春皇太子薨、朝廷遣大納言藤原定房來言、繼代斷矣、宜依後嵯峨帝遺命、高時不奉旨、遂請立本院皇子量仁親王爲皇太子、（參取神皇正統記、增鏡、梅松論、）二年春陸奥人藤原季長（年及季長名據結城文書）與其族五郎爭事相訴、高資兩納其賂、久不判決、二人遂相攻擊、高時遣兵討之無功、是後高時稍不平高資所爲、元德二年秋密命長崎高賴圖之、事洩、乃委罪高賴、流之于陸奥、（保暦間記）先是帝召僧圓觀文觀於禁内咒咀高時、高時聞之執致圓觀文觀忠圓案問得實、至是遠遷圓觀等、（太平記）元弘元年高時再執致藤原俊基、於是帝專與護良親王等議討關東益急、（增鏡、太平記、元弘元年據增鏡、）會後伏見法皇亦遣使具告朝廷之謀、高時乃會諸將諮計、衆相視未敢言、長崎高資進曰、前者明公不果廢立、所以貽此患也、爲今之計、莫如速遷車駕、遠流大塔宮、預誅搢紳、執處斬罪、

事乃定矣、二階堂貞藤諫曰、國權東移殆百六十年矣、威服四海、榮傳累世、其故無他、以輸忠貞於王室、而布德惠於庶民也、今者拘廷臣、流僧徒、此爲已甚、又復放天子、竄座主、人其謂之何、神祇在上、可無自畏、且使我兵威實強、雖朝廷有異處分、誰敢與之、古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宜益效臣節靡懈、則天威亦安得不霽哉、高資作色曰、文武之用緩急異勢、孔孟之道、非今日宜言、不速決有

勅討、我悔何及矣、承久之事、明公所當則也、高時卒從其言、秋遣二階堂貞藤及城越後守（二人名據異本）率兵三千至京師、至則帝潛出闕幸奈良、宣言車駕如延暦寺、高時又發大佛貞直金澤貞冬足利尊氏以下六十三將、以武藏相模伊豆駿河上野五國兵二十餘萬赴之、（本書云、高時聞正成等起兵、乃遣貞直尊氏、今從光明寺藏書殘編、○金勝院本作十七國兵）是時帝在笠置、北條仲時北條時益遣兵圍行在、而楠正成據赤坂、櫻山玆俊起備後、（太平記）貞直等攻陷笠置及赤坂、（元弘日記裏書、光明寺藏書殘編、）玆俊亦自殺、高時乃命幽帝于六波羅、遣二階堂貞藤秋田高景、奉皇太子卽位、是爲光嚴院、（參取太平記、增鏡、）二年春、高時獻帝以僧服、請薙髮、不聽、（太平記）遂遣長井高冬、請新主宣旨、遷帝於隱岐、（增鏡、太平記、長井高冬據增鏡、）千葉貞胤小山秀朝佐佐木高氏、以兵五百護送、（太平記、增鏡、）守護佐佐木清高率本國及出雲兵士、更番防衞、（太平記伯耆卷）遷尊良親王於土佐、尊

澄親王於讚岐、夏殺參議平成輔于相模、足助重範於京師、中納言藤原資朝于佐渡、中納言源具行于近江、藏人頭藤原俊基于鎌倉、遷大納言藤原師賢及僧聖尋于下總、前權大納言藤原公敏參議藤原季房于下野、中納言藤原藤房于常陸、僧俊雅于長門、時楠正成復赤坂城、出屯四天王寺、北條仲時北條時益尋遣兵攻之、不利、高時遣宇都宮公綱助之、護良親王城吉野、（參取太平記、增鏡、）正成城千劒破、（增鏡、梅松論、）赤松則村起播磨、高時又使義子阿曾時治及大佛高直、二階堂貞藤等、率大兵分而攻之、（太平記）又移書諸國將士、竝會其軍、（天正本太平記）三年春、遷皇子恒性於越中、遣人殺之、（諸門跡譜）時治陷赤坂城、（太平記）貞藤陷吉野、（太平記、吉水院眞遍言上狀、）與高直併兵圍千劒破、彌月、高時遣使促戰、高直等盡力急攻、不能下、既而帝出隱岐、御船上山、西國將士爭歸、左近衞中將源忠顯、赤松則村、連兵討六

波羅、於是高時使名越高家足利尊氏將兵西上、半衞京師、半攻行在、夏高家與則村戰山崎見殺、尊氏降官軍、尊氏之行也、將攜家以從軍、長崎圓喜勸高時、使其爲誓書、留質妻及子千壽王于鎌倉、至此尊氏果歸順、千壽王潛逃亡、高時乃馳人往察尊氏動止、道逢六波羅使、聞其歸順而還、由是鎌倉人心恟恟、高時謀發武藏上野安房上總常陸下野六國兵、屬泰家西上、乃徵軍糧于郡縣、以

新田義貞領邑素富、課以錢六萬貫、遣吏督急、義貞先已通意官軍、斬吏梟之、高時大怒、議罷西師、專攻義貞兵、未發、義貞起兵先至武藏野、高時更遣金澤貞將、將上總下總兵、出下河邊、以拒敵後、櫻田貞國長崎高重等以武藏上野兵拒入間河、貞國與義貞戰敗、傷互多、退陳久米河、次日又戰敗退分陪、高時乃遣泰家往援、泰家戰破義貞、明日戰更大敗、（太平記）時小山秀朝千葉貞胤竝應義貞、

逆擊貞將于鶴見敗之、（梅松論、小山秀朝據太平記、）諸軍遂引還鎌倉、（太平記、梅松論、）會六波羅潰卒至、始知仲時時益敗死、京師爲官軍所復、上下失措、知不可支矣、間一日、義貞放火、三道來逼居民齎財、四方逃竄、高時遣金澤越後將監某北條基時于假妝坂、大佛貞直于極樂寺坂、赤橋守時于巨福呂坂以拒之、守時軍先敗沒、義貞軍進入山内、而貞直疾戰、斬敵將大館宗氏、餘衆退走、卽夜義貞自將精兵赴極

樂寺、貞直營據阪道、樹鹿角至海岸、多泛巨艦、以便傍射、敵不得過、至曉海水俄退二十餘町、艦皆漂去、義貞因直馳入鎌倉、守兵皆潰、而衆軍踵進、所在焚蕩、會風暴發、火皆内向、煙燄漲空、俄頃延及高時居第、高時自以千餘人擁衞妻子、逃入東勝寺、東勝寺乃其先塋所在、時已諸軍崩潰、死傷降亡略盡、高時終自殺、時年三十一、（北條系圖、北條家譜、竝作四十二、今據系圖、嘉元元年生、及保曆間記、應長元年年九歲之文、）從死者八百七十

餘人、於鎌倉自殺者六千餘人、六一作七長子邦時、幼名萬壽麻呂、稱相模太郎、被捕誅、年十五、幼名及年據家譜、是月誅筑紫探題北條英時於筑前、淡河時治於越前、越中守護名越時有於本州、長門探題北條時直出降、時直尋病死、先是大佛高直二階堂貞藤長崎高貞等解千劒破圍、退于奈良、七月謀犯京師、官兵來攻、高直等困蹙、披剃乞降、悉縛送京師、褫僧服斬之阿彌陀峯、特免貞藤、尋亦謀反被

誅、明年高時族人僧憲法據飯盛城、赤橋重時據立烏帽子城、太平記家臣本間某澁谷某起鎌倉、將軍執權次第規矩高政、○規矩異本太平記作上總金勝院本別載規矩時秋、絲田貞義、○貞義天正本太平記作義員、金勝院本賴時、西源院本別載貞義、起筑紫、尋皆敗死、北條氏自義時泰時、上戴天子、中擁將軍、圖以併移其柄、智力挾制世濟其姦、殆將百年、宿將名族、畏風奉命、漸執臣僕之禮、不敢支吾、宗黨親戚、延蔓盤互、爲守護地頭者、蓋八百餘人、及勤王師起、高時授首、前後夷滅、幾無噍類、乃祖之計、甫就而旋墜、神皇正統記、太平記、次子時行自有傳、

金澤貞將北條氏之族、父貞顯爲修理大夫、始稱金澤、北條系圖、北條家譜、貞將爲六波羅南方、任越後守、轉武藏守、將軍執權次第、後逆擊新田義貞于武藏不利、又戰山內、身被七創、還見高時于東勝寺、高時賞其力戰、授以相模守長門筑前兩探題署狀與之、兩探題重職也、相模守北條氏世襲官號也、貞將感喜、乃書狀背

曰、棄我百年命、報公一日恩、懷之馳赴敵陳而死、太平記、子忠時、左近衞將監、家譜、爲越後守、義貞入鎌倉、率兵三萬距假粧坂、太平記、軍敗與父戰歿、家譜、

二階堂貞藤藤原行政之後也、二階堂系圖、以才學見稱、太平記、爲撿非違使、兼出羽守、薙髮改名道蘊、系圖、太平記、及北條高時圖行廢立、貞藤諫之切至、高時不能用、命攻護良親王於吉野城、力戰七日未下、部將有吉野執行巖菊

丸者、素諳地形、請夜繞軍後夾擊之、貞藤從之、城陷、村上義光佯爲護良死之、貞藤得其首、送之京師、既而知其非是、進襲高野山、索捕護良不得、乃移兵會大佛高直、攻千劒破城、不能拔、後與高直等出降、帝素知其名、特原不殺、命食其舊邑、無幾謀叛伏誅、太平記

安東聖秀秀一作賢、新田義貞妻之伯父、與義貞兵戰于稻瀨河、敗還、高時已逃東勝寺、府舍焚蕩、將士悉散、聖秀慷慨曰、堂堂百年跡、何

無一人留死節之屍哉、從殘兵百餘騎、就焦址將自殺、義貞妻適贈書勸降、聖秀怒謂使者曰、臨危逃死、恥莫大焉、姪女生士家、爲士家婦、不知廉恥、何以教子孫哉、然彼女子、固不足怪、義貞若知義者、當叱而止焉、何教我反邪、何爾夫婦之相似也、以書併握刀欛以自殺、太平記

鹽飽聖遠、官兵入鎌倉、聖遠謂養子忠賴曰、養子據興本汝猶未從仕、宜逃爲僧、薦我冥福、忠賴曰、闔家生活、誰非君恩、寧論已仕與未仕邪、即剸腹死、聖遠乃設椅趺坐、作偈曰、五蘊非有、四大本空、一作提持吹毛、截斷虛空、大火聚裡、一道清風、引頸令次子忠年斬之、忠年亦自殺、太平記、忠年名據金勝院本、

長崎高重、稱次郎、高資之子、勇武絶倫、與諸將共拒新田義貞于武藏、晝夜力戰、被傷、及敗、持所斬首級、馳歸示高時、祖父圓喜見之喜曰、我常患汝不肖、數加訓誨、今乃知誤、益

努力以報主恩、既而義貞大軍入鎌倉、數道競攻、諸將相繼戰歿、軍士星散、無復陳伍、高重乃挺身馳突四應、所抵皆披、更騎易刀、手殺凡三十餘人、還見北條高時曰、戰非不力、如諸將皆敗、何主公無爲以身辱冠手、今臣更欲快意一戰、以資冥間攜手之話、忍死見待、乃乘愛馬名兎雞、往謁僧士雲、立揖于庭曰、如何是勇士恁麼事、士雲答、吹毛急用不如前、高重大悅、太平記出門謂殘兵曰、子等勞

矣、請從此辭、衆不肯、相呼死而前、(天正本太平記)高重因命釋幟鞘刃、混入敵中、意得義貞刺之、敵有識之者、麾兵環圍、高重知事不就、縱横奮擊、已而從士皆死、殘兵纔八人、與俱止、高重引還、敵追急、高重返戰十餘、至東勝寺、至則高時方行酒、與左右訣、高重徑入、引飲者三、屬盃攝津道準、(準一作集)割腹先斃、道準笑曰、有此下物、誰得以量小而辭、滿酌盡其半、以傳諏訪直性、(直一作眞)割腹死、直性徐三嚼訖、勸

高時曰、年少輩奏伎相侑、臣雖疲乎、安得不少酬、請以此肴推次、見致割腹抽刃、以置高時前而死、(太平記)長崎圓喜乃言、我年老、當爲主公啓行、自刺不殊、(諸本太平記)其孫新右衛門某從傍刺之、已亦割腹、倚圓喜尸而死、新右衛門乃高重之弟、時年十五、(太平記)

工藤某稱新左衛門、每歎高時怠政、時事日非、累諫不聽、乃去隱高野山爲僧、誓不復出、及鎌倉滅、往弔其處、府第丘墟、彌望茂艸而已、乃慨然作懷舊和歌、後周遊諸國、(天正本太平記)不知所終、

五大院宗繁爲右衛門尉、高時納宗繁妹爲妾、生子邦時、及敗、以託宗繁、宗繁諾之、卽日出降新田義貞、已而義貞厚購北條氏餘黨、宗繁計我親斬送此兒、恐不爲衆所齒、不如藉人下手、自取告訐之賞也、乃紿邦時曰、聞有人告郎君處者、明日逮者將至、請促避之伊豆、臣且留此、告以不知、不可則自殺以滅

跡、邦時信之、從一奴、乘夜而逃、宗繁馳告義貞、執事船田義昌與軍士共追捕之、相模川、義貞深惡宗繁所爲、欲誅以懲不臣、宗繁聞之亡匿、無所容舍、後卒餓死路上、(太平記、參取天正本)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

列傳一百三十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將軍家臣十三

北條時房　子時直
北條朝時
北條重時　玄孫赤橋守時
北條政村

名越高家
淡河時治
大佛貞直
大佛高直

北條時房、初名時連、稱五郎、義時弟也、元久中、歷遠江駿河守、爲武藏守、敍從五位下、(北條系圖)和田義盛之亂、時房力戰、以功食上總飫富莊、遷相模守、(東鑑)承久三年義時命泰時時房、稱兵向京師、比抵遠江、有官兵十餘人、過時房軍前、時房悉斬之、梟路左、山田重忠等、與延暦寺僧兵、撤勢多橋拒守、時房前鬪不利、會泰時破官軍于宇治、時房與泰時來勢長驅入京師、(東鑑、承久記、)鎭六波羅南方、(將軍執權次第、系圖、)兼伊勢守護、及義時卒、還鎌倉、與泰時同執權連署、尋兼修理權大夫、辭相模守、累進正四位下、(參取東鑑、將軍執權次第、)承久之役、戰士有不得賞者、時房數以爲言、而不見聽、乃請辨私邑四所、頒與有功、(東鑑脫漏、)嘗在家置酒、會泰時

暴病、家人皆曰、盍往視之、時房不聽曰、吾今日爲娛樂者、以武州之存也、武州一旦不諱、我將辭職遠遁、豈得復快飲乎、歡謔自若、(東鑑補遺、)仁治初卒、(關東評定傳、東鑑補遺、)因居第號大佛、子時盛、時村、資時、朝直、時直、時盛事在子淡河時治傳、朝直以大佛爲氏、建長元年評定所始置引付頭人、以朝直爲之、歷相模武藏等守、遷遠江守、敍正五位下、文永元年卒、(關東評定

傳、子朝房、宣時、朝房稱武藏太郎、系圖、嘗爲父所逐而屏居、聞三浦泰村作亂、不及擐甲、單騎赴之、泰村兵爭欲斫之、戰甚苦、兵士來救得免、東鑑、後爲備中守、系圖、宣時初名時忠、歷武藏陸奧守、敍從四位下、弘安中執權連署、宣時子宗宣、孫維貞、嘉元嘉曆間、相繼執權連署、參取將軍執權次第、帝王編年記、

時直遠江守、元弘初北條高時署爲長門探題、之任未幾、厚東宗西高津道性等來攻、時直與手下兵乘艦東走、之任以下、據天正本太平記、間高時伏誅、將往筑紫、會筑紫探題北條英時亦爲少貳貞經所滅、時直窮蹙、降于貞經島津貞久、因僧俊雅奏請貸死、俊雅稱峯僧正、帝外戚也、笠置之陷、高時執流之長門、及乘輿還京、俊雅權管九州事務、謂時直曰、禍福倚伏、吉凶無常、昔吾處流日、被卿陵辱、不料復有今日、我將報卿以貫一死、因遣使奏狀、帝爲俊雅特免時直、復其食邑、太平記、孫時俊、

安藝守、亦爲高時將拒王師、及高時誅、時俊與男左京亮貞俊出降、尋見誅、太平記、系圖、

北條朝時、泰時弟也、稱名越氏、北條系圖、有權略、膂力過人、嘗偷源實朝妻侍兒、奔于駿河、歲餘實朝釋其罪、召還鎌倉、和田義盛之難、朝時帥兵與朝夷名義秀接戰、東鑑、尋拜式部丞、關東評定傳、承久之役、與結城朝廣、佐佐木信實率兵四萬、經北陸道抵越後、官軍宮崎定範據蒲原之險、瀕海樹鹿角、伏弩以待、朝時乃獲牛七八十頭、束炬於其角、乘夜放之、士卒從後譟噪、牛怒奔突、官軍大駭、以爲敵至、伏弩皆發、牛多死傷、弩不能復繼、軍因得過而西、朝時乃督衆直前、進攻志保黑坂柵、皆拔之、轉闘入京師、參取東鑑、承久記、與泰時會、歷周防越後遠江守、敍從四位下、東鑑、關東評定傳、爲評定衆、尋辭職、關東評定傳、薙髮法名生西、寬元三年卒、東鑑、關東評定傳、有七子、光時、時章、時長、時幸、時兼、教時、時基、光時爲越後守、系圖、爲將軍藤原

賴經所親幸、以故驕心漸萌、及北條時賴執
權、光時不悅、以爲時賴於吾祖義時爲曾孫、
族屬疏遠、不宜居勢任、因陰圖除之、（保曆間記）而
事發覺、時賴遣兵將誅之、光時方在幕府、度
不免、剪髮遺時賴謝罪、遂流伊豆、（東鑑、保曆間記）時
章任尾張守、爲引付衆、（評定傳）薙髮法名見西、
文永九年北條時宗兄時輔叛誅于京師、教
時與之通謀、時宗遣兵士殺之、誤幷殺時章、
時宗哀死非其罪、捕兵士五人誅之、（保曆間記）時

幸爲修理亮、及光時獲罪自殺、（業黃記）
北條重時朝時弟也、（平氏系圖）爲修理權亮駿河
守、寬喜中代北條時氏居六波羅北方、遷相
模守、累進從四位上、（東鑑）寶治元年還鎌倉、執
權連署、遷陸奧守、尋辭職削髮、法名觀覺、創
極樂寺退居焉、弘長元年卒、年六十四、（參取東鑑、）
（北條系圖）子長時時茂、義政、業時、忠時、（北條系圖）長時、
左近衞將監、居六波羅北方、康元元年還鎌
倉、爲武藏守、（將軍執權次第、帝王編年記、東鑑、）進從五位上、

（將軍執權次第）及北條時賴辭職、以時宗幼、攝執權
之事、（將軍執權次第、東鑑、）兼侍所別當、（東鑑）文永元年卒、
（關東評定傳、將軍執權次第、）子義宗駿河守、居六波羅北
方、（平氏系圖）文永中時宗命殺北條時輔、（帝王編年記）
義宗子久時號赤橋、爲武藏守、居六波羅北
方、久時子守時、（平氏系圖）時茂稱常葉氏、（北條系圖）爲
陸奧守、康元元年代兄長時居六波羅北方、
（將軍執權次第）終于任、（一代要記）義政初名時量、食信濃
鹽田、因氏焉、（北條系圖）文永中爲引付衆、又評定

衆、爲駿河守、執權連署、遷武藏守、病辭職、削
髮改名政義、遁居信濃善光寺、業時歷越後
駿河武藏守、爲評定衆、弘安中執權連署、轉
陸奧守、（關東評定傳）孫基時正和中攝執權之事、
（平氏系圖）同高時自殺、（北條系圖）子仲時自有傳、忠時
左近衞將監、（關東評定傳）
赤橋守時嘉曆中代北條高時執權、爲相模
守、（將軍執權次第、保曆間記、○諸本太平記作盛時、今從本書、）以妹妻足
利尊氏、元弘三年新田義貞攻鎌倉、守時將

兵六萬出拒于巨福呂坂、（巨福呂坂、據諸異本）戰數十合、士卒死亡略盡、謂餘衆曰、軍固有百敗而一勝者、今我軍雖敗北、條氏之命、豈必窮於此乎、然我尊氏姻戚、恐相州疑我、義當速死以示無貳心、乃自殺、從死九十餘人、（太平記○毛利家本北條家本金勝院本南都本作八十餘人、西源院本三百八十餘人、）

北條政村稱四郎、（東鑑）重時弟也、寛喜中爲式部少丞、累歷右馬權頭、敍正五位下、爲評定衆、（東鑑、關東評定傳、）康元元年執權連署、爲陸奥守、攝越後國務、遷相模守、文永中代北條長時攝執權之事、除左京權大夫、進正四位下、及北條時宗爲執權、復連署、十年卒、年六十九、（參取增鏡、將軍執權次第、關東評定傳、帝王編年記、）爲人沈默温雅、善和歌、搢紳重之、稱爲東方遺老、及卒、龜山帝遣使弔其喪、（吉續記）子時村、宗房、政長、時村初名時遠、爲左近衞將監、文永中爲評定衆、遷陸奥守、建治三年入京師、居六波羅北方、爲武藏守、數年還鎌倉、進從四位下、（關東評定傳、將軍執

權次第、）正安三年執權連署、（平氏系圖、將軍執權次第、帝王編年記、）北條宗方之叛、時村欲誅宗方、拜除師時等而專其權、未發爲宗方所襲殺、（平氏系圖、保曆間記、一代要記、）時村孫熙時、曾孫茂時、皆執權連署、高時之敗、茂時自殺、（參取將軍執權次第、平氏系圖、）宗房稱四郎、爲土佐守、政長式部大輔、攝津守、並爲評定衆、（平氏系圖、關東評定傳、）

名越高家、遠江守朝時五世孫、遠江守貞家子也、高家爲尾張守、（北條系圖）元弘之役、北條高時命高家及足利尊氏等往京師、禦官軍、高家別將兵向山碕、與赤松則村戰於久我畷、高家年少、盛飾鎧仗、先衆而前、則村兵望之、知其爲主將、爭赴之、高家手斬數人、徐下馬、拭刀血而憩、則村兵伺射之、中額而死、從兵死亡皆盡、（太平記）子高邦爲左近衞將監、足利尊氏歸順、攻六波羅、高邦將兵拒於神祇官、戰敗而退、（天正本太平記、神祇官據見行本、）不知其所終、

淡河時治、北條時房之孫也、父時盛爲掃部

權助越後守、東鑑將軍執權次第、判六波羅南方、將軍執權次第家在佐介谷、因稱佐介氏、東鑑後改今氏、太平記時治爲右京進、北條系圖○太平記進作亮及後醍醐帝討北條高時、時治適爲越前牛原地頭、集兵防遏北軍、聞六波羅敗、部下多逃散、平泉寺僧徒乘敝來攻、時治知勢不敵、與其妻訣、沈二子於水、潰腹而死、妻亦赴水死、太平記

大佛貞直、陸奧守宗宣孫、民部少輔宗泰子也、爲右馬助陸奧守、北條系圖後醍醐帝之幸笠

置、北條仲時等遣兵攻之、不克、北條高時命貞直及足利尊氏等將兵往援之、遂陷笠置、轉攻赤坂城、拔之而還、參取保曆間記、元弘日記裏書、光明寺藏書殘編、增鏡、及新田義貞攻鎌倉、貞直又將大兵拒極樂寺坂、爲義貞將大館宗氏所敗、退入營、貞直家士本間某稱山城左衞門、嘗以事黜而家居、聞貞直與敵戰、率手兵百餘人奮戰、遂斬宗氏、貫首于刃、見貞直謝曰、冀以微效、獲宥前過、從黃泉、爲幸大矣、遂自殺、貞直大感奮、明日復出戰、義貞軍自稻村碕入、貞直兵三十餘人知其不可抗、相率自殺、貞直奮曰、勇士死則戰死耳、奈何自殺、乃帥二百餘人縱橫衝突、遂冒脇屋義助陣而死、太平記

大佛高直、陸奧守維貞子也、爲右馬助、保曆間記元弘之役、將大兵攻楠正成於千劒破城、阿曾時治、二階堂貞藤亦引兵來會、正成拒守、高直等每戰輒敗、死傷無算、乃欲饑而取之、布營環圍、因多會倡妓、博奕酒茶、賦詠以慰

軍士、有部將叔姪二人、握槊爭道、相刺而死、其下二百餘人亦相率刺死、是以軍氣益衰、既而出戰復大敗、會近郡民兵應護良親王令、出沒梗糧道、軍士大困乏、多潛逃還、及六波羅敗、高直等乃解圍退走、爲官軍所夾擊、奔保奈良般若寺、適乘輿還京、源定平楠正成來討、太平記、參取梅松論、保曆間記、高直等皆披僧衣、率衆出降、定平縛之、送於京師、伏誅、太平記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四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臣十四

北條泰家
北條仲時　北條時益

北條泰家稱四郎、高時同母弟也、（太平記、同母弟據保曆間記、）初名時利、爲左近衛將監、（北條系圖）高時罷執權、泰家次當襲職、而內管領長崎高資擅以金澤貞顯爲之、泰家母聞而憤恚、命泰家削髮、更號惠性、（保曆間記、惠性據太平記、北條系圖、）元弘三年名越高家戰死京師、足利尊氏應官軍、高時乃徵武藏上野等六國兵屬泰家、將西上、未發新田義貞起兵來攻、高時遣櫻田貞國長崎高重等逆擊見敗、退次分陪、於是命泰家率兵援之、黎明使弓手三千人堵進雨射義

貞軍擾、因縱兵乘之、義貞大敗、泰家意驕、謂彼軍中必有斬送義貞者也、乃下營而息、衆咸卸甲解鞍、邀妓縱飲、會相模人三浦義勝集兵屬義貞、明旦義貞以義勝爲先鋒、卷旗而進、偵卒來報、泰家乃曰、有之、三浦族人被徵赴軍、今乃來耳、衆以爲信然、不復設備、俄而義貞義勝薄營鼓譟、泰家錯愕、棄營而奔、義貞追甚急、比抵關戶幾及、橫溝某安保道堪等（○本書西源院本及梅松論堪作潭）數百人返戰死、泰家賴得免還、義貞遂入鎌倉、高時逃葛西谷、泰家家臣諏訪盛高戰敗而還、勸泰家自裁、泰家屛人語曰、敗亂至此、皆由家兄素行而自速之耳、然數世惠澤在人、苟餘慶未盡、天其永絕其胤乎、萬壽前已託五大院宗繁、汝往取龜壽、善匿以圖後舉、盛高泣訣、萬壽龜壽高時子邦時時行之小字也、泰家乃召左右二十餘人誡曰、汝等度吾行遠、速火第爲自盡狀、因臥筴輿、覆以汚血衣、南部太郎伊達

六郎爲昇夫服昇之、二卒被甲乘馬效新田氏軍號、裝爲護送人而出、所留士乃縱火其屋、出呼曰、主既死矣、衆二十餘人割腹而斃、軍士三百人亦同死、泰家遂遁陸奥、後潛來京師、匿權大納言藤原公宗第、蓄髮更名時興、稱刑部少輔、日與公宗謀作亂、建武二年公宗遂使時興將近畿兵、北條時行將關東兵、名越時兼將北國兵、謀同時犯京師、既而事覺、公宗伏誅、時興遁、（太平記）不知其所終、

北條仲時相模守基時子、爲越後守、元德二年與北條時益俱鎮六波羅、仲時居北方、時益居南方、時益越後守時敦子、爲左近衛將監、（平氏系圖、將軍執權次第、○按太平記元德二年爲元弘二年、而元德至元弘元年、常葉範貞併鎮兩六波羅者誤、）元弘元年北條高時遣二階堂貞藤及城越後守率兵三千西上、（二將據天正本）令仲時時益廢帝害護良親王、書未啓函、事洩、（太平記）帝潛出宮、使大納言藤原師賢詐稱乘輿如延曆寺、（增鏡、太平記、）仲時時益不之覺、明旦將遣貞藤等遷車駕於六波羅、會延曆寺僧豪譽來告駐蹕于本寺、（太平記。○豪譽異本作豪鑒、或豪藝、光明寺藏書殘篇云、六波羅吏人神五左衛門告變、未知孰是、）仲時時益乃遣小田時知（時知姓據尊卑分脉）率兵大索禁中、帝果不在、（增鏡）於是執大納言藤原宣房、中納言藤原公明、權中納言藤原實世、前參議平成輔等（光明寺藏書殘篇、增鏡、）遷法皇新院及皇太子量仁于六波羅、遣近江守護佐佐木時信及海東仲家（仲家名據毛利家本天正本）將萬餘人攻延曆寺、仲

家敗死、時信等僅脫而還、既而聞車駕在笠置、楠正成櫻山茲俊並舉義旗、復遣時信軍于大津以備延曆寺、使檢斷糟谷宗秋隅田通治（通治名據金勝院本。○本書治或作倫又業、）率兵十餘萬圍笠置、城堅未拔、（太平記）會大佛貞直足利尊氏率東國兵至、即遣攻笠置、（光明寺藏書殘篇、參取元弘日記裏書、）陶山義高小見山氏眞（氏眞名據毛利家本天正本太平記）從五十餘人夜冒嶮巇、緣藤葛而上、會雨暗甚、密從邏卒後周觀諸營、有誰何者、輒答云

巡夜、更戒守者而過、至行殿傍、縱火諠譟、外兵以爲有內應、鼓譟相應、聲震山谷、官軍驚潰、帝與藤原師賢藤原藤房源具行等潛出圍、將幸赤坂、貞直等追獲帝及文武諸臣僧徒一百六十人、太平記、一百六十人據毛利家本○按本書云、宗秋部下陶山義高小見山某聞貞直等來援、乃先登火城、然據保曆間記、元弘日記裏書、光明寺藏書殘篇、笠置寺緣起、詳載貞直等入京及攻城之日、故今從增鏡、保曆間記、不取本書說、仲時時益將兵擁車駕御六波羅南方、光明寺藏書殘篇、皇年代略紀、增鏡、太平記、特縱藤原藤房源忠顯

大日本史　卷二百四　列傳　五

給侍、拘親王公卿以下于諸將家、太平記使大佛貞直足利尊氏等、攻楠正成於赤坂城、光明寺藏書殘篇○太平記云、貞直等逆聞笠置陷、直趨赤坂、正成焚城佯死、攖山茲俊兵散自殺、仲時時益使湯淺定佛守赤坂、明年受高時意、遷帝於隱岐、親王已下悉行遷殺、既而正成攻降定佛、進屯四天王寺、時近國兵士大集于六波羅、仲時時益恃其强盛、意易之、乃遣隅田通治及高橋宗康、將五千餘人、宗康名據金勝院本○本書宗康或作通俊、西源院本作

七千、攻四天王寺、大敗而還、再遣宇都宮公綱攻之、正成引軍而退、當是時、護良親王城吉野、赤松則村起播磨、楠正成守千劒破、赤坂二城、高時乃發國郡兵數萬、使阿曾時治、時治名據北條系圖大佛高直、高直名據保曆間記○本書作貞直誤、二階堂貞藤等、總督至京師、明年仲時時益分遣諸將、時治向赤坂、貞藤向吉野、高直向千劒破、時治攻城十餘日、守將平野將監以衆出降、仲時時益盡斬以徇、諸城官軍聞之、守拒

大日本史　卷二百四　列傳　六

益固、貞藤尋陷吉野、與時治倂兵、會高直俱攻千劒破、攻擊百方、軍常不利、士卒死亡過半、吉野義徒、更相聚起于後、斷其餉道、軍中氣大沮、仲時時益復遣宇都宮公綱助之、不克、時方徵發山陽諸國兵士、途爲赤松則村所破、其首帥伊東惟羣等遂降、惟羣名據金勝院本則村還據備前三石山、扼山陽山陰二道、守護加治貞季攻之、貞季名據金勝院本亦敗、則村兵勢大振、進據攝津摩耶山、仲時時益計待四國兵

至攻則村、會伊豫人土居通治得能通言起
兵、擊敗長門探題北條時直、於是四國路梗、
乃遣佐佐木時信及小田時知、將五千餘人
攻則村、〇本書爲聞帝幸船上而遣二人、然二人攻則村者、閏二月十一日、而帝幸船上則二十八日也、故今書於此、大敗而還、仲時時益以四
方擾攘、警急日聞、懼有乘閒奪乘輿者、下書
隱岐守護佐佐木清高、益嚴防備、既而帝潛
航海幸船上山、鎮西響應、仲時時益乃再遣
兵一萬攻赤松則村、又敗、則村乘勝放火而

進、都下繹騷、士卒逃散殆盡、仲時時益撞鐘
集兵、會者數百、亦皆吏胥、不慣兵、僅能扶騎
奔走而已、仲時見衆無鬭心、以爲坐而待敵
非計、乃遣隅田通治高橋宗康、將二萬餘人
〇天正本作五千拒于桂川、大敗、則村進入京師、新
主及後伏見花園二上皇、促駕入六波羅、居
北方、仲時時益悉兵出、軍七條河原、則村整
陣不進、縱火亂呼、仲時等見敵寡、遣通治宗
康、將兵三千餘陣于八條、陶山高通高通名據天正

本〇番馬蓮華寺過去帳、高通作清房、河野通治二千餘人、赴
蓮華王院、高通以爲所將兵烏合不可用、乃
分衆屯八條、鼓譟爲援、與通治率精騎數百、
出蓮華王院東、則村欲與八條兵戰、高通等
從後掩擊、則村步兵疲困、遂敗走、時通治宗
康、與左衞門佐藤原忠俊、忠俊名據金勝院本戰于朱
雀街、幾卻、通治欲救之、高通止之曰、今設助
彼而得勝、彼竟不謂藉我力、還將欺罔誇人
耳、須其勝負已判而救之未晚也、既而通治

等敗走、高通通治馳救敗之、則村更收殘兵
督戰、高通通治又擊敗之、通治宗康士卒、縱
殺居民、收其首、務誇張功級、以邀賞、翌日悉
梟之於六條河原、榜赤松圓心者有五、京師
爲之語曰、貸用人首、果生息子、圓心分身、寇
無窮已、圓心即則村也、則村又集散卒、營于
八幡山崎、扼水陸兩路、京師商賈不通、糧運
日艱、仲時時益使兵五千餘攻山崎、不利而
還、延曆寺僧徒復起、奉護良親王令旨來攻、

兵號十餘萬、仲時時益以爲僧徒步戰、可以騎兵破之、便分七千騎爲七隊、擊前掩後、或退或進、以困僧兵、乘其疲攢矢射之、僧徒敗走、仲時時益更以邑十三所施延暦寺、而僧中貴者、人給便近一二所、以祈難平、實啗以利而離其謀也、由是屬款者稍多、然猶慮其或復叛、使佐佐木時信等將兵三千、軍于糺河原備之、陶山高通河野通治等、拒赤松則村于京南、大敗之、斬首八百餘、左近衞中將

源忠顯奉恒良親王來攻、仲時時益起樓櫓於京西、令兵士乘陣防之、會街中火起數處、煙焰蔽日、士卒驚顧、官軍乘之競進、時信等以兵五千拒戰、更大破之、裨將太田守延戰沒、忠顯引還、仲時時益恃戰勝稍懈、適驍將結城親光僞拔歸官軍、自是將士逃亡相繼、仲時時益累使告急高時、高時卽遣名越高家、足利尊氏等來援、既而高家與赤松則村、戰于久我畷敗死、尊氏歸順、與則村及源忠顯等、併兵返攻六波羅、先是遣諸將攻千劒破、久之未拔、六波羅兵寡、救援路絕、仲時時益議謂平地不便據守、乃鑿壍築壘、分兵六萬爲三、拒尊氏於神祇官前、則村於東寺、忠顯於竹田、既戰輒敗、退保六波羅、官軍進薄壘、忠顯兵火門急攻、會僧兵拒藤原雅忠於五條、卻之、既而城兵夜開門爭逃、不可制止、在者僅千餘、糟谷宗秋謂仲時時益曰、城不可守、賴東面圍未合、宜奉車駕赴鎌倉、以圖

後舉、仲時時益然之、卽夜縱出皇后以下城中婦女、挾新主上皇新院皇太子東走、時益先驅、途與士卒相失、獨糟谷時廣從之、（時廣名據金勝院本）民兵四面雨射、流矢中時益頸、墜馬而死、時廣亦自殺、皇太子以下四散、不知所之、有流矢中新主左肘、陶山高通吮其血、扶上馬行、已而天曙、又遇民兵數百於途、戰破之、從士行亡、留者六百餘人、宗秋前驅、仲時護新主、佐佐木時信爲後拒、明日至番馬嶺、民

兵夾路持滿以待、宗秋擊破其先鋒、而後軍數千迤邐據嶺、宗秋顧矢竭兵疲、莫可爲計、因入路傍佛舍、待仲時至謂之曰、我力尚能一戰也、而土岐吉良之屬皆去從足利氏、聞我東下、必出兵爲梗、今以寡弱出此畏途、恐難輙過也、請與時信謀、退歸近江、據守要害、以待鎌倉之援、仲時曰、我亦已慮之、但時事如此、雖時信亦不可保其無他也、然今日之事、當從諸君計耳、頓兵待時信、時信適後途

聞仲時已敗死、送款於官軍、仲時度時信已叛、勢不可免、乃謂從士曰、諸君不遺平昔之好、周旋至此、而命窮力竭、無以相報、惟當持我首降源氏、謝過免咎也、遂剖腹而死、（太平記）年二十八、（蓮華寺過去帳）宗秋以下從死四百三十二人、（太平記、蓮華寺過去帳、○東寺長者補任爲二百八十餘人）仲時子友時、（北條家譜）不知所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四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五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臣十五

足利高經　子義將　石橋和義

上杉憲顯　上杉重能

今川範國　子範氏　貞世　弟範滿　兄子賴貞

足利高經或稱斯波、與尊氏同宗、曾祖家氏宮內少輔泰氏之長子、北條朝時之外孫也、爲中務權大輔尾張守、祖宗家左近衛將監、父家貞稱尾張二郎、亦皆北條氏之出也、高經小字千鶴麻呂、稱尾張孫三郎、歷右馬頭、敘從四位下、任修理大夫、兼尾張守、尊卑分脈爲越前守護、太平記、斯波系圖、建武二年與尊氏同反、官軍來討、尊氏失利、高經與土岐賴遠等破官軍於竹下、遂進陷京師、延元元年尊氏再逼車駕於延曆寺、高經在越前、斷官軍北路餉道、及帝還京師、新田義貞奉皇太子如金崎、脇屋義助新田義顯投瓜生保杣山城、高經承尊氏旨誘降保、義助義顯遁走金崎、高經因併保兵、與高師泰俱圍金崎、保弟重等推脇屋義治復起兵於杣山、保悔降尊氏、拔營逃還杣山、高經踵進、爲保所敗、還復與師泰圍金崎、明年城陷、高經縱火燒之、縱火據島津文書、部下島津忠治執皇太子於蕪木浦、即護

送至京師、義貞義助兵復起于後、高經還陣越前國府、作三十餘砦、連綿控制、時方隆冬、北越沍寒、士卒手凍、不堪大戰、兩軍相持久不決、三年二月雪消、諸路漸通、義助率輕騎按視要害、高經諜知、即遣出羽守某等圍之、○金勝院本作細川孝基、而義貞戰死條作義續、一書矛盾、今不取、義助殊死戰、細川某等敗退、義助兵火鯖江民家、義貞望見縱兵馳至、高經與弟家兼、家兼名據尊卑分脈率兵三千赴之、阻河而陣、義貞兵渡河進、高經

盡銳當之、戰酣、義貞別軍繞出高經後、悉焚府中屋舍、高經駭走、欲保新善光寺城、追騎急逼、不能入城、直奔足羽、保黑丸城、家兼遁若狹、於是諸城望風出降、義貞乘勝攻足羽、高經禦戰累捷、義貞義助復大發兵、刻日期必拔、時城兵僅三百、高經謂衆寡不敵、而諸道既斷、棄城走亦不可得、方今之計、唯有死守爾、（太平記）城主朝倉廣景奮曰、公言是矣、戰守之法、顧方略如何耳、兵之寡固非所憂也、

（天正本太平記、廣景名據朝倉系圖）乃築七城于足羽藤島之間、益固守備、先是平泉寺僧徒屬義助、守三峯城、至是遣使曰、頻年延曆寺與我爭藤島莊、今以地見歸我、當出兵爲援、高經大喜、報書許之、且言事濟別有厚賞也、僧徒利之、乃擇健者五百人、守藤島、義貞分兵攻之不利、乃親率輕騎馳救、時日已晚、高經使細川某鹿草某將兵三百援藤島、道遇義貞、使弓手蔽楯射、箭中義貞額、義貞自刎、越中人氏家

重國（○異本作光範）探求其首於淖中、併獲其所帶雙刀及小錦囊、還示高經、高經意謂酷似義貞面、嘗記其左眉上有箭瘢、洗血驗之果然、且囊中有帝手詔、乃使重國函其首傳于京師、葬骸於佛寺、明年脇屋義助將畑時能攻諸砦、乘夜至黑丸城、據高射下、將待後繼而拔城、上木家光言於高經曰、嚮彼不諳地勢、左中將之所以敗死、今我兵多降、爲彼鄉導、而時能勇壯無前、我部下誰能敵之、且城孤

援絕、欲共爭鋒、非計之得、不如少退避銳也、衆皆然之、卽夜燒五城走加賀、依富樫介、（本書名闕）保那谷城、（那谷城據天正本）尋與高師治將兵七千餘、圍時能于鷹巢城、晝夜攻戰數十合、時能中矢而死、於是官軍終燼、北國悉爲尊氏之有、實高經之力矣、初義貞之死也、高經獲其佩刀、所謂鬼切鬼丸、而源氏嫡嗣所傳也、尊氏遣使索之、高經吝惜不出、更燒爛他刀而與之曰、嚮納刀於長碕佛寺、値災被燒、或

許之、尊氏大恚、以故不賞其功、高經居常怏怏不樂、會尊氏與弟直義有隙、及足利直冬起兵、高經應之、從戰神南及東寺、既而直冬兵敗西走、（太平記）高經歸于越前、（園太暦）圖再舉、尋薙髮號道朝、（尊卑分脈、太平記）正平十六年、執事細川清氏歸順、攻足利義詮不利、先是義詮數遣使厚禮招高經、高經遂率子氏賴義將等出降、（太平記○園太暦爲延元元年出降誤）義詮以清氏屬官軍、求其代而難其人、先是氏賴娶佐佐木

高氏女、時高氏爲義詮所親重、威權無二、衆咸希其意、以執事擬氏賴、義詮意亦嚮之、而義將乃後妻所生、高經鍾愛、欲其得職、乃密擿氏賴之短、沮之、盛稱義將爲人、義詮性素無斷、人之所言易聽從、遂以義將爲執事、時義將年尚弱、高經代行其事、時人以其耆宿、想聞風采、而爲政嚴刻、無復忌憚、初尊氏令諸國守護年輸軍賦五十分一、高經更下令增爲二十分一、由是失望於諸將、時方修五

條橋、（○今川家本作四條）命佐佐木高氏董役、課京師每戶率錢以給其費、愆期不成、高經故出私財代造之、不日而就、高氏甚愧、常思所以報之、二十一年、高經置酒於義詮家、豫約諸將、高氏亦豫焉、至期高氏不往、更多從妓樂遊大原野、廚饌帳具、窮極華侈、都下傳爲盛事、高經聞而銜之、欲中以法、未得其隙、時高氏不輸軍賦者兩歲、高經乃罷其攝津守護、削多田莊、義詮創別第于萬里小路、令諸將助

作、高氏女婿赤松則祐與焉、高經復糾其稽緩、罰奪食邑一所、高氏積不能平、乃與則祐謀除高經、陰連結諸將、屢譖義詮、義詮納其言、輙遣佐佐木氏賴徵兵於近江、高經入見義詮、謂曰、臣以凡庸久處大任、所以謗訕實多也、若以爲有罪而欲賜之死、則一使而足、何至遠徵兵諸國耶、臣衰殘之餘、不敢自惜、願將軍少垂矜察、因聲淚共下、義詮亦泣久之、高經欲起而出、義詮前席告曰、卿言我固

知之矣、吾亦爲衆所逼、業已至此、莫如之何也、卿其爲我暫就國以避諸將之怒、高經乃退、既而佐佐木氏賴率兵入京師、高經亦聚家族欲圖一決、義詮使僧覺濟（○北條家本南都本天正本覺作光、而載等持寺僧默庵、）曉諭再三、即夜高經與子弟將騎三百馳還越前、義詮不得已嚴兵爲之備、高經留家臣二宮貞家、（貞家名據諸異本）率兵五百、陽爲欲戰狀、義詮兵驚亂、貞家計高經行已遠、縱火而走、（縱火據毛利家本天正本）黎明至長坂、追

騎已至坂下、貞家秣馬示間敵知有備引還、高經抵越前、據杣山城、將經略北國、義詮遣畠山義深等七千餘人圍之、高經乘城固守歲餘、二十二年秋暴病死于圍中、初高經爲守護、累歲收國中寺社封戶之半、分給家臣食邑、併奪東大寺封戶河口莊、僧徒嗷怒、奉春日神木入京、置高經宅前訴之、後光嚴院詔納神木於長講堂、而廷臣咸憚高經、無敢言者、訟不斷三年、既而怪異屢見、時人爲之

怖懼、尋高經家火、資財蕩盡、高經恝然不以爲意、隨燒復作、制度倍前、居未幾罹禍、人以爲神譴焉、（太平記）五子、家長、氏經、氏賴、義將、義種、家長稱孫次郎、（○太平記次郎作三郎）敘從五位下、（尊卑分脈）爲陸奧守、延元二年邀擊中納言源顯家于鎌倉杉本、不克而死、（參取尊卑分脈、太平記、常樂記、保曆間記、○分脈一說爲延元三年誤）氏經爲民部少輔左京大夫、（尊卑分脈）正平七年爲筑紫探題、抵豐後菊池武光來攻、氏經使子松王丸率少貳賴尚等

七千人邀戰于長者原、敗還、氏經退保高崎城、又爲武光所圍、歲餘不解、氏經脫走還京、剃髮爲僧、不知所之、初氏經赴任、艤于兵庫、每船載妓、識者知其必敗、（太平記）氏賴敘從五位下、爲左衞門佐、（尊卑分脈）及弟義將爲執事、鬱鬱不樂、削髮出家、（太平記）號信琪庵主、（斯波系圖）義種爲伊豫守、（尊卑分脈）

義將善和歌、（印本尊卑分脈）高經愛之、（太平記）正平十七年、代細川清氏爲執事、（太平記、尊卑分脈）尋從高

經走越前、據栗屋城、及高經死、義將請降、足利義詮釋之、是歲義詮甍、義滿嗣立、（太平記）始攺執事爲管領、義將罷管領、（印本尊卑分脈）建德元年、桃井直常遣其子直和出軍於越中長澤、義將以本國守護、與富樫某俱擊之、斬直和、（花營三代記）明年直常再擧兵于越中、義將又併能登兵擊破之、（花營三代記、參取太平記、○太平記以破直常功爲守護者、誤、）天授五年、再爲管領、（尊卑分脈、花營三代記）元中八年罷、（尊卑分脈、東寺長者補任）明德四年、又爲管領、應永

五年罷、（尊卑分脈）每侍義滿、隨事開導、多所匡益、義滿嘗觀犬追物曰、此武事不可廢、然奈衙檗之變、義將曰、衆人傷則患止一身、明公傷則患及四海、嘗有罪人、義滿欲毀其家、義將從容謂曰、古罪人第不毀、曰、何以知之、對曰、昔平康賴自流所召還、作歌曰、布流佐斗能、能伎能伊多麻玥、古計牟志氐、於毛比志保杼波、毛羅奴津伎加奈、以是觀之、古之處罪、不毀其家也、義滿皆納之、（臥雲日件錄）官左衞門

佐治部大輔、聽昇殿、（尊卑分脈、斯波系圖）爲越前越中能登信濃佐渡若狹等守護、削髮更名道將、號雪溪、世稱勘解由小路、（斯波系圖）十五年義滿甍、敕贈太上法皇位、義將以爲人臣贈位至法皇、古未有也、遂勸義持辭之、（東寺修行日記）十七年卒、（斯波系圖）稱法華寺、（印本尊卑分脈、臥雲日件錄）子義重初名義教、（○分脈教或作孝）歷治部大輔、右兵衞督、（尊卑分脈、斯波系圖）應永十二年襲管領職、（印本尊卑分脈）世以斯波細川畠山稱三管領、（參取文祿清談、土岐家聞書、）

石橋和義初名氏義、稱尾張三郎、與足利高經從祖兄弟也、祖義利稱廣澤太郎、父義博稱吉田三郎、和義歷從五位下、左近衞將監、左衞門佐、參河守、（尊卑分脈）從足利尊氏反、犯京師、尊氏之走筑紫也、慮爲官軍所追襲、留和義於備前、（○本書或作尾張氏賴）與田井飽浦松田内藤福林寺諸氏據三石城、築寨于甲斐河、塞船坂杉坂之隘、以扼斷水陸、新田義貞將兵西征至播磨、遣弟脇屋義助攻船坂、不能進、

會兒島高德應義貞舉義熊山約期日前後攻船坂和義以敵起國內大懼乃分遣三石船坂守兵三千攻熊山脇屋義助兵由間道出三石驛西船坂兵不意敵至以爲吾兵自熊山還也不復設備義助兵縱火鼓譟船坂兵不能支委棄器械緣山逃潰和義不得出救義助已奪船坂之嶮遣江田行義于美作大井田氏經于備中攻諸城親留攻三石城和義等相持旬日官軍糧乏勢屈未能拔諸

城赤松則祐至筑紫勸尊氏速出兵尊氏乃引兵東上義助棄圍而去和義從尊氏入京師及高師直謀除足利直義和義與子宣義及足利高經等率兵警衛直義第會尊氏直義講和和義以前黨于直義懼得罪於尊氏削髮更名心勝以自解禍（太平記）正平十六年足利義詮授以若狹守護（若州守護次第）與今富莊爲食邑（今富莊守護領主次第）明年山名時氏遣其將小林重長略丹波守護仁木義尹也和久拒

之義詮遣和義及遠江守護今川貞世等發兵往助之重長兵勢頗勁和義等難之至篠村建營柵不輙進重長糧盡自退因引還（太平記）不知其所終子棟義陸奧守義幸宮內少輔（尊卑分脈）宣義治部大輔（太平記）

上杉憲顯內大臣藤原高藤之裔高祖清房承久之難薙髮侍後鳥羽帝於隱岐（尊卑分脈上杉家譜）曾祖重房爲修理大夫從宗尊親王居鎌倉始食丹波上杉莊因氏焉（上杉家譜）父憲房任

兵庫頭（頭或作助）○薙髮號道欽（欽或作勤）○足利尊氏上杉氏之出而憲房之甥也以故最見信重（參取尊卑分脈上杉家譜難太平記）尊氏之歸順也首引憲房計議憲房乃贊成之因從西上路過參河尊氏又使憲房就吉良貞義謀之貞義亦盛奬其事尊氏始召諸將告策（難太平記）遂討滅北條氏尊氏甚賞其功授以上野守護（梅松論）官軍東下憲房與細川和氏等勸足利直義逆拒之遂從尊氏入京師（太平記）戰于四條河原

以其首預密議、力戰遂死之、難太平記參取上杉家譜憲
顯敍從五位上、爲民部大輔、尊卑分脈與兄重能
從直義拒官軍于手越河原、又從尊氏入京
師、太平記尊氏之走筑紫也、塗遣憲顯于石見、
異本太平記既而尊氏再舉犯闕、憲顯以石見兵
進、會于備後、從入京師、及鎭守府大將軍源
顯家擊鎌倉、憲顯與細川和氏等拒于利根
川、戰敗而退、顯家遂與北條時行、新田義興、
幷兵進攻、憲顯等又失利、擁義詮出走、顯家

義興等西上、憲顯竄于相模、招發武藏上野
兵、與諸將追至美濃青野原、與義興及宇都
宮公綱遇、殊死戰、衆寡不敵、遂敗走、正平四
年、足利基氏爲東國管領、憲顯與高師冬並
爲執事輔之、太平記、正平四年、據喜連川系圖授上野越後
伊豆守護、上杉家譜初重能爲高師直所殺、憲顯
等深仇之、及足利直義歸順、欲誅師直兄弟、
憲顯子能憲代父在上野、○本書以能憲爲憲顯養子今據上
杉家譜喜連川系圖訂之、遙應直義將攻鎌倉、憲顯聞之、

僞稱擊能憲、將兵馳至上野、與之合、回進至
武藏、東國兵士來歸者甚多、高師冬挾基氏
來擊、於路軍變、師冬敗死、明年憲顯入京師、
從直義北走、轉至鎌倉、尊氏親來擊屯薩埵
山、直義遣憲顯及石塔義房、石塔賴房、將大
兵分路並進、圍薩埵山、時尊氏兵勢甚弱、憲
顯等易之、合圍數重、待其自潰、衆有請戰者、
又不許、已而援兵競至、憲顯大懼、乃走信濃、
諸將潰散、直義由是竟致敗滅、會新田義宗

奉宗良親王、據笛吹嶺、憲顯率兵出屬之、從
與尊氏戰不利、憲顯驍卒有長尾彈正、根津
小次郎者、並謀刺尊氏、彈正被髮、小次郎傷
面、各揭死首于刀鋒、陽爲尊氏兵士、深入其
軍、有問之者、即應曰、獲新田氏首級、將以獻
將軍、距尊氏僅十餘步、尊氏兵覺之、聚圍二
人、知事不成、揮刀亂斬、所觸糜碎、遂突圍而
退、憲顯復還信濃、時帝出御男山、憲顯奉詔
從新田義宗入援、路聞男山已陷而還、太平記

足利基氏深思舊勳、乃宥其罪、再授以越後守護、○喜連川系圖爲憲顯自至鎌倉歸罪、薙髮更名、基氏再授越後守護、舊守護芳賀禪可不受代、發兵攻憲顯、憲顯與戰數月、大敗之、禪可僅以身免、無幾基氏遂徵憲顯爲執事、禪可復出兵要之於板鼻、基氏聞之親擊禪可滅之、憲顯得開道馳至基氏軍、與俱還鎌倉、太平記、參取喜連川系圖、基氏死、其子氏滿爲管領、憲顯執事如故、時氏滿尚幼、近郡之兵多背畔者、憲顯奉氏滿擊而平之、喜連

川系圖正平二十三年死、時年六十三、憲顯嘗於伊豆創國清寺、世因號憲顯曰國清寺、○按畠山國清亦爲基氏執事、管伊豆守護、則寺或國清所創、而以憲顯亦葬于此、仍襲爲其法號歟、今無所考、姑書于此、七子憲將、憲賢、○賢或作堅能憲、○尊卑分脈作憲顯第重行子憲春、憲英、憲方、憲榮、憲將任兵庫助、憲賢稱越後次郎、早死、能憲爲伯父重能養子、憲春任刑部大輔、上杉家譜仕足利氏滿爲執事、上杉家譜、喜連川系圖、及氏滿有異謀、召憲春計議、憲春固諫不聽、乃還家作書諫之、辭意懇到、書成自殺、氏滿見而驚悔、爲寢其計、而事頗泄、氏滿乃贈書義滿、告無佗志、事由此得解、憲春之力也、鎌倉大草子○上杉家譜、喜連川系圖曰、憲春密承義滿旨、諫止之、憲英初名憲定、歷兵部大輔・藏人、爲陸奧守、憲方爲右京亮、任安房守、及憲春死爲執事、憲榮家稱葛見、爲右近衞將監、出紹兄憲賢後、任越後守、仕足利義滿、爲僧而終、上杉家譜、參取喜連川系圖、

重能本姓宮津氏、憲房之甥也、父曰道宏、○宏

或作兗爲勸修寺別當、重能幼爲憲房所子養、上杉家譜任伊豆守、上杉家譜、太平記、元弘之亂、北條高時遣足利尊氏犯京師、尊氏竊謀歸順、軍到鏡驛、重能與細川和氏披帝所賜詔書示尊氏、以贊成之、後朝廷遣新田義貞討尊氏、尊氏奔入建長寺、將剔髮、重能密與足利直義謀、矯作帝討尊氏詔書、以激成其叛、事具尊氏傳、遂從尊氏入京師、將兵拒官軍於出雲路、不利而還、乃從尊氏西走、太平記尊氏再以

兵犯京師、抵室津、留候風、時直義已過陸軍期太急、一夜有西風帶雨而至、尊氏喜以爲便也、將發、衆尚難之、乃召諸舟楫卒問之、僉謂月出風將轉、重能舟有老手曰孫七、謂曰、此風甚可慶也、月出雨止、而風勢益順、雖少勁急、不足爲慮、可以起碇也、尊氏大嘉其言、授之以左衛門尉、卽命解纜、果如其所料、（梅松論）尊氏入京師、據東寺、義貞來攻、呼尊氏求戰、尊氏將出應之、重能牽袂諫之曰、義貞孤

軍深入、以徼一時之功耳、將軍豈可自輕乎、尊氏然之而止、重能素與畠山直宗善、疾高師直兄弟專權、謀代執時務、密使僧妙喆勸直義除之、直義納其言、遂定誅師直之計、事敗、尊氏流重能直宗於越前、以謝師直、師直潛使八木光勝誘殺重能、（太平記）二子顯能、能憲、顯能歷修理亮、民部大輔、（上杉家譜）及尊氏之與直義講和、師直師泰從歸京師、（園太暦、太平記、喜連川系圖）顯能以其父讐也、於路要殺之、尊氏大

怒將誅之、直義營救、乃免其死而流之、（園太暦）能憲憲顯之子、（上杉家譜、喜連川系圖）重能養之爲子、（上杉家譜○太平記、今不取）家稱宅間、（上杉家譜）爲藏人左衛門尉、（太平記）兵部少輔、（上杉家譜、喜連川系圖）重能之死、能憲有志復讐、（上杉家譜）及足利直義歸順、能憲應之、高師冬來擊、軍潰、諏訪隆種應能憲擊殺之、（太平記）憲顯死、足利氏滿以能憲朝房並爲執事、子孫皆世其職、稱爲兩上杉、（喜連川系圖、上杉家譜、鎌倉大草子、）

今川範國（○尊卑分脈作國範）稱五郎、足利尊氏族也、祖曰國氏、足利泰氏之姪、（參取尊卑分脈、今川家譜、難太平記、尊氏族據分脈、）領參河今川莊、因氏焉、（難太平記）國氏生基氏、卽範國父也、（尊卑分脈、今川家譜、）基氏嘗曰、諸子中可總領吾家事者、必松丸也、松丸範國小字也、兄賴國早死、範國爲嗣、嘉暦中薙髮法名心省、（難太平記）尊氏以範國爲遠江守護、（常樂記）延元元年秋、尊氏陣于東寺、官軍絕其糧道、軍食日匱、範國與官軍戰阿彌陀峰破之、尋

與仁木義長拒官軍於四宮河原、三年春與桃井直常等擊鎮守府大將軍源顯家於青野原、直常敗、範國更進擊、手斬數人、退憩杭瀨民舍、時風雨夜暗、範國部下恐官軍來襲、勸入吉良滿義黒地川軍、範國不許、米倉某放火焚其舍、範國不得止而去、尊氏賞其功以爲駿河守護、與采邑數十、時範國以赤鳥爲笠號、及戰得利、以爲神助、遂命子孫用之、難太平記 正平中從高師直破楠正行於四條畷、

又從尊氏擊足利直義於薩埵山、太平記 元中元年死、時年九十、常樂記 初足利直義手越河原之敗、細川定禪勸之戰死、範國固諫而避之、難太平記 後直義與官軍戰豐島河原見敗、太平記 從尊氏奔兵庫、入佛堂將自殺、範國勸之、定禪固持不可、因上舟赴筑紫、直義德範國定禪救己、而怪其所見前後各不同、難太平記 範國四子範氏、貞世、氏兼、仲秋、氏兼後改直世、爲彈正少弼、越後守、尊卑分脈、改直世據印本、

範氏歷中務大輔上總介、尊卑分脈 尊氏擊直義、戰近江及薩埵山、範氏從有功、天正本太平記 後從足利義詮犯吉野、與佐佐木氏賴等陷平石城、太平記 子泰範爲上總介、領駿河半國、難太平記 山名氏清畔足利義滿、義滿遣泰範及佐佐木滿高拒之東寺、明德記

貞世爲左京亮伊豫守、今川家譜、太平記、花營三代記、應永記、敍正四位下、尊卑分脈 足利義詮授遠江守護、正平十四年從義詮犯吉野、太平記 尋從細川清

氏拒官軍於東寺、再戰再勝、遂破之、此行也清氏召貞世與同行、及有功、清氏約還論其賞、貞世深相要結、後貞世請遠江笠原濱松二莊、清氏不肯、翻自請而領之、貞世忿歸遠江、及義詮疑清氏之叛、以貞世素與清氏善、謂爲其黨也、時清氏數招貞世弟直世、欲因申理、直世不肯往、清氏嘆曰、貞世若在、不使吾負冤至此也、範國聞之說義詮曰、賤息貞世與彼友善、急召貞世、就彼謀事、因刺殺之、

則事不至大患、義詮從之、遣使召貞世、途聞清氏已奔若狹、遂進至京師、義詮善之、（難太平記）十六年、清氏歸順、與楠正儀等來逼京師、佐佐木高秀將五百騎迎拒忍常寺、貞世將參河遠江兵七百餘屯于山崎、清氏至忍常寺、高秀不戰而潰、清氏等乘機而進、貞世亦慮不可支、退陣于鳥羽秋山、餘軍望風敗走、清氏等進入京師、義詮竟走近江、無幾又從義詮攻京師克之、（太平記）後削髮號了俊、（尊卑分脈、難太

平記）建德二年、足利義滿以貞世爲鎭西探題、（尊卑分脈、應永記、建德二年據吉川家傳）擊菊池武光、以兵寡不得進、義滿命大内義弘吉川經見援之、（參取應永記、吉川家傳）與共進至肥後、與武政戰于水島、不利、又與大友親世大内義弘等將兵數千攻菊池武朝、大戰詫間原、殺傷頗多、會將軍宮將兵奄至、（將軍宮名闕）貞世敗退、（菊池武朝申狀）天授元年、與少貳冬資戰于肥後、斬之、（花營三代記）時諸島姦民乘鎭西之騷亂、屢侵高麗、高麗遣使

請禁侵掠、貞世遣僧信弘報曰、逋逃之徒、多不遵我令、未易遽禁也、高麗又遣大司成鄭夢周來、極陳古今交隣利害、貞世厚待之、乃命還島民所虜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且禁其侵掠、夢周又贈書請贖國民沒爲人奴者、書辭懇惻、貞世又命還一百餘人、（東國通鑑）又策鎭西之便宜、條列以進、義滿答書許行其事、始義弘從貞世還自京師、密說曰、我視今之爲政、弱者無罪動而得咎、强者犯法措而不

問、如公之貴盛、實無所顧慮、然一旦或蹉跌、必取笑於當世、宜早爲良圖也、方今大友氏九州之豪族、而荷公之恩日久矣、若公欲有事、則彼必不辭、然後徇中國九州之地、連據盤結、將軍不得加兵問罪也、自全之計、莫踰于此、貞世不從、乃諭之曰、我弟仲秋已與兄有姻好、如窮厄互相救助、則亦不必豫相要約也、至若私作朋黨、負公爲身、則非我之志也、卿能竭忠貞以存奉公之志、何失食邑之

憂卿其勿過慮也、義弘深恨之、常謀陷害貞世代爲探題、乃因義滿左右讒構之、初貞世所條陳鎮西事宜、既施行者、義滿多更改之、由此鎮西將士疑貞世私意行事也、竟爲離沮、會足利滿兼叛義滿于鎌倉、義弘遥應之、以滿兼書來招貞世、卽封呈義滿、尋義弘叛、以兵至和泉、義滿急召貞世還京師、謂曰、吾固負卿、恥相見也、貞世意竊喜以爲鎮西處置乖張之由、必可得而白也、然義滿終不問

而止、或又讒之曰、貞世子弟從士在遠江者、多與滿兼、故雖蒙召、顧望趑趄、至今而始至也、義滿復信之、悉奪嚮所與書、急命歸于鎮西、貞世已知被疑、不復赴任所直歸遠江、自是漸恨義滿、雖不往屬滿兼、心竊與之、觀望時變、義滿怒、欲先討貞世、既而滿兼事和解、其黨貸而不問、貞世不自安、退居藤澤、義滿以其密通鎌倉、恐復勸滿兼作亂、命居遠江、久之、義滿念貞世前功、召至京師、赦其罪、貞

世居常無聊、嘗歎太平記多紕繆、著書駁之、號曰難太平記、應永末死、（難太平記○按諸書不詳貞世死年月、而本書結末言其患中風、蓋尋死也、）貞世善和歌、兼好文學、所著有落書鈔、落書露顯、今川雙紙、九州合戰記、貞世初見弟仲秋爲政不善、作家訓誡之、其言剴切、仲秋爲悛行、世傳其書號了俊壁書、（今川記○今所行今川肰、書了俊誡愚息仲秋誤、）初範國欲以駿河與貞世、貞世以兄範氏嘗欲之、固讓不受、及範氏死、貞世復讓於範氏子氏家、範國

甚奇之、臨終遺言、命貞世幹掌門族事、氏家亦深感貞世恩、臨死遺命、以領國與貞世子貞臣、貞世固執其志、不肯受之、適氏家無息胤、其弟泰範爲僧居建長寺、貞世請使還俗襲氏家職、足利義滿爲分駿河、給半于貞世、半于泰範、管領細川賴之嘆其廉讓爲難及也、而泰範反疑貞世自請取之也、於是欲更奪遠江、譖貞世有貳志、義滿命以遠江與仲秋、（難太平記）貞世四子貞臣、貞繼、言世、貞兼、（尊卑分脈）

貞臣從四位下伊豫守、今川家譜左京大夫、貞繼
亦爲伊豫守、言世左馬助、貞兼左京亮、○左或作
右貞世弟仲秋本名國泰、後改賴泰、又更今
名、爲左衛門佐、○明德記左作右中務少輔、尊卑分脈天
授中從貞世赴鎭西、擊菊池武國大敗績、菊池
武朝申狀元中八年山名氏清畔足利義滿、義滿
親將擊之、以仲秋監軍事、明德記後薙髮更名
仲高、印本尊卑分脈、難太平記、
範滿範國弟也、印本尊卑分脈爲刑部少輔、小手差

原之戰、範滿適疾不能騎、乃扶上馬、縛兩足
于逆鞁、出戰死、難太平記
賴貞範國兄賴國子也、今川家譜、印本尊卑分脈、○分脈賴國一
作賴基賴國爲式部大輔、難太平記建武中從官軍
討北條時行於相模川、戰沒、難太平記賴貞歷從
五位下式部丞、尊卑分脈刑部大輔、爲駿河守、難太
平記、今川家譜、延元元年尊氏再犯京師、賴貞率丹
後但馬兵、與仁木賴章先諸將入京師、破官
軍於竹田、梅松論尋率但馬若狹兵圍金崎城

不利、明年高師泰聞里見時成等爲金崎繼
援、又遣賴貞將二萬餘人扼要路、宇都宮紀
清黨來戰、賴貞射卻之、瓜生天野齋藤小野
寺繼至、賴貞敗退、後從高師直與桃井直常
戰於京師、太平記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五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六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臣十六

細川和氏　弟賴春　從弟顯氏　顯氏弟定禪　直俊

細川和氏稱八郎，太平記 其先出自足利義康，義康長子義清居信濃，稱矢田判官代。尊卑分脈

居信濃據源平盛衰記 源義仲起兵，義清引兵赴丹波，平忠度不戰而退。玉海 及平氏據屋島，義清與海野幸廣等將兵七千，源平盛衰記○源平盛衰記作五千 屯備中水島，將攻屋島，爲平重衡等所敗，與弟義長等力戰而死。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盛衰記又云、義清治承之亂屬源賴政戰死、誤 義清生義實，義實生義季，義季居參河細川，稱細川二郎。義季曾孫曰公賴，生和氏賴春。尊卑分脈 和氏爲阿波守。尊卑分脈、太平記 元弘之役，足利尊氏密圖歸順，和氏與上杉重能俱贊成其計，及攻六波羅，尊氏欲四面圍之，和氏曰，兵窮則守必固，不如開其走路，尊氏善之，爲紓圍一角，敵兵果相爭出降，尊氏乃令和氏及弟賴春等將兵討北條高時于鎌倉，途聞新田義貞已誅高時取鎌倉，便往下野，擁足利義詮入鎌倉，和氏自慊後期無功，將齟攻義貞，梅松論 初義貞取鎌倉，閲首級於鶴岡社，因啓神庫展視寶器，有二引兩旗，二引兩者足利氏旗號，相傳源義家遺物也，和氏

等傳聞爲義詮乞之，義貞拒而不與，和氏等欲因之生事，時關東新平，士歸義貞者相踵，以故不得輒發，乃大宣揚尊氏之得朝奬以扇擾衆心，於是將士稍去義貞歸義詮，和氏等竭心綏撫，因留輔義詮居鎌倉，義貞大恚之，由此新田足利始生嫌隙，和氏從尊氏討北條時行有功，及尊氏反于鎌倉，和氏又與上杉重能爲之謀主，太平記 遂從而犯京師，尊氏之走筑紫也，使和氏率其族留于讃岐，讃岐

據諸異本太平記攻略四國、數月、尊氏再犯京師、和氏等率舟師從戰于兵庫、又戰于京師、竝有功、後復與賴春師氏俱輔義詮居鎌倉、梅松論會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來討、和氏等出拒於利根川、戰敗而退、太平記興國三年死、年四十七、尊卑分脈和氏嘗著夢想記、敍當時事、難太平記○按梅松論記細川氏功、頗爲溢美、而其書託宿營廟所聞、疑卽夢想記也、子清氏、賴夏、清氏自有傳、賴夏出爲仁木賴章養子、尊卑分脈和氏弟賴春、

賴春稱源九郎、爲刑部大輔、任讚岐守、尊卑分脈、細川系圖足利尊氏犯闕、賴春與兄和氏等從之、尊氏軍敗走兵庫、會周防長門兵至、使賴春等領之、拒官軍於瀨河、賴春殊死戰、又敗、被創、尊氏遂逃于筑紫、賴春從和氏留居讚岐、尊氏再犯京師、賴春與諸將累拒王師、梅松論尋攻中務卿尊良親王于金碕城、陷之、興國初、脇屋義助將官軍平伊豫、入守國府、亡幾義助病卒、賴春聞之、以爲機不可失、卽率兵

七千餘攻破河江城、進赴世田城、官軍別將金谷經氏以兵三百許逆擊于千町原、賴春望之謂曰、是皆精銳、將逼我決死也、宜疲而斃之、乃戒飭士卒、分衆爲三隊、親將其前隊、經氏兵來衝之、賴春佯披避之、經氏又擊破一隊、後隊兵接戰、遂大敗之、斬首二百餘級、經氏僅以十餘騎脫去、遂進陷世田城、守將大館氏明死之、正平三年、從高師直與楠正行戰、破之、初賴春屬直義、後從尊氏攻直義、

太平記、從尊氏以下據天正本太平記、尊氏命爲侍所、七年、足利義詮據東寺、王師來襲、賴春率兵三百餘赴援、○本書或爲五百途與和田正忠楠正儀戰、馬驚墜地、有三卒逼斮之、賴春臥斬二人、方起、一奴踵至、援槍擣之、中喉而死、太平記時年五十四、尊卑分脈○細川家譜作四十九賴春善射、後醍醐帝嘗講射馬場殿、召賴春充耦、十發皆破的、又命乘矢亦中、賞賜衣物、賴春上和歌謝之、帝益嘉歎、細川家譜子賴之、賴有、賴元、詮春、滿之、賴

之自有傳、賴有右馬頭賴元爲兄賴之養子、詮春讚岐守左近衛將監滿之兵部少輔備中守護賴春弟師氏爲掃部助、（尊卑分脈）從弟顯氏、

顯氏稱小四郎、（○本書或作賴氏）父曰賴貞、（尊卑分脈）建武中從足利直義居鎌倉、會北條時行倡亂至武藏女影原、賴貞力疾赴戰而歿、（天正本太平記○梅松論曰、賴貞時有疾、浴相模温泉、顯氏從直義走至參河、馳人報狀、賴貞曰、我不幸罹疾、聞賊起不得效力、安以殘喘累汝曹死節之念乎、言訖、對使者伏刃而死、未知孰是、）

顯氏任陸奧守兵部大輔、（尊卑分脈、園太曆、太平記、○分脈作少輔）爲引付頭、（尊卑分脈）從足利尊氏陷京師、又從奔筑紫、戰于多多良濱、（太平記○梅松論曰、顯氏留讚岐、未知孰是、）既而與弟定禪抵京師、與新田義貞等戰有功、（梅松論）正平二年將兵攻楠正行于河内、抵譽田、遇伏大敗、退保天王寺、（○園太曆曰、顯氏與正行戰于教興寺、夜爲正行所襲、敗還于京、未知孰是、）尊氏遣山名時氏援之、竝潰而還、（天正本太平記）顯氏家于京師錦小路、及直義爲高師直所訴停職、從居焉、（太平記、尊卑分脈）其歸順也、顯氏從之、與俱攻尊氏及和議成、從直義還京師、直義奔越前、（太平記）顯氏承尊氏旨、往喻直義解兵、（園太曆）直義拘之不遣、命與畠山國清、桃井直常拒尊氏於八相山、不利、顯氏與國清又諫直義與尊氏講和、委政于義詮、直義大然之、出與尊氏相見、直常固沮不可、和議再敗、（天正本太平記）顯氏恥事不諧、欲削髮爲僧、尊氏聞而止之、因從還京師、（園太曆）七年義詮據東寺拒官軍、和田正忠楠

正儀火七條坊市而進、顯氏率兵百餘赴之、與戰而敗、僅與七騎還讚岐、得兵三千、（○見行本太平記或作六千）再至京師、與諸將往攻男山、諸將方戰于園殿口佐羅科、（太平記）顯氏火民家夾擊、官軍不戰而退、遂與細川清氏進營如法經塚、湯川莊司二百人相率來降、男山陷而還、（園太曆、太平記）七月出家、明日死、（園太曆、常樂記）顯氏能和歌、（尊卑分脈）好禪、嘗以軍事抵甲斐、參慧林寺僧疎石、甚崇信之、遂薦于尊氏云、（梅松論）四子

繁氏、業氏、氏之、政氏、繁氏爲式部丞、正平中
爲伊豫守、足利義詮命鎭撫九國、先往讚岐
調戰艦、崇德院堂領亦課軍糧、未發暴病而
死、世以爲帝所祟、太平記、堂領據園太曆、業氏和氏子、
顯氏養爲子、兵部大輔陸奧守、氏之賴貞季
子、亦爲顯氏養子、伊豫守政氏左近衞將監、
尊卑分脈顯氏弟定禪、
定禪少而削髮、爲鎌倉若宮別當、任律師、稱
卿律師、尊卑分脈、太平記、北條時行之亂、定禪與兄

顯氏從足利直義走、至武藏狗庭原、傍郡兵
應時行來攻、勢甚鋭、定禪督士卒殊死戰敗
之、金勝院本太平記後往居讚岐、及足利尊氏反犯
京師、以書招之、定禪卽起兵應之、軍于鷺田
莊、高松守將舟木賴重來討、賴重氏據舟木系圖次屋
島、定禪夜襲大敗之、於是四國人士悉歸定
禪、備前人飽浦信胤田井信高亦起兵應定
禪、據備中福山城、定禪勢益張、延元元年以
兵東向、遇赤松範資于途、相率而進、是時尊

氏已至大渡、與新田義貞相持、脇屋義助亦
壁于山碕以拒尊氏、定禪範資先攻義助、走
之、義貞遂棄大渡而退、定禪追敗新田義顯、
長驅入京師、車駕已幸延曆寺、定禪等卽縱
火焚宮闕、太平記、參取梅松論、尊氏命定禪與兄顯氏
等往至園城寺、以僧徒急犯行在、時鎭守府
大將軍源顯家發陸奧兵赴行在、軍勢甚熾、
將來攻園城寺、定禪等大恐、累發三使請益
兵、尊氏不許、定禪等出拒唐碕見敗、退戰于

園城寺、又敗、遂退還京師、義貞等乘之來攻、
尊氏兵大敗、棄京師而遁、定禪深憤之、謂士
卒曰、京師不守、吾曹之由、可不一戰以雪恥
乎、料新田氏之軍已疲、不可復用、而餘兵皆
志在金帛、必四出劫掠、襲之則克、卽夜簡兵
三百、縱火返鬬、義貞等敗走、追斬其部將數
人、尊氏復入京師、太平記於是定禪勇讋軍中、
後與義貞戰于兵庫、又大破之、遂從尊氏戰
于京師、定禪功居多焉、梅松論又以兵攻阿彌

陀峯、破官軍而還、（太平記、梅松論、）弟僧皇海直俊、皇海若宮別當、（參取梅松論、清和源氏系圖、）稱三位房、（尊卑分脈）直俊爲民部少輔、（印本尊卑分脈）稱帶刀先生、（尊卑分脈、）義貞敗（梅松論、）延元中從顯氏定禪戰于京師、義貞敗退、衆議欲攻阿彌陀峯、直俊曰、阿彌陀峯之敵皆近畿烏合、據城而戰、固其所欲也、宜先擊竹田敵、回兵由木幡稻荷、襲阿彌陀峯、腹背夾攻、破之必矣、守殿當出兵七條、要其走路也、乃與顯氏等攻竹田、直俊與二騎先進、

排門而入、身被重創、衆繼進急攻、官軍陷水、溺死略盡、還抵阿彌陀峯、自當後衝之、直義亦進兵當其前、官軍狼狽不戰而逃、（梅松論、）後與大塚惟正戰於河內敗死、（尊卑分脈、和田系圖裏書、文書、）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六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七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將軍家臣十七

畠山國清（弟義深）
仁木賴章（弟義長）
石塔賴房（吉良滿貞）
小笠原貞宗

畠山國清六世祖曰義純、左馬頭足利義兼子也、（尊卑分脈）初北條時政殺女壻畠山重忠、以女再醮義純、與以重忠食邑、因爲畠山氏、（畠山系圖）父家國爲尾張守、（尊卑分脈、畠山系圖）國清歷左近衛將監、阿波守、左京大夫、爲修理大夫、（尊卑分脈、太平記）建武二年從足利直義拒新田義貞於矢矧鷺坂、明年從足利尊氏戰于京師、遂從奔筑紫、與直義擊菊池武敏破之、又從尊氏攻延曆寺有功、爲紀伊守護、（太平記）延元元年攻大家惟正於八木、不克、（和田系圖、裏書文書）正平四年代高師泰、據河内石川砦、與楠正儀相持、國清族直宗與上杉重能嫉高師直、譖於直義、直義信之、謀滅高氏族、事泄、師直廢黜直義、殺直宗重能、居亡幾、尊氏庶子直冬據肥後、師直勸尊氏親擊之、師直爲軍後、直義承間走大和、依越智某、國清徹石川營、率千餘人叛趨直義、六年直義使桃井直常攻尊氏

義詮于京師、尊氏軍敗、奔于西海、直義乃遣石塔賴房追之、戰于播磨光明寺、反爲所圍、國清率三千餘騎救之、尊氏解圍而去、將赴兵庫、國清賴房相遇御影濱、敵軍大喊來薄、國清伏兵連射、尊氏不能支、與師直等走保松岡城、旦暮將陷、會饗庭氏直潛出城、詣國清營議和、（氏直名據園太曆）國清給答曰、錦小路殿每賜書誡僕、我舉非讐將軍、欲略懲師直兄弟耳、汝宜體此意、臨戰勿妄害執事兄弟也、

其書今存、因舉數通示之、氏直歸報、於是和議成、師直師泰出降、見殺於途、太平記既而嫌隙又生、國清從直義奔越前、與細川顯氏桃井直常拒尊氏於八相山、不利、國清顯氏勸直義再講和、直義從之、將出與尊氏會、爲直常所沮而止、國清顯氏忿其議不成、乃去從尊氏、園太曆、天正本太平記攻直義於薩埵山、直義戰敗走伊豆、尊氏遣國清及仁木賴章等、誘致于鎌倉幽之、遂酖殺焉、太平記先是尊氏置次

子基氏于鎌倉、爲關東管領、及尊氏破新田義宗還京師、留國清爲鎌倉執事、喜連川系圖後薙髮號道誓、尊卑分脈、畠山系圖、喜連川系圖、太平記十三年武藏上野土豪將挾新田義興起兵、國清以計誘殺義興、是時尊氏即世、長子義詮新立、人懷危懼、皆以爲義詮基氏終不相好也、國清兩窺視之、因圖乘機逞兵專威權、說基氏曰、頃來人謂將軍兄弟不相容、必生兵釁、臣請借兵南侵、以解嫌疑、基氏善之、十四年命發

關東八國兵、國清欲先收人望、徧諂諸將士、卑辭布款、啗以厚賞、將士悉應之、遂大舉赴京師、兵號二十萬、○園太曆作數萬器械精新、軍容甚盛、諸豪貴夾路競觀、行在爲之震動、乃與義詮分道南侵、明年義詮頓軍尼崎、國清進陣津津山、逼官軍、官軍五百餘騎出降、數與官軍相挑、縱兵抄掠、遂攻陷數城、楠正儀退入金剛山、國清輒與義詮引軍還京師、初國清西上、嫉仁木義長專權、密圖除之、至是引

與義長素相惡者細川清氏等、晝夜酣讌、寢至款洽、乃說之曰、今日與諸君飲、有何所隱、僕西上實爲誅義長也、彼其所爲、慢棄神佛、耽嗜漁獵、蔑幕府犯法令、日者吉野之役、我勝則憂、我敗則喜、此意竟謂何如、我願爲將軍除之、在坐悉同其謀、會和田正忠楠正儀發兵將攻譽田城、國清託防禦、與同謀者率兵七千、先馳赴四天王寺、正儀等輒退、國清本無意與官軍戰、因駐寺中數日、遂返兵攻

義長比至京師、義長既東走、既而官軍復起、攻紀伊和泉河内諸城、京畿繹騷、一時大鬨、歸咎國清、國清好著狐皮蔽腰、時人惡之、作狐媚歌譏之、優倡兒女唱者滿街、國清懼禍及、潛逃還鎌倉、義長部下參河守護代西鄉某與吉良滿貞舉兵于矢矧、尾張人小河某等應之、築寨小河、竝扼其歸路、國清間關僅而得歸、初國清之南寇、將士資糧乏絶、多亡歸者、國清已還鎌倉、悉沒其食邑、將士訴之

不聽、主吏偶啓其事、輒黜罰之、十六年將士千餘人相率造基氏、請罷國清、基氏乃數其構内難之罪逐之、國清與諸弟及從士三百餘人赴伊豆、路宿小田原、土肥掃部助來襲、國清拒卻之、遂入伊豆、與二弟分據三津金山修禪寺三城、（○北條家本三津作三戶、北條家本南都本金山作長濱、）明年基氏遣平一揆、以兵三萬來攻、平一揆與葛山備中守因事相爭、國清家士遊佐神保等覘知之、乘夜襲之、敵互懷疑懼、不戰引還、基氏乃自出陣箱根、遣新田義一將兵攻之、（義一名據喜連川系圖）國清勢窮、火三津金山城、走保修禪寺、初國清執事十餘年、其妹爲基氏妻、由是權勢薰灼、關東將士莫不趨附、及起兵之日、無一人赴難者、雖親舊亦多離叛、糧食日乏、欲計出走、恐無所容、乃歎曰、吾悔殺新田義興也、因固守數月、基氏詐遣使招降、國清遂著僧衣出降、遣弟義深于基氏營、自留居伊豆府數日、基氏將掩殺國清等、遣兵

梗路、夜有人告國清曰、聞明日將有異處分、國清輒目弟義煕、（義煕名據尊卑分脈○天正本作國煕、毛利家本義國、）僞爲近出、令一奴持刀、徒步奔藤澤佛寺、寺僧給以馬二匹僧二人、晝夜馳至京師、匿七條佛寺、又去居宇治、憑楠正儀請歸順、正儀卻而不奏、（○西源院本爲朝議不許）遂竄大和山城之間而餓死、（太平記）子義清任左近衞將監、（畠山系圖）阿波陸奧守、弟義深、（尊卑分脈）

義深稱三郎、（尊卑分脈、畠山系圖、）尾張能登越中河内

和泉紀伊守、(畠山系圖)尋爲伊豆守護、從國清居鎌倉、及國清被逐、從奔伊豆、明年基氏招之、僞許復伊豆守護職、義深造基氏箱根營、俄聞國清出亡大驚、不知所出、詣結城直光請救死、時基氏將撤陣還、直光盛義深于大櫃、穴底通氣、擔而從鎧函後、遂得脫去、後居京師、足利義詮免其罪、授越前守護、與諸將攻足利高經於杣山、數月高經死、其子義將出降、越前平、義深在任、頗有治績、(太平記)天授五

年死、(尊卑分脈、畠山系圖)年四十九、(常樂記)初義深聞國清出奔、密爲逃計、其臣遊佐性阿知其狀、欲令人不覺、故與左右飲博戲笑、以混其迹、比行已遠、事稍洩、兵士忽至執之、性阿乃披僧服而走、道爲人所覺、入逆旅而自殺、(太平記)譽田性意亦義深之臣、走至駿河、爲今川範國所執、其子彌三郎往請代死、性意視之謂非己子、彌三郎固爭不已、範國愍而兩釋之、(毛利家本天正本太平記)義深子基國、深秋、(尊卑分脈)

仁木賴章稱二郎三郎、其先出足利義清、義清孫實國居參河仁木、稱仁木太郎、實國玄孫義勝生賴章、賴章歷任周防伊賀守左京大夫兵部大輔、(尊卑分脈、梅松論、太平記)足利尊氏起兵、賴章與弟義長每從軍、及尊氏反、賴章與新田義貞戰於矢矧鷺坂不利、尋從尊氏破官軍於竹下、遂入京師、及尊氏奔筑紫、途遣還賴章于丹波、與久下長澤荻野波波伯部等據高山寺城、(太平記)尊氏再入京師、賴章與今

川賴貞率丹波但馬兵先抵京師、義貞攻尊氏東寺營、賴章與上杉重能等擊卻之、(梅松論)新田義顯據金碕、賴章率丹波美作兵由鹽津往攻之、正平中從高師直與楠正行戰于四條畷、又從與桃井直常戰于白河、尊氏西遁、留子義詮於石龕寺、使賴章義長佐之、從義詮入京師、時尊氏與弟直義內不相和、以故賴章兄弟及細川賴春、土岐賴康、佐佐木高氏、石塔賴房、上杉憲顯、桃井直常等各分

黨與逃歸國、賴章託浴温泉奔有馬、義長奔伊勢、及尊氏東擊直義、賴章兄弟從攻直義於薩埵山走之、又從尊氏與新田義宗戰于小手差原有功、足利直冬將攻尊氏山名時氏應之、時賴章爲尊氏執事、以丹波守護在佐野城、時氏率兵過城下、賴章畏其鋒不出、尊氏與直冬桃井直常戰于京師、賴章率丹波丹後兵三千陣于嵐山、賴章恇懦觀望成敗不敢進、後從義詮犯吉野、(太平記)十三年薙

髮號道環、(尊卑分脈)明年死、(尊卑分脈、園太曆)年六十一、(尊卑分脈)子義尹(○本書或爲賴夏子)爲中務少輔、兵部大輔、(尊卑分脈、太平記、)補丹波守護、山名師義遣小林重長略丹波、義尹出陣和久、告急義詮、義詮遣諸將助之、重長不戰而退、(太平記、告急初據天正本、)賴章養細川和氏子賴夏爲子、(○本書或爲清氏子)稱三郎、左京權大夫、中務少輔、賴章弟義長、(尊卑分脈)義長稱二郎四郎、歷任越後守、右馬權頭、修

理亮右京大夫、(尊卑分脈、太平記、梅松論、參取)足利尊氏與菊池武敏戰于多多良濱、尊氏軍鎧馬不備、足利直義以宗像宮司宗像政弼所給鎧與義長、(政弼名據金勝院本)義長擐之、挺前力鬭、手斬數人、由是軍氣百倍、武敏敗走、義長及一色賴行追擊至肥後、(賴行名據尊卑分脈)武敏出奔、乃進攻內河義直八代城走之、尊氏攻京師、義長及賴行留鎮筑紫、尋歸京師、(梅松論、參取太平記、)尊氏與新田義宗等相拒于金井原、義長與賴章分

手下兵三千伏叢薄間、既而尊氏敗走、新田義興脇屋義治縱兵窮追、義長乃突起奮擊、義興等俄作魚鱗陣、義長亦整陣當之、斬獲甚多、義興義治敗走、自尊氏起兵、義長屢立戰功、爲參河伊勢伊賀等四國守護、食邑數百所、爲人兇殘、賞罰任意、驕恣特甚、嘗詣鶴岡、殺人於社中、又戕男山神人、其在伊勢、豪占神戶三郡、祭主許之京師、後光嚴院命尊氏下書責還、義長怒祭主許己、肆意漁獵於

神路山五十鈴川、曾不經意、太平記在京師侵奪細川清氏宅地、清氏怒欲相攻、尊氏和解而止、園太曆又怒參河人星野行明在國擅屬清氏、沒其邑、又規奪土岐賴康佐佐木氏賴之邑、以故諸將惡之、會足利義詮犯吉野、使義長以兵三千出陣西宮、○園太曆作兵五百畠山國清亦率兵西上、素嫉義長、圖爲之所、而義長欲自專功、忌國清兵盛、冀其沮敗、聞國清先鋒戰于龍門山、抵掌笑曰、使汝諸軍露體脫走、亦可以爲一快、已而國清還京師、陰聚諸將謀殺義長、會官軍攻譽田城、國清託應援與諸將赴四天王寺、議返攻義長、義長聞之說義詮曰、聞國清清氏分兵至自四天王寺、是欲藉口于臣而圖亂也、請爲之備、義詮曰、此訛言也、事若實、我與卿誅之、誰敢抗者、義長大喜、籍兵得七千餘人、言曰、國清十萬兵、焉得若許精強、乃遣姪賴夏率二千餘人守四條大宮、遣弟賴勝于東寺、率一千餘人火

民屋、勒兵自備、恐義詮通意於國清、與賴夏率兵護義詮第、抑絕內外、自爲執事、請綸旨教書討國清清氏、卽夜義詮與佐佐木高氏謀而逸去、黎明義長賴夏請義詮出見將士、怪義詮不在、閉門大索不獲、於是衆情離沮、皆遁去、留者僅三百餘人、敵軍稍近、義長不知所爲、間道奔伊勢、賴勝逃丹後、賴夏逃丹波、尾張人小河某東池田某據小河莊、參河守護代西鄉某及吉良滿貞張陣矢矧、竝應義長、皆相繼敗衄、石塔賴房集伊賀伊勢兵、推義長叔父義住爲將、義住名據毛利家本、義長叔父據尊卑分脈、○分脈作義任、陣近江葛木山、與佐佐木氏賴等戰、義住敗降、義長在伊勢、擁兵三千餘人、至是逃亡甚多、僅以五百餘人據長野城、佐佐木氏賴土岐賴康來攻、相持二年、義長軍食日縮、族黨多降、迺遣使吉野歸順、二十年又請降義詮、義詮思其舊功、宥罪還京師、太平記後削髮、天授二年死、後愚昧別記子滿長爲右馬

助、尊卑分脈

石塔賴房、足利氏之庶流也、足利泰氏養孫賴茂爲子、稱石塔四郎、賴茂生義房、義房生賴房、尊卑分脈 賴房爲右馬頭、中務大輔、尊卑分脈、太平記、足利直義謀殺高師直、事敗出奔大和、匿越智某所、賴房與越智勸直義歸順、天正本太平記 奉詔討足利尊氏、將兵據男山、以窺京師、既而尊氏走于播磨書寫山、直義乃遣賴房及上杉朝房將兵追擊之、屯光明寺、與尊氏相

持、會高師泰自石見還、援尊氏、軍勢復振、賴房請益兵于直義、俄而尊氏來攻、賴房等力戰連破之、直義又遣畠山國清上杉義依爲援、尊氏退陣兵庫、賴房又擊破之、尋從直義奔越前、尊氏將兵來擊、太平記 賴房與桃井直常逆戰近江八相山、被敗、賴房匿觀音寺城、天正本太平記 既而與父義房從直義於鎌倉、拒尊氏于薩埵山、軍敗而降、義房在鎌倉、竊懷異圖、會新田義興等將攻鎌倉、以書招之、義房欲應之、召賴房謂曰、薩埵山之敗、忍死祈生、身爲降將、爲仁木細川等所屈辱、悒悒涉日、今將屬新田氏建功當世、貽榮子孫、汝宜與俱、賴房愕然變色曰、爲人臣懷貳心、士之所恥、僕深爲將軍所倚賴、常思報之、自古父子搆兵、亦各爲其主也、吾不可不告之于將軍、父子恩義既絕、不敢再見矣、遂去從尊氏軍、太平記○天正本以此爲義基事 後歸順、授刑部卿、尊卑分脈、太平記、足利直冬山名時氏細川清氏相繼請命、

詔許之、遣賴房及吉良族將兵助之、又俱討細川氏春等于攝津、尋與楠正儀等攻赤松光範多田部城、火其街市而還、太平記、參取園太曆、後復叛與吉良義眞降于足利義詮、毛利家本天正本太平記

吉良滿貞、參河吉良人也、難太平記 高祖長氏足利泰氏之弟、稱吉良太郎、尊卑分脈 祖貞義任左京大夫上總介、父滿義左兵衛佐中務大輔、滿貞稱吉良三郎、歷任左京大夫治部大輔、

尊卑分脈、太平記、足利尊氏之謀勤王、以貞義爲其族祖也、先使上杉憲房來報、貞義力贊其計、難太平記、族祖據尊卑分脈、遂舉族從之、後皆從尊氏反、正平七年帝御男山、滿貞與石塔賴房將兵五千自駿河入、援神樂岡之戰、又俱屬官軍、與細川清氏戰破之、滿貞二字、據毛利家本天正本補之、十五年畠山國清東走、滿貞與參河守護代西鄉其率兵要之矢矧、適義詮以大島義高爲守護、滿貞與戰而敗、遂叛降義詮、十六年與宇

都宮黑田族禦官軍於大渡、太平記、後薙髮改名省堅、尊卑分脈

小笠原貞宗幼名豐松、稱彥五郎、信濃人也、左京大夫長清六世孫、父宗長信濃守、貞宗敘從五位下、爲右馬助、治部大輔、信濃守、補信濃守護、參取尊卑分脈、小笠原系圖、○系圖作正四位下、管領飛驛遠江等國事、元弘之役、應北條高時拒官軍、既而歸罪自效、帝敕貞宗發信濃飛驛兵、從新田義貞戰于武藏野鎌倉、皆有功、小笠原家譜

建武二年足利尊氏反於鎌倉、又從義貞討之、後叛降尊氏、及帝幸延曆寺、尊氏進軍犯之、貞宗率甲斐信濃兵至勢多、延曆寺僧徒徹橋拒之、乃陣野路、扼官軍漕路、五字據太平記脇屋義助來攻、逆擊敗之、據鏡山、官軍來攻、又敗之、退陣伊吹山、告之尊氏、會尊氏議出兵近江斷官軍漕輓、乃使佐佐木高氏來援、梅松論○按貞宗目安鈔、貞宗是歲辭近江守護、蓋以貞宗辭職、高氏請之、尊氏兩從之也、今不可考、貞宗既破官軍、以功管領近江、及高

氏至、自稱請尊氏獲近江、貞宗大失望、弃而赴京師、參取諸本太平記、已而義貞奉皇太子保金碕城、尊氏乃命貞宗發信濃兵往攻之、貞宗勤銳兵八百、冒險力戰、不利而還、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破鎌倉西上、貞宗又發兵追之、至美濃、與芳賀禪可共拒於自貴渡、大敗、僅脫而還、太平記、其家世傳射藝騎乘之法、至貞宗最極其精妙、後醍醐帝爲聽昇殿、因師習之、帝嘗欲知坐鞍之法、令貞宗騎、親就其鞍

上採試之、乃大稱賞、命畫工圖而藏祕府焉、又嘗受其射法、謂其騎射之巧、得之於天也、乃賜書褒爲武人師表、以王字銘其旗、後改爲菱、小笠原家譜○按本書及小笠原系圖並云、貞宗此時敘正三位、公卿補任等書所不載、故不取、初帝以犬追物殺害生類、敕廢之、貞宗以爲步射之與騎射、於武事不可偏廢、而馳逐之習、以犬追物爲最要、遂上書光明院請復之、敕許之、小笠原家譜、貞宗目安鈔、貞宗晚自著家譜、弁作之序、誡子孫、其略曰、吾家世傳弓

馬術、自兵部以來、至左京兆自成一家、犬追物草鹿等法、是其所新定、驅妖魅而護國家、師將府以制寇賊、不可無此術、凡吾子孫、宜慎重無失也、兵部貞純親王、左京兆長清並貞宗遠祖也、子孫能遵遺訓、世以其術顯、小笠原家譜貞宗與今川某伊勢某二人名闕議定武家禮節、集成一書、題曰三儀一統、小笠原傳行小系圖甚崇信禪教、從元僧正澄受法、頗有所省、因薙髮改名泰山、嘗創開善寺於信濃、小笠原家譜、小笠原系圖、世呼曰開善寺入道、尊卑分脈、小笠原系圖、正平五年死、年五十七、崇光院命其彈正臺監護葬事、世以爲殊榮、所著有脩身錄、小笠原系圖四子、政長、宗政、宗滿、政經、政長敘從五位下、爲兵庫頭、尊卑分脈信濃守護、管領飛驒越後遠江等、最善父祖之業、嘗授之足利尊氏、從入京師、直武者所、因訓練兵士騎射、延元正平間數拒官軍有功、○按本書又曰、光明院嘗失其所愛籠鳥、命政長射捕之、政長用鏑箭射之、乃獲鳥無傷、人益稱異焉、然其事與東鑑小山朝村射鳥相類、蓋本書剽竊

以誇張政長射藝耳、故不取、宗政稱孫二郎、宗滿稱彦三郎、掃部助、刑部少輔、政經稱七郎、有勇名、修理亮、彈正少弼、小笠原家譜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七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八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臣十八

鹽冶高貞
佐佐木高氏
佐佐木氏賴
細川賴之

鹽冶高貞出雲人、（伯耆卷、太平記）隱岐守佐佐木義清玄孫也、父貞清爲左衛門尉檢非違使、始以鹽冶爲氏、高貞爲檢非違使、敘從五位下、（尊卑分脈）補出雲守護、（伯耆卷、太平記）元弘三年帝在隱岐、北條高時聞四方勤王師起、令佐佐木清高防嚴行宮、富士名義綱密謀奉帝起兵、帝使義綱曉喻高貞、高貞拘留不還、（○船上錄云、義綱與名和泰長協謀勤王、泰長先來說高貞、高貞不肯而逐之、與本書異、未知孰是、）及帝幸船上、近國將士大集、行在高貞與義綱率宗族千餘騎首發兵、（太平記）至八木而不進、官軍欲移兵擊之、高貞急至船上謝罪、官軍疑而不內、置之城外、（伯耆卷）乘輿還京師、使高貞先一日率所部爲前行、建武初帝創馬場殿于高倉、高貞獲千里馬進之、（太平記）尋任隱岐守、（尊卑分脈）二年從中務卿尊良親王討足利尊氏、戰於竹下、前軍敗走、高貞卽降于尊氏、延元三年脇屋義助拔黑丸城、尊氏遣高貞發

出雲伯耆戰艦三百艘攻之、高貞將發、俄嬰婦禍而死、初帝賜宮人于高貞、尊氏執事高師直見其有姿色、數挑之不從、遂欲殺高貞奪之、誣以謀叛、高貞計不能免、欲據國而拒、率其族三十餘人、佯爲遊獵、乘曉而出、別使八幡六郎某山城守宗村等二十餘人護妻孥、皆間道奔還出雲、高貞弟貞泰告之師直、（高貞弟據佐佐木家譜）師直卽告尊氏、遣桃井直常、大平義尚、山名時氏及子師義分道追之、直常

義尚急馳及其妻孥於播磨陰山、六郎等匿子女於民屋、還鬭殺傷數十人、直常等兵士競至圍之、令衆曰、雖獲高貞而失其婦、非執事之意也、六郎聞之、使宗村先殺高貞妻子、佯稱高貞、與衆拒戰數刻、乃放火民家、相偕自殺、直常等視焚骸以爲高貞信死、引還、太平記時氏師義追高貞至山碕、有一人自後呼曰、吾執事使也、卿等宜暫留、衆按轡而待、復呼曰、吾疾走喘甚、卿等來而聞命、時氏父子下馬、遣數騎問之、其人笑曰、吾實鹽冶氏之兵來海五郎也、適以在外、不得從主、今來死于此、欲以報地下耳、直進奮鬭、傷數人而自殺、由是高貞得逸去、天正本太平記日暮時氏宿湊川、師義特與十二騎冒夜追之、黎明及播磨賀古川、高貞弟六郎自稱高貞、率左右六人還戰而死、師義復進、高貞弟其率三人亦死、高貞弟據天正本高貞遂脱還出雲、明日時氏等至、令國中曰、高貞謀叛、能殺之者破格賞之、於

是親族離心、謀殺之、高貞散遣從騎、檢要害地、獨與木村兼綱走佐佐布山、兼綱名據天正本比至宍道鄉、有一卒來告、小君既爲追兵所殺、言終自殺、高貞乃罵曰、老華師直、我必報汝、割腹而死、兼綱斬其首瘞之泥中、亦潰腹抱高貞骸而死、時氏兵認其足跡、獲高貞首、傳之京師、太平記高貞有二子、從母出走、長子與母同死于陰山、八幡六郎覓次子、竊託路傍僧、俾攜至出雲、既長、便弓馬、依佐佐木氏賴宗、人呼爲出雲殿、天正本太平記○佐佐木系圖爲高貞有五子、且載其名、可疑、今不取、

佐佐木高氏、近江人、近江守信綱玄孫也、曾祖氏信稱京極氏、對馬近江守、檢非違使、祖滿信佐渡守、父宗氏檢非違使佐渡守、高氏稱四郎、爲佐渡守檢非違使、及北條高時薙髮、與俱落髮、號道譽、參取尊卑分脈、佐佐木系圖、高時還乗輿於隱岐、遣高氏與千葉貞胤等護送、而還、又命殺中納言源具行於柏原、高氏見高

時淫肆日甚、竊勸足利尊氏圖之、遂從而歸順、（太平記）尊氏東討北條時行、以高氏爲先鋒、官軍累捷、時行兵退保箱根、高氏率手下兵五百、與赤松貞範直進敗之、（參取天正本毛利家本太平記）敵又退濟相模川、阻水以待、時驟雨川方漲、（太平記）高氏望之曰、蹴河先登、此我家世之任也、與弟時滿率十數騎且游且戰、（時滿名據尊卑分脈）高氏手斬二人、遂達東岸、諸軍繼進、繞出敵後、東西鼓噪、大敗之、（天正本太平記）尊氏之反、官軍

來討、足利直義請逆拒之、尊氏佯不聽、高氏乃與上杉憲房細川和氏勸直義發軍、至矢矧川、與吉良滿義土岐賴遠等濟水殊死戰、既而諸將不利、退戰于鷺坂、又敗、退戰于手越、高氏身被數創、弟貞滿戰沒、（貞滿名據尊卑分脈）從者殆盡、乃詐降官軍、（詐降據西源院本）及散兵稍集、自拔赴鎌倉、尊氏出兵竹下、高氏從之、與足利高經等先登、大敗官軍、（太平記）後車駕再御延暦寺、小笠原貞宗帥兵至近江、連戰皆捷、

遂管領近江、高氏請尊氏曰、臣家世襲近江守護、今以近江賜貞宗、臣無復面目見人、若以本國賜臣、則臣先掃清國中、以斷坂本糧道、使敵坐困餽饟、尊氏許之、高氏乃經若狹至近江、（梅松論、諸異本太平記、○見行本太平記云、高氏詐降、請帝得近江守護、至近江、又欺貞宗領守護、然異本說與梅松論合、故今從之、）軍三上山、豪奪延暦寺及神社莊園在國中者、分與家衆、號爲料所、諸國將領置料所、自是始、於是官軍親舊在國內者、率皆離散、（諸異本太平記）脇屋義

助來攻、高氏將兵三千迎擊志那渡、官軍半渡、船多膠沙、高氏縱兵擊敗之、既而官軍糧食益殫、士卒日亡、至不支焉、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將兵西上、高氏與高師泰等逆拒黑地川、顯家不戰南走、正平三年、從高師直攻楠正行于四條畷、率兵二千餘陣伊駒山南麓、正行與諸將戰數合、高氏度敵疲則必赴師直軍、宜縱其進、從後掩擊也、既而正行後軍進攻小旗一揆、戰酣、高氏乃縱兵下山擊

而大敗之、正行遂戰死、太平記 五年尊氏西擊其子直冬、高氏從足利義詮守京師、時足利直義背尊氏南走、尋出軍男山、使桃井直常軍延曆寺、將來攻、高氏從義詮西走、參取太平記、園太曆、道遇尊氏、合兵返攻直義、高氏率兵七百餘、偃旗卷笠號、伏中靈山、直常與仁木賴章細川清氏等戰于四條河原而交綏、高氏瞰之、乃下山掩擊其後、直常遂敗退、明日尊氏西走、高氏從之、及尊氏與直義講和、復從還

京師、從還京師據東寺長者補任 已而尊氏直義外相諧緝、而內懷猜隙、諸將分黨各還其國、高氏亦歸近江、及直義北走敦賀、尊氏親擊之至鏡驛、高氏與子秀綱高秀率兵三千會之、太平記、高秀據天正本、 直義遣兵陣八相山以拒尊氏、高氏與土岐參河守冒險徑進、敵搖動、因奮戰大敗之、尊氏進營八相山、時滿與澀川直賴守觀音寺城、會直義之黨高山伊豫守上野左京亮共據鏡山、佐佐木信詮率兵會之、勢甚

熾、時滿告急、尊氏使高氏往援、高氏至舟岡山、與信詮戰大敗走、敵追急、將自殺、族人加治豐前二郎之兵志田榮重止之、自進鬬死、高氏賴得脫走保八尾城、直賴時滿遂棄觀音寺城、赴尊氏營、敵勢益振、既而直義走鎌倉、諸軍皆罷、天正本太平記 尊氏還京師、謀僞降吉野、高氏與赤松則祐贊成其事、園太曆 尊氏將兵東出、窮討直義、使高氏從義詮守京師、七年官軍來攻、義詮戰敗、高氏從走武佐寺、尋

從攻男山陷之、是役也山名師義力戰爲最、屢詣高氏要賞於義詮、而高氏爲人陰忮狡猾、在己上者常妬害之、好行譏間忌師義功、往往辭以連歌茶會、不出見、使之候立至夕、師義大恚、與父時氏舉兵背義詮、天正本太平記 十四年高氏從義詮犯吉野、時仁木義長爲執事、畠山國清結諸將圖殺之、高氏素惡義長擅權、竊同其謀、國清將與諸將自攝津入攻義長、義長乃勒兵護義詮第、抑絕內外、卽夜

高氏自側門入見義詮曰、義長衆之所惡、將軍焉得庇之、雖然、諸將亦舉動專恣、其心難測、不如潛出以觀變也、臣既具馬騎于北門、請乘之脫出、臣令將入與義長語、使彼不覺也、乃從兵百餘外來就義長、議軍事、移時、義詮因得脫去、義長遂奔伊勢、降吉野、自義長之敗、細川清氏爲執事、初義詮之南侵也、尼崎近臣多以攝津守護赤松光範闕供頓爲言、高氏乃請義詮奪其職以自領、義詮聽之、

清氏不直高氏、數爲光範請還補、不聽、備前福岡舊頓宮藤康之所領也、（名據金勝院本）坐事見削、赤松則祐請而得之、藤康後屬清氏、有戰功、清氏請義詮還賜其邑、義詮聽之、則祐以高氏之壻、恃其勢拒命不從、加賀守護富樫高家死、子竹童丸幼、高氏欲奪其守護以與女壻斯波氏賴、清氏不肯、請義詮仍以竹童丸爲守護、高氏憤數爲清氏所沮抑、思有報之、會義詮命清氏七夕宴其宅、爲七百番歌合、清氏大喜、盡心經營、高氏聞之、宅中七所、設七番菜、賭物七百名、本非茶七十椀以請、義詮更就高氏飲、清氏大憤恚、時清氏冠其二子於八幡宮、八幡宮源氏之所宗祀、以故義詮疑其蓄異志、高氏知之、以爲得便也、會妖僧志一至自鎌倉、數謁高氏、高氏問曰、頃聞得何等施主、志一曰、相模守殿有所禱、以願書被託、得嚫錢十萬、稍以資旅食、高氏逼求其書、憑伊勢某示之義詮、伊勢以其有義

詮死、基氏滅、己有天下之言、疑非清氏所爲、匿而不通、會義詮嬰疾、高氏入見曰、清氏詛將軍、知邪、曰未也、召伊勢進其書、義詮大懼、命修解禳、（解禳據天正本）因度清氏必有所納于八幡宮、訊諸宮司、果得願書、其文一如與志一者、然自當時皆疑其非手書也、義詮自是與高氏日謀誅清氏、高氏恐禍及、佯稱疾赴有馬温泉、數日義詮遂發兵據新熊野、清氏歸順、率宮軍攻義詮、高氏與義詮俱走近江、高

氏臨走淨掃居宅、陳名書畫珍玩酒食、戒二門僧以勞至者、既而楠正儀駐其宅、門僧出迎曰、高氏謹具酒肉以犒從者、正儀大悅、淸氏欲燬宅、正儀止之、更留酒肉及鎧一副、刀一枚而去、人謂高氏高手、一賭贏正儀刀鎧也、高氏尋從義詮還京師、自淸氏之敗、足利高經管政事、高氏又與高經以事相銜、遂與佐佐木氏賴赤松則祐等設詭讒構之、高經北走越前、義詮遣兵攻之、高經死於圍中、蓋

終義詮世、兵革不熄、皆階高氏、然每巧於規避、竟免于禍、且尊氏之揚兵、諸將大抵觀望、易于反覆、而高氏闔族攀附、終始不渝、子弟多爲效死、自勸尊氏圖北條氏、東西征行、未嘗不從、有智略、諳兵機、功最居多、以故寵遇優厚、當時莫如之者、義詮拜征夷將軍、用源賴朝使三浦義澄受將軍宣于鶴岡之故事、擇家世忠厚者爲受宣使、乃以高氏孫秀詮爲之、人皆榮之、而高氏恃功豪縱、無所忌憚、

一時武人擅奪人田園、朘削百姓、陵轢公卿、競以奢侈相尙、自高師直之後、高氏爲之魁、興國中放鷹西郊、方還、遣奴折妙法院楓樹枝、院主亮性法親王令人呵止、奴大侮弄、更折巨枝、宿直僧俱撻而逐之、高氏怒曰、何者門主敢爾辱人、即夜與子秀綱率三百人、縱火燒院、院衆狼狽悉被捕縛斬傷、（斬傷據天正本）法親王跣走僅脫、弟子亮仁法親王匿牀下、秀綱引出撻之、（亮性亮仁、據諸門跡譜、○異本太平記曰、秀綱害亮仁、皇胤紹

運錄諸門跡譜竝爲叠世、未知孰是、）延曆寺訴之光明院、告尊氏請得高氏父子甘心、光明院心欲可其奏、然搢紳不得有處斷、命尊氏議罪、尊氏直義置而不問、至明年延曆寺僧徒謀將奉日吉神輿入闕、尊氏不得已奏減高氏死一等、流上總山邊郡、（○天正本作武射郡）高氏以日吉神愛猿、及發家士三百餘人蔽腰負靫、皆用猿皮、各提籠鶯、祖送至近江國分寺、每所止舍、盛設聲妓供帳、未幾赦還、又與在京豪貴六十三

人遞爲茶會、負椅披錦綉、坐虎豹皮、爲盤方五尺、殽果綺錯、以擬食前方丈、酒三行、乃鬭茶、賭物各百副、金香衣帛細鎧裝刀之類、倚積如山、因縱俳優娼妓取之、又鬭奕一賭數千貫、太平記其家每夜所燒燭淚、例充門僧支俸、李瓊日錄後還居近江、常樂記文中二年死、年六十八、佐佐木系圖、後深心院關白記、花營三代記、常樂記、年六十八據系圖、子秀綱、秀定、定一作宗、今從太平記、高秀、佐佐木系圖秀綱任檢非違使左衛門尉近江守、敍從五位下、爲

侍所別當、佐佐木系圖、太平記、左衛門尉據系圖、正平八年山名時氏攻義詮、後光嚴院幸東坂本、義詮使秀綱護衞、既而義詮戰敗、奉後光嚴院如美濃、秀綱爲後拒、官軍堀口貞祐率堅田鄕兵邀之、以秀綱嚮梵妙法院也、眞野浦鄕兵望之謂曰、此山門之讎也、依山澤亂射、秀綱遂戰死、太平記秀定稱四郎左衛門、正平三年從高師直戰死大和水越、參取常樂記、尊卑分脈、高秀稱五郎左衛門、二兄先死、高秀因繼高氏任治

部少輔能登守大膳大夫敍從五位下、佐佐木系圖爲侍所別當、太平記、花營三代記、元中八年冬戰死堅田、參取常樂記、佐佐木系圖、秀綱子秀詮敍從五位下、任檢非違使左衛門尉、尊卑分脈稱近江判官、秀詮弟氏詮稱次郎左衛門、正平中高氏代赤松光範爲攝津守護、遣秀詮氏詮往守之、楠正儀和田正武來攻、秀詮氏詮發兵千餘人、欲據神碕橋拒之、守護代吉田嚴覺盛氣言曰、前守護怯懦、動被侵掠、所以尊公代鎭、而

今日南軍送死、安得復效前守所爲、直須突戰殲之、秀詮氏詮然之、率兵而進、途遇牧童、告曰、和田氏軍五百許、方過渡邊橋、嚴覺笑曰、縱楠家軍濟川、將併擊殲之、飮馬而息、正儀諜知之、遣數卒行呼曰、敵西來、何不守神碕橋、秀詮氏詮乃回軍西還、夾路皆淖淤、伏兵左右起射如雨、衆亂且就平地、官軍縱兵乘之、我軍大潰、嚴覺先渡橋撤版而走、秀詮氏詮踵至、不能渡、迴戰而死、太平記嚴覺後謀

奉秀詮子其廢高秀、高秀覺而殺之、（後愚昧記）佐佐木氏賴、高氏族舅弟也、曾祖泰綱爲左衛門尉檢非違使、（尊卑分脈）兼壹岐守、（東鑑、尊卑分脈、）父時信爲左衛門尉檢非違使、稱六角氏、（尊卑分脈）元弘之亂、從北條時益等屢禦官軍、六波羅敗、降于足利尊氏、（太平記）氏賴補近江守護、（太平記、後愚昧記、）爲檢非違使、（尊卑分脈）尊氏反、氏賴尚幼、據觀音寺城應之、及長每從尊氏有戰功、正平中尊氏與弟直義構兵、氏賴中立無所依

倚、避居西山側、薙髮改名崇永、以子義信幼、命弟信詮攝守護事、（太平記、參取天正本太平記、）後足利直冬、足利高經等攻尊氏於京師、氏賴應尊氏、與細川清氏等禦戰、清氏被創、軍殆敗、氏賴力戰、遂破走高經、尋從足利義詮犯吉野、拔平石城、軍還、畠山國清與仁木義長構兵、氏賴嘗滅高山氏、義詮賞功、悉與其故地、義長指爲已舊封、強奪之、氏賴嗤之、因與國清通謀、義長走伊勢、其叔父義住率兵二千據

近江葛木山、將進攻市原城、氏賴以兵三百沿河水、作三陣以待、而義住侮其兵寡、縱兵競進、氏賴迎戰大敗之、斬獲將士五十餘人、送首京師、義住出降、（太平記）延曆寺僧徒奉日吉神輿入京師、詐南禪寺僧妙葩、後光嚴院命氏賴及族人黑田高滿（族人據尊卑分脈）分衛東北門、僧徒來犯北門、亂入宮庭、土岐直氏等畏神不敢進戰、氏賴力鬬卻之、殺傷數十人、後光嚴院賜手書褒美、（後愚昧記、花營三代記、參取日吉神輿入

洛記、續正法論、）建德元年死、（佐佐木系圖、常樂記、義堂日工集、○花營三代記作天授三年誤）年四十五、（義堂日工集、○佐佐木系圖作三十五）子義信、滿高、義信早死、滿高爲左衛門尉備中守、兼檢非違使、氏賴弟信詮（○天正本太平記作定詮誤）稱山內氏、爲左衛門尉兼檢非違使、（尊卑分脈、佐佐木系圖、）足利尊氏直義構兵、信詮屬直義、攻觀音寺城取之、兵勢大振、（天正本太平記）既而直義與尊氏講和歸鎌倉、信詮等徹兵、各歸其國、及直義死、屬足利義詮、（太平記）

細川賴之稱彌九郎賴春子也爲人端厚有謀略好讀書作詩歌爲右馬頭敘從四位下尊卑分脈、細川家譜、太平記、細川賴之記、每從足利尊氏於陣間、既而往備中鎮撫山陽正平十七年細川清氏畔足利義詮據讚岐白峯城以應官軍賴之率兵六百餘攻之屯歌津、兵六百據異本處清氏襲其不備遣其母紿之曰將軍誤信羣小言、使足下有今日之舉吾深知其逼而然也然自故左大臣殿來謂仁木細川兩氏爲股肱、

委託固重今足下遠棄親與功忍尋干戈天下後世其謂之何足下若能改圖來歸則領國已下事一如前日吾爲足下保之必欲假託事端逞志天下則非吾所知姑退備中避足下鋒目清氏頗惑之往復涉日城壁已完、兵衆來集賴之終絕不與通相持數月料其糧食日乏勢漸窮蹙卽命部將新開眞行陽爲進攻西長尾城縱火沿道民家以致清氏軍清氏果分兵救之眞行結陣相持夜取捷

徑還至白峯賴之親引兵會之夾攻破城遂斬清氏西長尾守將亦失援棄城走賴之因留讚岐懷輯四國中國人來歸者亦衆太平記二十二年義詮疾病使子義滿視政事慮其尚幼不堪負荷愼擇委託人足利基氏薦賴之爲執事當時賀其得人參取後愚昧記、細川家譜、細川賴之記、太平記、義詮臨終謂賴之曰我遺一子於卿幸能輔之又謂義滿曰我遺一父於汝謹勿違其教細川家譜賴之由是深思輔導夙夜黽勉以

至廢寢食選士之學行醇篤兼長武事者薦以充師友日啓沃善道至乃隱逸之士苟可以資其匡益者必勸勸擧之參取細川賴之記、卧雲日件錄、空華集又自著戒法五章以頒與一時一曰戒阿主好二曰戒掩親訐疎好誣陷仇家三曰戒不善善不惡惡用愛憎是非人及外和柔而內實險害外澹泊而內實多欲自縱驕奢不拘禮法四曰戒無功邀賞無才貪祿徇私忘公五曰戒動掠同列之美自冀其進用及

受納賄賂、妄薦非才、凡人犯其法者、聽無貴賤無親疎、互相告發、告者則大有賞、書以授義滿師友以爲標準、伺察人物、賴之猶憂姦邪之未息、乃使髡者六人著禮服、異巾大刀、與義滿及諸將士游狎、詼謔歌舞、巧迎合其意、名曰童坊、又曰姦坊、士大夫有類其行者、則賴之密憑所親指爲士童坊衆辱之、士大夫往往恥之、折節者頗多、諂諛之風大改、細川賴之記及義滿加首服、賴之加冠、其日任武藏守、花營三代記建德二年義滿使楠正儀還河內圖吉野、賴之請發諸國兵援之、諸將以爲正儀不能自保河內而來奔、矧南嚮乎、必無利也、義滿從之、賴之恥言不行、辭職退居西山西芳寺、義滿親臨起之、遣其養子賴元率兵援正儀、諸軍屢敗王師、神器之復于京師、蓋本斯舉云、後深心院關白記、參取花營三代記、○按細川賴之記云、時人畏憚賴之過於義滿、賴之深憂之、欲使義滿收其威權、密與義滿謀、於衆會日、故讙責已、因陽懼解職、退居丹波、義滿遣人徵之、令不取、尋轉相模守、義滿稍忌

賴之權盛、左右因離間之、義滿益惑之、天授五年夏命罷賴之職、遣還讚岐、賴之深憾小人之難退、而大功不終、立臨發剃髮改名常久、賦詩言志曰、人生五十愧無功、花木春過夏已中、滿室蒼蠅掃難去、起尋禪榻臥清風、義滿遂命兵討之、自悔而止、參取細川系圖、花營三代記、既而深思其功、欲復相見、及如嚴島、命賴之具舟於讚岐、因過見之、與共到嚴島、足利義滿嚴島詣記元中八年遂召賴之還、適備後大亂、遣賴之攻平之、軍還、以賴元爲執事、命賴之參懷決事、其見親信如故、天下人再望其治、參取東寺長者補任、明德記、既而山名氏清山名滿幸叛、義滿來攻京師、義滿徵賴之等議軍事、使賴之及賴元等陣內野拒之、大戰、走滿幸、氏清亦敗死、明年賴之疾革、使賴元言於義滿曰、頃年山名氏強梁、動違節制、臣欲及命未終而芟除之久矣、今幸已伏誅、天下誰敢拒將軍之令焉、臣死可以瞑也、但臣以蒙昧久辱重職、

常恐不堪、唯將軍善處之、言訖而死、明德記時年六十四、細川系圖○常樂記作六十九義滿自幼蒙其保育、及長益敬重之、事無巨細、莫不聽從、其初政之美、皆由賴之輔佐之力焉、及卒、義滿大驚哭之、親臨其葬、扶柩送之、又手寫佛經以薦冥福、賴之家臣有三島外記者、壯勇有謀、兼長武技、賴之甚愛之、引共議事、待以賓友禮、三島深感其恩、及賴之死、刲腹殉之、其得人心如此、明德記

賴之無子、清和源氏系圖○尊卑分脈載賴之子基之、不書其履歷、而滿之子亦有基之、詳載其履歷、則其爲賴之子者誤、故今從本書說、養弟賴元滿之爲子、賴元始名賴基、爲右馬助右京大夫、敍從四位上、爲義滿執事、尊卑分脈犯吉野、拒山名氏清、竝有功、義滿予以丹波、參取花營三代記、明德記、子孫世襲爲執事、滿之阿波守兵部少輔、爲備中守護、尊卑分脈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八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九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臣十九

高師直（弟師泰　師冬）

高師直、右中辨高階峯緒之後也、峯緒九世孫惟眞、單稱高氏焉、（高階系圖）子孫世事足利氏、（太平記）父師重、爲右衞門尉、（系圖）師直爲尊氏執事、任右衞門尉、元弘中、尊氏起兵、從滅六波羅、（太平記）尋爲武藏守、延元元年、尊氏稱兵犯闕、又從擊延曆寺僧徒於伊岐洲社、破之、（太平記、梅松論）尋敗權大納言藤原師基于西山峯堂、又拒中納言藤原隆資于東寺、不利而退、會土岐賴直來援、師直復出戰破之、三年、圍左近衞少將源顯信於男山、顯信兄鎮守府大將軍顯家屯界浦、師直計和泉河內本屬官

軍、顯家在彼、與和田楠諸將連謀、其勢難制也、乃簡精兵、襲顯家于安倍野殺之、時脇屋義助發北國兵、將攻尊氏、以控援男山、尊氏召師直速歸、師直慮顯信躡後、遣間放火男山神殿、悉燒其資糧、義助逗撓不進、官軍勢孤、糧盡、（太平記）師直又擊敗左近衞少將源持定・源家房軍、（院家雜雜跡文、元弘日記裏書）顯信力竭走河內、義助亦引兵歸、正平二年、細川顯氏山名時氏與楠正行戰大敗、明年正月、正行進赴京師、尊氏命師直往拒之、師直以兵六萬至四條畷、部分士卒、佐佐木高氏・武田氏信（氏信據武田系圖）縣下野守等各將一隊、自以大軍居後、下野守與正行前隊合、敗而退、氏信進與其後隊接戰、高氏等縱精兵突擊、大破之、正行特以敢死士三百銳進、師直前隊細川清氏・仁木賴章等交進戰皆敗、正行乘勝奮鬪、將士披靡退走、師直奮勵曰、師直在此、卿等棄我去、何面目見將軍、衆稍定、正行注目師直、徑

衛其營、上山六郎左衛門高元自稱師直、手斬五人而戰死、（高元據常樂記、五人據天正本、）正行獲其首傳弄、師直乘閒脫走、正行知師直不死、欲誘致之、逡巡斂退、師直覺而不追、高師冬出兵尾擊、正行返戰破之、復進趨師直、相距數十步、師直軍士星散、左右僅七八十騎、須須木四郎（諸本太平記作丹二郎）收拾遺矢射之、正行等身中數箭、不得進、悉相刺而死、師直遂進犯吉野、縱火行宮而還、是役也、高元從師直在軍、

適當服詣師直營、俄而正行突至、高元倉卒不暇歸營、便取師直甲著之、師直從士忿挽止之、師直曰、此是今日代我死者、雖則萬金名甲、亦何愛也、顧獎高元遺之、高元深感其言、遂代死云、師直屢建戰功、復素爲尊氏所親任、威權無比、雖宗族舊將、視其瞋笑、以爲喜懼、性亦驕淫奢侈、擅張兇威、逞其巨毒、怨苦者多、嘗就故護良親王生母之宅、增加修築居焉、門宇殿廊、宏麗相臨、又多奪略諸王

公卿子女、分匿數所、每夜就淫、京師爲之語曰、執事巡宮、無神不享、逼二條前關白女弟、而生子師夏、（太平記）久之情好稍衰、女亦以伉儷武人、心常不樂、大納言藤原冬信密贈書挑之、師直聞大怒、潛遣人放火燒其第、冬信僅而免、（天正本太平記）鹽冶高貞妻有姿色、師直百計挑之、不聽、乃欲陷高貞以奪其妻、遂誣其反、高貞挈家走出雲、師直怒曰、恨不早發、失此美女子也、遽請尊氏、發兵追之、且囑必生

致其妻、追兵及之、高貞妻途死、高貞至出雲、聞之亦自殺、其淫虐率此類也、上杉重能畠山直宗與師直不協、每疾其所爲、數言之於直義、直義不聽、先是尊氏委政於直義、直義常敬事僧妙詰、（本書作吉誤、今據鎌倉大草紙、）公卿將士、施捨奔走、一時傾都、師直兄弟常姍笑之曰、此僧何等才學邪、未嘗一造其門、或遇之路、騎而過不顧、妙詰銜之、語次輒毀師直、直宗重能因益進其說、直義納之、（太平記）以從子直冬

爲中國探題、備外援、(園太曆、太平記、)直義欲託事召師直而收之、粟飯原清胤等始與其謀、中更改圖、及師直就客次、清胤眣之示變、師直覺而逃歸、其夜清胤詣師直、悉告其計、師直由是稱疾、集兵防衛、師泰方與楠正儀相持石川河原、師直乃遣使報師泰、都下繹騷、赤松則村子則祐等、以兵七百首救師直、師直慰勞曰、三條殿謀夷我族、事已逼喉、我故告將軍、起甲誅讒者、將士多屬我、京師不足以爲

虞也、但右兵衛佐殿在中國、必引兵來援、請以此勞公、因贈寶刀名懷劍、則村歸播磨、遏中國路、以斷直冬援軍、旣而山名時氏、今川賴國、細川清氏、仁木賴章、土岐賴康、佐佐木秀綱等、聞變來集、其餘黨附甚多、兵無慮五萬、尊氏大懼、召直義共謀、時將士應直義者僅七千、從至尊氏第、視其寂闃無兵備、稍懷離畔、往往亡歸師直、留者僅千人、師直勢益猛、乃進兵圍尊氏第、尊氏令人責曰、汝欲託

事以圖我乎、師直對曰、臣非有他、今日惟欲獲讒者以明臣無罪耳、麾兵而逼、尊氏不獲已、停直義政務、放流重能直宗、於是解圍而退、遣兵捕妙吉、妙吉先已逃、不知所之、又命中國兵士攻直冬、尊氏以子義詮代直義、師直仍執事、初直義執政務、師直頗憚其嚴正、未敢縱惡、至是直義擯廢、內外事一出於己、驕肆益甚、遂逼殺重能直宗於謫所、又欲殺直義、直義怖畏、剃髮屛居、師直命嚴遏其外

交、(太平記、)五年、從義詮攻土岐賴明、虜之歸、(園太曆、祇園執行日記、天正本太平記、)是時直冬在筑紫、石見人三角入道起兵應之、師泰往攻、數月不克、兵士應直冬者日多、西土大擾、尊氏問可遣鎭者、師直曰、非將軍親往則不可也、何者鎭西人士皆謂將軍與右兵衛佐殿、外雖相攻、內或不然、是以持疑觀望、今聞將軍之至、則衆知所向背、一時必潰散矣、尊氏納之、刻日將發、師直欲乘機殺直義、以除後害、直義卽夜

出亡、太平記師直請先索直義而後發、尊氏不聽、園太曆○太平記曰、直義出亡、諸將聚師直第、請暫留京師而索之、師直不聽、明日與尊氏俱發、既而師直聞直義在内侍原好專許、勸尊氏遺書好專圖之、直義走依越智伊賀守、遂謝罪歸順、於是將士蓄怒者悉往應之、天正本太平記明年尊氏在備前聞直義起兵、將回軍擊之、師直遣使召師泰令子師夏留屯備前、竢師泰至俱還、師直乃與尊氏引兵還攻桃井直常于京師破之、明日尊氏軍自潰、師

直從走播磨、保書寫山、直義遣石塔賴房等來攻、會師泰等兵至、共圍賴房於光明寺、尊氏陣引尾、師直陣泣尾、人以爲不祥、直義又使畠山國清等來援賴房、尊氏師直邀擊之、御影濱大敗、狼狽入松岡城、城中狹隘、兵士塡咽、乃命出士卒閉城門、衆恚曰、執事薄情如此、豈可終憑邪、悉引去、是以將士在城中者、亦往往逃亡、始兵號二萬、至是止者惟赤松範資等僅五百餘人耳、尊氏問師直曰、饗庭氏直氏直據園太曆海老名六郎在乎、曰、先已亡、又問長井治部佐竹加賀在乎、曰、亦已亡、尊氏度不可免、與師直等飲訣、會氏直自畠山國清營歸、告和成、師直與師泰相議曰、使將軍保赤松城、已走四國、又曰、三條殿怨我深矣、然披剃歸罪、或得免也、藥師寺公義曰、在昔源爲義剃髮歸罪、義朝以子尚不能全之、竟灑血僧衣、公今日縱爲僧出降、豈有獲全之理乎、適足以取辱耳、若夫欲走四國、須有

舟楫之具、而今船隻不辦、追兵適至、誰敢力拒、且聞細川顯氏大兵在三石、聞將軍赴赤松、彼必爲梗、進不能至、退亦失據、不如以見兵快戰、以決死生也、師直師泰俛首不答、惟欲忍死苟免耳、公義泣歎曰、途窮運盡、迷而不復、一至於此乎、遂薙髮號元可、晦跡入高野山、太平記尊氏與直義竊約將誅師直兄弟、園太曆師直等猶不覺悟、髡首出降、師直改名道常、師泰改道勝、○系圖作道昭著衲衣戴笠乘

馬從尊氏後、衆彈指曰、出家功德、應救後生、而今生難免矣、師直欲與尊氏相及、舉袂掩面、疾馳而過、上杉顯能以其父讎、命兵士驅馬遮其前、三浦八郎左衞門從卒二人慢言曰、汝何物僧、敢爾被笠掩面、就褫其笠帽巾少脫露半面、三浦揮眉尖刀斬之、師泰見之將逸去、吉江時宣時宣據金勝院本太平記抽槍刺之、師泰將拔衣中刀、時宣從卒推鐙墮馬斬之、宗族十餘人皆爲顯能所殺、顯能重能子也、

太平記四子、師友、師詮、久直、師夏、師友豐前守、與父同被殺、系圖師詮稱武藏將監、師直之死、師詮逃匿民間、山名時氏攻足利義詮、阿保忠實等推師詮爲將拒之、戰敗自殺、久直不知所終、師夏稱武藏五郎、太平記、參取園太曆師直被殺時年十三、軍士收之、紿曰、子欲生乎、師夏聞父死、曰、嗚呼、我復何用生爲、遂被殺、太平記、年十三據常樂記、師直弟師泰、系圖爲兄、今據常樂記、太平記、師泰任越後守、系圖、太平記、爲尊氏侍所、天正本太平記

建武二年、從討北條時行、戰于相模河、大敗之、太平記、梅松論、延元元年、別將兵攻金崎城、瓜生保等推新田義治、舉兵於杣山、師泰分遣兵六千攻之、不克、明年保率兵援金崎、師泰令今川賴貞要險逆拒、大敗之、獲瓜生保及里見時成等首級、時金崎受圍日久、城中糧盡、勢日蹙、部兵或說師泰曰、頃城中不浴馬、料糧盡食馬也、攻之可拔、師泰督將士急攻、城中絕糧已十餘日、士皆困憊、執兵而不能戰、

尊良親王及新田義顯自殺、城陷、遂執皇太子歸、三年、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帥大兵破鎌倉、累捷而進、尊氏與將士相議、或云、赴鎭西、集兵返攻、或云、撤宇治勢多二橋防守、師泰曰、自古撤橋防守者數矣、而未聞得捷者、何則攻者兵力常足、守者地勢自限、兵力足者氣盛、地勢限者氣衰、所以敗也、今欲復蹈其覆轍、於計未爲得矣、請出兵近江美濃之閒、掃敵于都外、尊氏納之、師泰將兵一萬至

美濃、陣于黑地藤河二水之間、以示必死也、顯家不能進、引兵向伊勢、師泰追至雲津川、不克還、太平記、追至已下據難太平記、三刀屋文書、興國元年、尊氏令師泰擊東國、乃赴遠江、攻井伊城拔之、既而宗良親王收散卒、復據井伊城、師泰又圍攻數月、城遂陷、參取保曆間記、鶴岡社務記、親王走越後、李花集師泰既恃功驕奢、嘗欲營別墅于東山枝橋、以菅原氏墳墓在其地、乞之菅原在登、在登請族移葬而取之、師泰怒曰、彼故惜之、爲辭以欺我耳、卽遣役夫斬木發墳、遺棄骴骼、遂因其地、以作別墅、人或榜其傍曰、柰岐比斗能、志流志能曾斗波、保利須氏氏波加柰加利計流、以惠豆玖利加柰、師泰意疑在登所爲、竊遣力士、刺殺在登及子在弘、在弘名據菅原系圖、常樂記、初師泰作別墅、大納言藤原隆蔭家士過其地、見役夫甚勞、頗誚師泰、師泰聞而大怒、追執之、被以役夫服、剗土挐石、以辱之、見者醜之、其凶虐無忌憚、率此類也、正

平三年、攻楠正儀、營石川河原、縱兵劫奪掃部寮及寺祠香火邑、掃部寮據園太曆悉收之、又取浮屠相輪、鑄爲茶鐺、軍士亦多倣之、凡和泉河內所在浮屠、莫不毀破、及直義事起、解圍還京師、直義使使於途、慰諭曰、師直不稱職、自今以子代之、師泰曰、伐枝逮根之計、我已知之、當不日而面啓耳、乃率甲士三千卒七千、各持一楯、戎備入京師、事尋平、五年、攻三角入道、連取其五城、國內三十二寨、望風而遁、三角嬰城固守、師泰築長圍困之、明年、尊氏爲直義所破、走播磨保書寫山、師泰引兵返救、途與上杉朝定等戰敗之、進與尊氏會、圍石塔賴房于光明寺、及和議成、與師直俱被殺、太平記、子師世爲左近衛將監、亦與父共見誅、園太曆、師泰弟師茂爲駿河守、系圖、太平記、尊氏走筑紫、菊池武敏率兵數萬來拒、時尊氏兵僅五百許、軍中震懼、會九州豪族松浦神田二氏、望尊氏軍、以爲大衆至、卷甲來降、尊

氏疑非其誠心、命加防備、師茂諫曰、人心反覆、固不可測、然今日非得人、則何以得濟、設令彼復懷不服、我克以誠信接之、何不爲用、將軍必勿容疑、尊氏嘉納、從是歸降相繼、筑紫悉景附、後不知所終、師茂弟師重（太平記爲師直）從子（從系圖、今）爲豐前守、延元元年、從尊氏攻延曆寺、戰于西坂本大敗、被傷不得走、遂被斬梟、（太平記）

師冬、師直從弟也、爲師直所子養、（系圖）爲參河

守、延元四年、足利尊氏以東方未降、命師冬往擊之、乃將兵赴下總、攻近衞少將藤原實寬於駒城、遂進入常陸、攻準大臣源親房於小田城、（參取保曆間記、鶴岡社務記、矢部文書、結城文書、）明年攻拔常陸二城、（鶴岡社務記）夜襲駒城大破之、擒實寬、既而親房遣兵來攻、師冬拒戰不利、燒營宵遁、（參取鶴岡社務記、元弘日記裏書、結城文書、）興國二年、再發兵攻小田城、竊遣說者招誘城主小田治久、治久來降、（鶴岡社務記、結城文書、別府文書、）親房走關城、師冬進圍之、分遣三戶師親、（師親、金勝院本太平記作氏鎭、今從系圖）一攻大寶城、（一本、）爲源顯時所敗、（結城文書）師冬更築長圍、絕二城道、困之、時或出兵挑戰、相持三年、城中兵潰糧盡、親房顯時遂棄城西走、師冬移兵攻伊佐城、孤城不守、首將伊達行朝出降、於是關東悉降、（結城文書、別府文書、稅所文書）師冬班師京師、（鶴岡社務記）尋爲播磨守、與上杉憲顯輔足利基氏、管領東國事、後憲顯起兵上野、應足利直義、師冬徵發關東兵、無至者、僅率兵

五百、與基氏往攻之、軍士叛亂、擁基氏去、師冬走甲斐、據洲澤城、諏訪隆種率兵圍之、諏訪眞親在隆種軍、請曰、執事冠我烏帽、義同父子、不可背也、馳入城拒戰、與師冬俱自殺、（隆種眞親據金勝院本太平記）師親稱三戶七郎、師冬族子也、師冬之敗、被傷逃去、及尊氏與直義相持薩埵山、藥師寺公義說宇都宮氏綱、推師親爲將、以應尊氏、師親在軍、暴發狂疾自殺、（太平記、氏綱據天正本太平記、）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九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十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臣二十

赤松則村（子範資　貞範　則祐）

赤松則村、初稱次郎、（赤松系圖、太平記、）父曰茂則、（赤松系圖、則作範、）具平親王之後也、（○按、赤松系圖、一本或云、茂範、敍正五位、爲左衛門佐、稱次郎左衛門、任播磨守、）世居播磨、祖久範左衛門尉、始以赤松爲氏、（尊卑分脈、○按、赤松系圖、或曰、五世祖家範始稱赤松、赤松略譜曰、八世祖侍從季房爲播磨守、稱赤松、）則村夙崇禪教、薙髮號圓心、（赤松系圖、）性恢豁有大志、不欲事出人下、元弘之亂、子則祐賚兵部卿護良親王令旨至、則村深以爲榮、城本國佐用莊苔繩山、舉義、奔附者千餘人、乃出兵守杉坂山里、以絕山陽山陰二道、三年春中國兵赴援六波羅、則村使子貞範（貞範、據赤松系圖、）拒之舟坂

山、擒伊東惟羣等二十餘人、悉免其死、待之更厚、惟羣感恩、還據三石山、以爲則村守、由是兵勢益振、進徇傍郡縣、城摩耶山守之、北條仲時北條時益遣兵五千來攻、則村誘敵嶮處、使則祐等乘高連射、敵軍擾動、因縱兵突戰、大敗之、仲時時益復發兵一萬攻之、則村欲逆擊出城、途料敵軍行程、謂其至當在明日、會急雨至、入民屋避之、敵兵奄至、則村突出血戰、左右纔五十餘人、衆寡不敵、兵漸殲、只餘六騎、則村便卷笠號、混敵兵中、（太平記、）適見敵將將上馬、則村佯爲賤者、下馬試扶乘之、敵將不悟、於是復騎、目敵衆爲赴戰狀欺之、馳還本軍、（諸本太平記、）明日進攻敵于瀨川、大破之、殺獲數百人、乘勝夜向京師、縱火民屋、照塗以行、別遣左衛門佐藤原忠俊（忠俊、據金勝院本、）率兵向七條、明日則村進至桂河、敵兵二萬臨河而陣、則祐單騎先渡、則村乃麾衆悉渡、敵兵奪氣、不戰而走、則村長驅入京師、

忠俊先進、縱火民舍、光嚴院避于六波羅、時日已昏、則村以兵寡且疲、按軍不前、俄而敵縱騎從後掩擊、我軍大敗、整陣復戰又敗、遂走山碕、更集散卒、詐以左近衞中將源定平稱聖護院宮、營于男山及山碕、以扼水陸兩路、北條仲時・北條時益遣兵來攻、則村聞之、率兵先發、距京師三里許、沿道置伏三所、敵至、伏發、擁楯而射、敵不戰過、第二伏發、縱橫衝突、第三伏將縈斷其後、敵駭顧大潰、尋與

源定平・僧良忠攻六波羅、不利、時帝移幸船上、詔左近衞中將源忠顯將兵助則村、北條高時亦遣足利尊氏・名越高家赴援、既而尊氏歸順、則村與高家戰久我畷、部下佐用範家射殺高家、敵軍崩潰、則村進陣東寺、源忠顯向竹田、足利尊氏屯神祇官、三面進逼、敵深隍聯柵、營壘相接、守備甚嚴、則村部下妻鹿長宗有膂力、踰隍倒陴、隍爲之平、則村因麾兵奮擊、破其外營、○禪林諸祖傳曰、則村旗畫巴文、而北條氏旗畫魚鱗、是日軍中有童謠曰、魚鱗水屬也、巴水紋也、以水敵水、故無輸贏、若加以龍者勝、則村用其言、畫龍于旗、及戰大捷、今不取、即進與源忠顯・足利尊氏俱圍六波羅、北條仲時・北條時益奉光嚴院東走、道皆伏誅、則村之功爲最焉、迺將諸子迎車駕於兵庫、帝駐蹕親勞之曰、恢復之功、依汝忠效、賜錦直垂、從入京師、賜錦直垂、據赤松系圖、時護良親王在志貴山、則村往從之、護良任征夷大將軍、帥諸軍入京師、則村將兵千人前驅、時朝廷定功臣爵封、異議紛紜、與奪

無常、論則村功、賜播磨守護職、未幾無故褫職、獨食佐用莊、太平記○按赤松略譜云、藤原清忠譖則村削其職、因大懷觖望、心常不樂、赤松略譜、及足利尊氏東征、子貞範從之、尊氏反迹稍露、則村陰附之、會丹波兵起、攻守護碓井盛景、盛景求援、則村不應、遂以尊氏命、招集近郡兵、太平記、延元元年尊氏逼京師、則村・範資與細川定禪率兵會之、參取梅松論、太平記、尊氏授則村以播磨守護、天正本太平記、則村・範資與定禪大敗官軍於山碕、參取

（梅松論、太平記、）追至京師、尊氏敗走兵庫、則村密說曰、士卒疲弊、不可濟功、宜暫逃筑紫、休息養銳、徐議再舉也、細川族經略四國、臣在播磨、控壓中國、鎭西則少貳貞經在彼、大友貞宗見從軍中、戮力合勢、東向制敵、數月之閒、可飲馬於洛水也、臣以天時察之、大將軍在西、據其方者有利、且戰以旌旗爲眼目、今官軍每建錦旗、而我不得設之、何以免惡名、自鎌倉滅、持明院上皇內懷怏鬱、若請其院宣、揚

錦旗以麾天下、之兵莫不景從、此當今之良策也、尊氏皆從之、（梅松論）則村乃城白旗峯、未畢、與江田行義大館氏明戰室山、不利、新田義貞至斑鳩驛、則村遣使紿之曰、元弘草創、則村屢挫大敵、頗抽微效、而論功之日、恩賞殊薄、是所以憾於朝廷也、然則村向蒙兵部卿親王殊恩、死生不敢忘、若朝廷不咎臣罪、下綸旨復播磨守護、願重展後效、義貞信之、馳奏京師、往反旬餘、則村繕完城壁、乃報義貞曰、本國守護、將軍已許之、不復煩翻覆之綸旨、義貞怒圍攻踰月、則村潛遣則祐及得平秀光於筑紫、說尊氏曰、義貞兵分攻備前備中播磨美作諸城、久不能下、師老糧竭、聞將軍至、必望風潰走、今白旗受圍數十日、城中食乏、（城中食乏、據梅松論）破在旦夕、若白旗已破、則餘城不得保、中國咽喉、悉爲敵有、將軍率百萬兵、亦何補於事、尊氏乃將兵而發、義貞聞之、遽解圍去、兒島範長赴義貞軍、則村要擊

于那和、範長自殺、（太平記）往會尊氏于室津、從足利直義、與楠正成戰湊川、破之、（梅松論）正平五年死、年七十四、（常樂記、赤松系圖、）稱法雲寺、（赤松系圖）子範資、貞範、則祐、氏範、（太平記、赤松系圖、）氏範自有傳

範資、則村之起義、每從力戰、以功爲信濃守、延元元年、足利尊氏犯闕、範資在京師、將亡歸播磨、率國兵應之、遇細川定禪於途、定禪喜、遵則村元弘入京故事、請範資爲先鋒、○梅

（松論曰、則村率兵會定禪、未知孰是、）陣芥河、尊氏已至山碕、官軍拒之、不得進、範資弟貞範從在尊氏軍、範資便遣書告狀、幷約戮力擊官軍、且刻戰期、尊氏大喜、明日進與範資等合、攻脇屋義助走之、於是官軍皆敗、尊氏進陷京師、又從細川顯氏及高師直、與楠正行戰譽田林四條畷、亡何尊氏與弟直義鬩鬭構兵、尊氏敗走播磨、保松岡城、範資及高師直師泰等僅五百人從之、事平還、（太平記）補攝津守護職、後削髮法名世範、世稱七條赤松氏、子光範、直賴、範實則春、（赤松系圖範寶、據太平記、）光範敍從五位下、爲檢非違使、信濃守、（尊卑分脈）襲攝津守護職、正平中、從足利義詮犯吉野、還爲佐佐木高氏所誣陷、罷守護職、後與細川清氏拒官軍於譽田、直賴範實則春、茲爲叔父則祐所養、（則春據赤松系圖）直賴年十三、從父在松岡城、足利尊氏置酒爲訣範資、誡直賴曰、我今將殉死于將軍、汝尚幼、且則祐嘗欲養汝爲子、宜還鄉里、

事叔父猶事我、不然爲僧薦吾冥福、直賴改容對曰、世間是非、兒既粗辨知之、豈目視大人死而忍生還者邪、決不奉命、神色甚壯、事平、從父而還、山名師義入播磨、直賴塞大山路拒之、師義不得進、轉向丹波、後爲掃部助、範實稱彥五郎、從足利義詮犯吉野、與細川清氏先登、陷龍泉城、後歸順、與清氏攻義詮、則祐招還、再屬義詮、（太平記）則春近江守、（尊卑分脈）貞範爲筑前守、建武二年從足利尊氏東征北條時行、時行軍敗、保箱根水飲嶺、貞範冒嶮衝擊破之、時行退、阻相模河而陣、貞範與諸軍夜潛渡河攻走之、尋從尊氏、禦王師于竹下、後爲美作守護、（太平記）薙髮、更名世貞、（赤松系圖）山名時氏入美作、貞範與弟則祐等、拒之不克、（太平記）子顯範從五位下出羽越前伊豆等守、中務少輔、（參取赤松系圖諸本）則祐初爲僧、居延曆寺、給仕護良親王、（赤松系圖）任權律師、（赤松系圖、新拾遺集、）稱帥律師、號妙善、或自

天、（尊卑分脈）元弘之亂、護良親王帥僧徒拒賊、僧徒尋叛、親王走大和、則祐與村上義光・平賀三郎等從之、匿十津川半歲、復從走吉野、途爲敵所扼、則祐等悉心扶持、僅得脫、親王大喜、與義光・三郎竝稱爲三傑、及親王城吉野、收集義徒、則祐亦請令旨歸播磨、勸則村舉義、俱守摩耶城、賊來攻、則村迎擊破之、將斂兵還城、則祐曰、賊悉兵來戰、今已敗歸、卒勞馬疲、我乘勢追擊、誰能拒者、六波羅可立取

也、則村然之、乃進至桂河、賊新兵二萬、臨岸爲陣、則祐躍馬將渡、則村止之曰、足利忠綱・佐佐木盛綱濟宇治・藤戶、由豫知淺深處也、今上流雪消、水勢暴漲、非騎所能堪、設使馬健得濟、惡可一人往而敵萬衆乎、則祐不聽曰、敵多我寡、利在急戰、單騎絕流先渡、則村兵三千踵之、賊望風潰走、則祐・貞範從四騎逐北、徑至六波羅西門、俟後軍至、（西門據諸異本）時日已暮、賊兵四至、則祐・貞範便撤徽號混賊、

賊覺之、令曰、赤松兵渡水而來、其鎧馬沾濕者、悉執斬之、則祐等料不可脫、乃大叫奮擊、從騎皆死、又與貞範相失、則祐挺身脫歸本軍、復收散兵進戰七條、又見敗、尋從足利尊氏反、（太平記）則村死、襲播磨守護職、兼備前・美作守護職、（尊卑分脈）正平六年、從高師直攻光明寺城、會聞美作兵起、乃還守白旗城、尋歸順、請奉護良親王子陸良討尊氏、明年復叛降足利義詮、幽陸良於京師、陸良脫入高山寺

城、集兵討則祐、則祐迎戰冑山敗之、十年與佐佐木高氏從義詮、拒山名時氏於神南、（太平記）義詮軍敗將自殺、則祐・高氏諫止之、時氏乘勝競進、則祐輒起褰幕、令衆曰、汝等力戰效死報主、垂名竹帛、衆競進奮戰、大敗時氏、加授備前福岡、十六年時氏將兵三千、略美作諸城、將攻倉懸城、則祐與貞範等、率兵二千、援倉懸、山名師義別將八百騎待之、則祐等見其兵寡、將進擊之、會阿保信禪等歸順、

將襲播磨、則祐築法華山等五城守之、遣使讚岐求援細川賴之、（本書作賴旨、今據前後文訂之、）賴之抵備前、以兵寡不進、城陷、後則祐與諸將助作義詮萬里小路第、坐功緩削一莊、（太平記、）二十四年、率姪光範等擊弟氏範於天王寺、走之、（花營三代記、）建德二年死於建仁寺大龍庵、（常樂記、）子義則、義祐、將則、師範、朝範、（參取尊卑分脈、太平記、○則祐子諸系圖互有異同、今不盡註、）義則以佐佐木高氏外孫、爲足利義滿所寵遇、則祐死、襲播磨備前守護、歷左近衛將監、上總介、兵部少輔、至從四位下大膳大夫、（赤松系圖、）義滿以赤松及山名一色京極氏爲侍所、居京師聽斷訟獄、因稱四職、（武家補任、）元中中、與山名氏清戰京師敗之、以功加授美作守護、美作不服、率兵擊平之、（明德記、）薙髮改名性松、義祐食攝津有馬邑、因稱有馬氏、爲出羽守、將則爲左馬助、（尊卑分脈、）元中中、與山名氏清戰內野、敗死、（明德記、赤松系圖、）師範爲美作權守近江守、（赤松系圖、）朝範爲肥前權守、神

南之戰、從父陣山西、先敗、朝範深以爲愧、欲得敵一將相刺死、覘擊山名師義、爲其從兵所傷眩仆、敵乃刺其喉棄去、比戰罷、遂得蘇而還、（太平記、）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十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十一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將軍家臣二十一

山名時氏　子師義　氏清

土岐賴遠　兄賴直　姪賴康

山名時氏稱小二郎、八世祖義範、新田義重子、稱山名三郎、〔尊卑分脈、山名系圖〕從源賴朝擊平氏有功、授伊豆守、〔尊卑分脈、東鑑〕父政氏稱彌二郎、時氏歷伊豆守彈正少弼、爲左京大夫、〔尊卑分脈、山名系圖〕元弘中與政氏俱從足利尊氏戰竹下、又從走筑紫、興國元年與子師義追擊鹽冶高貞於出雲殺之、〔天正本太平記〕爲侍所別當、因幡伯耆守護、〔山名系圖〕六年荻野朝忠據丹波高山寺城、尊氏令時氏率兵三千攻降之、正平二年細川顯氏與楠正行戰河內敗退、尊氏再遣

時氏顯氏率兵六千戰瓜生野、時氏大敗、身被七創、軍士擁走、顯氏軍、弟兼義鬭死、七年與師義起兵伯耆、抵出雲、逐佐佐木高氏小目代吉田嚴覺、乃馳使吉野歸順、明年時氏與師義將兵五千自丹波、大納言藤原隆俊楠正儀等自淀、竝向京師、足利義詮陣神樂岡、時氏攻敗之、義詮東走、又破高師詮軍于吉峯、於是時氏欲待兵大集擊義詮於美濃、既而隻兵不至、士卒多亡、朝廷亦遣藤原隆俊管攝諸事、時氏不得志、遂引還伯耆、官軍亦皆罷歸京師再爲敵有、是時足利直冬流落在安藝周防閒、時氏意以爲兵不來附、由將望不重也、乃奏奉直冬爲大將、九年督諸軍進、山陰兵望風來附、足利高經桃井直常亦起兵北國應之、尊氏聞而走近江、明年時氏與直冬入京師、官軍來會、尊氏率兵還攻、時氏直冬等分軍拒之神南、不克、斂兵西還、聞義詮犯吉野、懼其移兵來襲、聚兵繕城爲

之備、尋攻美作、取柰義能仙篠向大見丈等九城、獨倉懸城堅守不拔、赤松貞範出兵於境上、謀援倉懸城、時氏遣小林重長屯星祭嶽遏之、急攻取倉懸、十七年率兵五千抵美作、遣子師義等將兵略備前備中、遣富田直貞略備後、直貞敗退、師義狥但馬丹波、既而引還、十九年時氏使人請義詮曰、臣與將軍舊無微嫌、今所以起兵、將討佐佐木高氏以懲後耳、願將軍幸赦臣擅起兵罪、賜以臣所

略定諸國、則效節如前日也、義詮喜曰、山名降則中國平、官軍衰矣、乃赦之、（太平記）因授因幡伯耆丹波丹後美作五國守護、（太平記、山名系圖、）後削髮號道靜、（尊卑分脈、山名系圖、）建德二年死、（山名系圖、花營三代記、常樂記、）子師義、義理、氏冬、氏清、時義、義數、義繼、氏重、高義、義治、氏賴、義理爲修理權大夫、（尊卑分脈、山名系圖、）彈正少弼、（山名系圖、花營三代記、）與弟氏清攻和泉紀伊有功、（花營三代記）加紀伊守護、（山名系圖）後與氏清作難、攻足利義滿、義理在紀伊、

集兵未發、氏清敗死、義理請降、義滿不聽、使大內義弘來擊、義理兵潰、奔亡爲僧、不知所終、氏冬爲中務大輔、因幡守護、與氏清俱起兵、尋復降、（明德記）時義爲兄師義所子養、（尊卑分脈、山名系圖、）與兄義理等攻和泉紀伊、（花營三代記）義數爲上總介、與氏清俱敗死、（山名系圖、明德記、）義繼爲信濃守、氏重爲右馬助、（尊卑分脈、山名系圖、）從義理攻和泉戰死、（明德記）高義爲修理亮、義治爲駿河守、（尊卑分脈、山名系圖、）氏賴事闕、

師義初名師氏、爲右衞門佐、（太平記、山名系圖、）年甫十四、從父時氏追擊鹽冶高貞、疾驅至湊川、會日暮而止、師義謂從士曰、彼晝夜兼行、追者安待天明、我欲侵夜尾之、騎健馬者來、輒不告時氏而發、小林重長等十二騎從之、馳十六里、曉及于賀古河、高貞弟六郎等七人隔岸射拒之、師義直進、手斬六郎、悉殺餘兵、梟首路傍、高貞乘間亡至小鹽山、又追及之、斬從兵三人、高貞復逸去、師義以馬乏不可

馳、因留俟時氏至、與共入出雲、高貞自殺、正平七年從足利義詮犯男山、官軍斷淀橋守之、會雨水暴漲、師義從淺處濟軍、擊走之、遂與諸將俱進陷男山、初足利尊氏許以若狹令積莊與師義而未果、尊氏卒、至是師義欲以男山戰功得其地、時佐佐木高氏爲義詮所親任、言莫不從、師義屢造請高氏、高氏嫉其功、每不出見、師義候立良久、大怒曰、我是將軍支族、爲有所求造汝、而無禮至此、吾今

起兵、誅剪汝曹以取一快也、馳還伯耆具告時氏與俱決謀歸順、明年從時氏會官軍攻義詮於京師破走之、十年又與時氏入京師、義詮率高氏等陣神南山、師義以手兵及官軍數千躡險而上、短兵急接直逼義詮軍、望見高氏旗幟大喜、謂士卒曰、我起兵、本非圖逆、只得斬此老賊以刷前辱足矣、速取其頭來、衆爭趨之、義詮縱數騎乘高下擊、軍遂大敗、士卒死者無算、小林重長單身距戰、師義

與從者返救、敵攢鏃雨射、矢中左目洞耳後、馬傷而踣、因將自殺、河村賴秀趨扶上已馬、使福間三郎引轡去、自留戰死、師義流血入目、不知東西、連呼曰、河村河村、福間曰、河村死矣、（連呼以下據西源院本）曰、執鞚者誰、爲我驅入敵中、與河村同死、福間佯答曰、馬正向敵矣、遂驅及本軍、師義遣使於義詮、乞賴秀首厚葬之、又悉錄戰亡士卒、修薦於因幡佛寺、十六年略美作取數城、明年將二千餘騎略備前、

松田某等城守不肯出、遣多治目某等攻備中松山城、秋庭某爲內應、高師秀棄城走、國中兵士相率降附、師義將進兵狗播磨、仁木賴勝據但馬、乃與但馬人長某安保信禪等合兵攻之、遣小林重長以兵七百略丹波、與仁木義尹等相持、糧乏引還、後與時氏共降義詮、（太平記）爲小侍所祝髮號道興、（山名系圖）天授二年死、（尊卑分脈、山名系圖、花營三代記、常樂記、）養弟時義爲嗣、爲伊豫守、（尊卑分脈、山名系圖、）元中六年死、（尊卑分脈、山名系圖、）

常樂記、師義子義幸、氏幸、義熙、滿幸、尊卑分脈、山名系圖、氏清爲民部少輔、任陸奥守、爲丹波守護、山名系圖與兄義理犯吉野、以功加和泉守護、花營三代記、明德記、弟時義在但馬、縱恣尤甚、義滿將擊之、會時義病死、子時熙氏之等益横暴、氏清構之於義滿、義滿命氏清及滿幸擊平之、已而時熙氏之潜入京師、哀訴曰、臣實無罪、讒族人讒毒耳、義滿憫之、會氏清設宴宇治請義滿、義滿欲諭氏清釋時熙等、滿幸聞之、謂氏

清曰、將軍諭吾、吾安得不聽、不若稱疾、氏清從之、滿幸恣掠上皇給邑、義滿與書諭之不聽、上皇使者至、滿幸遣人逐之、義滿大怒、將奪守護、命令還國、滿幸還丹後、義滿遂釋時熙等、滿幸憤怒、來和泉見氏清曰、嚮將軍命我討彼、今又釋彼、必將討我、請先發、氏清許之、義滿聞之、將發兵、氏清詐獻誓書謝之、乃往紀伊、見義理告計、不可、強之乃可、於是氏清帥兵發和泉、滿幸發丹後、氏清進至男山、

謂其將小林某曰、嚮新田左中將扶翼南朝、名冠天下、吾乃其族也、於取天下乎何有、且我嘗請錦旗於南朝獲之、今當揭此旗、○尊卑分脈曰、氏清號受南朝詔舉兵、蓋一時詐謀也、小林流涕曰、今日之舉、臣知其敗、何則背恩蔑上、何以能濟、臣欲逃則傷勇、欲戰則傷義、臣寧戰死、小林乃與義數先驅至二條大宮、與大内義弘戰、殺傷相當、義數謂小林曰、何不擣將軍陣、遂竝進、不克而死、氏清聞之曰、吾必死於二人死所、

進至大宮、與時熙等戰破之、一色詮範等來擊、氏清遂敗死、滿幸從内野進、戰敗逃走、明德記

初時氏每誡諸子曰、我子孫必有叛者、元弘以後、吾居上野山市、與農夫雜處、艱阻備嘗、今也身享温飽、將軍之恩深矣、然猶或有侈心、至於子孫、不復知君父之恩、驕逸縱恣、必有爲上所疑者矣、後果如其言、難太平記

土岐賴遠稱七郎、其先出源賴光、賴光子賴國爲美濃守、子孫居美濃、尊卑分脈賴遠六世祖

光信仕鳥羽上皇、所謂四天王之一也、爲左衞門尉、兼檢非違使、任出羽守、至從五位上、始居土岐、因氏焉、父賴貞北條貞時之外孫、便弓馬、能和歌、任伯耆守、削髮號存孝、賴遠任彈正少弼、爲美濃守護、尊卑分脈土岐系圖建武二年足利尊氏反於鎌倉、官軍分道來討、賴遠從足利直義拒於矢矧川、敗還、閒官軍來迫、與足利高經佐佐木高氏等夜馳至竹下、衆僅百許、兵數據諸異本太平記昧爽尊氏至、賴遠等仍

爲先鋒、擊中務卿尊良親王走之、太平記延元元年又從走筑紫、從直義拒菊池武敏於多多良濱有功、諸異本太平記遂從入京師、據東寺、官軍來討、尊氏使賴遠等拒之、賴遠與大納言藤原師基左衞門督藤原實世戰五條大宮破之、時新田義貞逼東寺、賴遠還與諸軍俱衝義貞陣後、圍之數重、義貞僅而免、三年鎮守府大將軍源顯家擁衆西上、上杉憲顯桃井直常追至美濃、賴遠率兵出會洲股、諸將

議曰、料彼軍比抵宇治勢多、將軍必撤橋拒之、吾曹乘後夾攻、莫不克矣、賴遠曰、敵兵在前、縱之令去、尾擊其後、諸君自爲計則善矣、人謂之何、僕唯有戰死而已、直常曰、善、衆議乃定、賴遠直常併兵陣青野原、與顯家大戰見敗、更集敗卒、突少將源顯信陣、馳驟奮鬪、賴遠直常被創、從兵略盡、賴遠退保長森城、尊氏遣兵逆拒顯家于黑地河、太平記賴遠出躡其後、顯家不能進、遂道伊勢而去、難太平記明

年脇屋義助在越前、復北國數十城、足利高經棄黑丸城而逃、尊氏遣諸將三道竝進援之、賴遠率美濃尾張兵從大野郡進、與高經等攻杣山城拔之、義助走美濃、保根尾城、賴遠與姪賴康又攻拔之、賴遠累立大功、恃勢驕肆、與國三年與二階堂行春會射令比叡馬場、終日劇飲、連騎夜還、路逢光嚴院自伏見殿還、行春聞前驅稱警蹕、乃下馬俯伏路左、賴遠醉甚、罵曰、今時能令我避路者誰、前

驅曰、田舍人無禮、不知院之幸臨乎、賴遠笑曰、院邪犬邪、（院犬音訓相近）果犬當射之、麾其徒環車射之、折軛斷輻、具極侵辱、直義聞之大怒曰、必處此曹于極刑、以懲將來也、賴遠行春懼、各遁還國、直義將遣兵討之、行春入京師自首、賴遠自知罪首不可免、謀起兵拒之、而族人皆從直義命、莫應之者、賴遠潛抵京師、因僧踈石乞赦死、直義不聽、斬之六條河原、當時武人恃功專橫、凌轢搢紳、習爲風俗、其

在遐陬者、唯知有尊氏、而不知有院天子也、聞賴遠遭刑、相戒不敢爲無禮、稍知上下之分焉、（太平記）賴遠子氏光、光明、直賴、光行、氏光稱今峯氏、任左馬頭、（尊卑分脈○太平記頭作助）爲仁木義長義子、圖藉其勢力奪從兄賴康食邑、義長賴康由是有隙、（太平記）光明稱外山氏、爲遠江守、直賴稱外山氏、爲近江守、光行稱今峯氏、爲駿河守、賴遠弟賴明爲兵庫頭、剔髮法名周濟、（尊卑分脈）賴遠之被誅、賴明以不預事原

歸美濃、正平二年從山名時氏細川顯氏擊楠正行、賴明與佐佐木氏賴別陣安部野、時氏爲正行所敗退、高師直擊正行於四條畷、正行奮鬭、諸軍披靡、賴明力戰被傷、退而過師直前、師直曰、勇者亦爲退乎、賴明乃迴馬犯陣而死、（太平記○天正本太平記曰、正平五年周濟起兵美濃、畔足利義詮、義詮親將兵來攻、周濟戰敗出降、義詮縛還京師、斬于六條河原、與本書異、按園太曆、周濟作周讀、祇園執行日記作周清、而本註曰、兵庫入道道存子、則與賴明爲別人明矣、故今不取、）

賴直稱惡源太、（太平記）賴遠兄也、爲藏人、任左衞門尉、（尊卑分脈、土岐系圖、）與父賴貞俱從足利尊氏、據東寺、將兵出拒官軍于三條河原、會中納言藤原隆資來攻東寺、乘勝焚樓櫓、時尊氏分遣將士于諸路、麾下兵甚少、殆不能支、賴貞在側、嘆曰、賤息若在、不使敵至此也、賴直適至、賴貞迎而言曰、事急矣、汝往卻之、賴直聲喏起出、尊氏呼還、解佩刀與之、賴直往羅城門側、雨射官軍、手斬數人、官軍爲之退走、

太平記

賴康、賴遠兄賴清之子也、尊卑分脈、土岐系圖、土岐氏世以桔梗花爲旗號、門族強盛、每行軍結爲一隊、呼爲桔梗一揆、太平記 初賴遠爲其宗長統攝之、及被刑、賴康代之、尊卑分脈、土岐閒書、爲美濃尾張伊勢守護、任美濃守、尊卑分脈、○印本分脈伊勢作伊豫 賴康正平初、足利尊氏擊其弟直義於鏡驛、賴康率兵二千從焉、七年官軍復京師、足利義詮東奔近江、太平記 賴康率美濃尾張等兵往會

之、軍勢大振、天正本太平記 遂從義詮入京師、與諸將共圍男山陷之、太平記、園太曆 明年山名時氏與官軍攻義詮於京師、賴康與山名師義戰二條河原、二條河原、據天正本 不利、亡其族九十餘人、遂從義詮走美濃、十年與仁木義長從尊氏攻京師、與桃井直常赤松氏範戰七條河原、一日數十合、敗直常等走之、又從諸將與官軍戰七條、細川清氏奮鬬被創、賴康兵五百騎與佐佐木氏賴進救之、大敗官軍、遂結營薄東寺、官軍勢挫、不復出戰、棄東寺退、太平記 及尊氏卒、賴康祝髮更號善忠、尊卑分脈 十四年從義詮犯吉野、初仁木義長子養賴遠子氏光、竊謀奪賴康采地與氏光、賴康心常銜之、閒畠山國清圖義長、因贊成其計、義長遂奔伊勢、賴康族東池田兩氏與小河中務丞據尾張小河城應之、賴康遣弟直氏率兵擊之、斬中務丞、賴康又與佐佐木氏賴率兵七千圍義長于長野城、相持二年、義長遂出降、太平記

賴康歷刑部少輔大膳大夫、尊卑分脈、土岐系圖、太平記 至從四位下、聽昇殿、爲管領、尊卑分脈 天授五年島田某讒賴康於足利義滿、鎌倉大草紙 義滿將發兵來擊、既而獲解、花營三代記 元中四年死、年七十、稱建德寺、尊卑分脈、土岐閒書 無子、土岐閒書○尊卑分脈以滿貞爲賴行子、據本書說則土岐系圖滿貞爲賴雄子者爲得、故不取 養姪賴行爲嗣、賴行稱刑部大夫、爲大膳大夫、尊卑分脈、土岐系圖、後叛足利義滿敗亡、土岐系圖 子康政任大膳大夫、爲伊勢守護、賴康弟賴雄、賴忠、康貞、

直氏、○本書所載名有異同、今不盡注。賴雄號揖斐、爲出羽守、子賴行承賴康後、賴忠初名賴世、號池田、爲美濃守、刑部少輔、尊卑分脈、土岐系圖便弓馬、尊卑分脈賴行之作亂、賴忠與子賴益擊之有功、義滿命爲土岐家督、土岐聞書賴益任左京大夫、戰於尾張美濃之閒、屢敗敵、尊卑分脈、土岐系圖、○本書不書其戰在何時、蓋從父擊賴行也、以功爲美濃守、土岐系圖由是土岐氏再顯、土岐聞書康貞善射、土岐系圖世呼爲惡五郎、太平記、土岐系圖正平七年從賴康與官軍戰荒坂、

山路險隘、官軍雨射、我兵不能前、康貞挺身直前、與和田正忠鬬、爲正忠所殺、太平記直氏爲伊豫守、宮内少輔、尊卑分脈、太平記足利義詮犯吉野、直氏與兄賴康從焉、直氏與細川清氏等別將攻龍泉城、諸將以城險不敢逼、相持數月、直氏謂部下戶藏尚守曰、吾望龍泉、上多烏鳶、是必虛城、兵法所謂飛鳥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試以部下特取之、乃急拔營馳赴、細川清氏、赤松範實相繼至、與直氏兵破柵而入、守兵果既遁、僅留羸卒百許人、不戰而潰散、乃火城而還、太平記、戶藏尚守據天正本、後剃髮號信慶、尊卑分脈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十一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將軍家臣二十二

大友貞宗
少貳貞經 子賴尚
小田治久

結城親朝
伊達行朝
千葉貞胤
大內義弘
荻野朝忠

大友貞宗豐後人、鎮守府將軍藤原秀鄉之後也、五世祖能直嘗爲中原親能所子養、後復本姓、始以大友爲氏、（尊卑分脈○大友系圖以能直爲源賴朝子、今不取、說見賴朝傳、）爲左近衛將監、（大友系圖）事源賴朝見寵遇、從討藤原泰衡有功、又從獵富士野、會曾我祐成與弟時致復父讎、營中大擾、賴朝欲親出拒、能直爭而止之、賴朝嘉其忠誠、（東鑑）尋授豐前豐後守護、爲鎮西奉行、又任豐前守、兼檢非違使、子孫襲爲守護奉行、世雄西土、父親時爲左近衛將監式部大輔、長子貞親拒蒙古有功、早死、貞宗因繼兄後、爲左近衛將監左衛門尉、兼近江守、襲守護、薙髮號具簡、（參取尊卑分脈、大友系圖、）元弘中、帝在船上、貞宗

與菊池武時少貳貞經竊納款、既而武時圖誅筑紫探題北條英時、遣使來告、貞宗顧望不肯出兵、武時進襲英時、貞宗反援英時、殺武時、及官軍克六波羅、貞宗懼得罪、又與貞經合謀、共攻英時殺之、延元元年足利尊氏犯京師、求援於貞宗、貞宗與大內弘世厚東宗西將兵船三百隻應之、會尊氏兵敗、退陣于湊川、貞宗從足利直義回拒官軍不利、貞宗見軍連敗不可更戰、勸尊氏曰、少貳貞經

在筑紫、素傾心將軍、臣等船隻甚多、願速駕赴筑紫、發九國兵來攻、再勝可期矣、尊氏從之走筑紫、菊池武俊迎戰于多多良濱、貞宗復從直義擊破之、太平記及尊氏再向京師、貞宗復從直義攻拔福山城、梅松論○太平記云、本間資氏所射鳥墮大友船、據此則貞宗屬尊氏軍、與本書異、進戰湊川、直義爲楠正成所迫、太平記貞宗與諸將力戰遂克之、北條家本南都本西源院本太平記尋與諸將拒新田義貞於東寺卻之、太平記子貞載氏泰、大友系圖貞載爲左近

衞將監、大友系圖、太平記、號立花、大友系圖從新田義貞討足利尊氏於鎌倉、太平記路潛送款尊氏、梅松論竹下之戰乃降尊氏、反擊破官軍、明年從尊氏入京師、會結城親光佯乞降、尊氏命貞載受之、爲親光所斮而死、太平記○梅松論云、衆既殺親光、貞載裹創、持親光頭見尊氏、尊氏嗟賞、明日創甚而死、未知孰是、貞載無子、以弟宗匡爲後、大友系圖氏泰從脇屋義助拒足利尊氏於山碕、諸軍敗績、遂降尊氏、太平記○大友系圖一本云、氏泰正慶二年死、誤、尊氏授以源姓、歷大炊助、式

部丞、大友系圖及足利直冬奔肥後、太平記大友族與諸將屬之、後再降尊氏、園太暦、祇園執行日記鈔、○本書竝書大友、不載氏泰名、今無所考、氏泰無子、以弟氏時爲後、氏時爲刑部大輔、正平中歸順、尋復降義詮、大友系圖、太平記、

少貳貞經筑前人也、五世祖賴平爲大友能直祖景賴養子、補武者所、稱武藤、○尊卑分脈、少貳系圖云、賴平父賴兼任太宰少貳、高祖資賴善弓馬、爲源賴朝所愛寵、從擊藤原泰衡有功、少貳系圖任筑前守、

○系圖作筑後爲鎭西守護、任太宰少貳、子孫世襲其職、居太宰府、因以少貳命族、食岩門鄕、尊卑分脈、少貳系圖、祖經資、延元初與菊池武敏戰于筑後豐福有功、小代文書父盛經爲筑後守、卒於鎌倉、貞經襲祖先職、薙髮曰妙慧、少貳系圖、少貳家譜、元弘中帝幸船上、貞經與大友貞宗菊池武時通謀、奏請討北條氏、綸旨、帝聽之、賜以錦旗、武時將擊筑紫探題北條英時、遣使報之、貞經聞京師之戰官軍不利、卽斬其使、與貞宗

俱援英時、遂殺武時、及官軍復京師、貞經大
懼、遣使與貞宗約結、同攻殺英時以自贖、太平
記 足利尊氏之反也、適貞經二子從在鎌倉、
尊氏因遺書貞經誘之、已而尊氏犯京師大
敗、乃與弟直義西奔、將赴太宰府、貞經多備
馬仗待其至、遣子賴尚等率銳卒數百往迎、
并製錦直垂、奉尊氏兄弟、菊池武敏邀擊破
賴尚、進至太宰府、貞經兵寡不能支、武敏縱
火盡焚其所備戎器、貞經保內山佛寺、會女

壻原田某逼貞經女壻據西源院本太平記欲俱出降、貞
經不肯、乃謂士卒曰、我荷將軍倚賴殊重、今
聞其臨境、遣賴尚奉迎、而挫衄至此、何面目
見將軍乎、即與衆百餘人剖腹而死、少子僧
宗應毀戶為薪、火其屍、亦投火中而死、參取太平
記、梅松論貞經臨命囑寺僧戒賴尚等曰、汝曹勿
為我誦經修薦、唯善輔將軍濟霸業、此是大
佛事矣、昔三浦義明知源家將興、效死衣笠、
使褒賞延子孫、我將為義明、汝曹慎勿忘吾

言也、尊氏聞其死、甚悼惜之、哀感左右、賴尚
由是益被恩遇云、梅松論 子賴尚、
賴尚襲任太宰少貳、為筑後守、敍從五位上、
參取武藤系圖、太平記、 貞經之舉兵也、北條英時使長
岡惟幸來察變、惟幸名據金勝院本 貞經稱病不見、惟
幸更詰賴尚、則視士卒方製楯砥鏃、謂其果
有謀也、伺其出就坐、拔佩刀前刺、賴尚素拳
捷、舉棋局扞之、與惟幸交搏、左右競集、亂刺
惟幸殺之、賴尚遂與父俱討殺英時、後將兵

迎足利尊氏軍、比過水木渡、菊池武敏奄至、
悉擊殺後騎、賴尚阻水不能還救、太平記 奔會
尊氏于赤間關、從至蘆屋津、軍中已傳貞經
死、尊氏召問之、賴尚恐沮軍氣、詭對云、或不
然、乃前導至宗像大宮司政弼家、政弼名據金勝院本
太平記 賴尚進陣蓑尾濱、尊氏聞武敏大兵來
也博多、即夜召賴尚議計、賴尚曰、宰府之戰、
貞經輒失利、以賴尚不在、而守兵寡少也、雖
然、貞經素諳本國地形、料其既間道脫出也、

將軍明日進兵、則管内諸郡兵爭先來屬、武敏孤軍、不足多慮、賴尚一人之力足以制之也、聞者稍強膽、進至多多良濱、賴尚望武敏兵盛、請尊氏直義曰、敵兵雖衆、今當來降、欲抗我軍者、不過其麾下三百、賴尚奮死蕩之、則敵是風前埃耳、及戰降者相屬、武敏遂敗走、尊氏之取筑紫由此戰也、尊氏直義至太宰府、始知貞經之死、甚哀、直義爲持喪、禁軍士喧譁、不出帳數日、賴尚齎酒肉往謝曰、伏

義伏節、人臣之常分、公之垂意及此、榮幸爲甚、然軍機難緩、請速出視將士、因自起勸酒、直義爲之強飲而罷、尊氏將入寇、至備後議進取策、或云將軍兄弟宜同舟進、賴尚曰、此舉天下之成敗係焉、聞敵多攻中國諸城、先擊破之、略可成功耳、若兩將舟師偏進、則誰能掃陸路兵者乎、將軍宜由海、守殿由陸而進、賴尚督陸軍前鋒、血戰卻敵、用此供亡親之佛事也、尊氏壯其言、從之、○天正本太平記以賴尚所議爲得平秀光言賴尚乃以二千兵從直義而進、湊川之戰大有功、遂入京師、率九國兵攻延曆寺、戰敗而還、梅松論已而新田義貞來討尊氏於東寺、賴尚與大友貞宗厚東某等拒破之、名和長年戰沒、太平記、梅松論、大友貞宗厚東某據太平記、尋爲直義前鋒、攻官軍于阿彌陀峯破之、從還筑前、尊氏與以釆邑數所、併贐錦直垂、直義又贈以愛馬、以勞其前後功、梅松論正平中賴尚爲菊池武光所攻、勢窮降之、一色直氏攻賴尚

於古浦城、賴尚戰大敗、賴武光之援得免、乃貽血書謝之、及武光討畠山重隆、重隆名據金勝院本令賴尚發兵相援、賴尚輒叛與阿蘇大宮司宇治惟時惟時名據阿蘇社文書通謀、舉兵太宰府、明年武光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來攻、賴尚隔筑後川而陣、武光進濟川、賴尚退陣大原、夜爲武光所襲大敗、明日苦戰數十合、又敗、死者凡三千餘人、遂退保寶萬嶽、尋與大友氏時逆擊武光於杳椎、又敗、足利義詮以斯波

氏經爲筑紫探題撥之、賴尚氏時從氏經子
松王戰長者原、又敗、賴尚退據岡城、與武光
相拒、久之死、太平記三子直資、○太平記直作忠冬資、
賴澄、尊卑分脈直資襲爲少貳與、二子戰死于大
原、參取太平記、尊卑分脈、冬資任少貳、建德中足利義
滿遣今川貞世還鎮西、適冬資在京師、從而
西、天授元年軍于肥後、爲貞世所殺、花營三代記
賴澄越後守、及冬資死歸順、任少貳、爲探題、
參取尊卑分脈、武藤系圖、阿蘇社文書、

小田治久初名高知、八田知家七世之孫也、
父貞知常陸介、世食常陸小田地、爲著姓、尊卑
分脈、小田系圖、貞知或作貞宗○治久爲尾張權守、尊卑分脈、結城
文書、元弘元年從關東軍于笠置、轉攻楠正成
城、光明寺藏書殘編及帝遷隱岐、治久與佐佐木高
氏等護送、天正本太平記北條氏滅、治久歸順、無幾
任宮內權少輔、尊卑分脈、結城文書、烟田文書、足利尊氏之
反也、本國將士多黨之者、太平記治久據小田
城、與尊氏黨相抗、延元二年鎮守府大將軍

源顯家西上、途由下野、別遣侍從源顯國自
常陸進、治久出屬之、佐竹義春出兵遮路、卽
擊卻之、烟田文書進會顯家于途、今川記明年顯家
戰沒、元弘日記裏書、太平記、治久還據其城、分兵守志
筑城、時前常陸大掾平高幹應尊氏在石岡
城、治久遣兵攻之、常陸税所文書是歲準大臣源親
房漂至常陸、治久迎之入城、供給經年、結城文書
朝廷特授治久左近衞權少將、小田系圖、按本書少將作
中將、今據太平記、今川記訂之、仍兼常陸介、小田系圖、結城文書、爲本

國守護、結城文書尊氏患關東將士多勤王、使高
師冬來圍小田城、保曆間記、結城文書、常陸税所文書、師冬更
遣平高幹攻志筑城、數月不能拔焉、常陸税所文書
師冬密使說者啗治久以利、治久方倦戰、及
聞其說、竊懷二心、親房察知之、馳檄請援於
結城親朝、親朝觀望不來救、治久遂決意引
敵入城、親房奔保關城、治久既降師冬、師冬
變前約、奪其守護、削其邑、停延元已後所任
之官職、仍舊稱宮內權少輔、治久大失望、再

有歸順之意而不果、結城文書正平七年從尊氏軍、與新田義宗戰于笛吹坂敗之、太平記是年死、小田系圖治久略涉書史、有文才、空華集治久家世相傳、始祖知家源義朝庶子、爲藤原宗綱所養、尊卑分脉冒藤原氏、至是請尊氏改爲源氏、小田系圖子孝朝爲讃岐守、小田系圖、作者部類後薙髮曰惠尊、小田系圖、鎌倉大草子、弘和中足利氏滿自將兵攻小山義政、孝朝爲先鋒有功、元中中義政子若犬丸擧兵、氏滿擊敗之、若犬丸亡匿、野

田等忠捕其黨一人致之鎌倉、有司鞫問、因曰、小田孝朝父子竊黨若犬丸、以故隱在其家、氏滿將收孝朝、孝朝率其子二人及信太某等據男體山、氏滿使上杉朝宗攻之、城在山頂、尤爲嶮絶、孝朝拒守甚力、鎌倉兵多被創、踰年而不能拔、氏滿遣使諭孝朝曰、汝速出降則宥其罪、食邑仍舊、我不敢食言、孝朝遂出降、子五郎不肯出、五郎據喜連川系圖率餘衆據男體山、鎌倉兵乘曉霧急擊之、城兵狼狽、五

郎火城、與衆百餘人共自殺、孝朝以先出降得免、參取鎌倉大草子、僧賴印行狀應永二十一年死、孝朝善書及和歌、子治朝先父死、孫持家嗣、小田系圖

結城親朝稱七郎、上野介宗廣長子也、參取結城家譜、結城文書爲參河守、元弘三年帝在隱岐、遥敕宗廣及親朝討北條高時、宗廣在鎌倉、應護良親王令、與諸將倶攻鎌倉克之、時親朝留守陸奥白河邑、聚奥羽兵以備不虞、亂平、以功賜糠部郡九戸邑、結城文書及鎭守府大將軍

源顯家至鎭、親朝爲評定衆、兼引付頭人、預議國政、建武二年記建武二年爲白河高野巖瀨安積四郡及近接諸邑檢斷、尋任大藏權少輔、延元二年爲下野守護、賜高野郡地以賞前功、有賊兵據陸奥五百河、源顯家發兵討之、令親朝援之、無何爲大藏權大輔、授從四位下、結城文書明年顯家復鎌倉西上、宗廣從之、留親朝鎭本國、既而顯家敗死、宗廣亦病死、伊勢、親朝心懷危懼、太平記及準大臣源親房

漂至常陸、通謀親朝倶撃敵、四年撃敵于長福砦敗之、（結城文書）興國元年鎭守府大將軍源顯信至陸奥、入親朝城、（元弘日記裏書）進將入府、爲石塔義房所遮、不能進、途與義房相持、親朝遣兵救之、帝嘉其功、就拜修理權大夫、（結城文書）明年與子顯朝從顯信、攻義房拔其城、（參取結城文書、阿蘇社文書、）四年源親房在關城、承制以親朝爲上總守護、（結城文書）初宗廣之死也、遺言誡親朝以必誅賊、以故親朝初竭力制敵、既而官

軍連喪將帥、往往叛去、親朝亦度勢不可支、頗懷異心、（太平記、結城文書、）及親房據小田城、爲敵所圍、乞援親朝、親朝許之不果、親房走保關城、數遺手書求援、激勵切至、親朝終不應之、是歲遂叛降足利氏、於是親房棄城西走、關東相次陷沒、（結城家譜）正平初足利尊氏遣吉良貞家鎭陸奥、（尊卑分脈）因發兵擊源顯信時親朝罹病、遣子顯朝從貞家擊顯信于靈山宇津峯等處、顯信敗走、乃蹰後赴出羽、攻立谷澤城、頗有功、尋死、三子長顯朝、彈正少弼、次朝常、參河守、次朝胤、左兵衛尉、初皆竭力王師、後與親朝倶叛去、及源顯信再發兵入陸奥、顯朝朝常等竊應之、圖擧義不果、返從吉良貞家攻顯信走之、（結城文書）

伊達行朝陸奥人、（伊達系圖、結城文書、）常陸介藤原時長後也、時長仕源頼朝、食常陸伊佐地、有女曰大進局、爲頼朝所幸、生一男、以故時長得親近、薙髮曰念西、文治中從頼朝討藤原泰

衡于陸奥、軍次熱借山、時長與子爲宗等先登、敗伊達郡敵壘、爲宗獲信夫莊司佐藤元治、陸奥平、頼朝以伊達郡與時長、因氏焉、爲宗號常陸冠者、爲皇后宮權大進、（東鑑）子孫世居陸奥、（伊達系圖）行朝爲藏人、任左近衛將監、（建武二年記）後爲宮内大輔、（伊達系圖、結城文書、）與結城親朝等同列評定衆、兼引付職、預聽奥羽訴訟、（建武二年記）建武二年北條時行反、會有賊起陸奥長倉、行朝撃敗之、（參取結城文書、元弘日記裏書、）尋從源顯

家西上、戰于園城寺、太平記延元二年、顯家令行朝等討五百川賊、乃併田村莊司兵俱擊平之、結城文書再從顯家西上、時芳賀禪可據宇都宮城叛、顯家遣行朝等攻之、圍攻三日、遂降之、太平記後顯家戰沒、又從源親房至常陸、親房據小田城、行朝據伊佐城、及高師冬來攻、親房走保關城、師冬環而攻之數年、糧盡城陷、敵盡兵來圍伊佐城、行朝屬衆拒守、參取結城文書、別府文書、關城書、既而其族在陸奧者與結城

親朝俱降敵、結城文書行朝度孤城難支、遂出降師冬、常陸税所文書正平三年死、伊達系圖行朝好和歌、其所詠多入敕撰諸集、續千載和歌集、新千載和歌集、新拾遺和歌集、新後拾遺和歌集、風雅和歌集、○作者部類曰、二階堂行朝伊達行朝同時人、而且同姓、亦皆善和歌、共入敕撰諸集、撰者以其同姓名無分別、改伊達行朝名作朝村、以收集中、云、子宗遠彈正少弼、○按相馬文書曰、正平七年源顯信起兵入陸奧、襲國府、時伊達飛驒前司、田村莊司等皆屬焉、飛驒前司蓋宗遠也、宗遠子政宗伊達系圖為大膳大夫、剃髮曰圓孝、伊達系圖、結城文書、○鎌倉大草子孝作教應永七年在鎌倉、有憾于

足利滿兼、與葦名滿盛竊謀作亂、逃還陸奧、結城文書據赤館舉兵、鎌倉大草子鎮將足利滿貞命陸奧將士擊之、結城文書不能克、九年足利滿兼遣上杉氏憲將兵攻之、政宗擊卻之、滿兼更遣大兵圍攻、政宗力盡出降、鎌倉大草子

千葉貞胤、下總介胤綱玄孫也、襲稱千葉介、千葉系圖為修理大夫、作者部類元弘元年從大佛貞直攻楠正成赤坂城、光明寺藏書殘編二年北條高時遣貞胤等護衛車駕至隱岐、太平記明年新

田義貞起兵、貞胤往從之、擊高時將金澤貞將于鶴見破之、梅松論建武中從討足利尊氏、屢有戰功、及帝幸延曆寺、貞胤將兵護衛、源顯家自陸奧勤王、貞胤率兵屬之、太平記義貞攻園城寺、貞胤與伯父宗胤先登、奪門而前、宗胤力戰沒于陣、太平記、千葉系圖、尋從皇太子赴北國、遇雪失路、適遇足利高經軍、貞胤士卒皆飢凍、不能復鬬、衆欲自殺、高經遣使招之、貞胤遂與部下五百騎降之、正平初從高師

直與楠正行戰于四條畷、太平記六年死于京
師、常樂記千葉系圖、年六十一、子氏胤襲稱千葉介、
千葉系圖敘從五位下、能和歌、作者部類正平六年足
利直義據男山、氏胤往屬之、園太曆已而又從
尊氏與直義戰于薩埵山、追擊上杉憲顯等、
戰早河尻敗、明年復從尊氏與新田義宗戰
于笛吹坂敗之、太平記十八年病死于美濃、千葉
系圖

大內義弘稱孫太郎、周防人也、姓多多良氏、

其先正恒以大內爲氏、自十世祖盛房世任
周防權介、父弘世授從五位上、大內家譜元弘建
武間衆亂、攻取周防長門之地、以勤王師、正
平十九年叛降足利義詮、因授二國守護、太平
記後加授石見守護、大內家譜長門前守護厚東
駿河守恨失封與菊池武光攻弘世、弘世聞
之襲擊武光於豐後大敗、僞降得免而還、不
顧言其狀、多齎金帛赴京師賂義詮左右、盛
得聲譽、太平記義弘驍勇絕倫、好和歌、文祿清談年
十六、與今川貞世略筑紫前後二十餘戰、遂
平鎮西、應永記爲左京權大夫、敘從四位上、襲
守護、足利義滿加授豐前守護、大內家譜及山名
氏清叛、義滿義弘與氏清驍將小林某戰於
四條大宮斬之、義滿褒賞授以和泉紀伊守
護、既而山名義理在紀伊、義滿命義弘擊之、
義理不戰而遁、明德記時官軍日衰、境土縮削、
勢不能支、明年義弘詣吉野行宮議講和、議
成神器入京、皇統歸一、義弘與有力焉、應永

四年義滿命義弘赴西海、與少貳菊池等族
戰克之、應永記後薙髮號有繫、喜連川系圖○大內家譜作佛
實雄彊富盛冠於天下、時三管領頗張威福、
忌義弘功、義弘亦恃功驕驁、不爲之屈、由是
義弘所爲三管領每沮激之、文祿清談及義滿營
居于北山、使諸將助作、且令曰使士卒充役、
義弘曰我卒可役于弓矢、不可役于土木、義
滿雖不之罪、而大恚之、義弘亦不自安、臥雲日件
錄潛通謀足利氏滿、欲東西稱兵、刻期入京、

其意蓋在劫義滿除三管領也、六年義弘至界浦、遣使報義滿、尊道法親王以義滿意遣使召之、不往、義滿又遣僧中津諭之、義弘乃與衆議所以答之、子弘茂弘茂據一本大內系圖進曰、大人身有六國、亦已榮矣、今將軍遣使諭大人、其意甚厚、宜改圖奉命、平井備前亦諫之、杉豐後曰、大計既立、豈可中止乎、義弘然之、乃見中津曰、臣嘗助今川豫州航海殄敵、而九州平矣、氏清之亂、臣斃其驍將、折其凶鋒、而賊黨敗矣、劍璽天朝寶器、非秦璽之可比、

臣倡和議、還之京師、而南北一矣、此皆臣之功也、然將軍嚮命臣伐少貳、陰令彼圖臣、臣果何罪、令聞將軍將奪臣封國和泉紀伊、臣又何罪、且召臣至京、此欲誅臣也、中津曰、將軍豈令少貳謀君乎、至於奪兩國特巷議耳、果何所徵、君之功高矣、宜以遜退保之、義弘曰、師勿言、已與鎌倉殿約、將問罪於營中、待來月二日入見將軍、乃振衣而起、中津還報、

於是義滿遣細川賴之畠山滿家等擊之、義弘聞義滿出陣東寺、乃至石津、北向一拜、還界浦、多設樓櫓、爲守禦備、應永記一日禱於住吉社、巫俄發狂騰跳曰、義弘之計、猶雪著爐、義弘笑曰、我以寡破衆、猶雪滅火、文祿清談無幾諸軍來攻、義弘出戰、殺傷無算、至夜半罷、既而諸軍又圍界浦、縱火上風、風烈火熾、城兵多死、義弘乃馳赴敵、縱橫衝突、所向摧靡、欲遇滿家決滿家兵圍之、從兵悉死、義弘身被重創、不能復鬭、大呼曰、身是無雙驍將大內

義弘也、擕我首去、示之將軍、遂爲滿家所殺、弘茂將自殺、平井備前止之、使降、乃以兵三百降、應永記子孫世領數州、雄於西土、大內家譜

荻野朝忠稱彥六、丹波人也、後醍醐帝在船上、朝忠與族人集衆勤王、從左近衛中將源忠顯攻六波羅、不利、朝忠與安達祐秀兒島高德等招集敗卒三千餘人、還丹波、據高山寺城、未幾足利尊氏舉義篠村、朝忠不欲屬

之、別與高德等由若狹進入京師、及尊氏反、朝忠與久下長澤波波伯部族推仁木賴章爲將以應之、尋以事怨望尊氏、興國六年兒島高德奉新田義治起兵、竊遣使說朝忠、朝忠從之、又據高山寺城、謀刻日同擧事、尊氏聞之、使山名時氏攻之、時氏爲長園絕糧道、朝忠不能保、遂出降、太平記爲丹波守護、園太暦任尾張守、正平三年從高師直戰於四條畷、諸異本太平記七年春國人擧兵攻朝忠、朝忠敗走、園太暦後不知所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十二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十三

列傳一百四十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文學一

王仁

船辰爾　葛井廣成

紀清人

山田御方

高丘河内

太安萬侶

百濟倭麻呂

下毛野蟲麻呂

刀利宣令

下毛野古麻呂

調老人

伊與部馬養

大倭長岡

陽侯眞身

矢集蟲麻呂

鹽屋古麻呂

山田銀

大倭小東人

守部大隅

越智廣江

背奈行文

調古麻呂

清村晉卿

紀古麻呂

楢原東人

榮井蓑麻呂

武以創業、文以守成、猶陰陽寒暑之不可偏廢也。國朝武德夙播、文教後興、自應神受百濟之貢、天智學周孔之道、風化大行、品物咸亨、庠序學校于州縣、經史子集于府庫、釋菜

于成均、策試于禮闈、獎學勸學學館之設、皆所以教育英才薰陶德業也、科分四道、選重二曹、上行下效、文武偕舉、爾來聖主典學、乙夜之覽弗懈、絃誦盛于弘仁天長、奎壁聯乎延喜天曆、郅隆之治、卓越前古、薦紳髦彥勃焉蔚興、然至其流弊、徒騖於記誦詞章之習、而不能反窮理盡性之原、故以文藝名世者頗多、而以儒學弘道者幾希、如其文之體格、亦拘於偶儷聲律、而不能爾雅近古、蓋由沿

襲隋末唐初綺靡彫琢之風也、苟有豪傑之士起而倡之、則雖凌軋晉魏、頡頏漢周、亦不難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聖人用賁之道至矣、若吉備眞備、阿倍仲麻呂、摛藻騁才、播名異域、清原夏野、菅原道眞、寅工凞載、垂光竹帛、其餘名流鉅公、黼黻徽猷著於事業者、皆自立傳、今取專以文藝稱者、撰次作文學傳、

王仁、〇古事記作和邇吉師、今按王仁和邇音讀相通、百濟人、其祖曰狗、狗先曰鸞、出自漢高祖、狗始至百濟、因家焉、續日本紀桓武紀王仁博通經籍、應神帝十五年、百濟使阿直岐〇古事記作阿知吉師、來貢良馬、帝即命之養焉、阿直岐能通經傳、皇太子師之、帝嘗問阿直岐曰、汝國博士有賢於汝者乎、對曰、有王仁者、是國之秀也、帝即遣荒田別巫別徵之、王仁遂從而來、日本紀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古事記於是皇太子從學焉、日本紀王仁能通和語、仁德帝即位、作和歌賀之曰、

那儞波豆儞、磋玖耶虛廼波那、布由語茂利、伊摩烏波瑠倍斗、磋玖耶虛廼波那、世與陸奧釆女安積山歌、並稱爲和歌父母焉、古今和歌集序、仁德帝即位上和歌、據與義鈔履中朝建內藏、收官物、令王仁與阿知吉師錄其出納、古語拾遺孫曰阿浪古首、書首、文忌寸、武生宿禰、古志連、栗栖首、櫻野首等、皆王仁之後也、姓氏錄、書首據日本紀、文忌寸續日本紀

船辰爾、本姓王、其先百濟人、初應神帝命荒

田別求有識者於百濟、其國主貴須王、以其
孫辰孫王〇(一名智宗王)應之、隨使入朝、帝嘉之、以
爲皇太子師、大闡儒風、其子太阿郎王爲仁
德帝近侍、太阿郎王生亥陽君、亥陽君生午
定君、午定君有三子、長味沙、次辰爾、次麻呂、
(續日本紀桓武紀〇辰孫王當應神帝時荒田別得之百濟、而爲太子師、其事大類王仁、疑非別人也、而今無所考、)欽明帝十四年幸樟句宮、辰爾
奉敕數錄船賦、即以辰爾爲船長、因賜姓船
史、船連乃其後也、〇(姓氏錄以船連爲太阿郎王三世孫智仁君之後、

智仁郎、辰爾、訓讀相通、)敏達帝元年高麗上表、召諸史
讀之、不能通曉、辰爾爲解釋文義、帝獎諭曰、
勤乎辰爾、懿哉辰爾、非汝之好學、誰能解之
者、自今之後、近侍宮中、復詔責東西諸史曰、
汝等業何無成、汝等雖衆、不及辰爾、又高麗
上表用烏羽、字跡不可別、辰爾取其羽蒸之
飯甑、以帛印之、文字盡見、始得讀焉、帝大嗟
異之、〇(十訓鈔曰、讀烏羽表、或以爲史師明事、未知何據、)白猪膽津者
辰爾之甥也、欽明帝三十年春、詔膽津檢白

猪田部丁籍、是歲四月、遂定其籍、結爲田戶、
帝嘉其功、賜姓白猪史、尋拜田令、副山田瑞
子、敏達帝三年、遣大臣蘇我馬子於吉備國、
益置白猪屯倉及田部、即以其田部名籍、授
之膽津、(日本紀)
葛井廣成本姓白猪史、敘從六位上、爲大外
記、養老中爲遣新羅使、賜今姓、(續日本紀)嘗奉試
對策、問曰、禮主於敬、以成五別、樂本於和、以
抱八音、節身陶性之用、寔由斯道、御世安民

之義、既盡於焉、雖因世損益、而百王相因、利
用禮樂、已有前聞、未決優劣、庶詳其別、對曰、
臣聞三才始闢、禮旨爰興、六情漸萌、樂趣亦
動、固知陰禮之作、基綿代而自遠、陽樂之開、
肇邃古而實遐、但結繩以往、杳然難述、書契
而還、炳焉可談、原夫禮是肥國之脂粉、樂即
易俗之鹽梅、揖讓堯舜、率斯道以安上、干戈
履發、抱玆緒以化下、美善則舟蛇赤龍之瑞
自臻、和諧則黃竹白雲之曲彌韻、所以高暨

天涯、共日月而俱懸、遠遍地角、與山川而齊峙、辟水火之利物、方梨橘之味口、縱無姜生之制地、而有夏氏之應天、則敬異之旨悉卷、親同之跡偏舒、誠乃俎豆之業、鐘皷之節、於理終須行兩在、義寧容廢一、又問曰、李耳嘉遁、以示虛玄之理、宣尼危難、而修仁義之教、或以爲精、或以爲麤、其理如何、庶聽所以、對曰、竊聞眷山林以披黃緇、道德之玄教也、是則柱下之風、入皇朝以拖青紫、仁義之敦儒

也、彼則司寇之訓、故清虛之理、煥二篇而同春日、折旋之蹤、明五經而類秋月、誠能拯蒼生之沈溺、繼皇風之絕廢、伏惟聖朝德光萬寓、化高五岳、動植苞其亭育、翔走荷其陶鑄、烈風五日、曾不鳴條、崇雨一旬、終無破塊、復乃南蠻裸壤、占青霧以航海、北狄章身、蹈白雲以梯山、巍兮蕩兮、其化如此、猶懼聃丘之教、未備汙隆、玄儒之旨、有虧雄雌、思欲分其條目、辨其精麤、竊以玄以獨善爲宗、無愛敬之心、棄父背君、儒以兼濟爲本、別尊卑之序、致身盡命、因茲而尋、鹽酸可斷、經國集天平中進外從五位下、新羅來聘、廣成與多治比土作往筑紫、檢校供客之事、上言、新羅使改調稱土毛、書尾注物數、督之舊例、大失常禮、太政官處分、名水手已上、告以失禮之狀、放還其使、歸爲備後守、累進從五位上、寵遇甚篤、車駕幸廣成宅、宴飲留宿、授廣成及妻縣犬養八重正五位上、勝寶初爲中務少輔、續日本紀

紀清人、○清或作淨和銅中與撰國史、靈龜元年褒學業賜穀百石、養老初再賜穀百石、爲文章博士、詔山田御方、山上憶良、越智廣江、高丘河內、鹽屋古麻呂、刀利宣令等十餘人、每退朝侍東宮、尋以學優堪爲師範、賜絁絲布鍬、天平中歷右京亮、除治部大輔、再兼文章博士、帝幸難波宮、清人等留守平城、至從四位下武藏守、勝寶五年卒、續日本紀

山田御方、○日本紀御方作御形、懷風藻作三方、訓讀通、魏司空王

祖後也、(姓氏錄)初爲浮屠、學于新羅、持統帝時還俗授務廣肆、(日本紀)文武帝初授正六位下、慶雲中嘉學術、賜布鍬鹽穀、和銅中進從五位下、爲周防守、養老中進從五位上、爲文章博士、六年坐贓、詔曰、周防前守山田史御方、監臨犯盜、理合除免、先經恩降、赦罪已訖、依法備贓、家無尺布、朕念御方負笈遠方、遊學蕃國、歸朝之後、傳授生徒、文館學士、頗解屬文、如不矜若人、墮斯道歟、宜特加恩、勿使徵贓、(續日本紀)後至大學頭、(懷風藻)

高丘河內本姓樂浪、父沙門詠、天智帝時自百濟投化、河內初爲播磨大目、造正倉、和銅中賞功進位一階、賜絁十匹布三十端、養老中爲文章博士、神龜初改賜今姓、天平中爲右京亮、班京都百姓宅地、爲造宮輔、營紫香樂離宮、改伯耆守、勝寶中至正五位下大學頭、子比良麻呂少遊大學、博涉書記、寶字中爲越前介、遷內藏助、兼大外記、藤原仲麻呂謀反、比良麻呂上變、褒授從四位下、神護初賜勳四等、尋兼遠江守、景雲元年兼右衞士亮、至內藏頭、改連賜宿禰姓、(續日本紀)

太安萬侶、神八井耳之後也、(姓氏錄、日本紀私記)慶雲初敍從五位下、和銅中進正五位上、(續日本紀)授勳五等、奉敕撰古事記、初天武帝患諸家所藏載籍、頗傳虛僞、終失其眞、時有稗田阿禮、年二十八、博聞强識、多諳上世舊事、因命錄其所記、將以修帝紀、旣而登遐、歷持統文武朝、其擧不果、至是帝欲繼成其志、安萬侶奉敕採摭阿禮所傳、上自開闢、下至小墾田朝、錄爲三卷上之、(古事記序)靈龜中進從四位下、爲氏長、尋爲民部卿、養老七年卒、(續日本紀)

百濟倭麻呂、其先百濟人、(姓氏錄)慶雲中奉試對策、問曰、數步之內、空流蘭蕙之芳、十室之中、獨伏麒麟於櫪、而羽毛難辨、遂昧楚雞、玉石易迷、浪珍燕砆、況復顓師愷悌、被輕於魯公、馬氏方員、見重於魏主、帝難之旨、其斯謂

歟、鑑識之方、宜陳指要、對曰、竊以赤帝文明、知人其病、素王天縱、取士其失、然則珍砆辨矣、蓮性不可量矣、鳳雞別也、草情豈堪識也、但無求不得、負鼎朝殷、扣角入齊、擇必所汰、四凶翦虞、二叔除周、況今道泰隆雄、德盛導馬、○隆雄導馬四字疑有訛 歲星所談、○談字疑訛 仰占風雨而欽、豎亥兩步、○兩疑訛 盡入堤封之限、遂使少微一星、應多士之位、大雲五彩、覆周行之列、不驅愚去、不召賢來、巍巍蕩蕩、合其時歟、又問伏閤之臣、精勤徹夜、還珠之宰、清儉日新、瞻彼二途、兼之非易、如不得已、何者為先、對曰、臣聞、莅百寮而頒二柄、宰九州而班六條、捐金投玉、虞舜之清儉矣、櫛風沐雨、夏禹之精勤矣、加以楊震作守、陳神知於枉道、馮豹為郎、侍天渙於閤前、飛譽目前、揚美身後、但清者稟根自天、勤者守株由己、又飲水留犢之輩、經踈史少、駕星去虎之徒、古滿今多、臣器非宋實、宇是燕石、豈堪決前後之源、唯竊折

梗概之枝、經國集 敘正六位上、為但馬守、卒年五十六、懷風藻

下毛野蟲麻呂、嘗奉試對策、問曰、既號天龍、無足而走、還稱地馬、無翼而飛、雖逐時文異、而如泉利同、豈可起詐之子、擅放西蜀之僞、乾沒之夫、專行東吳之私、欺濫輩小、罔冒公司、屢煩丹筆、徒闕黃沙、謂爾進士、應識公方、懲兹不軌、用何能爾、對曰、竊聞、沙石化為珠玉、良難可以療飢、倉廩實其坻京、唯易迷以濟命、○迷蓋訛 是知寫圖而前、猶事飲血、調律而後、誰不食穀、自太公開九府之制、管父通萬鍾之式、龍文錯於郭裏、龜冊入於幣間、白金馳其姧情、朱仄競其濫制、西蜀銅岳、徒擅佞倖之門、東晉金溝、遂滿夸奢之室、姬景舍輕、單穆陳擁子之譏、劉文放鑄、賈生致轉禍之談、寔由棄耕桑之務、爭刀錐之末、伏惟聖朝握天鏡、紐地鈐、德音被於有截、至教翔於無垠、銜禾之獸、屢臻、見穰之鱗、荐集、今欲既停

起詐之功、終、斷治鎔之途、誠使三農叶節、千箱盈庾、淮陽高枕、追長孺之芳趣、邯谷送歸、發祖榮之清轍、則銖文曷惑、鏹貫無訛、頓屏磨屑之風、永絶炭挾之俗、又問周孔名教、興邦化俗之規、釋老格言、致福消殃之術、既爲内外相乖、又爲精麤一揆、定其同不、覈此眞詭、對曰、竊以眇觀列辟、繞電履翼之皇、遂聽風聲、洞八連三之帝、雖歷代千古、而源仍畫一、但隨時之便不齊、救弊之術亦異、原夫玄

涉清虚、郛歸於獨善、儒抱旋折、理資於兼濟、是以麟泣降跡、刻曾冊之秘典、狼跋垂教、闡周編之雅錄、至如白毫東輝、演打刹之道、紫氣西泛、望凝玄之期、斯誠事隱探賾之際、理昧鉤深之間、然詳搜化俗之源、曲尋消殃之術、既淺淄澠之疑、○淺疑訛 亦有涇渭之派、但學謝贏金、徒迷同不之義、詞瞑屑玉、寧述眞詭之旨、經國集 養老中至從五位上文章博士、歷式部員外少輔、續日本紀 大學助教、卒年三十六、

懷風藻

刀利宣令、○萬葉集刀利作土理、音讀通、 嘗奉試對策問曰、設官分職、須得其人、而行殊輕重、能有短長、委任責成、非當覆餗、授受之略、可得聞乎、對曰、竊以天垂七政、辨星紀於三百、地陳八座、條儀式於三千、所以敕異東西、調四時於玉燭、治兼刑德、齊萬機於金鏡者也、百臣分職、虞公致肅肅之美、十亂當朝、周王有濟濟之盛、士會還肆、衆盜去於晉郊、太叔爲政、羣姧

聚於鄭蒲、輕重短長、略可言焉、伏惟皇朝、化平日域、德及天崖、執禹麾而招能、坐堯衢而訪賢、逃周避漢之臣、雁行於丹墀、遊潁隱箕之夫、鱗次於絳闕、無爲軼於觀象、有道籠於垂衣、是知釣璜同載、木運祚於七百、指鹿成佐、金精滅於二世、得其人、興畫一之歌、非其任、有尸素之譏、案此而論、粗當分別、但東曾天縱、猶迷兩兒之對、西蜀含章、莫辨一夫之問、至於授洪務、○此句疑脫字 維帝難之、況乎末學

淺志、豈能備述、又問烈火炎岳畏之者歸魂、（○歸魂二字疑有訛）柔水襄陵狎之者遂往、是以東里遺猛烈之言、西門盡嚴明之事、然臧孫爲政、端木作訕、廉范莅官、雲中起詠、寬猛之要、冀敍厥猷、對曰、竊以飛龍不息、健猛之用顯矣、行馬無疆、順寬之利亨焉、稟天地之氣者人也、含喜怒之諍者情也、稟同含異、理宜寬猛、猛能禁斷、子産有烈火之喻、寬是兼愛、廉范放夜作之令、沛公入洛、義帝許其寬容、仲由

言志、素王樂於行行、既載於經、亦見於史、義有二途、其揆一也、但理髮解繩、前史美論、以寬濟猛、往聖格言、是以水避高而赴下、民去急而就緩、因水民之赴就、明寬猛之梗概、欲使著絃之夫、擁篲寬容之庭、佩韋之臣、束帶太平之運、（經國集）養老中詔毎退朝侍東宮、（續日本紀）至正六位上、卒年五十九、（懷風藻）

下毛野古麻呂、豐城入彦命五世孫、多奇波世君後也、（姓氏錄）敍直廣參、文武帝初、與撰律令、（續日本紀）大寶元年改授從四位下、爲右大辨、與講新令、二年參議朝政、尋詔曰、下毛野古麻呂、伊吉博德、調老人、伊與部馬養、與定律令、宜議功賞、賜古麻呂田十町、封五十戸、封戸止身、田傳一世、又加賜二十町、進從四位上、慶雲中爲兵部卿、和銅元年改式部卿、召見公卿、嘉奉職、進古麻呂正四位下、二年爲大將軍、（○按爲大將軍未詳其故、當時巨勢麻呂爲陸奥鎭東將軍、佐伯石湯爲征越後蝦夷將軍、疑古麻呂除拜亦在此時乎、今無所考、）十二月卒、（續日本紀）

調老人、其先百濟人、（姓氏錄）老人持統帝時、拜撰善言司、（日本紀）後爲大學頭、（懷風藻）卒、大寶初贈正五位上、追賞撰律令功、賜其子功田十町、封百戸、封戸止身、田傳一世、（續日本紀）

伊與部馬養、（○日本紀養作飼、訓讀通、）其先出自火明命、後少神積命、（三代實錄貞觀四年）馬養持統帝時、拜撰善言司、（日本紀）後爲皇太子學士、至從五位下、卒年四十五、（懷風藻）大寶中追賞撰律令功、賜其子功田六町、封百戸、封戸止身、田傳一世、

馬養嘗爲丹波與謝郡司、作文記水江浦島子事、傳于世、釋日本紀引丹後風土記

大倭長岡、神知津彦命後也、神知津彦神武朝以功爲大倭國造、姓氏錄子孫世職、父曰五百足、敍從五位上、爲刑部少輔、長岡襲爲國造、少好刑名之學、兼能屬文、靈龜中入唐請益、多所發明、當時言法令者、皆就質之、續日本紀養老中藤原不比等重修律令、令義解序長岡刪定二十四條、賜功田四町、勝寶中改姓忌寸、

賜宿禰、寶字初累進正五位上、傳功田於子、尋爲民部大輔、兼坤宮大忠、補左京大夫、遷河內守、爲政苛刻、吏民患之、進從四位下、罷官就第、又爲右京大夫、以老辭職、景雲二年賀正之宴、詔特侍殿上、鬢髮未衰、進退無忒、帝問曰、卿年幾、長岡對、犬馬之齡方八十、帝嘉嘆者久、乃進正四位下、明年卒、續日本紀

陽侯眞身、○姓氏錄陽作楊、侯或作胡、音讀通、今從續日本紀、其先出自隋煬帝後、達率楊侯阿子王、姓氏錄眞身養老中與刪定律令、賜功田四町、天平初敕授弟子二人漢語、出爲豐後守、時河內攝津爭河堤、奉敕檢察、遷但馬守、至從五位下、」續日本紀

矢集蟲麻呂、○矢或作箭伊香色雄命後也、姓氏錄養老中與刪定律令、尋爲明法博士、以刪定之勞、賜功田五町、天平中授外從五位下、歷大判事大學頭、寶字初傳功田於子、續日本紀

鹽屋古麻呂、○續日本紀古作吉、或作上、令從類聚國史懷風藻、葛城襲津彦命後也、姓氏錄養老中與刪定律令、尋

爲明法博士、又以刪定之勞、賜功田五町、實字初傳其田於子、天平中授外從五位下、坐藤原廣嗣事配流、後赦還、續日本紀爲大學頭、懷風藻

山田銀、○銀或作白金、養老中與刪定律令、令義解序授外從五位下、改姓史、賜連、爲明法博士、兼主計助、出爲河內介、續日本紀銀明律令、後之學法律者推爲準的焉、文德實錄天安二年

大倭小東人、養老中與刪定律令、賜功田四

町、天平中小東人及大外記大倭水守等、改姓忌寸、賜宿禰、爲刑部少輔、坐藤原廣嗣事左遷、○本書不載何國守、或介、今無所考、尋召還爲西海道巡察使、次官、攝津亮、勝寶中遷參河守、寶字初至正五位上、續日本紀

守部大隅、○大隅或作大角、訓讀通、本姓鍛冶造、文武帝初、與撰律令、元明元正朝、累進從五位上、歷刑部少輔、爲明經第一博士、養老中與越智廣江、背奈行文、調古麻呂、矢集蟲麻呂、鹽屋

古麻呂、山田御方、紀清人、下野蟲麻呂等十餘人、並以學優堪爲師範、特敕賜絁絲布鍬、神龜中進正五位下、賜今姓、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賜絹絁各一十匹、綿一百屯、布四十端、續日本紀至正五位上大學博士、卒年七十三、懷風藻

越智廣江、饒速日命之後也、姓氏錄養老中爲明經第一博士、詔每退朝侍東宮、續日本紀至從五位下刑部少輔兼大學博士、懷風藻

背奈行文、養老中爲明經第二博士、神龜中授從五位下、續日本紀至大學助、卒年六十二、懷風藻嘗作歌譏刺佞人、世傳誦焉、萬葉集

調古麻呂、養老中爲明經第二博士、續日本紀後爲皇太子學士、至正六位上、懷風藻

清村晉卿、唐人、本姓袁、天平中隨遣唐使而歸化、年未弱冠、通文選爾雅音、爲音博士、景雲初、幸大學釋奠、授晉卿從五位上、歷大學頭日向守、寶龜末爲玄蕃頭、賜今姓、延暦中

爲安房守、續日本紀

紀古麻呂、父大人、續日本紀天智帝時爲御史大夫、日本紀贈正三位、續日本紀古麻呂有文才、賦望雪七言十二句詩、卒年五十九、懷風藻子飯麻呂、續日本紀、公卿補任、○紀氏系圖爲古麻呂弟天平中藤原廣嗣作亂、爲副將軍討平之、尋爲右大辨、及廢太宰府、飯麻呂奉命移官物於筑前國司、爲畿內巡察使、出爲常陸守、勝寶中歷太宰大貳、大藏卿、右京大夫、西海道巡察使、寶字初轉

左大辨、任參議、兼紫微大弼、與改官號、遷義部卿、除美作守、六年授從三位、以疾乞骸骨、未幾薨、續日本紀

栖原東人、右京人、該通九經、號爲名儒、文德實錄仁壽二年初授正六位上、天平中累進從五位下、續日本紀爲駿河守、勝寶初於部內廬原郡多胡浦、獲黃金獻之、帝喜曰、勤哉臣也、因取勤臣之義、賜姓伊蘇志臣、續日本紀、參取文德實錄、寶字初進正五位下、續日本紀孫家譯、延曆中改賜姓滋野

宿禰、文德實錄仁壽二年弘仁末改賜朝臣、三代實錄貞觀元年敘從五位上、爲尾張守、文德實錄子貞主自有傳、

榮井蓑麻呂、其先高麗人、姓氏錄天應元年授正五位下、延曆初爲造法華寺長官、陰陽頭、蓑麻呂經明行修、清愼夙著、齡既八十、尤爲後進所推服、朝廷優賞、特賜絁布米鹽、續日本紀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十三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十四

列傳第一百四十一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文學二

石上宅嗣
淡海三船
菅原古人 玄孫淳茂　淳茂孫輔正　古人六世孫文時　十三世孫爲長

菅野眞道
賀陽豐年
善道眞貞
藤原關雄
小野篁 孫道風
春澄善繩
豐階安人
紀安雄

石上宅嗣、左大臣麻呂孫、中納言乙麻呂子也、性朗悟、有姿儀、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工草隸、稱德朝累官至參議、敘從三位、兼式部卿、光仁帝之立、預定策、寶龜初出爲太宰帥、居無幾、遷式部卿、任中納言、六年請改姓物部朝臣、尋兼皇太子傅中務卿、十年敕復本姓、明年轉大納言、天應元年進正三位、尋薨、年五十三、遺言薄葬、詔贈正二位、自寶字以後善文者、世推宅嗣與淡海三船並稱、性愛

山水、每遇所適、攬筆成篇、其詩賦數十首傳于世、嘗捨其宅、創阿閦寺、寺內建一院、藏儒書、名曰芸亭、自作記、有欲就閱者則聽之、其院今存焉、續日本紀○高僧傳要文鈔云、宅嗣號芸亭居士、法名梵行、捨宅爲寺、寺東南造芸亭院、築山穿沼、植竹栽花、其西南構禪門、東北建方丈室、嘗作三藏讚、附入唐使、送之于唐、唐內道場僧飛錫嘆曰、毘羅耶有長者子、日本國有維摩詰、

淡海三船、○三或作御葛野王孫、父曰池邊王、三船初爲諸王、勝寶三年賜姓淡海眞人、尋爲內豎、○高僧傳要文鈔曰、淡海居士卽三船也、幼而出家、名元開、勝寶中敕令還俗

賜姓、欲入唐而學、以病不果、居常修梵行、八歲爲藤原仲麻呂所譖、因於衞士府出爲尾張介、授正六位上、實字中爲山陰道巡察使、尋進從五位下、歷參河守文部少輔、八年遷美作守、爲造池使、修近江陂池、仲麻呂反、欲據近江、先遣使調發國中兵馬、三船時在勢多、與判官佐伯三野謀、縛使人及同惡者、以功授正五位上勳三等、爲近江介、遷中務大輔、兼侍從、神護二年賜功田二十町、傳其子、尋補東山道巡察使、

景雲初加兵部大輔、既還列所判事狀上之、不稱旨、責授太宰少貳、寶龜中稍遷刑部大輔、歷大判事、爲大學頭、兼文章博士、進從四位下、延曆初兼因幡守、爲刑部卿、四年卒、年六十四、三船爲人聰敏、博涉羣書、善屬文、名高于一時、續日本紀嘗奉敕定神武以來謚號、釋日本紀引私記、其後裔濱成高主及同族九人、貞觀中賜姓淡海朝臣、三代實錄

菅原古人、阿波守宇庭子也、菅原系圖本姓土師宿禰、敍正六位上、寶龜末進外從五位下、天應元年爲遠江介、進從五位下、與族人道長等十五人上言、土師之先、出自天穗日命、其十四世孫曰野見宿禰、乃臣等遠祖也、昔在垂仁帝之世、古風尚存、葬禮無節、每有凶事、多用殉埋、于時皇后薨、梓宮在庭、帝顧問羣臣曰、後宮葬禮爲之柰何、僉曰、一遵倭彥王子故事、野見宿禰獨進曰、臣竊惟殉埋之禮、殊乖仁政、實非益國利人之道、臣請權宜以

襄事、因率土師三百餘人、取埴造諸物象進之、帝甚悅、號曰埴輪、所謂立物是也、此乃往聖之仁德、先臣之遺愛、垂裕後昆、生民賴之、式觀祖業、吉凶相半、若其諱辰掌凶、祭日預吉、如此供奉、允合通途、今則不然、專預凶儀、尋念祖業、意不在茲、望請因所居地名、改土師以爲菅原姓、許之、時兄安人在任所不改姓、延曆初奏請賜姓秋篠朝臣、續日本紀○以安人爲古人兄、據系圖、古人儒行高世、不與俗茍合、卒後家

無餘財、諸兒寒苦、（續日本後紀）延暦中追賞侍讀勞、給其男四人衣粮、令勤學業也、（續日本紀）給學料始于此、（公卿補任○古人卒年、諸書無所考、唯系圖以為弘仁十年卒、年七十、按續日本紀延暦四年、赦故遠江介菅原古人、據此系圖誤、故不取、）子清公、曾孫道真、別有傳、玄孫淳茂、

淳茂道真子也、（系圖）才藻頗有父風、大江匡房嘗謂儒家不墜家聲者、唯都在中及淳茂等三數人耳、（江談鈔）淳茂夙舉秀才、對策及第、為文章博士、歷兵部丞大學頭右中辨、任式部

權大輔、敍正五位下、（系圖）宇多法皇嘗賞中秋於亭子院、召文人賦詩、淳茂作序、（本朝文粹）法皇見淳茂詩嘆曰、恨不使故右相見之、渤海貢使裴璆來朝、時淳茂迎接、以詩與璆酬酢、初貞觀中、璆父頲奉使來朝、與道真唱和、至是淳茂詩言及先人時事、璆讀而感泣、淳茂與璆兩世邂逅、世以為奇、（江談鈔）淳茂子在躬、從四位上、（系圖）勘解由長官、在躬子輔正、（公卿補任）

輔正、天暦四年舉秀才、補文章得業生、尋對策及第、補右少辨、歷兼大學頭東宮學士文章博士、（公卿補任）以文藻播聲當時、為圓融帝侍讀、（古今著聞集）天元中任太宰大貳、長德二年任參議、尋兼式部大輔、進正三位、（公卿補任）敦康親王始讀書、輔正陪宴、其應教詩曰、頽齡八十有餘霜、未見神聰似我王、遺老愚言君記取、一經造次不應忘、（本朝麗藻）寬弘六年薨、年八十五、（公卿補任）嘗在筑紫至安樂寺、憾無浮圖、創多寶塔、乃安胎藏界五佛、藏法華經千部、名東

御塔、招置僧衆、自撰寺務法規三卷、藏諸寺庫、後人建祠道真祠側祭之、（古今著聞集）稱北野宰相、壽永三年贈正二位、（公卿補任、古今著聞集）古人六世孫文時、（系圖）

文時、淳茂兄右大辨高視子也、（系圖）文才博洽、名聲震當時、源英明源為憲大江匡衡等、皆請文時竄改其辭賦、（江談鈔）天慶五年對策及第、歷内記辨式部大輔、進正四位下、加文章博士、兼尾張權守、村上朝上封事、言禁奢侈、

停賣官、懷遠人、言甚剴切、本朝文粹嘗會皇孫源
保光第、賦詩曰、此花非是人間種、再養平臺
一片霞、大江朝綱詩曰、此花非是人間種瓊
樹枝頭第二花、朝綱笑曰、後世必以子與吾
稱爲一雙、江談鈔應和中帝遊冷泉院、召文人
賜花光水上浮題、文時作序、日本紀略有云、誰謂
水無心、濃艷臨兮波變色、誰謂花不語、輕漾
激兮影動脣、爲世所稱、本朝文粹、和漢朗詠集、一日內
宴、命羣臣賦宮鶯囀曉光、帝詩曰、露濃緩語

園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陰、自謂諸才子不及、
既而文時獻詩曰、西樓月落花間曲、中殿燈
殘竹裏聲、帝以爲絕作、乃召文時問其優劣、
文時曰、聖作非臣所及、帝數問不已、徐曰、聖
作實下於臣一等、帝笑而然之、江談鈔、今昔物語、晚
年官路滯塞、天元初頻請敘從三位、本朝文粹四
年遂敘之、尋薨、年八十四、公卿補任稱菅三品、本朝
文粹子雅煕輔昭、系圖並有文學、輔昭最著、文才
不減父祖、江談鈔任大內記、系圖朱雀上皇○按十訓

鈔作宇多誤、今訂之、嘗召文人賦詩、命輔昭作序、留之
院中而不遣、蓋慮文時有所竄定也、及文出、
人皆服其秀逸、本朝文粹、十訓鈔、古人十三世孫爲
長、系圖
爲長大學頭長守子也、元曆正治間、擧秀才
試策、爲大舍人助右衛門少尉、任檢非違使、
累歷式部少輔大內記、遷文章博士、爲侍讀、
任式部權大輔、進敘從三位、爲大藏卿、嘉禎
中任參議、兼勘解由長官、至正二位、寬元四

年薨、年八十九、公卿補任善書、工和歌、練達朝廷
典故、正徹物語搢紳之士推爲國家重器、公卿補任引平
戶記建保中侍上皇讀貞觀政要、明月記又以平
政子請、譯以國字、貞永式目鈔所著有文鳳鈔、仁和
寺書籍目錄子長貞、公良、長成、高長、皆有文學、系圖
菅野眞道、本姓津連、其先出自百濟辰孫王、
續日本紀父曰山守、眞道寶龜中歷少內記近江
少目、公卿補任延曆四年、以左兵衛佐、兼東宮學
士、九年至圖書頭、兼伊豫守、是歲與左中辨

百濟仁貞、治部少輔百濟元信、中衞少將百濟忠信、上表言、眞道等本系出自百濟國貴須王、貴須王者、百濟始興第十六世王也、夫百濟太祖都慕大王者、日神降靈、奄扶餘而開國、天帝授籙、總諸韓而稱王、降及近肖古王、遙慕聖化、始聘本朝、是則神功皇后攝政之年也、其後輕島豐明朝御宇、命上毛野氏遠祖荒田別、使於百濟、聘有識者、國主貴須王、恭奉使旨、擇採宗族、遣其孫辰孫王、○按本書

一名知宗王隨使入朝、天皇嘉焉、特加寵命、以爲皇太子之師、於是始傳書籍、大闡儒風、文教之興、誠在於此、難波高津朝御宇、以辰孫王長子太阿郎王爲近侍、太阿郎王子亥陽君、亥陽君子午定君、午定君生三男、長子味沙、仲子辰爾、季子麻呂、從此而別、始爲三姓、各因所職以命氏焉、葛井船津連等即是也、逮于他田朝御宇、高麗國遣使上烏羽之表、羣臣諸史莫之能讀、而辰爾進取其表、能讀巧寫、詳奏表文、天皇嘉其篤學、深加賞歎、伏惟皇朝則天布化、稽古垂風、弘澤浹乎羣方、叡政覃於品彙、故能修廢繼絕、萬姓仰而賴慶、正名辨物、四海歸而得宜、凡有懷生、莫不抃躍、眞道等先祖、委質聖朝、年代深遠、家傳文雅之業、族掌西庠之職、眞道等生逢昌運、預沐天恩、伏望改換連姓、蒙賜朝臣、於是敕因所居賜今姓、明年兼治部少輔、是秋管內獻白雀、因進正五位下、續日本紀歷治部民部大輔、

公卿補任及營新京、與右少辨藤原葛野麻呂班宅地、日本紀略遷左兵衞督、爲造宮亮、十六年兼伊勢守、公卿補任嘗奉敕修續日本紀、至是成、超進正四位下、類聚國史、日本紀略爲左大辨、再兼伊豫守、加勘解由長官、未幾遷左衞士督、歷兼相模但馬守、二十四年任參議大辨、學士如故、明年兼太宰大貳、大同二年爲山陰道觀察使、兼刑部民部卿、轉右大辨兼大藏卿、進從三位、遷東海道觀察使、兼左大辨、歷宮內大

藏、御弘仁初兼近江守、復參議、遷常陸守、尋
致仕、薨年七十四、公卿補任
道場於山城愛宕郡八坂鄉、承和中子永岑
奏言、亡父所建道場一區、雖其疆界接八坂
寺、而其形勢猶宜別院、由是道俗號八坂東
院、伏望限以四至、別爲一院、置僧一口、永俾
護持、許之、永岑仁明朝爲主殿頭齋院長官、
兼豐前守、敘從五位上、續日本後紀
賀陽豐年、右京人也、該精經史、射策甲科、秉

操守義、無所屈撓、自非知己、不敢造接、大納
言石上宅嗣禮待甚厚、延居書齋數年之間、
博究羣書、識者皆以爲洽博過釋道融、御船
王、延曆中任東宮學士、平城帝踐祚、敘從四
位下、拜式部大輔、時女謁屢行、英賢見排、豐
年獨懷素志、玄默自守、及帝傳位、遷御平城、
守職不追從、以故得不預亂、因辭職自退、嵯
峨帝惜其材、任播磨守、在職三年、移病歸京、
居宇治別業、弘仁六年卒、年六十五、贈正四
位下、時人謂天爵有餘、人爵不足矣、初豐年
病在宇治、聞故老語仁德帝與宇治稚郎相
讓之事、甚高其義、託執柄之臣、請陪葬焉、及
卒敕許之、豐年嘗詣友人小野永見、命筆賦
詩曰、白眼對三公、權貴惡之、其操守如此、日本後紀
善道眞貞、右京人、父伊與部家守、伊賀守、眞
貞十五歲入學、居數年、諸儒推其才行、補文
章得業生、大同中課試登科、任山城少目、弘

仁中兼大學助教、授外從五位下、爲博士、尋
以明經進一階、歷兼越前大掾相模權介、天
長初遷大學助、歷陰陽頭、進從五位上、表請
賜姓善道宿禰、進正五位下、遷阿波守、以與
撰令義解不赴任、承和中累進從四位下、以
明經宿儒、賜攝津島上郡荒田九段、尋爲東
宮學士、眞貞以三傳三禮爲業、兼善談論、而
不學漢音、至於教授、用世俗踳訛之音、情在
進取、不能恬退、久之拜此官、及皇太子廢貶

備後權守、帝愍其年老、不幾召還、諸儒奏言、當代讀公羊傳者、唯眞貞而已、今而不傳、恐斯學遂墜、乃命眞貞於大學講之、後卒于家、年七十八、續日本後紀

藤原關雄、參議眞夏子也、少屬文、天長初奉文章生試及第、性好閑退、常在東山舊居、耽愛林泉、時人呼爲東山進士、承和初淳和上皇嘉其爲人、特詔徵之、關雄不獲已而起、帝待以優禮、從事左右、尋任勘解由判官、司務繁劇、非其好也、數月遷少判事、授從五位下、仁壽初、累遷爲治部少輔、兼齋院長官、以病請罷、不允、三年卒、年四十九、關雄好鼓琴、淳和上皇賜秘譜、由是稍得其妙、又能草書、敕題南池雲林兩院壁、文德實錄

小野篁、參議岑守子也、弘仁中岑守爲陸奧守、篁隨父赴任、日慣馳馬、後還京師、不復事學業、嵯峨帝聞而歎曰、斯人之子、而猶爲弓馬之士乎、由是慚悔、始志于學、十三年奉文

章生試及第、天長中歷巡察彈正少忠大內記式部少丞、進從五位下、除太宰少貳、尋丁父憂、哀毀過禮、明年起爲東宮學士、拜彈正少弼、文德實錄與清原夏野等、奉敕撰令義解、令義解承和初除美作介、公卿補任爲遣唐副使、兼備前權守、任刑部大輔、累進正五位下、及使唐借正四位上、三年引見紫宸殿、賜絲帛貲布、又御紫宸殿、賜餞、御被一襲、赤絹被、砂金、篁請授小野神從五位下、既發遭風破船、不得進而還、四年再赴唐、初定使船次第、大使藤原常嗣所乘居第一、號太平良、最爲堅硬、第二船篁所乘次之、第一船毀壞、常嗣欲奪篁船、奏請換次第、許之、篁忿恚曰、朝議不定、二三其言、受命之日、分配已定、今飜以朽損與我、論之人情、是爲逆施、有何面目以率下乎、篁家貧親老、身亦尫病、當汲水採薪致匹夫之孝耳、遂稱病篤、不復上船、作西道謠刺遣唐之事、多犯忌諱、嵯峨上皇見而大怒、令論

其罪、帝下敕曰、小野篁身奉綸旨、出使外境、而稱病不行、准據律條、可處絞刑、今特宥死罪一等、處之遠流、因免爲庶人、竄于隱岐、在路作謫行吟七十韻、當時稱誦之、數年召還、帝愛其文才、歲餘詔復本位、尋爲刑部大輔、除陸奥守、入爲東宮學士、兼式部少輔、進從四位下、爲藏人頭、藏人頭據公卿補任十四年任參議、兼彈正大弼、嘉祥初轉左大辨、兼信濃守、爲班山城田使長官、兼勘解由長官、歲餘進從

四位上、以病歸家、文德帝卽位、加正四位下、授近江守、參取續日本後紀、文德實錄明年病瘳、復爲左大辨、未幾病動不朝、帝甚愍之、屢遣使視之、賜錢穀、就家授從三位、及困篤、命諸子曰、氣絕則殮、莫令人知、薨時年五十一、世稱野相公、篁事母至孝、家素清貧、俸入皆施親友、文章冠絕當時、草隸有二王之迹、後世模楷焉、初在太宰府、唐人沈道固者、時居鴻臚館、聞篁有才思、數以詩賦相唱和、常美其富艷、文德

實錄、野相公據江談鈔、弘仁中帝幸河陽館、賦詩一聯云、閉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遥望往來船、以示篁、篁曰、聖作甚佳、但改遥作空最好、帝愕眙曰、是白樂天之句、遥本作空、朕聊試卿、適見卿與樂天詩情相同也、時樂天集始至、藏在秘閣、人未得見、以故大爲帝所稱美、其精詩如此、平生所作、往往有與樂天句格相似者、世以此重之、然爲人不羈、好直言、不爲當世所容、忌其才者、呼爲野狂、以篁狂音相通也、

故篁有暗作野人天與性、自古狂官世呼名之句、江談鈔○相傳下野足利學校、篁嘗讀書處、上杉憲實創爲學校、聖廟傍有一室、安篁木主、今見存焉、子保衡、葛絃、小野系圖○本書以葛絃爲篁弟、今姑從一說、俊生、系圖、古今和歌集目錄、保衡正五位下陸奥阿波守、葛絃正四位下太宰大貳、系圖練達政事、世稱循吏、菅家文草、藤原保則傳、俊生從五位上刑部大輔、葛絃子好古、道風、三代實錄好古自有傳、道風善書、遒勁神逸、冠絕今古、歷事醍醐朱雀村上三朝、至正四位下内藏權頭、系圖、扶桑略記、

醍醐帝酷愛其書、及造醍醐寺、使道風書榜、一楷一草、初擬揭楷書於南門、而終榜草書、道風大喜曰、嗚呼賢主哉、蓋以其得意在草書也、（古今著聞集）又命書行草法帖各一卷、使僧寬建持往唐、蓋欲播其美於異邦也、（扶桑略記）其餘殿壁題字、宮門扁榜、道風所書甚多、（日本紀略）晩患中風手顫、筆勢彌生奇體、（古今著聞集）嘗爲橘直幹書奏疏、村上帝常置坐側、會禁闕火、帝顧左右曰、直幹之疏存否、不復問他、（十訓鈔、古

今著聞集、寶物集、）康保三年卒、年七十一、（日本紀略）凡其書一行隻字、人競求之、不得者以爲恥、其爲世所貴如此、（今鏡）後世稱道風及藤原佐理藤原行成曰三蹟、（尊卑分脈、尺素往來、）俊生子美材、（古今和歌集目錄）亦工書、（菅家後集）有文才、（日本紀略）從五位上大內記、（系圖、古今和歌集目錄、）醍醐帝讀羣書治要、美材爲尙復、（日本紀略）延喜二年卒、（菅家後集、古今和歌集目錄、）

春澄善繩、字達、本姓猪名部造、（三代實錄）伊香我色乎命之後也、（姓氏錄）伊勢貟辨郡人也、達官

之後、移隸左京、祖財麻呂貟辨郡少領、父豐雄周防大目、善繩幼而明慧、骨格非常、財麻呂奇之、加意撫養、傾產無所惜、弱冠入學、手不釋卷、所閱覽多口誦、博洽多通、妙於藻思、明敏兼人、時之學者無能及焉、天長初及第補俊士、四年爲常陸少目、以秩俸充學資、五年賜姓春澄宿禰、後改朝臣、停俊士之號、補文章得業生、七年對策、詞義甚高、式部省評處之丙第、是歲春內記闕、帝雅重士、虛此職

以俟善繩、是夏擢第、補少內記、尋轉大內記、授從五位下、十年爲東宮學士、仁明帝立、兼攝津權介、承和中遷兼但馬介、進從五位上、及嵯峨上皇崩、皇太子見廢、善繩以學士左遷周防權守、十年遷文章博士、講范曄後漢書於大學、解釋流通、無所淹滯、諸生質疑者皆得解惑、（三代實錄）尋兼備中介、十四年帝設莊子竟宴、先是帝受莊子于善繩、是日引善繩于清涼殿賜酒、執弟子之禮、分莊子篇、令左

右近臣賦詩、管絃交奏、酣暢爲樂、賜御衣二襲、是月又讀漢書於清涼殿、（續日本後紀）嘉祥初授正五位下、兼備中守、（三代實錄、續日本後紀、）齊衡元年爲刑部大輔、（三代實錄、文德實錄、）奉詔與菅原是善大枝音人等、評品文人所上重陽詩、明年奉詔修國史、三年講晉書、帝親受讀焉、（文德實錄）天安元年爲伊豫守、兼右京大夫、二年進從四位上、貞觀初任參議、爲式部大輔、進正四位下、兼播磨權守、遷近江守、（三代實錄、公卿補任、）十一年國史成上之、（三代實錄）十二年爲讃岐守、疾病、詔及其生存、授從三位、時太政大臣良房在直盧、脫朝服贈加其身、時人榮之、薨年七十四、（三代實錄、公卿補任、）善繩性周愼謹朴、不以所長加人、爲文章博士時、諸博士各自名家、更以相輕、短長在口、弟子亦立門戶、常有爭言、善繩恬退、謝遣門徒、終不爲謗議所及、雅信陰陽、多所拘忌、每有物怪、杜門齋禁不通人、乃至一月之中、門扉十閉、家宅不治垣屋、口罕言死、弔問遂絕、及登清要、齋忌稍簡、家不引賓客、唯對子姪耳、年老聰明不衰、文章加麗、貞觀中追改策判、進爲乙第、二子具瞻、魚水、並位至五品、無繼家業者、（三代實錄）

豐階安人、河內大縣郡人、本姓河股公、彥坐命之後也、（三代實錄、姓氏錄、）至御影改今姓、安人少穎悟有局量、以好學早知名、涉獵史傳、最精漢書、承和五年除少內記、轉大內記、嘉祥元年敘外從五位下、明年遷東宮學士、文德帝立、授外從五位上、（三代實錄）仁壽元年爲冊後權守、累陞次侍從、及詔春澄善繩講文選、安人爲都講、（文德實錄）二年上疏言、安人貫河內國、未除公字、伏請移籍京華、亦爲眞人、於是詔賜姓眞人、貫左京、齊衡元年爲尾張權守、三年轉圖書頭、天安中爲掃部頭、遷大學頭、尋爲東宮學士、兼美濃權介、清和帝卽位、授正五位上、貞觀三年拜刑部大輔、是歲卒、時年六十五、（三代實錄、爲尾張權守據文德實錄、）

紀安雄、本姓刈田、其先讚岐人也、至安雄改今姓、移隷左京、父種繼仕仁明帝、至大學助教從五位下、帝崇經術、屢引儒士、以相論討、常召大學博士御船主及種繼、論經義、主執禮、種繼舉傳、難擊往復、遂無折角、時有阿刀根繼伴長、並善相撲、天下無雙、帝號主爲長、種繼爲根繼、以戲之、安雄幼以學行稱、性寬綽柔順、始補得業生、天安中爲大學直講、貞觀中累進從五位下、轉助教、專精經業、頗閑

文辭、時撰修格式、敕擇有識者、安雄預焉、爲勘解由次官、兼下野介、進從五位上、遷主計頭、元慶初出爲武藏守、政貴簡惠、吏民安之、秩滿歸京、除鑄錢長官、兼周防守、聲績減於武藏、仁和二年卒、年六十五、三代實錄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十四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十五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文學三

都良香
橘廣相
島田忠臣
大藏善行
藤原佐世
紀長谷雄
巨勢文雄
善淵永貞
三統理平
惟宗公方　孫允亮

都良香、左京人、初名言道、祖桑原秋成、大和介、外從五位下、父貞繼、（父貞繼、據古今和歌集目錄。）弘仁中與兄腹赤、請改姓都宿禰、承和中爲主計頭、嘉祥初敍從五位下、貞繼累歷吏部、諳練舊儀、後任此職者、必咨訪而行焉、（文德實錄）腹赤有文藻才名彰著、嵯峨帝時屢侍宴賦詩、及渤海使來、與副高景秀唱和、又與信濃守仲雄王等、撰文華秀麗、（經國集、文華秀麗）兼熟朝典、及編集內裏式、亦預焉、（本書序）至正五位下文章博士、（日本紀略）良香博聞彊記、善屬文、弱冠入學、此時士習矜伐、妍媸不分、良香嫉之、著辨薰蕕論曰、人有賢愚、物有美惡、人以賢才爲賢、物以美體爲美、是故人中有人、人之有賢才者名高、物中有物、物之有美體者價貴、庸詎謂無賢愚於人、無美惡於物乎、若然則曲阜尼丘、比培塿而無別、紫蘭紅蕙、混蕭艾而不分、求之竺論、何其謬乎、觀夫草之有薰蕕、猶人之有賢愚、薰也蕕也、生一園之中、共有枝葉、賢也愚也、居二儀之間、共有頭足、人或不辨、謂無異同、彼一賢一愚、而世不以爲異、此

或香或臭、而人猶以爲同、遂使賢愚一貫、曾無等差、香臭一氣、時有混亂、當此之時、能視者視之、而別人之賢愚、能聞者聞之、而辨草之香臭、否則白藏九月、鷩飆加振撃之威、玄英三冬、嚴霜致殺伐之暴、徒蘊酷烈之氣、與凡蕘而盡耳、但至歲窮陰律、音入陽爻、羣木榮於林、百卉秀於野、本臭者亦自臭、初香者亦自香、此爲稟性不同、含氣有素、遂則臭者生於道路、牛羊之足踐其萌牙、香者薦於宗

廟、鬼神之口嘗其氣味、今之君子、若能杜絕鵙鴂之喙、令久其芬芳、鋤除莨莠之根、無雜其穢惡、不同器而藏、當異處而種、美惡香臭、可得而明焉、（都氏文集、本朝文粹、）對策及第、聲譽益著、時論謂其文章得之天性、○（都氏文集、江談鈔、十訓鈔曰、言道對策時、春澄善繩爲問頭博士、言道謗其侍女、得試題之草本、豫作神仙策、遂取科第、有三壺雲浮、七萬里程分浪、五城霞峙、十二樓構插天之句、世傳誦焉、）遷正六位上少内記、貞觀十四年、與平季長、爲掌渤海客使、奏曰、姓名相配、其義乃美、若非佳令、何示遠人、請改名良香、許之、敘從五位下、尋爲大内記、文章博士兼越前權介、十八年、大極殿災、詔諸博士議皇帝廢朝及羣臣從政以否、良香與大學頭巨勢文雄議曰、春秋穀梁傳、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何、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又漢建元六年四月、高園便殿火、帝素服五日、元鳳四年五月、孝文廟正殿火、帝及羣臣皆素服、又漢元封六年十一月、栢梁臺災、永始四年四月、長樂宮臨華殿

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後漢承和元年十月、承福殿火、魏青龍二年四月、崇華殿災、晉太康十年四月、崇賢殿災、梁普通二年五月、琬琰殿火、延燒後宮屋三千閒、據此等文、園廟火災、必有素服盡哀之禮、至如宮殿之災、無有變服廢朝之文、但春秋昭十八年左氏傳曰、五月、宋衞陳鄭皆火、三日哭、國不市、異苑曰、魏文侯御廩災、素服避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哭、謹按古之諸侯、有如此之災者、或

有變服致哭之義、今折中而論之、宜三日廢朝、皇帝及羣臣不變常服、唯盡憂戚之意、詔從之、元慶元年、陰陽寮奏、四月朔夜日當食、豫下四道博士議、食在夜當廢務以否、良香議曰、按經傳諸史、太陽虧損、君避殿移時、百官廢務、自有明文、不煩更載、此謂晝日之食也、至于夜食暗傷之理、不見避殿廢務之義、但春秋穀梁傳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鄭君釋曰、一日一

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初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日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謹按一日一夜合爲一日、其食有虧傷之處、然則若食及復在丑刻前者、當屬前月、以爲晦食、晦日廢務、若食及復在寅刻後者、當屬來月、以爲朔食、朔日廢務、且如雖食在丑刻、而虧傷之處至寅若卯未及全復、則晦朔兩日、竝須廢務、古之與今、其事各異、何者古之曆家、未知豫推日食之術、唯見虧傷然

後知食、設有夜食、不由得知、後代曆家、以術推理、豫知食否、毫毛不差、故唐開元禮云、太陽虧、有司豫奏、其日置五穀五兵於大社、皇帝不視事、百官各守本司、不理務、過時乃罷、如唐禮文、不論晝夜、有司豫奏、今豫知夜食、豈得以在夜不救之乎、既能救之、豈得準平日擧政事乎、然則不問晝夜、必當廢務、從之、是歲賜姓朝臣、三年卒、（三代實錄）年三十六、（古今和歌集目錄）世言良香月夜過羅城門吟所作詩曰、

氣霽風梳新柳髮、氷消浪洗舊苔鬚、樓上有歎賞聲、時人異之、又遊竹生島、得三千世界眼前盡之句、對未成、島神賡曰、十二因緣心裏空、子在中有文才、爲越前掾、在任與渤海使裴璆交遊、臨別贈詩、璆大稱之、朝議欲詰私交外國人、聞其爲璆所稱、釋而不問、（江談鈔）

橘廣相字朝綾、左大臣諸兄五世孫、父峯範若狹守、（公卿補任、橘氏系圖）廣相幼而有文名、九歲許昇殿、乃賦詩曰、荒村桃李猶應愛、何況瓊林

華苑春、江談鈔長而博學、貞觀中補文章生、爲越前權少掾、補藏人、對策及第、爲右衛門大尉、敍從五位下、除文章博士、辭不就、歷東宮學士民部少輔、公卿補任五條太皇太后崩、議喪服未決、遂從廣相議、渤海使來、奉敕宴使人賦詩、三代實錄敍從五位上、爲右少辨、學士如故、公卿補任皇太子讀千字文、廣相侍讀、三代實錄轉左少辨、兼美濃權守、以學士勞、超授正五位上、遷式部大輔藏人頭、元慶中爲勘解由長官

右大辨、公卿補任光孝帝卽位、進從四位上、帝讀文選、又侍讀、三代實錄尋兼文章博士、任參議、轉左大辨、宇多帝卽位、廣相與左中辨藤原有穗左近衛中將藤原時平左衛門佐藤原高經等、侍殿上、關白基經辭職、廣相草詔、有以阿衡之任、爲卿之任語、基經不悅、帝爲解謝之、尋兼近江守、進正四位上、寬平二年卒、年五十四、以侍讀勞、贈中納言從三位、參取公卿補任、扶桑略記、○十訓鈔曰、藤原佐世摘阿衡語激怒基經、廣相聞而恐佐世、以憂死、其靈爲犬、狂瘈齩人、繞佐世家、吠曰、阿衡阿衡、因贈中納言、以慰其靈、歷代皇紀亦載此事、怪誕不足取、十訓鈔爲貞觀中事亦誤、贈以絹布、歷代皇紀廣相歷仕三朝、近侍左右、省中衆事、莫不幹理、公卿補任博涉羣書、皆橫看讀過、拔萃鈔纂、以備遺忘、獻策之日、覽一代藏經七日而竣、江談鈔有集八卷、仁和寺書籍目錄著朝官當唐名略鈔、拾芥鈔又嘗奉宇多帝敕撰蹈歌記、年中行事引廣相傳廣相初受業菅原是善、政事要略、江談鈔、是善嘗作高雄山鐘銘、廣相序之、藤原敏行書之、高雄山鐘銘世稱三

絶、廣相初名博覽、舊制不得以佛菩薩聖賢名號爲名、以舍利弗別號博覽比丘、父峯範奏請改今名、公卿補任子公賴善和歌、後撰和歌集、新敕撰和歌集、天慶中官至中納言、公卿補任

島田忠臣、其先出自神八井耳命、姓氏錄貞觀初爲越前權少掾、渤海聘使來、副使周元伯頗閑文章、以忠臣能屬文、假加賀權大掾、就館與元伯唱和、既而任少外記、授從五位下、爲因幡權介、元慶中進從五位上、遷太宰少

貳、爲美濃介、權行玄蕃頭事、與式部少輔菅原道眞迎接渤海聘使裴頲、三代實錄後爲伊勢介、本朝文粹宇多帝受周易於大學博士善淵愛成、忠臣爲都講、寬平三年講畢賜曲宴、忠臣賦詩作序、田氏家集及卒、菅原道眞作詩哭曰、自是春風秋月夜、詩人名在實應無、菅家文草紀長谷雄稱爲當代詩匠、本朝文粹關白基經亦愛其才、厚遇之、嘗使藤原敏行書其詩五百餘篇於屛風、田氏家集所著有百官唐名鈔、拾芥鈔

大藏善行、以文學著、貞觀十七年蒙敕侍藏人所校定御書、又講顏氏家訓、教授左右年少於禁中、明年講竟、賜宴於藏人所、召大學文章生等賦詩、元慶中爲少外記、敘正六位上、三代實錄先是爲土左權掾、大内記都良香狀讓其職曰、善行等、文富春華、學收秋實、若搖筆麟閣、洗硯鳳池、則左右得人、起居傳美、都氏文集、本朝文粹七年爲存問渤海客使、兼領客使、臨進發辭見、賜御衣袴各一襲、仁和中轉大外

記、授外從五位下、兼播磨權大掾、三代實錄改姓伊美吉、賜朝臣、參取三代實錄、雜言奉和寬平中敘從五位上、爲勘解由次官、兼參河權介、大外記如故、先是與左大臣藤原時平等、奉敕修三代實錄、延喜元年書成奏上之、三代實錄序善行學究經籍、善于教導生徒、甚多、藤原時平及弟仲平平惟範平伊望藤原興範紀長谷雄三統理平等皆受業、雜言奉和、紀長谷雄水石亭詩序是歲善行年七十、時平會一時英俊於城南水石亭、以賀其壽、會者一十六人、時平執弟子之禮、時人榮之、雜言奉和尋敘從四位下、任民部大輔、延喜格序、河海鈔後爲東宮學士、常服鍾乳、九年滿九十、猶有壯容、家蓄婢妾、年八十七生子、十七年以漢書授太子、每朝侍講、無有休暇、世人歎異、謂之地仙、政事要略

藤原佐世、式部卿宇合之裔、父菅雄、民部大輔、佐世初爲攝政基經家司、貞觀中對策及第、尊卑分脈、江談鈔○江談鈔曰、藤原氏獻策昉于佐世、今據文德實錄、天長初藤原

（關雄奉文章生試及第、非昉于佐世也、江談鈔誤、）舉文章得業生、補越前大掾、十四年與大學頭巨勢文雄、燕饗渤海使於鴻臚館、元慶中敘從五位下、爲彈正少弼民部少輔、陽成帝始讀孝經、佐世爲都講、既而進從五位上、爲右少辨、八年遷大學頭、奏貸新錢三十貫於左右京職、以其子錢充大學寮學生菜資、仁和元年奏、令云、凡學生公私有禮事、令觀儀式、又承和十二年宣旨云、車駕行幸之日、官人引文章生等陪

從、然則朝堂之儀、公私之禮、節會宴享之日、巡狩遊獵之時、必須率學生縱觀陪從、而寮本無幕幔、臨事多闕、諸司例給二張、領四百之生徒、非兩幕之可容、望請賜四張、以爲儲備、從之、二年爲左少辨、遷式部少輔、（三代實錄）寬平三年任陸奧守、兼大藏少輔、（續本朝文粹所載藤原敦光狀）至從四位下右大辨、（尊卑分脈）所著有見在書目、行于世、（見在書目）昌泰元年卒、子文貞對策及第、至文章博士式部大輔正五位上、子後生亦獻策、爲文章博士、（尊卑分脈）子孫相繼業儒、世稱式家云、

紀長谷雄字寬、祖國守内膳正、（公卿補任）善醫、爲典藥頭、時東宮有疾、令國守上藥、國守啓曰、必至瞑眩而後愈、已而東宮果苦悶、於是帝下國守於帶刀陣、命曰、若有不諱、速斬之、既而東宮疾瘳、國守謂人曰、若東宮疾不起、我必誅死、遂戒子孫、令勿學醫、（古事談）父貞範彈正忠、（公卿補任）貞範嘗禱長谷寺、生長谷雄、因名

焉、（紀氏系圖）生而穎敏、成童志學、十八屬文、（本朝文粹所載延喜以後詩序）受業大藏善行、（雜言奉和）未及知名、一日諸生羣飲、賦幽人釣春水詩、島田忠臣獨賞長谷雄詩曰、綴韻之間、甚得風骨、自是才名日著、久之人惡之於善行、沈淪積年、貞觀十八年始補文章生、既而遊菅原道眞之門、道眞初未奇之、適見大極殿始成宴集詩、歎曰、不意詞藻至此、後屢相唱和、（本朝文粹所載延喜以後詩序）元慶中爲文章得業生、讚岐掾、（公卿補任）時有

識之士、爭好論議、立義不堅、或至醉舞狂歌、罵辱陵轢、道眞寄詩長谷雄、以勸吟詩、（菅家文草）仁和中爲少外記、敍從五位下、寛平中累官圖書頭、文章博士、兼讚岐介、式部少輔、右少辨、大學頭、進從四位下、九年爲式部大輔、兼侍從、博士如故、（公卿補任）宇多帝欲遣使於唐、菅原道眞爲大使、長谷雄爲副使、會唐亂而止、（扶桑略記）醍醐帝卽位、上皇敕使藤原時平藤原定國菅原道眞平季長及長谷雄侍帝、以備

顧問、（古今著聞集）昌泰元年授帝羣書治要、（日本紀略）是年爲右大辨、（續本朝文粹所載藤原敦光狀）轉左大辨、延喜中任參議、累進從三位、任中納言、十二年薨、年六十八、（日本紀略○江談鈔及今昔物語曰、長谷雄嘗至長谷寺祈任大納言、夢有人告曰、汝有文才、可遣他國、未幾薨、）長谷雄文藻富贍、爲衆所推、詔敕表牋多出其手、世稱紀納言、又稱紀家、（紀家據江談鈔）長谷雄能律身、嘗書紳曰、靡恃人之知、勿誇己之賢、須懷誠與愼、以思身之全、（朝野羣載）三善清行嘗與長谷雄論文詬

罵曰、自古無有無才博士、今始於汝、長谷雄不校、時人服其雅量、惟宗孝言聞之曰、龍之鬪、雖困不至斃、他畜不得近之、蓋謂二子才高、餘子不得與也、（江談鈔、今昔物語）及道眞執政、每有文會、必先屬長谷雄起草、嘗侍內宴賦詩、道眞執其手曰、元白再生、何以加焉、島田忠臣亦亟稱其文、道眞薨後、忠臣小野美材輩相踵而逝、長谷雄獨執文柄、然延喜以後詩、感其無知音、題曰延喜以後詩卷、（本朝文粹所載延喜

以後詩序）文集散逸、今纔存子淑望淑人淑信淑光淑行淑間淑方淑久淑江、皆有才學、多至顯官、（紀氏系圖○系圖一本不載淑江）淑人見小野好古傳、

巨勢文雄、左京人、本姓味酒、貞觀初擢文章得業生、授正八位下、對策及第、加賜三階、授大內記、三年賜今姓、先是巨勢河守奏言、文雄款稱、先祖出武內宿禰大臣五男巨勢男韓宿禰、是巨勢朝臣之祖、三男平羣木兎宿禰卽文雄之祖、木兎宿禰之後、賜味酒臣姓、

淪落被貫伊勢、至于文雄之先、改臣賜首姓、
貫附左京、事煥圖牒、文雄一祖之裔、八腹之
支、孤爲悴族、久隔榮途、加以酒之爲用、唯貴
成禮、耽淫之失、鑒誡攸深、而今味酒爲姓、副
以首字之味、○之味上疑有脫字既非吉祥、況復當爲
其首乎、是以改姓之望、朝夕刺思、式微之歎、
弟兄深鯁、願煕明時之景煦、入巨勢之華宗、
但順祖胤之流、賜平群之姓、而平群之字、稱
謂是凡、巨勢之文、義理堪愛、河守等謹檢本

系、已知同宗、見其所愁、理當聽許、特賜巨勢
朝臣之姓、將慰沈淪族人之懷、至是從其所
請、歷民部少輔文章博士備後權介、遷大學
頭、進從五位上、先是應天門災、修造既訖、使
博士議改名、竝問應天朱雀羅城諸門名義、
文雄議曰、宮殿城門火災後改名、兩漢以上、
未聞有此事、魏青龍二年四月、崇華殿災、繕
復之、三年七月又災、高堂隆以爲不可營造、
帝不從、遂復曰九龍殿、唐天寶二年、應天門

災、十一月成、改曰乾天門、本朝制度、多擬唐
家、凡災火雖異、總之非休徵、修復之後、除舊
號、制嘉名、不亦宜哉、洛都城門謂應天門、按
禮含文嘉曰、湯順人心、應於天、蓋取諸此、長
安南面城門、謂朱雀門、大明宮南面五門、正
南曰丹鳳門、夫丹鳳朱雀、其義一、以在南方、
謂之朱雀乎、羅城門者、周國門、唐京城門、西
都謂之明德門、東都謂之定鼎門、今謂之羅
城門、義未詳、但唐六典注云、自大明宮夾東

羅城複道、經通化門、而入興慶宮、今按文勢
蓋羅列之意、元慶中、至右中辨、從四位下、兼
越前守、三代實錄

善淵永貞、初名福貞、本姓六人部、火明命後
也、世居美濃厚見郡、後與弟愛成等、遷隸左
京職、賜今姓、貞觀中、擢直講、敘外從五位下、
爲助教、兼越後介、十四年上表、請辭職侍母
病、尋進從五位上、遷大學博士、兼越中守、光
孝帝讀孝經、永貞爲侍讀、進正五位下、仁和

元年卒於官、年七十三、弟愛成、貞觀中爲右中辨、兼山城權介、帝讀羣書治要、爲都講、至從五位上大學博士、（三代實錄、請辭職侍母病、據菅家文草、）聽昇殿、爲侍讀、（職原鈔）三統理平受業於大藏善行、（雜言奉和、）策試及第、（朝野羣載、）寛平昌泰間爲大外記、兼備中掾、越前介、（三代實錄序、二中歷、雜言奉和、）授從五位下、（官職秘鈔、）延喜中遷大内記、兼周防權介、（延喜格序、釋日本紀、日本紀竟宴和歌、）預撰三代實錄及延喜格、（本書序、）時帝好學、令

藤原春海講日本紀、召一時文士侍講莚、理平亦與焉、講畢作竟宴和歌序、（日本紀竟宴和歌、）尋敘從五位上、爲文章博士、（二中歷、）理平嘗侍宴賞月、賦詩有云、天山不辨何年雪、合浦應迷舊日珠、讀師以次唱羣臣詩、至理平詩、帝命令再三誦此句、理平感嘆、（江談鈔、）晩年任式部大輔、進從四位下、（作者部類、二中歷、）延長四年卒、年七十四、（作者部類、）理平善詩、菅原文時愛其詩、嘗自寫其集、大江匡房亦稱爲鉅匠、其爲後輩

所慕如此、（江談鈔、）子元夏對策及第、爲文章得業生、（類聚符宣鈔）任式部丞、朱雀帝受史記於藤原在衡、元夏尚複、（外記日記）天曆中歷式部少輔文章博士、（本朝文粹、二中歷、類聚符宣鈔、政事要略、）爲東宮學士、（作者部類、二中歷、）授四位、康保中卒、（作者部類、葉黃記、）子篤信亦有文才、賜學問料、（葉黃記、西宮記、）爲少内記、（本朝麗藻○按仁和寺書籍目錄載理平傳一卷、今不傳、）

惟宗公方、其先功滿王秦始皇後也、應神朝率衆歸化、子孫因以秦爲氏、元慶中公方祖

父直宗、父直本、奏請改惟宗、（三代實錄、父祖名據政事要略、）（本朝文粹、清獬眼鈔、）直宗至勘解由次官、（三代實錄、政事要略、）直本爲主計頭、（二中歷）世學法律、任明法博士、攝巡察糾彈職、（三代實錄、政事要略、本朝文粹、）公方延長間歷左衛門大志、任明法博士、（政事要略、類聚符宣鈔、）爲主計助、天慶中遷大判事、兼勘解由長官、大和介、尋任民部少輔、（政事要略、）天曆中爲左衛門權佐、補檢非違使、（二中歷、官職秘鈔、日本紀略、）授正五位下、（類聚符宣鈔、）當是時諸國衰弊、貢賦不入、帝乃立

制以嚴其法、既而國司犯法者十餘人、令法家議其罪、公方論之、以爲違式、右弼（姓闕）以爲違敕、公方曰、違詔旨謂之違敕、違式制謂之違式、令國司所犯者、非式制乎、右弼曰、式制亦奉敕而定之、謂之違敕、何不可之有、二議不決、事聞、帝以公方言爲非、使藤原文範詰問、公方固執前言、文範奏之、敕令上疏謝過、公方不聽、（北山鈔、江談鈔、）天德二年左遷大藏權大輔、（日本紀略、）猶兼明法博士、（西宮記、）識者謂、公方言

雖是、而以忤帝意見貶、（北山鈔、）安和中左大臣源高明坐事貶太宰權帥、既而薙髮請止京師、（公卿補任、）時議不決、令公方議之、公方曰、凡僧尼犯罪、猶且還俗處刑、今臨事薙髮、豈宜宥其罪乎、從之、（政事要略、）公方雖不善詩賦、博覽多通、尤精家學、當時法律多成其手、（參取政事要略、類聚符宣鈔、本朝月令、）著本朝月令、以詳典故、（仁和寺書籍目錄）嘗語子弟曰、延喜朝寵姬內匠藏人奏請觀白馬節會、所著深紅衣、露於車外、深紅歷朝

所禁也、檢非違使源中正取衣將裂之、內匠爲和歌解其意、中正不忍裂其衣而止、凡掌法律者、宜存此意、其寬恕如此、（政事要略、）孫允亮、

（清獬眼鈔）

允亮夙有才名、長於家學、爲明法博士、論斷精確、當時法家皆出其下、（政事要略、續往生傳、）常悼祖公方以違式之議忤帝意見貶、密反覆其議、歷數年論說始成、乃詣文範家欲論之、文範曰、先帝既崩、卿先人亦歿、吾亦既老、今日勿

復煩論辨、允亮遂不得論而還、（江談鈔、）正曆中爲勘解由次官、（小野宮年中行事、）尋任左衞門權佐、（○二中歷作右衞門）補檢非違使、（年中行事、政事要略、日本紀略、官職秘鈔、）五年宇佐社人與大貳藤原佐理爭事訴之朝、以允亮爲推問使窮問之、遂罷佐理職、（日本紀略）長德中藤原伊周與弟隆家坐謀逆處竄、允亮爲追下使、就家傳敕、會中宮御伊周家、伊周兄弟不敢出、允亮奏請入搜之、伊周逃匿愛宕山、允亮率徒追之、伊周遂赴配所、（古事

談四年奏請改姓、賜姓令宗朝臣、無幾兼彈正判事、政事要略寛弘中兼河内守、政事要略、二中歴、敘從四位下、爲檢非違使佐、官職秘鈔佐敘四位始于此、官職秘鈔、二中歴、嘗編纂父祖舊記及諸書、著政事要略百三十卷、又著類聚判集百卷、仁和寺書籍目錄其日記曰宗河記、法家以爲準則云、淸獬眼鈔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十五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十六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文學四

大江音人孫朝綱　雅時　玄孫以言　雅時孫匡衡　定基　匡衡子時棟

大江音人、左京人、父本主、備中介、○公卿補任　按皇胤紹運錄、音人系阿保親王子、而注其下曰、先祖本姓土師、甚無謂、又按補任、音人母中臣氏、本阿保親王侍女、蓋中臣氏為親王所嬖有孕、而嫁本主歟、然他無明證、今不可考、音人受業菅原是善、扶桑集博學善屬文、斟酌三代實錄、類聚國史、天長末補文章生、承和中舉秀才、任備中目、數年坐事謫尾張、居之三年、徵歸京、尋補少內記、公卿補任敘從五位下、轉大內記、續日本後紀嘉祥三年、兼東宮學士、仁壽齊衡間、為次侍從、歷民部少輔、左少辨、文德實錄、公卿補任、次侍從據實錄、清和帝即位、進正五位下、遷式部少輔、尋

為左中辨、貞觀中累轉右大辨、任參議、八年進正四位下、音人其先姓土師宿禰、桓武時以外祖母族、改賜大枝朝臣、音人以謂枝大於幹、不折必摧、大枝姓非本枝長固子孫無疆之義也、然先朝所賜、遽從變革、亦有所不安、因奏請改姓大枝為大江、蓋以字異而稱同也、許之、尋轉左大辨、兼勘解由長官、進敘從三位、兼左衞門督、補檢非違使別當、三代實錄、公卿補任、十七年、帝讀史記、音人侍讀、元慶元年

勅議上皇送皇帝書、可注御諱否、音人奏議、謹按禮經、君前臣名、父前子名、故周公告文王、皆稱武王名、又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夫父者子之天也、故其禮節之相去、如天地之懸隔、豈有父為子稱其名乎、夫天子之禮、雖與庶人異、而至于父子之間、未有差別、昔太公家令有人臣之語、漢祖善之褒賞、是則為太公未登尊位也、雖然漢祖以之被短於世、又按諸家書儀、父母與子書皆云、爺告孃告、

遂無注其名者、然則書御諱未知攸據也、謹
奉敕命云、今於出敕、只書御書、不注御諱見
者不可知誰書、論之物情、理不可然、謹按摯
虞決疑要云、古者臨文不諱、而今猶以爲諱、
嫌名不諱、而今猶以爲諱、二名不偏諱、孔子
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今亦不
偏諱、若據孔聖之前蹤、唯注御諱之一字、隨
禮俗儻得其宜、從之、尋薨、三代實錄年六十七、公卿
補任嘗奉敕撰弘帝範三卷、羣籍要覽四十卷、

又與菅原是善撰定貞觀格式、其上表及式
序皆音人之所作也、三代實錄、類聚國史長岡京牢獄
朽敝、刑徒或逃逸、音人爲檢非違使別當時、
移獄平安城、改立獄門、從此無復逃逸者、又
作食物、予行路人、嘗曰、我爲國致力多矣、子
孫必有至大位者、其孫維時及七世孫匡房、
皆官至納言、果如其言、江談鈔子玉淵、千里、春
潭、千古、玉淵從四位下、少納言、丹波守、大江系圖
工詩歌、十訓鈔千里兵部大丞、正五位下、善和

歌、系圖春潭正六位上、紀伊掾、除目大成鈔千古從
四位上、伊豫權守、式部權大輔、系圖亦善詩歌、
作者部類、類題古詩、
朝綱玉淵子也、公卿補任繼父祖業、該博宏贍、詞
藻典麗、夙舉文章生、對策登科、江談鈔村上朝、
奉敕撰新國史、仁和寺書籍目錄及坤元錄、日本紀略嘗
餞渤海使裴璆詩序曰、前途程遠、馳思於雁
山之暮雲、後會期遙、霑纓於鴻臚之曉淚、本朝
文粹、和漢朗詠集、璆大感嘆之、後渤海人謂本朝人

曰、朝綱既昇三公乎、答曰、未也、曰、上邦何不
重才乎、其傳譽異域如此、古今著聞集又善書、與
小野道風論筆法、互不相下、請村上帝品藻、
帝曰、朝綱書法、不及道風、猶道風文不及朝
綱也、江談鈔歷左右中大辨、任參議、兼備前美
濃等守、至正四位下、公卿補任天德初卒、年七十
二、日本紀略所著有後江相公集、仁和寺書籍目錄世稱
音人曰江相公、朝綱曰後江相公、以別之、子
澄明、澄江、澄景、系圖澄明亦能文、對策登第、任

兵部丞、（本朝文粹）先父卒、朝綱哀慟、作文悼之、有悲之亦悲、莫悲於老後子、恨而更恨、莫恨於少先親之句、（本朝文粹、源平盛衰記、）澄江孫佐國頗善詩文、長久四年與惟宗孝言源時綱等、試於校書殿、（百錬鈔、扶桑略記、）仕後朱雀後冷泉後三條白河四朝爲掃部頭、兼越前權介、佐國子通國、亦有才思、受業藤原明衡、（朝野羣載）爲大藏大輔、（系圖）

維時千古第三子也、夙擧文章生、策試擢秀才、補藏人、延喜延長間任大學助、遷文章博士、承平中爲式部少輔、（公卿補任）講文選於北曹、天慶初畢功、（日本紀略）任大學頭、轉式部大輔、兼東宮學士、天曆四年參議、九年敘從三位、天德中進中納言、（公卿補任）爲人博聞彊記、淹貫經史、凡遷都以來、第宅變遷、人物死亡、年月皆能諳記、（續古事談）初醍醐帝敕錄前園花草名、維時用國字書之、人嗤其才劣而不識漢字、維時曰、我非不識之、若用漢字、則恐難解也、及

錄進、帝命改用漢字、維時立書獻之、人果不能解、往往來問、（古事談）朱雀村上冷泉圓融四帝御諱、皆其所撰進、人以爲榮、（江吏部集）應和三年薨、年七十六、詔贈從二位、賻絹布錢物、（公卿補任、日本紀略、）世稱江相公、（系圖）所著有日觀集、（仁和寺書籍目錄）子重光、齊光、重光至左京大夫、（系圖）齊光對策及第、仕村上冷泉圓融華山一條五朝、歷式部大丞右少辨、再爲東宮學士、補藏人頭、兼式部大輔、至參議左大辨正三位、永延元年薨、年五十四、（公卿補任）子爲基、定基、爲基從四位下參河守、（系圖）

以言玉淵孫、大隅守仲宣子也、（系圖）以言初冒姓弓削、後復本姓、（東鑑建保四年）少而受業藤原篤茂、（江談鈔）對策登第、長保寬弘間任文章博士、（本朝文粹）兼式部權大輔、至從四位下、寬弘七年卒、年五十六、（日本紀略）以言沈滯年久、帝欲進擢、攝政道長沮之、以言慍而作詩曰、鷹鳩不變三春眼、鹿馬可迷二世情、（古事談、江談鈔、）其雄文麗

句、傳世者多、當時與紀齊名及從姪匡衡竝
稱、（江談鈔、本朝麗藻、本朝文粹、）族人匡房論近世才子曰、
橘在列不及源順、順不及以言與慶滋保胤、
皆可謂一時之傑矣、（江談鈔）
匡衡重光子也、（系圖、中古歌仙傳、）爲人長身鳶肩、（今昔
物語）七歲始讀書、九歲賦詩、受學于祖維時、（江吏
部集）及長博洽、當時無能及者、略解讖緯、（小右記）
能和歌、（今昔物語、中古歌仙傳、）天延中擧文章得業生、
補秀才、天元二年對策、尋除右衛門權尉、爲

檢非違使、（中古歌仙傳）時人謂秀才而蒙使宣旨、
蓋特例也、（小右記）永觀永祚間、累歷甲斐權守
彈正少弼、遷文章博士、進從五位上、侍帝讀
書、（中古歌仙傳、參取江吏部集、）正曆中補次侍從、兼尾張
權守、長德中兼越前權守東宮學士、爲式部
權大輔、長保中至正四位下、（中古歌仙傳）寬弘二
年敦康親王始讀書、匡衡又爲侍讀、（日本紀略）七
年兼丹波守、爲侍從、（中古歌仙傳）長和元年卒、年
六十一、（日本紀略）所著有江吏部集、（江吏部集）匡衡位

不稱才、仕途沈滯、屢有所請而不得、每歎其
轗軻、（本朝文粹）嘗與朝列浮舟遊大井河、各詠和
歌、匡衡歌曰、加波布禰珥能利氏古古呂能
由玖登岐波志豆迷流美登毛、於毛波佐利
計利、（今昔物語）子擧周、時棟、擧周夙對策及第、爲
播磨掾、（本朝文粹）永延初帝幸攝政兼家第、召文
人賦詩、（日本紀略）擧周作序、帝褒賞、擢補藏人、（續往
生傳）後擧周母赤染氏作和歌、進攝政道長妻、
述爲擧周求外官意、詞甚切至、道長憖之、遂

得任和泉守、（今昔物語、赤染集、）在任寢疾、赤染氏憂
之、禱住吉神、丐以身代、擧周得疾瘳、後聞之、
驚懼曰、苟活我身、不利于親、豈人子之心哉、
亦往住吉禱焉、（古今著聞集、參取袋草紙、今昔物語、）長和四年
爲東宮學士、（榮華物語）後三條帝龍潛之日爲侍
讀、（今鏡）累遷大學頭、式部權大輔、（續往生傳、系圖、）永承
元年卒、平素好佛、每見佛像、必歔欷流涕、（續往
生傳）
定基齊光子也、夙繼家業、善文章、（續往生傳）天元

中以父祖功勞、擢補藏人、(小右記)右尋任參河守、(續往生傳、系圖、)初得赤坂倡力壽寵之、遂爲妻而逐其婦、力壽適病死、(力壽據源平盛衰記)定基抱屍號哭、不斂葬者數日、既而稍厭惡之、乃瘞焉、(今昔物語)因悟人生之無常、會有女子賣鏡、定基開匣見之、有和歌曰、討布麻氏登、美留玥柰美駄能、麻須加我美、柰禮玥志加計乎、比登玥加太留柰、定基心深愍之、給物振其窮、益有遁世志、(十訓鈔、古今著聞集、)永延二年遂下髮爲僧、(百錬鈔、一

代要記、)投如意輪寺、師事僧寂心、(續往生傳)改名寂昭、寂心者卽大内記慶滋保胤也、寂昭出乞食、適至出妻家、妻與之食而姍笑、寂昭食之自如、(今昔物語)又就延暦寺僧源信講道、(元亨釋書)雅有如宋志、以母老難遠遊、後告其意、母曰、恩愛之情、莫深於母子、今與汝遠別、實可悲矣、然令汝究道、固吾所欲也、我何奪其志、寂昭大悅、作願文、爲母修法華八講於寶寺、(續往生傳)長保四年遂如宋、(百錬鈔、日本紀略、)先是源信作台宗問目二十七條、至是付之寂昭、質南湖僧智禮、智禮禮遇之、(元亨釋書)宋主延見、問皇朝事、寂昭請紙筆對焉、獻所齎佛像、宋主大悅、賜紫衣束帛、館於上寺、(宋楊億談苑、元亨釋書、)賜號圓通大師、(扶桑略記、今昔物語、宋史、○談苑、寂昭自言號圓通大師、)三司使丁謂遇之甚渥、及智禮答釋成、寂昭將持而歸、謂欲留之、盛言姑蘇山水之美、寂昭遂留于吳門寺、使人送答釋於源信、謂乃分月俸給之、後言語稍通、戒律精至、三吳道俗多歸向

者、嘗以黑金水缾并詩贈謂、(宋楊億談苑)長元七年卒于宋、(帝王編年記爲八年卒、年七十七、今從續往生傳、)臨終詩及和歌、世傳誦焉、(續往生傳)寂昭善書、習二王法、宋人稱其字體婉美、(宋王洙談錄)

時棟不詳其父、幼而穎敏、有重瞳子、攝政道長路見一童子、行且讀書、儀相不凡、心奇之、取而歸家、令匡衡子養之、才學日進、博通經史、(十訓鈔)長德三年省試獻詩、大内記紀齊名摘其瑕纇、以故下第、故事省試之日、文章博

士與諸儒會式部省判定、而時棟之試、諸儒不與匡衡議、匡衡疏辨、時棟詩實無病累、齊名評不當、帝令齊名辨論、齊名具書上之、匡衡復引古今駁之、時棟遂得及第、本朝文粹、朝野羣載、奉試凡二、十訓鈔○古事談作三仕至河內參河等守、參取朝野羣載、今昔物語、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十六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十七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文學五

橘直幹

源順

橘正通

源爲憲

藤原爲時

慶滋保胤

紀齊名

藤原義忠

藤原明衡　子敦基

僧玄慧

朴翁

橘直幹、長門守長盛子也、橘氏系圖受業橘公統、

類聚符宣鈔對策及第、任大內記、爲大學頭、天曆二年授文章博士、奉敕策試文章得業生、日本紀略八年民部大輔闕、直幹上書請兼任之、曰、去天曆二年、○本書作三年、今據下文爰歷七年文訂之、自大學頭大內記、拜當職之日、所帶兩官、皆以停止、朝家自始置文章博士之後、未聞其例、又至同四年、三統元夏從式部少輔、除儒職之日、不罷少輔、被賜兼字、拜除之恩、惟一、榮枯之分不同、依人而異事、雖似偏頗、代天而授官、

誠懸運命、獨守一職、爰歷七年、今檢前例、職經博士見在當朝者、大江維時博士兼任式部少輔大學頭、同朝綱先兼左少辨、後兼民部大輔、紀在昌先兼式部少輔、後兼民部大輔大內記、菅原在躬兼右少辨等是也、往古之例、不可勝計、又儒官之例、不越次第、而三善文明及三統元夏等者、皆是直幹之下﨟末座也、藤原國光者、直幹榮爵之後、所問之秀才也、式部少輔每有其闕、三人超越、遞得

拜任、又至于算明法等博士、皆帶顯職温官、或兼二寮之頭助、爲一朝之要樞、或兼警衛判斷之職、掌國典朝威之嚴、而直幹不量涯分、謬竊大業之名、既非器用、自漏明時之祿、竊見頃年之例、雖藏人所出納太政官史生等、皆是綠袍之時、經上官諸司之温飽、朱紱之後、潤連城數國之脂膏、堂上如華門前成市、方今計學海之嶮難、如涉百萬里之波濤、瞻吏途之榮耀、不及五六重之倍蓰、簞瓢屢

空、草滋顏淵之巷、藜藿深鏁、雨濕原憲之樞者也、昔者不改其樂、今則難堪此憂、固知儒業之拙、總是數奇之源也、若深其道者、必受其飢焉、彌及末代之流、須爲後昆之誡、直幹比年不奏申文、唯恃天道、亦憑聖明、然而蒼蒼之玄遠難答、瑣瑣之素懷未遂、伏惟昇殿是象外之選也、俗骨不可以躡蓬萊之雲、尚書亦天下之望也、庸才不可以攀臺閣之月、至民部大輔者、專非温潤之地、即是恒例之兼官也、誰爲過分之榮職乎、徒銷日月、不若趨馳、望請殊蒙天恩、兼任件闕、暫慰陸沈淹屈之愁、（本朝文粹）書奏、讀至依人而興事數語、帝艴然不懌、（十訓鈔、古今著聞集）天德初爲式部大輔、（類聚符宣鈔、天德闘詩記、扶桑略記）侍讀冷泉帝、（二中曆）

源順字具瓚、（江談鈔）大納言定曾孫、左馬允舉子也、能屬詩文、兼達和歌、（歌仙傳、拾芥鈔、尊卑分脈）天曆五年帝敕順及大中臣能宣清原元輔紀時文坂上望城、就昭陽舍、選後撰和歌集、世謂之梨壺五人、又以藤原伊尹爲撰和歌所別

當、（八雲御鈔、拾芥鈔）伊尹時爲藏人左近衛少將、（公卿補任）帝手書敕旨賜之、順行制詞中有雄劍在腰、拔則秋霜三尺、雌黃自口、吟又寒玉一聲之句、時人稱焉、（本朝文粹、和漢朗詠集）第進士、（本朝文粹）任勘解由判官、應和天元間歷民部大丞下總權守和泉守、遷能登守、（歌仙傳）宦途沈滯憂鬱間見文辭、嘗作河原院賦、刺源融奢侈曰、彊吳滅兮有荆棘、姑蘇臺之露瀼瀼、暴秦衰兮

無虎狼、咸陽宮之烟片片、（本朝文粹、和漢朗詠集、）又嘗爲勤子内親王著和名類聚鈔十卷、（據本書古本序）雅愛橘在列文章、輯爲七卷、作序傳世、（本朝文粹）又與能宣等奉敕作萬葉集訓點、（詞林採葉鈔）永觀元年卒、年七十三、（歌仙傳、尊卑分脉、）

橘正通字能、（字能據應和三年三善道統家詩合記）右大臣氏公六世之孫、父實利大舍人頭、（橘氏系圖）正通少志于學、師事源順、（江談鈔）與藤原在衡同入大學、情好欵密、而在衡累任式部少輔五位藏

人、正通僅得六位、乃寄詩抒志、有花月一窻交昔昵、雲泥萬里眼今窮之句、（和漢朗詠集）在衡官爵累遷、遂進至公卿、正通稍老、歎其不遇、心常鞅鞅、抱辟世之志、每臨文多見其意、（本朝文粹）天祿中任加賀掾、（源順家集）尋爲宮内少丞、（本朝麗藻、作者部類、系圖、）嘗作詩序有曰、齡亞顏駟、過三代而猶沈、恨同伯鸞、歌五噫而將去、（本朝文粹）源爲憲讀之大怪、顧正通曰、卿豈得無他意乎、正通慨然垂淚、後果遁跡、（古今著聞集、十訓鈔、○按著聞集十訓鈔並曰、正通將妻子赴高麗、國王重其才、恩遇優渥、漸至顯貴、誤也、）具平親王題其遺篇曰、文華留作荊山玉、風骨消爲蒿里塵、未會茫茫天道理、滿朝朱紫彼何人、其爲時人所愍惜如此、（本朝麗藻）

源爲憲光孝皇子是恒曾孫、筑前守忠幹子也、（尊卑分脉）受學源順、橘正通爲順高第、順將殁、不以其集授之而屬爲憲、（江談鈔）擧文章生、歷任藏人伊賀守式部丞、正曆中爲遠江守、州嚮民户凋弊、爲憲至任、撫愛有方、漸致豐贍、

田疇墾闢、倍蓰舊籍、頗稱能治、長德元年任滿而歸、以功敘從五位上、而在散位二十年、長和三年會美濃加賀二國守闕、爲憲上書請任之、遂歷二國守、（本朝文粹、尊卑分脉、）每赴詩筵、必攜一囊、名曰詩囊、嘗聽講大江以言詩、入頭於囊、吟賞不已、殆至涕泣、時人莫知其意、所著有本朝詞林、（江談鈔）

藤原爲時中納言兼輔孫、刑部大輔雅正子也、（尊卑分脉、雅一作惟、）○有詞藻、與藤原孝道源爲憲

等齊名、而論者以爲時爲首稱、江談鈔擧文章生、歷式部丞藏人辨、尊卑分脈、式部丞據今昔物語、一條朝越前守闕、爲時及源國盛竝冀望之、而左大臣道長援國盛、因得越前、十訓鈔爲時得淡路、今鏡緜是快快不樂、竊上書、其略曰、苦學寒夜、紅淚霑襟、除目春朝、蒼天在眼、帝省之、惻然不御飲膳、道長聞而大驚、俄罷國盛、以爲時代之、古事談、今昔物語、十訓鈔、今鏡、轉越後守、小右記、十訓鈔、長和五年入園城寺薙髮、小右記子惟規爲式部丞、紫式部日記

慶滋保胤字能、字能據本朝麗藻、賀茂忠行子也、今昔物語、賀茂系圖、家世業陰陽、保胤夙棄其業爲書生、潛心文學、改姓爲慶滋、今昔物語○按本書曰、爲博士其所養、因改今姓、而闕某姓名、此說恐非、考姓氏錄等書、無慶滋姓、今按賀茂與慶滋字義同、蓋至改業書生、換其文字而新其聞也、弟保章子爲改爲書生、改姓善滋、亦其義也、雖無書可證、而可以類推、遊菅原文時門、才識日進、奉試登科、聲名冠絕當時、善屬文、續往生傳、古事談、文時嘗賜題賦詩、自謂未工、反復沈吟、保胤適至、見其稿贊曰、是絕唱也、君何不速獻文、時從其言遂上之、一出果名于世、十訓鈔具平親王好文、常從保胤學、今鏡一日歷問當世文人、保胤對曰、大江匡衡、如鋭卒數百、擐犀甲、策駿馬、而過淡津之濱、其鋒森然、少敢當者、紀齊名、如雪朝坐瑤臺而彈箏、大江以言、如白沙庭前、翠松陰下、奏陵王舞、親王又問足下何如、曰、似舊上達部駕檳榔毛車、時聞其聲、世人謂不第其長短、而評隲允愜、古今著聞集任大內記、

兼近江掾、賀茂系圖、續往生傳、資性慈仁、篤信佛教、身雖立朝、而志在山林、不營居宅、常寓於人、而居、後卜地六條、構池亭、自作記述志、本朝文粹、今鏡、嘗當朝參、塗遇一婢、泣甚哀、訪其故、對曰、妾爲主人借玉帶、路而遺之、恐得罪主人、是以泣、保胤乃解所帶與之、今鏡至凡犬馬類、皆善視之、以慈悲爲時所稱、發心集寬和二年、遂剃髮、改名寂心、世稱內記入道、今昔物語、續往生傳、經歷四方、練行精修、續往生傳時僧增賀在橫川、講止

觀、保胤往聽之、感激欷歔、增賀叱之、張拳毆之、衆愕然、寂心自若、又請臨席、泣如初、增賀又呵之、如此者再三、寂心嗚咽不已、增賀大感其誠、因得悉聞其蘊奧、（今鏡、發心集、）長德三年終於東山如意輪寺、（續往生傳、）所著有日本極樂往生記、（日本極樂往生記）姪善滋爲政、亦能詩文、（續本朝文粹、本朝麗藻、）其父保章爲文章博士、爲政善繼其業、爲河內能登守民部大輔、兼文章博士、（參取賀茂系圖、作者部類、朝野羣載、）世稱善學士、（續本朝文粹、本朝麗藻、）

紀齊名、本姓田口、後更紀氏、（東鑑、建保四年）受業橘正通、以能文聞、（江談鈔）一條朝任大內記、兼越中權守、（本朝文粹）式部少輔、（小右記）關白賴通修法會於東北院、齊名從焉、時九月十三夜、月色澄鮮、賴通顧藤原齊信曰、良宵豈得無朗詠乎、齊信遲回、衆皆側耳、少選唱念極樂之尊、一夜山月正圓之句、乃齊名所作也、人以爲榮、（十訓鈔、古今著聞集、賴通據今鏡、○按本書賴通作兼家誤、故今訂之、）嘗與大江以言奉試、同賦秋未出詩境詩、（江談鈔、十訓鈔、）其警聯曰、霜花後發詞林曉、風葉前驅筆驛程、（江談鈔）以言詩曰、文峯按轡駒過影、詞海艤船葉落聲、以言私以其草質具平親王、親王曰、白字緊要、以言因其言改爲白駒影、而葉落聲爲紅葉聲、及二人詩出、以以言爲勝、長保元年齊名臥疾、王臨問、謝曰、荷恩則深、唯白字不能忘乎懷也、其篤志於詩文如此、（江談鈔、十訓鈔、）卒年三十四、（一代要記）所撰有扶桑集、大江匡房論以言齊名曰、以言文章務出新奇、任

意騁才、差無轡策、至其得意、則非後進之所能及也、如其不得之、則又不足以爲法則、如齊名文文句句依據古人、故有風騷之體、而至其不得之、則無可觀者、以無新意故也、（江談鈔）

藤原義忠、式部卿宇合之裔、大和守爲文之子也、（尊卑分脈）後一條朝歷任大內記式部少輔東宮學士左右少辨文章博士、敍正五位下、（辨官補任）攝政道長妻倫子七十壽宴、大納言藤

原齊信揀擇書屛風詩、多取藤原資業詩、中有色紛詞綴任春風句、義忠譏之、告道長子賴通曰、紛字非平聲、齊信聞之、示白樂天句句妍詞綴色紛句解之、賴通面責義忠、由是屛居逾年、義忠深憂、作和歌丐憐、（江談鈔、今昔物語、今鏡、）長元長曆間任大學頭、爲權左中辨、進正四位下、兼東宮學士大和守、（辨官補任）欲奪造藥師寺南門材、而爲官用、寺僧累訴之、義忠不聽、（今昔物語）長久二年登金峯山、將歸抵吉野川、

舟覆溺死、年三十八、朝廷優侍讀之勞、特贈參議從三位、（辨官補任、尊卑分脈、登金峯山據今昔物語、）

藤原明衡式部卿宇合之後、父敦信爲侍讀、任山城守、明衡繼業博洽、兼善和歌、補文章生、後冷泉朝歷式部少輔左衛門尉、（尊卑分脈、續本朝文粹、除目大成鈔、）爲大學頭右京大夫、兼文章博士、康平中爲東宮學士、（尊卑分脈、本朝文粹、續本朝文粹、）所著有雲州往來三卷、本朝文粹十四卷、本朝秀句五卷、（仁和寺書籍目錄）子敦基、敦光、（尊卑分脈）敦光自有傳、

敦基弱冠擧秀才、對策登第、白河帝在東宮時、陪侍日久、（續本朝文粹）歷右京大夫大內記、兼式部大輔文章博士上野介、（尊卑分脈）所著有柱下類林三百六十卷及國後鈔、（仁和寺書籍目錄）子令明、茂明、竝文章博士、至式部少輔、（尊卑分脈、令明式部少輔據印本、）敦基嘗抵關白忠通、盛稱兒息才俊、一日忠通與文人聯句、戲曰、愚息稱賢息、敦基應聲對曰、令明與茂明、忠通嘆其敏速、（古事談）令明子敦任、茂明子敦周、亦能世業、（尊卑

分脈）敦任能居喪、終期不近色、不食肉、日寫佛經、以爲冥贊、人稱之、（古記）

僧玄慧不詳其世系、居北小路、號獨清軒、又號健叟、（太平記、尺素往來、）任權大僧都、粗涉書史、又有詞藻、爲世所稱、（太平記、權大僧都、據後三年軍記、）常讀宋人司馬光資治通鑑、尊信程顥程頤朱熹之學、後醍醐帝召侍讀、先是經筵專用漢唐諸儒註疏、至是玄慧始唱程朱之說、世人往往多學之者、（尺素往來）後帝竊謀滅北條氏、權中納

言藤原資朝贊成其事、設無禮講、結將士之心、恐爲人所怪、陽延玄慧使講書、玄慧明法律、習典故、爲足利尊氏及弟直義所愛重、自尊氏之反、凡再犯闕、而車駕每避幸于延曆寺、賴僧徒而守禦焉、尊氏深憤僧徒所爲、延元中入京、與高師直上杉重能議、欲廢寺逐僧徒、以絶後患、以歷朝天子所尊崇也、憚而不能決、玄慧適至、召而問之曰、延曆寺多徵郡邑之租入、養三千僧徒、爲費既廣矣、而動

抗我師、今將除之、吾子以爲如何、玄慧曰、窮鳥入懷、人尚救之、況乎萬衆之主親至、孰敢禦焉、將軍能忘宿怨、撫以恩德、則彼反爲我用也、尊氏遂罷其議、更以數邑增封延曆寺、直義之遜職屛居錦小路、雖恩舊將佐、憚師直莫敢詣者、玄慧請師直、數往侍焉、每至談古今以慰之、會疾、直義贈藥、系之以歌、玄慧不能起、以詩答焉、未幾死、時正平五年也、直義手書佛經于其詩牋後、以薦冥福、時人頗

哀其意云、太平記、正平五年據園太曆、初法勝寺僧慧珍記元弘建武以來爭戰得失三十餘卷、名曰太平記、獻直義、召玄慧讀之、謂曰、書中載事不公、且舛誤甚多、勿使他人視、當俟刪定行于世也、不果、難太平記或云、今所存太平記、蓋所使玄慧改選也、時有是圓者、練習法律、兼善文辭、建武中尊氏服從諸國、開府于鎌倉、因廣詢政事、是圓與玄慧眞慧等八人議之、參酌古今條件其尤切于事務者十七事而進

之、名曰建武式目、尋又作新加制式二十一條、尊氏大可之、皆施行焉、建武式目、新加制式、朴翁姓氏闕、號遊和軒、昨木子、有文學、通古今、從後村上帝居吉野、足利直冬奏請討父尊氏自效、帝聽之、賜綸旨、令復京師、朴翁聞而嘆曰、古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故堯讓舜而天下治、尙孝于親、雖在仄陋、可以登庸、若其反之、雖有功閥、何足任使、今直冬欲假王命而戕其父、其悖天理、失子道、莫甚焉、然

朝廷容之、又授以節鉞、其謂之何、假使此戰得克、其功不可以遂、後果如其言、太平記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十七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十八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歌人一

柿本人麻呂
山部赤人
在原業平
大友黑主

紀貫之叙古今集曰、動天地、感鬼神、化人倫、和夫婦、莫善於和歌、夫本於人情、布於永言、五方之國莫不皆然、而其言之文者、西土有詩、中國有歌、雖有言語文字之殊、而發於喜怒哀樂之餘、得其性情之正、則未嘗不同也、蓋憙哉之爲言、造端於草昧之世、而八雲之成章、權輿於素盞烏尊、爾來難波津安積山之詠、立爲模範、被之絃歌、可以移風易俗矣、凡自里巷男女之微、以至廟堂端委之重、情之所感、不能不發之於言也、六義備而美刺存、可以陳民風察庶政、興觀羣怨、於是乎在、至於末流之弊、唯以綺麗彫刻爲事、妖艷媒於漁色、靡曼蘖於誨淫、綴思鑄詞、益巧益密、而大雅之音幾乎熄矣、識者歎其浮詞雲興、艷流泉涌、遺秋實而攬春華、良有以也、然性情之存乎人、未有古今之異、則其間豈無起而振之、還於淳素之風、而能得性情之正者哉、歷朝有選、各家有集、星羅雲布、煥乎盛哉、

作歌人傳、

柿本人麻呂、其先出自天足彦國押人命、姓氏錄、人麻呂事持統文武二朝、萬葉集、續本朝文粹載藤原敦光人麻呂畫像讚、○按人麻呂時世、諸說不一、古今和歌集序曰、柰良朝柿本人麻呂云云、僧顯昭鈔曰、藤原敎長藤原清輔皆以柰良朝謂聖武帝也、藤原仲實古今集目錄以爲平城帝、而曰、人麻呂大寶中之人、今檢萬葉集載人麻呂歌、稱藤原朝、年止大寶、至柰良朝、載赤人歌、無人麻呂歌、敦光讚曰、仕持統文武之聖朝、遇高市新田之皇子、檢諸書元明和銅三年、遷都平城、平城卽柰良、自此至光仁、稱柰良七代、則所謂柰良朝、未詳指

何帝時、如目錄爲大寶中人、與萬葉集合、意其生於持統之前、終於元明之初乎、如貫之序則藤原定家、藤原爲家、僧顯昭等皆致疑、詳見于手記、故今從二書、未詳官位、〇按萬葉集載人麻呂臨終作歌、題辭曰、柿本朝臣人麻呂在石見臨死、古今和歌集紀貫之序曰、正三位柿本人麻呂、紀淑望序曰、先師柿本大夫、今撿令曰、六位以下曰死、古今集所載壬生忠岑長歌稱人麻呂曰身在下、則其位卑可知矣、所謂正三位、豈轉寫訛六作三乎、源親房古今集註及歌仙傳亦以爲疑、如淑望序則推尊之稱耳、皆難爲確據、妙作和歌、世稱歌聖、高振神妙之思、獨步古今之間、古今和歌集序與長新田部高市諸皇子遊、萬葉集、人麻呂畫像讚、陪駕紀伊伊勢雷岳吉野遊

近江石見筑紫諸國、所過無不詠歌、〇按僧顯昭人麻呂勘文曰、人麻呂家集所收歌三百餘首、中謬載他人歌者十四首、萬葉集所載無名氏歌亦多收入、且古今集拾遺集大和物語所載人麻呂歌、與萬葉集家集併考、或有或無、甚可疑、萬葉集鈔序所載勝寶五年人麻呂與橘諸兄問答語、其與人麻呂年代相距遠矣、蓋家集勝寶以後人所編、體裁駁雜、非人麻呂自撰、勘文又曰、拾遺集載人麻呂在唐所作歌、考萬葉集、非柿本人麻呂歌、矢平八年遣新羅使至筑紫所作、蓋有異姓同名者、袋草子引遣唐使大伴佐手麻呂記曰、山城史生上道人麻呂、副使陸奥介玉手人麻呂、勝寶元年四月發船、二年九月歸、家集亦載在唐作歌、又誤矣、今撿續日本紀、不載上道人麻呂玉手人麻呂使新羅之事、他無所考、晚居石見而終、萬葉集

墓在大和添郡、僧顯昭人麻呂勘文、鴨長明無名鈔、〇按麻呂勘文清輔曰、嘗過大和、聞古老言、添郡石上寺傍有祠、號春道社、祠邊寺號柿本寺、人麻呂所建也、祠前小塚名人麻呂墓、清輔往觀之、所謂柿本寺礎石僅存、人麻呂墓高四尺許、因建率都婆、勸曰柿本朝臣人麻呂墓、顯昭謂人麻呂没于石見、而其墓在大和、蓋後人所移葬耳、如平惟仲卒于宰府、移屍於山城白河是也、今按無名鈔曰、人麻呂墓在泊瀨、土人稱歌塚、泊瀨在添郡、與顯昭說合、又一墓在播磨大倉谷側、見于增鏡、世傳一墓在石見高角山、又據萬葉集載人麻呂悼妻長歌、人麻呂有子、而未詳其名、

山部赤人、萬葉集〇古今和歌集紀淑望序作山邊赤人、古今顯昭鈔源親房古今集註皆從之、且引姓氏錄曰、山邊氏出垂仁帝、然姓氏錄所謂山邊者姓公、續日本

紀謂山邊者姓眞人、而本書書山部宿禰赤人、山部宿禰則日本紀顯宗帝元年久米部小楯賜姓山部連、續日本紀天武帝十三年改賜姓宿禰是也、據之則山部與山邊自別、古今集序以下諸說皆誤、以和歌聞、與柿本人麻呂齊名、稱曰山柿、萬葉集大伴家持及池主歌序、續本朝文粹和歌類林序、論者以爲人麻呂難立赤人上、赤人難立人麻呂下、後世稱爲和歌之仙、古今和歌集兩序神龜初從駕紀伊、天平中陪吉野離宮、應制作歌、嘗詣春日至神岳、浴伊豫溫泉、遊辛荷島敏馬浦、又東遊望不盡山、所作歌爲世所稱、萬葉集

在原業平阿保親王第五子也、天長中與兄行平共賜姓在原、三代實錄世稱曰在五中將、更科日記體貌閑麗、放縱不拘、善作和歌、三代實錄○按紀貫之序古今和歌集也、舉業平及僧遍昭文室康秀僧喜撰小野小町大友黑主六人而評之、後世稱曰六歌仙、源親房古今集序註作六歌撰、而其書蓋係贋作、仙撰字亦不同、六歌仙之名未詳始于何時、姑附于此、論者以謂業平歌意有餘而言不盡、譬諸凋謝之花、雖少生色、尚有餘薰、古今和歌集序貞觀中任右馬頭、奉敕就鴻臚館、勞渤海使人、爲右近衞權中將、元慶中歷兼

相模美濃權守、卒年五十六、三代實錄嘗遊武藏、至隅田川、見水鳥問名、曰都鳥、乃悽然作和歌曰、奈仁志於波婆、伊邪古登登波牟、美夜古杼里、和我於毛布比斗波、阿利也奈志也登、世傳爲絕唱、古今和歌集○按伊勢物語多載業平事跡、而實錄諸書無所見、故不取、後人建祠於加茂巖本、徒然草、兼載雜談、二子棟梁滋春並善和歌、作者部類滋春人呼曰在次君、皇胤紹運錄、古今集目錄、著大和物語、皇胤紹運錄

大友黑主近江人也、天台座主記○作者部類大友作大伴、按和名鈔近江滋賀郡有大友鄉、故今從本書、世居大友鄉、因氏焉、續日本紀○本書不載命氏顚末、然據近江國人大友村主人主納稻及田於西大寺之文則世居大友可知也、以鄉隸滋賀郡、世稱滋賀黑主、園城寺在郡中、故以黑主爲地主、古今顯昭鈔、源親房古今集註、黑主以善和歌著稱、古今和歌集序爲郡大領、敘從八位上、貞觀中以園城寺爲延曆寺別院、黑主爲神祠別當、天台座主記延喜中法皇屢幸石山寺、國司患其勞民、法皇聞之、及復幸、課他國奉邑以充其費、國司大懼、乃造亭於打

出濱、植以菊花、獨令黑主待還幸、法皇怪問、黑主獻和歌曰、佐佐羅奈美、麻毛奈久岐之乎、阿良布米利、奈岐佐幾與久波、岐美斗麻禮登加、法皇大悅、賜物而還、大和物語、石山緣起、仁和昌泰大嘗會、黑主獻風俗歌、古今和歌集、續後拾遺和歌集、論者謂黑主歌古猿丸大夫之亞也、有逸興而體鄙、如田夫之息花前也、古今和歌集序後人建祠於郡中以祀、稱黑主明神、鴨長明無名鈔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十八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十九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歌人二

紀貫之　姪友則
凡河内躬恒
壬生忠岑　子忠見
大中臣能宣　子輔親
清原元輔

紀貫之，父望行爲藏人，以和歌稱。貫之能書，紀氏系圖。尤善和歌，入妙。清案鈔、八雲御鈔、詠歌大概。延喜中爲御書所預，紀氏系圖、古今和歌集序。歷越前權少掾、内膳典膳、少内記，轉大内記，敘從五位下，爲加賀美濃介，延長中拜大監物、右京亮，歌仙傳。爲土佐守。○袋草子爲延喜八年事，誤。承平中任滿歸京師，十訓鈔、袋草子。天慶中爲玄蕃頭，進從五位上，遷木工權頭，歌仙傳。敘從四位下。近江日野大嵩社天慶八年梁牌。九年卒。歌仙傳、古今和歌集目錄。初得疾，自慮不起，作歌寄源公忠曰，氐珥牟須鶩美豆珥揶姤禮流都岐加牙能阿流加枲岐加能佘珥古曾阿利計禮。及卒，公忠作歌而悼焉。袋草子。嘗與姪友則及凡河内躬恒、壬生忠岑奉敕撰古今和歌集，本書序、貫之家集、八雲御鈔、敕撰次第。貫之作序，世稱其能論和歌大體。榮華物語、八雲御鈔。書成上之，特旨採貫之歌一百首入選。顯昭古今集鈔。又撰萬葉集鈔五卷。八雲御鈔。後又奉敕撰新撰和歌集，尋赴任土佐，既而還京，書成未進，帝崩。貫之作序，憾不及時奏御，詞甚哀切。新撰和歌集序、十訓鈔、袋草子。所著紀行一卷，名曰土佐日記，土佐日記。傳于世。嘗赴紀伊，夜過和泉，所騎馬伏地不進。貫之怪之，人告曰，此地有蟻通神，今無禮而過，豈得非觸其怒哉。貫之大驚，急下馬盥漱，詠和歌而謝曰，珂佉玖毛理阿邪米毛志羅奴於保存良珥阿利斗保志乎婆於母布倍志邪波、

馬卽得進、（貫之家集○袋草子源俊頼無名鈔歌詞有異同、今不悉註、）有集傳于世、後人撰歌仙、推貫之爲右行第一、以配柿本人麻呂、（三十六人撰、袋草子、）稱爲和歌祖宗、其爲世所重如此、（源親房古今集註）子時文善和歌、兼能書、歷大膳大夫内藏助、至從五位上、貫之女爲内侍、亦善和歌、（參取紀氏系圖、作者部類、）村上帝時清涼殿梅樹枯、帝使人索他梅樹可移植者、得之西京、主人書和歌繫之樹枝曰、知余玖儺戾婆、伊登毛加志虛志、宇遇比須能、耶妬波登登波婆、伊加我虛多閇牟、帝覽而怪之、使人問之、卽内侍家也、帝大悔之、（大鏡○拾遺和歌集爲不果移植、）

著紀家六帖、（袋草子）貫之姪友則、友則父曰有友、宮内權少輔、（紀氏系圖）友則善和歌、（紀氏系圖、歌仙傳、）與貫之齊名、（顯昭古今集鈔引能因家集序）寬平中禁中歌合、友則與于左列、賦初雁曰、波流加須美、加須美氐以珥志、加利餓禰波、以麻曾柰玖柰流、阿岐岐利能、宇閇珥、講師方唱波流加須美之句、右列者笑其失時候、及唱第二句、笑者乃默然、（古今著聞集、十訓鈔、○按顯昭古今集鈔、載此歌、以爲凡河内躬恒子所作、未詳何據、）尋爲土佐掾、昌泰初除少内記、（歌仙傳、古今和歌集目錄、）延喜初轉大内記、（歌仙傳、古今和歌集目錄、敕撰次第、）授六位、（作者部類）與撰古今和歌集、（本書序、八雲御鈔、敕撰次第、）有集傳于世、

凡河内躬恒善和歌、與紀貫之壬生忠岑等竝稱、（八雲御鈔）寬平中爲甲斐少目、（古今和歌集序、敕撰次第、寬平中歌仙傳、）據醍醐帝召之候御書所、（大鏡）延喜中候御廚子所、（家集）歷丹波權目、（歌仙傳）淡路權掾、

（作者部類）遷和泉大掾、（歌仙傳、大鏡裏書、）授六位、（大鏡裏書○作者部類作五位、）與撰古今和歌集、（本書序、八雲御鈔、敕撰次第、）帝嘗召躬恒於階下、問曰、以月比弓弦、其義如何、汝其作歌以對、躬恒卽詠曰、氐流津岐遠、由美波利斗志毛、以布古斗波、揶摩倍遠佐志氐以禮婆柰利計利、帝甚嗟賞、賜御衣、（大鏡、大和物語、）其家有櫻樹、每花盛開、賓客塡門、躬恒有感於世態、謂花落無復至者、乃作歌曰、和我邪鶯能、波柰美我氐羅珥玖流比斗波、知

利柰牟能知曾、古比志加流倍喜、世傳稱焉、（古今和歌集、撰集鈔、）

壬生忠岑、從五位下安綱子也、（作者部類）善和歌、（八雲御鈔、大和物語、）初爲右近衛大將藤原定國隨身、定國嘗被酒、乘醉過左大臣藤原時平、時夜已深、時平怪問之、忠岑執炬跪階下、以歌致辭曰、加佐佐疑能、和多世流波志能、志毛能宇閑遠、與波珂布美和計、古登佐羅珂古曾、時平甚悅、置酒徹明、與忠岑物、（大和物語）候御書所、（大鏡）累歷左近衛番長、（源俊頼無名鈔）右衛門府生、（古今和歌集序、作者部類、）御廚子所預、攝津大目、（古今和歌集目錄）授六位、（作者部類）與撰古今和歌集、（本書序、八雲御鈔、敎撰次第、）忠岑嘗定和歌十體、（八雲御鈔、清案鈔、奥義鈔、）有集傳于世、後鳥羽帝時、問侍臣以古今集秀歌、藤原家隆、藤原定家共擧忠岑阿利阿計能、都例難久美要志、和可禮余利、安可都伎婆加利宇伎母乃波柰思之歌爲集中第一、（柹本傭材鈔）

子忠見、

忠見、（○見或作實）初居攝津、家素貧窶、蚤以和歌著、醍醐帝召之、著弊衣、候藏人所、賜御製和歌曰、彌志加茹毛、柰珂斗毛志羅受、柰珂波加多、柰彌能與流珂涅、加閑利珂志加婆、忠見上答歌曰、須彌與志能、麻都斗保能加珂、岐岐志加婆、彌知古志志保夜、與流加閑利計牟、帝又將使忠見候御廚子所、而未命之、忠見上和歌曰、佐久羅婆柰、多加岐古受惠能、柰備加受波、加閑利邪志柰牟、遠利和備奴斗氏、帝賜答歌曰、遠利和備氏、加閑羅牟毛能加、岐志加牙能、邪麻能佐久羅波、久毛章柰利斗毛、乃詔候御廚子所、（參取袋草子、家集、○按二書歌詞互有異同、今從家集、）天曆中爲定額膳部、（歌仙傳引天曆八年五月御記）天德初爲攝津大目、（歌仙傳○按作者部類大目作守誤）授六位、（作者部類）會禁中歌合、忠見配平兼盛、忠見歌曰、古比須氐布、和我柰波麻駄岐、多知珂計利比、登志例儒古曾、於毛比曾迷志加、深以自負、兼盛歌曰、志能夫例渡、以呂珂

以傳珥計利和、我古比波毛能邪於毛布登、比登能登布麻傳二首、皆秀絶、左大臣藤原實頼爲判者、不能決優劣、及披講、帝屢吟兼盛歌、終以兼盛爲優、忠見大失望、遂以憂死、參取沙石集、袋草紙、○拾遺和歌集作天暦歌合有集傳于世、

大中臣能宣、祭主頼基子也、大中臣系圖、作者部類、世善和歌、至能宣最著稱、八雲御鈔初候藏人所、天暦中以勞爲讚岐權掾、歌仙傳、大中臣系圖、與坂上望城、源順、紀時文、清原元輔、撰後撰和歌集、世

稱梨壺五人、袋草紙、八雲御鈔、敕撰次第、天德中爲神祇少祐、轉大祐、安和初遷少副、天祿中授從五位下、轉大副、爲祭主、○爲祭主不詳年紀、姑係此、累進正四位下、正暦二年卒、歌仙傳、參取大中臣系圖、年七十、歌仙傳能宣嘗作敦實親王子日宴歌曰、知斗世麻傳、加藝戻流麻鬭毛、計布余利波、岐美珥比加戻氏、余呂豆余邪閉牟、深以自負、告頼基、頼基吟詠少頃、忽作色厲聲曰、他日若得昇殿、侍子日宴、則將以何詞頌之、乃舉枕擲之、能宣懼而退、參取家集、袋草子、十訓鈔子輔親

輔親字槐、敘從五位下、繼父爲祭主、任神祇伯、寛弘中累進從四位上、中古歌仙傳長元七年使于伊勢、時寶殿松樹間有光、輔親探獲碧珠、還而獻之、扶桑略記、左經記、袋草子、帝特賞授從三位、諸魚己來、大中臣氏無陞三位者、世以爲榮、左經記九年敘正三位、公卿補任長暦二年使于伊勢、病薨于途、年八十五、大中臣系圖、中古歌仙傳、使于伊勢據袋草子、輔親工和歌、其家有泉石之勝、以象天橋

立、每不掩南扉、以引月光、世稱其雅致、十訓鈔、袋草子、

清原元輔、内藏允深養父孫、下總守春光子也、歌仙傳、舟橋家所藏清原氏系圖、世善和歌、至元輔最著稱、八雲御鈔、今昔物語、天暦中爲河内權大掾、歌仙傳、敕撰次第、與大中臣能宣等爲和歌所寄人、後撰和歌集奥書訓點萬葉集、八雲御鈔、袋草子、又撰後撰和歌集、八雲御鈔、袋草子、敕撰次第、應和康保間、累遷中監物、歷大藏少丞、民部大丞、安和中授從五位下、爲

河内權守、遷周防守、兼鑄錢長官、天元中進從五位上、寛和二年任肥後守、正暦元年卒、年八十三、歌仙傳有集傳于世、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十九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歌人三

藤原長能

橘永愷

平兼盛

藤原實方

藤原顯季　孫清輔

藤原通俊

藤原敦頼

藤原範永

藤原長能、權中納言長良玄孫、伊勢守倫寧子也、（尊卑分脉）以工和歌著、與藤原道信藤原實方源道濟等竝稱、（八雲御鈔）歷仕圓融華山一條朝、敘從五位上、任伊賀守、（參取長能集、中古歌仙傳）藤原公任會客作惜春和歌、時三月小盡夜也、長能歌曰、古古呂宇幾登志珥毛阿流加奈波都加阿麻利、古古奴加登以布珥波流能久禮奴流、公任難之曰、春豈止三十日而盡邪、長能深以爲慙、還家發病、及其危篤、公任遣人問病、長能曰、前日惜春歌、爲公所詰病、慙悔之極、遂至于此、公任聞而大悔、長能尋卒、（袋草子、十訓鈔）

橘永愷、左大臣諸兄十世孫、（橘氏系圖○一本爲十一世）

遠江守忠望子、爲兄肥後守元愷所子養、永愷爲文章生、號肥後進士、（中古歌仙傳）性嗜和歌、此時藤原長能以歌名於世、永愷就問作和歌之要、長能擧示邪麻布加美於知天都毛禮留、毛美治婆能、加和計留宇倍珥、志具禮布留奈利之篇曰、體裁宜如此、永愷深領悟、遂師事之、和歌之師資自此始焉、（袋草子、中古歌仙傳）後剃髮、改名能因、（橘氏系圖）居攝津古曾部、世稱古曾部入道、（袋草子、中古歌仙傳）嘗與藤原兼房同載

至二條東洞院、遽下車、兼房怪問故、曰、是才女伊勢御之舊址、庭松尚存、豈可無禮而過哉、行數十步、及樹不見而就車、其重和歌如此、袋草子、八雲御鈔、有藤原節信者、好事士也、一日逢永愷、相得甚歡、永愷探懷中錦囊、出一木片曰、此是長柄橋之杮也、我寶愛之久矣、今日爲子發之、節信欣然、亦探懷出一枯蛙曰、是井手蛙也、相共愛觀、盡歡而去、袋草子藤原範國赴任伊豫、永愷從焉、會歲大旱、百姓愁

苦、範國謂永愷曰、我聞和歌能感神明、請子爲我祈雨三島神、永愷乃進和歌一首曰、阿麻能我波、儺波志呂美豆耳、世幾久陀世、阿麻久陀里麻須、可美儺羅婆可美、須史天興雲、大雨三日、遠近霑足、枯苗盡蘇、金葉集、源俊賴無名鈔、十訓鈔、古今著聞集、按範國或作實國、實綱、○後遊陸奧、過白川關、作和歌曰、美也古遠婆、加須美登登毛珥、多知志加奴、阿幾加筮層布久志羅加波能世幾、後拾遺和歌集自以爲絕唱、十訓鈔、古今著聞集、○本書云、永愷在京師、適得此歌、自以爲絕作、因謂吾未嘗抵陸奧而作此歌、人以爲妄、於是屛居累旬、曝面風日、佯爲遠行者、出而語人曰、我遊陸奧過白川關、得此一首、按袋草子曰、永愷遊陸奧著八十島記、據之則恐後人所附會、姑附備考、常告人曰、欲善和歌、要須深嗜、嗜之久自入神、所著有玄玄集、袋草子、八雲御鈔、又輯歌枕行于世、

平兼盛是忠親王曾孫、父篤行始賜平姓、任太宰大貳、皇胤紹運錄兼盛善和歌、日本紀略、八雲御鈔、頗有文才、少入大學、奉試及第、本朝文粹天曆中爲越前權守、歷任山城介大監物、至從五位上

駿河守、參取本朝文粹、歌仙傳、天德中禁內歌合、兼盛上和歌、是日正衣冠端坐陣座、聞已歌勝、不問其餘、拜舞而退、袋草子正曆元年卒、日本紀略、歌仙傳、時人稱爲歌仙、日本紀略、尊卑分脈、

藤原實方左大臣師尹孫、父定時侍從、尊卑分脈、中古歌仙傳、叔父權大納言濟時養爲子、榮華物語、仕一條帝、歷侍從右兵衞權佐、敘從四位上、至左近衞中將、中古歌仙傳、參取榮華物語、工和歌、嘗遊東山、值雨驟至、實方就花下避之、因作和歌、時

人稱爲絶作、明日藤原齊信侍帝盛稱之、藤原行成在傍曰、其人驕慢、歌詞雖美、何足言也、實方聞之大怒、撰集鈔適與行成論爭於殿上、實方不勝忿、取其冠擲地、帝怒其不敬、罷中將、而惜其才、謂曰、汝搜歌枕來、責授陸奥守、十訓鈔、古事談、源平盛衰記、○歌枕謂名勝入歌詞者將赴任、召見於殿上賜酒、進位一階、權記、日本紀略長德四年卒于任所、尊卑分脈、中古歌仙傳實方嘗過笠島道傍有一叢祠、實方問邑人曰、是何神也、曰、世傳此

京師出雲道路祖神之女、獲罪於父、擯棄此地、土人建祠祀之、頗有靈應、宜下馬致敬、實方曰、然則賤神耳、不下而過、所乘馬暴斃、實方亦尋卒、人以爲神祟、遂葬之祠側、源平盛衰記實方才名甚高、八雲御鈔、今昔物語其祠在加茂橋本、與在原業平巖本祠竝稱、後世學和歌者每祈之、徒然草子朝元從四位下陸奥守、亦善和歌、參取今昔物語、尊卑分脈、

藤原顯季春宮大進隆經第二子、爲大納言實季所子養、尊卑分脈、公卿補任善和歌、體製自成一家、常慕柿本人麻呂、先是藤原兼房夢人麻呂、因使畫工圖其貌、後獻白河帝、顯季奏請借其像、使右衞門大夫信茂臨模之、藤原敦光作贊、源顯仲書之、元永初招源俊賴等祭之、自是每歲爲常、古今著聞集、十訓鈔帝聞之、敕賜讃岐里海士邑爲祭田、東常緣聞書兼房所圖後羅煨燼、世以顯季所模爲眞、顯季甚寶愛焉、自誓不能和歌者、雖親子不可傳之、季子顯輔

特善和歌、遂授之、古今著聞集、十訓鈔顯季歷播磨美作守、任修理大夫、天仁初累進至正三位、天永中爲太宰大貳、修理大夫如故、保安中薨、年六十九、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家于六條烏丸、世稱六條修理大夫、尊卑分脈所著有明月鈔、仁和寺書籍目錄

孫清輔

清輔父顯輔仕堀河鳥羽崇德近衞四朝、至正三位左京大夫、皇太后宮亮、公卿補任善和歌、爲一時領袖、尊卑分脈奉崇德帝敕撰詞花和歌

集、（八雲御鈔敕撰次第）清輔最善和歌、與藤原俊成僧西行竝稱、（八雲御鈔）初仕在下僚、自傷沈滯、詠和歌寓意鳥羽上皇憫之、授以五位、（袋草子）尋進至正四位下太皇太后宮大進、兼長門守、（尊卑分脈）平素潛心歌學、日夜研究、人或欲試其才、以隱僻之事問之、清輔應對如流、辨析詳明、聞者驚服、好讀萬葉集、謂人曰、欲作好歌則要在閱古集、（鴨長明無名鈔）承安二年設和歌尚齒會、聚當時耆老於寶莊嚴院、會者七人、散位

藤原敦賴年八十四、神祇伯顯廣王七十八、日吉禰宜祝部成仲七十四、式部大輔藤原永範七十一、右京權大夫源賴政及清輔六十九、前式部少輔大江維光六十三、各作和歌述其意、清輔自爲序、世傳以爲盛事、（古今著聞集、百錬鈔）先是奉二條帝敕撰續詞花和歌集、比書成帝崩、以不歷奏覽故、不列敕撰、（八雲御鈔）所著有奧義鈔、初學鈔、一字鈔、牧笛記、今撰集、袋草子、和歌題林、（八雲御鈔、仁和寺書籍目錄）治承元年

卒、藤原兼實嘗學和歌於清輔、常稱其才、比於貫之公任、及卒嘆曰、歌道湮矣、（玉海）弟僧顯昭亦工和歌、（尊卑分脈作者部類）與僧寂蓮善、二人每會、怒目張膽、論難紛起、顯昭持獨鈷評之、寂蓮抗顏爭之、時有獨鈷顯昭蟷頸寂蓮之語、（清案鈔）是時藤原俊成評品六百番歌合、顯昭讀之不滿意、乃自作陳狀論辨之、（顯昭陳狀）顯昭嘗憂無官階、上所著日本紀歌註、且作歌述懷、因敘法橋位、（參取明月記、十訓鈔、沙石集、）著古今和歌

集鈔、袖中鈔、

藤原通俊太宰大貳經平次子、（公卿補任）才兼和漢、深達政理、應德二年太宰府言、筑後國高良上宮石硯弁高座階生瑞華、事下公卿、通俊議曰、智覺禪師感通賦所載、非唯異花之生高座四角、兼有白蓮之發右手五指者、雖然、此非自然之瑞、特彰其法之妙而已、今高座石硯無故生花、亦足以爲嘉瑞、按寬和中信濃國獻白雉、時議者曰、凡瑞以合方色者

爲正、據此則縱爲嘉瑞、當詳方色而推休咎
爾、凡每預大議、持論精確、明辨有條理、皆此
類也、史官記 白河帝最重其才、與大江匡房竝
稱爲近古名臣、古事談 通俊素以長於和歌自
負、與源經信大江匡房等屢相論難、而忌其
才勝己、欲撰集以擅名一時、故奏請撰拾遺
集以後和歌、白河帝素有志于此、未及發、見
其奏大喜許之、通俊雖奉敕、而職務繁冗、經
數年而始成、名曰後拾遺和歌集、又作續新

撰和歌集、八雲御鈔 官至權中納言從二位、康和
元年薨、年五十三、本朝世記、公卿補任、○尊卑分脈作五十七者蓋誤
養中納言藤原保實子定通爲子、定通康和
初爲右少辨、七日而卒、世呼曰七日辨、尊卑分脈
藤原敦賴、內大臣高藤之裔、治部丞清孝子、
仕崇德朝、爲從五位上左馬助、尊卑分脈 保延四
年爲馬寮使、舊例事竣、給手振裝束於馬部
等、敦賴收取不畀、給曰、此假貸之物也、他日
當給其直、後馬部屢請、敦賴終不與、馬部等

大怒、明年爲齋王次第使、過一條大宮、馬部
數十人急突至、極口罵責、褫其衣冠襪帶、敦
賴裸體而逃走、時有裸馬助之語、古事談 後薙
髮號道因、古今著聞集 平素潛心和歌、年及八十、
每月徒步詣住吉社、祈得秀歌、有和歌會、則
以其老而聾、常逼講師而坐、傾聽不倦、其篤
志如此、藤原忠實嘗召鏡邑傀儡師觀其技、
傀儡師偶謳源俊賴所作和歌、俊賴在座、聞
而忻然、時人艷羨焉、僧永緣欲得名於世、賂

瞽者以謳己歌、敦賴亦屬瞽者、不賂遺而責
其謳、爲世所嗤笑、藤原俊成奉敕撰千載和
歌集、時敦賴已歿、俊成追感其勤苦、採其歌
十八首、後夢敦賴來謝、俊成爲之又收二首、
鴨長明無名鈔
藤原範永、尾張守仲清子、尊卑分脈 以和歌顯于
世、與平棟仲藤原經衡源兼長源賴家源賴
實並稱、號和歌六黨、大江匡房記、八雲御鈔、○續古事談棟仲作棟
實、又載一說、以棟仲經衡義清賴家重成賴實爲六黨、 範永爲之魁、八雲

御鈔嘗會遍照寺、詠山家秋月曰、須牟比騰毛、奈岐耶麻佐斗能阿岐能余波都岐能比加利毛、佐備志加利計利、藤原公任見而大善之、即書其稿曰、範永何爲者也、能得和歌體製、範永聞而大悦、乞其稿、盛錦囊而寶愛之、袋草子、十訓鈔、歷尾張但馬阿波攝津伯耆守、補藏人、敍正四位下、尊卑分脈平棟仲安藝守重義子、任因幡周防守、敍從五位上、平氏系圖藤原經衡元名景能、參議有國孫、父曰公業、經衡任大

和守、敍正五位下、尊卑分脈時藤原道雅使善和歌者作八條別莊障子歌、袋草子經衡得山家雪後客在門、詠曰、由岐布加岐、美知珥曾志流、岐耶麻佐斗波、和禮余利佐岐珥、比斗古弉利計利、後拾遺和歌集自謂我年少、恐不爲議者所取、竊造道雅第竊之、道雅與藤原家經品隲之、家經擧經衡歌曰、無出此右者、經衡聞之、心大悦、不通名籍而歸、袋草子源兼長元名重成、備後守道成子、任右兵衞佐、備前讚岐守、敍正五位下、尊卑分脈祐子內親王家歌合、選左右六番而少一人、兼長經衡欲入其選、藤原賴通賴宗在座、試命題作歌、約以其優者充之、兼長曰、以加奈禮婆、岐志珥揶邊佐久、揶麻夫岐能、比登邊珥以計能、曾古珥美由羅牟、經衡曰、以計美豆珥、佐岐加加利多流、揶麻夫岐遠、曾古珥豆迷流曳駄、登美流奈利、賴宗判曰、持、持者無優劣之謂也、然衆意屬兼長、會兼長有父喪、終以經衡充之、袋草

子、續古事談、源賴家、左馬權頭賴光子也、尊卑分脈及範永棟仲等死、橘爲仲在陸奧、寄書賴家曰、方今歌人死亡殆盡、唯有君與我而已、賴家怒曰、爲仲非六黨之比、何得與我抗乎、其以和歌自負如此、袋草子、十訓鈔、續古事談、仕至筑前守、從四位下、源賴實、賴家從子也、爲左衞門尉、敍從五位下、尊卑分脈嘗祈住吉神曰、使我有驚世歌、雖縮其命、亦所甘心也、嘗得歌曰、古能波知流、夜妬波岐岐和玖、古斗層奈岐、志遇禮

須流余毛、志遇禮世奴余毛、後臥疾、住吉神託人曰、汝既得所欲、不復起矣、賴實自知必死云、鴨長明無名鈔、今鏡、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一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歌人四

藤原基俊 僧仙覺
源俊頼
藤原俊成 子定家 孫爲家 曾孫爲氏 孫爲相

藤原家隆
藤原貞宗 僧淨辨 慶運
卜部兼好

藤原基俊、右大臣俊家子也。尊卑分脈 有文才、善和歌、時源俊頼以和歌名于一世、基俊不欲立其下、自出機杼、遂爲一家、因竝稱焉、每有和歌會、往往爲判者、然爲人簡傲、蔑視當世、喜指摘疵瑕、以此獲譏、參取今鏡、十訓鈔、八雲御鈔、鴨長明無名鈔、爲一家、據八雲御鈔、尊卑分脈、 有僧琳賢者好和歌、朝士多與之遊、素不懌基俊、常欲排陷之、嘗密鈔出後撰集中歌二十首、示基俊、紿曰、有人爲歌合、請君質正、基俊偶失記、恣意訾議、琳賢出語人曰、基俊優於古人、詳駁敕撰、其黨從而和之、基俊聞而大悔恨、鴨長明無名鈔 保延四年薙髮、法名覺舜、尊卑分脈○台記、康治元年正月條云、比年基俊師俊相踵卒、則其卒蓋在永治康治間、然今無所考、 基俊門地名望衆之所重、唯恃才傲物、以故不顯達、以從五位下左衞門佐終、今鏡、參取尊卑分脈 所撰有悅目鈔、新三

十六歌仙、新撰朗詠鈔、八雲御鈔、仁和寺書籍目錄、 基俊通萬葉之學、初村上帝詔源順等訓讀萬葉集、至基俊又爲訓點、詞林採葉鈔 漢字國字兩行竝書、以便童蒙、萬葉集奥書 其後龜山帝時、有僧仙覺者、亦通萬葉之學、爲之訓點云、詞林採葉鈔

仙覺不詳其姓系鄉里、初居鎌倉新釋迦堂、任權律師、後還居武藏比企郡、仙覺鈔 善和歌、其訓點萬葉、竄改古訓、多所發明、書成獻後嵯峨上皇、上皇大嗟賞、敕以其歌列諸續古

今集、詞林採葉鈔藤澤僧由阿能傳其學、集其徒教授、落書露顯所著有詞林採葉鈔、正徹物語行于世。

源俊賴大納言經信子也、仕堀河鳥羽崇德三朝、任右近衞少將兼木工權頭左京權大夫、進敘從四位上、多才藝、中右記、尊卑分脈最善和歌、苦意刻思、不輒下語、凡有感觸所得者、往往書藏之、時出而用之、以故無苟且艱澀之失、造意新奇、體製溫雅、一時士人推爲宗師、參取八雲御鈔、今鏡、鴨長明無名鈔藤原實行嘗與藤原長實

論躬恒貫之之優劣、久之不決、長實問之白河上皇、上皇曰、朕何容易辨之、宜質於俊賴、長實以告俊賴、俊賴點頭曰、躬恒不可輕視、長實曰、然則貫之劣乎、俊賴又曰、躬恒不可輕視、俊賴蓋有深意、不欲顯言之也、鴨長明無名鈔藤原顯季祭柹本人麻呂、名輩畢集、顯季謂俊賴曰、卿爲當世宗匠、宜與初獻、其見推許如此、古今著聞集、十訓鈔凡朝廷及諸家歌合、多推俊賴爲判者、俊賴常謂、判和歌者、非備十德則不能也、所謂德望門地、明辨強記之類也、十訓鈔天治初、奉敕撰金葉和歌集、袋草子、八雲御鈔、今鏡、俊賴素不好連歌、以爲害於和歌體、而至撰金葉集、則多載之、又以高陽院命、纂和歌可矜式者上之、亦載連歌、蓋欲不遺人之美也、今鏡時藤原基俊亦善和歌、與俊賴爭能不相能、鴨長明無名鈔、八雲御鈔嘗謂人曰、俊賴無文才、而善和歌、猶駒兒善走、況其不繼也、俊賴聞之曰、如文時朝綱才學博洽、然未聞有秀歌、躬恒

貫之之詩名無聞、而不害善和歌也、基俊之言不亦誣乎、基俊負才高自標置、方其判歌、常極口評駁、而才不掩言、時有麤率之失、俊賴資性溫厚、人多愛之者、以故時譽益歸焉、鴨長明無名鈔每有乞題詠者、稍覺其難、則先使家人子弟作之、而擇其詞意可採者、潤色以爲己作、以故俊逸甚多、後鳥羽帝口傳嘗與同僚遊大原、中路遠下馬、衆怪問之、俊賴曰、是良暹法師之舊址、衆皆下馬、良暹蓋以和歌聞者也、其

篤志如此、袋草子所著有山木髓腦、無名鈔、鴨長明無名鈔、仁和寺書籍目錄、子僧俊慧亦工和歌、尊卑分脈、鴨長明無名鈔、頗有父風、爲時所推重、鴨長明無名鈔著歌苑鈔、歌撰合、仁和寺書籍目錄藤原俊成嘗曰、俊賴之歌、鍛鍊精巧、無疵瑕之可指、俊慧之歌亦爲至巧、然比其父不及遠矣、鴨長明無名鈔

藤原俊成權中納言俊忠子、初名顯廣、尊卑分脈、閫中鈔、○二書並曰、爲顯賴所子養、而分脈則云、後復本流、故今不取、幼而聰慧、善和歌、欲受業於藤原基俊、嘗造其家、值中秋、基俊賞月作連歌、自唱上句、俊成續成之、基俊大加褒稱、遂約爲師弟、授古今集秘旨、久之名譽益著、鴨長明無名鈔常曰、歌之佳處在得大體而已、不可務爲彫刻組織、譬諸畫工圖物、倘徒事丹青爛絢、則反使人厭之、要自然而有味、是爲得之、清案鈔平居作和歌、披古淨衣、擁桐火桶、凝然靜坐、未嘗有惰容、及成雅淡深邃語、熟意婉、後鳥羽帝最愛之、後鳥羽帝口傳、正徹物語、仕至皇太后宮大夫正三位、公卿補任世

稱五條三位、鴨長明無名鈔、東常緣聞書、安元中辭官、尋薙髮、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法名釋阿、尊卑分脈嘗奉後白河法皇詔撰千載和歌集、文治二年書成上之、八雲御鈔、敕撰次第、東常緣聞書、○明月記爲四年初源俊賴與基俊不相能、其徒各立門戶、互相短毀、唯俊成於基俊稱其學力、於俊賴取其風體、參取八雲御鈔、鴨長明無名鈔、至是多採俊賴歌、或曰、彼非卿師之所惡乎、俊成曰、我唯取歌耳、其人何與焉、時稱其坦夷、兼載雜談俊成少壯與藤原清輔爲一時判者、清輔外廉內愎、或爲人所駁、抗顏辨折、以故人不敢可否焉、俊成爲人溫厚、遇有駁議、虛懷受之、無復拒人之色、鴨長明無名鈔其批評之辭、世傳摹倣焉、八雲御鈔、鴨長明無名鈔、及晚年惕然悔悟曰、予以不才判歌詞多矣、或有輕重失權、前賢有知、其謂之何也、加之以衰老、朝聞夕忘、恐引證致疎謬、而猶不自省、以一己之私意、妄定其優劣乎、爾後不復置判詞矣、御裳濯川歌合序然及耆耋精爽不衰、耳目聰明、猶能

拜趨、數侍和歌會、帝甚優重之、建仁三年、年九十、筋力衰耗、不能復朝、帝欲極其榮寵、倣仁和故事、賜賀於和歌所、設屛風及褥爲座、諸子扶上殿、賜御製和歌及鳩杖、時以爲異數、（九十賀記）元久元年薨、年九十一、（尊卑分脈）所著有古來風體鈔、（八雲御鈔、十訓鈔、）家集曰長秋詠艸、（東常緣聞書）子成家、定家、成家至從三位兵部卿、俊成弟僧俊海、俊海子定長、（尊卑分脈）幼有俊才、俊成養爲子、任中務少輔、及定家生、避而爲僧、

改名寂蓮、以善和歌稱于世、是時僧顯昭亦以和歌自負、與寂蓮友善、顯昭學識優博、而才思少不逮、寂蓮雖無文學、而特造妙、顯昭曰、和歌於藝要非至難者也、寂蓮不學而猶能之、寂蓮曰、天下之難能者、無過和歌、顯昭博學、猶且不能也、顯昭不能答、（兼載雜談）定家素重其歌、及歿甚惘惜焉、（明月記）

定家治承壽永間進敍正五位下、（公卿補任）文治元年於殿上與源雅行忿爭、用燭批其頰、坐除籍、（玉海）父俊成深憂之、作歌寓其意、後白河法皇聞而憫之、尋復本位、（千載和歌集、十訓鈔、）五年除左近衞少將、歷兼因幡・安藝權介、敍正四位下、建仁中任左近衞權中將、兼美濃介、（公卿補任）定家夙以和歌發名、（僧西行與定家書、宮河歌合跋、清案鈔、）後鳥羽上皇嘗召諸小御所、判和歌、面諭曰、延卿至此、朕之待卿爲不菲矣、宜罄盡底蘊、無所遜避、如知而不言、則非朕召卿本意、定家深感其知遇、（明月記）元久初、上皇敕與源通具

藤原有家・家隆・雅經撰新古今和歌集、（參取本書序、明月記、八雲御鈔、東鑑、）每部皆冠以古人歌、上皇敕以定家・家隆等所作冥部首、世榮之、承元初、上皇令當時名於和歌者作最勝四天王院障子名所歌、上皇躬簡定、定家所作多被採用、（明月記）建曆元年敍從三位、建保中任參議、爲治部卿、進正三位、尋遷民部卿、貞應元年辭參議、安貞元年進敍正二位、（公卿補任）定家性頗競躁、急於進取、素負才氣、常嘆不遇、怨懟之

言、屢見於歌詠、明月記、藤川百首、父俊成終於三位、及定家超敍正二位、乃大悅曰、人臣之極位、何幸及之乎、明月記貞永元年任權中納言、尋授帶劒、公卿補任後堀河帝敕撰新敕撰和歌集、本書序、敕撰次第、八雲御鈔、是時帝有禪位之意、定家知之、欲急成編、用力甚勤、書成奏之、增鏡○明月記、文曆元年八月七日條曰、撰集未成卷軸、而遺大喪、命奇志違、留稿無益、敕撰愚艸二十卷、擧而焚于中庭、按撰集本出於詔旨、非可得私焚者、事甚可疑、且新敕撰和歌集序亦曰、是歲奏之、故今從本書說、明月記貞永文曆間殘缺不完、今無所攷、天福元年

祝髮改名明靜、仁治二年薨、年八十、世稱京極中納言、公卿補任嘗設草堂于嵯峨小倉山、以爲息遊之地、時或往居焉、明月記、續古今和歌集、風雅和歌集、定家頗涉獵史傳、又能詩、明月記而和歌之才、得之天資、縱橫馳騁、曲盡精微、且家學有淵源、奧義秘說、無所不究極、正徹物語、古今和歌集童蒙鈔、其在家作歌、必洞開南面、令可遠望、而整襟端坐曰、平常於清肅中習之、則雖在至尊之前、不至失措、正徹物語又曰、凡臨作和歌、先誦故鄉有母秋風淚、旅館無人暮雨魂、蘭省花時錦帳下、廬山雨夜草菴中句、則意格自高妙、其用心之勤類如此、清巖茶話方此時、諷詠大興、作者輩出、然定家視之蔑如、嘗贈書藤原良經曰、如藤原季經、何足與論和歌、季經見之大怒、因源通親讒之後鳥羽上皇、以故被疏斥、云、參取明月記、後鳥羽帝口傳、上皇嘗曰、定家才學莫匹、然心術頗不正、至有所推奬則不能無私、且高自標置、藐視一世、人或稱其歌而如非得

意之作則忿然見於色、又曰、定家之歌非人之所能模倣、何則專尚流麗、不主意味、蓋彼以逸羣之才、巧於結構、是以克濟其美、如使骨力輭弱者爲之、則索然無味也、後鳥羽帝口傳定家嘗撰自天智帝至當時作者凡一百人、人和歌各一首、書以與人、明月記世謂之百人一首、其他所著有詠歌大概、秀歌大體、萬時顯注密勘、每月鈔等書、參取正徹物語、古今和歌集童蒙鈔、耳底記、○按未來記、雨中吟、三五記、僻案鈔等書、或以爲定家所著、蓋皆係假託贋作、故今不取、又按河

海鈔云、定家取源氏物語中難讀者爲注解、號曰奥入、仁和寺書籍目錄云、奥入藤原伊行所著、定家作之注、未知孰是、家集曰拾遺愚草、東常緣聞書日錄曰明月記、明月記、正徹物語、今行于世、子爲家、尊卑分脈

爲家年二十餘、未得和歌要領、定家數誚責之、爲家甚愧、遂詣日吉社、祈神助、忽有方寸紙、飄然落其袖、視之有道字、爲家大悅、以爲靈貺、留宿七晝夜、作和歌一千首、及歸定家、慈鎭見其歌大稱許之、自是才思日進、東常緣聞

書○清棠鈔曰、爲家自以爲我歌甚拙、恐墜家聲、欲爲僧晦跡、往日吉、以情告僧慈鎭、慈鎭問其年、答曰二十五、慈鎭曰、事未可知也、力學數年、無成而後遁世、亦未爲晩、爲家感悟、歸家發憤、作千首和歌、五日而成、定家見而大驩之、自是覃思歌學、聲譽日盛、終爲世宗師、嘉祿初補藏人頭、兼左近衞中將、尋任參議、進從三位、嘉禎中任權中納言、敍正二位、兼民部卿、仁治二年遷權大納言、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寶治中奉後嵯峨上皇敕撰續後撰和歌集、正元中又撰續古今和歌集、敕撰次第、弘長中又奉上皇敕與藤原實氏家良等詠仙洞百首、名七玉集、七玉集、康元元年薙髮、更名融覺、世稱民部卿入道、又號中院禪門、建治元年薨、年七十九、參取尊卑分脈、公卿補任、冷泉家系圖、清棠鈔、爲家嘗誨人曰、凡作和歌、如渡危橋、不可左右回顧、又曰、譬之作重塔、始自基址、必當留心下句、清棠鈔晩節懶思索、故常好作連歌、小夜寢覺○筑波問答爲定家事兼能蹴鞠、後鳥羽上皇授以秘說、遊庭秘鈔龜山帝設蹴鞠會、爲家預焉、特聽無紋薰革韈、時人榮之、雲井春子爲氏、爲教、爲相、爲教從

二位右兵衞督、子爲兼、正應中至從二位權中納言、尋進正二位、永仁六年坐事流佐渡、嘉元元年召還、延慶三年任權大納言、公卿補任、冷泉家系圖、正和二年薙髮、更名蓮覺、冷泉家系圖、應長初奉伏見上皇敕撰玉葉和歌集、伏見帝御記、冷泉家系圖、尊卑分脈、增鏡、元弘二年薨、常樂記爲氏正二位權大納言、公卿補任、時世專尚連歌、爲氏才思敏捷、能賦險題、自負以爲足誇示海外焉、參取清棠鈔、兼載雜談、奉龜山上皇敕撰續拾

遺和歌集、（尊卑分脈、冷泉家系圖、增鏡、）弘安八年剃髮、更名覺阿、（公卿補任、冷泉家系圖、尊卑分脈、）明年薨、年六十五、（冷泉家系圖、尊卑分脈、）稱二條、（御子左冷泉家系圖○東常緣聞書、清巖鈔、並以爲氏稱冷泉、）子爲世正二位權大納言、（公卿補任、）奉後宇多上皇敕撰新後撰和歌集續千載和歌集、（尊卑分脈、冷泉家系圖、敕撰次第、東常緣聞書、○增鏡爲奉後醍醐帝敕撰續千載集、）撰集之日、每對客便求佳作、爲藤疑之曰、敕撰重事也、宜取其秀絶者、何必求之無名人、爲世曰、歌若可採、雖非作家、亦當收載之、

嘗判父祖歌謂、大父詞意幽玄、父義理深邃、皆難及焉、（清巖鈔、）嘉暦四年剃髮、法名明釋、（公卿補任、冷泉家系圖、）延元三年薨、年八十九、子爲藤爲冬、爲藤正二位權中納言、（冷泉家系圖、）初後醍醐帝敕爲世撰集和歌、而以既奉進兩集、乞使爲藤代奉詔、未及成、爲藤薨、爲藤嘗養兄子爲定爲子、於是詔使爲定續成之、續後拾遺和歌集是也、（參取敕撰次第、尊卑分脈、冷泉家系圖、增鏡、）後光嚴院亦使爲定撰集、曰新千載集、（園太暦、敕撰次第、）

爲冬自有傳、

爲相與兄爲氏齊名、初父爲家授和歌所邑二所於長子爲氏、後失愛、爲家奪之與爲相、作文券爲證、爲家沒後、爲氏爲相爭其邑、（冷泉家系圖、）爲相母往鎌倉訴之、（十六夜日記、）遂爲爲相之有、至爲氏子爲世、又相爭、兩家之寃交訟、將軍守邦親王命北條高時等聽決、屬之爲相、（冷泉家系圖、）官至正二位權中納言、嘉暦三年薨于鎌倉、年六十六、號冷泉、子爲秀從二位

權中納言、孫爲尹正二位權大納言、（公卿補任、冷泉家系圖、）爲氏爲相兄弟各成一家、後世有二條冷泉之別焉、母平氏、初仕安嘉門院、號四條、又右衞門佐、削髮法名阿佛、（冷泉家系圖、正徹物語、）世稱北林禪尼、（冷泉家系圖、）能和歌、（作者部類、）所著有十六夜日記、夜鶴、（十六夜日記、夜鶴、）

藤原家隆、中納言光隆子、（公卿補任、）幼而穎敏、後鳥羽帝稱爲奇才、（清巖茶話、）學和歌於藤原俊成、俊成曰、此子每見我、質問不事疑難、而切問

作者要旨、後來必爲歌仙、後果以和歌大著于世、參取清棨鈔、兼載雜談、清巖茶話、與藤原定家並稱、古今著聞集、十訓鈔、攝政良經嘗問曰、當世歌人誰爲第一、家隆默不荅、臨去置懷中之帖而出、視之定家之歌也、十訓鈔○兼載雜談載此事爲後鳥羽帝問及定家奉敕撰新敕撰集、採家隆歌最多、其相推許如此、正徹物語、兼載雜談、後鳥羽帝問良經曰、朕欲學和歌、誰爲師者、良經薦家隆、且曰、斯人當世之人麻呂也、古今著聞集元久中奉上皇敕撰新

古今和歌集、本書序、增鏡、素爲上皇所親昵、及上皇遷于隱岐、賜題作和歌、增鏡家隆覃思篇詠、前後所作凡六萬首、清棨鈔任宮內卿、至從二位、嘉禎二年以病薙髮、更名佛性、明年薨、年八十、公卿補任世稱壬生二位、十訓鈔子隆祐從四位下侍從、尊卑分脉亦善和歌、定家謂人曰、隆祐壯年之作、其美幾及於父、至晚節反不似其初也、隆祐聞之怨曰、然則何不採其壯時歌邪、定家嘗謂家隆歌有家滅之徵、子孫果不榮、清巖茶話○本書云、三世而嗣絕、然尊卑分脉所載及其玄孫、故不取、

藤原貞宗二階堂行政之後也、尊卑分脉父光貞下野守、作者部類、二階堂系圖、○尊卑分脉光貞爲貞宗弟誤、系圖一說貞宗爲仁譽子、而草庵集則謂仁譽爲先師、蓋以薙染傳法脉而誤爲父子也、兼載雜談等爲師實後、蓋亦以其詠歌傳二條家法而誤爲之子孫也、少居延曆寺、略通佛氏學、剃髮號泰尋、又住高野山、更號頓阿、或感空、二階堂系圖後住京師、參取草庵集、園太曆、工和歌、兼能書、園太曆嘗從藤原爲世學和歌、獲其奧義、及爲世薨、歎世無知己者、不復作和歌、光

嚴院素愛頓阿歌、惜其廢之、命關白良基獎諭勉勵、續草庵集良基舉歌體數事問之、錄其所解釋、名曰愚問賢註、愚問賢註跋花園上皇撰風雅集、欲載其詠雪歌、爲改數字、使人諭之、頓阿固辭曰、山僧之意與御批異、願無採焉、上皇聽之、更擇他歌、其以和歌自負如此、東常緣聞書晚節聲名甚盛、清巖茶話最爲足利尊氏所禮遇、每有和歌會、未嘗不預焉、草庵集、兼載雜談、正平中、後光嚴院使藤原爲明與頓阿共編新拾

遺和歌集、未就而爲明卒、其戀部以下、頓阿所獨撰也、時卜部兼好及淨辨慶運以和歌與頓阿竝稱、世謂之四天王、頓阿嘗與兼好慶運等會作和歌、探題各賦六首、頓阿偶有故歸家、開題一見而直出、慶運密換以已題、頃之頓阿至、構思既成、援筆欲書、皆非前題、然從容無怪色、別賦六首、歌皆佳絕、滿座相顧以爲不可及也、慶運曰、吾向不爲戲、安得見其絕技邪、其敏捷率此類也、（正徹物語）頓阿以

風流自尚、號其所居曰葵花園、春時延公卿縉紳以詠吟唱和、或卜居東山、又慕僧西行事蹟、居雙林寺、皆有泉石花木之勝、（草庵集、續草庵集、）文中元年死、年八十四、（後深心院關白記、東常緣聞書、）所著有清案鈔、（清案鈔）及草庵正續二集、爲時人所稱、（續草庵集）子經賢、（作者部類、正徹物語、）權大僧都、（作者部類）法印、（正徹物語）孫堯尋權大僧都、（異本系圖）竝善和歌、（作者部類）堯尋子堯孝續父祖業、其名最顯、爲權大僧都、（參取康富記、異本系圖、）法印、永享中權中納言

藤原雅世撰新續古今和歌集、堯孝爲和歌所開闔、（東常緣聞書）僧淨辨不詳其姓氏、敍法印、學和歌于藤原爲世、與頓阿相講習、爲世所重、（參取草庵集、和歌不審、清巖茶話、）慶運淨辨子也、（作者部類）敍法印、（草庵集、作者部類、）與父齊名、（正徹物語）正平中後光嚴院使藤原爲定撰新千載和歌集、（敕撰次第、園太曆、）採慶運歌四首、慶運大悅、詣爲定謝之、後聞收頓阿歌十餘首、

心不平之、竊刪去已歌而不存焉、慶運常自嘆不遇、臨死收其歌稿而瘞之、（私語鈔）有子曰慶孝、亦善和歌、（清巖茶話）卜部兼好神祇大副兼茂曾孫也、居吉田、（卜部系圖）兼好幼而聰悟、好讀老莊之書、有文才、善和歌、（徒然草）兼工書、（太平記）仕後宇多帝、任左兵衛尉、稍被親昵、帝崩、兼好剃髮入修學院、（參取卜部系圖、正徹物語、吉野拾遺、）後遊木曾、愛其山水、結廬居焉、一日國守帥衆獵其地、兼好厭其喧擾、賦

和歌曰、古古毛麻多、宇伎與奈利計利、與曾奈賀良、於毛比志麻麻能、邪麻耆刀毛我那、乃還鄉里、歌詠自娛、吉野拾遺常自謂曰、燈下讀書、尚友古人、樂莫過焉、徒然草當時公卿大夫皆愛其爲人、與之遊者甚多、正徹物語、兼好歌集兼好嘗爲高師直作書挑鹽冶高貞妻、妻不從、師直怒而絕之、論者以此少之、太平記嘗卜葬地於雙岡而樹櫻花、因作和歌曰、知藝理於久、波奈等奈羅毘能、袁迦能陪爾、阿波禮伊久與乃、波留乎須具佐牟、兼好歌集所著有徒然草及歌集、今行于世、徒然草、兼好歌集死、無子、其侍童有命松麻呂者、傳兼好業、善和歌、後薙髮依今川貞世、居鎭西、落書露顯○文祿清談曰、命松丸薙髮著書、引和歌記時事、今按松翁者著吉野拾遺、而清談所引全與拾遺合、拾遺曰、余與兼好有舊好、則松翁蓋命松丸也、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一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二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孝子

倭果安㮈良許知麻呂
美濃當耆郡樵夫
丈部路祖父麻呂安頭麻呂乙麻呂

丈部知積君子尺麻呂
綱引金村
小谷五百依建部大垣
矢田部黑麻呂
伴家主
風早富麻呂
財部繼麻呂
丸部明麻呂
秦豐永
丹生弘吉
下毛野公助
僧某
曾我祐成時致
中原章兼章信

孝百行之本也、非孝無以爲教、物則民彝不能立、禮樂刑政不能出、孝之爲道大矣、故皇帝皇太子讀書、必先孝經、以爲常典、朝廷之崇孝道亦至矣、下至鄉黨閭巷、有純孝者、必

旌表其門閭、勸民以孝、舊史所書、班班可考、有盧墓事死之誠、而無刲股割肝之矯、民用敦厖、俗歸厚焉、後世史職廢弛、載籍殘缺、雖有孝弟履信者、多堙沒而不傳、側陋無由上聞、士庶無以爲勸、豈非闕典歟、間有復父仇者、奮不顧身、能存弗與共戴天之義、綱常倫理、賴以不墜、豈古有孝子而後世無其人哉、晦明關乎盛衰、醇澆屬乎時運、摭其散軼、作孝子傳、

倭果安、大和添下郡人、柰良許知麻呂、添上郡人、果安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凡人有飢病、自齎私糧、巡視看養、登美箭田二鄉百姓、感其恩義、敬愛如親、許知麻呂稟性孝順、與人無怨、嘗遭後母之讒、不得入父家、絕無怨色、奉養彌篤、和銅七年旌二人孝義、終身勿事、續日本紀

美濃當耆郡樵夫事父至孝、家貧無財、鬻薪自供、其父嗜酒、樵夫常提瓠過市、賒酒以進、

一日採樵于山、踐石誤仆、覺傍有酒氣、心怪之、回顧左右、石間水湧、其色似酒、試嘗之、則馨烈甘美、樵夫大喜、汲而供父、靈龜三年九月、元正帝幸美濃、車駕過當耆郡、觀醴泉、以爲孝感之所致、名泉爲養老瀑、因改元養老、授樵夫官、家至富饒、按續日本紀養老元年詔文盛稱醴泉愈疾之功、無孝感事、今從十訓鈔、古今著聞集、

丈部路祖父麻呂、漆部司令史從八位上石勝之子也、養老四年石勝坐與直丁秦犬麻呂盜司漆、竝處流刑、時祖父麻呂年十二、弟安頭麻呂年九、乙麻呂年七、同詣官冒死伏請、父石勝爲養諸子盜司漆、緣是配役遠方、冀兄弟三人爲官奴、贖父罪、詔曰、人稟五常、仁義斯重、士有百行、孝敬爲先、今祖父麻呂等沒身爲奴、贖父之罪、欲存骨肉、理當矜愍、宜依所請爲官奴、乃免石勝罪、獨令犬麻呂赴配所、無幾免祖父麻呂安頭麻呂等從良焉、續日本紀

丈部知積君子尺麻呂、竝相模足上郡人也、孝行彰聞、靈龜元年表其閭里、終身勿事、續日本紀

綱引金村、綱一作網備後葦田郡人、年八歲喪父、哀毀骨立、尋丁母艱、追慕益深、景雲二年詔賜爵二級、復其田租終身、續日本紀

小谷五百依、甲斐八代郡人、建部大垣、信濃更級郡人、五百依以孝稱、大垣爲人恭順、事親有孝、景雲二年竝免其田租終身、續日本紀

矢田部黑麻呂、武藏入間郡人、事父母至孝、生盡色養、死極哀毀、齋食十六年、終始不闕、寶龜三年免其戶傜、以旌孝行、（續日本紀）

伴家主、安房安房郡人、性至孝、父母歿後、口絕滋味、設像供養、事之如生、事聞、承和中敕敘三階、終身免戶田租、旌表門閭、（續日本後紀）

風早富麻呂、安藝賀茂郡人、德行懿美、竭力孝養、父母歿後、不食滋味、哀慕不已、天長十年敕敘三階、免戶田租、（續日本後紀）

財部繼麻呂、加賀能美郡人、有至性、父母既歿、朝夕哀慕、感愴鄉里、承和四年敕敘三階、表門閭、免租終身、（續日本後紀）

丸部明麻呂、讚岐三野郡人、外從八位上己西成子也、年十八入仕京師、積勞任本郡大領、請讓其父、自守子職、孝養備盡、父母既老、其家與明麻呂相距十里、明麻呂定省不懈、朝夕往還、國司上言、請准式蒙貢舉、嘉祥元年敕敘三階、免戶田租終身、（續日本後紀）

秦豐永、美作久米郡人、天資恭順、孝事父母、父母逝、常守墳墓、事聞、貞觀七年敘位三階、蠲課役、表門閭、（三代實錄）

丹生弘吉、若狹遠敷郡人、幼喪父、獨與母居、力田奉養、愉色婉容、溫清弗懈、每朝詣父墓、擗踊哀痛、其所種雖遭水旱風蝗、未嘗被害、鄉里以爲孝感之所致、事聞、貞觀十二年敕敘位二階、（三代實錄）

下毛野公助、（公助姓據今昔物語）父武則攝政兼家隨

身也、嘗從父賭射右近馬場不勝、武則怒撻之、公助伏而受之、人曰、何不逃、公助曰、父老足弱、追我疾走則懼致顚躓若有損傷、是重吾罪也、是以受而不逃、聞者感歎焉、（古今著聞集、古事談、）

僧某不詳名字、事母至孝、而家甚貧窶、其母嗜生魚、無則不能下箸、僧常買而羞之、時白河上皇嚴禁屠殺、不能得魚、母頗絕食疲憊、幾死、僧不堪悲惋、自往桂河捕得二小魚、巡

吏執之、并魚送於官、法司鞫問、僧抆淚曰、法之所禁、誰不遵守、況身在釋門破戒律、罪不可逃、但我母老且病、非肉不食、今雖放此魚、不可復生、幸饋母所、聞一下箸則雖就刑非所憾矣、辭氣懇切、吏卒感泣、上皇聞之賜金帛赦還、古今著聞集、十訓鈔、

曾我祐成、小字一萬、弟時致、小字筥王、伊東祐親之孫也、父河津祐泰、○尊卑分脈、祐泰作祐道、今從東鑑、爲從祖父工藤祐經所殺、時一萬年五歲、筥

王三歲、曾我物語、東鑑、其母抱屍哀哭、撫兩孤曰、汝等成長、能報父讎乎、一萬泣曰、兒等成長必斬讎頭、及母再醮曾我祐信、兄弟遂爲祐信所鞠、年稍長、嬉戲常以擊刺爲事、一萬挽弓射屏障、筥王曰、復父讎何用弓、自執木刀斫之、一萬嘗仰見蜚雁、歔欷曰、禽鳥猶有父母、使我孤者誰、筥王曰、讎之首豈堅於鐵石乎、一萬遽掩其口曰、勿妄言、因相對號泣、焦思勞心、復讎之念、未嘗一日懈、會源賴朝滅平氏、管轄天下兵馬、祐經事之被親信、以賴朝嘗怨祐親、乘間勸殺祐泰遺孤、賴朝即使梶原景季往曾我、諭祐信致二兒於幕府、母子泣而別、景季心憐之、見賴朝白其狀、請宥之、賴朝曰、祐親殺我兒、奪我妻、今已死矣、吾欲逞志於其孫子、如何宥之、畠山重忠和田義盛等營救甚至、二兒因獲放歸、母喜其免死、而切戒之、深自晦匿、一萬年十三、更名祐成、冒繼父氏、稱曾我十郎、乃遣筥王爲箱根山

僧行實弟子、筥王復讎之志日切、適祐經從賴朝詣箱根、筥王欲識其面、從山僧歷問將士姓名、及祐經、不覺色動、乃袖小刀窃圖刺之、祐經執其手曰、子非筥王乎、容貌肖迺父、我與子至親、今日相遇、且喜且悲、宜速祝髮、專歸佛乘、因出一裝刀授之曰、表一時相見之情耳、筥王欲得間刺之、而衆人環坐、又恐力不敵、終不果、筥王年十七、行實命披緇受戒、筥王憂之、竊還曾我、謂祐成曰、弟今日爲

僧、如仇讎何、顧早束髮、以避師命、祐成然之、相與造北條時政訴衷曲、時政壯其志、即爲備禮加爲帽、命名時致、稱曾我五郎、母見時致大駭曰、吾使汝爲僧、何遽如此、汝不母我、吾何子汝、母子之恩絕矣、勿復來見、時致嗚咽而退、自是兄弟歷遊大磯黄瀨川三浦屢覘祐經、祐經每出、從卒自衞、兄弟時或望見、不能下手、建久四年賴朝獵于富士野、祐經從焉、祐成時致大喜曰、天也、因定計往富士

野、時致謂祐成曰、弟獲罪於所恃、不能面訣、死而不瞑、祐成見母告別、因請召見時致、母峻拒之、祐成叩頭涕泣、具告時致憂懼之狀、母意解、召見之、兄弟請賜衣、母解所著授之、戒曰、狩獵之場、士庶麕集、愼勿致忿爭、兄弟遲遲不忍去、泫然泣下、退而復進、回顧數四、母頗怪之、兄弟至箱根見行實、行實察其志、取社中所藏二寶刀授之、遂往富士野、百方狙祐經不得間、既而聞賴朝還府有日、兄弟憂之曰、時難再得、機不可失、今夜急入神野營、以殺祐經、乃陽爲警夜者、過列營前、入祐經臥所、祐經已移別室、兄弟彷徨、不知所爲、會畠山重忠家士本多親經至、素欲兄弟遂其志、指畫祐經所在而去、（曾我物語）是夜祐經召倡妓與吉備津祠官王藤內宴飲、大醉酣寢、兄弟舉炬相視曰、殺醉臥人、猶斬死人、因蹈席大呼曰、祐成時致爲父報讎、祐經驚覺、將執刀而起、兄弟揮刀交下、遂寸斬之、幷殺王

藤內、倡妓驚呼曰、曾我兄弟殺父讎、時五月二十八日、雷雨闇黑、營中騷擾、平子野右馬允愛甲三郎等倉皇出鬪、兄弟殺傷十許人、力極而疲、祐成與新田忠常接鋒、遂爲所殺、時年二十二、時致見祐成死、徑前突入將軍營、小舍人五郎丸被婦人服、俟時致過、自後抱持、衆共禽之、（參取東鑑、曾我物語）賴朝乃遣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檢祐經尸、翌日賴朝坐幕中、諸將環列、召見時致、使狩野宗茂新開實光詰

問所以殺祐經、時致嗔目叱二人曰、祖父入道殁後、子孫沈淪、雖不得昵近、何就汝輩對狀、願面一言而死、賴朝壯其言、親問之、時致曰、祐成時致自髫齔至今、復讎之念無須臾忘、今日志願畢矣、犯幕府者、欲一賜謁而自殺也、夫祐經我之讎、而君之寵臣也、寂心入道、君之讎而我之祖父也、君寵吾仇而讎吾祖、能無憾乎、意氣益猛厲、聽者竦動、賴朝愛其膽氣、欲宥死、祐經子犬房丸哀訴請殺、乃

斬之、時年二十、賴朝得祐成時致遺其母書、彈淚讀之、命藏之書庫、（東鑑）時祐信在獵場、賴朝召而慰諭、使還鄉、修二子冥福、除曾我莊租、（東鑑、曾我物語）後人爲立祠於富士野、（曾我社緣起）祐泰少子律師爲僧、犬房又請殺之、賴朝召見、至則自殺、（東鑑○曾我物語曰、賴朝命斬之）祐成有妾名虎、大磯倡也、（東鑑）祐成屢遊大磯、見虎而悅之、虎亦相愛、諸豪競欲通殷勤、皆不顧焉、會和田義盛來飲其家、名虎佐酒、不出、義盛怒欲罷之、其母懼促之、虎不肯曰、曾我寒士也、和田豪貴也、妾豈忍以貧富易其心乎、時祐成在虎許、義盛請祐成與虎同出飲、及酒行、終不與義盛相酬酢、引盃飲屬祐成、（曾我物語）及祐成報讎鬭死、賴朝召虎問狀、既而免歸、哀慕悲泣、登箱根山、請僧行實修祐成冥福、作諷誦文悼之、以祐成所騎馬爲嚫、遂爲尼、如信濃善光寺、時年十九、（東鑑）後歸大磯、住高麗寺云、（曾我物語）

中原章兼、章信父曰章房、歷仕後宇多後伏見後二條花園四帝、爲大判事、後醍醐帝以章房諳練法律、引參庶務、甚被寵待、帝之將討北條高時、事泄、預謀諸臣盡遭遷殺、而帝益怒、將遂擧兵、密召章房謀之、章房諫曰、前日之事、人心洶洶、武臣益倔彊、朝廷微力、恐不能克之、廟算一跌、事將有不可測者焉、願熟慮之、帝恐語泄、陰命平成輔圖之、時有瀨尾兵衞太郎及弟卿房者、居雲居寺傍、俱以

俠聞、成輔啗之以貨、囑刺章房、二人諾、會章房詣清水寺、兵衛太郎裝爲行旅、伺其出西門遥拜男山俯伏、乃拔刀斷脰、下磴走、迅如飛、從者取章房刀追之、不及、章兼・章信聞之、奔至父死處、舁尸而還、日夜謀復讎、而不知誰爲也、多方蹤跡、始知兵衛太郎所爲、會章兼疾、章信乃衷甲駕小車、率官奴私僮四十餘人咸甲、黎明圍兵衛太郎宅、發掘搜索、無所獲、章信悵然將還、從者適仰屋見衣裾微

露、以眉尖刀抉承塵、兵衛太郎知不免、拔刀將下、從者既斫其股而墜、兵衛太郎不能起、尚能左右盤刀、從者從後刺殺之、章信遂毀其屋、縛其弟卿房、置其首于車前而還、道路觀者皆稱快、島津家本今川家本太平記○按東寺脩行日記無章信以復讎爲章兼事、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二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三

列傳第一百五十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義烈

調伊企儺
杵淵重光
藤原忠光
文三家安
源仲賴
越後能景
大河兼任
平康盛
關信兼平田家繼
左中太常澄
村上義光子義隆

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夫居人之位、食人之祿、國家有難、則捐軀殉節、固其所也、死得其所、則所欲有甚於生、故忠臣義士、有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者、其精英忠烈之氣、磅礴宇宙間、斡坤軸、撼乾樞、亘萬世而不可泯、皆有以持其志也、國朝風氣剛勁、敦尚廉恥、武夫悍將、立懂以怒冠、臨難不苟免、視死如歸者、世不乏人、其慷慨壯烈、一出於天性、而非講之有素、處之有道、皆於造次顛沛之際、決然行之而不疑、儻能使之講

習聖賢之道、暇日脩其孝悌忠信、仗大節而蹈仁義、則成就其美而光耀史冊者、豈止於如是而已哉、如越後能景大河兼任、雖犬吠非其主、不可爲訓、而疾風勁草、忠於所事、則有可取焉、若夫壬申忠臣、承久羣臣、元弘建武之忠烈、各以其事著於本傳、下至北條高時之將士、賈勇蹈義而不負其主者、亦各以類相從、作義烈傳、

調伊企儺、難波人、（日本紀、難波人據本書和大葉子歌詞、及姓氏錄攝）

津有曰佐、調應神朝、有努理使主者、自百濟歸化、
努理曾孫彌和、顯宗朝賜姓調首、姓氏錄伊企
儺蓋其後也、號曰調吉士、爲人勇烈、欽明帝
時、副紀男麻呂問新羅之罪、軍敗被執、伊企
儺不屈、新羅拔刀逼之、脫其褌露其臀、使向
日本而呼曰、日本將啗我臗脽、伊企儺大呼
曰、新羅王啗我臗脽、新羅王大怒、益加侵辱、
伊企儺辭色不變、遂遇害、其子舅子抱父屍
而死、其妻大葉子在虜中、悲痛作歌曰、柯羅

倶爾能、基能陪儞陀致底、於譜磨故幡、比例
甫羅須毋、耶魔等陛武岐底、聞者皆憐焉、後
有大伴部博麻者、筑紫上陽咩郡軍丁也、齊
明帝七年救百濟之役、爲唐兵所虜囚、天智
帝甲子歲、土師富杼氷老筑紫薩夜麻弓削
元實兒等四人、欲奏唐人所謀、以無衣食、患
不能達、博麻謂土師富杼曰、我欲共汝還于
本朝、緣無衣糧不能去、願賣我身以充衣食、
富杼等用博麻計、遂得還奏、博麻獨留於唐

幾三十年、持統帝四年從新羅使大奈末金
高訓等、還至筑紫、下詔嘉其尊天朝憂國家、
賣身輸忠、授位務大肆、賜絁五匹、綿十屯、布
三十端、稻一千束、水田四町、免三族課役、以
顯其功、日本紀

杵淵重光信濃人、稱小源太、膽力逸羣、事富
部家俊、養和元年城長茂擊源義仲、家俊隷
之、戰于橫田河原、爲西七郎廣助所斬、廣助
繫其首於馬鞍而去、先是、重光以讒見黜、不

得從軍、慨然以爲我雖廢斥、不宜晏然而寧
處、徑至戰所、覘其存沒、而不見家俊之幟、疑
沮彷徨、訊諸儕輩、始知其戰死、乃馳入陣中、
望見廣助呼曰、子非西七郎邪、我是富部殿
從兵杵淵重光也、嚮奉使在外、忽及於難、願
一見主君之首、以畢使命、揚鞭而進、廣助知
其不可當、策馬而走、重光厲聲曰、走則得能
免乎、汝爲吾主之讎、我竟不汝貰、急追及之、
搏而墮馬、輒斬其首、置家俊首側、揮淚曰、臣

以無罪、讒斥家居、自揣臨陣立功、則庶足拔瀝愚衷、至則主君既隕命、無復可奈何、今得殺戮讎敵、以慰冥魂、言訖上馬、左手提二首、右手揮刀、大呼曰、富部殿爲西七郎殞命、杵淵重光立報其讎、汝等可來與較、敵兵三十七騎、鼇午爭進、重光直衝突縱横奮戰、殺十餘人、身被數創、不能復戰、擲廣助首、持家俊首、馬上銜刀而死、擧軍歎惜焉、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

藤原忠光、忠清第二子也、稱上總五郎兵衛尉、事平宗盛、從平重衡等、與源行家戰於洲股川、室山等處、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及宗盛滅、忠光潛脫走、久匿人間、平家物語、建久三年賴朝刱永福寺于鎌倉、忠光左目嵌魚鱗、陽爲眇者、挾匕首、厠役徒中、搬運土石、謀刺賴朝、賴朝適至作處、見之怪其形貌、命左右執縛、探懷匕首見、因詰其狀、忠光曰、上總五郎兵衛尉也、欲報舊主讎耳、乃囚之於和田義盛家、鞫問黨與、忠光曰、同謀唯有平盛嗣、聞前匿丹波、不知今何往也、自被執日而斷水穀、月餘無所復言、賴朝命斬之、梟首于六浦、東鑑、

文三家安○按、文三東鑑作豐三、未知孰是、豐則豐原、文則文室、蓋皆從省、三則其輩行也、今其本姓不可詳考、姑從舊文、佐那田義忠兵也、石橋之戰、義忠受先鋒命、退召家安告曰、將軍選我於衆、特受面命、武夫所榮莫大焉、我當死之、汝歸報母妻、遺言丁寧、託以三兒、家安辭曰、君年壯齒富、而且欲爲將軍死、家安六

十之年、從君而死、豈足惜哉、臣若不死、則人將言義忠之死也、無一人殉義者、恩眷如家安、猶且舍義取生、可恥之甚、臣決不奉命也、遂不去、義忠陷于敵、家安不審其生死、衝突出入、索之不已、稻毛重成呼曰、汝主戰死、汝猶欲爲誰戰、徒死無益、可速走、我不汝迫、家安怒曰、勇士臨陣、唯知進死、未聞退生、如見主之死、而遽逃之、則將焉用臣屬、吾主既死、是我舍命之秋也、奮勇搏鬭、手斬八人而死、

衆皆惜之、源平盛衰記

源仲賴稱信濃二郎、諸本平家物語仲賴作賴直或賴綱、今從見行本、敦實親王之裔、信濃守仲重子也、事藏人源仲兼、壽永中源義仲攻法住寺殿、仲兼等防之戰敗而走、仲兼從士有加賀房者、以其馬驕悍、不能控制、易仲兼馬騎之、比至河原坂、遂爲敵兵所殺、仲兼僅得脫、既而仲賴爲敵所遮、不得從行、適見一馬曠血、悲鳴道側、乃仲兼所乘也、仲賴以爲仲兼既戰死、悲泣

慷慨、呼執鞚問曰、馬從何處來、曰、自河原坂、仲賴曰、彼則主人之讎也、我與彼戰死、回轡大呼曰、主君既戰死、吾何用生爲、射斃三人、斫殺二人、又搏一人、交刃而死、源平盛衰記諸本平家物語語、

越後能景稱中太、○或曰、能景姓中原、源義仲家士也、養和帝孫于西海、義仲入京師、爲亂、源賴朝發兵討之、初義仲强通攝政基房女、及軍敗、入其閤內、敘別眷戀不已、能景曰、敵已迫矣、何眷眷於一女子邪、吾不忍見將軍之被耻辱也、自潰腹而死、津波田三郎亦諫而死、義仲曰、是吾過也、遽麾兵而出、源平盛衰記

大河兼任稱次郎、陸奧押領使藤原泰衡將也、泰衡滅後、收合餘衆、聲勢稍張、僞稱源義經、略出羽海邊莊、或稱源義仲子朝日冠者、徇地山北郡、有衆七千餘、由河北歷秋田、踰大關山、過多賀國府、比濟志加渡、俄而氷釋、溺死五千餘人、初泰衡之敗、其將由利中八

維平就虜、賴朝釋爲親兵、兼任致書曰、古今報六親之仇有之、未聞有復主之讎者、今我始爲此舉、將以申君臣之大義也、時維平及橘次公成守小鹿島、兼任進攻之、公成棄城走、維平戰死、乃由千福山本、轉抵津輕、斬宇佐美實政等、衆稍至一萬、賴朝遣上總介足利義兼・千葉新介平常胤、將兵擊之、戰于栗原一迫、兼任敗走、收散卒五百餘、阻衣川而陣、諸將前戰又破之、兼任退走、至外濱糠部

之間、依山自固、義兼薄之、兼任連敗、挺身走栗原寺、村人怪其被服華鮮、圍而搯殺之、東鑑

平康盛右衛門尉源有綱士也、有綱源義經女婿也、及義經敗、賴朝遣北條時定殺有綱、建久二年康盛潛抵鎌倉、圖復其讎、梶原景時遇之由比濱、診其狀異而執之、康盛自稱叛黨、問其姓名不答曰、我欲面幕下白之、賴朝引之府庭、隔簾問實、乃曰、我故伊豆右衛門尉家人、前右兵衛尉平康盛也、欲圖北條平六、而不能畢志、以至于此、賴朝乃命和田義盛斬之腰越、梟其首、東鑑

關信兼平貞盛六世孫、平田家繼平家貞長子也、○源平盛衰記及長門本平家物語、家繼作貞繼、而盛衰記家繼爲筑後守貞能弟、平家物語爲貞能伯父、今據系圖及玉海、山槐記、百鍊鈔、長門本平家物語諸書定爲貞能兄、信兼歷檢非違使、任河內和泉出羽等守、敘正五位下、平氏系圖 養和元年春、熊野僧徒聞源賴朝起、亦舉兵入志摩、走伊豆江四郎名闕 轉入伊勢、劫掠沿海、平氏所置吏士望風潰走、僧徒乘勝焚二見民屋、至固瀨河、信兼迺率蛭伊藤次等名闕 拒之、逢於舟江、信兼射殪其黨魁戒光者、僧徒竟逃走、東鑑 家繼稱太郎、居伊賀山田郡、祝髮號平田入道、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作平太入道 治承四年擊手島冠者于近江、斬十六人、虜二人、玉海 壽永三年秋、家繼聞平氏走西海、無所寧處、慨然欲報奕世恩、迺與信兼糾合同志、據平田城舉兵、源平盛衰記、信兼據東鑑、襲伊賀守護大內惟義、破之、東鑑 既而佐佐木

秀義來擊軍大原莊、家繼等聞之、議戰守之策、士生野新源次能盛曰、伊賀陿小、敵若大軍縱掠、則上下必苦之、不若先入近江、據鈴鹿山而戰焉、衆從之、家繼迺與能盛等率兵三百餘入甲賀郡、與秀義戰於田堵野、能盛射殺秀義、能盛亦中矢而死、源平盛衰記 尋爲惟義所敗、家繼死之、富田進士家助、前兵衛尉家能、姓闕 平家清等死者九十餘人、信兼及藤原忠清等逃匿山中、東鑑 以其起滅日淺、世呼

曰三日平氏、源平盛衰記信兼又集兵據伊勢瀧野、源義經遣兵來攻、信兼令衆脫甲注射、殺敵殊多、既而矢盡、信兼自火其城、刳腹而死、源平盛衰記信兼四子兼衡、信衡、兼時、兼隆、兼衡爲左衛門尉、帶刀長、平氏系圖及信兼再擧兵、與信衡兼時匿在京師、共爲義經所誘殺、東鑑、山槐記兼隆爲檢非違使、號和泉判官、坐事流伊豆、居山木、久之爲目代、以與清盛同族、怙勢豪橫、爲源賴朝所襲殺、東鑑、參取平家物語後有

平基度、伊勢人、稱進士三郎、○本書云、基度中宮長司度光子、蓋家助稱富田進士、而基度稱進士三郎、據富田、則疑即家助之族也、然今無所考、

平盛時、伊賀人、稱三浦氏、元久元年、俱起兵、襲守護首藤經俊、走之、徇伊賀伊勢郡邑、基度據朝明郡富田、岡貞重等據安濃多藝、與平賀朝雅戰而敗、基度與弟盛光等同死之、盛時築壘伊賀六箇山、率子姪據之、拒戰數日、爲朝雅所敗、若菜五郎分兵據伊勢日永、若松南村高角關小野等所、兵敗而死、建保中有掃部權助正重、亦伊勢平氏之遺孽也、潛居白河、謀擧兵、後藤基清自京師來襲、正重逆戰、多所殺傷、遂死之、東鑑

左中太常澄、長狹六郎常伴、兵士也、及源賴朝起兵、常伴爲平氏謀襲賴朝、擧族反爲賴朝所滅、明年賴朝詣鶴岡、有一男子、長七尺餘、厠騶從中、迫近賴朝、下河邊行平進而拘之、繫簡於髻、書曰安房國長狹六郎郎黨左中太常澄、行平詰問之、曰復讎之念、寤寐不

已、以至于此、事若不成、暴骸草野、恐人不知其爲誰、是以記姓名爾、惟以速死爲幸、賴朝使梶原景時殺之、時景時監鶴岡土木、不可預刑事、賴朝遽使天野光家代之、常澄嗤賴朝曰、事何不前定、而急遽至此邪、遂斬于稻瀨川、東鑑

村上義光、本書作義日、今從太平記、稱彥四郎、信濃人、陸奥守源賴清之後、彌四郎信泰子、尊卑分脈爲左馬權頭、子義隆、○分脈作朝日稱彥五郎、爲兵衛佐

藏人、尊卑分脈、太平記、元弘之亂、父子與赤松則祐、平賀三郎闕名等從護良親王逃十津河、熊野別當定遍索之急、護良去如吉野山、土人芋瀨莊司闕名以兵要路、護良計無所出、遣從者說以投託之意、莊司對曰、定遍窮求官軍黨與、錄名以報鎌倉、臣今欲納大王而不能也、然過前行、亦所不敢請留錦旗若近臣一兩人、得以爲辭、護良默然未應、則祐進曰、見危授命、是士之職、臣請留死、平賀三郎曰、從行

之士、皆大王股肱、不可失也、宜以旗見授、護良從之、得過、義光適後矣、遇莊司擁衆荷錦旗而還、義光直前奪旗、莊司錯愕、不顧而去、護良喜曰、吾得此三人、於平天下何有、至吉野築城守之、敵以大兵來攻、外城已陷、護良親戰數合、退與左右酌酒慨歌、義光鎧被矢如蝟毛、來跪曰、臣拒中城數時、適聞歌聲來取相會、賊勢強甚、城不可支、臣請賜大王鎧裝、詭爲大王死、大王乘閒遁去、護良曰、死則同死、何忍相棄、義光勵聲曰、圖大事者、惡爲此言、起自解護良鎧、護良顧曰、卿忠易生不忘、我儻得免、厚爲修福、不免追從地下、遂行、義光乃被鎧登譙樓、義隆來欲偕死、義光曰、亟去爲王拒後、勿徒死、義隆泣訣、義光遙望護良去遠、大呼敵軍曰、今上第三子護良引決、汝等行受天誅、見我自刃以爲法、乃劃腹抽腸、擲壁而斃、賊四集、就斬其首解去、既而吉野執行岩菊丸將兵數百追及護良、義隆

單身留鬪、斬數人、身被二十餘創、潰腹死、護良終獲免、義隆年十八矣、太平記、年十八據南都本、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三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四

列傳第一百五十一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列女

衣縫金繼女
福依賣
橘逸勢女
夜叉女
微妙
上毛野形名妻
田道妻
多治比島妻家原音那
大伴御行妻紀音那
四比信紗
高橋波自采女
額田部蘇提賣

他田千世賣
眞玉主賣
藤原豐成妻藤原百能
難波部安良賣
伴富成女
刑部刀自咩
秦部正月滿妻
和邇部廣刀自
早部氏成賣
守部秀刀自
安倍則任妻
鎌田政家妻長田氏
源渡妻袈裟
源義高妻源氏
小宰相
靜
佐介貞俊妻
和氣廣蟲

源頼朝妻北條氏
北條時頼母安達氏
楠正成妻
瓜生保母
山名氏清妻藤原氏
小野小町
紫式部
清少納言
赤染右衞門
和泉式部
小式部内侍

婉嫕淑順、婦女之道也、古風淳樸、而夫唱婦和之義、既見於太初葦原之歌、爲風化之始、椒房蘭闈之淑慝、既各著其傳、而衣纓以及草野、事親能孝、夫死守節、治家整肅、臨難果決者、往往有之、其秉彝之心、存乎人者、昭然可觀矣、迨中葉文物聿興、才女踵出、華藻艷發者、世不乏其人、而操行貞特者、寥寥寡聞、亦由彤史之化不脩、内則之教有闕也、易曰、在中饋貞吉、女子以才稱、其殆德之衰也歟、若源頼朝妻以女流操天下之權、亦可以見世變、而楠正成妻、瓜生保母、果毅明敏、有大過人者、又豈區區詞章之比哉、今第其行事、先孝女、次節婦、舉母則、表才藝、作列女傳、

衣縫金繼女、本右京人、居河内志紀郡、生十二歲喪父、泣血感動人、服闋、母許嫁人、女竊出住父墓側、旦夕哀慟、自是母不復言、於是獨與母居、値父忌日、齋食誦經、境内有惠賀河、冬日人苦渉、女與母買雜材、造假橋以便往來、積十五年不止、母年八十而終、哭不絕聲、承和八年、敕敘三階、免戸田租終身、表門閭、三代實錄

福依賣者、薩摩民家之女也、父母老無男子、皆病在牀、傭力以養之、侍湯藥二十餘年、雖生長於草野、略閑禮儀、恭敬父母、未嘗怠惰、仁壽中、賜爵三級、旌表門閭、文德實錄

橘逸勢女有至性、及逸勢得罪遭貶、悲泣徒步從之、監護使者叱而使去、女乃晝止夜行、遂得不相離、及逸勢死、乃收屍葬之、廬于其側守而不去、自落髮爲尼、名妙冲、誓念苦至曉昏不懈、見者爲之流涕、後又負其屍以還、人皆異之、稱爲孝女、文德實錄

夜叉女左馬頭源義朝女也、義朝嘗朝京師、路宿美濃青墓驛長大炊家、嬖其女延壽、生一女、即夜叉也、及義朝敗走、異母兄賴朝來青墓、擧家喜迎、厚遇之、既而賴朝被執、夜叉啼泣曰、我亦頭殿子也、他日再受辱、不如與兄同被刑、乃將走出、衆諭止之、後竊赴水而死、時年十二、平治物語

舞女微妙者、本良家子也、僑寓鎌倉、時源賴家宴于比企能員家、能員使微妙歌舞、態度妙絕、觀者稱嘆、能員白賴家曰、舞女本京師人、欲訴事於幕府、願公親問之、賴家問其故、微妙潸然淚下曰、曩時建久中、妾父右兵衞

尉爲成因讒得罪、竄于蝦夷、母亦以憂終、妾時七歲、旁無親戚之可憑賴、及年漸長、思慕益切、而無緣聞父之消息、故執此賤技于幕府、冀賜哀恤、賴家惻然、滿堂酸鼻、賴家母政子深感其孝志、即遣使陸奧、爲搜訪之、至則父既死于徙所、微妙聞之慟哭幾絕、遂薙髮爲尼、更名持蓮、政子特憐之、授居宅厚存撫焉、東鑑

上毛野形名妻、舒明帝九年、形名拜將軍、討蝦夷、戰無利、兵士潰散、形名單身走入壘、爲賊所圍、計無所出、欲乘昏逃去、妻慨然曰、吁走則得免乎、祇取辱耳、妾聞君之祖先平治海表、威武著聞、今君臨難苟免、則前烈盡廢、豈不自恥哉、乃飲以酒、形名酣寢、妻親佩其劒、令婢妾數人鳴弓弦、形名醒起、取仗而進、賊以爲軍衆猶多、解圍而去、散卒稍集、遂擊蝦夷大破之、日本紀

田道妻不詳姓氏、仁德帝五十五年、蝦夷叛、

帝命田道討之、戰于伊寺水門、兵敗死之、從者取其手纏歸授其妻、妻大悲慟、即抱手纏而縊死、時人哀焉、日本紀

家原音那、左大臣多治比島之妻也、紀音那、贈右大臣大伴御行之妻也、共有婦德、和銅五年詔曰、家原音那紀音那、竝以夫存之日、相勸爲國之道、夫亡之後、固守同墳之意、朕思彼貞節、感歎之深、各賜邑五十戶、續日本紀

四比信紗、大倭有智郡人民果安妻也、果安亡後、積年守志、并妾所生有八子、撫養無別、事舅姑能竭婦禮、以孝聞、爲鄉里所稱、和銅七年旌其孝義、終身勿事、續日本紀

高橋波自采女、對馬上縣郡人、夫亡之後、誓不改志、其父亦尋死、廬于墓側、每日齋食、孝義之至、悲感行人、神護景雲二年表其門閭、復租終身、續日本紀

額田部蘇提賣、石見美濃郡人、寡居年久、節義著聞、且以能散財濟衆、神護景雲二年復

其田租終身、續日本紀

他田千世賣、信濃伊那郡人、少有才色、家世豐贍、年二十有五喪夫、守志寡居、五十餘年、神護景雲二年褒其守節、賜爵二級、續日本紀

眞玉主賣、眞類聚國史作直、壹岐壹岐郡人、年十五夫亡、自誓遂不改嫁、供給夫墓三十餘年、一如平生、寶龜四年賜爵二級、并免田租、以終其身、續日本紀

藤原豐成妻、藤原百能、兵部卿麻呂之女也、豐成薨後、守志年久、供奉內職、以貞固稱、勝寶中授從五位下、寶龜九年進從二位、延曆元年薨、年六十三、續日本紀

難波部安良賣、筑前人、不詳其祖先、詣父母墓、朝夕盡哀、年十六、適宗像大領宗形秋足、秋足死、遠近娉之、誓死守節、州郡上狀、詔免田租、日本後紀纂

伴富成女、甲斐山梨郡人、年十五、嫁鄉人三枝平麻呂、夫死守節不移、居常齋食、奉靈牀

如平時、承和中國司上言、敕免田租終身、表門閭。續日本後紀

刑部刀自咩、武藏多磨郡人、嫁族人廣主、廣主死、居喪有禮、事之如生、廬于墓側、晨昏悲泣、累歲不渝、承和中國司上言、敕授位階、免田租終身。續日本後紀

秦部正月滿、妻下野人秦部總成女也、性謹篤、夫亡後、撫養遺孤、不肯再醮、持節彌固、常修功德、以資冥福、國人稱之、齊衡中旌表門

閭、復其身、賜爵二級。文德實錄

和邇部廣刀自、加賀人、年十四適山城人秦眞勝、夫亡廬於家側三十餘年、哀慕不渝、言及悲泣、齊衡中褒賜爵二級。文德實錄

早部氏成賣、攝津武庫郡人、年十六適右京文室武庫麻呂、歷二十七年、武庫麻呂死、氏成賣居喪有禮、事死如生、日不再食、遂不改醮、貞觀中詔敘位二階、免戶內田租、終身勿事、表門閭、以旌貞操。三代實錄

守部秀刀自、信濃池田郡人、夫死孀居、守志不移、造佛寫經、晨昏禮拜、永斷葷血、不事織紝、哀惋切至、哭不絕聲、貞觀中詔敘位二階、免戶內租、以表門閭。三代實錄

安倍則任妻、不詳姓氏、康平中源賴義討安倍氏、則任妻見軍敗、告則任曰、夫子將不免、妾義不獨生、請先君死、乃抱兒投淵而死。陸奧話記、十訓鈔。○今昔物語爲貞任妻、誤。

鎌田政家妻、內海莊司長田忠致女也、平治

元年源義朝兵敗、將走關東、路抵尾張野間、投忠致家、忠致殺義朝及政家、妻聞變至其死處、哀慕悲慟、遂伏政家刃而死。平治物語

源渡妻袈裟、小字阿都磨、逸父名、初與母共居陸奧衣川、家本豪富、稱衣川殿、因呼阿都磨曰袈裟、姿容端麗、爲上西門院雜仕、未及笄適左衞門尉源渡、閨門雍睦、遠藤盛遠衣川之甥也、嘗出監事、路見一女豔之、神思恍惚、蹤跡而行、始知爲渡妻也、寤寐不能忘、至

衣川家、劫而請之、衣川驚惶詭謝曰、汝幸釋我、則今夕使彼見焉、盛遠固約而去、衣川召袈裟授之小刀泣曰、亟殺我、袈裟大驚曰、無乃喪心病狂乎、衣川具告以狀曰、不聽彼言、我必遇害、與其死彼手、不若死汝手、袈裟悲泣以爲子代親固其分也、乃謂曰、兒善處之、勿復慮焉、日既暮盛遠至、袈裟迎接佯爲相悅、既而欲辭、盛遠露刃迫脅曰、汝終不從我、必殺汝與渡、袈裟紿曰、妾實非欲辭、以觀君

志爾、妾在渡家多不稱意、數欲奔歸、然不忍忤母命、遷延迄今、君志誠切、則速殺渡、盛遠大喜、袈裟約曰、今夜我可使渡沐髮醉臥、君潛入臥內、認新沐者殺之、盛遠諾、袈裟歸而謂渡曰、妾前以母疾歸省、今疾愈、請共歡飲、渡醉、袈裟扶臥、自濡髮詭服爲男子、隔席而臥、夜半盛遠斬首而去、視之則袈裟也、盛遠大悲恨、提首至渡家告實請死、渡曰、事既如此、殺汝無益、不如爲僧贊其冥苦、乃剔髮、盛遠亦爲僧、僧文覺是也、衣川號哭幾絕、得遺書篋中、辭甚酸楚、盛遠瘞其屍爲起墳、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世呼曰鳥羽戀塚、

源義高妻源氏、征夷將軍賴朝女也、義高質於鎌倉時、賴朝妻之、及義高父義仲反誅、賴朝欲殺義高、源氏知其計、勸義高亡去、賴朝遣兵追斬之、源氏悲慟不食、母北條氏憂之、痛尤賴朝、賴朝不得已、歸罪於追者斬之、以慰其意、欲更嫁之於外甥藤原高保、源氏誓

而不適、遂以憂死、東鑑

小宰相、刑部卿藤原憲方女也、風姿艷美、初仕上西門院、後爲越前守平通盛次室、及平氏西奔、小宰相亦從行、壽永中一谷軍潰、平氏倉皇浮海、走多爲東兵所殺獲、不知通盛之存亡、既而舟中人來言、三位君亦兵死、小宰相聞之慟哭、遂投水死、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

靜、都下白拍子也、源義經妾畜之、土佐房昌俊至京師、義經疑其圖己、召而詰之、既而事

釋、其夕義經謂曰、我自昏心動、意昌俊至乎、靜曰、然、街衢塵起、人行劻勷、不可無警、乃潛遣兩童詗之、久而不還、又遣一婢、少選歸報曰、兩童既斃於門外、鞍馬數十匹將騎而發、夜既三鼓、昌俊至、義經曰、是不足介意、執刀將起、靜曰、小敵不可侮、乃進甲冑弓矢、義經射而退之、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及義經去京師、從匿吉野山、山僧將攻之、義經賜靜金寶而別、使雜色護送、雜色等奪金寶、棄靜而去、山僧捕

送京師、北條時政具狀報之、賴朝召致鎌倉、審問義經所在、靜固陳不知、然猶以其有身留之、賴朝妻政子聞靜善歌舞、欲召而觀之、稱疾不至、哀訴曰、妾本賤流、不足自惜、然已充豫州之後房、而今豈忍恥於稠人哉、政子頻請不止、既而賴朝與政子詣鶴岡社、召靜命之、靜固辭曰、妾今日不堪離別之悲、寧有意歌舞乎、賴朝強之再三、乃舞、工藤祐經檛鼓、畠山重忠擊銅拍子、靜先唱和歌曰、與志

乃也末美禰乃志良由幾不美和計天、以里珥志比登乃阿登曾古比志幾、次歌離別曲、又唱曰、志豆也志豆、志豆乃遠駄末幾、玖里加陪志牟加志遠以末珥奈寸與志毛加奈、聲態絕妙、衆皆感愴、賴朝不懌曰、咄哉此女子、今日神前奏歌舞、應頌關東萬歲、而反慕叛人、歌離別曲何耶、政子曰、君昔爲流人日、密結終身之約、妾父憚時勢、爲防禁之、妾暗夜冒雨奔于君所、及君舉義旗於石橋、妾獨

留伊豆山、而不知其存亡、日夜思念、今彼若忘豫州之恩、而不戀慕者、固非貞女之操、情動于中而形于外、公宜矜恕、賴朝乃推衣於簾外、以爲纏頭、工藤祐經梶原景茂等、就靜僑舍飲燕、靜母磯禪師亦佐酒、景茂乘醉、以微辭挑靜、靜垂涕曰、豫州鎌倉殿之連枝、我即其侍妾、卿已爲其家人、豫州若在、卿等豈得見我、景茂媿屈、既而生男子、賴朝命安達清經棄之由比浦、靜號哭不與、清經奪去殺

之、放還靜於京師、政子憐而遣之、賜賚頗多、東鑑

佐介貞俊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貞俊事北條氏、元弘之亂、從軍攻金剛山、及亂平、貞俊見收、思慕其妻弗已、卽以佩刀託之僧、以遺其妻、遂卽刑、僧乃持其衣與佩刀往示之、其妻覽而不堪悲咽、乃作和歌書之曰、多禮美與登加太見越比東濃、斗斗女計年、多倍氏安留倍喜、以乃知奈良奴爾、遂引刃而自殺、太平記

和氣廣蟲、備前藤野郡人、清麻呂姉也、續日本紀、初嫁從五位下葛井戸主、日本後紀、宇佐記宣集、廣蟲爲人貞順、節操無虧、日本後紀、爲孝謙帝所愛信、授正六位下、續日本紀、及帝落髮、廣蟲亦薙髮爲法弟子、名法均、授進守大夫尼位、藤原仲麻呂伏誅、連及當斬者數百人、法均諫帝減死處流、亂後饑疫、民間生子者多不能育、往往棄之、法均遣人收養之、日本後紀、凡得八十三兒、悉稱養子、因賜姓葛木首、宇佐記宣集、神護景雲二年、賜從四位、封戸幷位祿位田、續日本紀、日本後紀、及弟清麻呂忤弓削道鏡、遭竄、法均亦詔還俗、復舊名廣蟲、流于備後、續日本紀、日本後紀、宇佐記宣集、日本紀略、○按記宣集廣蟲爲挾蟲、光仁帝踐阼、復姓名、召還、授從四位下、續日本紀、爲典藏、掌吐納、帝嘗嘆曰、諸侍從譖御、毀譽紛紜、獨法均不言人短、累進正四位下、日本後紀、宇佐記宣集、及起宅新都、賜稻、類聚國史、授正四位上、爲典侍、延曆十八年

卒、○宇佐記宣集作十七年、年七十、天長二年贈正三位、日本後紀、法均友愛天至、姉弟不分財物、時人稱之、臨歿屬清麻呂曰、凡百追福、一無所須、惟與二三僧徒修禮懺、使後世子孫永爲準則、日本後紀、宇佐記宣集、

源賴朝妻北條氏、名政子、遠江守時政長女也、早失母、爲後母所養、永曆初賴朝坐父義朝事、流于伊豆、通伊東祐親女生男、祐親懼獲罪、祐親後妻素惡其女、頗離間之、終欲殺

賴朝賴朝適于北條依時政聞時政多女欲以書挑之竊訪其姣醜或曰長女前妻所生有姿色次女後妻所生容態不如也賴朝以鄉遭祐親之怒由後母之言欲通後妻之所生而免離間之患因安達盛長通書次女盛長度情好不終而又與時政忤乃毀其書改寫致長女即政子也先是次女夢身登峻嶺袖日月手持橘枝垂實寤而疑之問政子政子頗識故事憶日葉酢媛命噉橘生景行帝

（○按日本紀垂仁帝遣田道間守於常世國求橘帝崩明年始得橘而歸差與本書異然古來相傳或有此說今一從舊文）心欲奪之爲己瑞乃紿曰是凶夢也且我聞之吉夢三年不告人凶夢七日不告人不然殃咎至矣今汝妄說非警戒之道也次女大懼請爲禳之政子曰夢有轉移之法謂賣與之人也曰目不可覩手不可捉誰肯買之憂戚形于色政子熟視久之曰我爲汝買之曰姊不自惜恐不利于姊曰買者無咎賣者免禍所謂轉移之法也乃出

唐鏡一枚衣一襲償之唐鏡家世相傳爲寶時政最愛政子以故與之次女大喜過望是夕政子夢白鳩銜金函來啓之則賴朝書也旦而書至遂私通焉（曾我物語）政子時年二十一時政宿衞京師罷歸道與目代平兼隆俱兼隆者清盛之疎屬也乃許以與長女而聞其與賴朝通大驚既而以爲源郎器局非凡足相倚重且其曾祖姑適源豫州生義家及諸子迄今蕃衍此安知非吉兆乎然畏負約被

訴陽爲不知遂歸兼隆政子即夜逃山中密告賴朝賴朝往與居焉兼隆搜索不能得時政亦不問（曾我物語源平盛衰記）及賴朝起兵使避而匿於走湯山久之生賴家實朝及二女政子性妬忌賴朝畏憚之賴家幼從賴朝獵富士野射中鹿賴朝大喜遣梶原景高報政子政子不悅曰兒雖幼穉爲將家子而獲原野之一禽何煩專使之爲景高慚而退賴朝薨賴家襲職政子薙髮爲尼既而時政以外家頗

有威重、與大江廣元三善康信等參豫軍政、而與奪之權時政獨專之、賴家長而荒淫、親昵羣小、疎斥宿舊、賴朝常禮遇諸將、稱呼不名、如長清義時稱加加美江馬、賴家動輒名之、政子觸事戒敕、不能悛、嗣五年而病恍惚失度、政子強使辭位、以關東二十八國地頭總守護傳其子一幡、關西三十八國地頭傳弟實朝、一幡外祖比企能員怨其減割、圖殺實朝及時政、密啓賴家、賴家領之、政子隔障

聞其語、遽告時政、時政夷滅能員、并殺一幡、立實朝、幽賴家于修禪寺、賴家病愈、致書政子、請以親舊近臣充給使、不許、且禁通書、東鑑建保六年政子詣熊野、遂至京師、敍從三位、東鑑、愚管鈔、初從賴朝抵京師、至此將復巡視靈場、後鳥羽帝欲召見之、辭以邊鄙老尼不習覲禮、不謁而歸、東鑑、數月進從二位、東鑑、愚管鈔、及實朝爲賴家子公曉所殺、鎌倉無主、帥賴朝姪阿野冠者時元、政子之甥也、乘釁聚兵、駿

河圖邀宣旨管關東、政子命義時擊殺之、遂與義時協議、奏請京師、擇冷泉宮六條宮一人爲將軍、不許、遂迎左大臣藤原道家子賴經立之、年甫二歲、政子專決政事、東鑑、使管原爲長以國字譯貞觀政要、以爲法則、臥雲日件錄、樵談治要、嘉祿元年薨、年六十九、東鑑脫漏、政子嚴毅果斷、有丈夫之風、建曆承久間、內外兵興、斟酌羣議、戡定禍難、雖賴朝胤絕、而功臣宿將不敢生心、天下稱曰尼將軍、義時泰時相繼

用事、管轄兵馬、北條氏之得政、蓋由政子基焉、參取東鑑、增鏡、愚管鈔大意、尼將軍據公武榮枯物語、

松下禪尼、東鑑、關東評定傳、北條系圖、嘗爲時賴設食、兄北條時賴母安達氏、秋田城介景盛女也、稱義景來助治具、尼方手裁小紙糊補紙格、義景請命人爲之、尼不顧、義景曰、補之不若新之之省勞、尼曰、我豈不之知乎、凡物有小破、宜修補之、欲使兒輩知此意耳、人謂時賴克守勤儉、政理寧靜、亦母教之使然也、徒然草

楠正成妻不知何氏女也、正成之拒足利尊氏于兵庫、子正行年甫十一、從在軍、軍至櫻井驛、命正行還于河内、且誡曰、聞獅子生子三日、擲之絶壑、試其跳起、今汝十餘歲、能記我言、我行安危決矣、不可復覩汝也、我戰死之後、天下必歸于尊氏、汝當收合殘兵、保金剛山、死生以之、愼勿出降以墜家聲、汝之孝莫過焉、授以帝所賜菊作刀泣訣、（菊作刀據天正本）正成戰沒于湊川、尊氏致其首于河内、正行

悼甚、起到佛龕前、拔正成所授刀將自殺、母趨抱之曰、故判官之還汝、非以薦福、亦非以殉死、意教汝保合族黨、擧兵除賊、再圖興復也、汝面奉遺言、還以告吾、吾言猶在耳、漠然如弗記、吾恐汝背公僨事也、正行愧止、遊嬉常爲摶戰馳逐之狀、莫不以討賊復讐爲事、皆其母訓誨之力也、（太平記）

瓜生保母逸其姓名、延元中新田義貞據金崎城、保與弟義鑑・源琳・重照、據杣山城奉脇屋義治、以里見時成爲將、往援之、敵將高師泰出兵要于敦賀津敗之、保・義鑑・姪七郎與時成倶戰死、源琳・重照收散卒還于杣山、而城中軍士多死亡、號哭滿街、唯保母神色自若、無敢戚容、進謁義治曰、兒曹不力、使里見君戰沒、竊恐大傷郎君之心也、幸二子從死、足以少謝、妾家兒曹本爲郎君起大事、苟使賊平、亡百千子姪、固非所悔、三子猶在、再擧可期、是妾所以轉哀爲喜也、因起爲義治行

酒、士衆感激、皆思自奮、（太平記）

山名氏清妻藤原氏、左近衛中將保修女也、（山名系圖）氏清之擧兵、藤原氏在和泉堺、已而潰兵來報曰、主君戰沒、藤原氏問二子如何、曰二郎君脫走矣、藤原氏歎曰、二子無恥、吾不忍偷生、將自殺、左右止之、勸薙髮、不聽、乃扶而上輿、赴土丸城、藤原氏輿中伏刃不殊、左右驚而進藥、不肯嘗、（明德記）二子時清滿氏潛來請見、藤原氏掉頭曰、無勇非士、不孝非子、

將家之子、年逾弱冠、從父于軍、父死、子逃、何顏而來見、熙氏義子也、猶能殉父、二兒何爲不死、乃被衣不復言、二子大愧而去、參取山名系圖、明德記、初氏清致書訣藤原氏、藤原氏竟取書題和歌於其後而死、侍女三人皆赴水死、明德記

小野小町、不詳審其所出本末、或曰參議篁孫也、父曰良眞、出羽守、小野系圖、作者部類、拾芥鈔守作郡司小町有絕世之姿、長和歌、○世稱曰歌仙、未詳、說見歌人傳、

紀貫之撰古今和歌集、多收其歌、序而論之曰、小町之歌、衣通姬之流也、詞意悽婉、終乏氣力、譬諸美人之有憂思、婦人歌詠自當如是矣、古今和歌集、○世有玉造小町壯衰書、未知何人著、或曰僧空海、或曰三善清行、載小町年老乞食道路、世以爲小野小町、十訓鈔、著聞集皆載其事、以玉造小町小野小町爲一人、長明無名鈔亦引在原業平所聞髑髏歌爲一人、徒然草以空海小町年代相隔、疑爲非其所著、今按小野玉造各自一姓、故不取、

紫式部、式部丞藤原爲時女也、紫式部日記、尊卑分脈、嫁右衞門權佐藤原宣孝、尊卑分脈式部資性敏慧、幼時聞人讀書、輒能諳記、爲時甚愛之、常撫之曰、恨不使汝爲男、長而能和歌、博涉和漢舊記、兼通朝廷典故、時上東門院方好文詞、擇婦人有才華者、引置左右、式部亦時候焉、上東門院欲讀白氏文集、式部授之樂府二卷、上東門院父道長悅其才色、欲私之、式部拒而不從、紫式部日記著源氏物語五十四帖、假託醍醐朱雀村上三朝事蹟、架空憑虛、閎富精妙、度越古今、後人下箋注、釋疑難、爲詞

家之宗、河海鈔一條帝讀而大賞之曰、是善諳熟日本紀者也、人呼曰日本紀局、紫式部日記、河海鈔、○河海鈔曰、齋院選子從中宮借書、中宮欲以新奇誇之、命式部作源氏物語、宇治拾遺物語及花鳥餘情引長明無名鈔曰、以道長妻倫子命作之、或曰、式部家居所著、中宮見而奇其才、遂召而侍左右、未知孰是、爲人婉順淑嫕、不自矜所長、其謹飭持身之大較見于所著日記、女賢子亦善和歌、著狹衣物語、嫁太宰大貳高階成章、爲後一條帝乳母、大貳三位是也、勸修寺系圖

清少納言、肥後守清原元輔女也、有才學、與紫式部齊名、一條帝時、仕藤原皇后被眷遇、皇后雪後顧左右曰、香爐峯雪想如何、少納言卽起搴簾、時人嘆其敏捷、○十訓鈔皇后爲帝皇后特嘉其才華、欲奏爲内侍、遭藤原伊周等流竄不果、枕草子老而家居、屋宇甚陋、郎署年少見其貧窶憫笑之、少納言自簾中呼曰、不聞有買駿馬骨者乎、笑者慚而去、古事談著枕草子行于世、

赤染右衛門、大隅守時用女也、作者部類○袋草子中古歌仙傳並曰、右衛門母初爲平兼盛妻、有身而出、既而生女、攜之再嫁檢非違使赤染時用、時用養爲己子、因稱赤染右衛門、初仕攝政道長妻倫子、稱右衛門、後嫁大江匡衡、有才思、善和歌、與和泉式部齊名、長明無名鈔、紫式部日記、中古歌仙傳、袋草子、藤原公任將辭中納言、屬當世名儒紀齊名大江以言作表、皆不稱其意、更請匡衡、匡衡還家、低回有憂色、右衛門怪而問之、匡衡告以故曰、以齊名以言之才、猶不能厭其心、我如何得副其望哉、右衛門沈思少頃曰、妾得之、彼公性素矜飾、宜盛述其門地閥閱、而微露沈滯之意、匡衡從之、公任果大悅、遂用其草、其穎悟如此、十訓鈔、中納言據公卿補任、歌仙傳、本朝文粹、○本書爲辭大納言誤女曰江侍從、亦以和歌著、十訓鈔、作者部類、

和泉式部、越前守大江雅致女也、善和歌、嫁和泉守橘道貞、中古歌仙傳生女小式部、道貞没後仕上東門院、袋草子嘗有僧性空者、居播磨書寫山、舉世崇信之、式部贈和歌曰、玖羅幾與利、玖羅幾美知珥曆、伊利奴倍幾、波留加珥氏羅世、揶摩能波能都幾、世以爲精妙、拾遺集再醮藤原保昌、袋草子

小式部内侍亦仕上東門院、十訓鈔幼善和歌、時人謂内侍有佳句、多其母所潤色也、母式部從保昌赴丹後、會禁中有歌合、中納言藤原定頼嘲小式部曰、丹後行李還來否、顧内侍勞思耳、小式部卽起攙定頼袪、口占曰、於朋延揶摩、伊玖能能美知能、登乎計禮婆、摩

駄布美毛美獳、阿摩能波志多氏、自此才名大著、（古今著聞集、十訓鈔、袋草子、尊卑分脈）當時有伊勢大輔者、伊勢祭主大中臣輔親女也、（歌仙傳、袋草子）善和歌、與紫式部和泉式部小式部等齊名、（十訓鈔）亦仕上東門院、大輔初入宮、關白道長侍側、時有獻櫻花者、道長取筆研授大輔、令題和歌、大輔秉筆立成曰、伊珥志倍濃、奈良濃美耶古乃、夜陪散倶羅、幾與婦屘屘濃倍珥、仁保比奴類加奈、道長大感賞、其敏捷如此、（袋草子）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四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五

列傳第一百五十二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隱逸

藤原高光
源成信　藤原重家
源顯基
藤原爲業
佐藤義清
鴨長明

士之生於斯世，賢愚隨天賦，予各展其用，豈以偃蹇巖穴，沈冥漁樵，爲高哉。異邦革命之世，或有耻事二世，高尚其事者，史傳美之。皇朝神裔相承，萬世不易，隱逸之士，似乎不足稱者焉。然士之所遭，其塗非一，有高材逸足而不見知於人者，有抱忠負節而蔽於讒佞者，與其降志屈已，望車塵而戀棧豆，孰若高蹈遠引，耕富春而嘯蘇門乎。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而君子皆以蠱之上九期之，若藤原藤房諫不行而去，蒙所謂志可則而進退合道者也。事在本傳，不列于茲。作隱逸傳。

藤原高光，右大臣師輔子，有才思，善和歌。村上朝至從四位下，○歌仙傳作從五位上。右近衛少將，尊卑分脈、歌仙傳。帝嘗御飛香舍，召讀文選，諳誦三都賦序，帝大感歎。九暦。高光志趣高尚，不慕榮貴，及將避世，作和歌曰，加玖婆加利倍我多玖美由流與能奈加珥宇羅邪末志玖母須迷流都幾加奈。拾遺和歌集。出家隱橫川，大鏡。改名如覺。尊卑分脈。帝深憫惜焉。後居多武峯，世稱曰多武峯少將。尊卑分脈、大鏡、榮華物語。正暦五年卒。多武峯略記。

源成信，致平親王子，仕一條帝，至從四位上左近衛中將，尊卑分脈、古事談、續古事談。母攝政道長妻姊，因爲道長所子養。愚管鈔、榮華物語。左近衛少將

藤原重家、左大臣顯光子、(尊卑分脈)與成信友善、竝美姿儀、時人呼曰輝中將、光少將、兼閑朝儀、進止詳華、(愚管鈔、榮華物語)一日二人在直、視四納言伏議、裁決明辨、吐屬如流、退而嘆曰、在官者宜如此、才不至此、而競望榮進、士子之羞也、不可跂及、則不如辟世讓賢之爲潔、相與投園城寺剃髮、(愚管鈔、古事談、今鏡、續古事談)重家法名舜源、號一乘院、(愚管鈔、尊卑分脈、)年皆二十餘、時人嗟惜焉、(今鏡)

源顯基、大納言俊賢長子也、(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少而好學、篤志典籍、(續往生傳、元亨釋書)寛弘八年敍從五位下、長和中爲侍從、任右兵衞佐、遷左近衞少將、(公卿補任)後一條帝登極初、上東門院入宮嘆曰、故院晏駕未幾、宮中事體、不復似舊、帝有愧色、會顯基在直朗詠、后嗟賞曰、念及疇昔者、惟有此而已、帝爲釋然、(十訓鈔)治安萬壽間、補藏人頭、轉左近衞中將、長元中任參議、至從三位權中納言、(公卿補任)恩遇最隆、然夙有退素之志、常言、願得無罪見配所月、及帝崩、顯基悲慕、入拜梓宮、會不供燈、乃潛嘆曰、世情菲薄、一至于此、自古忠臣不事二君、吾不欲復立于朝、遂登比叡山祝髮、更名圓昭、人咸惜之、後住大原山、博閲經論、練行精至、(古事談、十訓鈔、續往生傳、元亨釋書、)復移醍醐、(十訓鈔)永承二年患疽、悦曰、吾聞萬病至死、心神不變者、唯癰疽也、終絶醫藥而終焉、(續往生傳、元亨釋書、年據公卿補任、)子資綱善和歌、至權中納言正二位、(公卿補任、榮華物語、)

藤原爲業、權中納言長良之裔也、父爲忠丹後守、(尊卑分脈)爲業仕崇德朝、補藏人、(中右記)歷任伊豆伊賀守、爲皇太后宮大進、(尊卑分脈)好和歌、長于記事、設世繼翁夏山繁樹問對、概記君臣事蹟、起文德終後一條、名曰世繼物語、又名大鏡、(本書序、尊卑分脈、仁和寺書籍目錄、)剃髮隱于大原山、更名寂念、(尊卑分脈、寶物集、)爲業弟壹岐守賴業、長門守爲隆、(○寶物集、作者部類、作爲經、誤矣、)賴業先兄祝髮、名寂然、亦居大原、善和歌、與西行相唱酬、(尊卑

分脈、寂然集、爲隆亦爲僧、名寂超、兄弟三人棲遲山林、吟詠爲樂、實物集世人呼曰大原三寂、尊卑分脈

佐藤義清義清諸書作則清、或憲清、範清、憲範、竝與則訓讀同、今據台記、尊卑分脈、鎭守府將軍藤原秀鄕九世孫、尊卑分脈、東鑑、西行物語、左衞門尉康清子也、累世以武著稱、尊卑分脈、台記、西行物語、義清勇敢善射、頗通韜略、西行物語、仕鳥羽上皇爲北面士、任左兵衞尉、尊卑分脈、西行物語、酷嗜和歌、造詣高妙、上皇愛其才、甚親遇之、然

不喜榮利、常有避世之志、上皇諭旨欲補檢非違使、義清以其職逮捕罪人、多招陰禍、固辭之、會鳥羽新宮成、上皇命一時名輩、上題障子畫和歌、義清卽日進十首、大稱旨、賜御劍名朝日丸、宮中亦有恩賜、親戚賀之、義清不樂、嘗與族人左衞門尉憲康朝鳥羽殿、還臨別相約、明日又當同朝、義清如期而至、其家有哭聲、聞于外、怪而訪之、則憲康昨夜暴死、義清惕然、而出家之志益決、陳情辭官、上皇惜其才不許、嘗出遊而還家、其女年甫四歲、嬉笑出迎、牽衣而戲、義清意甚憫之、旣而猛省害我出離者、無過于此、割愛當此爲始也、乃蹴之墜牀、女慕泣不去、義清强忍不顧、家人驚訝、其夜遂棄妻子、住嵯峨爲僧、西行物語名西行、又號圓位、尊卑分脈、源平盛衰記時年二十三、義清豪家、抱才遭時、一朝棄去、無所牽戀、時人嗟歎、台記其妻亦爲尼、居高野天野、練行堅貞、撰集鈔西行常謂桑門無家、須抖擻終身、於

是東關西州、無遠不到、當其得意、嘯咏自適、西行物語結廬伊勢二見浦、千載和歌集、西行談鈔、藉草爲茵、穴石爲研、每和歌會、用扇或花筐代文臺、每自歎曰、一生無幾、來世在邇、西行談鈔嘗過遠江天龍渡、舟人以所乘太多、叱令下、西行爲不聽、舟人怒而鞭撻、血流被面、西行毫無怒色、從容下舟、從僧愠之、西行曰、我爲法至此、陵辱抵死、非所憾也、若無此心、不若不披剃之爲愈、汝未能遺世、不宜爲吾徒也、遂謝遣

之、（西行物語）神護寺僧文覺不悅西行曰、沙門爲業、唯道是修、彼何爲者、周遊四方、吟詠涉日、實釋門之賊也、吾見之、必擊破其頭、西行抵高雄、文覺與語大悅、其徒謂文覺曰、師前言加陵辱、而今若此何也、文覺曰、爾曹不見西行狀貌邪、固非被我毆者、反將毆吾矣、（清宷鈔）又過鎌倉、路逢源賴朝、賴朝使人問名、因召見、問和歌及射御、辭謝曰、弓馬略繼箕業、而遯世之日、秀鄕以來所傳書悉焚之、若和歌

感時觸物、僅能成之、微旨奧義、素所不解、無可以對、賴朝固請、於是通宵談弓馬、賴朝使侍臣筆記、翌日辭行、賴朝固留不聽、遺以銀猫、受而出、適見門側有兒童遊戲、予之而去、嘉禎中北條泰時以海野幸氏精於射法、令傳之於時賴、幸氏擧西行所告賴朝之言敎之、一時將士、如三浦義村等皆稱善、定爲射家法則、（東鑑）建久元年二月十六日卒于京師、（西行物語作九年、兼載雜談三年、今從俊成家集、）年七十三、（諸書不載卒年、今據台記、百錬鈔、義淸保延六年爲僧時年二十三之文推之、）嘗作和歌詠櫻花曰、禰鷲波玖波、波奈廼毛登珥氏、婆留志奈年、曾廼幾沙良疑廼、毛知豆幾廼虛路、竟如其言、（續古今集、俊成家集、西行物語、）其於釋敎、兼通顯密、僧慈圓請敎、對曰、欲窺密家之要、當先學和歌、不然竟不能造其奧焉、（沙石集）後鳥羽上皇嘗謂、西行才思天成、非常人所學得、（後鳥羽帝口傳）其集曰山家集、又有御裳濯川歌合、撰集鈔、竝行于世、

鴨長明稱菊大夫、世鴨社氏人、祖季繼、父長繼、皆爲禰宜、（鴨氏系圖）長明通管絃、善和歌、（十訓鈔）應保中敍從五位下、（系圖）後鳥羽上皇召爲和歌所寄人、（十訓鈔）敕一時名和歌者、獻肥大枯細豔雅三體和歌、以試其才、衆皆難之、唯長明及攝政良經僧慈圓等六人奉敕、（無名鈔）長明嘗奏請襲父祖補社司、不許、自是鞅鞅不樂、杜門息交、作葵歌以寓其意、（參取新古今和歌集、十訓鈔、）剃髮爲僧、改名蓮胤、（東鑑）入大原山、時年五

十、方丈記建暦中往鎌倉、將軍源實朝素聞其名、數被延接、東鑑無幾還京師、創意作室、方一丈、高不過七尺、柱楹屋廂皆用鉤鎖、令可開闔、或不適意、移以他往、可載兩車、遂入日野外山居焉、所有佛像及書數軸箏琵琶、餘無所貯蓄、登山臨水、採擷自給、著方丈記、其耿介之氣、槩見其中、世傳誦之、方丈記後上皇欲復召入和歌所、長明上和歌辭之、十訓鈔遺跡有石牀、世號方丈石、初藤原俊成撰進千載

和歌集、採長明歌僅一首、長明喜曰、我非歌人之後、身亦非有才、而敕撰集中見採錄、豈非至榮耶、或曰、子之言甚有理、他人不能如此、吾閱是集、庸流多被收載、多者十數首、少者不下四五首、吾以謂子內不能平、初不信子言、而子屬言不措、自今而後、知子之實喜之、存心如此、終當於斯道得神助也、其後長明聲譽日盛、果如其言、無名鈔當撰新古今和歌集、一時進和歌者、多至千百首、撰人刪去者多、長明唯進十二首、而皆爲所取云、兼載雜談所著有瑩玉集、無名鈔、發心集、文字鏁、四季物語、方丈記、行于世、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五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六

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方技

水江浦島子

役小角

白箸翁

大津首

大津大浦

藤原竝藤

伊岐是雄卜部平麻呂

滋岳川人

弓削是雄

賀茂忠行 子保憲

安倍晴明 五世孫泰親

僧登照

吉田宜 孫興世書主

菅原峯嗣

菅原梶成

物部廣泉

丹波雅忠

百濟河成

巨勢金岡

異邦之史、著方技也尚矣、僊術道流、竝擧雜出、方外之士、獨善其身則可矣、一有人主好

之、則其爲害不可勝言、著之欲以存戒也、國朝僊術不傳、鍊形養丹之法、無所師受、久米陽勝之徒、僅雜出于僧史、而浦島子白箸翁之流、髣髴見其一二、蓋有之無裨於國家、無之不損乎治體、則不若無之之爲愈也、役小角役使鬼神、咒禁厭禱、其法頗近於道流、後世文以釋氏之道、遂盛行焉、若陰陽曆道天文典藥、既有曹局、各著才能、推步測驗、卜筮鍼石、皆有補于國家、其以工藝名世亦附見

焉、作方技傳、

水江浦島子、丹波餘社郡管川人也、雄略二十二年七月、乘舟而釣、緡得大龜、化爲美女、浦島子悅以爲婦、遂俱入海、到蓬萊山、日本紀備極仙窟之樂、不知歲月推遷、久之生桑梓之念、女知其情、教浦島子還于人間、臨別封玉匣贈之、誡曰、若欲再相見、愼莫啓視也、浦島子上船、俄頃至澄江浦、訪其舊里、則移邑易閭、一無相識者、浦島子彷徨、會見洗衣老

嫗、問已親故、嫗曰不知也、吾年一百七歲、嘗聞古老傳稱曰、往昔是地有浦島子、釣澄江浦、一旦乘舟去、終不歸來云、浦島子悵然自失、乃開視玉匣、有紫雲起於匣中、俄而顏容衰萎、變爲老翁、浦島子恍惚彌日、後鍊形頤神、棲息巖阿、不知所終、按釋日本紀引丹波風土記曰、伊與部馬養爲與謝郡司、作文記嶼子事、傳于世、然而其文不存、故今據日本紀所存及續浦島子傳、

役小角、賀茂役公氏、大和葛木上郡茅原村人也、敏悟博學、最好佛氏、善咒術、年三十二、棄家入葛城山、居巖窟三十餘年、食松果、衣藤葛、元亨釋書驅役鬼神、汲水採薪、唯意之所欲、有不用命者、則咒縛之、韓國廣足從學、害其能、誣妖妄惑衆、續日本紀文武帝詔繫小角、小角騰空亡去、吏不能逐捕、收其母、小角自出就執、元亨釋書流于伊豆島、續日本紀逢赦得還、復以鐵鉢盛母、浮海往唐、元亨釋書○本書曰、小角以金峯葛木之間巇嶮難行、令山神架石橋通路、衆神受命、夜夜運一巖石、久之功不成、小角督責、山神訴曰、葛城一

言主神形醜、故難晝役、每待夜就役、是以緩也、小角怒、咒縛之深谷、神託宮人曰、吾是管逆冠神也、役小角潛窺國家、不急治之則危矣、文武帝勅捕小角、小角流于伊豆、按續日本紀、小角被流、韓國廣足所讒也、其事明確、故今據之、本朝神仙傳曰、僧道照往高麗說法、講筵有國語者、乃小角也、幾經百餘年、道照大驚、下坐問訊、殊無所答、遂不復來、釋書小角贊中亦載古記曰、道照至新羅講法華、羣虎側聽、中有人語者曰、我役小角也、此事年代少乖、故不係本章云、按道照以孝德帝白雉四年隨使入唐、文武帝四年物化、神仙傳云、幾經百餘年者、其謬甚、故不取、

白箸翁、不知姓名邑里、貞觀末常遊市中、以賣白箸爲業、時人呼曰白箸翁、鬢髮皓白、冠

履不完、著一皁衣、寒暑不變、人問其年、每告以七十、市中有賣卜者、年可八十、語人曰、吾爲兒時、既識是翁、被服顏容、與今無異、聞者疑其有異術、有與酒食者、不問多少、取醉飽而止、或涉日不食、亦無飢色、放誕謹愼、隨時不定、人莫測知其際、後病終于市門側、市人憫之、收尸埋于東河之東、後二十餘年、有僧見翁于南山、居石室、焚香誦經、問曰、翁無恙、翁笑而不言、遂去不知所往、僧以其事語市

人、聞者異之、（本朝文粹）

大津首、初爲僧、名義法、慶雲中、隨美努淨麻呂往新羅而學、踰年而歸、善占、和銅中、詔還俗、賜今名、授從五位下、尋進從五位上、（續日本紀）爲陰陽頭、兼皇后宮亮、（懷風藻）天平初、詔諸博士、教授弟子、首爲其一、（續日本紀）卒年六十六、（懷風藻）

大津大浦、世習陰陽、藤原仲麻呂甚愛信之、寶字末、仲麻呂謀不軌、問吉凶于大浦、大浦恐禍及己、密告其狀、未幾仲麻呂反、褒授從四位上、敍連、賜宿禰、爲左兵衛佐、兼美作守、神護初、賜功田十五町、大浦嘗與和氣王善、數飲其宅、及王謀反、坐除宿禰、左遷日向員外介、奪位封、景雲中解任、沒入所藏天文陰陽書、寶龜初召還、復姓位、爲陰陽頭、兼安藝守、六年卒於官、（續日本紀）

藤原竝藤、參議濱成曾孫也、父臣繼豐前介、竝藤善陰陽推步之學、兼曉天文風星、初爲

丹波權掾、不赴、留爲陰陽助、天長承和間歷筑後和泉加賀守、爲陰陽頭、嘉祥中敍從五位上、仁壽三年病革、帝重其才學、特授正五位下、卒年六十二、（文德實錄）

伊岐是雄、壹岐島石田郡人也、本姓卜部、後賜今姓、自始祖忍見足屋命、世掌龜卜、子孫傳習、至是雄最精其術、爲當時所推重、嘉祥中爲東宮宮主、淸和帝卽位、轉爲宮主、貞觀中敍從五位下、任丹波權掾、有卜部平麻呂

者、伊豆人也、與是雄同時、幼習龜卜、爲神祇官卜部、卜斷多奇中、承和初以善卜充遣唐使員、及還爲神祇大史、天安中轉權大祐、兼宮主、貞觀中遷參河權介、累進從五位下、歷備後丹波介、元慶中卒、（三代實錄）

滋岳川人、本姓刀岐直、（文德實錄）博達陰陽學、長宿曜遁甲術、（參取類聚國史、今昔物語）善察未然、人或有災厄、川人豫知之、其人乞救、則以術厭之、必有奇驗、（今昔物語）文德朝擢陰陽權允、兼陰陽博

士、齊衡元年賜姓滋岳朝臣、尋爲陰陽權助、（文德實錄）貞觀中敘從五位下、兼播磨權大掾、無何轉權介、後任陰陽頭、兼安藝權介、進從五位上、陰陽博士如故、十六年卒、川人屢奉敕至大和吉野郡高山、修攘蝗害之祭、（三代實錄）又推考後來之世事、記以傳世、謂之川人勘文、（續古事談）所著有世要動靜經、指掌宿曜經、滋川新術遁甲書、金匱新經、（類聚國史、仁和寺書籍目錄）宅肝經等書、爲道家法則、（仁和寺書籍目錄）所用大乙式

盤有神靈、陰陽家世寶傳焉、（左經記）川人沒有弓削是雄、是雄沒有忠行、並善方術、聲譽相比云、（今昔物語）

弓削是雄、播磨餝磨郡人也、其先出自饒速日命、父安人、敘正六位上、（三代實錄）是雄通陰陽推算之術、占驗如神、（政事要略、引善家集）貞觀初爲陰陽師、六年與父安人等同改本居、貫附河內大縣、（三代實錄）其年近江介藤原有蔭招是雄於家、令祭屬星、時有內豎伴世繼者、來宿有蔭

家、有凶夢、令是雄占之、是雄轉式大駭曰、君若歸家、必爲鬼所殺、愼勿入家、世繼羈旅日久、聞之歎息、問曰、我思家甚切、不得不歸、有防護之方否、是雄又占曰、君家寢室艮隅有鬼、君須佩劍持弓箭、直入寢室、彎弓瞋目、向艮方、呼曰、汝速出、不出我當殺汝、如此則可以免難、世繼如其言、有一僧持匕首出、叩頭曰、某與君婦奸、近者聞君還、將殺之、而君既覺之、是以自首、世繼立逐其妻、執僧就獄、時

人稱曰、管郭儔也、(政事要略、今昔物語、)未幾爲陰陽允、十五年又移居貫右京、(三代實錄)尋轉陰陽權助、兼播磨權少目、敍外從五位下、(類聚國史)元慶元年改姓連、賜宿禰、(三代實錄)既而兼備前權掾、進從五位下、(類聚國史)仁和初爲陰陽頭、(三代實錄)至寬平中、聲價愈重、三善清行服其術、嘗歎曰、是雄之術、死中求生、凶中得吉、萬不失一者也、(政事要略)

賀茂忠行、大外記峯雄子也、(賀茂氏系圖、大外記據類聚符宣鈔)忠行學兼和漢、善陰陽推步、式徵不錯、朝野信之、(朝野羣載、今昔物語、)爲陰陽師、(今昔物語)歷任近江掾丹波介、(系圖、作者部類、)授正六位上、天曆中以男保憲奏請、敍從五位下、(系圖、本朝文粹、)天德三年帝試令忠行占筐中物、忠行獻占文曰、火色在中、不能連燒、水石有餘、不能衣濕、方圓其母唯一、總圓其兒餘百、宛如鴈列連連懸手副身、桑林吐吸、若串玉係空、胎露厚膝底、○(疑有闕誤)蓋水精念珠、貫以朱絲也、披之果然、(朝野羣載)

天曆間、都下有一僧、會見怪、使忠行占之、曰、其日師家當有盜難、非止失財、或至喪命、宜戒之、僧家素富、聞之大懼、至期齋戒閉戶謝容、日暮平貞盛自陸奧至、素相善、乞投宿、僧辭告以實、貞盛曰、師若有虞、宜留貞盛爲備、而反辭之、豈非失策、遂留宿、夜半有賊十餘人、擁刀杖直入庭中、言笑喧呶、無所忌憚、貞盛起取弓矢、潛混賊中、陽爲導者、指財貨所在、賊殊不覺、前後爭進、貞盛射斃先至者一

人、闇中賊不審其狀、貞盛呼曰、有人發矢、弦聲甚猛、吾屬恐難脫、當速遁去、有一賊奮曰、弱矢緩弓、何足畏忌、兒輩努力、貞盛又射斃之、賊徒驚走、貞盛追射、更斃四人、擒一人、因索餘黨盡獲之、僧卒免難、(今昔物語)四子保憲、保胤、保明、保遠、(系圖)保胤改姓慶滋、(本朝文粹)在文學傳、保明從四位上、文章博士、能登守、(系圖、作者部類、)保遠正五位下、權陰陽博士、主計助、(系圖)

保憲幼有奇才、忠行異之、盡傳方術蘊奧、及

長有聲譽、（今昔物語）蚤爲曆博士、敘從五位下、班列在忠行上、保憲以爲乖父子之道、天曆六年上書曰、先父兄而帶爵、古人恥之、今亦恥之、推榮班而讓親、賢者思之、愚亦思之、親父忠行心尋古今、學兼和唐、訪七略而叩門戶、涉九流而酌淺深、嗜學之情、老而彌篤、保憲過庭日淺、纔窺推步於一隅、奉公勞成、已忝榮爵於三朝、而老父齡傾、青衫不改、紫扉之裏、愚子年少、朱衣漫曳、周行之間、曉夕溫凊、進退失步、蒲柳經秋而彌脆、水萩弁日而屢空、盡忠誠於天闕之年長、致孝養於私門之日短、方今聖上已以孝治天下、臣下何忘孝留心中、望請天慈曲降哀矜、以此朝請之名、令讓暮年之父、然則父登榮班、得誇五品之號、子返初服、猶勝萬戶之侯、不勝思父之志矣、（朝野羣載）書奏、特授忠行從五位下、（系圖）天德初任陰陽頭、（扶桑略記）兼天文博士、（日本紀略、扶桑略記）安和中爲主計頭、補穀倉院別當、（二中曆）進正五位

下、天文博士如故、（類聚符宣鈔）天延中以造曆授從四位下、（朝野羣載）尋敘從四位上、貞元二年卒、子光榮、光國、光輔、（系圖）一女有才思、善和歌、有集傳于世、（續往生傳、保憲女集）光榮傳家學、爲曆博士、（系圖○按系圖一本作天文博士）與安倍晴明竝稱、（續往生傳）嘗與晴明較短長、晴明曰、師之在世、常以我置卿右、且百家集傳在我家、光榮曰、愛憎不以親疎、如百家集、我亦傳之、至曆道、我獨得之、卿之所不知也、世謂晴明長方術、才學不如光榮、（續古事談）寬弘八年敦康親王所居藻井上有聲、如投瓦礫、親王以爲怪、命光榮占之、光榮曰、占文甚凶、不利於君上、三旬間當有變、既而帝病尋崩、藤原行成歎曰、光榮之占、猶指諸掌、可謂神矣、（權記）累歷大炊助、右京權大夫、敘從四位上、長和中卒、（系圖）子孫世以陰陽曆學而仕、（系圖、今昔物語）家書有曆林十卷、（仁和寺書籍目錄）忠行兼通天文曆道、悉皆傳之保憲、保憲因掌兩職、後保憲傳曆道於光榮、天文於安

倍晴明、分爲兩家業云、（帝王編年記、職原鈔、）

安倍晴明、右大臣御主人之後也、父益材大膳大夫、（尊卑分脈）晴明初從賀茂忠行及其子保憲、學陰陽推算之術、役使職神、解天文、曉雜占、奇中如神、（今昔物語、從忠行及子保憲、據職原鈔、安倍系圖、）稍進敍從四位下、累歷天文博士、大膳大夫左京大夫播磨守、（系圖）華山帝遜位、夜潛出宮、雖嬪妾不知也、是夜晴明避暑庭中、仰見天象有變、大驚走而造朝、帝果不在、（大鏡、元亨釋書、）長德中

有術士、告左大臣藤原道長曰、某日家當有怪、至期道長杜門謝客、唯招鎭守府將軍源賴光、醫師丹波忠明、（○按賴光本書作義家、忠明元亨釋書作重雅、並誤矣、）僧正勸修及晴明、會大和獻瓜、道長疑而不食、晴明曰、瓜中有毒、勸修唱咒、其瓜跳躍圓轉不止、忠明以針刺之、瓜乃不動、賴光挺刀斫之、中有小蛇、針中其眼、刀斷其頭、（古今著聞集）道長家畜一犬、每出必隨、一日將往法成寺、犬遮前而吠、銜衣牽之、道長異之、不入寺門、召晴明問之、晴明曰、有咒咀相府者、埋厭物於此、因指示一所、掘之得泥封土器、內有朱書一字、晴明曰、世無知此術者、必道滿法師之所爲也、（滿或作摩）乃結紙作鳥形、誦咒投之、化爲鷺飛去、因遣人從其後、止于萬里小路河原院側民家、衆執其主而來、果道滿也、鞫問得實、放道滿於播磨、（宇治拾遺物語、東齋隨筆、十訓鈔、）又園城寺僧智興病將死、其徒請晴明祈病、晴明曰、師病不起、我有秘符、可以移他人、僧

證空請代死、晴明書符祈之、智興立愈、證空忽病、（元亨釋書）嘗經陣座、見藏人某爲烏所穢、謂烏則職神也、此人必有職神之祟、告之曰、子命不過今夕、其人涕泣求救、晴明隨至其家、通夜擁之誦咒、及曉有叩門者、問之則致厭禱者自來吐實、大叫暴死、某卒得免、（宇治拾遺物語）晴明妻畏職神、故置之一條反橋側、有事則召而使之、（源平盛衰記）其門戶無人而常開闔、時有播磨人智德者、亦能方術、欲試晴明、佯爲

習術者造其家、二童子從焉、晴明以爲彼欲試我術、二童子蓋職神也、於是心念手印密匿二童、而謂曰、今日有事、請竢他日、智德去、少時復來曰、我失二童、意卿之匿也、晴明笑曰、我不知也、智德叩頭不已、晴明曰、子欲試我、而謂我不之知邪、何料我之淺也、乃誦咒、二童忽出、智德歎服曰、自古使職神也易、而匿他職神則難、卿可謂神也、遂師事之、今昔物語初天德中節刀罹災、人莫知其制者、詔問晴

明、晴明作木様獻之、中右記寬治八年所著有金烏玉兎集、又名簠簋袖裹傳、據本書又有占事略決一卷、仁和寺書籍目錄子吉平、吉昌、○按系圖以吉昌爲長子、吉平能傳家業、長和五年擢敘從四位下、當時榮焉、小右記歷任主計頭陰陽博士、尊卑分脈吉平與丹波雅忠飲、引杯持滿、吉平曰、今當地震覆杯中酒、言未竟而震、古今著聞集吉昌歷但馬權守主稅助陰陽頭、尊卑分脈系圖天文博士、小右記、尊卑分脈系圖、長和四年以勞特敕敘正五位下、

朝野羣載寬仁中卒、小右記晴明五世孫泰親、泰親善家學、占候不差、世呼曰指御子、謂其所推如指諸掌也、平家物語嘗雷震其家、觸泰親背、至衣薰灼、而身無所損傷、玉海、平家物語頗覺中其毒、劃地黃酒服之、卽日得瘳、人傳以爲奇、顯廣王記祇園社嘗罹災、泰親時爲陰陽博士、占之曰、六月壬子、内裏當有災、至期土御門内裏果火、人以爲神、續古事談治承三年十一月京師地大震移刻不已、泰親馳奏曰、咎徵不細、

其應在邇、言未畢涕泗交下、左右皆曰、方今天下乂安、何虞之有、相顧笑其狂躁、未踰旬、平清盛率數千騎自福原還、流關白基房、削廷臣數十人官、意猶歉、幽法皇于鳥羽殿、適有巨鼬廻遶悲鳴、向法皇踊躍而去、法皇惡之、問泰親、對曰、三日内當有慶、後當有憂、法皇未之信也、清盛子宗盛患父狼戾、諫爭苦到、遷法皇于八條烏丸、防禁稍弛、意始安、既而以仁王起兵、不克而死、時人服其術焉、平家

物語

僧登照以善相聞，察人動止、聽語音、知其貧富壽夭，或至聞笛聲知其生死，居京師一條，來乞相者相踵。（今昔物語）嘗訪天台座主院源，院源問曰，弟子良因何時補阿闍梨。登照曰，決無其事。院源笑曰，君言難信，彼才識絕倫，必極僧位矣。登照出語人曰，良因無年，何得補阿闍梨。後果如其言。一日至藤原道長家，道長臥與之語，會子賴通來謁，登照竊謂道長

曰，郎君既躋槐位，今有加尊之相，道長驚起曰，我方欲以攝籙相與耳。（古事談）嘗相賴通及弟教通曰，二公壽至八十，共爲三世丞相。又言藤原伊周有貶謫之相，後皆如其言。（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東大寺學徒藏滿赴京師，道逢登照，藏滿喜曰，我幸值公，請爲道終身吉凶。登照曰，汝雖精學出身，命數不過四十。若棄本業，發菩提心，勤精修，或得延年壽，其他非我所知。藏滿從其言，後竟以壽終。（今昔物語、元亨釋書）登照嘗過朱雀門，時有男女數人憩于門下。登照視之，見其悉有暴死相，意謂若有狂者揮劍，遭害者不過二三人，不應悉皆暴死，想此門傾倒壓死，乃告諸人使避。俄頃門倒，不避者二三人皆壓死。（今昔物語）丹波守貞嗣詣北山，登照謂曰，君氣色甚惡，恐爲鬼神所侵，當速歸家。貞嗣曰，心氣無異。俄而貞嗣氣絕，蘇而還家，後三日死。（續古事談）有伴廉平者，與登照同時，亦善相聞于世。（古事談、續古事談）

吉田宜，鹽乘津彥命後也。鹽乘津彥往任那，守三己汶地，子孫留居焉。（續日本後紀承和四年、姓氏錄）八世孫達率吉大尚，弟少尚，慕化來朝，世傳醫術，該通文藝。子孫家奈良京田村里。（續日本後紀承和四年）宜其裔也，（文德實錄嘉祥三年）初爲僧，名惠俊，文武帝嘉其材藝，令還俗，賜姓名吉宜，授務廣肆。（續日本紀）宜好學，最精醫術，（文德實錄嘉祥三年）進從五位上，養老中擢醫術科，賜絁絲布鍬，神龜初與從五位下吉智首同改賜姓吉田連，（續日本紀）

田字取諸地名田村也、姓氏錄○按智首智須音讀通、姓氏錄所載智須蓋與此同人也、爲醫博士、天平初始使陰陽醫道天文曆數諸博士教授弟子、宜爲其首、尋爲圖書頭、進正五位下、兼典藥頭、續日本紀後爲相模介、文德實錄嘉祥三年卒年七十、懷風藻子古麻呂、文德實錄嘉祥三年延曆中爲內藥正、侍醫、續日本紀至正五位下、古麻呂子書主、文德實錄嘉祥三年書主爲人恭謹、善修容儀、嵯峨帝在藩時、頗見知賞、延曆末爲尾張少目、大同弘仁間歷

縫殿內匠少允、左兵衛權大尉、轉左衛門大尉、行檢非違使事、尋遷右近衛將監、書主善和琴、因爲大歌所別當、時新羅人沙良眞熊者善新羅琴、書主從而受習、遂究其技、敘外從五位下、除織部正、出爲和泉守、有政績、累進從五位上、遷備前守、亦以清平稱、天長中爲左京亮、尋任筑後守、以病不赴任、復任左京亮、文德實錄承和中與族人越中介高世等、表請改姓、因賜姓興世朝臣、尋歷信濃守木工頭、累進從四位下、續日本後紀、文德實錄、嘉祥三年遷治部大輔、是歲卒、年七十三、文德實錄

菅原峯嗣、左京人、本姓出雲朝臣、父廣貞精醫術、正五位下信濃權守、三代實錄奉平城帝敕、與安倍眞直等、撰大同類聚方百卷、日本紀略、仁和寺書籍目錄峯嗣事淳和帝於藩邸、申請繼父業、補醫得業生、奉試及第、置醫得業生自此始焉、爲左兵衛醫師、天長初遷醫博士、兼內藥佐、侍醫、尋兼攝津大目、讓博士於物部廣泉、

遷主膳正、兼官如故、淳和帝禪位、思龍潛之舊、引侍左右、寵遇超人、遷尾張美濃權介、不之任、嘉祥中爲越後守、以奉太后醫藥、轉播磨介、與近地以優異焉、累進從五位上、爲典藥頭、貞觀五年謝老、出爲攝津權守、退居豐島郡山莊、種藥守閒、不交流俗、以與土師同祖改今姓、峯嗣不墜家聲、處劑多效、嘗奉敕與當時名醫撰定金蘭方、又注針灸法、後進宗焉、三代實錄

菅原梶成右京人、練達醫術、最善處方、朝廷以其明醫經、欲令質問疑義、文德實錄承和初爲遣唐知乘船事赴唐、六年歸朝、海中遭風、漂著南海、爲賊所刧掠、死者數人、梶成等拒鬬甚力、僅而得免、獲五尺鉾一枚、片蓋横佩一柄、箭一隻、皆不類中國兵仗、湊合破船材、造小船乘還著大隅、續日本後紀、湊合破船據文德實錄太宰府以聞、下敕符于府曰、遣唐知乘船事菅原梶成等、分駕一隻小船、廻著大隅國海畔、梶成

等漂入異域、萬死更生、言念苦節、誠可務恤、迄于入都、依舊慰勞、量賜布帛、梶成入京師、獻所得兵器、續日本後紀十年爲鍼博士、轉侍醫、仁壽三年進敘外從五位下、卒、文德實錄

物部廣泉伊豫風早郡人也、後貫于京師、少學醫術、多閲方書、初爲醫博士、兼典藥允、遷侍醫、歷伊豫讃岐掾、三代實錄承和末兼內藥正、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累進從五位下、三代實錄仁壽齊衡間、爲次侍從、改姓首、賜朝臣、文德實錄貞觀初累進正五位下、爲參河權守、內藥正、侍醫如故、卒年七十六、廣泉醫術獨步當時、又善自攝養、年老鬚眉皓白、而皮膚悅澤、體氣猶強、撰攝養要決二十卷、三代實錄

丹波雅忠、阿智使主裔也、世居丹波、曾祖康賴賜姓丹波宿禰、以醫術著、任右衛門佐、兼針醫博士、永觀中著醫心方三十卷上之、祖重雅爲典藥頭侍醫、兼丹波權守、父忠明亦爲典藥頭侍醫、兼丹波介、敕改姓宿禰賜朝

臣、丹波系圖雅忠繼父祖業爲醫、學得業生、長元七年奉課試、曾祖康賴以後、課試久廢、至是復行焉、左經記明年爲權醫博士、長久初兼備後介、除目大成鈔永承中任掃部頭、時帝違豫、雅忠進藥有效、褒授從四位下、扶桑略記、百鍊鈔爲侍醫、敘正四位下、永保中爲丹波介、應德初遷權守、除目大成鈔至典藥頭右衛門佐、系圖承曆中高麗王妃疾、王附商舶牒太宰府、以厚幣求雅忠、朝廷不許、令太宰府報牒、有扁鵲何入

雞林之雲語、（續本朝文粹、朝野羣載、十訓鈔）自是世稱雅忠爲日本扁鵲、寛治二年卒、年六十八、（歷代皇紀）初後朱雀帝患瘡、典藥頭和氣相成診曰、膿水止而愈、雅忠時尚弱冠、退謂人曰、恐不可爲、果崩、雅忠嘗夢有童子告曰、汝曾祖康賴懇誠禱我、我爲護方書久矣、今將有災厄、汝戒之、雅忠驚寤而爲之備、未幾有火災、方書遂免焚、（續古事談）子忠康、重康、忠康亦爲典藥頭、兼穀倉院別當、重康圖書頭施藥院使、爲侍醫、

子孫世以醫仕、（系圖）

百濟河成、本姓余、其先百濟人、（續日本後紀）長於武藝、能挽強弓、兼善圖畫、大同中爲左近衛、（○按左近衛下、本書蓋有脫字）屢被召見、所寫古人眞草木等、精妙如生、嘗在宮中、令人喚從者、辭以未識顏容、河成卽取紙圖之、其人案驗得之、世之言畫者取則、弘仁十四年任美作權少目、久之敍外從五位下、承和中歷備中播磨介、（文德實錄）與右京大屬福成等、賜姓百濟朝臣、尋

進從五位下、遷安藝介、（續日本後紀）時人榮之、仁壽三年卒、（文德實錄）

巨勢金岡、貞觀中爲神泉苑監、（菅家文草）後爲隼人正、授從五位下、（官職秘鈔、寺社雜事記所載巨勢氏系圖）善畫爲當時稱首、元慶四年釋奠圖先聖先師像、歷世用之、（台記、江家次第註引延久四年記）宇多帝使源直方藤原興基等選弘仁以後諸儒工詩者、命金岡圖畫淸涼殿東西障子、又畫紫宸殿賢聖障子、（扶桑略記）最長畫馬、世所傳稱、及帝居仁

和寺、畫馬殿壁、有物夜嚙傍近田稻、人不知其所自、後見畫馬之蹄有泥、試劃其眼睛、卽止云、（古今著聞集）二子公望、公忠、公望子深江、深江子弘高、（○弘或作廣）奕世受業、皆善畫、有鬻畫屏者、深江購得之、弘高不甚奇之、深江曰、汝能此原野乎、曰不能、能此巖溪乎、曰不能、深江徐而謂曰、是家叔公忠之所畫也、叔每畫必署名於紙背、試視之果然、時人稱其賞鑑、後言繪事者、以巨勢氏爲宗、公望公忠竝稱

妙手、深江次之、弘高以下、聲價稍衰、金岡畫山至十五層、遠近濃淡、皆極其態、弘高不能過五層、（花鳥餘情引雜兼記）臨下筆、先起粉本、有布置點綴未安者、思索通宵、始施采、一出名世、其所畫屏障、當時親王執柄家、爭傳寶之、非大饗臨時容、不敢用之、具平親王謂關白道隆曰、如布障子、不可煩弘高也、其爲時所尚如此、弘高崇佛乘、病劇、祝髮爲僧、後稍愈、帝惜其藝、敕蓄髮、居近江守某東山別莊、宅側有

堂、弘高爲畫地獄圖、觀者竦然、今長樂寺是也、（今昔物語）晩年又圖地獄變相、有鬼以鉾刺罪囚、勢甚猙獰、歎曰、我命盡於此乎、未幾卒、時有飛鳥常則者、亦與公望齊畫名、（古今著聞集）爲左衞門志、直畫所應和中奉敕畫白澤王斬鬼圖于清涼殿西廂南壁、（河海鈔引御記、斬鬼二字據禁秘鈔、）所謂鬼間是也、（禁秘鈔）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六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七

列傳第一百五十四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叛臣一

吉備田狹

藤原仲麻呂

弓削道鏡

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聖人釋上九爻義曰、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何校滅耳凶、夫四海之廣、人民之衆、一統而居正、莫敢搖動者、卑高以陳、君臣之分定故也、一有閒隔離畔、小則懲戒、大則誅戮、必除去而使之合、然後天下之治、可得而成也、昔者天祖敕經津主武甕槌二神、鏟劘妖邪、蕩定葦原中國、然後皇孫離天磐座、而降於高千穗峰矣、自時厥後、神武東征、殲長髓彥、景行

西伐、勦熊襲梟帥、肅將天威、克篤前烈、皆身橐鞬風櫛雨沐、使之合而和且洽、莫不由斯道也、中世多故、皇綱紐解、姦臣蝥賊、憑陵猖獗、或恃嬖寵之恩、或席兇暴之勢、或負山河之固、或矜征討之功、割據州郡、震驚宮闕者、往往有之、叛亂之迹雖不同、而誅夷殘滅、醢而合之則一也、春秋之法、書齊豹盜、三叛人名、故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所以懲不義也、彼庶其牟夷之徒、筆誅猶嚴、況罪惡滔天、擾動輦轂者乎、若夫足利尊氏、北條義時、北條高時等、舉兵犯闕、而今列之將軍及家臣者、所以見時勢之變也、作叛臣傳、

吉備上道田狹、稚武彥命後也、（舊事紀載中彥命子多佐始爲上道國造、多佐田狹音訓相通、然田狹爲中彥子、他無所見、而日本紀以御友別仲子中彥爲上道臣之祖、據姓氏錄、御友別則稚武彥命孫也、故今定爲稚武彥後、）妻稚媛有國色、生二子、曰兄君、弟君、田狹嘗在宮中、誇其友曰、天下佳人、莫若吾婦、鉛華不飾、蘭澤無加、曠世罕儔、當時獨秀也、雄略帝

聞而意欲得之、乃拜田狹爲任那國司、納稚媛爲妃、田狹聞之怨望、據任那而叛、自往新羅求援、是時新羅久不朝貢、帝詔弟君及吉備海部赤尾征新羅、時西漢技工歡因知利侍帝側、奏曰、技工勝臣者多在韓國、請召之、因詔與弟君等俱往、取道百濟、宜敕貢其技工、弟君等既到百濟、事跋而入新羅、有神化爲嫗、弟君問以前程遠近、嫗曰、復行一月而當抵都、弟君難路遠、不伐而還、聚百濟貢技

于大島中、而稱候風、淹留數月、田狹聞而喜之、密使使戒之曰、汝之頸骨有何堅、而伐人乎、日聞帝幸汝母有子、恐禍至無日矣、汝宜據百濟莫通日本、吾亦據任那不復歸、弟君妻樟媛心在國家、乃知其謀、竊殺弟君、帝遣日鷹堅磐固安錢迎之、赤尾等隨歸、稚媛爲帝所幸、生星川皇子、及帝崩、皇子作難、不克而死、田狹聞亂、欲援皇子、帥舟師四十艘來赴、道聞其死乃逃還、日本紀、本書一說云、弟君還自百濟、獻漢手人部、衣縫部、宍人部、後不知其所終、

藤原仲麻呂、左大臣武智麻呂第二子也、爲人敏警、略涉書記、從大納言阿倍少麻呂、學筭數、精其術、歷內舍人大學少允、累進從四位下、爲民部卿、河內攝津爭河隄、敕仲麻呂撿之、帝幸紫香樂、留守平城、天平十五年任參議、兼左京大夫、帝幸難波、又留守、尋兼近江守、十八年爲式部卿、兼東山道鎭撫使、進從三位、勝寶元年任大納言、兼紫微令、中衞

大將、進從二位、仲麻呂甚爲孝謙帝所寵幸、每侍左右、四年帝幸東大寺、慶盧舍那佛像、還御仲麻呂田村第、自是屢幸、遂爲別宮、寶字元年廢皇太子、立大炊王爲皇太子、先是仲麻呂子眞從卒、其婦粟田諸姉寡居、仲麻呂令大炊王居田村第、以諸姉妻之、至是爲儲貳、既而置紫微內相、以仲麻呂爲之、仲麻呂既被嬖幸、政權自己、參議橘奈良麻呂謀欲除之、反爲所滅、連坐者多、仲麻呂兄右大

臣豐成亦左降太宰員外帥、自是仲麻呂咸振内外、百官側目、奏言臣聞旌功不朽、有國之通規、思孝無窮、承家之大業、緬尋古記、淡海大津宮御宇皇帝、天縱聖君、聰明睿主、考正制度、創立章程、賜臣曾祖内大臣功田百町、褒歎壹匡宇内之績、世世不絶、傳至于今、爾來冠蓋連門、公卿奕世、竊恐富貴難久、榮華易凋、是以安不忘危、夕惕若厲、不虞之間凶徒作逆、殆傾皇室、將滅臣宗、未報先恩、芝

蘭幾敗、冀修冥福、長保顯榮、山階寺維摩會者、内大臣之所起也、願主乘化、無人紹興、三十年間、此會中廢、乃至藤原朝廷、胤子太政大臣傷構堂之將墜、歎爲山之未成、更發弘誓、追繼先行、每年十月十日開筵、至内大臣忌辰終講、是奉翼皇宗、住持佛法、引導尊靈、催勸學徒也、伏願以此功田、永施其寺、助維摩會、彌令興隆、使内大臣之洪業、與天地而長傳、皇太后之英聲、倶日月而遠照、敕曰、備

省來表、報德惟深、勸學津梁、崇法師範、朕與卿等共植茲因、宜告所司早令施行、二年廢帝即位、敕曰、内相於國、功勳已高、然報效未行、名字未加、宜下參議八省卿博士等、準古正議奏聞、不得空言所無、濫汙聽覽、遂以仲麻呂爲太保、敕曰、褒善懲惡、聖主格言、賞績酬勞、明王彝則、藤原朝臣仲麻呂、晨昏不怠、恪勤守職、事君忠赤、施務無私、愚拙則降其親賢良則舉其怨、殄逆徒於未戰、黎元獲安、

固危基於未然、聖曆終長、國家無亂、略由若人、平章其勞、良可嘉賞、夫伊尹有莘之媵臣、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呂尚渭濱之遺老、且弼文王、終得營丘之封、況自乃祖内大臣以來、世有明德、翼輔皇室、君歷十帝、年殆一百、朝廷無事、海内清平者哉、由是論之、準古無匹、汎惠之美、莫美於斯、自今以後、宜姓中加惠美二字、禁暴勝強、止戈靖亂、故名曰押勝、在朕諸舅、唯卿良尚、故字稱尚舅、更給功

封三千戶、功田一百町、永爲傳世之賜、以表非常之勲、別聽鑄錢舉稻及用惠美家印、續日本紀○宇佐託宣集引和氣清麻呂使宇佐畫記及水鏡曰、帝見仲麻呂則笑、故曰惠美、今按笑惠美訓讀同、蓋二書得實、而敕文文飾其辭耳、是日押勝奉敕、與中納言石川年足參議文屋智奴等改官名、渤海來聘、押勝宴之私第、賜女樂及綿一萬屯、京師大風、押勝家壞、賜絁綿若干、尋加賜帶刀資人二十人、通前四十人、四年正月帝幸其第、賜五位已上及從官主典已上節

部省絁綿有差、後數日上皇及帝御內安殿、授押勝從一位、上皇口敕曰、欲以太保爲乾政官大臣、屢辭、故改太保爲太師、乃賜隨身契、明日復幸其第、五年修平城宮、徙御近江保良宮、賜押勝稻百萬束、尋行幸保良宮、因宴其第、既而進正一位、賜近江淺井高島二郡鐵穴各一處、帶刀資人六十人、通前百人、其夏冬衣服官給之、渤海來聘、又宴其第、賜雜色給衣三十櫃、押勝家素豪富、而寵祿日

加、至是起宅楊梅宮南、構樓東西、高臨禁闕、南門爲櫓、押勝子眞先、訓儒麻呂、朝獵進參議、小湯麻呂、薩雄、辛加知、執棹、皆任衞府國司、其餘姻戚亦居顯要、押勝慮衆怨作、猜防益甚、時僧道鏡常侍上皇、押勝寵幸寢衰、私謀除之、八年諷上皇爲都督四畿內三關近江丹波播磨等國兵事使、管內兵士、每國二十人、五日更番、集都督衞簡閱武藝、準諸國試兵之法、奏可、押勝私倍其數、用乾政官印

而下之、大外記高丘比良麻呂懼禍及、密奏狀、押勝召陰陽頭大津大浦、以問吉凶、大浦察其意、亦告之、上皇遣少納言山村王、收中宮鈴印、押勝令訓儒麻呂邀奪之、近衞物部磯浪走而告、帝遣授刀少尉坂上苅田麻呂將曹牡鹿島足、射殺訓儒麻呂、押勝又遣中衞將監矢田部老劫之、授刀紀船守射殺之、詔曰、太師正一位藤原惠美朝臣押勝起兵作逆、因削官位、幷除藤原姓字、其職分功封、

宜悉没收、乃遣使守三關、其夜仲麻呂招合黨與、自宇治奔近江、從五位下藤原藏下麻呂將兵討之、上皇勅曰、聞逆臣惠美仲麻呂盗取官印逃去、身爲人臣、飽承厚寵、寵極福滿、自陷深刑、劫略愚民、欲爲非望、若有勇士、能廻計謀、急爲剪除、卽當重賞、又北陸道諸國、不須承用乾政官印、山背守日下部子麻呂、衞門少尉佐伯伊多智等、直取田原道、先至近江、燒勢多橋、仲麻呂見之失色、走高島

郡、宿前少領角家足家、將走越前、夜有星隕于仲麻呂臥屋上、大如甕、伊多智等馳至越前、斬守辛加知、而仲麻呂不知、擁立氷上鹽燒爲帝、眞先朝獵等爲三品、遣精兵數十入愛發關、授刀物部廣成擊却之、仲麻呂進退失據、乘船渡淺井郡鹽津、逆風船將覆、乃取山道、直赴愛發關、伊多智等射殺數人、仲麻呂還至高島郡三尾碕、與佐伯三野大野眞本等戰、自午及申、官軍疲頓、會藏下麻呂兵

至、眞先引衆而退、三野等乘勝逐北、殺傷頗多、仲麻呂遥望衆敗、乘船逃亡、官軍水陸交攻、仲麻呂阻勝野鬼江、盡鋭而戰、衆潰、仲麻呂與妻子三四人浮江、軍士石村石楯獲仲麻呂斬之、傳首京師、年五十九、妻子及從者三十四人皆斬之、又誅其黨美濃少掾村國島主、勅仲麻呂所改官名悉復舊、詔曰、逆賊惠美仲麻呂爲性凶悖、威福日久、然猶含容、冀其自悛、而寵極勢淩、遂謀大逆、乃以今月

十一日發兵、掠奪鈴印、竊立氷上鹽燒、僞造乾政官符、發兵三關諸國、奔據近江國、亡入越前關、官軍貴赫、分道追討、十八日卽斬仲麻呂幷子孫、同惡相從、氷上鹽燒、惠美巨勢麻呂、仲石伴、石川氏人、大伴古薩、阿倍小路等、剪除逆賊、天人同慶、宜布告遐邇、咸令聞知、又勅復豐成官位、子眞從、眞先、(先或作光)訓儒麻呂、朝獵、小湯麻呂、刷雄、薩雄、辛加知、執棹、眞從勝實初敘從五位下、先父卒、眞先實字

中爲鎭國衛驍騎將軍、兼美濃飛驒信濃按察使、至參議正四位上、兼太宰帥、訓儒麻呂侍中宮院、宣傳詔旨、至參議、兼丹波守、朝獵寶字初爲陸奧守、尋爲按察使、兼鎭守將軍、敕陸奧造桃生城、出羽造雄勝城、城成、詔曰、盡命事君、忠臣至節、隨勞酬賞、聖主格言、昔先帝數降明詔、造雄勝城、其事難成、前將既困、然今陸奧國按察使兼鎭守將軍正五位下藤原惠美朝臣朝獵等、教導荒夷、馴從皇

化、不勞一戰、造成既畢、又於陸奧國牡鹿郡、跨河凌嶺、作桃生柵、奪賊肝膽、眷言惟績、理應褒昇、特授從四位下、四年秋、新羅使金貞卷朝貢、使聘之禮有闕、命朝獵詰問之、遂却之、事在新羅傳、既而爲仁部卿、仍兼按察使、又爲東海道節度使、至從四位上、爲兵部卿、六年拜參議、續日本紀初神龜中按察使大野東人築陸奧多賀城、朝獵在任建碑、記道程里數、多賀城碑小湯麻呂從五位上、薩雄右虎賁率、辛加知左虎賁督、越前守、執棹從五位下、美濃守、皆與父同誅、刷雄勝寶三年爲遣唐留學生、授從五位下、四年從大使藤原清河入唐、父誅時以少修禪行、免死流隱岐、後召還、寶龜中復本位本姓、爲但馬守、尋進從五位上、歷刑部大判事大輔、上總守、延曆中歷大學右大舍人陰陽頭、續日本紀

弓削道鏡河內人、○按皇胤紹運錄爲施基皇子子、公卿補任及他書所不載、恐謬、故今不取、少爲僧、以禪行聞、孝謙帝召入

內道場爲禪師、續日本紀道鏡師事僧正義淵、修如意輪法宿曜法有驗、由是見寵遇、歷代皇紀寶字中孝謙上皇幸保良宮不豫、道鏡常侍側、帝以爲言、上皇不說、乃還、尋遣使山階寺、宣詔罷少僧都慈訓、以道鏡爲之、先是藤原仲麻呂得寵擅權、及得道鏡、仲麻呂稍見疎斥、謀反伏誅、上皇下詔曰、朕見禪師所行至淨、繼隆佛法、擁護帝祚、今朕雖剃髮著袈裟、不可不覽朝政、佛典言、國王在位時、受持菩薩

淨戒、可知出家之形、不妨政治矣、由是思惟、出家天子、必有出家大臣、因授位爲大臣禪師、職分封戶、一準大臣、道鏡上表辭、敕曰、覽大臣禪師表、具知來意、唯守沖虛、確陳退讓、然興隆佛教、無高位則不得服衆、勸奬緇徒、非顯榮則難令速進、令施此位者、豈煩禪師以俗務哉、宜照斯意、卽斷來表、自帝被廢、道鏡恃寵彌恣、神護元年以道鏡爲太政大臣禪師、令文武百官拜賀、（○宇佐託宣集引和氣清麻呂使宇佐畫

記曰、道鏡曰、我任僧都、俗士所輕、請任太政大臣、輔成朝政、許之、道鏡帶劒執笏、著袈裟、恣行除目云云、其書載道鏡事甚詳、然以仲麻呂謀反、爲道鏡爲法王後之事、與本史不合、故裁取其文以附、）山階寺僧基眞詐咒縛童子、教說人陰事、作毘沙門像、置數顆小珠於前、稱現佛舍利、道鏡欲眩衆以爲己瑞、乃諷帝赦天下、賜人爵一級、帝大悅、迎舍利、擇諸氏有容貌者二百人、服金銀朱紫、捧幡蓋、列前後、百官主典已上拜之、以道鏡善教導僧徒、感得舍利、詔授法王位、幷授基眞法參議、大律師、

正四位上、賜姓物部淨志朝臣、隨身兵八人、授僧圓興法臣位、圓興基眞師也、法王月料準供御、法臣準大納言、法參議準參議、於是道鏡乘鑾輿、服食一擬供御、政無巨細莫不取決、弟淨人起布衣、八年間至從二位大納言、一族男女敍五位者十人、景雲元年置法王宮職、以造宮卿高麗福信爲大夫、大外記高丘比良麻呂爲亮、敕旨大丞葛井道依爲大進、少進一人、大屬一人、少屬二人、基眞放

肆狂虐、不避卿大夫、道路畏如虎、未幾坐凌突圓興、擯於飛驒、三年正月、道鏡受大臣以下賀於西宮前殿、數日帝宴其家、道鏡與五位已上摺衣人一領、太宰主神中臣習宜阿曾麻呂矯宇佐八幡神教曰、令道鏡卽位、天下太平、道鏡聞之、稍懷覬覦、帝惑之、遣和氣清麻呂受神教、清麻呂還奏神不許、道鏡大怒貶竄清麻呂、寶龜元年帝幸由義、（續日本紀）與道鏡遊處、狎褻無所不至、道鏡欲益悅帝意、

進以淫具、因是得疾、歸平城而崩、水鏡道鏡謂威福由己、人應推戴、山陵事畢、留廬陵下、羣臣立白壁王、是爲光仁帝、坂上苅田麻呂奏道鏡罪惡、令曰、聞道鏡法師挾舐糠之心久矣、陵土未乾、姧謀發覺、此則神祇所護、社稷攸佑、顧先帝厚恩、不忍致刑、減死爲造下野藥師寺別當、即日發遣、又貶習宜阿曾麻呂爲多褹島守、神護以來僧尼度牒、一用道鏡印、至是改用治部省印、三年道鏡死于貶所、以庶人禮葬之、續日本紀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七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八

列傳第一百五十五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叛臣二

平將門
藤原純友
平忠常

安倍賴時 子貞任
源義親

平將門，上總介高望之孫，鎮守府將軍良將第三子也。○扶桑略記、今昔物語，良將爲良持，按本書下總介良持，良將弟也，恐誤。稱相馬小二郎。平氏系圖 勇悍過人，最工騎射。少仕攝政忠平，求因其薦爲檢非違使，忠平不之省。將門失望憤怨。神皇正統記 去赴關東，居下總豐田郡。扶桑略記 率徒屬來往常陸下總之間，以攻剽爲事。今昔物語 時伯父國香爲常陸大掾，將門攻殺之。將門記、神皇正統記 有源護者，其三子扶、隆、繁皆爲將門所殺，護力不能報，居常歎恨。將門伯父良兼爲下總介，與姪良正並娶護女。良正勸良兼殺將門，報婦家之讎。先是良兼以女事與將門忤。將門記、平氏系圖。○伯父及姪，據本書作叔父及弟。 又爭良將田，互相怨惡。今昔物語 承平六年，良兼擊將門於常陸，國香子左馬允貞盛往而從良兼。將門迎于新治郡禦之，從百餘騎親出詗察，遇下野界上，良兼兵數千人，將門

先麾步卒，射殺人馬八十餘，良兼兵恇駭潰走，將門追而圍之，已而以爲夫婦親而喻瓦，親戚疏而喻葦，我殺此曹，布議遠近，乃解圍一角，良兼及從兵千餘人得脫。將門記 朝廷以擅相攻伐，侵擾百姓，徵將門將加之罪。將門馳詣京師，陳狀自辨，準輕得釋。將門記、今昔物語 七年，良兼復擊將門，戰常陸下總之間，將門以軍中有神異，收兵而還。良兼縱兵焚掠豐田郡栗栖院常羽御廚，皆罹煨燼。良兼憾不獲

將門、賂其奴子春丸、覘石井營、悉得要害、十二月乘夜襲之、將門兵不滿十人、瞋眼大叫而進、馳驟風飛、射殺多治良利、良兼兵不戰而逃、良兼自是力竭不能復戰、貞盛奔京師、天慶二年良兼卒、（將門記）將門遂據下總常陸人藤原玄明輕侮長官、乾沒官物、介藤原維幾欲抵之罪、玄明懼降將門、將門欲藉其鄕導取常陸、（今昔物語參取將門記）乃率千餘人赴常陸、（扶桑略記）維幾設備以待、將門遣人謂維幾釋玄

明、則我便罷兵、維幾不聽、將門擊殺三千人、執維幾歸、奪印鑰、焚掠街市、（將門記參取扶桑略記）武藏權守興世王凶險好亂、通好將門、協心計畫、介源經基奔京師奏狀、下詔詰責將門、將門逼常陸下總下野武藏上總、取解文證無異志、朝廷信之、（今昔物語、參取日本紀略）興世王說將門曰、掠取一國、罪不容赦、不如并坂東以窺時機、將門大喜、攻下野、守藤原弘雅等迎降、至上野、（將門記、今昔物語、日本紀略、扶桑略記、）逐介藤原尚範、乃

入府廳、改易官吏、（今昔物語、日本紀略、扶桑略記、）適有人來稱八幡使者、揚言於衆曰、朕將讓位於蔭子將門、可奏樂來迎、將門再拜受命、一軍忻躍、將門自稱新皇、弟將平諫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阿兄宜熟計、將門不聽曰、當今戰捷者爲天子、於弓箭之藝、我稟之性、復何所憚、（將門記、今昔物語、）於是歸下總、造僞宮於猿島郡石井鄕、（扶桑略記）以磯橋擬京師山崎、大井津擬大津、（將門記、今昔物語、）置大臣以下文武百司、唯曆博士

不得其人、（今昔物語、扶桑略記、）以弟將賴爲下野守、將文相模守、將武伊豆守、將爲下總守、多治經明上野守、興世王上總守、藤原玄茂常陸守、文室好立安房守、（扶桑略記）諸國長吏望風遁亡、世呼爲外都鬼王、（平氏系圖）信濃常陸驛奏相繼、官符修東山東海要害、鄰境增守備、（日本紀略）初將門登比叡山、下瞰京師、有窺窬之心、（神皇正統記）與藤原純友相約曰、他日我據天位、以子爲關白、（大鏡）純友鈔盜南海山陽之間、聞將門

起、亦攻殺守宰、擾亂瀕海、（日本紀略、今昔物語）將門遺書攝政忠平、訴身被迫脅出不得已、而朝廷按驗不審、措置乖錯曰、先年以源護訴被責問、晨夜上道、幸蒙恩赦、歸著舊堵、爾後良兼率數千兵襲攻將門、不能背走、與之相防、事具注下總所上解文、公家既下追捕良兼官符、而更召將門、依心不安、不敢上道、又今年之夏、貞盛奉召問將門之官符、到常陸國司牒送貞盛者、脫追捕奔京師之人、公家宜糺

明其由、而反給得理之官符、是矯誣之著者也、又常陸介藤原維幾息爲憲、怙藉父勢、狂暴害民、將門從士玄明愁訴不已、將門欲究問其事、親莅彼境、爲憲與貞盛同心邀戰、將門防而破之、是非將門本意、事蓋出不得已也、而自討已滅一國、憲法所不赦、雖復至百縣、其罪惟同、是以候朝議之間、管領坂東諸國、將門柏原帝五世孫、領天下半、誰謂不可、自昔振兵威取天下者、史書所見、將門材武、

天之所與、而公家無褒賞、屢遭譴責、省身多恥、面目何施、惟憾少年之日、奉名簿於殿下、當攝政之時、不意爲此舉、歎恨可勝言、（將門記）三年、以參議右衛門督藤原忠文爲征東大將軍討之、募東山東海建殊功者、賞以不次、將門巡武藏相模、置留守、課賦役、聞貞盛在常陸、率兵搜討、久之不知所在、以爲無虞、歸下總、放遣兵士、所留可千人、貞盛偵知之、與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鄉率兵來襲、將門倉皇

出拒大敗、貞盛秀鄉乘勝攻之、將門自度衆寡不敵、欲誘致二將於險擊之、走保幸島、（○扶桑略記作島廣山）貞盛秀鄉縱火燒其營、追戰於島之北山、先是將門常選精兵八千人以自衛、時未集、衆僅四百餘人、拒戰甚力、官兵小卻、貞盛秀鄉督士卒大戰、遂敗之、將門單騎突陣、貞盛射斃之、傳首京師、黨與皆伏誅、（今昔物語）藤原純友、權中納言長良曾孫、父良範、筑前守太宰少貳、（尊卑分脈）純友性狼戾無行檢、爲伊

豫掾、（扶桑略記）承平中南海道羣盜大起、抄掠海中、沿海郡邑、爲之騷然、朝廷以紀淑人爲伊豫守、追捕海賊、（日本紀略、扶桑略記、）純友亦以國掾行追捕事、（外記日記）賊服淑人威信、率衆歸降、（日本紀略、扶桑略記、）既而純友蓄異謀、任滿不還、（日本紀略、外記日記、）居日振島、（日本紀略、續本朝文粹、）于時平將門跨常陸下總之閒、威震鄰國、純友誘餘黨應之、潛圖犯京師、密遣兵士、每夜行火坊肆、都下驚擾、（扶桑略記）備前介藤原子高伺得蹤跡、欲詣京師

奏之、純友追殺之、虜其妻孥、幷害播磨介島田惟幹、（日本紀略、扶桑略記、）天慶二年朝廷下符、教喩純友、授從五位下、純友不悛、狂悖日甚、讚岐介藤原國風來攻之、反爲所敗、奔于阿波、純友進焚讚岐國府、國風又奔于淡路、聚勇悍、還讚岐、（扶桑略記）純友略伊豫讚岐、又犯山陽地、追捕使左衞門尉在原相安敗走、純友燒周防鑄錢司土佐八多郡、（日本紀略）朝廷以左近衞少將小野好古爲追捕使長官、太宰少貳源經基爲次官、右衞門尉藤原慶幸爲判官、志大藏春實爲主典、分往播磨讚岐、造戰艦二百餘、徑赴日振島、純友艤千五百餘艘逆之、官軍未至、渠帥藤原恒利來降、恒利具知海陸險夷及賊之巢窟、（扶桑略記）藤原國風因爲鄉導、選勇悍追擊之、純友軍大敗、（日本紀略、扶桑略記）國風分兵絕陸路、遣輕舟認其泊處、遇風失所在、（扶桑略記）純友適至太宰府、勢復振、官兵敗退、純友入太宰府、取累代財物、焚館舍、管內震

懾、（日本紀略、扶桑略記）參議右衞門督藤原忠文爲征西大將軍、總諸軍討之、未發、（扶桑紀略）小野好古由陸路、藤原慶幸大藏春實由海路、趨筑前博多津攻之、純友衆潰、擒斬略盡、獲船八百餘艘、羸弱逃入海、純友亡還伊豫、警固使橘遠保斬之、（扶桑略記、外記日記、）子重太丸年十三、殆如成人、從父爲盜、同時被殺、（日本紀略、外記日記、今昔物語○按尊卑分脈純友三子有信、紀年、伊王丸、有信紀年不知所終、伊王丸蓋紀略所謂重太丸乎、）遠保齎純友父子首歸京、命畫工摸寫、帝

臨觀之、今昔物語

平忠常、○常一作經或恒、上總介高望曾孫、鎮守府將軍良文孫也、良文居武藏村岡、稱村岡五郎、父忠賴稱村岡次郎、平氏系圖忠常居下總、扶桑略記○左經記爲下野誤任上總介、百錬鈔、扶桑略記、平氏系圖、○編年殘編爲下總權介、敍從五位下、爲武藏押領使、平氏系圖忠常世居東國、族衆彊盛、恃勢暴横、陸奥話記、今昔物語、盤踞二總之地、不輸貢賦、不供傜役、今昔物語長元元年舉兵反、陷上總國府、小右記侵安房、燒

殺守惟忠、編年殘編、本書姓闕、朝廷使檢非違使平直方等帥東海東山二道兵追討、日本紀略、扶桑略記、明年又官符北陸道、與二道兵同討、小右記、日本紀略、扶桑略記、三年安房守藤原光業畏忠常、弃印鑰逃歸京師、日本紀略、參取編年殘編、直方等久無功、詔召還之、日本紀略、百錬鈔、敕甲斐守源賴信代之、日本紀略○百錬鈔、編年殘編爲四年誤時忠常族人雄視武總間、平氏系圖四年賴信進軍次常陸、四年據左經記左衛門尉平惟基屬焉、總常間有大水、忠常扼要害、爲

防守備、賴信遣人諭之、忠常曰、僕素聞君之名、當委身麾下、然惟基者僕之仇家、而在公左右、僕不忍跪拜仇人之前、且大河無船、不可得濟、卒不奉命、既而賴信率兵直涉、今昔物語○按平惟基疑即維幹也、維幹者國香之孫、國香子貞盛嘗與源經基同誅平將門、賴信者經基之孫、故亦與維幹合勢、而忠常者將門之從任、而據有將門故地、故與維幹爲世讎也、然今無他書可徵、附以備考、忠常倉皇、不知所出、薙髮改名常安、與二子常昌常近等、奉書而降、賴信以忠常還至美濃野上、忠常病死、因斬首

入京、廷議以忠常既降、且東國疲弊、不煩窮討而寢、左經記常昌後任下總權介、稱千葉介、千葉上總二氏皆其後也、平氏系圖、

安倍賴時、初名賴良、陸奥話記、今昔物語、祖父忠賴世居陸奥、爲俘囚酋長、陸奥話記父忠良爲陸奥大掾、賴時稱安大夫、安藤系圖藉父祖之業、勢益彊大、横行陸奥、刧略人民、部落皆服、遂爲六郡豪帥、陸奥話記、今昔物語、○按東鑑所謂六郡伊澤加賀江刺稗枝志波岩手也西界白河關、東抵率土濱、衣川形勝當其中

央、據險設關、名曰衣關、跨有海陸、資產豐饒、
東鑑文治五年不輸貢賦、不供徭役、國守不能制、永
承中守藤原登任發兵數千人討之、以秋田
城介平重成爲先鋒、親爲後繼、賴時以諸部
之俘囚逆戰于鬼切部、大敗之、事聞、朝議以
源賴義爲陸奧守鎭守府將軍討之、會有大
赦、許賴時自新、賴時大喜、罷兵以犯國司嫌
名改今名、○賴義賴良訓讀相同、賴義任終、視事鎭守
府、賴時贈駿馬金寶、厚賂士卒、賴義歸國府、

權守藤原說貞之子光貞元貞、從賴義宿阿
久利川、有人刦其營、殺傷人馬、賴義召光貞
問、宿昔無有所怨邪、對曰、賴時長子貞任嘗
欲聘我妹、我賤其門族不許、意彼所爲也、賴
義令收貞任、賴時怒曰、人之在世、誰有不念
妻子、貞任雖不才、我何忍坐視其死乎、我衆
固足拒戰、不如閉關俟其來攻也、戰若不利、
闔族同死、亦無所憾、遂閉關復反、賴義勒兵
擊之、賴時女壻藤原經清平永衡以部下兵

歸賴義、或惡永衡於賴義、收斬之、經清疑懼、
率部下兵奔于賴時、陸奥話記、今昔物語、賴義歸救國
府、使氣仙郡司金爲時攻賴時、賴時使弟僧
良照拒之、爲時雖頗有利而無後援、一戰而
退、賴時聞俘囚安倍富忠起兵屬官軍、親往
陳說利害、衆不過二千人、富忠設伏迎擊之、
嶮岨交戰二日、賴時中飛矢、還鳥海而死、時
天喜五年也、陸奥話記賴時有八子、長盲目稱井
殿、次貞任、次宗任、稱鳥海三郎、次僧官照、稱

境講師、次正任、稱黑澤尻五郎、東鑑○按安藤系圖以官
照爲井殿名、藤崎系圖以爲家任薙髮之稱、並誤、次重任、稱北浦六
郎、次家任、稱鳥海彌三郎、安藤系圖○按藤崎系圖以重任爲
正任兄、恐誤、次則任、稱白鳥八郎、東鑑、藤崎系圖、名據陸奥話記
○本書作行任
貞任居廚川邑、稱廚川二郎、容貌魁偉、皮膚
肥白、長六尺餘、腰圍七尺四寸、及父死、遂領
其兵、陸奥話記、今昔物語、天喜五年十一月、貞任聞源
賴義來攻、自帥精兵四千餘、出據河崎柵、逆

戰于鳥海、時大風雪、官軍飢困、貞任縱精騎衝之、殺數百人、更以驍騎二百餘、張左右翼、夾擊、大破之、賴義僅脫、貞任兵勢益熾、刧略人民、（扶桑略記、陸奧話記、）別使藤原經清率兵數百出衣川關、遣使諸郡、用私符徵官物、康平五年、賴義與清原武則等合兵、攻貞任叔父僧良照柵、良照軍大潰、弟宗任將騎八百、出柵拒戰而敗、（陸奧話記、今昔物語、）別遣游騎襲清原武道陣、又見敗、（陸奧話記、）遂棄柵逃走、久之官軍乏食、（陸奧

話記、今昔物語、）宗任乘其弊、誘磐井以南諸郡、使邀官軍糧道、奪其輜重、（陸奧話記、）貞任謀于衆曰、聞項日敵軍食盡、四散求糧、營中之兵、不過數千、我以精銳襲之、則破之必矣、九月率精兵八千餘襲之、官軍有備、貞任大敗、還營、官軍乘夜逼攻、放火燒之、營中大亂、自相鬬擊、死傷甚多、棄高梨宿石坂柵、退保衣川、（扶桑略記、陸奧話記、）刊木塞路、據嶮拒守、明日官軍來攻、燒藤原業近柵、貞任望火起、大驚、又退保鳥海柵、

（陸奧話記、今昔物語、）其驍將平孝忠金師道安倍時任安倍貞行金依方等皆戰死、（陸奧話記、）既而官軍奄至、貞任宗任不戰而走、保廚川柵、（扶桑略記、陸奧話記、今昔物語、）其地西北大澤、二面阻河、岸高三丈餘、柵上構譙樓、隍中樹刃、施鐵蒺藜、守備甚固、官軍又圍之、貞任發矢石、澆沸湯、拒守甚力、婦女數十、登樓唱歌、以激官軍、賴義怒、急攻之、貞任擊殺數百人、（陸奧話記、）官軍壞屋塡塹、放火燒之、會大風暴起、樓櫓屋舍一時焚蕩、

賊兵大潰亂、官軍紆圍出之、橫擊殆盡、貞任揮劍出戰、官軍攢鋒刺之、不殊、載之大盾、舁至賴義前、賴義責其罪、貞任不言、尋死、時年四十四、（扶桑略記、陸奧話記、今昔物語、）生擒弟重任及藤原經清、斬之、弟家任伯父爲元降、（陸奧話記、今昔物語、）良照逃至出羽、爲守源齊賴所擒、（扶桑略記、陸奧話記、）貞任有二子、長千代童子、年十三、美容色、驍勇有祖風、貞任之敗、出柵而戰、爲官軍所獲、賴義矜之、欲貰死、武則進諫曰、將軍莫思小仁

而遺大害也、賴義然其言斬之、扶桑略記、陸奥話記、今昔物語次高星、乳母懷之遁匿于津輕藤崎、後遂領其地、藤崎系圖初傳貞任首于京師、使降者擔之、至近江、監者命擔夫洗梳之、擔夫請櫛、監者曰、盍用汝櫛、擔夫垂泣曰、我主在世、仰之如天、豈思今日以我櫛梳主髮也、嗚咽久之、觀者愍惻、扶桑略記、陸奥話記、今昔物語宗任及戰敗投泥淖中得免、聞家任等降、率弟則任及金爲行金則行金經永藤原業近藤原賴久藤原遠

久等出降、陸奥話記、今昔物語弟正任逃匿出羽、聞之亦降、陸奥話記七年春賴義以宗任正任僧良增等五人至京師、放宗任家任于伊豫、良照于太宰府、一代要記、百錬鈔、朝野羣載宗任在賴義之家、爲義家所親近、古今著聞集○平家物語劍卷曰、宗任至京師、朝士相謂曰、宗任夷人、其所爲必陋、取梅花示之、宗任以和歌答之、曰、和我久珥能、牟迷能波奈斗波、美多禮妬毛、於保美夜比斗和、以加我以布羅牟、朝士愧而退、蓋後世好事者爲之、今不取、後爲僧居筑紫、今昔物語松浦黨其後也、劍卷

源義親、鎭守府將軍義家第二子、爲左兵衛尉、任對馬守、敍從五位上、尊卑分脈康和中橫行鎭西、侵陵人民、朝廷發兵討之、百錬鈔明年義家遣從士召之、不至、又殺官使、中右記以罪流于隱岐、百錬鈔○尊卑分脈云、義親以康和二年方命、明年流于出雲、古事談爲康和五年、蓋誤、而義親不至流所、留在出雲、殺目代、鹵人民、掠官物、百錬鈔、參取古事談嘉承二年朝廷以平正盛爲追討使討之、尊卑分脈、帝王編年記、○歷代皇紀爲永長七年誤天仁元年伏誅、梟首右獄、百錬鈔、一代要記、古事談、子義信、義俊、義春、○一本春作泰爲義、宗清、義行、義

信稱對馬太郎、敍從四位下、任左兵衛佐、尊卑分脈爲義在義家傳、義親既伏誅、後屢有僞稱義親者、或被捕或被殺、參取百錬鈔、中右記、長秋記、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八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九

列傳第一百五十六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叛臣三

藤原信頼

源義朝 子義平 鎌田政家

藤原信頼、關白道隆八世孫、從三位忠隆第

三子、參取公卿補任、平治物語、尊卑分脈爲人庸闇無他才能、而爲後白河上皇所嬖幸、平治物語累歷右兵衛佐左近衛權中將、補藏人頭、保元三年任參議兼右衛門督、進權中納言正三位、爲檢非違使別當、公卿補任、一代要記、平治物語信頼恃寵驕恣、與藤原通憲權勢相軋、互欲因事圖之、信頼意望大將、上皇將聽之、通憲固爭而止、信頼大銜之、常稱病不朝、與中納言源師仲相結、就其家日夜習武藝、謀報怨於通憲、通憲與平清盛通婚、勢難搖動、時源義朝孤立無援、資望頗輕於平氏、以故與平清盛內不相好、信頼察之、傾心厚交、甘言以悅之、又與權大納言藤原經宗右近衛中將藤原成親檢非違使別當藤原惟方等陰相結、欲乘隙而發、平治元年平清盛如熊野、信頼密告義朝以除通憲之謀、義朝許諾、信頼大喜、贈劍馬及器甲五十聯、義朝又勸信頼、召源頼政源光基源季實等、皆許應焉、於是信頼義朝率兵五

百夜圍三條殿、信頼據鞍呼曰、臣信頼承殊恩日久、而通憲構讒、令將被誅、臣聞之不自安、欲逃死於關東、上皇愕曰、誰敢爲如此謀邪、源師仲素黨信頼、趣上皇御車而出、使遷於大內、遂縱火、左兵衛尉大江家仲等防戰而死、院中擾亂、男女自相蹂藉、死者甚多、通憲知變先逃、信頼圍其家火之、慮變服而遁、盡殺其家人、遂擁上皇入大內、幽於一本御書所、遷帝於黑戶御所、使源重成源季實護

衞兩宮、信賴自爲大臣大將、以源義朝爲播磨守、源重成以下皆拜官、削通憲子五人籍、義朝子義平陳要平清盛於安部野之策、信賴不能從、出雲前司源光泰索得通憲而斬之、傳首京師、信賴與藤原惟方同車、往神樂岡觀之、信賴居朝餉所、冠服擧止、一如天子、每朝會坐羣僚之上、專決機務、人目曰惡右衞門督、及平清盛歸京師、帝潛幸其第、上皇如仁和寺、藤原成親以告信賴、信賴嗜酒常

醉、至曉尚未覺、聞之不信曰、我委惟方經宗等、今何得有是事、成親曰、彼等所爲爾、信賴遽起入視之、帝及上皇皆不在、大驚悸、計無所出、耳語成親曰、勿使人知、又索惟方經宗皆既亡、信賴憤惋切齒、源義朝聞之、勒兵二千餘據禁內、分兵守宮門、帝詔平清盛討信賴義朝、清盛遣子重盛弟賴盛、將兵分攻諸門、信賴躬擐甲居紫宸殿、聞兵至將出拒之、震慴股慄、不能下階、體肥大不便騎、左右扶

抱上馬、錯投地傷鼻、衄血被面、平重盛將五百餘騎攻待賢門、信賴棄守逃還、平氏軍進入宮庭、源義朝使義平拒卻之、平氏皆引還、義朝與義平追之至六波羅、信賴又恐平氏來攻、徐出從義朝軍後、至河原棄軍而逃、義朝兵士請追之、義朝曰、舍之、如彼雖逃去非所少也、義朝戰敗、欲赴關東、至八瀨、信賴追呼曰、前與子有約、何遽棄我邪、義朝大怒曰、卿首擧大事、不及一戰、何面目來見我乎、揮

鞭敺其頰、信賴俯不能答、捫鞭痕而去、從士助吉（姓闕）進曰、何故辱我公、卿等若勇、何不戰克、義朝欲斬之、鎌田政家諫而止、信賴從騎尚有五十人、相謂曰、我公爲人所辱、不能敢抗、豈足恃哉、皆離散、惟助吉從焉、信賴疲困甚、助吉進糒不能食、問所欲往、信賴曰、詣仁和寺祈哀上皇耳、夜經蓮臺野、會延曆寺僧徒送葬而歸、見信賴以爲敗軍卒也、將剽掠、助吉詭曰、此是六波羅兵、追亡至長坂、迷而

失道、僧徒將捨之、有一人取火視之、信賴震慴遽下馬、自解甲冑佩刀、并鞍馬以授之、拜伏求免、僧徒又執助吉、褫其戎服、既而信賴抵仁和寺、涕泣請宥死、上皇遺帝書、請免死一等、帝不報、上皇再遣人乞之、使人未還、官兵圍仁和寺、執信賴而去、平清盛使其子重盛問反狀、信賴悲泣不能答、但云天魔所爲也、願公垂憐以乞吾生、重盛謂清盛曰、彼孱弱無比、赦之何害、清盛曰、信賴元惡、上皇營

救、帝尚不聽、我何敢請、命斬之六條河原、信賴臨刑涕泣曰、重盛仁人、盍救我死、宛轉號呼、刑者不能斬之、捽抑刎之、觀者如堵、有老翁排衆而入、引杖毆信賴屍、瞋目罵之曰、汝奪我采地、使我至饑寒、罪惡之極、身首異處、固其宜也、黨與數十人咸誅死、流信賴兄基通于陸奥、弟信俊于越後、弟家賴子信親奔竄不出、削其官爵、平治物語、家賴據尊卑分脈、信賴敗、源師仲亦被執、初帝幸六波羅、鎌田政家欲取

神鏡、遷之東國、師仲曰、天皇神器、安得擅動搖矣、京師半井本平治物語破匱取而懷之、百錬鈔、古事談、見義朝繫大刀契匱鑰於佩刀、亦紿奪之、愚管鈔遂致之六波羅、百錬鈔、古事談、至是自陳曰、臣本不叛、信賴政家欲奪神鏡、臣竊藏之、臣不黨賊明矣、鄉與信賴相周旋者、唯懼其威權而已、至圖不軌則未嘗與知也、平治物語、政家據杉原本平治物語、定罪流于下野、公卿補任仁安元年召還、世稱伏見源中納言、公卿補任、一代要記、尊卑分脈、

源義朝、左衛門大尉爲義長子也、尊卑分脈、保元物語、生長坂東、驍武有勇略、保元物語○按東鑑治承四年載、賴朝至鎌倉訪故左典廐龜谷舊跡、據此則義朝蓋嘗居鎌倉、義平亦稱鎌倉惡源太、可以爲證矣、任下野守、尊卑分脈、保元物語、鳥羽法皇寵美福門院、生近衛帝、法皇鍾愛之、使崇德帝遜禪位於近衛帝、崇德上皇意常怏怏、久壽二年帝崩、後白河帝卽位、保元元年法皇崩、上皇集兵白河殿、以圖再登大位、先是法皇豫知亂起、手錄將帥十人名、付之美福門院、義朝居

其首、且命義朝及檢非違使源義康等、衛護禁內、及難起、爲義師賴賢爲朝等諸子、赴白河殿、保元物語 義朝獨赴禁內時關白忠通已下公卿會議不決、計無所出、義朝恐失軍機、屢趣之、愚管鈔 帝召義朝諮謀、義朝奏曰、軍機非一、而掩敵不備、取勝於一時、莫若夜戰、臣聞南都僧徒驅吉野十津河兵、今夜已次宇治、明朝方入京師、及敵軍未集、擊之易爲功也、帝從之、保元物語 敕曰、汝棄親赴義、其志可嘉、今

授以大將之任、輸忠建功、他日許汝昇殿、如所請也、義朝曰、士之赴戰場、何期餘命、若蒙敕許、卽今昇殿、以遂素願、戎服進昇殿階、少納言入道信西白帝曰、義朝曾祖及祖父雖聽昇殿、父爲義見爲檢非違使、而今以其子驟聽昇殿、恐虧國典、帝曰、撥亂靖難、非武將而誰與、無必拘常制、義朝感喜而出、乃以所執鞭命繫之階下、止車之所、兵士怪之、義朝曰、我今日得昇殿、若隕命敵鋒、誰知有此賞、

故如之、京師杉原鎌倉本保元物語 乃率精騎四百餘、保元物語諸異本兵數各異、今從京師杉原鎌倉三本、 陣大炊御門河原、安藝守平清盛陣三條河原東堤、乘夜竝進攻之、賴賢爲朝邀戰、義朝縱兵急擊、爲朝等退守白河殿、既而天曙、義朝馳使奏曰、臣等急攻之、而守禦甚固、除火攻外、無復他術、只恐延及法勝寺、是以不敢報、曰、須隨便宜、若伽藍罹災、再造不難、於是縱火上風燒之、白河殿遂陷、保元物語 上皇倉皇出宮、義朝追之不

及、聞逃兵匿法勝寺、就索之、又不得、請焚之、不許、京師杉原半井本保元物語 義朝詣闕奏捷、帝賞功爲左馬權頭、○京師杉原半井本左作右 義朝不欲之、乃奏陳先臣滿仲嘗忝此官、臣蒙此命、實爲襲舊職、然臣既爲助、而今纔轉權頭、非所以爲榮寵也、帝然之、遷左馬頭、藤原高季爲左京大夫、以義朝代之、既而帝令清盛搜索爲義及其諸子、爲義病不能遠遁、潛來義朝所、祈生、是時清盛叔父右馬助忠正及其諸子應

上皇徽、及軍敗、就清盛請降、清盛雅與忠正不協、且欲使義朝殺爲義、遂斬忠正、帝命義朝誅爲義、義朝屢請宥之、帝怒曰、清盛既殺叔父、汝何拒命、若遲回、朕命清盛誅之、義朝悲懼、不知所爲、召其臣鎌田政家曰、今從詔旨、則犯逆罪、否則坐違敕、爲之何如、政家曰、是事至重、臣子之所難得言、然判官殿已爲朝敵、終不可免戮、與其死於他人手、不如自爲之、義朝意決、保元物語令政家紿爲義曰、義朝

清盛戰功有何優劣、不意朝議夐出於清盛下、義朝亦何顏堪之、將奉大人奔關東、恐道路梗澁、不宜羣行、義朝當由驛路而去、大人宜自紀伊舟行、爲義信之、乘車而出、至七條朱雀、政家斬之、義朝奉首詣闕、鎌倉本保元物語〇京師杉原本保元物語曰、義朝召政家諸之、政家曰、判官殿已爲朝敵、與其死於他人之手、不如自爲之、義朝曰、然則汝圖之、政家曰、公自言之、義朝乃歛涕見爲義曰、不測之變將及大人、義朝當以身命百方贖之、惟大人不宜在此、恐招訛言、釀後禍、義朝有東山庵室、大人暫移居焉、爲義大悅曰、人之至寶無過子者、誰以我身救他人之命、未知孰是、姑從本

書、尋殺其弟五人、保元物語清盛舉族受重賞、平治物語因緣帝親臣信西、羽翼漸成、義朝嘗欲以信西子是憲爲壻、信西不許曰、我兒學生、不宜壻於卿、詞色矜傲、義朝銜之、愚管鈔及帝禪位於二條帝、仍躬機務、寵臣藤原信賴雅與信西有隙、知義朝內懷不平、欲引爲己黨、謀除信西、每見義朝、好言遇之曰、我今當塗、爲子左右之國莊官階、何望而不聽、義朝悅而深相結約、平治元年十二月、清盛與子重盛

如熊野、信賴以爲得時、乃說義朝曰、信西以上皇乳母壻、寵幸傾時、政無巨細、皆出其意、我所奏議、每爲沮格、實讒佞諂僻之尤者也、使信西久與事權、遂成禍基、且上皇亦頗厭之、然罪迹未著、是以隱忍而已、清盛與信西有姻好、每欲讒害源氏、當今之世、子亦不能保終、義朝曰、保元中吾親族誅死殆盡、今吾孤立、清盛乘間構讒、吾亦固知之矣、明公有此舉、時不可失、宜決存亡於一舉、吾族賴政

光基等亦常窺此隙、明公宜招此輩相謀、信賴大悅、即贈以寶刀駿馬、義朝謝曰、戰陣所貴、莫若馬、乘是龍蹄突陣、何向而不摧破、及還、信賴追贈盔甲五十領、乃召賴政光基等、密告其意、賴政等曰、義朝一族之長、既應公舉、僕等敢不率從、遂合謀舉兵、義朝與信賴帥五百餘騎直進、犯三條殿、放火上風、百司宮女死傷彝竄、焚信西西洞院宅、疑信西變服逃出、多殺婢妾、幽帝及上皇於宮中、信賴

乃據禁內、自爲大臣大將、以義朝敘從四位下、與之播磨、仍任守、（平治物語、從四位下、據愚管鈔、東鑑、）以其子藏人賴朝任右兵衛佐、（愚管鈔、公卿補任、）清盛途聞變急還京師、大納言藤原經宗與檢非違使別當藤原惟方合謀、奉帝潛幸清盛六波羅第、上皇亦中夜微服、獨幸仁和寺、信賴義朝大懼、疑有將士亡去者、檢籍見兵、猶有二千餘騎、義朝又察賴政光基懷攜貳心、欲殺除之、然恐致內亂而止、遂開陽明待賢郁芳

三門、及昭明建禮二門傍小門、閉南西北三面、揭白旗二十餘旒、兵士塡咽南殿前後諸壺、清盛使子重盛弟賴盛等、將兵三千餘騎攻之、重盛自率兵五百騎、向待賢門、信賴恇怯不發一箭、棄守而走、重盛進至大庭椋樹下、義朝呼曰、惡源太不在邪、信賴怯弱、既已見敗、汝速擊卻之、義平乃率精銳十六騎力戰卻之、賴盛攻郁芳門、義朝縱橫奮戰、賴盛引去、乘勢追擊、官軍窺間突入禁內、義朝不

能還、進攻六波羅、會賴政屬官軍、義平敗而退、義朝士馬俱疲、進退失措、欲決死於一戰、政家固諫、義朝引兵而退、官兵躡後、至三條河原、政家謂軍士曰、頭殿今爲有所思、故避、卿曹暫爲後拒、平賀義信旋馬力戰、義朝顧左右使救之、佐佐木秀義首藤俊通等競進接戰、俊通戰沒、義朝得間而去、比至千束比叡山西塔僧兵羣聚遮路、以齋藤實盛奇策僅得脫去、信賴亦奔逃而來、欲與俱東行、義

朝怒毆辱之、會橫川僧兵設砦龍華越要之、從士皆下馬、破鹿角而過、僧兵注射如雨、義朝叔祖父陸奥六郎義隆中矢而死、義朝命收其首、子朝長亦被重創、義朝大怒、厲衆奮擊、殺傷甚衆、僧徒潰走、進至堅田浦、視義隆首歎曰、八幡殿之遺體、唯有斯人而已、今喪是懿親、我益無憑、揮涕自沈其首於湖水、欲直濟湖、風濤大起、因轉取路勢多、義朝謂從士曰、此行不宜與衆俱、卿等各易路而去、夙

誓不渝、再會東國、咸固請從、義朝不許、實盛等二十餘人自此辭去、唯義平朝長賴朝及式部丞源重成本書作式部大輔、今從尊卑分脈、平賀義信鎌田政家及金王從之、行至鏡驛、聞敵守不破關、更自小關抵小野、時大雨雪、馬縮慄不前、義朝及從士皆脱甲徒步、艱苦辛楚、纔至美濃青墓驛、投富媪大炊家、賴朝後而不至、義朝欲再起兵擊平氏、分遣義平朝長于各道募兵、義朝嘗嬖大炊女延壽、生一女、以故

大炊供給甚厚、邑人聞之、羣起圍之、重成謂義朝曰、我當死於此、爲公潰圍、乃單騎衝突、遂入林中、詐稱義朝、射殺十餘人、自劵其面、刳腹而死、繇是義朝得脱、欲往尾張野間、就長田莊司平忠致、乞鎧馬而赴關東、又遣義信令募兵、義信曰、忠致雖多資力、而其人趨時附勢、情僞不可保、義朝不從曰、忠致政家之婦翁也、我保其無他、汝莫深猜疑、遂決意赴焉、然道路梗塞、義朝患之、平治物語、有大炊兄

平三眞遠、剃髮稱鷲栖源光、東鑑○平治物語、源光作玄光、而爲大炊弟、今從本書、素以俠聞、以政家計遣金王與之相謀、源光悅而具舟、載義朝政家等、覆之以柴、將送野間、自株瀨河下而過折戶、○鎌倉本平治物語、作折津、津吏疑而止之、源光爲不聞而過、乃發矢射之、源光廻船抵岸、津吏入船發柴搜索、源光窘迫、竟欲令義朝自裁、故謂曰、借如義朝至奔敗、從者亦必不下數十人、何依託孤僧、鼠伏柴船中、縱在必不爲卿等獲、度

已自殺矣、義朝耳語政家曰、源光勸我死、政
家曰、姑待之、津吏亦不深究而去、（京師杉原半井鎌倉
本平治物語）明日至內海、忠致侍之甚厚、義朝欲
夙發、忠致固留曰、明日元旦、請過三日而發、
義朝不能違其意、遂信宿、忠致與其子景宗
竊謀殺義朝、及三日夕、爲具湯沐、伏壯士三
人於浴室、窺隙刺之、時金王執兵侍浴、以故
不得發、義朝求浴衣、久之不進、金王自往取
之、壯士得閒而入、義朝曳倒其一人、二人自

左右刺殺之、時年三十八、（按愚管鈔以爲政家覺忠致爲變、白
之、義朝知其不可脫、命政家斬首、政家卽斬之、相繼自殺、今從本書、）金王走還、
立斬三人、源光金王覔忠致父子不獲、乃殺
傷數人而去、忠致傳義朝首於京師、梟之於
左獄樗樹、（平治物語）染工五郎者、嘗被義朝恩顧、
因請其首、瘞之左獄門側、（源平盛衰記）洎賴朝覇
業成、奏朝建一伽藍、造義朝廟其中、後白河
法皇敕索義朝政家之枯髗、獲諸東獄門側、
使檢非違使大江公朝送于鎌倉、賴朝素服

出稻瀨川迎之、創勝長壽院收葬之、（東鑑○按平家
物語曰、朝廷遣使贈義朝正二位內大臣、盛衰記爲太政大臣、無他確據、故今不取、）子
義平、朝長、賴朝、義門、希義、範賴、全成、（東鑑、尊卑分脈、
○平治物語全成作全濟）義圓、義經、（尊卑分脈）賴朝範賴義經
竝自有傳、朝長任中宮進、（平治物語、尊卑分脈、）敍從五
位下、（尊卑分脈）及義朝敗、從至龍華越、與橫川僧
兵戰、矢中其股、拔矢復戰、及抵青墓、與義平
俱受義朝命、募兵於甲斐信濃、義平已發、而
朝長被重創、途遇風雪、至是苦甚、已發復還、

義朝怒曰、賴朝雖幼於汝、而不如此輭弱、汝
宜留此、朝長曰、兒創甚、如爲追者所獲、必遺
大人之羞、願大人手刃、莫煩後慮、義朝曰、吾
以汝爲怯懦、今聞是言、眞我子也、將斬之、大
炊延壽遽救之、義朝曰、令兒激勵也、納刀而
退、義朝又至朝長卧處、謂曰、汝自處何如、朝
長曰、固決於心、唯待大人命、義朝遂刺殺之、
覆衣而出、大炊見之、瘞其骸於篝中、後賴盛
將平宗清發墓、傳首京師、（平治物語）義門爲宮內

丞左兵衛尉、早世、尊卑分脈希義居駿河香貫、義朝敗後、其舅木工頭藤原友忠送之京師、京師本平治物語〇按平治物語見行本以香貫二字爲州人名誤流于土佐氣良邑、幼未有名字、平氏名之曰希義、以其居氣良、稱氣良冠者、及賴朝起兵、平氏命國人蓮池家綱殺之、家綱據東鑑〇本書作家光、長門本平家物語作清常、家綱至希義所居告之、希義曰、我爲先人日誦法華、今日未終課、汝暫緩之、家綱許之、希義徐誦經二卷畢自殺、平治物語〇東鑑云、家綱欲襲希義、希義

曾與州人夜須行家相約、竊赴夜須莊、家綱追至殺之途、送首京師、子曰隆盛、後爲殷富門院判官代、尊卑分脈全成小字今若、與義圓義經同產也、及義朝敗、其母常磐攜三兒逃匿、而清盛悅常磐容色納之、由是今若等皆獲不死、語在義經傳、今若後爲僧、改今名、居醍醐、性慓悍、人呼曰醍醐惡禪師、平治物語〇按尊卑分脈、全成後改名隆超、而東鑑等諸書無所見、故不取、及賴朝起兵、全成與弟義圓往屬之、東鑑、義圓據平治物語語、居遠江阿野、尊卑分脈稱阿野法橋、平治物語、尊卑分脈、

建仁中有人告其叛、賴家使武田信光捕之、放於常陸、尋命八田知家殺之、東鑑有六子、賴保、賴高、賴全、時元、道曉、賴成、尊卑分脈、按本書時元作隆元、今從東鑑、賴全稱播磨公、居東山延年寺、與全成同被殺、時元稱阿野冠者、承久元年集兵於駿河、自宣言奉密旨、管領東國、平政子命北條義時遣兵擊滅之、東鑑義圓初名圓成、小字乙若、爲圓慧法親王坊官、稱卿公、及賴朝舉兵、與兄全成往屬之、平治物語率兵一千騎從叔

父行家、防平氏於尾張洲股河、爭先單騎夜渡河、爲平氏邏騎所殺、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義平年甫十五、與叔父春宮帶刀義賢戰于武藏大倉斬之、平治物語、源平盛衰記、世呼鎌倉惡源太、平治亂起、義平從鎌倉馳赴京師、時信賴恣署諸將士、欲授義平官、義平辭曰、屬保元之亂、叔父爲朝遽任藏人、然以其不急之授、辭不受、實合時宜、殲滅信西、侍世寧謐、領國任官、亦不爲晚、鬱在鎌倉、士卒慣呼惡源太、

宜仍舊稱、願假我少徒卒、要清盛於安部野、擊其不意鏖盡之、信賴不從、重盛攻入待賢門、信賴惶怖、未及排陣而走、義朝怒、令義平防之、義平與鎌田政家、後藤實基、佐佐木秀義、波多野義通、三浦義澄、首藤俊通、齋藤實盛、岡部忠澄、猪股範綱、熊谷直實、平山季重、金子家忠、安達遠基、平廣常、關時貞、片桐景重十六騎俱進、義平謂左右曰、擐櫨匂鎧、而乘黃赭白馬者重盛也、卿等認之、躍馬而出、

縱橫馳突、直赴重盛、戰大庭椋樹下、環左近櫻右近橘、追之七八匝、勢甚厲、重盛退至大宮巷、再率新兵五百騎、復攻入大庭、義平呼重盛曰、我及子爲源平嫡冑、兩兩無媿匹敵、請與決死、又驅逐五六匝、重盛又引兵退、大宮巷、義朝以敵兵累至、遣人激勵、令邀擊、卻之、義平又與十六騎出大宮巷、衝擊之、敵兵奔潰、重盛與其臣與三左衞門景安、新藤左衞門家泰走、義平與政家追之、至二條堀河將及之、義平馬躓而伏、政家射重盛、甲堅不入、義平曰、射馬、政家射之、重盛墜馬、立屋材上、兜鍪墜、政家迫之、景安遮當之、義平馳至刺景安、重盛將與義平相當、家泰進馬與義平搏、政家乃刺家泰、重盛得間走歸六波羅、時窮陰沍寒、雨而冰鞍、政家手凍不得攀、義平教之刻鞍而上、鞍設手形自此始矣、義朝旣卻賴盛、前攻六波羅、義平將赴之、時賴政頓騎三百餘于六條河原、觀望不進、義平怒

曰、賴政首鼠兩端、觀望勝敗、不可不先擊之、率五十餘騎搏擊、賴政敗績、遂奔于清盛、義平攻入六波羅門內、清盛親督兵出戰、交戰移晷、而義平麾下自旦經數戰、銳氣稍衰、平軍交進防之、義平遂斂兵而退、及義朝敗走、從至美濃青墓、義朝命義平、朝長募兵諸州、義平赴北國招募、比至飛驒、來屬者稍多、及義朝死問至、衆咸離散、義平亦將自殺、旣而以爲深讎未復、大丈夫豈徒死乎、潛歸京師、

覘伺平氏、有義朝之舊臣志内景澄、素賤不爲人識、以故義朝敗後、委質平氏、以俟時變、適逢義平、與語大喜、詐以義平爲己奴、出入六波羅、義平躬執廝役、景澄僦舍三條烏丸、（三條烏丸據異本平治物語）居停主人熟視義平擧動、以爲非常人、景澄又每食不令人視、主人益疑、竊從障間窺之、則景澄易饌而食、主人告之六波羅、清盛遣難波經房率兵三百圍之、義平拔刀躍出、立斬數人、跳登屋上、忽爾不見、

（平治物語）經房獨獲景澄歸、清盛面嘲其懷貳、當斬、景澄曰、我世仕源氏、暫事汝者、俟源氏興隆時耳、汝疎漏不悟、何得嘲我哉、清盛怒速斬之、義平草次露宿、累覘平氏、備嘗艱苦、覓故舊於東近江、將投其家、途過逢坂、困卧山中、會經房詣關明神、因分兵五十騎搜索、義平蹷然起應之、經房射中其腕、義平不能揮刀、兵衆埰堆遂虜之、以歸六波羅、坐之於廡下、義平怒曰、我雖命窮就虜、何爲居廡下、卽

自起入座、清盛出而面之曰、向卿被圍於烏丸、能潰三百騎而出、今爲五十騎所虜、何、義平笑曰、是命也、卿亦命蹇、遂至於此、吾爲勍敵、不宜久活、疾斫、（諸本平治物語）卽斬之於六條河原、時年二十、臨死罵曰、保元中多戮源平將士、每以夜分、今白晝殺我、平奴何無狀也、嚮使信賴用我言、平奴無噍類矣、經房曰、卿何饒舌、義平瞋目曰、汝善斬我、否必爲雷震殺汝等、後經房果震死、世以爲祟焉、（平治物語○按鎌倉

本平治物語經房作經遠、盛衰記作經俊、而一谷之役、經遠經房尚存、未知孰是、今姑從十訓鈔及京師杉原半井諸異本平治物語、）

鎌田政家、本名正清、稱二郎、（平治物語）藤原秀鄉之裔、（尊卑分脈）相模人也、（保元物語）父通清、號鎌田權守、事源爲義、（尊卑分脈○按京師杉原本保元物語通清作政宗、權守作莊司、未知孰是、）政家繼事義朝、以勇敢聞、白河殿之戰、爲義子賴賢出戰、射斃二騎、義朝怒、欲自當之、政家扣轡止之曰、主將豈自輕如此乎、義朝不聽、政家乃麾兵士遮留、奮身赴敵、適

有逸馬入義朝陣、政家就視之、鏃貫鞍大如鑿、以爲爲朝所射、義朝曰、爲朝年少、筋力未可至此、是必詐設以怖人也、汝一戰挫之、政家乃率百騎赴之、爲朝詬曰、爾乃我家郎從、不足當吾彀、政家曰、昔爲主君、今則逆徒、不討何爲、乃射中其冑、爲朝大怒、率首藤家末等猛士二十八騎來逼、政家度其鋒不可當、引衆避之、爲朝亦不窮追、保元物語平治之亂、信賴以政家爲右兵衛尉、約曰、此戰得勝、當酬

大日本史　卷二百二十九　列傳　二十三

以上總、及重盛攻待賢門、政家與後藤實基等十六騎從義平力戰卻之、義朝攻六波羅、戰不利、欲決死於一戰、策馬赴敵、政家扣馬諫曰、自古雖稱源平兩家、世殊以源氏爲最勇、然而今日之戰、矢竭刀折、士馬皆創、以此進擊、必難得利、若隕命於卒伍之間、涴屍於戎馬之蹄、非啻貽羞千載、諸州親黨解體、相率從敵、不如暫晦迹山林、使敵不能高枕也、義朝從之、政家從至尾張野間、投其婦翁平忠致家、義朝遇害、政家時與忠致飲、聞變起座、行酒者拔刀斫之、政家輒奪其刀還刺之、忠致子景致自後斬之、時年三十八、平治物語子盛政、稱藤太、次光政、稱藤次、事義經、與佐藤繼信忠信齊名、世稱義經四天王、盛政戰死一谷、光政與繼信同戰死屋島、義經甚哀惜之、以所愛駿馬名薄墨施之僧、爲令寫經立率都婆、源平盛衰記○按東鑑、賴朝之置政所、以藤井俊長者爲案主、俊長稱鎌田新藤次、則蓋光政子也、附以備考建久中賴朝思政家之忠、

大日本史　卷二百二十九　列傳　二十四

廣求其胤、得一女、賜志濃鐵田名部二莊、以酬之、東鑑後雍髮號金木尼、尊卑分脈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二十九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

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叛臣四

源義仲　樋口兼光　根井幸親　弟今井兼平
淺原爲頼
藤原公宗

源義仲小字駒王丸、（源平盛衰記）左衛門大尉爲義孫、父義賢春宮帶刀、（源平盛衰記、尊卑分脈）久壽二年爲姪義平所殺、義仲其第二子也、時僅二歲、（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東鑑二歲作三歲、而書死年爲三十一、自元曆元年逆算之、至久壽元年三十一年也、據此、其生實在久壽元年、東鑑一書齟齬、）義平慮其爲後患、囑畠山重能搜捕殺之、重能憐其孤弱、不忍殺之、會齋藤實盛來武藏、重能密告其情、以駒王託之、實盛匿之七日、是時東國人士多義朝部下、實盛度終不可免、送之信濃、託其乳母夫權守中原兼遠、兼遠傾心鞠育、令居木曾山下、（源平盛衰記、乳母夫據東鑑）保元平治之亂、源氏門族死亡略盡、兵馬之權悉歸平氏、（平治物語）義仲雖幼、心深痛家門衰弊、慨然有爲宗黨復讐之志、遊戲常肄武技、（源平盛衰記）起居應對度越羣兒、鄉里屬目、及長軀幹魁偉、膂力邁倫、兼便騎射、飛鳥走獸、射無不中、兼遠以爲天授、（長門本平家物語）至年十三、襲高祖義家故事、詣石清水、自加元服、更名義仲、稱

木曾次郎、（平家物語）屢往來京師、伺察平氏、治承四年、以仁王起兵討平氏、下令諸國源氏、義仲與從父兄頼朝應之、集兵信濃、浹旬至一千餘、平宗盛聞而懼、召中原兼遠責之、命縛送義仲、兼遠佯許之、進誓書、宗盛信而釋之、兼遠還信濃、令義仲依大姓根井幸親、移檄四境募衆、（源平盛衰記）下野足利、甲斐武田、上野那和等皆來附、聲勢日張、（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那和據異本平家物語、甲斐武田據玉海、）九月頼朝與大庭景親戰于

石橋山、義仲欲舉兵應之、時平氏之黨笠原賴直將攻義仲、義仲之黨村山義直栗田寺別當範覺等邀之于市原、失利、義直告急義仲、發兵赴援、賴直不戰而走、（東鑑）養和元年六月、（據玉海、吉記、一代要記、皇帝紀鈔、及本書壽永二年三月條文、訂之、說具城長茂傳）越後人城長茂來擊、長茂先令津張宗親等赴植田越、而自將兵四萬陳橫田莊、義仲聞之、率騎二千餘逆之、族人井上光盛引其族保科黨三百餘騎、（族人據尊卑分脈）涉筑摩河先進、

佯張赤旗幟、長茂見以爲宗親等旋軍來、遣使止之、既而光盛猝變旗幟直衝其陣、後義仲亦縱兵合擊、長茂軍大潰、人馬溺河死者甚衆、長茂奔還越後、義仲追到國府、州兵降者相屬、（長門本平家物語）九月、中宮亮平通盛、但馬守平經正、率兵來攻、義仲大敗之於越前、（東鑑、百鍊鈔）越前越中加賀豪傑聞之大懼、胥議曰、方今源平構兵、郡國鼎沸、關東咸屬右兵衛佐、北國多屬木曾冠者、而吾曹無所適從、若猶豫不決、彼必來擊、不如往屬之也、相率而來附、義仲疑其有詐、新附兵衆乃進誓書、義仲大悅、與良馬人各一匹、自是北陸道悉歸義仲、兵勢益彊、武田信光義仲疏族也、欲以女妻義仲子義高、結其歡心、遣使致意、義仲不喜、答曰、有女者將之與志水冠者、令執巾櫛、如定爲匹配、則我不願也、信光怒、遂間義仲於賴朝曰、自義仲克越後、臂使北國、勢寖強大、故小松大臣有女、宗盛子之、欲以妻義

仲、潛通書信、義仲既許之、賴朝聞而大怒、時叔父行家與賴朝有隙、奔依義仲、賴朝愈怒、率兵赴信濃、義仲召將士議之、樋口兼光等曰、事已如此、宜據富部大井固壘拒之、義仲沈吟久之曰、保元以來、我宗族動輒相魚肉、取笑於人、今平氏未滅、而與兵衛佐結怨、非計之得者、我暫避之、乃如越後、（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賴朝聞義仲引去、亦引兵還武藏、遣使義仲曰、當今平氏驕橫、陵蔑朝廷、法皇赫怒、命

吾宗族、翦除逆賊、是吾與足下當枕戈待旦、竭力王室之秋也、然叔父十郎藏人、不存報國之忠、濫以私怨圖賴朝、頃聞藏人託身足下、足下庇之而不疑、未審足下意何如、若無貳心、捕送藏人、不然使志水冠者來、吾子養之、二者不聽、當與足下會獵也、義仲又議之小室忠兼曰、避而示屈、蓋慮大功不終也、今不從其所欲、則東北新啓釁、戰鬭且始、何暇討平氏哉、將軍固無異謀、則不如亟令御曹

司質也、今井兼平曰、故帶刀殿爲惡源太所害、釁既開于前、佐殿亦不能無猜防於將軍、孰能保其有終哉、請早與之絕、義仲終從忠兼之言、遣義高爲任子、乃報曰、不知藏人與公有隙、亦非通信招致、唯因存宗親之好、任其來投館穀而已、寇敵未除、何蓄異圖、藏人於我亦叔父、義不可遣、從命送兒息、幼騃未辨東西、冀善視之、（源平盛衰記）義仲悉召兵士妻謂之曰、右兵衛佐徵質於我、拒而不致、其必來擊、然則汝曹夫婿隕命於鋒鏑、故我割愛質兒鎌倉也、衆婦皆泣而謝、（長門本平家物語）壽永二年四月、右近衛中將平維盛等大擧來擊、義仲遣其將仁科守弘林光明等於越前、據燧山城、平泉寺長吏齊明率徒屬一千來附、燧城南界荒乳中山、北連柚尾木邊、東接越之白峰、西至三國港、北陸道第一要害、塡木石塞日野河、河水盈溢、道路如海、敵軍不能進、相持數日、齊明度我兵寡少、城遂不可保、

乃射箭書敵軍、教其竊決堤而導其兵、敵軍競進攻之、城陷、敵軍乘勝、遂陷諸城、五月、維盛遣其部將越中前司平盛俊屯于般若野、義仲使今井兼平率兵六千擊走之、義仲發越後、入越中、得衆五萬、至無動寺、簡兵器、勒軍士、詣白山社、使僧覺明作文禱大捷、進抵般若野、令將士曰、敵衆而我寡、於平原廣野則無利、我欲先陳礪波北麓、敵必頓兵山中猿馬場、以覘我兵勢、我分兵出自南麓前後

掩擊則蔑不勝矣、乃陣于北麓、維盛等果陣猿馬場、分兵十萬、自礪波志雄二道竝進、將入越中、義仲謂今井兼平曰、横田河原之役、我以三千破敵四萬、今我五萬、彼十萬、以一當二、且敵軍遠來疲弊、以逸待勞、可一戰而破、乃分兵爲七隊、遣行家等諸將分道俱進、自將精兵三萬渡小矢部河、屯埴生、旁有神祠、問州人、曰、八幡社也、亦令覺明作文禱捷、時有白鳩翔旗竿上、義仲下馬拜伏、進陣黑

坂、與敵相距可百餘歩、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射戰竟日、義仲欲乘夜襲之、故緩其期、及昏令樋口兼光率兵三千、持鼓螺千許、自中山鼓譟而進、兼平根井幸親等五部兵合一萬餘、繞南北黑坂而進、義仲驅近村牛四五百、縛炬於角、策而縱之、軍士隨其後、讙譟衝突、震動山谷、敵軍擾亂、爭赴南壑、投崖谷而死者、一萬八千餘、人馬相蹴、積屍成陵、獲其將參河守平知度、右兵衞佐平爲盛及館貞康首、維盛

僅免、收散卒奔加賀、保宮腰、佐良嶽、源行家率所部兵向志雄山、軍不利、義仲聞之、自率騎四萬赴之、敵將平盛俊聞維盛敗、奔于佐良嶽、義仲逐北至加賀、陣于平岳野、兩軍休兵馬、相持不戰、會義仲芻者爲敵軍偵人所獲、芻者紿曰、今夜將來襲、曰大雨暴風安得然、曰木立林中有一古祠、欲取其材爲炬火以照攻路、敵軍大懼、收兵宵遁至安宅、河水大漲、溺死者千餘人、達旦斷橋據守、六月義

仲合行家軍、進至安宅渡、時水濁不見底、衆不得濟、林光明放馬十匹試之、水僅及馬腹、義仲麾衆而濟、大戰于篠原、敵軍敗走、長驅至成合、竝松連破之、獲瀨尾兼康及齊明等、敵大潰、棄器械輜重、自間道遁還京師、義仲惡齊明反覆、尋斬之、源平盛衰記、釋兼康、兼平諫曰、兼康瞻視異常、不殺必爲後患、義仲不聽、平家物語、既而義仲行家將入京師、自東山北陸二道竝進、至越前國府、與諸將議曰、聞叡山

僧兵據險設備、我不得輒入京師、如何而可、
覺明曰、設令平氏誘山徒、啗以厚利、三千衆
徒、豈悉一心乎、其間通志於我者、未必無之、
請牒而誘之、義仲從焉、進至近江蒲生、待山
徒報、（源平盛衰記、參取保曆間記、）而芻糧匱乏、徵於百濟
寺、得米五百石、義仲悅、予之村邑五所、以資
香火、延曆寺僧幸明雅與覺明善、來見覺明、
義仲謂之曰、聞山門衆徒黨於平氏、欲拒義
軍、是以先牒衆徒、諭向背之理、未得其款、請

子急去爲我曉譬衆徒、衆徒從我、舉火山上
以爲信、幸明還諭義仲之意、衆徒悉應、義仲
大喜、七月以覺明爲前導、渡湖登山、次總持
院、平氏聞而大懼、奉養和帝出奔西海、義仲
又渡湖、率篠原野洲兵、從勢多入京師、行家
亦自宇治至、（源平盛衰記）二將謁法皇於蓮華王
院、面奉討平氏宣旨、（玉海、吉記、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詔賜
義仲第于京師、（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先是源賴朝居
鎌倉、略定關東、諸國響應、平氏日蹙、法皇論

功、賴朝第一、義仲第二、敍從五位下、任左馬
頭、爲越後守、（玉海）義仲不悅、改任伊豫守、（百鍊鈔、源
平盛衰記、）聽院昇殿、法皇籍諸平故地五百餘所、
以其一百四十所賜義仲、行家請賞將士、義
仲不聽、八月法皇以養和帝播遷西海、更議
所立、議者或謂、世亂立長君、故三條宮子北
陸宮宜卽大位、北陸宮嘗爲僧、避亂北國、及
義兵起、義仲奉之入京師、（源平盛衰記）至是義仲
亦欲使其踐帝位、因大藏卿高階泰經啓之、

法皇素欲擇高倉帝二皇子立之、而難違其
奏、乃命僧俊堯揣義仲意、諭之曰、國家典故、
以繼體守文爲貴、今故院皇子二人見在、若
廢本宗、求之庶孫、人神所不安也、卿其莫異
議、（玉海）義仲復奏曰、建立之議至重、非臣等之
所敢議、然既被聖問、豈敢不披瀝乎、嚮陛下
脫屣之後、平氏跋扈、陵侮朝廷、故三條宮倡
義、雖功業不成、大義已伸於天下、今弃其胤
子、更議所立、赴義將士、將何所望、（源平盛衰記）法

皇下廷臣議之、玉海咸謂義仲所奏非無謂也、但北陸宮嘗爲僧、不宜登九五、然懼義仲兇威不能決、命官寮卜高倉二皇子及北陸宮、三宮吉、法皇納寵姬丹波之言、意屬四宮、再卜之、四宮吉、三宮吉凶相半、北陸宮凶、遂立四宮、義仲大怒曰、以齒則宜立北陸宮、以卜則宜立三宮、爲得立四宮、事既如此、可不爲三條宮痛恨哉、參取玉海、源平盛衰記既而義仲漸驕恣、部下兵縱橫京師、損害院御領以下公卿

莊田、掠略民家資財、京師騷然、法皇將召賴朝、義仲不悅、欲邀拒之、賴朝遣使訴義仲欲討己、且陳身不入京師便宜、於是法皇欲賜義仲上野信濃二國、以弭其掠暴、使賴朝義仲和解、乃諭其意於賴朝、賴朝亦請下宣旨於東海北陸東山三道、令還平氏所侵奪國領及莊園於本主、敕從其請、其不用命者、令賴朝糺察處法、然憚義仲、不下宣旨於北陸、玉海時平氏保屋島、行家請討之、法皇許之、義

仲奏曰、行家勇則勇矣、然屢致敗衄、宜更選其人、法皇改命義仲、源平盛衰記手取御劍賜之、玉海義仲發京師至播磨、先遣足利義清高梨高信海野幸廣擊之、十月義仲自播磨將赴備中、以瀨尾兼康爲鄉導、兼康畔據板藏拒守、義仲大怒、急攻殺之、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義仲至播磨據歷代皇紀、一代要記、百鍊鈔、閏月義清高信幸廣與平重衡等、戰於水島敗死、源平盛衰記義仲欲進攻屋島、適聞賴朝遣弟義經帥兵數萬入京師、引兵

而還、法皇遣使止之、義仲不奉詔、遂還京師、以備義經、○源平盛衰記曰、義仲將發備中、十一月二日樋口兼光自京師告行家以法皇密旨討義仲、義仲急旋軍京師、時平氏族在室津、行家託以征討而出、其實避義仲也、今據本書、義仲以閏月十五日入京師、十一月與行家俱受征討敕、盛衰記誤、故不取、乃奏法皇曰、水島之戰、平氏雖一旦獲利、勢不能久、山陰道兵士多在備中、足以禦之、陛下勿復憂之、義仲與行家竊謀奉法皇赴北國、行家不從、而密告之、法皇驚、遣法印靜賢諭義仲曰、聞卿將挾朕有所行、又聞不

俟朕命、舉兵赴關東、所聞如實、則不知卿意欲何爲、義仲奏陳曰、臣有二怨於陛下、曩召賴朝、臣以爲不可、而不納臣言、又向下東海東山北陸諸道宣旨曰、若有違此宣旨者、追討一從賴朝之命、是實臣之遺憾、臣欲赴關東釋怨於賴朝耳、至如奉乘輿臨戰場、固無此事、不知陛下從何得此飛語、臣甚懼焉、請奉敕討賴朝、賜一行書以示東國之將士、是臣之願也、靜賢既去、義仲以爲行家泄之、乃

造法皇宮、就靜賢及高階泰經奉誓書、而奏曰、讒構臣者、必臣親族、願得其人甘心焉、法皇慰諭曰、所聞道路之言、非出於卿之黨、朕固不之信、莫以介懷、義仲又奏、向下賴朝宣旨暨御教書、若非出聖慮、請推按奉行之人、不聽、義仲兵士劫剽滋甚、人民愁苦、法皇亦密備之、十一月、法皇遣主典代景宗譴責（景宗姓闕）曰、卿雖固陳不反、人已證之、何以自明、朕往命赴西海、卿稱備源九郎、稽緩不發、豈非欲謀不軌乎、事無其實、速赴西海、義仲對曰、讒謗繁興、幸被勘覆、臣無異志、已明之於誓書、復何所陳、承西征之命而未發者、實恐賴朝代官率數萬衆入京師也、使其不入京師、則可赴西海也、法皇申敕義仲曰、賴朝將有所奉獻、是以使人入京師、所率亦不多、明無他故、卿勿猜疑、義仲心雖不悅、不敢枝梧、（玉海）又遣檢非違使平知康、諭以戢部下、義仲待接倨慢、言辭不遜、謂知康曰、輦下兒童呼卿

稱鼓判官、卿豈爲人所撾乎、知康忿恚、還具奏其狀、遂勸法皇討義仲、法皇乃詔延曆寺座主圓城寺長吏、召僧兵守法住寺殿、以知康董督軍事、義仲聞之怒、謂將佐曰、吾首應義舉攘逆臣於西海、豈非曠世之功乎、然有何罪、俄見誅罰、方今東西路梗、餽運不繼、我擁五萬衆鎮護京師、然官不給芻糧、軍士殆至餒死、若非掠取豪富、所積何以養士卒、且軍國所貴者馬也、使馬羸瘦、將士艱乎使鬬、

故刈近郊禾麥以飼之、士卒侵掠、實出於飢疲、而未嘗入王公卿士之家、鹵略資財、貴賤雖殊、饑渴切身一也、牛馬雖強、無食則不爲用、事有權宜、何拘拘于茲、是皆皷之所爲、我將往擊破彼皷、汝等宜速爲之備、兼光兼平苦諫曰、今以私嫌、構怨至尊、神明必罰之、宜束身歸闕、引咎雪愆、其修怨於知康、亦未晚也、明公熟思之、義仲性剛愎自用、所欲必遂、謂兼光等曰、吾自起兵於信濃、未嘗示怯於

人、雖至尊豈束手受制乎、若從汝等言、待罪闕下、反爲皷所擊殺也、義仲死生決于此、汝等與其敵匹夫、寧敵國王、遂舉兵反、又分兵爲七隊、進圍法住寺殿、使兼平率三百餘騎向瓦坂、自帥四百餘騎向西門、知康登垣大罵、義仲怒、因風縱火、殿堂廬舍、悉爲焦土、知康不發一矢而遁去、官軍大敗、公卿宮人爲士卒所辱、座主明雲、長吏圓慧法親王、亦爲亂兵所射殺、乃徙帝于閒院殿、法皇于攝政

基通第、多幽公卿、義仲既得志、參言將士曰、天下事吾所欲爲、汝曹爲公爲卿、各從其所請、顧吾爲帝、則帝幼童也、吾不可復爲童、爲院則院老法師也、亦不欲爲法師、惟視攝政、年齒相如、事體相宜、吾欲居其位、自今以後、汝等宜稱我曰攝政殿、兼平諫曰、夫攝籙者大織冠之裔、世居此職、佗姓斷無任之、（源平盛衰記）義仲曰、然則爲判官代、兼平曰、此非好官、（長門本平家物語）義仲低回久之曰、我得之爲院御

廏別當、縱馳良馬、不亦快乎、遂自爲別當、（源平盛衰記）義仲自幼竄匿北鄙、雖容姿可觀、舉止朴野、時人傳其事以爲笑、（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前關白基房女有殊色、基房鍾愛之、以女御皇后自期、義仲逼娶之、（源平盛衰記）因欲以妻兄權大納言師家爲攝政、然大臣無闕、乃與基房謀、褫基通攝政、借藤原實定内大臣、以師家爲内大臣攝政、停中納言藤原朝方、參議藤原基家、太宰大貳藤原實清、大藏卿高階泰經、

參議平親宗、右近衛中將源雅賢、右馬頭源資時、肥前守源康綱、伊豆守源光遠、兵庫頭藤原章綱、越中守平親家、出雲守藤原朝經、壹岐守平知親、能登守高階隆經、若狹守源政家、備中守源資定、左衛門尉平知康等、文武四十餘人官職、（玉海、源平盛衰記、）基房隨事開諭、爲陳禍福、義仲稍輟兇暴、弛所錄廷臣之防禁、移法皇于西洞院第、（源平盛衰記）法皇亦使義仲總領諸平故地、以悅其意、（吉記、百鍊鈔、）尋辭左馬頭、敍從五位上、（玉海、東鑑、）賴朝聞義仲驕肆、乃命其弟範賴義經、大發兵討之、（源平盛衰記）抵伊勢、宣言糺察東海東山二道不還莊土於本主者、先是國中皆苦義仲兵士橫暴、據鈴鹿山而應賴朝、與義仲行家兵相拒、義仲又遣兵擊之、（玉海）是時流言室山水島之戰、平氏累捷、將入京師、義仲以爲腹背受敵、我事不復濟矣、乃欲與平氏講和、共擊賴朝、作書遺宗盛及二位尼、且請得其宗女爲妻、宗盛不聽、

（長門本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玉海曰、義仲鑄一尺鏡、模八幡神體、背鑄誓書遺之、請和親、然當時浮說紛紜、本書從所聞而書之、未必確實、故今不取、）三年正月敍從四位下、（東鑑、○源平盛衰記作正五位下）尋任征夷大將軍、（東鑑、職原鈔、源平盛衰記、○玉海、百鍊鈔、征夷作征東、職原鈔、盛衰記、無大字、）法皇厭義仲暴橫、外視優奬、內實欲藉義經等除之、故有此授、而義仲不悟、大有得色、宗盛請和、法皇下義仲等議、義仲不可、既而聞範賴義經率大兵自宇治勢多竝進、平氏亦略鎮西、徇四國、還福原、大舉將入京師、惶惑失措、是月十七日、行家叛義仲、據河內石川城、義仲遣樋口兼光、率五百餘騎擊破之、獲首七十餘級、東兵漸逼、義仲遣今井兼平源義弘、將五百餘騎向勢多、根井幸親楯親忠帥三百餘騎向宇治、撤橋守之、二十日東兵既渡河、幸親等不能支、引兵而還、（源平盛衰記）義仲所分諸將未還、兵寡勢孤、（玉海）豫謀軍敗則取法皇奔北陸、（北陸據玉海、○本書作西海、誤、）簡壯士二十人自從、護法皇於西洞院第、至是奏法皇曰、

東賊已迫、宜避之醍醐寺、法皇不從、義仲乃至階下、按劍嗔目、備駕頻趣幸、宮中皆失色、法皇不得已、將出宮、時義仲兵士馳報敵至木幡伏見、義仲乃率百餘騎而出、幸親親忠斂散兵來合、併其衆僅三百餘騎、東兵既塡滿七條八條法性寺柳原、旌旗蔽空、義仲望見謂從士曰、我命在今日、汝曹欲逃者去、將士皆曰、人誰無死、食其祿者、當死其事、義仲悅、乃督將士、親自決戰、當畠山重忠等衝突

縱橫、冒陣出入者數、幸親親忠等精銳一百餘騎、悉皆戰死、義經縱兵三百餘騎、攻擊甚急、義仲遂大敗、僅率七八十騎、趣法皇宮、近衛少將藤原成經閉門不內、義經率猛銳十一騎連射、義仲又敗走、義經兵躡而擊之、義仲且戰且走、至三條河原、敕使河原有直及弟有則率三百餘騎追迫、大呼曰、北陸道朝日將軍○平家物語曰、義仲任左馬頭、賜朝日將軍院宣、而諸書無確據、蓋義仲自稱也、如何視背於敵、豈獨不愧墜源氏之家聲乎、義仲廻馬奮戰、有直兵潰散、身被創遁走、而東兵相踵來擊、義仲從騎奮鬭疾力、死者亦多、至是尚餘十三騎、義仲乃欲赴勢多、途經三條白河、畠山重忠隔河遙呼、義仲廻馬射戰、既而範賴率三萬騎自勢多進、今井兼平屯國分寺、與戰不捷、源義弘戰沒、兼平引兵而還、逢義仲于粟津、義仲悅、握兼平手曰、吾嚮欲自裁於京師、然欲與卿一面、故崎嶇至此、今兵敗力竭、身亦被重創、爲虜恥也、

不如自殺、兼平曰、名將忍死雪恥、方今賴朝據東國、平氏在西海、而將軍歸北國、則天下三分、鼎足竝峙矣、將軍宜先歸越前、兼平當留而拒之、卽收散兵、得四五百騎、旣而東兵大至、義仲將二河賴重率三十騎當之、力戰而死、一條忠賴等遮來攻擊、義仲勵殘兵馳突潰圍者數、範賴進兵東擊、於是義仲兵戰死皆盡、所從止兼平一人而已、義仲謂之曰、我常擐薄鎧甚輕、今日更覺重、兼平曰、鎧何

遼重、豈將軍銳氣摧折、孱弱至此邪、顧指栗津松原曰、將軍至彼而決、兼平當拒追者、義仲曰、我欲與汝同死、將策馬俱進、兼平扣馬諫曰、將軍體疲馬羸、若隕命於行伍、豈不貽羞乎、義仲單騎向前林而馳、日垂暮、橫截水田、馬驚、鞭之不進、義仲窘迫、石田爲久射中其面、瞑眩伏馬鬣、遂爲追騎所殺、源平盛衰記時年三十一、東鑑、八坂本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爲三十七誤義經傳首于京師、源平盛衰記、百鍊鈔繫赤帛於髻、書曰、賊源義仲、串首於劍、源平盛衰記梟東獄樗樹、源平盛衰記、百鍊鈔有二子、○長門本平家物語載四子義高、力壽、鶴王、餘名王、諸書無所見、義高、義宗、義高稱志水冠者、尊卑分脈、名據東鑑○本書作義基質于鎌倉、義仲誡曰、汝善侍賴朝、勿見疎斥、能自成立、期以方面之任、乃附賴朝使遣之、其臣海野幸氏名據東鑑○本書作行氏與義高同甲子、特命從行、源平盛衰記賴朝以女妻之、及義仲伏誅、賴朝欲殺之、侍婢伺知告其妻、以故義高得出營而遁、義高好雙六、幸氏爲敵手、是

夕幸氏入義高臥內、引衾而臥、明日獨雙六、外人不覺、既而賴朝聞其走、大怒、命堀親家追之、至入間河原捕斬之、東鑑義宗稱木曾四郎、尊卑分脈樋口兼光姓中原、信濃權守兼遠子、稱樋口二郎、源平盛衰記與弟兼平根井幸親楯親忠、俱事義仲、爲之爪牙、世稱木曾四天王、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楯親忠爲高梨忠直礪波之戰、兼光將兵三千、自葎原襲擊平氏軍破之、平氏退保篠原、義仲追至安宅、遙望敵營、謂兼光曰、兵幾何、曰、不過三百、曰、其將爲誰、曰、畠山重能、義仲曰、是關東精銳、汝宜爲先鋒摧之、兼光乃簡兵百五十爲魚鱗陣、直衝其陣、殺敵二百餘、自亡百騎、兩軍交綏、源平盛衰記○諸本平家物語曰、今井兼平落合兼行率五百餘騎先登、與畠山重能小山田有重等決戰、兩軍死傷甚多、重能收散卒退、兼光與兼行率三百騎與高橋長綱戰、斬長綱、未知孰是、及源行家背義仲據石川城、○平家物語、城爲長野城、率兵五百攻而拔之、獲首虜七十餘級、行家挺身而走、追至紀伊、

既而聞義仲軍不利、放俘斂兵、急還京師、行至鳥羽秋山、從兵稍稍亡去、從者纔三十騎、東軍聞兼光來、邀之於朱雀作道、兼光至四冢、兒玉黨與兼光有姻、因勸之降、兼光遂降、兒玉黨就源範頼源義經、請宥兼光死、初法住寺之亂、兼光縱兵多辱公卿宮人、以故宮人同辭曰、兼光義仲之梟將、活之必貽後患、朝議遂決死、及傳義仲兼平首徇京師、使兼光從其後、明日斬于朱雀、（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弟兼平、

兼平稱今井四郎、及燧城不守、領兵六千入越中、與平盛俊相遇般若野、接戰自旦至昏、大敗之、斬二千餘人、義仲犯法住寺殿、兼平率兵三百餘騎、由瓦坂進、放火宮殿、（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自射殺主水正清原近業、（八坂本平家物語、近業作親業、如白本作友業、今從玉海、源平盛衰記、）東兵來討、與源義弘將五百餘騎拒之勢多、撤橋守之、與稻毛重成榛谷重朝戰、義弘戰死、兼平聞宇治既破、敵入京師、帥殘兵數百而還、（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遇義仲於粟津、散兵稍集、可四五百騎、又與東兵戰、義仲兵死傷殆盡、兼平勸義仲自裁、單騎遮追兵、見義仲死、乃大呼曰、我是今井四郎兼平也、乃冒陣搏戰、衆憚其勇、不敢近、顧箙尚餘八矢、射殪八騎、又大呼曰、日本無雙勇士、今方自殺、汝曹視以倣我、遂銜刀投馬而死、妹鞆繪、美而勇、善武技、義仲嬖之、每戰別將一部、北國之戰、所嚮皆有功、及義仲

敗、騎從者僅十三人、鞆繪在其中、東兵尾擊、鞆繪防戰甚疾、東兵披靡、義仲至四宮河原、從騎止七人、鞆繪尚在、遠江人内田家吉、（源平盛衰記○諸本平家物語作御田師重、如白本恩田爲重、）自言力兼六十人、與鞆繪接馬交搏、鞆繪即斬其首、持視義仲、義仲憫然曰、可惜勇士、爲一女子所獲、我亦不知其死誰手、異日人將謂義仲臨死猶攜女子、適足累名、汝自此去、鞆繪固請、義仲慰諭懇至、鞆繪嗚咽還國、時年二十八、（源平盛衰

記、參取平家物語、後爲尼、居越後友杉云、長門本平家物語○平
源平盛衰記曰、後頼朝聞鞆繪勇、召赴鎌倉、屬之森五郎、識已決死、和田義盛請爲妻、生
男、所謂朝夷名三郎義秀是也、義盛敗、鞆繪潛逃越中、依石黑氏爲尼、年九十一而終、按
東鑑和田氏滅在建保元年、時義秀年三十八、今姑以元曆元年義仲敗死年爲準、逆筭
之、義秀生在元曆元年前九年、故不取、

根井幸親、姓滋野、左衛門尉國親子也、稱根
井小彌太、滋野系圖初義仲起兵、平氏召中原兼
遠責之、兼遠詐與誓狀、約捕送義仲而還、不
欲背誓、以義仲託幸親、視時而動、幸親許之、

潛爲指畫、倡本國及隣境兵、來附者日衆、源平
盛衰記養和元年敗城長茂兵於横田川原、長門
本平家物語、既而平通盛來擊、義仲逆戰、幸親爲
前鋒、敗之於越前水津、東鑑、百鍊鈔、礪波之戰、將
兵二千、登彌勒山、與諸將掩擊大敗之、逐北
抵加賀、幸親將二百五十騎當飛騨景高五
百騎、搏戰甚急、兩陣死傷殆盡、幸親射中景
高馬、景高墜馬、幸親亦下馬、短兵相接、景高
刀折、幸親以爲乘人之厄非勇也、乃投刀相

搏、遂斃之、義仲之犯法住寺殿也、幸親射殺
圓慧法親王、東軍入京師、與子親忠率三百
餘騎向宇治、戰不利、引兵退、東兵追之、幸親
且鬬且卻、河口源三船越小二郎竝進迫幸
親、幸親張左右手邀之、源三小二郎進馬自
兩腋抱之、幸親脅持二人、挼小二郎帶投之、
没泥淖而死、源三據鞍不動、幸親併馬投死
之、東兵辟易、無敢進者、幸親乃收散兵還京
師、遇義仲於六條河原、與東兵大戰、遂没于

陣、源平盛衰記子親忠稱楯六郎、滋野系圖、源平盛衰記、從
義仲屢樹戰功、與幸親俱戰死于六條河原、
源平盛衰記

淺原爲頼○淺或作朝稱八郎、甲斐人、小笠原氏
之支族也、容貌魁偉、有膂力、善挽勁弓、性素
無頼、不事產業、每招結徒衆於諸國爲羣盜、
民間頗患苦之、朝廷敕所在召捕之、不獲、保曆
間記正應三年春爲頼潛至京師、夜與其二子
擐甲騎入禁中、歷代皇紀就女孺問曰、主上臥何

處紿曰、御寢殿、又問寢殿何處、曰南殿艮隅、爲賴如言而入、女孺急入內、因長姬告變、時帝實在中宮、乃著婦人服、幸春日殿、宮人或攜寶器從帝、或抱皇太子避於常磐井殿、增鏡爲賴已入寢殿、中宮衞士景政格鬬被創、景政姓闕二條京極篝兵五十餘人、自外而入、排闥繼進、爲賴自知不免、與二子俱至紫宸殿、各割腹而死、幷三屍送六波羅、增鏡、島津家今川家本太平記、時檢其所射箭鏃、太政大臣爲賴六字、保曆間記

又其佩刀、卽前參議藤原實盛家藏寶刀名鯰尾也、實盛父子因坐被收繫、增鏡、保曆間記、島津家今川家本太平記、歷代皇紀、初伏見帝登阼、龜山上皇以不稱後嵯峨帝遺詔之意、慍之、增鏡、爲賴之犯宮闕、世言上皇所令爲也、權大納言藤原公衡奏後深草帝、請遷上皇于六波羅、不聽、因矯伏見帝詔、歸咎上皇、於是上皇作誓書賜北條時宗、以自洗雪、事由是得解、增鏡、島津家今川家本太平記、

藤原公宗、內大臣實衡子也、正中二年任參議、兼左近衞中將、元德二年累進權大納言、敘正二位、公卿補任、尊卑分脈、承久之亂、其先公經與北條義時爲內應、義時深德之、以故家世與鎌倉相爲扳援、勢傾朝野、舉朝無比、后妃多出其家、自北條高時伏誅、公宗內不自安、常思復北條氏、舍匿高時弟泰家、日夜共圖作亂、家臣三善文衡說公宗曰、欲知國之興亡、莫如察政之善惡、欲知政之善惡、莫如觀賢

臣之用捨、今立朝持風節者、獨有藤原藤房耳、以諫不行、引身遁去、時事可知矣、公何不速招黨舊、以復鎌倉、公宗乃謀、令泰家作亂京師、高時子時行起關東、名越時兼起北國、建武二年竊圖弑逆、爲浴室于北山第牀下、多植刃、設機令可陷、旣成邀帝游宴、以擬華淸之幸、帝許之、夜夢有婦人自神泉苑來曰、前有虎狼、後有熊羆、帝寤而怪之、及幸北山、過神泉苑、祈池神、水俄沸騰、帝益怪之、按駕

不進、會公宗弟公重馳上變、駕卽返、敕左近衞中將源定平、及結城親光、名和長年、勒兵收公宗及弟俊季、俊季脫走、定平等入捕公宗、公宗泣曰、我家累世寵渥、辱託葭莩、有何所觖望而謀逆哉、顧媢疾我家者所構耳、敕幽之定平第、令親光拷問三善文衡、三日乃服、斬之六條河原、帝不欲斬戮大臣、流公宗於出雲、臨發長年等遂誅之、幷斬外族右兵衞佐藤原氏光、（太平記、幷斬氏光據天正本）

時公宗妻有身、數月免、匿于仁和寺側、敕定平就所居索之、侍女春日局出見使者詭對曰、夫人憂思終至破胎、兒生而不育、因誓以和歌曰、以都波利乎、多駄須能毛利玥、於久都由能、機曳之玥都計氏、奴流流曾傳加奈、帝憫其言、寢而不問、兒後長名實俊、（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太平記、）仕後光嚴院、官至右大臣、（公卿補任、尊卑分脈、）公宗善彈琵琶、方其謀逆、詣北野社禱七日、適奏玉樹、木工頭孝重（姓闕）聞之曰、玉樹亡國之音、且其所彈又何殺聲之多也、未幾果敗云、（太平記）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一

列傳第一百五十八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逆臣

蘇我馬子 子蝦夷　孫入鹿

弑逆人神所共憤、而天地所不容也、一有弑逆之臣、則人人得而誅之、其得保首領老死

牖下、乃幸而免耳、異邦之史、臣弑其君者、歷世不絕、故歐陽修創例於唐書、元史臣論列於遼金二史、皆本春秋之意、而使生者膽落、死者骨驚、抑又嚴矣、天朝丕業隆熙、風化淳美、二千年間、絕無觸瑟之虞、敢行弑逆者、唯眉輪王蘇我馬子二人而已、豈非聖子神孫朝日夕月之效邪、眉輪王附在皇子傳、據事直書、情實自見、雖非婉而成章、庶幾盡而不汙、作逆臣傳、

蘇我馬子、大臣稻目之子也、性習武略、且有才辨、深敬佛法、敏達帝元年、爲大臣、十三年鹿深臣、佐伯連、本書並闕名往百濟、得彌勒石像及佛像各一軀而還、馬子請求之、使鞍部司馬達等・池邊氷田、往于四方、訪修道者、二人抵播磨、得還俗者高麗慧便、馬子尊之以爲師、又度善信・禪藏・慧善三尼、崇敬尤篤、令氷田達等供給衣食、造佛宇於宅東、置彌勒石像、請三尼大設齋會、達等得佛舍利於齋飯

上、獻之、馬子試以鐵碪鎚摧之、碪鎚共摧、舍利不壞、又投之水、浮沈從其所欲、馬子・氷田達等大驚異焉、益信勤修、又造佛殿於石川宅、於是佛法始行于世、十四年二月、起塔於大野丘北、設大齋會、藏達等所贈舍利於塔柱頭、馬子有病、卜之、卜者曰、父稻目所祭之佛爲祟也、馬子奏其占狀、詔令拜其佛、祭之、時國內多疫死、物部守屋奏滅佛法、自抵寺燒佛像塔殿、毀辱馬子及其徒、執三尼而禁

錮之、馬子啼泣、六月馬子奏曰、臣疾久弗瘳、不得三寶之力、則不可救治、詔還三尼於馬子、馬子大喜、乃禮三尼、新營精舍居之、及帝崩、羣臣誄于殯宮、馬子佩刀而誄、守屋笑曰、如中箭之鳥雀、馬子恚焉、次至守屋、守屋手足震慄、馬子笑曰、可懸鈴矣、由是怨隙漸深、用明帝即位、馬子仍爲大臣、二年四月帝病篤、詔欲崇佛法、守屋與中臣勝海固陳不可、馬子曰、唯詔之從、誰生異計、乃與皇弟引豐

國法師入宮、守屋大怒、遂聚兵自備、大伴比羅夫手執弓矢、守馬子槻曲之家、及帝崩、守屋謀立穴穗部皇子爲天皇、馬子奉皇后炊屋姬命、使佐伯丹經手、土師磐村、的眞嚙殺穴穗部皇子、既而勸諸皇子及羣臣、謀除守屋、相與率兵圍攻守屋、守屋兵強、諸軍三退、馬子與廄戸皇子發誓祈勝、馬子誓曰、凡諸天王大神王等助我獲克、當創建寺塔、興隆三寶、誓已勵兵進戰、迹見赤檮射殺守屋、亂

平、馬子造法興寺於飛鳥、至推古帝四年而成、敕以子善德爲寺司、崇峻帝即位、爲大臣如故、帝甚惡馬子驕恣專權、五年十月有獻山猪者、帝指猪曰、朕有所疾、何日得斬之如猪頭、多設兵仗於宮中、馬子聞之大懼、招聚其黨、潛謀弑逆、○本書註、或云、嬪大伴小手子怨寵衰、密告馬子以天皇之語及設兵仗之事、詐稱進東國調、竊使東漢駒行弑日本紀宮中人大驚擾、馬子使人收之、於是人始知馬子所爲、而無敢言者、馬子深德駒、贈

遺豐厚、常令出入臥內、水鏡、聖德太子傳曆駒密姦馬子女河上娘、竊匿爲妻、日本紀既而事覺、馬子大怒、縛駒庭樹、繫髮枝上、將射之、責其罪曰、賊奴驕而愚、輒弑天皇、駒大呼曰、我當時唯知有大臣、不知有天皇、馬子益怒、自取劍刲其腹、遂斬其首、水鏡、聖德太子傳曆推古帝時、馬子彌專威福、及其病、男女一千人爲之出家、嘗與皇太子奉敕、撰天皇記國記及臣連伴造等本記、三十二年、馬子令阿曇連名闕阿倍麻

呂奏曰、葛城縣臣之舊里也、因縣以爲氏、是故常欲賜其縣爲封戶、帝詔曰、朕蘇我氏之出、而大臣則朕舅也、大臣之所言無不從、夜則不俟明、日則不至昏、然當朕之世、遽失此縣、後世必言以婦人臨天下、愚而妄失縣邑、如此、則豈惟朕之受譏、大臣亦蒙不忠之名、終不聽、三十四年死、葬于桃原、馬子家於飛鳥河上、穿池築島、因稱島大臣、日本紀子蝦夷、倉麻呂、○日本紀舒明紀註、倉麻呂又名雄當、本書或作雄正、倉麻呂

四子、石川麻呂、日向、連子、赤兄、蘇我系圖連子大紫大臣、公卿補任石川麻呂、赤兄自有傳、蝦夷推古帝三十四年爲大臣、公卿補任世稱豐浦大臣、○舊事紀曰、宗我島大臣生豐浦大臣、名曰入鹿、誤、帝崩、田村皇子山背大兄王各承遺詔、及葬皇嗣未定、蝦夷欲獨決之、然慮羣臣相援不和、與阿倍麻呂謀、饗廷臣於家、使麻呂謂之曰、方今國家無主、若弗早定、懼有變、當立誰爲嗣、因擧遺詔、令各言其志、羣臣無敢對者、問之再三、

於是羣臣或援田村皇子、或推山背王、惟蝦夷弟倉麻呂曰、今日之事、不得輒言、當熟思而陳議、蝦夷乃知衆議不和、而山背王察蝦夷意在田村皇子、不敢復爭、惟蝦夷叔父摩理勢固欲山背王卽位、蝦夷怒其違拒、遣兵殺之、遂與羣臣翊戴田村皇子、是爲舒明帝、蝦夷爲大臣如故、皇極帝元年夏秋之交大旱、縣邑或殺牛馬以祭諸神、或頻移市、或禱河伯、皆無應、蝦夷教之讀大乘經於諸寺、又

設佛菩薩及四天王像於大寺南庭、手執香爐祈雨、無應、是年北越蝦夷來朝、賜食于朝、蝦夷亦饗于家、躬自慰勞、蝦夷強僭滋甚、建祖廟於葛城高宮、而爲八佾舞、作歌歌之、大發國內竝百八十部人民、豫築二墓於今來、其一曰大陵、爲己墓、一曰小陵、爲子入鹿墓、謂人曰、願死後無勞民、聚上宮乳部民營作、役使無息、上宮大娘姬王發憤而歎曰、蘇我臣專擅國政、多行無禮、天無二日、國無二王、

何由任意、大役吾民、自此兩家構怨、二年災異屢起、蝦夷將出、諸巫覡繫木綿於樹枝、候其渡橋、爭陳神語、紛擾喧嘩、不可聽悉、十月蝦夷因病不朝、私授紫冠於子入鹿、以擬大臣、呼次子（本書名闕）曰物部大臣、資其祖母物部氏貲財、大張威福、明年鵂鶹生子於蝦夷大津宅、劍池蓮有一莖二萼者、蝦夷曰、我家將榮之瑞也、卽以金字書之、納法興寺、是時巫覡等復陳神語、古老以謂移風之兆也、父子

僭逆滋甚、及入鹿敗、蝦夷亦見誅、（日本紀）

入鹿一名鞍作、又稱林臣、爲人暴戾、皇極帝在位、入鹿專國政、威權過父、上下震恐、憚其嚴酷、蘇我氏嘗與上宮諸王子有隙、入鹿將除之而立古人大兄爲天皇、古人大兄者、舒明帝子、其母馬子女也、二年、遣小德巨勢德太古、大仁土師娑婆、襲山背大兄於班鳩、王等逃匿膽駒山、入鹿聞而速發兵、使高向國押往擊之、國押辭曰、僕守帝闕、不可外出、於是入鹿將自往、古人大兄遽來問曰、大臣何之、入鹿告其故、古人大兄曰、鼠伏穴而生、失穴而死、入鹿乃不往、遣軍士攻殺之、蝦夷聞之嗔罵曰、吁爾入鹿至愚、專行暴惡、不亦殆乎、明年冬、入鹿營二家於甘檮岡、稱蝦夷家曰宮門、己家曰谷宮門、稱男女曰王子、宅外構柵門、傍作兵庫、每門設水槽各一、木鉤數十、以備火災、常使力士持刀護衞、時蝦夷使長直起鉾削寺於大丹穗山、又造家於畝傍

山東、築城環池、起庫儲箭、每其出入、俾五十兵士繞身從之、聚健兒、名曰東方儐從者、又使諸氏人入侍、名曰祖子孺者、漢直等恒侍二門、天智帝雅惡之、遂與藤原鎌足合謀誅入鹿、送其屍於蝦夷家、於是漢直等聚集親族、爲蝦夷備、天智帝使將軍巨勢德太古喻以君臣大義、高向國押謂漢直等曰、吾儕坐君大郎當見誅戮、大臣亦不免、拒戰復爲誰乎、棄兵而去、衆從而散走、蝦夷臨誅、取天皇

記國記寶貨自燒之、船惠尺收其煨餘國記、以獻天智帝、帝許其親族斂葬蝦夷入鹿及哭泣、日本紀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一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二

列傳第一百五十九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外國一

隋

唐

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四海萬國、棊布星

羅、民生其間者、萬類千種、其殊風異俗、不可遍擧悉識、惟文軌之所通、載籍之所存、其國俗物產、世代變革、可得而考焉、其最大者爲隋、地廣人多、自上古聖賢之君、法天爲治、以道德仁義化導其民、典章制度大備、下及近古、而其禮儀文物、人材財用、亦非諸國之可比、其國自隋以前、秦漢之裔、雖有歸化者、而未聞有通使者、而彼史紀我風土物俗、虛實相半、至如載朝貢封爵等之事、則古今所無、蓋當時置府於任那、分帥臣鎭制之、時高麗雖稱臣朝貢、而亦世奉彼正朔、受彼封爵、意爲任那帥臣者、亦從而受其封號乎、抑鎭西奸民以商貨往來者、假名朝使、稱貢調、受封爵、以爲射利之資、而彼史從而錄之乎、要皆不足以取信、而其實通使者、則自推古帝朝始矣、自後使聘往來、史不絕書、此不可以不錄也、其他諸蕃服叛不一、鴻荒之世、素盞嗚尊往來韓地、其後不通、崇神帝朝、任那人朝

貢、自是來者日多矣、仲哀帝九年、神功皇后征新羅、赦其王爲飼部、方此時也、其旁高勾麗百濟一時降附、請爲西蕃、廷議因定內官家任那之府、以統制三韓、其後肅愼渤海亦慕化來歸、大凡諸國使聘之來、其納款輸誠者、懷柔綏撫、書辭無禮者、自太宰府放還、或奸僞往來者、責以信義絕之、舍逆取順之道也、蝦夷僻居東北、屢寇邊陲、自日本武尊東伐、懷化歸命、然其俗麤獷、動致騷擾、置鎭狄

征夷之職、禁䟦梁、備暴發、歸化內嚮者、廼處于一方、遂其性、不令獲喧擾、若夫女眞蒙古、恃彊寇邊、則摧陷廓清、不旋踵就戮、不得恣其毒螫、嗚呼神聖柔遠之制、膺懲之意、由是可睹矣、今其載籍可徵者、竝列作傳、其餘如流寓漂至者、亦從而附之云、

隋國在筑紫西、自隋以前、其國號數變、其文字之可得紀者、自唐虞始、唐堯有聖德、號陶唐氏、旣老讓舜、舜克熙堯之載、號有虞氏、舜

讓禹、號夏后氏、傳世十七、桀淫驕、商湯放之、代立、都于亳、仍號商、盤庚徙于殷、故亦號殷、殷紂湛湎、諸侯不享、周文王昌修德、民歸周、武王發伐殷代之、子孫昏亂、戎狄侵之、平王宜臼遷洛、是爲東周、東周惠王閬十七年、當神武帝元年云、周道陵遲、嬴秦滅之、二世而民叛、劉季立爲天子、都長安、是爲漢高祖、傳世十四、其臣王莽簒立、號新室、漢宗室劉秀夷羣賊、復漢祚、是爲光武帝、亦十四主、曹丕

簒之、都許、國號魏、劉備卽位于成都、亦號漢、孫權據武昌稱吳、漢二主、爲魏所滅、魏五主、司馬炎代之、是爲晉武帝、都洛陽、孫氏有吳四世、晉又取之、五胡猾晉、司馬氏遂不振、遷都於建康、拓跋珪起於鮮卑、建都於平城、號北魏、於是分爲南北、司馬氏傳世十三、劉裕代之、是爲宋武帝、凡八主、蕭道成滅之、號南齊、爲蕭衍所滅、蕭衍改國號梁、凡四主、陳霸先滅之、國號陳、拓跋氏有國一百四十九年、

魏分爲東西、寶炬都長安、是爲西魏文帝、善見都鄴、是爲東魏孝靜帝、東魏傳國於高洋、號齊、凡六主、爲宇文覺所滅、宇文覺改國號周、周五主、讓位於隋王楊堅、（參取西土歷代史傳）楊堅事周爲相國、封隋王、遂受周之禪、卽帝位、因本封國號隋、改元開皇、是歲敏達帝十年辛丑歲也、開皇九年滅陳、併其地、總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至是南北混一、在位二十四年殂、是爲高祖、太子廣立、改元大業、（隋書）實推古

帝十三年也、十五年秋、詔使大禮小野妹子聘于隋、鞍作福利爲通事、(日本紀) 贈隋主書、其略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善隣國寶記、隋書、) 十六年夏、隋主使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來聘、築使邸於難波高麗館上、以飾船三十艘飾騎七十五匹迎勞、裴世清等造闕再拜、獻國書信物於庭、其書曰、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御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

無隔遐邇、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内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修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此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稍宣往意、并送物如別、宴世清等於朝、(日本紀) 帝問皇太子曰、書辭如何、太子曰、賜諸侯書式也、然曰皇、曰帝、其義一矣、彼之書用皇字、宜答書以報也、帝從之、(聖德太子傳曆) 太子親艸書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想清念、此卽如常、今大禮蘇因高、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又使小野妹子爲大使、難波雄成爲小使、鞍作福利爲通事、學生倭漢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玄理等八人、送世清等、明年秋、妹子還、鞍作福利留而不歸、(蘇因高卽妹子、乎那利卽雄成也、) 二十二年、遣犬上御田鍬、矢田部造、聘于隋、明年、犬上御田鍬等還自隋、(日本紀) 二十五年、隋主廣爲其臣宇文化及所弑、是爲煬帝、孫侑立、禪位於唐公李淵、

隋滅、(聖德太子傳曆引曆錄、隋書、)

唐主姓李氏、名淵、受隋之禪、國號唐、改元武德、都長安、(唐書) 是歲當推古帝二十六年也、三十一年、學僧惠齊惠光及醫惠日福因自唐歸、奏曰、唐禮儀之國也、宜常相聘問、(日本紀) 淵殂、是爲高祖、子世民立、是爲太宗、改元貞觀、(唐書) 實推古帝三十五年也、舒明帝二年秋、使大仁犬上御田鍬、大仁醫師惠日聘于唐、四年、唐主使新州刺史高表仁送御田鍬、明年

遣吉士雄麻呂等送高表仁、至對馬而還、（日本紀、新州刺史據舊唐書、）唐主殂、子治立、是爲高宗、（唐書）孝德帝白雉四年小山上吉士長丹、小乙上吉士駒聘于唐、室原御田爲送使、學生巨勢藥、冰老人、及學僧道嚴定惠安達道觀等二十餘人從之、又大山下高田根麻呂爲大使、小乙上掃部小麻呂爲副使、學僧道福義向等一百二十餘人俱發、土師八手爲送使、根麻呂等至薩摩竹島、遇風覆没、唯門部金等五人得生還、五年春大使小錦下河邊麻呂、副使大山下藥師惠日、判官大乙上書麻呂等、聘于唐、高向玄理爲押使、唐主問皇朝地理、國初神名、麻呂等皆隨問應對、既而玄理卒於唐、（○本書此下註引伊吉博德書云、是歲學生氷老人、高黃金、學僧妙位等十二人及韓智興、趙元寶、共使人歸、然此歲還者長丹而非麻呂、則此註宜在長丹還之下、或明年麻呂還之下、然無他書可徵、姑從舊而附於此、）秋七月遣唐使吉士長丹等還、齊明帝元年河邊麻呂等還、（日本紀）五年坂合部石布、津守吉祥、伊吉博德、使

于唐、蝦夷數人從之、石布船遇風漂至南海、爲島賊所刧殺、吉祥等至越州會稽縣、乘驛赴東京、時唐主在東京、使人延見、唐主先問天皇起居、次慰勞使者、見蝦夷問其地方種類、蝦夷獻白鹿皮及弓箭、時唐將以明年攻百濟、是以拘我使于西京、（日本紀註引伊吉博德書）六年唐將軍蘇定方等攻百濟、虜其王義慈、（日本紀及一說）於是始放我使、七年吉祥等歸、（日本紀註引伊吉博德書）天智帝壬戌歲、唐又攻百濟、癸亥歲我師與唐兵戰于白村江敗績、甲子歲唐百濟鎮將劉仁願遣朝散大夫郭務悰等來、內臣中臣鎌足遣沙門智祥賜物郭務悰等、（○按善隣國寶記曰、郭務悰來聘、使僧智辨問曰、有表函獻物以不、務悰曰、有將軍牒書獻物、智辨奏聞、廷議以爲彼非唐天子之使、不當入京師、卽令太宰府移牒於百濟鎮將、幷以其意告諭務悰等、卻獻物、自府放還、）乙丑歲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馬上柱國劉德高、右威衛郎將上柱國郭務悰來聘、（日本紀及一說）併送還學僧定惠、（日本紀註引伊吉博德書）詔饗賜德高等於筑紫、遣小錦守大石小山

坂合部石積等送德高等、日本紀及一說丁卯歲唐百濟鎭將劉仁願遣熊津都督府熊山縣令司馬法聰、送坂合部石積等至筑紫都督府、法聰歸、乃以小山下伊吉博德、大乙下笠諸石爲送使、元年冬唐兵滅高麗、二年使小錦中河内鯨聘于唐、四年唐百濟鎭將劉仁願遣李守眞上表、冬唐使郭務悰等六百人、及送使沙宅孫登等一千四百人、船四十七艘、泊比智島、郭務悰等以人船衆多、慮驟至致疑防、先遣沙門道文等于對馬、告來朝之意、對馬國司牒知太宰府、府即馳驛以聞、時天智帝崩、帝大友元年春遣内小七位阿曇稻敷於太宰府、告喪於郭務悰、郭務悰等咸易服、舉哀者三、東向稽首再拜、進書函及信物、夏以絁一千六百七十三匹、布二千八百五十二端、綿六百六十六斤、頒賜郭務悰等、別賜甲冑弓矢於郭務悰、發回之、天武帝三年唐人三十人歸化、移置于遠江、十二年入唐

學生土師甥白猪寶然、及百濟之役沒于唐者、猪使子首三宅得許、與新羅使俱來、持統帝四年筑紫軍丁大伴部博麻自唐而歸、博麻齊明帝七年救百濟之役、爲唐兵所虜、天智帝時、土師富杼冰老筑紫薩夜麻弓削元實兒四人亦在唐、富杼等聞唐人所計、密圖歸奏、而無資糧、博麻謂富杼曰、今願賣我身以充路資、富杼從其計、得逃還、博麻在唐三十年、至是與新羅使俱至、詔獎慰、賜水田四町、免三族課役、日本紀文武帝大寶元年以守民部卿直大貳粟田眞人、爲遣唐執節使、左大辨高橋笠間爲大使、右兵衛督坂合部大分爲副使、至筑紫候風、明年往于唐、續日本紀先是唐主殂、太子顯即位、是爲中宗、號其母武氏爲皇太后、武氏遂廢唐主爲廬陵王、立豫王旦爲帝、尋革唐命、改國號周、降旦稱爲皇嗣、粟田眞人如于唐、周之長安二年也、唐書眞人等歸、學僧辨正留于唐、辨正善談論、臨淄

王隆基時在藩邸、辨正以善圍碁、被賞遇、懷風藻武氏殂、盧陵王顯復位、后韋氏弑之、立幼子重茂、臨淄王隆基入誅韋氏、廢重茂、豫王旦復即帝位、是爲睿宗、立隆基爲太子、尋讓位太子、是爲玄宗、唐書元正帝靈龜二年、多治比縣守爲遣唐押使、大伴山守爲大使、藤原馬養爲副使、聘于唐、時唐之開元四年也、養老二年、多治比縣守等歸、聖武帝天平五年多治比廣成爲遣唐大使、中臣名代爲副使

聘于唐、七年廣成等歸、唐人袁晉卿從廣成而來、後仕爲玄蕃大學頭安房守、賜姓清村、孝謙帝天平勝寶四年、正四位下藤原清河爲大使、從四位上大伴古麻呂爲副使、及留學生藤原刷雄、聘于唐、明年正月朔、唐主受賀於蓬萊宮含元殿、是日使清河等列西畔第二、在吐蕃下、新羅使東畔第一、在大食國上、古麻呂不肯就坐、謂掌客曰、新羅者我屬國也、其使者不當在我邦之上、廷爭之、唐人

不能奪、改以清河等坐東畔第一、引新羅使列西畔第二、六年、大伴古麻呂歸、唐僧鑒眞從古麻呂來朝、天平寶字二年、小野田守使于渤海而還、奏曰、唐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九日、御史大夫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僭稱帝、國號燕、改范陽作靈武郡、其宅爲潛龍宮、改元聖武、留其子安慶緒知范陽郡事、自將精兵二十餘萬騎進、十二月攻洛陽陷之、僞署百官、唐主使安西節度使哥舒翰將兵三十

萬守潼津關、大將軍封常清兵十五萬守洛陽、明年安祿山遣將軍孫孝哲帥兵二萬攻潼關、哥舒翰壞潼津岸塞路、孫孝哲鑿山開路、引兵入新豐、六月六日唐主奔于劒南、七月甲子、太子璵即位于靈武、改元爲至德元載、己卯、唐主至益州、平盧留後事徐歸道遣果毅都尉行柳城縣兼四府經略判官張元澗於渤海乞兵、渤海疑其有姧、留而不遣、十二月丙午、徐歸道果鴆殺劉正臣於北平、潛

通祿山、僞幽州節度使史思明安東都護王玄志知其計、帥兵六千餘人攻破柳城斬徐歸道、自稱權知平盧節度鎭於北平、至德三載四月王玄志遣將軍王進義乞援於渤海、且告國事曰、天子還西京、迎太上皇于蜀居于別宮、賊徒稍就殄滅、渤海尚未信、乃留進義遣使于唐、唐降敕書於渤海、渤海附田守奏進、於是敕太宰府曰、安祿山是狂胡狡竪、逆天犯上、事必不利、彼不能圖西、則還更掠海東、古曰、蜂蠆猶有毒、況於人乎、府帥宜知

此狀、預爲之備、時前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在唐未歸、天平寶字三年春適渤海使至、便以外從五位下高元度爲迎使、内藏全成爲判官、與渤海使楊承慶等倶發、且詔渤海王、送高元度于唐、元度與渤海使至于唐、明年唐主使中使宣旨曰、特進兼秘書監藤原清河當依請遣歸、而恐殘賊未平、道路有艱、元度宜取南路先歸復命、卽令中謁者謝時和、送

元度等赴蘇州、刺史李岵具大船一艘、使越州浦陽府折衝沈惟岳、別將陸張升等送元度、五年元度還至太宰府、遣從五位上上毛野廣濱外從五位下廣田小床等於安藝、造船送唐使、初元度之還也、唐主以亂後弓材乏用、告元度求牛角、元度還奏之、令東海東山北陸山陰南海道諸國貢牛角七千八百、以遣于唐、以右虎賁衞督仲石伴爲遣唐大使、上總守石上宅嗣爲副使、六年石上宅嗣罷、左虎賁衞督藤原田麻呂爲副使、夏唐副

使紀喬容等三十八人列狀、告大使沈惟岳贓汙不堪任、於太宰府、府奏之、報曰、大使副使竝是彼之所命、今不可改換、其還鄕之祿、亦依舊給、七年渤海使王新福奏言、李家太上皇（玄宗）少帝（肅宗）竝崩、廣平王攝政、（代宗）年穀不登、人民相食、史朝義僭帝號、性頗仁恕、人心歸附、兵鋒甚彊、鄧州襄陽已屬史氏、李家獨有蘇州朝聘之路、固未易通、於是敕太宰府

曰、唐國喪亂、使命難通、其沈惟岳等、宜安置優給、如懷土願歸者、給船發遣、沈惟岳竟留仕于朝、寶龜中敍從五位下、賜姓清海宿禰、編附左京、光仁帝寶龜八年佐伯今毛人爲遣唐大使、小野石根大神末足爲副使、今毛人至攝津職、病而不能往、詔副使石根持節先發、行大使事、判官已下犯死罪者、許持節使專決、尋敕石根、至唐之日、彼若問無大使者、宜量事分疏、七月石根等到揚州海陵縣、

觀察使兼長史陳少遊言、屬祿山之亂、館驛彫弊、限使人六十人入京師、尋得中書門下牒、又節減使者從員、持節使及副使判官錄事等四十三人、以明年正月十三日到長安、館待優厚、中使訪問不絶、數日禮見於宣政殿、進信物、唐主大喜、班示羣臣、尋設宴於延英殿、引見使人、遣中使趙寶英、將答信物、送使者、持節使拜辭曰、本國海路遙遠、漂蕩不測、今中使云往、冒涉波濤、萬一顚躓、恐曠王

命、唐主再使傳旨曰、朕有少信物、差寶英等以押送、道義所在、不以爲勞、既而趙寶英等以九月解纜、海中遇風、小野石根等三十八人、趙寶英等二十五人、船破溺死、副使小野滋野船到肥前松浦郡橘浦、具狀以聞、卽敕太宰府迎勞唐使、促滋野入京師、十年唐使孫興進秦怤期入京師、領唐客使奏、唐使之行、左右建旗、亦有帶仗、官立旗前後、臣等稽之古典、未見斯例、伏請處分、朝議唯聽帶仗、勿

建旗、又奏往時粟田眞人等、發自楚州、到長樂驛、時五品舍人郊迎勞問、此時未見拜謝之禮、新羅朝貢使王子泰廉入京之日、官使宣命賜迎馬、王子歛轡、馬上答謝、但渤海使皆悉下馬、再拜舞蹈、今領唐客使准據何例者、便撰行立進退饗宴應對之儀注、下于領客使孫興進等朝見、上國書信物、乃宴孫興進等於朝堂、中納言物部宅嗣宣敕曰、唐國天子、及公卿國內百姓平安以不、海路艱險、

一二使人、或漂沒海中、或困于耽羅、朕聞之悽愴、卿幸無恙而來、道次國宰、供待如法不、孫興進等言、臣等來時、本國天子及公卿百姓平安、又朝恩遠覃、海路得無恙、道次國宰供待甚至、因授位賜物有差、以布勢清直為送唐客使、甘南備清野多治比濱成為判官、送孫興進、(續日本紀)是夏、唐主殂、子适立、是為德宗、(唐書)冬、唐人高鶴林與新羅貢調使金蘭孫等俱入朝、(續日本紀○按高鶴林與趙寶英俱來、遇風漂到新羅、至此而入朝)

平、桓武帝延曆十七年、唐人十口歸化、二十三年、藤原葛野麻呂為遣唐大使、石川道益為副使、聘于唐、(日本紀略)留學生橘逸勢、學僧空海從焉、(善隣國寶記)往到唐福州長溪縣、(日本紀略)州縣吏疑其無符印責之、葛野麻呂贈書福州觀察使、略云、我國主顧先祖之貽謀、慕今帝之德化、謹差賀能等(賀能葛野訓讀通)充使、奉獻國信、賀能等萬冒死波、再見生日、聖德之所致也、非我力之所能也、又大唐之遇日本也、雖云八狄雲會、七戎霧合、而於我國使也、待以上客、面對龍顏、自承鸞綸、與夫瑣瑣諸蕃、豈可同日而論乎、又竹符銅契、本備姧詐、世淳人質、文契何用、是故我國淳樸已降、常事好隣、所獻信物、不用印書、所遣使人、無有姧僞、相襲其風于無盡、加以使乎之人、必擇腹心、任以腹心、何更用契、載籍所傳、東方有國、其人愨直、禮義之鄉、君子之國、蓋為此歟、然今州使責以文書、疑彼腹心、撿括船上、計數公

私、斯乃理合法令、事得道理、官吏之道、實是可然、雖然遠人乍到、觸途多憂、海中之愁、猶委胸臆、德酒之味、未飽心腹、率然禁制、手足無厝、又建中以往、使船直著楊蘇、無漂蕩之苦、州縣諸司、慰勞慇懃、左右任使、不撿船物、今則事與昔異、遇將望踈、底下愚人、竊懷驚恨、伏願垂柔遠之惠、顧好隣之義、縱其習俗、不怪常風、然則涓涓百蠻、與流水而朝宗舜海、喁喁萬服、將葵藿以引領堯日、不任常習

之小願、奉啓不宣、（性靈集）乃以十一月至長安城、謁唐主於宣化殿、明年元會、唐主受賀於含元殿、是月唐主殂、太子誦立、是爲順宗、（順宗據唐書○本書曰、母王氏臨朝稱制誤矣、今不取、）秋葛野麻呂與僧最澄俱歸、奏唐變曰、唐淄青道節度使青州刺史李師古養兵馬五十萬、唐主遣使告國喪於諸道、至青州、師古拒而不納、帥兵十萬、以弔喪爲名、自襲鄭州、諸州戮力逆戰、唐主乃遣中使宣慰師古、蔡州節度使吳少誠亦

多養兵馬、竊挾窺窬、唐主又嚮遣龍武將軍薛審於吐蕃和親、至則拘留不還、審紿曰、所以來者、欲嫁公主也、吐蕃乃放還審議婚、唐主怒曰、此非吾所知、汝速往申前旨、事若不成、勿復來、還審再往、吐蕃拒而不納、去年十二月吐蕃使者逃還、不會賀正、吐蕃在長安西北、相距五百里、侵寇不已、唐國内迫節度、外畏吐蕃、京師騷擾、無暫休息、（日本後紀）唐主久病、不能聽政、讓位於太子純、是爲憲宗、（唐書）是

歲平城帝大同元年也、先是高階遠成使于唐、至是與橘逸勢僧空海俱歸、（類聚國史、參取唐書、○一代要記爲空海以二年歸、）嵯峨帝弘仁十年唐越湘人周光朝言升則等乘新羅船來、就問唐事、光朝曰、遠鄙人不知京邑之事、只聞去元和十一年圓州節度使李師道反、（○按唐書李師道以淄青節度使、與嵩山僧圓靜謀叛、而本書作圓州可疑、蓋圓靜與節度使李師道反、訛作圓州也、今仍舊文而見其實矣、）擁兵馬五十萬、極爲精銳、天子發諸道兵討之、未就克滅、天下騷擾、（日本紀略○今考唐書憲

宗元和十四年李師道爲兵馬留後劉悟所殺、淄青平分爲三鎭、周光朝邊民、未知其事也、又考紀略、弘仁十一年唐人李少貞漂到出羽、據續日本後紀、李少貞新羅人也、不知是適同姓名人歟、李少貞事詳新羅傳、）十一年唐主殂、太子恒立、是爲穆宗、殂、太子湛立、是爲敬宗、殂、宦官奉江王昂立之、是爲文宗、（唐書）是歲淳和帝天長四年也、仁明帝承和元年參議左大辨藤原常嗣爲持節大使、彈正少弼小野篁爲副使、二年長岑高名爲遣唐判官、三年詔故入唐大使贈正二位藤原清河更贈從一位、故

留學生贈從二位安倍仲麻呂正二位、其餘奉使於唐身没者石川道益等贈位有差、常嗣等發、遭風而還、修船舶、四年遣唐第一船賜號太平良、授從五位下、五年夏常嗣乘第一船往唐、僧圓仁從焉、副使小野篁稱病不往、六年秋常嗣歸上節刀、帝御紫宸殿、親加慰勞、續日本後紀、圓仁據三代實錄、八年唐主殂、穎王炎立、是爲武宗、十四年唐主殂、光王忱立、是爲宣宗、唐書嘉祥二年唐商船至太宰府、續日本後紀

唐主殂、太子漼立、是爲懿宗、唐書是歲清和帝貞觀元年也、三年高岳親王爲僧往唐求法、僧宗叡從之、八年唐商張言等四十一人至太宰府、三代實錄、宗叡據扶桑略記、扶桑略記僧宗叡還、唐人李延孝從來、扶桑略記十五年唐主殂、太子儇立、是爲僖宗、唐書十六年唐商崔岌等三十六人至太宰府、十八年楊清等三十一人至荒津、皆準歸化例、厚賑給之、陽成帝元慶元年延曆寺僧齊詮安然玄昭觀溪如唐求法、○溪或作漢唐商

崔鐸等六十三人至筑前、初清和帝遣多治比安江等於唐、市香藥、至是鐸送安江等、并賚貨物、詔依例供給、如唐求法僧智聰與唐處士駱漢中等俱至太宰府、乃敕太宰府、量賜漢中幷從者等衣粮、五年在唐僧中瓘狀奏言、高岳親王欲渡流沙、至羅越國薨、三代實錄宇多帝仁和四年唐主殂、太弟曄立、是爲昭宗、唐書寛平六年五月唐使入朝、扶桑略記○本書失使人名幷致在唐僧中瓘上太政官表、七月詔賜

中瓘黄金、太政官牒送、其略曰、奉敕省中瓘表悉之、久阻兵亂、今稍安和、來狀云、溫州刺史朱褒特發人信、遠投東國、波浪渺焉、雖感宿懷、稽之舊典、柰容納何、不敢固疑消息、事理所至、欲罷不能、如聞商人說唐國事之次、多云賊寇以來十有餘年、朱褒獨全所部、天子特愛忠勤、事之髣髴也、雖得由緒於風聞、尙爲人君者、孰不傾耳以悅之、朝議已定、欲發使者、辨整之間、或延年月、大官有問、得意

敍之者、準敕牒送、宜知此意、沙金一百五十小兩、以賜中瓘、旅庵衣鉢、適支分銖、（菅家文草）八月參議左大辨菅原道眞爲遣唐大使、紀長谷雄爲副使、（扶桑略記）道眞狀奏曰、臣謹按在唐僧中瓘去年三月附商客王訥等所到之錄記、唐凋弊載之具矣、更告不朝之問、終停聘唐之人、中瓘雖區區之旅僧、爲聖朝盡其誠、代馬越鳥、豈非習性、臣等伏檢舊記、度度使等、或有渡海不堪命者、或有遭賊遂亡身者、

唯未見至唐有難阻飢寒之悲、如中瓘所申報、未然之事、推而可知、臣等伏願以中瓘錄記之狀、遍下公卿博士、詳定其可否、國之大事、不獨爲身、且陳款誠、伏請處分、（菅家文草）七年遂罷遣使、（扶桑略記菅家傳）醍醐帝延喜三年、唐人景球獻羊及白鵝、（扶桑略記）四年、朱全忠弒唐主、立太子祝、是爲哀帝、七年、朱全忠又弒之、唐滅、（唐書）九年、賜在唐僧中瓘沙金百兩、敕太宰府、唐商貨物、例遣使檢進、令停之、宜據藏人

所牒、審錄物色品目、遣府官檢進、冬、唐人獻孔雀、十九年、交易唐物使當麻有業獻孔雀、唐商鮑置求所貢也、唐僧長秀湛譽智琮等來、延長四年、興福寺僧寬建奏請就唐商舶、如唐求法、巡禮五臺山、許之、賜黃金百兩、宇多法皇亦賜黃金五十兩、寬建又奏請賜本朝文士集、詔賜菅氏紀氏各二卷、橘氏二卷、都氏一卷、及小野道風行草書一卷、（扶桑略記）李氏二十帝、二百八十九年亡、朱全忠代之、號

梁、二主十有七年、李存勗滅梁、又改國號唐、凡四主十三年、石敬塘以契丹兵滅之、國號晉、二主十二年滅、劉知遠代之、改國號漢、二主四年、爲郭威所滅、郭威改國號曰周、三主十年、禪位於趙匡胤、唐之季、錢鏐據兩浙地、自稱吳越國王、鏐死、子元瓘立、死、子佐立、死、弟弘俶立、（五代史、按本書弘俶單作俶、今從扶桑略記、）是歲村上帝天曆元年也、弘俶好佛、因商舶往來、聞天台智者教盛行于此土、購求其書、幷贈書右

大臣藤原實頼、史失其事、實頼答書曰、蔣袞再至、枉一札、開封捧讀、感佩兼懷、筆語重疊、不異面展、幸甚幸甚、袞等逆旅之間、聊加慰問、邊城程遠、恐有疎略、今交關已畢、歸帆初飛、秋氣涼、伏惟大王動用兼勝、所惠土宜、有憚容納、既恐交於境外、何留物於掌中、然而遠志難拒、忍而依領、別贈答信、到宜收納、生涯阻海、雲濤幾重、南翔北嚮、難付寒温於秋鴻、東出西流、只寄瞻望於曉月、抑以天曆元

年四月中、職昇左相府、今見封題、在未轉前、左右之間、願勿致疑、勤袞等還、不宣、沙金二佰兩、雖甚輕微、當土所出、聊表寸心、七年弘俶復贈書右大臣藤原師輔、師輔報書曰、蔣丞勳來投傳華札、蒼波萬里、素意一封、重以嘉惠、歡惕集懷、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錦綺珍貨、奈國憲何、然而志緒或織叢竹之色、德馨或引沈檀之薫、受之則雖忘玉條、辭之恐謂嫌蘭契、彊以容納、蓋只感君子親仁之義也、今抽微情、聊寄答信、以小爲遺、到願檢領、秋初伏惟動履清勝、空望落日、長餘私戀、而已、勤丞勳還、書不盡言、本朝文粹初天慶中、肥前沙門往唐、及天曆之季歸、語其國守曰、顯德以往、天下大飢、黃巾結黨、鈔刧邊州、弘俶往討兇黨、九年大小二十四戰、斬首五萬餘級、顯德元年春、飢盜賊又起、烏合蟻結、掠劉郡縣、弘俶將兵攻擊、敗賊於汶水上、殺溺甚衆、汶水爲之不流、自爾以來、天下清肅、天子賜

九錫命、封吳越王、不幾弘俶卧疾、忽狂呼展轉、擧手謝罪、有一僧告曰、王誓造銅塔、印寶篋印經、安其中、則得病愈、弘俶合掌禮謝、疾即愈、弘俶鑄八萬四千銅塔、塔納印本寶篋印經一部、肥前沙門得其塔而歸、塔高九寸餘、四面鑄成佛菩薩像、内安佛像、大如棗核、及寶篋印經、經卷末書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錢弘俶、扶桑略記○按、黃巾當作黃巢、考吳越世家、董昌與錢鏐俱起、董昌後叛、稱皇帝、國號羅平、中軍衣黃、外軍衣白、此言黃巾、或指之歟、弘俶之立、從

周師攻李景、此一戰而已、肥前沙門閒錢氏有吳越以來事、誤爲弘俶一代事也、故舉紀年多乖訛、今只存其實、不彊與彼史合矣、弘俶後以地入于宋、國除、五代史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二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三

列傳第一百六十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外國二

宋
元（遼金）
明

宋主姓趙、名匡胤、事周爲殿前都點檢、受周恭帝禪、卽帝位、改國號曰宋、是爲太祖、（宋史）是歲村上帝天德四年也、（帝王編年記、和漢合運）圓融帝貞元元年、宋主殂、弟炅立、是爲太宗、（宋史）天元五年僧奝然往宋、（扶桑略記、百鍊鈔）宋主召奝然問皇朝之世紀、奝然答詞詳備、宋主稱嘆賜紫衣、一條帝永延元年秋、奝然乘宋商鄭仁德船歸、（元亨釋書）冬、宋商人朱仁聰至若狹、二年奝然差弟子嘉、因宋僧祈乾奉書于宋主、（扶桑略記）長德三年朱仁聰陵侮若狹守兼隆、（兼隆姓闕）○敕議仁聰等罪、（百鍊鈔）是歲宋主殂、太子恆立、是爲眞宗、（宋史）長保四年僧寂昭奏請入宋巡禮五臺山、許之、（百鍊鈔○按扶桑略記、帝王編年記竝作五年、編年記或作寬和二年、）宋主賜號圓通大師、（扶桑略記、宋史）寬弘二年宋商曾令文來、三條帝長和四年賜寂昭等五人戒狀、左大臣藤原道長亦贈書寂昭、宋商周文裔獻孔雀、（百鍊鈔）後一條帝治安二年宋主殂、太子禎立、是爲仁宗、（宋史）萬壽四年、

宋商陳文祐來、寂昭贈書太政大臣藤原道長、（百鍊鈔）長元三年、寂昭死于宋、（帝王編年記）後朱雀帝長曆元年、宋商慕安誠等來、（百鍊鈔）寬德元年、宋人至但馬、遣散位中原長國民部丞藤原行任等存問、（扶桑略記、行任作生行）○廷議放回之、國司源章任私奪其雜物、商張守隆等訴之、○本書曰、諸卿廷議、而闕其處分、今不可考、先是筑前人清原守武竊往宋、詔議其罪處流、（百鍊鈔）後冷泉帝永承二年宋商在太宰府、放火房舍而逃、府卽

執繫于獄、三年太宰府獻宋曆、與皇朝曆合、（扶桑略記、百錬鈔、）秋宋商舶來、廷議放回之、五年官符安置宋商張守隆等於但馬、康平元年宋流民守道利在大隅殺人、朝議決罪、（百錬鈔）三年宋商林表候改至越前敦賀津、命國司卽令廻卻、（扶桑略記○百錬鈔林表作林養、候改作俊政、）林表等哀訴曰、逆旅之間、日月多移、粮食稍竭、時又天寒風烈、海路多難、伏乞聖朝幸垂憐於遠人、乃官符安置之、（扶桑略記）六年宋主殂、英宗曙立、（宋史）

治曆二年宋商王滿獻鸚鵡及藥種等物、（扶桑略記、百錬鈔、）先是宋人盧範漂來、詔賜資粮發遣、其母命盧範來獻物謝恩、（百錬鈔、盧範據扶桑略記、）三年宋主殂、神宗頊立、（宋史）後三條帝延久元年厚賜宋人盧範放還、四年春大雲寺僧成尋乘宋商孫忠船入宋、（扶桑略記、孫忠據善隣國寶記、○本書作曾聚、）宋福州商潘懷清至太宰府、所齎有佛像及書籍、朝議納其物安置之、（朝野羣載）五年宋主附成尋獻金泥法華經一切經及錦二十段、（百錬鈔○本書爲成尋歸朝誤、元亨釋書爲成尋請宋主獻新譯經三百餘卷、）承保二年宋主復附成尋獻貨物、詔公卿及諸道議所答信物、白河帝承曆元年附宋商孫忠（○孫忠名諸書有異同、說見本紀、）贈宋主六丈絹二百疋、水銀五千兩、（百錬鈔）二年宋商孫吉持牒至太宰府、牒曰、賜日本國太宰府令藤原經平、（善隣國寶記）四年宋主復附孫忠獻錦綺等物、（百錬鈔）初宋國屢獻信物、廷議以爲宋國通聘久絕、而比年累至、情僞不可知、既而孫忠至太宰府、府司

上言、孫忠不待報而逸去、又至越前敦賀津、上其國牒、（扶桑略記）牒書曰、大宋國明州牒日本國、（善隣國寶記）議者疑其書辭失禮、遂不贈答信、特令太宰大貳和市遺之、（○大貳姓名闕）永保二年、附牒孫忠報宋、是歲宋商楊宥獻鸚鵡、（百錬鈔）應德二年宋主殂、哲宗煦立、（宋史）堀河帝寬治二年宋人張仲獻豹、卻之、（百錬鈔）康和二年宋主殂、徽宗佶立、（宋史）長治二年宋泉州綱首李充至太宰府、府官依例存問、李充等進本國

公憑請交易、朝野群載鳥羽帝永久四年宋人送牒、百錬鈔元永元年宋主使商孫俊明鄭清贈書、其辭甚倨、善隣國寶記、帝王編年記、歷代皇紀、○按百錬鈔載元永元年議宋國送牒事、蓋此也、詔學士議其書例、式部大輔菅原在良議曰、推古天皇十六年隋煬帝書曰、皇帝問倭皇、天智天皇十年郭務悰來聘、其書曰、大唐皇帝敬問日本國天皇、先朝往復、書例大率如此、善隣國寶記於是廷議以爲不宜報書、但令太宰府移牒并贈答信、百錬鈔崇德

帝天治二年金人攻宋、宋主讓位於太子桓、是爲欽宗、金人以宋主父子北行、二主共殂于金、宋主弟康王構即位于應天府、是爲高宗、走保臨安、竟爲行朝、二條帝應保二年宋主讓位於孝宗昚、宋史高倉帝嘉應二年宋人至平清盛福原莊、後白河法皇臨覽焉、時人譏之、謂延喜以來、未曾有此事也、承安二年宋國奉書并信物、廷議以謂書辭無禮、宜卻之、後白河法皇不聽、至明年贈書及染革三

十張沙金一百兩于宋報之、玉海、○宋史日本傳曰、宋乾道九年附明州綱首入致其方物、乾道九年當承安三年、又曰、淳熙二年倭船滕大明毆鄭作死、當安元元年也、平家物語云、安元之春平重盛以金三千五百兩、附鎭西船子妙典寄施宋育王山主僧佛照、與宋史年紀合、而未知果是否、今姑註于此以備考、宋主殂、光宗惇立、殂、寧宗擴立、殂、理宗昀立、殂、度宗禥立、殂、恭宗㬎立、元兵來侵、宋主出降、北行殂于沙漠、群臣立宋主兄昰、爲元所攻、殂于硐州、是爲端宗、弟昺立、亦爲元所敗、殂于厓山海、趙氏滅、宋十八主、三百二十年、宋史是

歲後宇多帝弘安二年也、

元主忽必烈、其先蒙古部人也、元史初五代梁唐之間、契丹阿保機并服其旁小國、稱皇帝、以其所居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邪律、五代史阿保機死、德光嗣、攻陷唐營平等州、石敬塘借其兵滅唐、約爲父子、德光取鴈門以北十六州地、以幽州爲燕京、後又滅晉、多取其地、改國號遼、德光死、兀欲立、更名阮、死、述律立、改名璟、死、遼史、五代史賢立、死、隆緒立、

屢與宋相攻、宋主恒以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爲約和親、（參取宋史、遼史）堀河帝寬治中商舶至契丹、契丹商道言能筭等亦來、以事相爭、遂禁絶之、（百錬鈔）鳥羽帝永久中女眞完顏阿骨打又稱帝、國號金、更名旻、卒、弟吳乞買立、更名晟、與宋約夾攻契丹滅之、尋又攻宋陷汴京、執宋主父子而去、至完顏亮移都于燕于汴、見殺、烏祿自立、更名雍、復都燕、至孫珣再徙於汴、（金史）蒙古世奉貢遼金、至鐵木眞、

始稱帝號、遂攻燕京取之、鐵木眞死、號太祖、子窩闊台立、四條帝文曆元年與宋共滅金、死、號太宗、貴由立、死、號定宗、蒙哥立、死、號憲宗、忽必烈其弟也、（元史）龜山帝文永五年高麗使其臣潘阜持國書及蒙古書至、（關東評定傳、八幡愚童訓○元史爲四年事、五代帝王物語曰、蒙古趙良弼與高麗使俱來、按元史當時充國信使者黑的而非良弼、故不取）蒙古書略曰、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卽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卽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不報、放卻其使者

潛偵伺沿海要害之處而去、（八幡愚童訓）六年春蒙古遣其臣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來求報書、對馬島拒而不納、黑的等虜島人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去、（五代帝王物語、黑的等名據元史、塔二郎等名據關東評定傳○元史爲五年事）秋高麗金有成高柔持蒙古及其國書而來、併還塔二郎彌二郎、（關東評定傳）八年十月蒙古使祕書監趙良弼等來、到太宰府、（良弼官少卿、據元史）少貳索其國書、（○本書書少卿而不書其人、今無所考）良弼曰、國書我當自致於國都、

不可少放手矣、少貳以謂蠻夷不宜直抵帝闕、索書而不止、良弼錄其本進之、其書大抵謂王者無外、高麗已爲一家、王國實爲隣境、故嘗馳信使修好、遂寂無所聞、今復遣趙良弼、如卽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隣、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孰所樂爲也、（吉續記、本書錄其書大概、故今據元史、少足其意、）此行也蒙古意必得答書、以十一月爲期、不報、十二月良弼使張鐸歸本國、（吉續記、關東評定傳、不報據五代帝王物語、○元史云、守護所遣二十六人與張鐸至燕、求見元主、按尊卑分脈云、足利義繼渡唐、疑是卽其一也、然諸書所不載、故不取、）九年五月張鐸持高麗書、復至太宰府、不納、（關東評定傳○元史曰、十年六月良弼復至太宰府不納、）十一年蒙古船四百五十艘、兵三萬許、至對馬島、守護代右馬允（○關東評定傳作藤馬允）惟宗助國率族人拒戰、悉死之、又攻壹岐島、守護代平景隆死之、（八幡愚童訓、日蓮注畫贊、○愚童訓景隆作經高）蒙古取二島、得男子卽悉殺之、女子穿掌縛舷、又侵肥前松浦、（日蓮注畫贊）進寇太宰府筥崎今津佐原等處、鎭兵

拒戰不利、多死傷者、少貳景資射中蒙古一大將、（八幡愚童訓○本書曰、賊將流將公、考東國通鑑、流將之將當作復、流劉音相近、蓋元將劉復亨也、）是夜大風雨、（東國通鑑）賊船多漂沒、蒙古遁去、（參取一代要記、歷代皇紀、皇代略記、東寺長者補任、）遲明鎭西兵士追之、不及、獲船一艘百二十人、斬之、（八幡愚童訓○一代要記爲獲船一艘賊六十人）後宇多帝建治元年四月、先是蒙古改國號元、至此使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持國書來求通好、（關東評定傳、杜世忠等官據元史、○考元史改國號元、實龜山帝文永八年、然水路遼邈、未知其事、至是因使者來始聞之也、故前此概書蒙古、此書元、）後八月押送杜世忠何文著、撒都魯丁等五人於鎌倉、九月鎌倉執權相模守北條時宗收斬之、（關東評定傳、保曆間記、）弘安二年元將夏貴范文虎等遣周福、欒忠、僧靈果、通事陳光、持書至太宰府、復說以通和也、斬之于博多、（關東評定傳、參取保曆間記、）是歲元滅宋、（宋史、元史、）四年五月元以高麗爲前導、兵十數萬、船數千艘、蔽海而來、直指壹岐島、至太宰府、陳於能古志賀

二島、高麗船從對馬至宗像海、與元船合、關東軍及九國二島兵悉會太宰府、築塢海岸、延袤數百町、高丈餘、可俯射賊船、列炬守之、賊不敢近岸、尚在志賀島、草野七郎夜襲燒船一艘、殺二十許人、由是賊連鎖巨舟、設弩外向、守備甚嚴、軍士進攻、舟皆脆小、多爲機石所摧破、死傷甚衆、（八幡愚童訓、五月據歷代皇紀、皇年代略記、）河野通有駕輕舟而前、弓弩亂發、部下多死、通有亦傷左肩、而勇氣愈厲、賊船高大不可登、便緣舟檣、一躍而上、虜玉冠一將而歸、（八幡愚童訓、豫章記、）既而大友貞親（貞親名據大友系圖）秋田城二郎等及九國兵士殊死戰、賊氣稍沮、轉至鷹島、會海中青龍見、硫黃氣四塞、其巨帥單艇先適、（八幡愚童訓）七月晦夜西北風大作、海水簸蕩、舟船破壞、漂溺無算、（八幡愚童訓、關東評定傳、）屍隨潮汐入浦、浦爲之塞、可踐而行、（東國通鑑）敗卒數千尚在鷹島、繕修壞船、將逃歸、少貳景資及鎭西兵士乘勢掩擊、殺獲粗盡、請降者千餘、悉

斬之、初賊載什器及耕具至、以爲久住之計、至此大敗、（八幡愚童訓）後聞元兵十萬、得生還者三人、高麗兵一萬、死者七千餘人云、（元史、東國通鑑、）忽必烈殂、號世祖、子眞金早死、孫鐵穆耳立、（元史）後伏見帝正安元年、鐵穆耳聞上國俗崇浮圖、遣僧一寧來諭通好、北條貞時怒、議者或欲殺之、然以緇徒特宥之、執放于伊豆、（參取元亨釋書、濟北集、）此後遂絕、鐵穆耳殂、號成宗、武宗海山立、殂、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立、殂、英宗碩德八剌立、殂、也孫鐵木兒立、殂、稱泰定帝、明宗和世㻋立、殂、文宗圖帖睦爾立、殂、寧宗懿璘質班立、殂、妥懽貼睦爾立、吳王朱元璋兵入燕、妥懽貼睦爾北走、（元史）尋殂、稱順帝、子愛猷識理達臘、保和林、死、子脫古思帖木兒立、爲其下所殺、諸部叛亂、五世不知帝號、有鬼力赤者、簒立、稱可汗、去國號、稱韃靼部、酋阿魯台殺鬼力赤、迎本雅失里於別失八里立之、爲瓦剌馬哈木等所殺、脫脫不花亦元

之後、稱可汗、爲瓦剌也先所殺、子麻兒可兒立、號小王子、韃靼復熾、後數世又有稱小王子者、稱大元可汗、最富強、徙東方稱土蠻、其在西北者俺答最強、圍明燕京、其餘部落衆多、地東至兀良哈、西至瓦剌、迭出爲明邊患、與明終始云、瓦剌亦蒙古部落、部酋也先犯明、執明主祁鎭於土木、也先死而瓦剌衰、明史

○唐書曰、室韋契丹別種、有蒙瓦部落坦部、明一統志曰、蒙古併塔塔兒等諸部、卽唐書蒙瓦、舊唐書蒙兀、元史所載蒙古部達達部也、

明主姓朱氏、名元璋、濠州人、元政不綱、盜賊四起、劉福通徐壽輝方國珍等各雄據一方、明主亦起兵、略定楊荊州郡、卽吳王位、遂遣其將徐達等入燕京、元主北走、於是卽帝位於集慶、建元洪武、國號明、是爲太祖、明史是歲後村上帝正平二十三年也、明主頒書於四方、告建國之號、其使至太宰府、不納、初自元人入寇、朝廷絕不通書信、而邊民私相往來、貿易不已、後醍醐帝以後、兵革屢動、四方叛反、朝廷制御不能及遠、以故海島小民乘亂侵掠明邊海諸州、明主患之、時懷良親王鎭太宰府、明主因致書請禁海賊、長慶帝文中二年、明主又遣其天寧寺僧祖闡瓦官寺僧克勤來、請禁海寇通商賈、祖闡等至鎭西、而不得入京師、留于太宰府、久之致書天台座主述其意、善隣國寶記其後明主棣屢贈書征夷將軍足利義滿、請禁海寇、而姦民闌出侵掠不息、以竟明世云、善隣國寶記、明史、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三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四

列傳第一百六十一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外國三

新羅上

新羅本辰韓也、其地在筑紫西北、馬韓東南、始有六部、曰閼川楊山村、突山高墟村、觜山珍支村、茂山大樹村、金山加里村、明活山高那村、後嬴秦人避役適韓地、韓以東界百里之地與之、其後秦人避地者滋多、土地稍廣、與辰韓雜居、其言語多有似秦人、或謂之秦韓、凡十二國、常以馬韓人爲主、而新羅其一也、地宜五穀、饒蠶桑、（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其俗最忌死者、死亡者、雖父母兄弟夫婦、忌避而不自見、（日本紀）高墟村長曰蘇伐公、聞楊山蘿井林間馬嘶、往視之、獲大卵、剖之有嬰兒、收而養之、

稍長而岐嶷、六部尊之、立爲君、時年十三、名赫居世、始所得卵似瓠、辰韓謂瓠爲朴、因以爲姓、稱居西干、猶曰王也、國號徐羅伐、築京城號金城、卞韓來降、國勢寖盛、是歲崇神帝六十一年也、（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垂仁帝三年、新羅王子天日槍入朝、獻珠玉刀器等物、遂留不歸、（日本紀）赫居世死、子南解立、號次次雄、或稱慈充、方言巫也、蓋神而敬畏之也、南解遺命子儒理及女婿昔脫解曰、我死後、朴昔二姓、以年長代嗣位、南解死、儒理讓脫解、脫解曰、吾聞聖智人多齒、試以餅噬之、儒理齒理稠、長乃立之、號尼師今、方言齒理也、此後常以齒長嗣位、稱尼師今、以昔脫解爲大輔、改六部名、楊山部爲梁部、姓李、高墟部爲沙梁部、姓崔、大樹部爲漸梁部、姓孫、于珍部爲本彼部、姓鄭、加利部爲漢祇部、姓裴、明活部爲習比部、姓薛、分六部女子爲二、儒理二女各主一部、每歲七月既望、二女各統部內女子、每日

早集部庭紡績，夜分而罷。至八月十五日，考其功多少，負者設酒食以謝勝者，相與歌舞，謂之嘉俳。始設官十七等，曰伊伐飡，曰伊尺飡，曰迊飡，曰波珍飡，曰大阿飡，皆授眞骨。眞骨親族也。曰阿飡，自重阿飡至四重阿飡。曰吉飡，曰沙飡，曰級伐飡，曰大柰麻，自重大柰麻至九重大柰麻。曰柰麻，自重柰麻至七重柰麻。曰大舍，曰舍知，曰吉士，曰大烏，曰小烏，曰造位。儒理死，立昔脫解。脫解，多婆那國王

子也。國在東海中，其王妻生一大卵，以爲不祥，藏之櫃，以投海。櫃轉至韓阿珍浦，有老嫗得之，開視有嬰兒，收養之。及壯身長九尺，智識過人。以櫃始來有鵲隨鳴，故姓昔氏。解櫃出，因名脫解。南解聞其賢，以女妻之。至是儒理死，脫解立。號尼師今。脫解聞金城西鷄鳴聲，使瓠公往認。瓠公至城西始林，有金櫃掛樹梢，白鷄鳴其下。脫解命開櫃，獲一小男兒，喜謂左右曰：豈非天祚我以胤子乎？乃收養之，名曰閼智。閼智，俗言小兒也。以出於金櫃，姓金氏。改始林名雞林，因以爲國號。脫解死，儒理子朴婆娑立。死，子朴祇摩立。死，無子，儒理長子朴逸聖立。死，子朴阿達羅立。死，無子，脫解孫昔伐休立。死，孫昔柰解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

仲哀帝九年四月，神功皇后下詔西征。九月，令諸國具船舶，練兵甲。卜吉日啓行，皇后親執斧鉞，令三軍。十月，從和珥津發，有大魚挾船而行，帆開風順，不勞楫櫓，便到新羅。海潮

激逆，襄國都。新羅君臣咸謂國其爲海乎。俄而王師蔽海至，旌旗耀日，鐘鼓聲震山海。新羅王波沙寐錦（○按本書一說作宇流助富利智干，今考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波沙寐錦蓋婆娑尼師今也，而婆娑立死已久，今歲昔柰解立五年也，今從日本紀之文，不輒改。）昏迷無神守，既而醒曰：東方有神國，曰日本，有聖主曰天皇，此其神兵也，不可敵矣。即素組面縛，封圖籍，降官船之前，叩頭曰：自今以後，願爲飼部，長與乾坤伏供廝役，不乾船腹，春秋獻馬梳馬鞭，男女之調賦，不敢

有憚航海之遠、若員此言者、東日更出西、使阿利那禮河水逆流、及河石昇爲星辰、復誓曰、殊闕春秋之朝、廢梳鞭之貢、則天神地祇共罰殛焉、羣臣或謂誅之、皇后不聽、乃解新羅王縛、赦爲飼部、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皇后以所執矛、樹於新羅王門、以爲後葉識、矛今猶存焉、日本紀○按八幡愚童訓、太平記曰、皇后以弓弰畫石上曰、新羅王日本犬、按、皇后征新羅、非問罪之師、止降服朝貢耳、不應辱國王如此已甚、二書所載、未知何據、蓋以上世有火酢芹命苗裔諸隼人等代吠狗而奉事之說、附會爲此說耳、

及皇后凱旋、留大矢田宿禰、鎭撫其地、姓氏錄波沙寐錦以波珍干岐微叱已知爲質、以金銀綾羅縑絹八十艘、從官軍貢上、自是以爲例、每歲貢調賦八十艘、乙酉歲新羅遣汙禮斯伐毛麻利叱智富羅母智等朝貢、仍請返微叱許知、而恐不見許、故私微叱許知、令佯奏曰、使者汙禮斯伐毛麻利等告臣曰、我王以臣久不還、悉收妻子爲孥、伏願暫還本土、審虛實而歸、皇太后聽之、使葛城襲津彥送之、共到對馬、泊于鉏海水門、時新羅使者毛麻利等、竊使微叱許智單舸而逃、乃造芻靈卧床、陽爲微叱許智病狀、告襲津彥曰、微叱許智病將死、襲津彥使人往視、卽知見誑、執毛麻利等三人、納一檻燒死之、直至新羅、屯蹈鞴津、攻拔草羅城、虜獲而歸、日本紀○按東國通鑑、履中帝三年、新羅金實聖立、以柰勿子未斯欣來質于朝、允恭帝七年、柰勿子訥祇殺實聖自立、思見其弟未斯欣、使朴堤上佯獲罪來奔、訥祇陽收未斯欣堤上家屬、時國家將有事于新羅、仍令朴堤上未斯欣爲鄕導、從至海島、堤上潛令未斯欣乘船逃、乃囚堤上焚

殺之、堤上婆娑五世孫也、此事與日本紀所載甚相類、而微叱許知未斯欣音亦近、但年代甚下、姑注于此以備考、柰解死、伐休孫昔助賁立、卒、弟昔沾解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丁卯歲遣使朝貢、時新羅刧奪百濟貢物、於是拘責使者、命千熊長彥、往詰責新羅王、日本紀○考東國通鑑、戊辰歲王師攻新羅破之、先是葛古聘于新羅、使于老賓接、于老戲言早晚以汝王爲鹽奴、王妃爲爨婢、天皇聞大怒、今茲四月使于朱道君來討、沾解走于柚村、于老請沾解曰、今日之役、由臣而致矣、請以身當之、便詣官軍營曰、前日之言戲耳、豈意勞師徒賜討也、官軍執于老、積薪燔殺之、後我使至新羅、于老妻請新羅王私饗之、因其醉焚殺之、于老柰解子、爲伊飡角干舒

弟邯、又考日本紀一說曰、神功皇后始平新羅、其王宇流助富利智干迎拜、卽執至海邊、臏其脚、令匍匐石上、斬之埋沙中、留一人爲新羅宰、王妻誘問新羅宰、具知埋屍之所、則與國人謀殺新羅宰、出王屍改葬、取宰屍瘞王櫬下、交之曰、尊卑次第固當如此、皇后怒、大興軍衆、欲殲滅新羅、新羅人怖共殺王妻以謝、今併考二書、其事甚相類、蓋葛邪古指葛城襲津彥乎、宇流助富利智干蓋角干于老也、而古書各多錯誤、不可詳考、今姑注于此備參考、己巳歲以荒田別鹿我別爲將軍、帥百濟將木羅斤資及久氏等、討新羅破之、平定比自㶱、南加羅、㖨國、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移兵西至古奚津、屠南蠻忱彌多禮、百濟

王帥兵來會、比利辟中布彌支半古四村、望風降附、日本紀沾解卒、無子、女婿金味鄒立、味鄒金閼智六代孫也、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壬午歲遣葛城襲津彥、將兵責新羅闕貢、○本書一說引百濟記曰、新羅盛飾美女二人、迎襲津彥、襲津彥納之、無復進討之意、卻爲新羅伐加羅國、皇太后大怒、命木羅斤資等、安輯加羅、今不採、應神帝七年使使朝貢、十四年弓月君率百二十縣人口歸化、新羅擁閼不通、弓月君特取途於百濟來歸、其從民悉留加羅、詔襲津彥往召之、而襲津彥亦爲

新羅所遏不得歸、日本紀味鄒卒、助賁子昔儒禮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十六年詔平群木菟的戶田、將重兵莅新羅境、問襲津彥不歸之狀、新羅服其罪、木菟與襲津彥等、以弓月人口而歸、日本紀儒禮卒、助賁孫昔基臨立、東國通鑑○按三國史記作助賁長子三十一年使使貢調賦、船泊于攝津武庫水門、時諸國造進船亦大集于武庫、新羅船失火、延燒諸國船、新羅懼貢船匠、日本紀基臨卒、于老子昔訖解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仁德帝

十一年使使朝貢、命役其人、築茨田堤、十七年遣的砥田賢遺臣責闕貢、訖解卽貢絹一千四百六十匹、及雜調八十艘、日本紀訖解卒、金味鄒弟末仇子金柰勿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五十三年遣田道責新羅闕貢、且詔曰、彼若不服、則擧兵擊之、田道將精兵進、新羅果發兵拒之、田道固塞不出、執新羅候卒一人、誘問其虛實、對曰、有强力者曰百衝、每爲右軍前鋒、今若擊其左則敗也、田道簡精騎突其左、新

羅軍果潰、因縱兵乘之、殺數百人、虜四邑民以歸、日本紀奈勿卒、金實聖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允恭帝三年帝不悆、徵醫於新羅、實聖使金波鎭漢紀武來、按漢祇部人、姓金、位波珍飡、名某人也、今從舊文不輒改、無何帝病愈、厚賞遣歸、日本紀、古事記、實聖爲金奈勿子訥祇所殺、金訥祇自立、稱麻立干、三國史記、東國通鑑、金大問曰、麻立干橛也、徐居正曰、橛表位之稱也、四十二年允恭帝崩、時新羅久闕職貢、聞帝崩大驚、卽使使貢調賦八十艘、樂工八十人、至對馬大哭、至難

波津咸素服、捧貢物樂器、或哭或歌、奉哀於殯宮、山陵事畢而歸、其使有愛京城耳成山畝傍山者、到琴引坂、顧二山曰、宇泥咩巴椰、彌彌巴椰、時倭飼部聞此語、疑以爲通采女也、卽還奏之、畝傍宇泥咩采女訓讀相通、於是悉收使者推問、使者啓曰、愛京城兩山而言爾、實不犯采女也、乃釋放還、訥祇聞而大恨、更減貢物船數、日本紀訥祇卒、子金慈悲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雄略帝卽位、及八年新羅不朝貢、慈悲懼王師來誅、修好於高勾麗、高勾麗遣兵一百助守、後高勾麗軍士取假歸國、以新羅人爲馬卒、行語曰、汝國爲吾國所併不久、新羅卒聞之、陽病稍後、遂逃還、具告其語、慈悲知高勾麗圖己、陰令國中曰、所在悉殺家內雄雞、日本紀、考舊唐書、高麗人頭著折風、形如弁、士人插二鳥羽、新羅諷告、蓋指此乎、國人知其意所在、盡殺高勾麗、有一人脫還者、高勾麗卽發兵、直入新羅、圍築足流城、歌舞興樂、金慈悲夜聞城外四面歌舞、乃使人于任那

乞救、日本府行軍元帥膳班鳩吉備小梨難波赤目子往援之、膳班鳩與高勾麗相守十餘日、設奇大敗之、而二國之怨自此而生焉、

○本書注云、二國謂新羅高麗也、班鳩謂慈悲曰、汝以至弱陵至强、若無官軍之援、則國非汝之有也、自今已後、亦能背於天朝乎、九年帝欲親征新羅、適神誥帝曰、勿往矣、由是罷行、敕紀小弓蘇我韓子大伴談連小鹿火宿禰爲將軍、討新羅、紀小弓等陛辭、天皇親推轂勞遣、小弓

等至新羅、行屠郡縣、進至喙地、慈悲與數百騎夜遁、小弓追斬敵將、喙地已定、遺衆屯聚不下、小弓與大伴談連、會兵攻之、談戰死、小弓亦疾而薨、諸將不和、小鹿火護小弓喪而還、（日本紀）金慈悲卒、子金炤智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二十三年吉備尾代爲征新羅將軍、行至吉備國、時帝崩、所帥蝦夷叛、尾代擊殺之、遂不果行而歸、清寧帝三年遣使朝貢、繼體帝七年使汶得至朝貢、（日本紀）金炤智卒、金奈勿曾孫

金智大路立、新羅自赫居西建國、或號徐羅伐、或號雞林、斯羅斯盧、無定國號、或自稱曰居西干、次次雄、尼師今、麻立干、至是定國號曰新羅、始稱王、智大路卒、謚曰智證、新羅謚始于此矣、子金原宗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二十一年、先是新羅攻任那、取南加羅喙己呑、至是詔近江毛野將兵六萬攻新羅、復南加羅喙己呑等侵地、會筑紫國造磐井叛、新羅密行貨於磐井、磐井據火豊二國、掠奪高勾麗百濟

等貢物、梗斷海路、毛野不得前、二十三年以加羅多沙津賜百濟、加羅王阿利斯怨之、結好新羅、取金原宗女、其從者皆著新羅服、阿利斯怒悉逐之、金原宗怒請還其女、阿利斯不遣、金原宗攻加羅、拔八城、於是復詔近江毛野、敕諭新羅、反加羅喙己呑之地、毛野至安羅、召新羅王、新羅以累破蕃國官家、頗懷危懼、遣小臣夫智奈麻禮奚奈麻禮等來聽詔旨、時任那王已能末多干岐入朝、奏言新

羅屢踰疆侵掠臣蕃、於是詔毛野宣諭新羅、反任那侵地、毛野至熊川、召新羅百濟二王、新羅王佐利遲、（按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新羅王名金原宗、今從本書、而不改、）遣久遲布禮來受詔、毛野以新羅王不躬來、責還其使、新羅改遣上臣干岐伊叱夫禮智率衆三千、來聽詔旨、次于多多羅原者三月、伊叱夫禮智部下乏糧、有出乞食者、毛野傔人毋樹御狩匿人家、候其過、戟手擊之、乞食者曰、待詔三月、尚未得聽敕、是欲誘殺我

上臣也、卽還告伊叱夫禮智、伊叱夫禮智懼被戮辱、遂掠多多羅等四村而去、日本紀○按本書一云、金官背戊安多委陀四村、金原宗卒、諡法興、弟立宗子金彡麥宗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欽明帝元年遣使朝貢、十二年會百濟兵、攻高勾麗、百濟先攻破平壤、略漢城六郡地、新羅乘勝、取高硯以內十郡地、日本紀、東國通鑑、十三年、百濟棄平壤漢城、新羅因取牛頭方尼頭方、入居漢城、十五年、百濟王明攻燒函山城、○東國通鑑作管山城、百濟王

子餘昌復率兵來攻、屯久陀牟羅塞、百濟王明帥兵追至、新羅聞明來、大發國兵、斷其後大破之、奴卒苦都○本書註云、又名谷智、東國通鑑作裨將高干都力、獲百濟王明、其餘所斬獲甚多、餘昌脫身而走、新羅欲乘勢窮追、有一將曰、不可也、日本天皇以任那事、憎我已久矣、今復滅百濟官家、必招後患、由是而止、二十一年、遣於至己智奈末獻調賦、賜饗過例、於至己智大喜而還曰、調賦使者、國家之所重、而私議之所輕

也、然進退之間、百姓之命實懸焉、苟選用之不中、則豈惟辱國命而已乎、禍亂之起、未必不由此、自今而後、宜重其選、彡麥宗嘉之、二十二年遣久禮叱及伐干獻調賦、○按及伐干者級伐飡也、司賓饗禮減於常、久禮叱怒、不辭而還、是歲復遣奴氐大舍獻前調賦、掌客額田部其以奴氐列百濟之下、奴氐怒不肯就館、遂歸至穴門、時繕修穴門客館、奴氐問曰、繕修何爲乎、工匠河內押勝紿曰、爲問西方無禮使

者故治之、奴氐急取途而還、以其言告之、於是城阿羅波斯山、以備之、二十三年攻取任那、○按東國通鑑曰、滅大伽耶、詳載任那傳、命大將軍紀男麻呂、出哆唎副將軍河邊瓊缶出居曾山、問滅任那之罪、男麻呂軍至任那、遣薦集部登弭於百濟、約束軍事、登弭遺其書於途、新羅得之、具知軍計、猝發兵來攻、男麻呂擊破之、斂軍入百濟、河邊瓊缶單身輕進、遂爲所虜、調伊企儺亦見擒、不屈而死、秋新羅遣使獻調賦、

使人知朝廷怒新羅滅任那、懼不敢請歸、卽編之河内更荒郡爲民、冬、又遣使入貢、使人又留不歸、卽編之攝津三島郡爲民、三十二年遣坂田耳子郎君于新羅、夏帝崩、遺詔討新羅、復建任那、新羅使未叱號失消等來弔國喪、奉哀於殯宮、敏達帝三年遣使入貢、四年以新羅未建任那、遣難波磐金、（按、本書作金子、或單作金、今從推古帝六年文、）使于新羅、是歲遣使貢調賦、多於常例、又別獻多多羅須奈羅和陀發鬼四

邑之調、（日本紀）五年彡麥宗卒、諡眞興、子金輪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八年遣枳叱政奈末、獻調賦及佛像、（日本紀）是歲金輪卒、諡眞智、兄銅輪子金伯淨立、（東國通鑑）九年遣安刀奈末失消奈末朝貢、不納卻還之、十一年復使安刀奈末失消奈末朝貢、復不納、十二年遣使入貢、十三年遣難波木蓮子於新羅、崇峻帝四年以紀男麻呂巨勢比良夫（○聖德太子傳作巨勢臣猿）大伴嚙葛城烏奈良爲將軍、帥兵二萬餘人征新羅、行

至筑紫、先遣難波磐金於新羅、告建任那、明年帝遇弑崩、是以軍不得發、留于筑紫、推古帝五年復遣難波磐金於新羅、六年獻孔雀一隻、八年新羅攻任那、（○按、新羅已滅任那、至是新羅又攻任那者可疑、蓋朝廷以兵威之、故新羅懼復任那之侵地乎、今不可考、）於是境部某爲大將軍、穗積某爲副將軍、帥兵一萬餘攻新羅、拔五城、金伯淨擧白旗、詣官軍營、請割多多羅素奈羅佛知鬼委陀南加羅阿羅羅六城而降、境部等馳使上奏、迺遣難波神

於新羅察情狀、伯淨亦遣使奏請曰、天有神、地有天皇、除此外、亦何有畏乎、自今以後、二國和好、不復相攻、不乾船柁、每歲朝貢、於是詔班軍、新羅又侵任那、九年間諜迦摩多到對馬、捕流于上野、詔議討新羅、十年以來目皇子爲征新羅大將軍、帥兵二萬五千到于筑紫、調具船艦軍糧、明年來目疾薨、以當麻皇子代之、其妃舍人姬適薨、是以不果行、十六年新羅人多歸化、十八年遣沙㖨部（○按、三國

史記、東國通鑑、沙喙部蓋沙梁部之訛也、柰末竹世士入貢、十九年使沙喙部柰末北叱智朝貢、二十四年使柰末竹世士貢佛像、二十九年使柰伊彌買奉表朝貢、新羅上表始于此、三十一年遣柰末智洗爾朝貢、因獻佛像金塔舍利大小幡、是歲新羅攻任那復取之、詔議討新羅、乃遣難波磐金于新羅、吉士倉下于任那、伯淨遣八大夫啓曰、任那小國、天皇附庸國也、伯淨何敢自有哉、乃使柰末智洗遲及任那人達

率柰末遲貢二國調賦、未至、大德境部雄摩呂小德中臣國等帥衆數萬討新羅、伯淨恐怖、上表謝罪、詔釋之、初磐金之行也、新羅以飾船一艘、迎勞于津、磐金問曰、何國船也、對曰、新羅船、磐金曰、曷無任那船、卽時更增一船、自此始以迎船二艘、日本紀舒明帝四年伯淨卒、諡眞平、無子、國人立長女德曼、三國史記、東國通鑑遣使送入唐使三田耜、及唐使高表仁等、十年遣使朝貢、十一年遣使送入唐學問僧惠雲等至、賜使者冠位一級、十二年遣使朝貢、併送入唐學生高向玄理等、賜使者爵一級、皇極帝元年使草壁眞跡於新羅、德曼遣賀騰極弔大喪二使入朝、孝德帝大化元年二年累朝貢、遣小德高向玄理、徵質於新羅、仍詔罷任那之調、日本紀○按去年百濟使兼任那調使、則責還之、至是罷任那調、蓋朝廷知任那不能獨立、遂使新羅有之、故徵質乎、三年德曼卒、諡善德、金伯淨弟國飯女勝曼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遣上臣大阿飡金春秋從高向玄理入質、

獻孔雀鸚鵡各一隻、春秋美姿顏、善談笑、四年入貢、五年遣小華下三輪色夫、大山上掃部角麻呂於新羅、沙喙部沙飡金多遂代質于朝、侍郎二人、丞一人、達官郎一人、中客五人、才伎十人、譯語一人、雜傔十六人、及僧一人、總三十七人從之、白雉元年入貢、明年貢調使沙飡知萬至筑紫、皆著唐國服、朝廷以其恣移俗更服、訶譴放還、大臣巨勢德太古奏請曰、失今不討、後必有悔、請自難波至筑

紫、盛陳舟船、嚴兵備以視國威、讓責其使、則不勞師徒而自服焉、帝不聽、三年四年竝入貢、五年秋遣使送入唐使吉士長丹等、冬帝崩、使巨勢稻持於新羅、赴帝喪、十二月遣使弔大行皇帝喪、日本紀 是歲勝曼卒、諡眞德、伊飡金春秋立、春秋金輪孫也、初百濟將軍允忠、攻陷新羅大邪城、春秋女婿金品釋殺妻子自殺、春秋欲爲之報怨於百濟、請德曼自使于高句麗、因大對盧蓋金一名蓋蘇文 乞師、高

句麗執之六旬、春秋僅脫而還、於是深讎百濟、怨高句麗、欲厚結於唐以逞志、二國屢請援於唐、時百濟高句麗通和、二國兵俱攻新羅、春秋又遣使於唐乞師、唐主李世民與師討高句麗、新羅以兵三萬助之、唐主遂不得志而班師、春秋又自往唐、卑辭厚禮、請百濟塞朝貢之道、唐主爲許出師二十萬、春秋因請改服色、受唐制服、留子文汪侍衛、竝許之、至是勝曼卒、春秋立、時百濟君臣淫奢、不恤

國事、春秋并呑之計益急、東國通鑑、日本紀一說引高麗僧道顯日本世記、 齊明帝元年春秋遣使朝貢、級飡彌武代質、彌武尋死、明年入貢、三年詔金春秋送學問僧智達及間人御廄等於唐、春秋不奉詔、明年僧智達等乘新羅船入唐、六年春秋遣子仁問于唐乞師、唐將蘇定方將兵十三萬、與新羅俱攻百濟滅之、日本紀、及本書註、東國通鑑、 齊明帝詔諸國、造修軍船器械、七年春帝親帥舟師、欲征新羅、其秋帝崩於朝倉行宮、皇

太子喪服聽軍政、遣前將軍太華下阿曇比羅夫小華下河邊百枝等四將軍、救百濟、討新羅、日本紀 是歲金春秋卒、諡武烈、稱太宗、子金法敏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 癸亥歲遣前將軍上毛野稚子中將軍巨勢譯語後將軍阿部比羅夫等、帥兵二萬七千人攻新羅、取沙鼻岐奴江二城、此時百濟王扶餘豐殺其佐平福信、內又大亂、法敏乃與唐將孫仁師、進攻州柔、○按東國通鑑作周留城 官軍救之、與唐軍戰于白村江、

○按唐書、東國通鑑、竝作白江口。官軍不整、唐兵夾擊、官軍
敗績、扶餘豊走高麗、百濟遂滅、丁卯歲金法
敏遣使、會齊明帝之葬、天智帝元年秋遣沙
飡金東嚴等貢調、敕賜新羅王貢調船一隻
絹五十匹綿五百斤韋一百枚、幷賜其上臣
大角干金庾信船一隻、附東嚴等遣之、是歲
法敏會唐將李勣等、攻高勾麗滅之、新羅僧
道行盜草薙劒、將走新羅、中路風雨晦暝、不
得進而止、日本紀初三國之時、新羅最小弱、後

蠶食任那、遂因唐兵滅百濟高勾麗、唐雖郡
縣二國、新羅多竊取其地有之、土疆稍廣、文獻
通考、東國通鑑、二年遣沙飡督儒貢調、四年夏遣使
貢調、獻水牛一頭山雞一雙、秋遣沙飡金萬
物貢調、賜新羅王絹五十匹絁五十匹綿一
千斤韋一百枚、帝大友元年遣金押實貢調、
天武帝元年夏遣韓阿飡金承元阿飡金祇
山大舍霜雪賀騰極、一吉飡金薩儒韓奈麻
金池山弔天智帝喪、特令賀騰極使入京師、

其餘自筑紫發回、秋遣韓奈麻金利益送高
麗朝貢使大兄碩于等、三年遣王子金忠元
大監級飡金此蘇大監奈末金天冲弟監大
奈麻朴武麻弟監大舍金洛水貢調、奈麻金
風那金孝福送金忠元、復使級飡朴勤修大
奈麻金美賀送高麗朝貢使、使小錦上大伴
國麻呂報聘、四年使沙飡金清平請政、級飡
金好儒弟監大舍金欽吉貢調、大奈麻金揚
原送高麗朝貢使、五年阿飡朴剌破等漂至

血鹿島、附金清平等送還、六年奈麻加良井
山金紅世至筑紫、言國王遣級飡金消勿大
奈麻金世世貢調、海中遇暴颷、舟咸四散、不
知所如、明年春使奈麻甘勿那送高麗朝貢
使上部大相桓父等、冬使阿飡金項那沙飡
薩蔂生貢金銀鐵鼎金銀刀旗錦絹布皮馬
狗騾駱駝、別獻金銀刀旗于皇后皇太子、八
年夏遣奈麻考那、送高麗朝貢使、冬使沙飡
金若弼大奈麻金原升貢調、九年遣沙喙部

一吉飡金忠平大柰麻金壹世貢金銀銅鐵錦絹鹿皮細布、又別獻金銀霞幡皮于帝及皇后皇太子、且赴國哀、日本紀是歲法敏卒、謚文武、子金政明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十年使大柰麻金釋起送高麗使、十一年使沙飡金主山大那末金長志貢調、十二年大那末金物儒送入唐學生土師甥等、十三年高向麻呂等使於新羅而歸、金政明獻馬狗鸚鵡鵲、及寶器數種、冬使波珍飡金智祥大阿飡金健勳等

請政、貢金銀霞錦綾羅虎豹皮鏤金器藥物、及細馬騾犬狗、智祥等別獻金銀羅綾屏風等各六十種、又別獻物於皇后皇太子及諸親王、持統帝元年春使直廣肆田中法麻呂追大貳守苅田於新羅、赴國喪、秋遣王子金霜林級飡金薩摹金仁述大舍蘇陽信奏國政、貢調賦、霜林等別獻物有數、太宰府告國喪於霜林等、皆著喪服、東向三拜三發哭、三年遣級飡金道那等、奉弔天武帝喪、命土師根麻呂、問金道那等曰、太政官卿奉勅宣問道那等、去年田中法麻呂往告大行天皇喪、時汝國云、古例用蘇判位、○三國史記云、匝飡又云蘇判、第三等也、奉敕今當復古例也、法麻呂以非先例不宣詔命而還、若言前事者、白雉五年使巨勢稻持告大行天皇喪、翳飡○按三國史記、東國通鑑、無翳飡、此時金春秋爲伊飡、伊飡或名翳飡乎、金春秋奉敕、然言用蘇判位、是汝之妄也、先近江宮御宇天皇喪、使一吉飡金薩儒奉弔、而今遣級飡、亦違前例、汝

國自我遠皇祖之代、舳艫相接、不乾船柁、累世朝貢、今省減調賦、更稱別獻、矯飾詐偽、乖亂故典、是以調賦及別獻物、並封還之、汝道那等還告汝王、天朝廣慈、不深咎既往、更悛悔前過、戒慎將來、四年春新羅級飡北助智韓柰麻許滿等歸化、秋使大柰末金高訓送筑紫人大伴部博麻、及入唐學問僧智宗等、六年遣級飡朴億德金深薩貢調、日本紀是歲政明卒、謚神文、子理洪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明年遣

沙飡金江南韓奈麻金陽原、來赴王喪、使直廣肆息長老勤大貳大伴子君往弔、并賻物、九年春使王子金良琳補命薩飡○三國史記云、沙飡又云、薩飡、朴強國韓奈麻金周漢金忠仙等奏國政、貢調賦、日本紀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四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五

列傳第一百六十二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外國四

新羅下

文武帝元年冬、新羅使一吉飡金弼德、柰麻金任想等朝貢、四年夏、佐伯麻呂等使于新羅、是冬、薩飡金所毛入朝、赴王母喪、金所毛病死、賻絁一百五十疋、綿九百三十二斤、布一百段、副使級飡金順慶等、賜物發回、續日本紀大寶三年、理洪卒、謚孝昭、弟金興光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使薩飡金福護、級飡金孝元等入朝、赴王喪、詔曰、新羅國使薩飡金福護表云、寡君不幸、自去秋疾、以今春薨、永辭聖朝、朕思其蕃君、雖居異域、至覆載允同愛子、雖壽命有終、人倫大期、而自聞此言、哀感已甚、宜差使

弔賻、其使福護等遠涉滄波、辛勤可矜、所司宜加優賜、乃遣波多廣足、額田人足往弔祭、賜新羅王錦二匹、絁四十匹、慶雲二年、貢調使一吉飡金儒吉入朝、三年、金儒吉還蕃、賜王敕書曰、天皇敬問新羅王、使人一吉飡金儒吉、薩飡金今古等至、所進調物并具之、王有國以還、職貢無虧、行李相屬、款誠已著、嘉尚無已、春首猶寒、比無恙也、國境之內、當并平安、使人今還、指宜往意、并寄土物如別、冬、美努淨麻呂使于新羅、賜敕書曰、天皇敬問新羅王、朕以虛薄、謬承景運、慚無練石之才、徒奉握鏡之任、日旰忘食、翼翼之懷愈積、宵分輟寢、業業之想彌深、冀覃覆載之仁、遐被寰區之表、況王世居國境、撫寧人民、深秉竝舟之至誠、長修朝貢之厚禮、庶磐石開基、騰茂響於麕岫、維城作固、振芳規於鴈池、國內安樂、風俗淳和、寒氣嚴切、比如何也、今故遣大使從五位下美努連淨麻呂、副使從六位

下對馬連堅石等、指宜往意、更不多及、元明帝和銅二年、使金信福等朝貢、賜宴于朝堂、賜王及信福等物有差、右大臣藤原不比等延信福等於辨官廳謂曰、自古新羅國使入朝、未嘗與執政大臣言、而今日披晤、更欲結二國之好也、使人皆避坐而拜曰、信福等本國卑賤之人、幸受使命、得赴聖朝、今復被引見、厚承恩諭、伏增欣懼、夏信福等還蕃、七年、使重阿飡金元靜等入貢、元正帝養老三年、

貢調使級飡金長言等入朝、七年、韓奈麻金貞宿昔楊節入貢、聖武帝神龜三年夏、薩飡金造近金奏勳等朝貢、秋、金奏勳等還蕃、賜新羅王璽書曰、貢調使薩飡金奏勳等奏言、伊飡金順貞去年六月晦日死、順貞汝之國卿、撫綏彼境、忠事本朝、哀哉賢臣國之基、爲朕之股肱、今也則亡、殲我吉士、故贈賻物黃絁一百匹、綿百屯、不遺爾績、式獎遊魂、天平四年、使韓奈麻金長孫等入貢、別獻鸚鵡鴝鵒、蜀狗獵狗驢騾、因請朝貢年期、詔許三年一朝貢、六年、貢調使級伐飡金相貞等至太宰府、明年入京師、令中納言正三位多治比縣守、召新羅使於兵部曹、問入朝之由、使人言、改國號王城國、以其私改國號放卻之、八年、遣阿倍繼麻呂於新羅、明年繼麻呂歸奏、新羅失常禮、不奉詔命、於是詔六位以上、各陳意見、乃遣大伴三中等于新羅、續日本紀 是歲興光卒、諡聖德、子金承慶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十年、

太宰府言、級飡金想純等一百五十七人入貢、不入京師、自太宰府放回、續日本紀 十四年、承慶卒、諡孝成、弟金軒英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按本書作憲英、今從續日本紀 是歲太宰府言、沙飡金欽英等一百八十七人入貢、以新京創宮室未成、自太宰府放還、續日本紀 十五年春、筑前國司言、新羅使薩飡金序貞等入貢、遣從五位下多治比土作、檢校新羅之調、土作言、新羅貢調改稱土毛、其書具注物數、稽之舊典、大失常禮、於是

太政官處分、徵水手已上入京、責失禮無狀卻回。孝謙帝天平勝寶四年、新羅王子韓阿飡金泰廉、及貢調使金暄、送王子使金弼言等七百餘人入朝、泰廉奏曰、新羅國王白曰、日本照臨天皇朝廷、新羅累世朝貢、舟楫不絕、今國王欲親來朝貢進御調、而顧念一日無主則國政弛亂、是以謹遣王子韓阿飡泰廉代而入朝、泰廉又奏言、普天率土、無非王臣、泰廉入朝、得遇聖世、有私所備國土微物、願

得奉進、詔許之、饗泰廉等於朝堂、詔曰、昔我息長足姬皇后綏撫新羅、以為西方藩屏、而前王承慶大夫思恭等、狀辭怠慢、闕失恒禮、因欲發使問罪、而今王軒英、改悔前過、欲親來庭、而為顧國事、故遣子泰廉等代而入朝、併貢御調、朕深嘉王勤欵、自今以後、使王親入朝者、宜以辭奏、若遣臣下入朝者、必須令賚表文、泰廉等還在難波館、敕遣使賜絁布并酒肴、五年從五位下小野田守使于新羅、

○按三國史記曰、是歲日本使至、禮甚倨、王不見、廢帝天平寶字二年、新羅男女四十人、僧尼三十四人歸化、處之武藏國、始置新羅郡、三年、敕太宰府曰、頃年新羅歸化者、舳艫不絕、想彼不勝賦役之苛、遠辭墳墓之鄉、言念其意、豈無顧戀、宜再三引問、情願還鄉者、給資糧放還、降詔於北陸山陰山陽南海四道諸國、造船五百艘、並逐閑月營造、以三年為限、為征新羅也、四年、新羅一百三十一人歸化、移于武藏國、秋

級飡金貞卷朝貢、詔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朝獦問所使、貞卷曰、不修職貢、久積歲月、故謹使貞卷等貢進御調、且謂敝邦未習聖朝風俗之語、仍進學語生二人、朝獦問曰、執玉帛行朝聘、則表忠信也、向者王子泰廉入朝、奏曰、自今以往、事皆遵古制、其後小野田守奉朝命出使、汝之禮待有闕、是以田守不宣朝命而還、汝之王已棄忠信之禮、則玉帛之聘何見焉、貞卷曰、田守來日、貞卷出為外官、

且賤人不預知國事、朝獵曰、王子尚無言信、使人微賤、不足與有言矣、汝還本國、但言忠信之禮、仍舊之調、明驗之言、專對之人、四者備具而來、五年、令美濃武藏兩國少年各二十人習新羅語、爲西征也、藤原朝獵爲東海道節度使、檢定管內十二國船兵、率得船一百五十一隻、兵一萬五千七百人、水手七千五百二十人、從三位百濟王敬福爲南海道節度使、檢定所管十二國、船一百二十一隻、

兵一萬二千五百人、水手四千九百三十人、正四位下吉備眞備爲西海道節度使、檢定所管八國、船一百二十一隻、兵一萬二千五百人、水手四千九百三十人、皆免三年田租、練習兵法、七年、級飡金體信等二百餘人朝貢、令左少辨大原今城問曰、前使金貞卷受朝之約束、改朝聘禮、卿等來何如、體信曰、使臣承國王教、貢進常調、餘事非敢所知也、乾政官處分、徵體信等入京師、依例饗賜、謂體

信曰、汝還告汝之王、自今以往、非王子來朝者、宜使執政臣入朝、八年、大奈麻金才伯等至太宰府、言唐使韓朝彩來云、唐國前者送日本僧戒融、而達否未審、因命本國問其消息、朝彩已上道、今在新羅西津、本國謝恩使金容爲得太宰府報牒、寄附朝彩在國未發、乾政官處分、命太宰府牒報、太宰府問才伯曰、比來新羅歸化民言、本國發兵、以備日本、其實如何、對曰、非無此事、但小民未知其所

以而云爾、比年唐國擾亂、弊邑處其餘寇來侵、是以徵發甲兵、防守緣海、備海賊不虞也、續日本紀稱德帝天平神護元年、軒英卒、諡景德、子乾運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光仁帝寶龜元年、級飡金初正等一百八十七人至對馬島、遣右中辨大伴伯麻呂於太宰府、召初正問所使、初正曰、本國王子金隱居自唐而歸、入唐大使藤原清河學生朝衡等附書、是以本國王差初正等贈其書、因幷貢土毛、伯麻呂曰、新羅

貢調其來尚矣今何改稱土毛初正對曰使非貢調故稱土毛朝議以其使違恒典不許入京師令太宰府勞慰初正等賜國王絁綿絲等物放還五年禮府卿沙飡金三玄等二百三十五人至太宰府河內守紀廣純爲檢問新羅入朝使三玄曰受本國王教請修舊好敦聘問幷致國信物及入唐大使藤原清河書廣純詰之曰修舊好敦聘問是尤隣之言非供職之禮且改貢調稱國信變改古常

其義如何對曰本國上宰金順貞之時舟楫相尋常修職貢今其孫邕嗣位執政追尋家聲係心于供奉故曰修舊好每相聘問且三玄本非貢調使但因使次聊進土毛故不稱御調檢問使奏曰新羅稱臣而貢調由來尚矣而今妄作新意變改舊章調稱信物朝稱修好悖慢無禮反違古典請給資糧卽時放還從之敕太宰府曰比年新羅流民舟楫尋蹤原其情狀實非歸化或有被風漂舟船破壞無由可歸遂留爲王民者其本主謂朕何也凡漂流民無船糧者所司宜資給發遣以示寬弘之仁十年下道長人使於新羅爲迎遣唐判官海上三狩等也冬太宰府言新羅使金蘭孫等至敕曰諸蕃入朝雖有恒典府更宜反覆檢問其有表文者準渤海蕃例寫案進奏尋敕太宰府唐使高鶴林等五人及新羅貢調使共許入京明年春正月天皇御大極殿受朝唐使及新羅使薩飡金蘭孫等

拜賀獻方物奏曰新羅國王白新羅開國以降奉事聖朝世承皇化職貢無闕比年以來奸賊內作道路梗斷久闕貢調是以謹遣薩飡金蘭孫級飡金巖等貢進御調兼賀元正又依例進學語生幷送遣唐判官海上三狩等還之詔授薩飡金蘭孫正五品上副使級飡金巖正五品下大判官韓奈麻薩仲業少判官奈麻金貞樂通事金蘇忠三人從五品下設宴於朝堂賜物有差賜新羅王璽書曰

天皇敬問新羅國王。朕以寡薄，纂業承基，理育蒼生，寧隔中外。王自遠祖，恒守海服，上表貢調，其來尚矣。日者虧違蕃禮，積歲不朝，雖有輕使，而無表奏。由是泰廉還日，已具約束，貞卷來時，重加諭告。其後累使，曾不承行。今蘭孫等猶陳吳秦，理須依例從境放還，但送三狩事既不輕，故修賓禮，以荅來意。王宜察之。後使必須賚表函，以禮進退。今勅筑紫府、對馬等戍，不將表文者，莫令入境。宜察知之。

春景韶和，想王佳也。今因還使，附荅信物。書指不多及。續日本紀是歲乾運爲其臣金良相所殺，諡惠恭。良相自立爲王。桓武帝延曆四年，良相卒，諡宣德。國人立金敬信。十四年卒，諡元聖。孫俊邕立，二年而卒，諡昭聖。子重熙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十八年，正六位上大伴峰麻呂爲遣新羅使，尋停之。日本紀略平城帝大同四年，金彥昇殺重熙，諡哀莊。彥昇自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嵯峨帝弘仁四年，新羅一百十人乘船五艘至肥前國小近島，島民射殺九人，虜一清等一百一人。五年，詔曰：「新羅王子來朝者，准渤海蕃例。若彼稱隣好者，不須禮遇，即從放還。若無船糧者，所在官司商量給之。」冬，商人三十一人漂至長門國。辛波古知等二十六人至博多津。七年，清石珍等一百八十人歸化。八年春，金男昌等三十三人，夏，遠山和等一百三十四人，竝歸化。九年，張春等十四人來獻驢。十一年，先是移新羅投化民七百人於遠

江、駿河二國。是歲春，二國新羅叛，焚劫民舍，盜伊豆國倉穀，乘船而去。相模、武藏兵追捕，悉獲之。日本紀略淳和帝天長三年，彥昇卒，諡憲德。子景徽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仁明帝承和元年，新羅人至太宰府，緣海民射傷之。太政官處分，譴責府司，其傷者賜醫藥，給粮放還。續日本後紀三年，景徽卒，諡曰興德。敬信曾孫悌隆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是歲，藤原常嗣使于唐，太政官準舊例，牒新羅曰：「今遣使修聘巨唐，海晏當時，雖

知利涉風濤或變猶慮非常脫有使船漂著彼境則扶之送過不俾滯過因遣武藏權大掾紀三津賫牒發遣冬紀三津自新羅歸三津畏怯失使旨至新羅言通好修聘新羅疑與太政官牒相違再三詰問三津不文而口吃愈迷惑不能分疏新羅牒太政官曰紀三津詐稱朝聘兼有贄賚及檢公牒假偽非實者得三津狀稱奉承王命專來通好及開函覽牒但云修聘巨唐脫有使船漂著彼界則扶之送過無俾滯遏者主司再發專使詰問口與牒虛實莫辨既非交隣之使必非由衷之賂事無摭實豈合虛受且太政官篆跡分明小野篁船帆飛已遠未必重遣三津聘于唐國不知島嶼之人東西窺利偷學官印假公牒用備斥候之難自逞貨泉之遊然兩國相通必無詭詐使非專對不足爲憑所司再三請以政刑章用俎姦類主司務存大體舍過責功恕小人荒迫之罪申大國寬弘之理

彼此何妨況貞觀中高表仁到彼之後惟我是賴唇齒相預其來久矣事須牒太政官幷牒菁州量事給過海程粮放還本國請處分者奉判准狀牒太政官請垂詳悉於是詔切責三津續日本後紀五年悌隆爲其臣金明所殺謚僖康明年金陽誅金明立金祐徵其歲卒謚神武子慶膺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明年其臣張寶高○東國通鑑作張保皐遣使獻方物八年勅太宰府云新羅張寶高去年獻馬鞭等寶高爲外藩之臣私貢方物稽之舊章不合物宜以禮防閑早從返卻其隨身物願得交易者聽之更給程粮放回九年新羅李少貞等四十人至筑紫大津太宰府遣人勘問李少貞等言張寶高死其副將李昌珍等欲圖叛亂武珍州將閻文發兵討平之但恐逋誅餘賊忽至貴朝擾亂邊境若有舟船至此不執文符者請切命所在推勘收捉又言迴易使李忠楊圓乃是張寶高子弟所遣請速發回仍賫閻文

上筑紫府牒狀而來、廷議曰、視少貞所賫牒無上太宰府文、卽知少貞奸詐往來、欺妄國家者也、今令李忠等與少貞同行者、此何異以迷獸投餓虎也、請先責還少貞等、其後放回李忠等、從之、張寶高所攝島民呂糸等投化、因告筑前國司文室朝臣宮田麻呂奪李忠所賫雜物、乃詔太宰府勘問、錄其所取雜物、悉還與之、給粮資放還、是歲太宰府奏曰、新羅朝貢、其來尚矣、而起自聖武皇帝之代、

迄于聖朝、不用舊例、常懷姧心、苞茅不貢、寄事商賈、窺國消息、方今民窮食乏、若有不虞、何用防之、伏請新羅人一切禁斷、勿令入境、敕曰、德澤洎遠、外藩歸化、專禁入境、事似不仁、宜比之流來、給粮放還、商賈之輩、飛帆來者、所賫之物、聽民閒廻易、事畢速放卻、十二年、新羅送我漂流民五十餘人至太宰府、續日本後紀文德帝齊衡三年、流民三十人至太宰府、給粮放還、文德實錄天安元年、慶膺卒、諡文聖、

金誼靖立、清和帝貞觀三年、誼靖卒、諡憲安、金膺廉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五年、僧無著普嵩清願等三人、流民五十七人、及細羅國人五十四人至丹後因幡博多等處、細羅人言語不通、其長頭屎烏舍僅知文字、書荅曰、新羅東方別島細羅國人也、敕所司給程粮放還、八年太宰府馳驛奏、肥前國基肆郡擬大領山春永語同郡人川邊豐稻曰、與新羅人珍賓長共入新羅國、造兵弩器械、圖攻取對馬島、同

謀者四十餘人、十一年、太宰府言、新羅賊乘船二艘至博多津、盜取豐前國年貢絹綿、卽時發兵追之、遂不獲賊、十二年、對馬島人卜部乙屎麻呂爲捕鸕鷀至新羅境、新羅執繫之獄、乙屎麻呂視造大船、竊問守衞卒、答曰、將攻對馬島、乙屎竊脫禁逃還、告其狀、因敕曰、新羅凶賊、託事賈販、來爲侵暴、不收蠆尾、將行毒螫、須令緣海諸郡及因幡伯耆等國、嚴謹守備、尋敕太宰府新羅人潤清宣堅等

三十人、及管内所在新羅、給食馬入京、府司奏曰、蕞爾新羅、凶毒狼戻、廼者對馬島卜部乙屎被執彼國、脱獄逃還、告彼練習兵士之狀、彼疑其計洩、於是差遣七人、詐稱流來、竊伺聲息、夙垂仁放還、尋常之典、若狡奸往來、當加顯戮、加之潤清等、僑寓積年、能知國家事、今若放歸者、示弱於敵也、且管内所在新羅之口、及其後稱投化而來者、内皆懷逆謀、若有外難、必為内應、請準天長元年格、不論

新舊、并遷陸奧空閑之地、絶覬覦之奸心、從之、是歲分移潤清等二十人于諸國、筑後權史生佐伯直繼得新羅國牒上之、告太宰大貳藤原元利萬侶與新羅國王通謀、乃以直繼附檢非違使、敕太宰府逮元利萬侶及浪人清原崇繼中臣年麻呂等至于京師、大内記安倍興行為推鞫告使、十五年新羅船一艘至對馬島、即時放卻、十六年金四金五等十二人至對馬、速放還、（三代實錄）十七年膺廉卒、

諡景文、子金晸立、光孝帝仁和元年晸卒、諡憲康、弟金晃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太宰府言、新羅國使判官徐善行錄事高興善等四十八人乘船一艘、至肥後國天草郡、問其來由、答曰、前年漂蕩、適著海岸、厚賜官糧、得歸本鄉、今欲奉謝仁恩、故賫國牒信物來朝、因命府官加撿省、府官奏曰、徐善行等寄事於奉謝、牒貨相兼、而惟有執事省牒、無國王啓、其牒不納函子、以紙裹之、題言新羅國執事牒上日本

國、其上蹈印五字、謹撿先例、事乖故實、仍錄牒文并貨物進奏、敕曰、新羅包藏禍心、覬覦邊徼、須懲其姦慝、以從重法、然朝家好仁、不忍措之刑、因釋全其首領、府宜速發回之、（三代實錄）四年晃卒、諡定康、女弟曼立、時弓裔甄萱等作亂、國内騷擾、（三國史記、東國通鑑、）甄萱自稱新羅西南都統指揮兵馬制置持節都督、（東國通鑑）宇多帝寬平六年、新羅賊船四十五艘來寇對馬島、守文室善友擊破之、射殺賊三百餘人、

獲舡十一艘及甲冑大刀弓矢桙楯等物、醍醐帝延喜二十二年甄萱使輝嵒至對馬、(扶桑略記)奉牒於太宰府曰、伏思當國仰貴國也、禮敦父事、情比孩提、唯甘扶轂執鞭、豈憚航深棧險、而自質子逃遁、隣言矯誣、一千年之盟約斯渝、三百歲之生靈到此、春秋不云乎、親仁善隣、國之寶也、魯論語曰、不念舊惡、是宜恩深含垢、化致慕羶、令差専价、冀藏卑儀、因敕太宰府牒移曰、都統甄公内撥國亂、外守

主盟、聞彼勳賢、孰不欽賞、然任土之琛、藩主所貢、朝天之禮、陪臣何專、代大匠而揉刀、慕庖人而割肉、雖誠切攀龍、猶嫌忘相鼠、縱宰府忍違金闕之前、而憲臺恐安玉條之下、仍表函方物、卽從却廻、宜稽之典章、莫處疎隔、過而不改、如其餘何、但輝嵒遠疲花浪、漸移葭灰、量給官糧、聊資歸路、今以狀牒、(本朝文粹)曼卒、諡眞聖、金嶢立、弓裔自號泰封、甄萱稱後百濟、嶢卒、諡孝恭、無子、國人立朴景暉爲王、

卒、諡神德、子朴昇英立、泰封諸將立王建爲王、國號高麗、弓裔敗死、昇英卒、諡景明、朴魏膺立、甄萱將兵攻魏膺殺之、諡景哀、金傳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延長七年春、新羅船至耽羅島、交易海藻等物、漂至對馬島、島司坂上經國厚加賑給、遣撿非違使秦滋景通事長岑望通送還于全州、甄萱時有數十州地、自稱大王、謂滋景曰、萱有宿心、欲以三韓職貢之例奉日本國、前年已獻方物、輸忠款、而以陪臣貢

調、卽被回却、今已稱寡人、是以欲重陳冊誠修前貢、而今卿等至此、萱之幸也、辭色甚悅、留望通、放滋景先歸、使其臣張彦澄贈書經國謝送還漂民、夏復遣張彦澄來、并贈書太宰府、彦澄將赴于府、經國拘而不遣、彦澄愬曰、本國嚮化之情切、故重差彦澄來布誠款、而貴府拘而不遣、使人何所復命也、經國不聽、遣人送書於太宰府、府卽申于太政官、太政官處分命府及島司報書絕之、其略云、人

臣之禮、何有踰境之好、前援溺頂之危、適成授手之恵、非是求隣好、唯爲重人命而已、至貢調之禮、藩王之所修、非人臣之可私、縱換千萬之面、何得一二、其詞爰守典法、所贈方寄、不敢依領、旣從却歸、彥澄等給資粮放廻、扶桑略記金傳立八年、遂降于高麗王王建、新羅滅、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是歲朱雀帝承平五年也、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五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六

列傳第一百六十三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外國五

高勾麗

高麗

高勾麗或稱高麗、（康富記、隋書、）古朝鮮之地、朝鮮

之肇、未有君長、有神人而降生、國人推立爲君、曰檀君、國號朝鮮、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傳世四十一、至箕準、爲燕人衞滿所逐、走韓地、衞滿悉有朝鮮地、至孫衞右渠、漢武帝滅之、以其地爲郡、衞氏亡、高氏起於扶餘、漸有朝鮮地、高氏其先出扶餘王金蛙、金蛙得女子、閉於室内、爲日光所照、生卵、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朱蒙都於卒本扶餘沸流水上、國號高勾麗、因姓高氏、國有内部東部西部南部北部、合五部、其官有大對盧大使小使大相乙相位頭大兄主簿、（參取三國史記、東國通鑑、隋書、）是歲崇神帝六十一年也、朱蒙遂取沸流荇人二國、滅東沃沮、攘靺鞨、立十九年死、號東明聖王、有三子、長曰沸流、次溫祚、溫祚是爲百濟始祖、朱蒙嘗在北扶餘、生子類利、立爲嗣、類利死、號瑠理明王、子無恤立、此時取梁貊蓋馬勾茶樂浪等、高勾麗之地寖廣、無恤死、號大武神王、弟解邑

朱立、死、號閔中王、子解憂立、暴戾、國人殺之、立類利孫宮、立九十餘年、傳國於弟遂成、稱太祖大王、遂成立、亦無道、其臣明臨荅夫殺之、號次大王、立宮弟伯固、死、號新大王、子男武立、死、號故國川王、弟延優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是歲仲哀帝六年也、九年神功皇后西征、高麗與百濟俱請降、因定内官家、（日本紀、）延優卒、號山上王、子憂位居立、城平壤、移都焉、卒、號東川王、子然弗立、卒、號中川王、子藥盧立、（三國史記、

(東國通鑑)、應神帝七年朝貢、大臣武内宿禰役其人作池、號韓人池、(日本紀)藥盧卒、號西川王、子相夫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應神帝二十八年遣使朝貢、表文無禮、皇太子怒、裂破其表、責還使者、(日本紀)相夫驕逸多猜忌、爲其國相倉助利所廢、自縊死、號烽上王、藥盧孫乙弗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三十七年阿知使主都加使主使於呉、取途於高麗、高麗使久禮波久禮志二人送之至呉、仁德帝十二年遣使貢鐵盾鐵的、宴使

者於朝、選羣臣善射者射之、盾人宿禰射鐵的洞之、高麗使嘆其精强、(日本紀)乙弗卒、號美川王、子釗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五十八年遣使朝貢、(日本紀)五十九年百濟攻平壤城、釗中流矢卒、號故國原王、子丘夫立、卒、號小獸林王、母弟伊連立、卒、號故國壤王、子談德立、卒、號廣開土王、子臣璉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雄略帝八年高麗與新羅通好、遣兵一百人、助守新羅、備百濟、新羅誤殺助守兵、高麗怒攻新羅、新羅請救於任那日本府、膳斑鳩等往援、大破高麗軍、二十年高麗攻百濟七日夜、遂陷之、生擒其王及王妃王子、悉殺之、(七日夜以下、本書注引百濟記、)高麗兵請殲其遺衆、悉取百濟、臣璉曰、百濟日本之官家、其王入侍于朝、四隣所共知也、不可而止、二十三年帝立末多爲百濟王、以兵衛送其國、別詔筑紫安致臣馬飼臣、率舟師討高麗、清寧帝三年遣使朝貢、仁賢帝四年臣璉卒、號長壽王、孫羅雲立、(臣璉卒以下、據三國史記、東國通鑑、)

六年遣日鷹吉士使高麗、高麗獻工匠須流枳奴流枳等、繼體帝十年使安定等朝貢、(日本紀)十三年羅雲卒、號文咨明王、子興安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二十五年高麗殺興安、(日本紀一說引百濟本紀、)(○按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不言殺、)弟寶延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欽明帝元年遣使朝貢、(日本紀)六年寶延卒、號安原王、子平成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始高麗王有三夫人、正夫人無子、中夫人其舅氏麤羣也、小夫人細羣之女也、竝有子、及寶延病篤、細羣麤羣、

各爭立其夫人子、大戰于宮門、細羣敗、死者二千餘人、日本紀註引百濟本紀、十二年百濟攻高麗、取平壤等六郡、高麗與新羅連和、十四年百濟王子餘昌攻高麗、擊高麗王於東聖山上走之、日本紀、二十年平成卒、號陽原王、子陽香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作陽成、今從日本紀一說、二十三年大將軍大伴狹手彥討高麗破之、高麗王陽香踰墻走、比津留都、狹手彥縱兵入其宮、得七織帳鐵屋等及諸財物而歸、二十六年高麗頭霧

唎耶陛等歸化、三十一年越人江渟裙代詣京奏曰、高麗使船漂至本國、郡司道君隱匿不奏、故以聞、詔曰、高麗迷路至越海、雖辛苦風浪、尚全性命、有司宜於山城相良郡築使館、厚供給之、遣膳傾子于越、饗高麗使、初使之至也、道君自稱國主、奪其貢物、至是傾子至、道君迎拜伏地、高麗使具告其狀、傾子悉追其所奪還之、三十二年帝不豫、尋崩、是以高麗表獻物未奏上、敏達帝卽位、高麗使上

表及貢獻物、帝惻然哀悼極甚、其表書烏羽、王辰爾蒸羽於飯上、以帛印羽、悉寫字讀之、高麗大使謂副使曰、汝不用我言、妄分國調、輙與微者、是汝之過也、國王聞之、必誅汝也、副使懼、欲殺大使以斷口、大使聞其計、裝束衣帶、潛出立使館庭、旁皇不知所為、俄有一人、以杖打大使頭而去、次有一人又進打頭與手、破之、血流被面、大使尚不動立、拭其血、又有一人進刺其腹、遂殺之、明旦領客東漢

坂上子麻呂推問其由、副使曰、天皇賜妻於大使、然違敕不受、無禮滋甚、是以臣等謀議殺之、命有司以禮收葬、二年高麗使至越海、遇風溺死者多、朝廷疑其頻迷路、給船糧發回、以吉備海部難波為送使、難波畏風浪不欲行、執高麗二人、投海而歸、奏曰、海中多鯨魚、不得通船、帝識其偽、沒為官奴、明年秋高麗使至、奏曰、臣等去年從船人大島磐日、與送使舟俱發、臣等已還至本蕃、而送使舟至

今年尚未來、故因磐日還、別差臣等、問送使不來、帝召難波詰問之、難波不能對、帝數其罪、遂寘之法、（日本紀）崇峻帝三年陽香卒、號平原王、子元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推古帝九年新羅攻任那、遣大伴囓於高麗、發兵援任那、十三年詔皇太子及大臣、造丈六佛像、高麗王大興聞之、（按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此時高麗王名元、號嬰陽王、今從日本紀文、不輙改、）貢黃金三百兩、十八年使僧曇徵（徵或作徵）法定入朝、二十六年遣使朝貢、因奏曰、隋主興三

十萬衆來攻、即拒卻之、因獻隋俘貞公普通二人、及皷吹弩拋石等十事、并土物駱駝、（日本紀、）是歲元卒、號嬰陽王、弟建武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三十三年、使僧惠灌入朝、舒明帝二年使宴子拔若德等朝貢、皇極帝元年、遣使朝貢、使者言、去年六月弟王子卒、秋九月大臣伊梨柯須彌殺國王、并殺伊梨渠世斯等百八十餘人、乃立弟王兒臧爲王、以其族都須流金流爲大臣、（日本紀、按三國史記、東國通鑑、高麗蓋蘇文殺其君建武、立王姪臧、）

（蓋蘇文一名蓋金、爲東部大人、以計殺諸部大人百餘人、自爲莫離支、與本書合、而二書以此事係今年十月、據本書、此使來在今年二月、而言去年、可疑、考本書二年文曰、太宰府言、高麗使至、羣卿相語曰、高麗自己亥年不朝、而今年入朝、據此文、此使來蓋在二年也、此係是歲者疑誤、今姑仍舊文不輙改、己亥舒明帝十一年也、而本書不載高麗入貢、蓋脫文也、）四年高麗學僧等言、同學鞍作得志在高麗、以虎爲友、得奇術、或使枯山變成青山、變黃地作白水、虎又授針術、及針治、莫不差、得志常以針隱厝柱中、後虎折柱取針去、高麗知得志欲歸之意、毒殺之、孝德帝大化元

年遣使朝貢、自是頻年入貢、（日本紀、及本書一說、）白雉五年帝崩、遣使來吊、齊明帝元年遣使入貢、二年使大使達沙、副使伊利之等朝貢、遺膳葉積坂合部磐鍬等報聘、五年又入貢、時使人持羆皮一張、鬻於市、稱價曰綿六十斤、畫師子麻呂本高麗人、聞此事、借官羆皮七十枚爲席、迎同姓爲使來者、宴於家、向鬻皮者大慙而歸、明年使乙相賀取文等一百餘人入貢、七年秋唐將軍蘇定方突厥契苾加力

水陸二路逼高麗城下、冬高麗遣使言、是冬寒極烈、江水凍合、唐軍雲車衝輣逼城、城兵奮戰卻之、更取唐二壘、今唯餘二塞、已為夜攻之計、唐軍鋭竭力屈、士卒皆抱膝而哭、時齊明帝崩、皇太子素服聽海表軍政、乃發兵救高麗、軍泊于百濟加巴利濱、兵士爇火、灰忽陷為孔、有響如鳴鏑、咸謂高麗百濟亡滅之徵、壬戌歲、唐人新羅人攻高麗、高麗乞援、仍遣軍將保疏留城、由是唐人不得略其南

界、新羅不踰其西壘、癸亥歲、唐兵滅百濟、百濟王豐逃至高麗、甲子歲、高麗大臣蓋金死、遺命諸子曰、汝等兄弟和如水魚、勿爭爵位、若不如我言、則必為鄰嗤矣、按三國史記、東國通鑑、蓋金死在丙寅歲、日本紀為是歲之事、今姑從之、丙寅歲、使前部能婁乙相奄鄒朝貢、丁卯歲、葬齊明帝於小市岡上陵、高麗使舉哀道上、是歲、蓋金子大兄男生、出按諸部、其二弟男建男產信人誘說、據國內城、拒而不納、男生奔唐、謀滅高麗、男建男產及國內城名、據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按三國史記、東國通鑑、男生降唐為丙寅歲、本書係是歲、今姑從之、天智帝元年遣使入貢、是歲唐將軍李勣以男生為鄉導、攻高麗滅之、男生名據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初高麗仲年王建國、○按仲年朱蒙也、時言治國千歲矣、其母曰、若善治之、則可得也、若不得千歲、但當有七百年也、至是高麗亡、果當七百年之末云、四年高麗使上部大相可婁朝貢、○按東國通鑑、高麗已亡、新羅私封高安勝為高麗王、其稱高麗朝貢者蓋是也、新羅別差人送其使、以為常、故不載新羅送使、帝大友元年使前部

富加抃等朝貢、天武帝元年使上部位頭大兄邯子、前部大兄碩干朝貢、三年大兄富干、大兄多武朝貢、四年後部主博博疑薄之誤阿干、前部大兄德富朝貢、七年上部大相桓欠、○本書富干作富于、阿干作河于、桓欠作桓父、今據釋日本紀訂之、下部大相師需婁朝貢、八年南部大使卯問、西部大兄俊德入貢、十年使下部助有卦婁毛切大古昂加朝貢、此後朝貢絕、日本紀○按東國通鑑、唐弘道元年新羅以高安勝為蘇判位、改姓金氏、高麗遂絕、當天武帝十一年、又按文獻通考具載五部別稱、前

部卽南部也、後部卽北部也、此稱上部下部者無所見、蓋亦部中別稱也、
高麗王王建、不詳其種姓所出、其父曰隆、新羅漢州松嶽郡人也、隆視其國大亂、竊有并吞三韓之志、隆生建、幼而聰慧、有奇貌、年十七、有一僧見奇之、時弓裔甄萱割據新羅州郡、各自稱王、建乃投弓裔、弓裔以建爲鐵圓太守、隆亦尋歸之、爲金城太守、弓裔國號曰泰封、其爲人猜忌嗜殺、是以將士不附、遂逐弓裔、推建立爲王、國號高麗、遂滅新羅、悉有

其故地、東國通鑑朱雀帝承平七年、建遣使奉書、日本紀略因請入貢、廷議不許其所請、送報牒、經信記承暦四年、天慶二年、遣使又請之、經信記、年據日本紀略、遂不聽、令太宰府移牒其國廣評省、日本紀略但至通商賈之事、准舊不禁、朝野羣載、日本紀略天延二年、建死、武立、死、次堯立、死、次昭立、東國通鑑圓融帝天祿三年、其國南凉府使齎牒至對馬島、日本紀略令太宰府報、百錬鈔昭死、伷立、死、次治立、東國通鑑一條帝長德三年、其國遣使來、牒文乖例、朝

廷疑其有詐謀、不報、命緣邊郡豫備、百錬鈔○按本書有是冬高麗賊寇西邊、明年令太宰府擊高麗賊之文、紀略以爲南蠻賊、故不書、治死、次誦立、東國通鑑長保四年、其民苦苛政、不堪命、多流亡、投于九州地、百錬鈔寛弘元年、高麗蕃徒芋陵島人漂至因幡、權記、高麗蕃徒據本朝麗藻、芋陵據東國通鑑、○本書芋陵爲于陵、麗藻迂陵、今訂之、公任集云、新羅宇流麻島人至、宇流麻島卽芋陵島也、給資糧回歸本國、本朝麗藻誦死、次詢立、東國通鑑後一條帝寛仁三年、女眞賊寇西邊、太宰權帥藤原隆家發兵擊卻之、虜獲中多有

高麗人、乃使通事推問所由、皆曰、賊初寇我本國、吾輩出拒之、返爲賊所虜者也、朝野羣載、小右記、無何、高麗商末斤達漂至筑前志摩郡、卽曰、僕向之宋交易、今將歸國、漂流至貴國也、府司素不信虜者言、及斤達至、亦疑之、併虜者與斤達皆禁錮之、初賊之來也、緣海居民多被虜掠者、對馬島判官代長岑諸近舉家被虜、既而諸近一人脫而還、尋又出亡、經二旬、諸近率其伯母及婦女十人而還、告島司

曰、僕前日還家之時、竊慮弃老母及眷族獨存、乖人道、不如委命於賊地、知母之存亡、因竊犯禁渡海而赴高麗、將至刀伊地、適遭高麗通事仁禮、禮語曰、賊初冦本國、有司發兵擊之、賊逃赴日本、乃命郡縣、儲戰艦千餘艘、分番備賊、及賊復來侵襲、擊破之、殺獲無算、但賊船中多有日本人、盡收之、得三百餘人、今將送還貴國、議既定、卿須早還國告其狀也、乃至金海府、就我邦人問母存亡、皆曰、汝

家族除伯母之外、悉沒于海中矣、乃將與伯母俱還、然而既已犯禁渡海、不能無證驗、而還、因請得我邦婦女十人、今所率女子等是也、島司更就諸近所率之女子等問之、女子中有辨事者二人、一筑前人內藏石女、一對馬人多治比阿古見、荅曰、賊與官兵相拒之間、中箭死者相繼不斷、乃轉至高麗、每夜上陸地、侵掠人物、晝則隱島嶼間、選虜中强壯者留之船、其餘皆投海、居二旬餘、有高麗船數百艘來擊賊、其勢甚猛、賊亦勵力防之、高麗戰艦之制、高大異常、屋上有層樓、樓上立櫓、左右各四枚、枚別水手五六人、所乘之兵士二十餘人、下亦懸檝、左右各七八枚、所儲兵仗有鐵甲冑鉾鐵搭等、兵士各執之、又船面以鐵造角、衝破賊船、又蓄大石、打破賊船、賊船覆沒、死者甚衆、賊遂不能防之、悉取所虜掠之男女投海、馳船而逃、無何、有高麗船扶漂沒者、因得蘇息者三十餘人、妾等在其

中、戰訖、送妾等致金海府、路中各給驛馬、每驛給食、皆用銀器、供給尤豐、有司語曰、我國敬重日本、故厚遇汝輩耳、既至府、以白布充衣、且給美食、在府三旬許、長岑諸近至、請得妾等十人而還、解纜之日、國官命給資糧、且告曰、近日當遣專使、盡送還其國人、汝等可先歸白狀也、妾等因從諸近而還、島司併諸近與石女等、送之太宰府、府具錄請官議、議未決、小右記　高麗使鄭子良至對馬、還男女二

百七十人、小右記、左經記、○左經記或作新羅誤廷議召子良至太宰府、詳陳事旨、於是諸近及向所拘高麗人皆得釋、初子良來時、持其國安東護府送對馬牒、即曰、本國以彼府爲鎭東方之總攝府、其他盡改府號爲州、統屬彼府、故彼府所牒送也、廷議以爲高麗擊賊還我人、實舉國之大事、須國廳特牒送、而別府牒對馬、我亦當令太宰府移牒、議定、小右記明年遣鄭子良還本國、特賜黃金三百兩於子良、且給資

糧、悉還所拘高麗人、參取日本記略、左經記、黃金三百兩據大鏡、東國通鑑後冷泉帝永承六年、其國送牒還日向女在彼國者、百鍊鈔乃報牒、經信記○八幡愚童訓云、天春中高麗還壹岐島僧常行母、是向爲刀伊所虜在其國者也、按其事相類、附以備考、白河帝承曆四年、商客之高麗交易、及歸持其禮賓省移太宰府牒、及其所獻物而至、牒曰、當省伏奉聖旨、訪聞貴國有能理療風疾醫人、今因商客王則貞回歸故鄉、因便通牒、及於王則貞處

說示風疾緣由、請彼處選擇上等醫人、於來年早春發送到來、理療風疾、若見功効、定不輕酬者、今先送華錦及大綾中綾各一十段、麝香一十臍、分附王則貞、賚持將去、知太宰府官員處、且充信儀、到宜收領者、牒具如前、當省所奉聖旨、備錄在前、請貴府若有端的能療風疾好醫人、許容發送前來、仍收領匹段麝香者、謹牒、續本朝文粹、朝野羣載、經信記、太宰府上奏、廷議以牒文無禮、令太宰府移牒、卻還其信

物曰、貴國懽盟之後、數逾千祀、和親之義、長垂百王、方今犯霧露於燕寢之中、求醫療於鼇波之外、望風想德、能不依依、抑牒狀之詞、頗睽故事、改處分而曰聖旨、非蕃王可稱、宅遐陬而跨上邦、誠彝倫道斁、況亦託商人之旅艇、寄殊俗之單書、執圭之使不至、封函之禮既虧、雙魚猶難達鳳池之月、扁鵲何得入雞林之雲、凡厥方物、皆從卻還、今以狀牒、續本朝文粹、朝野羣載、水左記、徽死、次運立、死、次昱立、傳國於

顒、顒死、次俱立、死、次楷立、死、次晛立、（東國通鑑）二條帝永曆元年、百濟金海府拘對馬島民、（百錬鈔）尋又拘對馬商人、（百錬鈔、山槐記、）晛廢、次晧立、（東國通鑑）後鳥羽帝文治元年、對馬守藤原親光爲平宗盛所迫、遁至高麗、高麗王給以食邑、既而源頼朝遣使迎親光、國王命艤船三艘、與珍貨而送還、（東鑑）晧廢、次晫立、死、次韺立、廢、次祦立、死、次瞮立、（東國通鑑）後堀河帝貞應二年、高麗人漂至越後寺泊浦、（東鑑○按百錬鈔作白石浦）存者僅四人、船長十餘丈、（百錬鈔）所齎弓二張、以華爲弦、頗類蝦夷弓、胡籙一口、大刀刀各一柄、帶一、以緒組之、中央有銀簡、長七寸、濶二寸、有銘四字、字體異様、不可讀、其他有食器類、（東鑑）明年入京、居六角堂側、所蓄器物多用銀、聚觀者甚多、朝廷命六波羅逐之、（百錬鈔）嘉祿二年、肥前松浦黨誘對馬島民、乘戰艦數十艘、侵高麗全羅州、掠略人物、（明月記、百錬鈔、）國人出戰、松浦兵死者且半、餘衆掠銀器等物而還、

（明月記）明年高麗使至太宰府、（百錬鈔、皇帝紀鈔、東鑑脫漏、）譴前年侵掠、少貳武藤資頼具事聞于關東、捕姦民九十人斬之、私送報牒、於是朝議曰、高麗牒文無禮、資頼不由官議、捕斬島民、私送報牒、大損國體、命吏治其罪、（百錬鈔、具事聞于關東據東鑑脫漏、）寬喜三年、筑前鏡社神民至高麗夜襲民家、掠奪器財、北條泰時命守護捕犯民、（東鑑）四條帝仁治元年、高麗牒使至對馬、（百錬鈔、平戸記、）瞮死、次禎立、（東國通鑑）龜山帝文永五年、禎使其臣潘阜奉書獻方物、且致蒙古書、（一代要記、帝王編年記、五代帝王物語、關東評定傳、）其書略曰、我國臣事蒙古國、皇帝仁明、欲通好於貴國、寡人奉詔、其旨嚴切、玆不獲已、使其官奉皇帝書前去、貴國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之何如也、貴國商量、（五代帝王物語、關東評定傳、按二書載高麗書甚略、今參取東國通鑑、）不報、自太宰府卻還、（五代帝王物語、）六年春高麗使從蒙古使至對馬、不納、（帝王編年記、五代帝王物語、）秋又使金有成高柔等持國書及蒙古書來、至太宰府、不報、高

柔感奇夢、奉毛冠於安樂寺而去、（關東評定傳）八年高麗奉書告蒙古將來冠狀、（吉續記）命西邊將士豫備、（島津文書）九年蒙古張鐸持高麗書來、不報、（關東評定傳）十一年高麗以軍八千助蒙古、來冠壹岐對馬太宰府等處、（一代要記、關東評定傳、日蓮註畫讚、高麗軍數、據東國通鑑、）是年楨死、次昛立、（東國通鑑）後宇多帝建治元年昛使其譯語郎將徐贊等與蒙古使杜世忠等俱來、執斬于鎌倉、（帝王編年記、關東評定傳、徐贊名據東國通鑑、）乃命緣海郡國造戰艦、募諸

國兵、將征高麗、（島津文書、野上文書、）未發、弘安四年高麗以船九百艘、軍一萬、梢工水手一萬五千、兵糧十一萬碩、助蒙古軍、以金方慶等統之、來冠鎭西、適遇暴風、人船覆溺、亡軍七千餘人、（參取八幡愚童訓、日蓮註畫讚、人名軍數據東國通鑑、）伏見帝正應四年高麗金有成又持國書至、（東國通鑑）有用兵之語、（公卿敕使參宮次第）北條貞時拘留之、初高麗趙彝爲蒙古說、我國可通、忻都洪茶丘等誘之、其所用船粮軍器、命高麗幹辦、高麗小國不

堪誅求、公私共苦、花園帝延慶元年昛死、次璋立、傳國於燾、燾傳禎、禎傳昕、昕死、次昛立、（東國通鑑）後村上帝正平初、西邊浮浪之徒、以船數千艘侵高麗、及元地、屢掠略人物、以爲常、時屬兵亂、朝制不及遠、無能禁之、數年之間、彼緣海郡邑荒蕪、民居殆盡、（太平記）六年昛傳國于顓、（東國通鑑）二十二年顓遣其臣中請大夫前典義令金一及千户左右衛保勝中郎將金龍、檢校左右衛保中郎將於重文等、持國

書及元中書省書、至攝津兵庫津、請禁邊民侵害、（善鄰國寶記、太平記、參取鳩嶺雜事記、）足利義滿館之天龍寺、令僧妙葩接伴、（參取善鄰國寶記、太平記、普明國師行狀）及還、贈答信物、不送報書、但以當時屬國亂、制御不及爲辭、（太平記○按善鄰國寶記以爲送報書、蓋義滿不自答之、令妙葩送報書耳、）顓死、次辛禑立、禑異姓、顓嘗爲己子、至是爲王、（東國通鑑）後龜山帝天授元年遣其臣羅興儒來聘、（東寺文書）請禁海冦、且通信、（東國通鑑）足利義滿召之京師、（東寺文書）拘留不遣、初高麗僧

有投于我者、興儒因請釋、義滿聽之、放還本國、四年復使鄭夢周來、九州探題今川貞世放還俘掠民數百人、五年復使李自庸來、今川貞世命還其民二百三十人、元中五年辛禑廢、子昌立、明年其諸臣放昌于江華、立王氏宗室瑤爲王、居四年、遜于原州、其臣李成桂代爲王、東國通鑑、成桂據明史、後小松帝明德三年、高麗使僧來、復請禁海寇結好、足利義滿命僧中津遺報書、其略曰、海隅小民、毀壞教化、

不遵制教、實我君臣之所恥也、當申命鎭西守臣、禁遏賊船、放還俘虜、至其通信結好、我亦所欲、然而我國將臣、古來無海外通問之例、故不克直答來教、令僧代報、非慢禮也、善鄰國寶記、應永四年高麗改國號曰朝鮮、和漢合運、五年特遣使來聘、復申前請、足利義滿始聽其所請、善鄰國寶記、其後聘問不絕、然非高氏職貢之比、皆帥臣境外之私交也、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六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七

列傳第一百六十四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外國六

百濟上

百濟其先出自扶餘種、曰温祚、初朝鮮箕準爲燕人衞滿所逐、浮海南奔、居韓地金馬渚、

自號韓王、統五十餘國、是曰馬韓、大國萬餘家、小數千家、各有長帥、大者名臣智、其次爲邑借、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綿帛、散居山海間、無城郭、作土室、開戸向上、俗少紀綱、不重金銀錦罽、貴瓔珠、用以飾髮垂耳、男子帛袍草蹻、性頗勇悍、善用弓楯矛櫓、又有辰韓弁韓、各統十二國、服屬馬韓、辰弁二韓、後爲新羅所併、箕氏有馬韓、傳世亦二百年、温祚滅之、箕氏遂絶、温祚其父曰高朱蒙、即高句麗始祖也、朱蒙始在北扶餘、生子類利、後至卒本扶餘、取扶餘王女、生二子、長曰沸流、次曰温祚、類利已長、自北扶餘走至卒本扶餘、朱蒙立爲太子、沸流温祚怨之、又懼爲類利不容、與烏干馬黎等十人南奔、沸流居彌鄒、温祚居河南慰禮城、馬韓王箕氏割東北百里之地與之、温祚以烏干等十臣爲輔、國號十濟、沸流以彌鄒水土温鹹、不得安居、見慰禮都邑既定、人民安堵、慙恚死、其臣民皆歸

慰禮、乃改國號曰百濟、以與高句麗先同出於扶餘、故姓扶餘氏、是歳垂仁帝十二年也、温祚移都漢山、築漢江西北、潛師襲馬韓悉取其地、其設官有内臣、内頭、内法、衞士、其兵官皆以佐平、一品官爲之、又有達率、恩率、德率、扞率、奈率、將德、施德、固德、季德、對德、文督、武督、佐軍、振武、克虞等官、温祚死、子多婁立、死、子己婁立、死、子蓋婁立、死、子肖古立、是歳成務帝三十四年也、（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仲哀帝九年、

神功皇后西征、肖古聞新羅已收圖籍降、密使人伺其軍勢、知終不可敵、自詣於營外、叩頭曰、願世爲西蕃、每歲朝貢、因受其降、定內屯官家、甲子歲使久氐・彌州流・莫古朝貢、假途於卓淳、其王末錦旱岐謂久氐等曰、聞東方有日本國久矣、顧海遠浪嶮、非得大船、何以能達、於是久氐等歸具船舶、丙寅歲斯摩宿禰〇本書註云、未詳何人、使於卓淳國、聞末錦旱岐之言、仍遣傔人爾波移及卓淳人過古慰勞

百濟王、百濟王肖古大喜、便開庫府、示爾波移曰、我有此珍寶、欲貢貴朝、未知路津、今使者幸至、我尋當遣使貢獻、厚贈爾波移而還之、日本紀〇按本書載百濟王名、多與三國史記・東國通鑑異、今姑從本文、不敢改、其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所序百濟世次、詳註于下、初神功攝政十四年、肖古死、仇首立、攝政三十三年死、古尒立、應神十七年死、責稽立、二十九年死、子汾西立、三十五年汾西被殺、比流立、仁德二十二年死、契立、仁德三十四年死、近肖古立、仁德六十三年死、近仇首立、仁德七十二年死、枕流立、七十三年死、辰斯立、七十九年死、阿莘立、八十五年腆支入質於日本、履中六年阿莘死、腆支立、允恭九年死、久尒辛立、允恭十六年死、毘有立、安康二年毘有死、蓋鹵立、二書所次百濟世傳如此、甚與日本紀異、蓋鹵王已下皆與日本紀合、丁卯歲使久氐・彌州流・莫古朝貢、時新羅貢調使亦來、命勘校二國貢獻物、新羅貢物多珍奇、百濟貢物甚劣、卽詰問使者、久氐等對曰、臣等失途至沙比新羅、新羅人拘囚三月、殆將見殺、久氐等仰天呪詛、新羅怖而不殺、劫奪我貢物、換己賤物、且脅曰、若泄此事者、還日必殺汝等、今日幸得不死者、固大國之威也、乃召新羅使責之、復詔千熊長彥如新

羅責讓其王、己巳歲以荒田別・鹿我別爲將軍、討新羅、久氐等從之至卓淳國、荒田別等以兵少、遣沙白蓋盧徵軍於百濟、百濟使木羅斤資・沙沙奴跪領精兵來會、俱擊新羅、取比自㶱・南加羅・喙國・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移兵西至古奚津、屠南蠻忱彌多禮二城、以其地賜百濟、於是百濟王肖古及其子貴須帥兵來會荒田別等于意流村、千熊長彥亦自使于新羅來會于此、荒田別等帥師而

還千熊長彥與百濟王俱至其國登辟支山盟復登古沙山與坐磐石上百濟王盟曰藉草爲坐恐見火燒鋪木爲坐恐爲水流故今坐磐石上自今以後千秋萬歲常稱西蕃春秋朝貢無闕無懈乃使久氐等從千熊長彥入朝皇太后問久氐等曰海西諸韓既賜汝國今復頻來何也久氐奏曰天朝鴻澤遠覃吾王不任感戴故因朝使還遣臣久氐奉謝聖恩皇太后悅增賜多沙城明年復使久氐

朝貢皇太后使千熊長彥於百濟宣慰曰朕祇奉神祇之誨平定海西諸韓今王克修職貢屢輸忠誠懇款之至朕甚嘉尚焉乃使千熊長彥往述朕此意王其能保封疆永敦好聘百濟王父子稽顙伏地啓曰大朝鴻恩重於天地何日何時敢忘之哉聖皇在上明如日月今臣在下固如山岳永爲西蕃世世勿渝壬申歲秋久氐送千熊長彥至獻七枝刀七子鏡及寶器數事久氐奏曰弊邑西界七

日行有谷那鐵山產鐵尋當貢獻復奏曰我王常誡子孫曰今我所事海東天皇聖恩洪大割海西賜我繇是我國式安社稷式固汝等能遵吾言奉貢不絕雖死何恨焉此後每歲朝貢乙亥歲肖古卒明年貴須立甲申歲貴須卒子枕流立二歲卒子阿花年少叔父辰斯自立不修職貢應神帝怒使紀角羽田矢代石川木菟責讓其無禮百濟殺辰斯以謝紀角等立阿花爲王而歸（日本紀○三國史記或作阿芳

東國通鑑作阿莘）八年阿花立亦久不朝貢於是削枕彌多禮及峴南支侵谷那東韓之地阿花乃使王子直支（日本紀註引百濟記○按東國通鑑作腆支三國史記作直支與本書合）入謝留侍於朝十四年獻縫衣女二人十五年使阿直岐獻馬二疋阿直岐留仕于朝明年徵王仁至是歲阿花卒帝詔立直支爲百濟王賜東韓之地甘羅高難爾林城等遣之直支遣妹新齊都媛入侍于後宮直支卒（日本紀○按本書云二十五年直支卒三十九年直支進妹新齊都媛蓋必有

一誤、故不係年、久爾辛立、年尚幼、大倭木滿致與
王母奸淫、甚枉暴、木滿致、木羅斤資子也、○按三國史記作木劦滿致
木羅斤資嘗從將軍荒田別等
討新羅有功、木滿致負父功、稱受朝旨、專制
任那及百濟、帝聞之大怒、召木滿致、日本紀及本書註引百濟記
仁德帝四十一年、遣紀角於百濟、分
定國郡疆場、番錄鄉土物產、時百濟王孫酒
君無禮、紀角怒讓之、百濟王懼、以鐵鎖縛酒
君、依葛城襲津彥謝罪、襲津彥等以酒君歸、

日本紀允恭帝十六年、久爾辛卒、毘有立、安康
帝二年、毘有卒、東國通鑑加須利君立、日本紀○按本書註
曰、蓋鹵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作蓋鹵王名餘慶、此已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所載、百濟
世傳皆與日本紀合、雄略帝卽位、加須利君進慕尼夫
人女池津入侍于後宮、日本紀及本書註引百濟新撰○池津新
撰作適稽池津與石川楯姦、帝怒、詔大連大伴室
屋、張二人四支於木燒殺之、加須利君聞之
曰、向者貢女子、已辱我國名、自今不可貢采
女、乃告弟軍君○本書註或作昆支君曰、汝宜往侍于

日本朝、軍君曰、願賜君侍御、而後行、加須利
君以愛妾付軍君曰、此婦懷胎、產子當速送
致于此、遂與辭訣、軍君至筑紫各羅島、婦產
兒、名曰島君、卽載舟送還、是爲武寧王、百濟
人呼此島曰生島也、軍君侍衞京師、後生五
子、十九年、高麗王臣璉攻百濟、七日夜、生獲
加須利君殺之、百濟遺衆屯聚倉下、高麗諸
將謂臣璉曰、百濟人心操非常、每使見者自
失、不乘今滅之、則後必難制、臣璉曰、百濟日

本官家、其王子常入宿衞、四方所知也、今悉
滅之、是結怨於大國、不可也、日本紀○按本書係二十年、考
東國通鑑等爲乙卯歲、本書註引百濟記亦爲乙卯歲、乙卯十九年也、本書追書、故係于
二十年、今訂之、帝聞百濟敗、以久麻那利地賜汶洲
王、汶洲王加須利弟也、國人皆云、百濟臣屬
已亡、惟餘倉下兵、今之興復、實賴日本天皇
之再造也、日本紀及本書一說○東國通鑑汶洲或作文周汶洲立
三年、爲其臣解仇所殺、汶洲子文斤誅解仇
立、三年卒、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按文斤二書共作三斤、今從日本紀、帝

聞文斤卒、以軍君第二子末多幼年聰慧、立爲百濟王、帝親撫其頭、慰諭殷勤、以筑紫兵五百人護送、是爲東城王、〔○按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末多或作牟大、或作摩牟、〕別詔安致臣馬飼臣等率舟師討高麗、是歲百濟貢賦倍於常歲、清寧帝三年使使朝貢、顯宗帝三年紀大磐據任那、交通高麗、欲王三韓、營脩官府、自稱神聖、用任那左魯那奇他甲背等計、殺百濟適莫爾解於爾林、築帶山城、拒塞東道、末多怒、遣領軍古爾

解、內頭莫古解等、攻帶山城、大磐敗走、獲佐魯那奇他甲背等三百餘人殺之、末多稍無道、百姓大苦不堪命、〔日本紀、〕爲其臣苟加所殺、〔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國人立加須利君子島君、〔日本紀、○按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作末多子誤、日本紀註引百濟新撰云、末多無道、國人除之、立武寧王諱斯麻、昆支王子之子、末多異母兄也、此說亦非、本書註云、昆支赴日本之時、產斯麻於筑紫各羅島、故名曰島君、島斯麻國音通、其事詳于前、然則斯麻爲蓋鹵王之子明矣、此說是也、〕改名餘隆、〔東國通鑑、〕是歲武烈帝三年也、〔日本紀、本書係四年、今據東國通鑑、○按本書云、是歲百濟意多郎卒、未詳何人、蓋昆支子歟、〕

餘隆既立、誅苟加、〔東國通鑑、〕六年使麻那君朝貢、朝廷以百濟歷年不修職貢、留而不遣、明年使斯我君朝貢、幷上表曰、前貢調使麻那非臣之骨族、故謹使斯我充侍衞、繼體帝三年詔任那日本府、括出百濟浮浪民逃在任那者、還之百濟、六年穗積押山赴任於任那、賜百濟王馬四十疋、冬使使貢調、斯麻依穗積押山、請賜任那國上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婁四縣、押山爲奏與四縣之便、大連大伴金村

可其奏、遂許之、勾大兄皇子後聞大悔、使日鷹吉士改宣曰、任那之官家、胎中天皇之所置、非今日之所得變革矣、而議者失旨、誤許使者之請、故皇子勾大兄使某來請還前敕、百濟使者啓曰、辱奉詔旨、已許下邑之請、使臣不敢聽二命、時人言押山金村受百濟之賂、明年姐彌文貴將軍、洲利卽爾將軍從穗積押山入朝貢、五經博士段楊爾、〔○楊或作陽〕姐彌文貴等奏曰、伴跛國侵奪臣本蕃己汶之

地、伏請天皇宰垂聖斷、還賜本蕃、秋太子淳陀卒、（○本書闕入朝年月）冬召百濟姐彌文貴、斯羅汶得至、安羅辛已奚、賁巴委佐、伴跛既殿奚、竹汶至等、諭以已汶帶沙、判賜百濟、伴跛又遣戢支入朝獻珍寶、乞已汶之地、不許、於是伴跛築子呑帶沙、嚴烽候以備于我、又築爾列比麻須比等逼新羅、九年文貴等歸、帝使物部某於百濟、（○本書註引百濟本紀曰、物部至至連、）物部至沙都島、伴跛人叛、物部率舟師五百、直至帶沙

江、與伴跛人戰敗、物部僅脫身走汶慕羅、（○本書云島名）明年百濟遣前部木刕不麻甲背、迎勞物部某於已汶、秋百濟州利即次將軍從物部入朝、謝賜已汶之地、五經博士漢人高安茂來代博士段楊爾、復遣灼莫古等送高麗使安定等、十七年餘隆卒、諡武寧、子明立、是爲聖明王、（日本紀○按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作明禯）移都泗沘、改國號曰南扶餘、（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廿三年明謂下哆利國守穗積押山曰、朝貢使每避島曲、或遇

風濤、淹留日久、所賚物咸爛壞無色、請賜加羅多沙津、爲朝貢津、押山爲奏請、朝廷使物部伊勢父根吉士老以津賜扶餘、（日本紀○按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云、明改國號扶餘、而此下皆復書百濟、日本紀書扶餘始見于此、而下皆又書百濟、蓋復舊號也、）於是加羅王怒、結好新羅、尋復與新羅有隙、新羅攻加羅、拔八城、明年遣近江毛野往安羅、敕諭新羅、反所侵南加羅喙己呑地、百濟亦遣將軍君尹貴、麻那甲背麻鹵等、往聽敕旨、毛野無綏遠之才、與新羅百濟

爭禮、不宜詔命、居任那三歲、爭訟滋興、人情大騷、任那阿利斯等厭苦、陰使奴須久利於百濟請兵、百濟即械奴須久利、與新羅俱圍任那、責阿利斯等曰、速出毛野、毛野嬰城固守、二國兵圍之踰月、天皇聞毛野奉使無狀、擾動韓地、遣使徵還、百濟新羅兵大掠而還、安閑帝元年遣下部脩德嫡德孫上部都德已州已婁朝貢、欽明帝元年遣使朝貢、二年詔諭百濟經略任那侵地、百濟王明會任那

日本府師吉備臣、○本書註云、名闕、安羅人加羅人多羅人等、議曰、昔我速古王貴首王之世、安羅加羅卓淳旱岐等常遣使往來、厚結親好、是以隣敵不敢侮、今南加羅卓淳二國忽被新羅誑、自取敗滅、使天皇震怒、任那人憤恨、是寡人之過也、我深懲自悔思補其過、前者遣下部中佐平麻鹵城方甲背昧怒等於加羅、與任那日本府相共盟約、自爾而後、未嘗一日忘建任那、今又奉詔曰、速建任那、卿等何策以答朝旨、今復徵新羅宜詔命、以察彼情狀乎、任那旱岐等答曰、向者再三告諭新羅、而彼竟不報答、今復徵之、恐無益也、大王宜遣使於天朝、具奏其事、更別議建任那、然任那境與新羅接、恐旦夕有三國覆轍之禍、明曰、三國所以滅者、非新羅以強吞之也、其喙已吞介于加羅新羅之間、連年被兵、勢孤援絕、任那不得應急、由此見亡、其南加羅蕞爾小國、固不能自立、其卓淳上下攜貳、終餌

新羅之甘言、自取滅亡、由此觀之、三國之敗良有以也、昔新羅乞援於高麗、攻任那百濟、我卽防却之、彼以二國兵、尚不能克、今新羅安能獨滅任那乎、寡人與卿等勠力同心、任那可復焉、若使人未廻、卒有不虞、寡人應赴援、勿以爲憂也、秋、明聞河內直○本書註引百濟本紀云、加不至費直、語訛、未詳、在安羅日本府、與新羅交通、遣前部奈率鼻利莫古等於安羅、召新羅任那執事、謂任那執事曰、昔我速古王貴首王與故旱岐等約爲兄弟、我以汝爲子弟、汝以我爲父兄、共事天朝、俱距強敵、安國全家、以至于今日、是故厚脩鄰好、終始不渝、是寡人所願、卿等何由輕信浮言、忽渝舊好、寡人恨焉、蓋聞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前烈也、今卿等奮然悔咎、悛過追修先世和親之好、敬順天皇之詔命、復南加羅喙已吞等地、還附任那之舊貫、永爲兄弟、俱奉事大國、是寡人寢食所庶幾也、夫新羅姦計狡

謀、天下之所與知也、頃聞卿等聽其甘言、弛
解守備、寡人每爲卿等危之、且竊聞之、任那
與新羅會時、有蜂蛇之妖、夫妖祥災異、天之
所以告誡於人也、而卿等見妖至、不以爲怪、
禍踵不知、甚可嘆息焉、古人云追悔無及、此
之謂也、卿等從寡人之言、聽大國之命、長有
本土、永御舊民、孰與信甘言、亡失家國、以爲
人俘虜也、卿等宜熟計審思矣、明復謂日本
府執事曰、奉詔旨曰、任那夕滅、則汝國朝孤、

宜興建任那、以爲汝之援、慰諭殷勤、喜懼交
至、氣塞塡胸、不知所以答盛旨矣、今退察新
羅之情狀、其志不止乎此矣、諸君久在任那、
亦是所審矣、天皇敕諭新羅、令反南加羅喙
己呑地者、非但數十年、新羅雖面敬唯諾、退
無反侵地之意、惟是甘言卑辭、求媚於諸君、
諛事朝廷、其志在窺覦呑噬任那也、然彼猶
未敢動者、近羞百濟、遠懼天朝也、今乘其無
備、掩其不虞、則新羅可破、任那可復也、如此

則天皇怒釋、諸君亦必厚蒙朝章、身榮於當
時、功烈照于世也、諸君不察、輕信甘言、則非
惟滅任那、永遺譏於域外也、願諸君熟計之、
勿爲他欺焉、明以河內直交通新羅、深切責
之、遣紀臣奈率彌麻沙、中部奈率己連朝貢、
奏下韓任那之政、四年秋、前部奈率眞牟貴
文、護德己州己婁等入朝、獻扶南財物及奴
二口、冬、遣津守連於百濟、詔罷百濟所置任
那下韓郡令城主、悉屬于日本府、且璽書諭

曰、爾屢表奏、稱當建任那、逮乎十數年、而猶
未敢興建、夫任那爲汝國之棟梁、如折棟梁、
誰成屋宇、朕念在茲、爾須早建任那、任那建
則河內直等自當罷歸也、明乃會三佐平內
頭諸臣議之、三佐平等對曰、我所置郡令城
主、在下韓者不可罷、其建任那之事、宜早從
詔旨、尋又宣前詔、歷問羣臣、上佐平沙宅己
婁、中佐平木劦麻那、下佐平木尹貴、德率鼻
利莫古、東城道天、木劦昧淳、國雖多、奈率燕

比善那等議曰、臣等禀性愚暗、都無智略、然竊謂建任那宜早奉詔也、而河内直移那斯麻都等（移那斯或作阿賢移那斯、麻都或作佐魯麻都、本書註云、二人名也、未詳、今從本書所稱而書之、）在安羅者、任那恐難興建矣、請遣使召任那執事諸國旱岐等、俱相會議、抗表奏論、明曰、羣臣之議、甚稱寡人之心、是月遣使施德高分屋（○或作高分）謂日本府及任那執事曰、請相見計事、日本府及任那答云、歲迫矣、當過正旦而往、會五年正月、又遣使促之、

辭以時祭、百濟又促之、日本府及任那皆遣賤者、是以遂不得會議、而罷、百濟更遣施德馬武施德高分屋等、謂日本府及任那曰、我使自天朝歸、津守連（名闕）亦尋至、詔旨並云、與卿等謀早建良圖、副朕之所望、又云其間事應審奏聞、是以三馳使介、而尚未有來意、我當以三月十日遣使於天朝、具狀審奏、卿等亦各發使往聽天皇之敕、又讓河内直曰、自昔唯聞卿之惡、任那日縮、職汝之由、汝是雖微、譬如熒火然山野、不急撲滅、則其災延及村邑、使卿久于此、則非唯破敗任那、遂使海西官家不得長奉於天闕也、故今具奏汝行惡、又謂日本府卿任那旱岐曰、夫建任那、非藉天皇之威、誰能建之乎、故欲與卿等會議、而卿等何故不來、日本府答曰、任那執事不得赴會者、此由我不遣也、我向遣使諮訪朝旨曰、朝廷使印歌臣（○本書註云、語訛未詳、）於新羅、津守連使於百濟、日本府臣等待二人至聽詔

命、不勞自往焉、尋聞印歌臣至新羅、使人問之曰、日本府及任那俱就新羅聽朝命、未聞就貴國聽焉、津守連尋至於此、亦曰、今我使於百濟者、爲罷百濟所置下韓郡令城主、是亦未聞就貴國聽朝命、故抑任那不遣、而亦不自往焉、百濟遣奈率阿乇得文等上表曰、再奉詔書、當與日本府臣及任那諸旱岐等相議、早建任那者、伏承聖旨、不敢暫停、即召日本府執事、（○本書註引百濟記曰、烏故歐臣、蓋的臣也、）及任那

諸旱岐而日本府任那皆曰、新年已近、過正旦而往、久而不就、復遣使促之、對以祭祀時至、使者三回、執事旱岐並不躬來、使人代來、而其人微賤、不足與議事、故卽時放回之、夫任那以安羅爲兄、安羅以日本府爲天、今的臣吉備臣河内直等咸從阿賢移那斯佐魯麻都○按吉備臣的臣河内直三人、鎭日本府者、而名闕、阿賢移那斯佐魯麻都、詳註于上、指撝、不敢得專決、此二人是雖微賤、專橫于日本府、其抑任那而不遣、亦是二人之

所爲也、假使斯人久在安羅、逞其毒、則任那終滅、海西諸國亦不得奉職貢也、伏請移此二人於他處、而後新敕諭日本府吏、議建任那、謹差奈率彌麻沙奈率已連從已麻奴跪、奉表入朝、○本書註云、已麻奴跪津守連也、伏乞天裁、帝答敕曰、的臣等○本書註云、的臣吉備弟君臣河内直都三人也、私往來新羅、是非朕心也、曩日印支彌○本書註曰、未詳、與阿鹵旱岐在時、爲新羅所逼、不得耕種、卿之國路迥、不能救急、由的臣徒來新羅、方得

耕種、此朕所嘗聞也、今已建任那、則移那斯麻都自然當罷歸、王勿以勞念矣、明復遣使上表曰、伏承詔旨、喜懼兼懷、是知新羅奸計構讒、誤朝廷之聽矣、向在我留印支彌許勢臣之時、○本書註引百濟本紀曰、我留印支彌之後至既洒臣時、未詳、新羅未有踰封疆侵他界、安羅亦未嘗有寇至之患、今玆春新羅取喙淳、遂驅出我久禮山戍、有之與安羅分界耕植、不互相侵軼、然移那斯麻都過侵疆界、故爲彼所驅逐、臣及時赴

援、是以任那得隨時耕種、新羅亦不敢得恣侵掠、臣又嘗聞新羅每春秋多聚甲兵、或云欲襲安羅與荷山、或云將襲加羅、臣卽遣將士助守任那、預備不虞、是以新羅姦計未得發也、然奸人誣奏、百濟路迥、不得應急、由的臣往來新羅、方得耕種、是皆奸佞之徒、構造邪說、欺罔天朝也、臣切謂的臣等在安羅者、任那難可興復矣、伏乞天裁、早爲之處、臣又覩佐魯麻都、其狀甚非常、麻都是雖韓腹、所

生、而位居大連、厠日本執事之間、入榮班貴盛之列、而今著新羅奈麻禮冠、公然往來、曾無顧憚之色、是皆道路所視、其心歸服新羅可知也、臣伏歷觀諸國敗亡之狀、皆由有貳心者爲之內應矣、㖨國卓淳可以爲鑒誡焉、今麻都心已歸于新羅、臣恐任那之滅不久矣、任那若滅則臣國孤危、伏冀玄鑑、幸察臣微誠、速除奸臣、早建任那、是國家之慶、寡人之願也、日本紀 帝不報、日本紀註引百濟記 百濟復遣使

召日本府及任那、於是日本府吉備臣、新羅下早岐大不孫、久取柔利、加羅上首位古殿奚、卒麻君、斯二岐君、散半奚君兒、多羅二首位訖乾智、子他旱岐、久嵯旱岐等竝赴於百濟、明曰、任那國自古與我約爲子弟、新羅無道、背約違信、滅卓淳股肱之國、寡人常願爲任那報仇復地、永爲兄弟、共事天朝、而良圖未建、今我有三策、卿等擇從其善、曾聞新羅安羅兩國之境有大江、吾欲據其要害築六城、請天兵三千、每城令五百人守之、我別出兵士、時躁亂賊境、不得令彼田作、而伺其怠疲而擊之、久禮山五城投兵而降、久禮山舉則卓淳可從而復、其策一也、南韓置郡令城主者、豈敢違背朝命、塞斷貢調之路乎、顧北敵強大、我國日微弱、若不置郡令城主則不可以禦北敵、亦不可以制新羅、故置之以防遏隣敵、屏蔽任那、我欲奏之天朝、其策二也、吉備臣河內直、移那斯、麻都不去、則任那決

不得建焉、今抗表奏請、欲移此四人於他處、其策三也、吉備臣及旱岐等曰、大王三策甚善矣、請還諮日本府大臣及安羅王、加羅王、俱發使奏聞於天朝、日本紀○按吉備臣在會、聞百濟王追己之策、其答不宜如此、且任那興建之議、本書文理錯亂、人名訛謬、不可考定、姑從本文書之、以待後考、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七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八

列傳第百六十五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外國七

百濟下

欽明帝六年春，膳巴提便使於百濟，夏百濟王明使奈率其㥄施德次酒入朝，秋百濟造丈六佛像，明自作願文曰，蓋聞造丈六佛功德甚大，伏願天皇獲勝善之德，天皇彌移居國○按彌移居，所謂宮家也，國音通，俱蒙福祐，普天之下，一切衆生，亦皆得解脫，故敬造之，七年中部奈率己連等還蕃，仍賜良馬七十疋船一十隻，夏使中部奈率掠葉禮等貢調，八年使前部德率眞慕宣文，奈率歌麻等乞援，下部東城子言來代德率汶休麻那宿衞，明年春高麗圍馬津城，眞慕宣文等辭歸蕃，詔曰，援兵必發，汝速報王，帝尋遣使詔曰，德率宣文等歸後，消息如何，聞汝國爲狛賊所逼，宜與任那同謀禦之，○按本書以此詔係六月，今考詔文，當在德率宣文等歸後，掠葉禮入朝前，夏中部扞率掠葉禮等入朝，奏曰，德率宣文等至，祇承恩詔，喜躍無勝，今春馬津城之役，聞虜中語曰，由安羅與日本府之招來，臣疑而未信，然不可以不究其所由，故召安羅及日本府執事而不來，是以愈懷疑懼，伏願可畏天皇○本書註曰，西蕃稱天皇爲可畏天皇，下皆效之，暫停援師，先賜勘當詔曰，省書奏具之，安羅及日本府不救隣難，朕之所疾也，其曰通使于高麗者，朕所不命，不可輕信也，願王開襟綏帶，恬然自安，勿深疑懼，宜依前敕，與任那戮力，固守封疆，扞禦北敵，朕當發若干人，實安羅空閒之地，冬爲百濟築得爾辛，十年將德久貴固德馬次文歸，詔曰，延那斯延那斯蓋移那斯也，今從本文不改，麻都陰交通高麗者，朕當令加勘問所調救兵，依來請停之，十一年帝遣使問高麗

兵事、〇本書註引百濟記曰、日本使阿比多、詔曰、朕聞北敵強暴、故賜矢三十具、朕復聞奈率馬武王股肱之臣、納上傳下、能輔佐王、若欲家國無事、永保官家以事於朕者、宜每以馬武爲大使入朝、使還、因獻高麗虜六口、別使中部奈率皮久斤等獻狛虜十口、十二年春、以麥種一千石賜百濟、秋、明會新羅任那兵伐高麗、獲漢城之地、又進軍取平壤六郡、悉復故地、十三年夏、百濟加羅安羅遣中部德率木劦今敦

等來奏曰、新羅與高麗通好合謀、將滅諸蕃國、故遣臣等謹請援師、冬、明遣西部姬氏達率怒唎斯致契等獻釋迦佛金銅像一軀、幡蓋、經論、幷上表讚流通禮拜功德云、是法於諸法中、最爲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乃至成辨無上菩提、譬如人懷隨意珠、逐所用盡依情、此妙法寶亦復然、祈願依情無所乏、且夫遠自天竺、爰洎三韓、依教奉持、無不尊敬、百濟王臣明謹遣陪臣怒唎斯致。奉傳帝國、流通畿內、果佛所記我法東流、帝歷問羣臣、大連物部尾輿、中臣鎌子奏、是蕃國神不可拜、乃投佛像難波堀江、是歲、百濟棄漢城平壤、十四年春、使上部德率科野次酒等請救、前使人中部扞率木劦今敦等辭還蕃、〇按、木劦今敦十三年入朝、位德率、今歲歸國、而書扞率、可疑、按三國史記、德率四品、扞率五品也、本書必有一誤、夏、遣內臣〇本書註名闕、賜明良馬二疋、船二隻、弓五十張、箭五十具、敕曰、援兵之數、唯王

所請、別敕醫易曆博士當交代者、附還使相代、其卜書曆本藥種亦宜附送、秋、使上部奈率科野新羅、下部固德汶休帶山等上表曰、去年臣等同議、遣內臣德率次酒任那大夫等、奏海表諸彌移居之事、伏待恩詔、如春草仰甘雨、今年忽聞新羅與狛通謀云、百濟與任那頻朝日本、是必乞兵伐我國也、不如先日本兵未發、攻取安羅、絕日本路、臣等聞其謀、深懷危懼、故馳使以聞、伏願天慈幸垂愍

卹速救海表彌移居國軍衆所用衣糧臣應辨給、且海表諸蕃甚乏弓馬、自古迄今皆仰給於官庫、今强敵熾盛、宜資武備、伏願垂賜、且奏曰、的臣奉天敕來撫臣蕃、夙夜乾乾勤修庶務、由是海表諸蕃皆稱其善、謂當萬歲肅清海表、今不幸云亡、深用追悼、伏願天慈速遣其代、以鎭任那、冬、百濟王子餘昌將國兵攻高麗軍、夜次百合野、高麗潛兵奄至、急鼓、餘昌大驚、桴鼓相應、通夜固塞堅守、天曙、

高麗兵綿亘鉅野、飾騎五人並轡來呼曰、兒輩傳道有客野宿、何不迎勞乎、我王卽命下臣來勞從者、敬問尊姓年爵、餘昌答曰、姓是同姓、位是扞率、年二十九、餘昌問亦如前、乃立標合戰、百濟兵以鉾刺高麗勇士於馬上墮之斬首、貫鉾視衆、高麗軍將大怒、百濟乘勝急鼓、士氣益振、遂大敗之、高麗王高平成走東聖山、（高麗王名、據東國通鑑）十五年中部施德木劦文次等至筑紫府、問救軍數、且曰、今年之

役甚危、於前願師出勿違期矣、內臣佐伯連奉敕許兵一千、馬百疋、船四十隻、尋使下部扞率將軍三貴、上部奈率物部烏等乞兵、德率東城子莫古來代東城子言、五經博士王柳貴代固德馬丁安、僧曇慧等九人代僧道深等七人、易博士施德王道良、曆博士固德王保孫、醫博士奈率王有㥄陀、採藥師施德潘量豐、固德丁有陀、樂人施德三斤、季德己麻次、季德進奴、對德進陀、皆依請代之、夏、內

臣帥舟師援百濟、冬、明遣下部扞率汶斯干奴上表、曰、百濟王臣明及安羅日本府臣任那諸國旱岐等奏、斯羅無道、與狛同心、謀滅海表彌移居、臣等危怖、仰待王師、六月有至臣（○按、有至臣卽內臣也、國音通、）帥師至、於是上下歡喜、便以十二月九日攻斯羅、臣先令東方領物部莫哥武連領本部兵攻函山城、（○東國通鑑作管山城）有至臣所帥筑紫物部莫奇委沙奇能射火箭、藉天皇之威靈、以卽日酉時焚城拔之、若

但斯羅者、有至臣軍足矣、彼若與狛合勢、則恐難可成功、伏願命竹斯島上諸軍悉赴援、則誠莫可憂矣、軍事方棘、因馳單艇奏聞、謹獻好錦二疋、毾㲪一領、斧三百口、所虜斯羅男二口女五口、日本紀餘昌已拔函山乘勝欲滅新羅、耆老諫曰、天未與矣、懼禍將及焉、餘昌曰、卿等老矣、何怯也、我事大國、何懼之有、遂深入新羅、築久陀牟羅塞、明憂念餘昌久勞行陣、自往慰勞、新羅聞明親來、卽發兵圍

之、百濟軍大敗、新羅奴卒名苦都、○本書註更名谷智、東國通鑑作裨將高于都力、與明遇、苦都再拜曰、苦都賤奴也、大王名主也、今使賤奴殺名主、願聞王名、常莫忘於心、傳之後世、明曰、王首不合受奴手、苦都曰、我國法違背所盟、雖曰國王首、當受奴手、明踞胡床、仰天大息涕下、乃解佩刀授苦都受斬、日本紀及本書一說新羅以禮葬其首、送屍於百濟、日本紀一說○本書云、苦都堀坎埋之、今從一說、時新羅圍餘昌急、士卒惶駭、不知所爲、筑紫國造

善射、發矢雨注、新羅驍騎中之墜馬、其矢洞鞍前後橋、其餘莫不應弦踣、新羅圍兵披靡、餘昌乃得乘間脫走、因褒國造曰鞍橋君、新羅欲窮追滅之、有一將曰、不可也、日本天皇以任那之事、憎我已深矣、今況復滅百濟官家乎、必招後患、故止而不追、明年餘昌遣弟惠來朝、帝始聞明戰沒、震悼、遣使迎勞王子惠於津、許勢臣問王子惠曰、留于此乎、將歸乎、惠答曰、朝廷垂憐於亡國、賴假偏師伐天

威以報大讎、惠之願也、惠之去留、唯命是從、蘇我臣問曰、王妙達天道地理、名聞四方、意謂永保多福、統領西蕃、以奉朝廷也、今有何咎以致茲禍、惠答曰、惠禀性愚闇、不知大計、何況禍福所倚乎、蘇我臣復謂惠曰、昔在大泊瀨天皇之世、汝國爲高麗所攻、危甚於累卵、天皇命神祇伯受策於神宮、往救汝國、由是汝國靜謐、社稷安寧、乃命汝國祭其神、其神則天地割判、草木言語之時、自天降始建

邦之神也、今汝之國輟而不祀、是以禍亂荐興、社稷以危、方今修理神宮、欽奉祭祀、則社稷可再昌矣、餘昌謂其臣下曰、我欲出家修道、資先王冥福、何如、諸臣諫曰、新羅高麗、不共戴天之仇矣、王子若出家、誰報其仇、誰雪國恥、臣等請爲度國民、以遂王子之願也、餘昌從之、乃度百人、薦其冥福、十七年王子惠歸國、賜兵仗良馬遣之、其從者皆賜物有差、惠等感喜、阿部臣佐伯連等帥筑紫舟師衛

送、別詔筑紫火君○本書註引百濟本紀云、筑紫君兒火中君弟、率勇士一千、送至彌氐津、以備要衝之地、十八年春餘昌嗣立、是爲威德王、○東國通鑑云、聖明敗死、其年餘昌立、二十三年大將軍紀男麻呂、副將河邊瓊缶伐新羅、大將軍大伴狹手彥領兵數萬伐高麗、幷詔百濟策應、狹手彥擊敗高麗軍、瓊缶攻新羅、失律無功歸、敏達帝四年昌使使貢獻、多於常例、使吉士譯語田彥於百濟、計任那興復之事、六年大別王與小黑吉士

宰於百濟、○本書註曰、王人奉使於三韓者、自稱曰宰、大別王不詳所出、小黑名闕、冬大別王等歸、昌附獻經論及僧尼咒禁、造佛工、造佛寺工六人、十二年遣吉備海部羽島於百濟、徵日羅、昌愛日羅之才、不肯遣、羽島用日羅計、威色宣敕、召日羅、昌怖使恩率德爾余怒歌奴知、參官杝師德率次干德等、送日羅至、帝大悅、恩率參官意日羅悉言己國事、臨發密命德爾余怒、於後殺日羅、帝大怒、捕德爾等下獄、鞠問皆伏罪、乃以德爾

賜日羅族甘心、恩率參官海中遇風濤、舟船漂散、恩率溺死、崇峻帝元年恩率首信德率蓋文等朝貢、幷獻佛舍利及僧聆照等六人、寺工鑪盤瓦師畫工數人、推古帝五年王子阿佐朝貢、日本紀、六年昌卒、第二子季明立、東國通鑑、七年使使獻駱駝驢各一疋羊二頭白雉一隻、日本紀、是歲季明卒、諡惠王、長子宣立、是爲法王、八年宣卒、子璋立、是爲武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九年新羅攻任那、遣坂本糠手詔百濟救

任那、十七年百濟僧俗八十五人、逢風漂著肥後國葦北津、使難波德麻呂船龍等送還其國、二十年百濟人投化、其人身面皆斑白、惡其異於人、欲投之海島、其人謂曰、若惡臣斑皮者、白斑牛馬亦不可用於國乎、臣有小技能搆山岳之形、乃試造須彌山形及呉橋於南庭、因命之曰路子工、亦名芝耆麻呂、又有一人名味摩之、善呉樂、因令少年習之、二十三年百濟使從入唐使犬上御田鍬等入

朝、舒明帝二年使恩率素子德率武德朝貢、三年璋遣王子豐入質於朝、○本書云、義慈納王子豐璋爲質、按東國通鑑、今歲武王璋立三十二年也、義慈立在舒明十三年、本書作義慈、恐非也、故改之、豐璋舊唐書及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單作豐、本書誤以百濟王璋與王子豐之名合作豐璋、今併改之、七年遣達率柔等朝貢、十年十二年累朝貢、日本紀是歲璋卒、子義慈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皇極帝元年春、使使弔舒明帝喪、阿曇比羅夫等就館問百濟消息、使者曰、百濟王命臣曰、聞塞上在朝廷、常爲不法、汝歸之日、請

塞上俱來、朝廷不許、○按本書又載吊使傔人語云、去年大佐平智積死、又百濟使人投崑崙使於海、今年正月國王母薨、又弟王子兒翹岐及其母妹女子四人、內佐平岐味有高名者四十餘人、被放於海島、今按下文、此後智積入朝、翹岐亦被徵來朝、傔人語可疑、不知此事在智積歸國後、傔人後至者語之訛、本書者訛載于此歟、不可考、國勝水難使于百濟、召王子翹岐居阿曇山城連家、○按翹岐及智積來、不詳在何月、本書恐有錯誤、今從舊文、不輒改、夏翹岐廷見、大臣蘇我蝦夷宴翹岐等於畝傍邸、惟塞上不預、蝦夷贈翹岐馬一疋、鐵二十鋌、翹岐兒病死、翹岐將妻子移居百濟

大井家、遣人葬兒於石川、凡百濟風俗畏忌死者、雖父母兄弟夫婦、終不自臨、新羅亦同、七月饗翹岐及大佐平智積等於朝、○本書一說曰、智積及子德率其恩率軍善、命健兒相撲宴罷、智積出拜翹岐門、百濟質達率長福授位小德、中客已下、授位各有差、二年使達率自斯恩率軍善朝貢、朝廷遣羣大夫於難波、責貢調違例、自斯等對曰、即今可備、自斯達率武子之子、武子時質于朝、○武子爲質之年未詳、是歲百濟太子餘

豐〇本書無璋字、前文誤加璋字者明、以蜜房四枚放養三輪山、終不蕃息、四年遣使朝貢、孝德帝大化元年佐平緣福等朝貢、兼領任那調使、詔緣福等曰、昔我遠皇祖以百濟國爲内官家、以任那附屬百濟、其後三輪栗隈東人觀察任那國界、其方土所產、調賦所出、具錄圖籍、而今之貢獻多所闕之、是以卻還之、自今以後貢獻物具題所出國郡名、又敕徽鬼部達率意斯妻子、白雉二年三年四年並朝貢、五年秋

朝貢、冬復來弔孝德帝喪、日本紀〇本書一說曰、帝時三韓每歲朝貢、齊明帝元年西部達率余宜受東部恩率調信仁朝貢、凡一百餘人、日本紀一說二年遣使朝貢、西海使佐伯栲繩小山下難波國勝還自百濟、獻鸚鵡一隻、三年西海使小華下阿曇頰垂小山下津偃儻還自百濟、獻駱駝一、驢二、日本紀六年新羅王金春秋乞師於唐、俱攻百濟、日本紀一說引高麗僧道顯日本世紀、初義慈立二年使將軍允忠攻拔新羅大耶城、金春秋女婿金品釋及妻子皆死之、春秋怨入骨髓、及新羅王眞德死、春秋代立、厚結好於唐、時義慈與高麗連和、屢出兵攻新羅、金春秋怨之益深、三國史記、東國通鑑、義慈初有孝友之聲、稱海東曾子、舊唐書、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後稍荒淫、夫人妓妾擅弄國柄、誅殺賢良、日本紀註引僧道顯日本世紀〇按東國通鑑、王與宮人日夜淫酗耽樂、佐平成忠諫之、義慈怒囚之、成忠不食而死、國又屢有怪異、三國史記、東國通鑑、阿曇頰垂使于百濟而歸亦云始至之時會百濟伐新羅還有軍馬自繞

寺金堂晝夜不息、唯食草時少止、日本紀是歲七月唐大將軍蘇定方率舟師軍尾資津、〇東國通鑑作德物島新羅王金春秋將馬步軍屯怒受利山、夾攻三日、城陷、日本紀一說蘇定方以義慈及其妻恩古太子隆諸王十三人、大佐平沙宅千福國辨成孫登等歸于唐、日本紀一說引伊吉博德書九月達率沙彌覺從等來告難、百濟西部恩率鬼室福信據任射岐山、〇本書一說云、北任敘利山、達率餘自信信本作進、據本書下文改之、據中部久麻怒

利山城、〇本書一說、都都岐留山、云、收集散卒、新羅兵攻之、時福信士卒未有兵刃、皆以棓戰、大破新羅軍、悉奪其兵仗器械、於是兵氣稍振、遂入保王城、國人歸之者衆、冬福信遣佐平貴知等乞援、獻唐俘一百餘人、并請王子餘豐曰、唐人與新羅蕩擾我疆場、傾覆我社稷、君臣皆爲虜、而百濟遙賴天皇之威靈、更鳩集義徒、得再建邦、伏願迎王子餘豐以主社稷、帝乃下詔曰、乞師請救、聞之古昔、扶危繼絕、著于恒典、故枕戈嘗膽、必資拯救、今百濟以本邦喪亂、靡依靡告、窮來歸于我、是以命爾將士、百道俱進、雲會雷動、俱集沙喙、翦其鯨鯢、紓彼倒懸、其王子餘豐、有司宜備禮以時發遣、帝將幸筑紫、遣救軍、乃先幸難波宮、詔修繕軍器、又敕駿河國造軍艦、已成、挽至續麻郊、夜中無故艫舳自反向岸、七年春帝御船西征、次磐瀨行宮、夏百濟福信遣使奉表請迎王子糺解、〇本書闕糺解來朝文 七月帝崩、皇太子

喪服聽海表軍政、八月前將軍大華下阿曇比邏夫、小華下河邊百枝、後將軍大華下阿陪引田比邏夫、大山上守大石、大山上物部熊、救百濟、日本紀 九月皇太子以織冠授百濟王子豐、以多蔣敷之妹妻之、使大山下狹井檳榔、小山下秦田來津帥兵五千餘人衞送王子豐及其叔父忠勝等、日本紀及本書一說 福信迎拜稽首、卽復國政於豐、壬戌歲賜百濟佐平鬼室福信矢十萬隻、絲五百斤、綿一千斤、布一千端、韋一千枚、稻種三千斛、別賜豐布三百端、夏五月大將軍阿曇比邏夫等率舟師一百七十艘繼發、詔立豐爲百濟王、賜金策於福信、褒獎其勳勞、豐及福信稽首奉敕、衆皆感喜流涕、六月遣達率萬智入朝謝恩、冬豐及其臣福信議自州柔城、〇東國通鑑州柔作周留、城地名多與本書異、移居避城、秦田來津諫曰、避城密邇敵境、一夜可行兵、若有不虞、悔無及矣、豐等不聽、遂移居避城、明年春使達率金受朝貢、

新羅兵燒百濟南畔四州、陷安德等城、○東國通鑑云、取居列居勿沙平德安四城、由是避城去賊益近、勢不得保、乃還居州柔、福信遣使獻唐俘續守言等、三月遣前將軍上毛野稚子、間人大蓋、中將軍巨勢神前、譯語三輪根麻呂、後將軍阿陪引田比邏夫、大宅鎌柄、率兵二萬七千人攻新羅、夏六月取沙鼻奴江二城、日本紀　時福信專權、與豐相猜、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或譖之豐、豐信之、續日本紀　犬上○名闕　見糺解於石城、糺解仍語福信之罪、豐便執之、以革穿掌縛之、問諸臣曰、福信有罪可斬乎不、達率執得曰、此惡逆人不合放、福信唾執得罵曰、腐狗癡奴、豐命健兒斬之、醢其首、秋新羅聞豐殺福信、謀直入取州柔、豐謂將士曰、日本將軍廬原君師健兒萬餘來、我當自往于白村慰勞、卿等固守城而待、既而新羅兵奄至圍州柔、唐將軍劉仁軌等、劉仁軌據舊唐書、東國通鑑、列船于白村江、○舊唐書東國通鑑作白江口　日本船師先至者與唐兵會不

利、諸將爭先而進、爲唐兵所夾擊、官軍敗績、溺死者衆、秦田來津仰天切齒、殺數十人戰死、豐走高麗、州柔陷、軍民相謂曰、州柔陷、事無奈何、百濟之名絕于今日、乃與其妻子辭訣、至氐禮城、會日本軍佐平餘自信、○東國通鑑曰、遲受信保任存城、蓋此人歟、達率木素貴子、谷那晉首、憶禮福留等、與王師俱來、百濟遂滅、甲子年置百濟王義慈子善光等於難波、○續日本紀作禪廣　乙丑年以佐平福信之功於百濟、授達率鬼室集斯小錦下、以百濟男女四百餘人置于近江神前郡、天智帝元年遣未都師父朝貢、○舊唐書曰、唐麟德二年、以百濟太子隆爲熊津都督、俾歸國、隆畏衆携散、逃歸于唐、儀鳳中封帶方郡王、隆畏新羅强、不敢入舊國、寄治高麗死、武氏以其孫敬襲王、今按百濟使蓋是隆等所遣也、二年移佐平餘自信、佐平鬼室集斯、及男女七百餘人于近江蒲生郡、餘自信沙宅紹明已下、各隨才錄用、四年百濟臺久用、善羿眞子等、相繼朝貢、日本紀　善光子孫仕于朝、續日本紀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八終

大日本史　卷二百三十八　列傳　十九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九

列傳第一百六十六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外國八

任那

耽羅

任那去筑紫二千餘里、北阻海、在雞林西南、崇神帝六十五年秋、其國使蘇那曷叱智等朝貢、或言其人額有角、始至越國笥飯浦、因名其所曰角鹿、土人問曰、何國人也、對曰、意富加羅國王之子、名都怒我阿羅斯等、又名于斯岐阿利叱智干岐、聞日本國有聖皇、是以歸化、至穴門、國人伊都都比古紿曰、吾國王也、臣知其僞乃去、所在淹留、經出雲至此、會崇神帝崩、垂仁帝卽位、詔阿羅斯等曰、今汝早來、必事先天皇、令追取先天皇御名、改

汝國名曰彌摩那、日本紀及本書一說○按崇神天皇諱御間城入彥、御間城彌摩那國音相近、彌摩那後改作任那、音亦通、賜任那王赤絹一百匹、厚賜阿羅斯等遣歸、途爲新羅所鈔剽、由是二國不相好焉、仲哀帝九年、神功皇后西征、三韓平底、始置內官家、己巳歲、將軍荒田別鹿我別伐新羅、取比自炑、南加羅、㖨國、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後又取斯二岐國、卒麻國、古嵯國、子他國、散半下國、乞飡國、稔禮國、總言任那、置日本府、統制諸韓國、又別有王及旱岐、各治本國、○按任那、三國史記、東國輿地勝覽、無所見、東國通鑑曰、牛頭者任那加良人也、任那惟見于此矣、因知意富加羅者大伽那、而爲任那無疑矣、東國通鑑輿地勝覽曰、漢光武建武十八年、駕洛國王金首露立、駕洛國初有九子、曰我刀、曰汝刀、曰彼刀、曰五刀、曰留水、曰留天、曰神天、曰神鬼、曰五天、谷總其衆、聚居山野、無君臣位號、九子修禊事、適得金合、開視有六金卵、皆化爲男、衆驚異之、立、始生者爲主、因金卵姓金氏、以始見名首露、國號大駕洛、又稱伽那、後改金官、餘五人各爲五伽那主、曰阿羅伽那、古寧伽那、星山伽那、大伽那、小伽那、金首露立一百五十八年死、居登立、次麻品、次居叱彌、次伊尸品、次坐知、次布吹、次鈺知、次鉗知、次仇衡、凡十世四百九十一年、仇衡降于新羅、卽當繼體帝崩後壬子歲、輿地勝覽曰、大伽那國自始祖

伊珍阿豉王至道設智王、凡十六世、五百二十年、新羅眞興王滅之、東國通鑑亦言、眞興王二十三年滅大伽那、是歲欽明帝二十三年也、與日本紀欽明帝二十三年新羅滅任那合矣、然則任那專指大伽那也、卓淳喙國等不可詳考、初丙寅歲、斯摩
宿禰○姓闕使于卓淳國、其王末錦旱岐告斯
摩曰、甲子歲、百濟人久氐彌州流莫古三人
來于此、曰、百濟王使臣等使於日本朝、故來
假路、時海路未通、乃告以實、久氐歸其國具
船楫、且曰、貴朝使至者急相報、令卽可爲相
報、斯摩卽遣傔人爾波移卓淳人過古於百

濟、慰諭其王、○本書一說引百濟記曰、壬午歲葛城襲津彥討新羅、襲津彥納新羅女幣、捨而不討、反伐加羅、其王己本旱岐及子百久氐、阿首至、國沙利、伊羅麻酒、爾汶至等、率其人民奔百濟、百濟厚遇之、己本旱岐遣其妹既殿至入朝、告襲津彥納新羅美女、反討加羅、帝大怒、卽詔木羅斤資往加羅、安集人民、復其社稷、此說與本書異、故不採、應神帝十四年、弓月君率百二十縣人口
歸化、爲新羅所閼、人口咸留加羅、使葛城襲
津彥召其人口、襲津彥亦爲新羅所遏、三年
而不還、平羣木菟的戶田奉詔至加羅、觀兵
於新羅之境、新羅懼還襲津彥及人口、日本紀

二十五年、大倭木滿致稱承朝旨、專于任那、
帝聞徵還之、日本紀、本書一說引百濟記、雄略帝七年、以
吉備上道田狹爲任那國司、明年高麗攻新
羅、新羅使人告任那王曰、弊邑爲高麗所攻、
危過於累卵、伏請王爲弊邑乞救日本府行
軍元帥、任那王爲請膳斑鳩吉備小梨難波
赤目子救新羅、斑鳩等往救之、大破高麗軍
而還、顯宗帝三年、紀大磐○本書或作生磐據任那、
交通高麗、欲并呑三韓、營建官府、自稱神聖、

用任那左魯那奇他甲背等計、殺百濟適莫
爾解於爾林、築帶山城、梗塞東道、斷運糧津、
百濟遣兵攻帶山城、大磐兵食共盡逃還、百
濟殺左魯那奇他甲背等三百餘人、繼體帝
三年、詔任那括出所在百濟浮浪民、返附於
百濟、六年、穗積押山爲任那哆唎國守、百濟
表請任那上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婁四縣、押
山奏曰、此四縣遠隔日本府、近接百濟、雞犬
難別、今賜百濟、合爲一國、以全之策也、大連

大伴金村奏聞、朝廷許其請、以物部麤鹿火爲宣敕使、其妻諫曰、住吉神始以高麗百濟新羅任那等、授胎中天皇、故皇太后氣長足姬尊與大臣武内宿禰議、每國置官家、爲海表藩屏、其來尚矣、今割賜他國、恐有綿世之譏焉、麤鹿火然其言、遂以疾辭、乃改命他人宣賜之、勾大兄皇子後聞大悔、遣人改宣、不及、時流言大伴金村穗積押山受百濟之賂矣、七年、徵安羅辛已奚及貴巳委佐伴跛既

殿奚及竹汶致等於朝、告以已汶帶沙賜百濟、二十一年、詔近江毛野、率兵六萬、復新羅所侵之南加羅喙己呑等地、屬任那、○按本書新羅滅南加羅喙已呑、年月不詳、時筑紫國造磐井叛、西海路梗、毛野不得進、二十三年、以加羅多沙津賜百濟、物部伊勢父根吉士老爲使、加羅王謂老曰、多沙津從置官家以來、爲臣朝貢津、然更賜百濟、臣未知有何罪、老等慚恥、不敢面宣賜、還至大島、別遣錄史、宣賜百濟、加羅怨

之、私結好於新羅、○按東國通鑑、加那與新羅婚、在繼體帝十六年、至此離婚、娶其女有兒息、初新羅送女、從者皆著本國服、後猶不肯改、阿利斯等怒責還之、新羅聞大羞、請還其女、加羅已富利知伽○本書註曰、未詳、曰、已爲配偶、今何更離別、新羅怒發兵、拔刀伽古跛布那牟羅三城、尋拔北境五城、是月近江毛野使于安羅、勅諭新羅及南加羅喙己呑地、安羅新築高堂延敕使、安羅王自後階昇、國內大人昇堂者一二人、百濟新

羅使皆列堂下、毛野無和解之意、徒自尊大、不宣詔命、每日會議於堂上、如此者數月、任那王已能末多干岐○本書註曰、阿利斯等也、入朝啓大連大伴金村曰、海表諸蕃自胎中天皇置内官家、不棄本土、沿封其故、今新羅屢踰境來攻、願詔新羅、莫使復恣侵掠、金村奏之、遣使送已能末多干岐、并詔毛野速爲和解、毛野召新羅百濟二王、不來、毛野大怒、不宣詔命、新羅更使上臣伊叱夫禮智率兵三千來、毛

野懼爲所襲、入任那巳吡巳利城、新羅上臣
待詔三月、毛野傔人與新羅部人以事相爭、
伊吡夫禮智掠多羅等四村人口去、○本書一說曰、
金官背戊安多委陀四村、二十四年任那使使奏言、毛野
臣在久斯牟羅、興造舍宅、淹留二歲、○本書一說云
三歲、遂無和解之意、撫御失方、諍訟荐興、乃置
誓湯、濫投人於沸湯、爛死者相枕、伏願徵還
毛野臣、安輯諸蕃、帝大怒、使人徵之、毛野不
肯還、任那阿利斯等頻勸、亦不還、阿利斯等

密使久禮斯已母于新羅、奴須久利于百濟
請兵、二國兵來圍跲月、毛野嬰城固守、時調
吉士使於任那還、具奏毛野傲狠、不閑治體、
擾亂加羅、帥遣目頰子○本書註曰、未詳、徵還之、新
羅百濟兵拔騰利枳牟羅等五城而去、宣化
帝二年以新羅寇任那、使大伴狹手彥往鎭
任那、且救百濟、欽明帝元年遣使貢獻、二年
夏詔百濟復任那侵地、於是安羅次旱岐夷
吞奚、大不孫、久取柔利、加羅上首位古殿奚、

卒麻旱岐、散半奚旱岐兒、多羅下旱岐夷他、
斯二岐旱岐兒、子他旱岐等、與任那日本府
吉備臣、○名闕往會于百濟、語詳百濟傳、安羅
日本府河內直與新羅交通、百濟王切責之、
四年詔罷百濟所置任那下韓郡令城主、屬
日本府、百濟不敢罷郡令城主、屢召任那日
本府執事、日本府帥抑任那旱岐等不遣、百
濟使者三回、日本府及任那不得已、各遣微
者、百濟不得與議、還之、尋遣施德馬武等來

謂曰、頃日奉詔旨曰、與日本府臣等早建良
圖、速復任那、副朕所望、我欲與卿等議任那
事、往召三次、而尚未來、我以三月十日使使
奏其狀、卿等亦宜發使奏不來會之由也、別
謂河內直曰、任那日變職汝之由、故今當奏
請追還汝也、日本府答曰、本朝使至、惟聞罷
百濟所置任那郡令城主、未聞就百濟聽詔、
故抑任那而不遣、百濟王惡河內直等上表
請罷河內直等、朝廷不報、六年百濟遣中部

護德菩提等贈吳財於日本府執事任那旱岐、十二年與百濟俱伐高麗、明年高麗與新羅通謀、欲攻任那百濟、於是安羅加羅及百濟遣使請救、二十三年春新羅滅任那、〇一本書說曰、二十一年任那滅、夏降詔諭勵任那曰、新羅西羗小醜、逆天無狀、違我恩義、破我官家、毒害我黎民、殘蕩我郡縣、我氣長足姬尊神聖聰明、周行天下、劬勞羣庶、亭育萬民、哀新羅窮來、不忍滅之、全其王將戮之首、授要害之地、崇

非次之榮、我氣長足姬尊於新羅何薄、我百姓於新羅何怨、而今新羅長戟強弩、淩蹙任那、距牙鉤爪、殘虐含靈、刳肝斮趾、不猒其快、曝骨焚屍、不謂其酷、任那君臣百姓、窮刀極俎、既屠且膾、率土之濱、共爲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豈忍坐聞之、況在夫嗣子大臣、處趺蕚之親、當柱石之寄、受恩於累世、榮身於當代、而不能瀝肝膽、共誅逆醜、雪天地之痛酷、報君父之仇讎、則臣子之道不立、死猶

有遺憾、勉哉、秋遣大將軍紀男麻呂討新羅、問滅任那之罪、三十二年帝崩、遺詔皇太子曰、朕疾劇、以後事屬汝、汝須伐新羅、封建任那、使國民更作夫婦如舊日、朕死無恨、敏達帝即位、詔皇子大臣議建任那、十三年難波木蓮子如任那、十四年帝不豫、詔橘豐日皇子曰、勿忘任那之事、崇峻帝四年紀男麻呂巨勢比羅夫等將兵二萬餘討新羅、軍至筑紫、明年帝遇弒崩、是以未發、馳驛諭紀男麻

呂等曰、勿以內亂怠外事、推古帝三年男麻呂等從筑紫而還、八年新羅與任那相攻、〇按任那滅未復、而今言新羅任那相攻、可疑矣、蓋新羅聞紀男麻呂等軍來、權建任那、男麻呂軍還、是以新羅又攻任那歟、然無明文、不可詳考、命境部臣爲大將軍、穗積臣爲副將軍、〇本書註二人名闕、率萬餘兵救任那、拔新羅五城、新羅割多多羅素奈羅佛智鬼委陀南迦羅阿羅羅六城請服、境部還使上奏、新羅亦遣使奉表曰、自今以後、俱敦隣好、勿相侵伐、不乾船柂、每歲必朝貢、乃詔

旋軍、新羅又侵任那、明年詔高麗百濟、俱救任那、十八年春使哆部大舍首智買入貢、明年習部大舍親智周智朝貢、三十一年達率奈末智入朝、是歲新羅攻任那、任那降新羅、詔大臣羣卿議討新羅、中臣國曰、任那元是我內官家、今新羅縱發兵攻取之、請戒師旅、征討新羅、復建任那、以附之百濟也、田中臣○名闕曰、百濟反覆之國、情僞難信、不可也、是以議不決、焉先遣吉士倉下○姓闕於任那、尋

命境部雄摩侶等帥衆數萬、進討新羅、新羅恐怖請服、以堪遲大舍本書舍作倉誤、大舍新羅官名、故今訂之、爲任那貢調使入朝、舒明帝十年朝貢、皇極帝元年坂本長兄使于任那、孝德帝大化元年百濟貢調使兼領任那使、朝廷責其使、卻還貢物、明年遣使朝貢小德高向玄理使于新羅徵質子、遂罷任那之調、日本紀○按中臣國等議任那爲百濟新羅所蠶食、不得孤立、故議附之二國、而議不協而止、後附之新羅、故其使每從新羅朝貢、後政附百濟、而百濟不別遣任那使、以已之使兼之、且減其貢、故又附之新羅、停任那別貢、因徵質於新羅歟、然本書所不載、他無所考、

耽羅、百濟南海中小島也、繼體帝二年冬十二月、耽羅人初通百濟國、齊明帝七年夏始遣王子阿波伎等貢獻、乙丑年遣使朝貢、丙寅年遣王子姑如等貢獻、丁卯年遣佐平椽磨等貢獻、賜綿十四匹、纈十九匹、緋二十四匹、紺布二十四端、桃染布五十八端、斧釤刀子等放回、天智帝二年遣王子久麻伎等貢獻、賜耽羅王五穀種、天武帝元年遣王子久

麻藝都羅宇麻等弔天智帝喪、時以天武帝新即位、不入京師、命太宰府諭旨、始賜耽羅王及使者久麻藝等爵位、其爵大乙上、其冠以錦繡飾之、當其國佐平位、自筑紫發回、三年耽羅王姑如及王子久麻伎來朝、四年賜船一艘、遣歸本國、五年遣王子都羅朝貢、七年遣使於耽羅、十二年縣犬養手繈川原加尼使于耽羅、持統帝二年遣佐平加羅入朝獻方物、詔饗加羅等於筑紫館、賜物放歸、八

年遣王子佐平等朝貢、日本紀其後爲新羅所滅、朝貢絶、三國史記、東國通鑑、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九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四十

列傳第一百六十七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外國九

渤海上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唐書)天智帝元年高麗爲唐所滅、(日本紀)大氏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築城郭以居焉、(唐書)有大祚榮者、驍勇善騎射高麗靺鞨之衆稍稍歸之、乃建國自號震國王、(東國通鑑)其地南接新羅東窮海、西契丹、(唐書)盡得扶餘沃沮朝鮮諸國、(唐書、東國通鑑、)延袤二千里、無州縣館驛處處有村里、大抵靺鞨部落、以高麗人爲村長、大村曰都督、次曰刺史、其下曰首領、其土極寒、不宜水田、其俗頗知書、元明帝和銅六年、祚榮受唐爵命、爲渤海郡王、(類聚國史)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

海、元正帝養老三年、祚榮死、子武藝立、(唐書)聖武帝神龜四年、武藝使其寧遠將軍高仁義等來聘、失途至蝦夷境、仁義等被虜殺、首領高齊德等八人僅脫身、齎國書入京師、明年正月帝御大極殿、高齊德等朝賀、上國書方物、其書曰、武藝啓、山河異域國土不同、延聽風猷、但增傾仰、伏惟大王天朝受命、日本開基、奕葉重光、本枝百世、武藝忝當列國、濫摠諸蕃、復高麗之舊居、有扶餘之遺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漢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絕問、親仁結援、庶叶前經、通使聘隣、始于今日、謹遣寧遠將軍郎將高仁義、游將軍果毅都尉德周、別將舍航婁(○或作舍那婁)等二十四人、齎狀、幷附貂皮三百張奉送、土宜雖賤、用表獻芹之誠、皮幣非珍、還慙掩口之誚、主理有限、披膳未期、時嗣音徽、永敦隣好、詔授高齊德等八人位、賜物、以從六位下引田蟲麻呂爲送使、賜璽書曰、天皇敬問渤海郡王、省啓具知、恢復

舊壤、聿修曩好、朕以嘉之、宜佩義懷仁、監撫有境、滄波雖隔、不斷往來、便因首領高齊德還、附書幷信物、綵帛十疋、綾十疋、絁二十疋、絲一百絇、綿二百屯、仍差送使發遣歸鄉、漸熱想平安、續日本紀武藝死、子欽茂立、是歲聖武帝天平九年也、舊唐書十一年遣唐判官平羣廣成還自唐、海中遇風至崑崙、轉復至唐、取途於渤海、欽茂使其若忽州都督忠武將軍胥要德、雲麾將軍己珍蒙等送廣成、海中又遇風、胥要德船覆溺死、廣成與己珍蒙等入京師、己珍蒙上其國書曰、欽茂○本書欽茂作欽武誤啓、山河杳絕、國土敻遙、佇望風猷、唯增傾仰、伏惟天皇聖殿至德遐暢、奕葉重光、澤流萬姓、欽茂忝繼祖業、濫總如始、義洽情深、每修隣好、今彼國使朝臣廣成等風潮失便、漂落投此、每加優賞、欲待來春發回、使等苦請及年歸去、訴詞至重、隣義非輕、因備行資、即為發遣、仍差若忽州都督胥要德等充使、領廣

成等、今送彼國、幷附大蟲皮、羆皮各七張、豹皮六張、人參三十斤、蜜三升進上、至彼請撿領、明年、宴己珍蒙於朝堂、授位有差、賜欽茂絁三十疋、絹三十疋、絲一百五十絇、調綿三百屯、賜己珍蒙等絁二十疋、絹十疋、絲五十絇、調綿二百屯、其餘賜物各有差、贈大使胥要德從二位、己閼棄蒙從五位下、幷賻調布一百十五端、庸布六十端、帝御中閣門、己珍蒙奏本國樂、使外從五位下大伴犬養報聘、十八年渤海鐵利總一千一百餘人慕化來歸、安置出羽國、給衣糧放還、孝謙帝天平勝寶四年、欽茂使其輔國大將軍慕施蒙等七十五人來朝、明年夏入京師、慕施蒙等拜朝、貢信物、奏曰、渤海王言日本照臨天皇朝、不賜使命、已經十餘年、是以遣慕施蒙等齎國信物、奉獻闕廷、宴慕施蒙等於朝堂、授位賜祿各有差、璽書報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朕以寡德、虔奉寶圖、亭育黎民、照臨八極、王僻

居海外遠使入朝丹心至明深可嘉尚但省來啓無稱臣名仍尋高麗舊記高氏上表文云親是兄弟義則君臣或乞援兵或賀踐阼修朝聘之恒式効忠款之懇誠故先朝善其貞節待以殊恩榮命之隆日新無絶惟王所知何暇一二言也由是先回之後既賜敕書何其今歳之朝重無上表以禮進退彼此共同季夏甚熱頃無恙也使人今還指宣往意幷賜物如別天平寶字二年小野田守等使于渤海歸渤海使其輔國將軍木底州刺史

兵署少正開國公楊承慶等二十三人來朝明年入京師帝臨軒楊承慶等獻方物幷國書曰高麗國王大欽茂言（○按自此前皆稱渤海至此稱高麗蓋欽茂一時稱舊號也）承聞在於日本照臨八方聖明皇帝登遐天宮攀號感慕不能黙止是以差輔國將軍楊承慶歸德將軍楊泰師等齎表文幷常貢物入朝授大使楊承慶正三位副使楊泰師從三位判官馮方禮從五位下其

餘授位賜物有差太保藤原惠美押勝請宴楊承慶等於田村亭敕賜綿一萬屯及女樂資之賜高麗王敕書曰天皇敬問高麗國王使楊承慶等遠渉滄海來弔國哀誠素懇懃深增酷痛但隨時變禮聖哲通規從吉履新更無餘事兼復所貽信物依數領之即因還使相酬土毛絹三十疋絁三十疋絲二百絇綿三百屯殊嘉爾忠更加優賜錦四疋兩面二疋纈羅四疋白羅十疋彩帛三十疋白綿一百帖物雖輕尠寄思良深至宜竝納國使

附來無船駕去仍差單使送還本蕃便從彼鄉達於唐國欲迎前年入唐大使藤原清河宜相資餘寒未退想王如常遣書指不多先是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留唐不還至是以外從五位下高元度爲迎入唐大使使内藏全成爲副與楊承慶俱發欽茂以唐國安史之亂未平恐被殘害仍差使送元度於唐迎清河復差輔國大將軍玄菟州刺史兼押衙官

開國公高南申、送還全成、明年帝臨軒、高南申獻方物奏曰、國王大欽茂言、爲獻日本朝遣唐大使藤原朝臣清河上表幷常貢物、差輔國大將軍高南申等入朝、帝厚優勞、授大使高南申正三位、副使高興福正四位下、判官李能本等從五位下、賜國王絁三十疋、美濃絁三十疋、絲二百絇、調綿三百屯、六年使紫綬大夫行政堂左允開國男王新福等朝貢、賜物放回、（續日本紀）是歲唐進欽茂爵爲渤海國王、（唐書）光仁帝寶龜二年夏、青綬大夫壹萬福等三百二十餘人至出羽國、敕置常陸國、冬徵壹萬福等四十人預元會、明年正月帝臨軒、壹萬福貢方物、表文無禮、責問壹萬福等、卻還表函幷貢物、壹萬福謝曰、爲臣之道、不違君命、臣等不誤封函、伏以奉進、今爲違例、返卻表函、萬福等誠深憂悚、不知所復命、君者彼是一也、不違使命、歸必獲罪、今已投聖朝、罪之輕重、無所敢避、請改表文代王申

謝、詔許之、乃更以禮館待、宴之朝堂、壹萬福感喜曰、國書違例、已卻附表函信物、然聖恩鴻洪、垂矜萬福等、預於客例、奉拜闕庭、臣等不勝慶躍、授壹萬福從三位、副使已下、授位賜物有差、敕書諭欽茂曰、天皇敬問高麗國王、朕繼體承基、臨馭區宇、恩覃德澤、寧濟蒼生、率土之濱、化有輯於同軌、普天之下、恩無隔於殊隣、昔高麗王高氏、祖宗奕世、介居瀛表、親如兄弟、義若君臣、帆海梯山、朝貢相繼、逮乎季歲、高氏淪亡、自爾以來、音問寂絕、爰洎神龜四年、王之先考左金吾衛大將軍渤海郡王遣使來朝、始修職貢、先朝嘉其丹款、寵待優隆、王襲遺風、纂修前業、獻誠述職、不墜家聲、今省來書、頓改文道、日下不注官品姓名、書尾虛陳天孫僭號、遠度王意、豈有是乎、近慮事勢、疑似錯誤、故命有司停其賓禮、但使人萬福等深悔前咎、代王申謝、朕矜其遠來、聽其悛改、王悉此意、永念良圖、昔者高

氏之世、兵亂無休、爲假朝威彼稱兄弟、方今大氏曾無事故妄稱甥於禮失矣、後歲之使、不可更然、若能改往自新、寔乃繼好無窮耳、春景漸和、想王佳也、今因回使指示此懷、并贈物如別、以武生鳥守爲送使、解纜入海、遇暴風漂至能登國、敕置福良津、四年春、副使正四位上慕昌祿死、贈從三位、夏能登國言、渤海使烏須弗等至、遣人勘問烏須弗報曰、渤海日本修好往來、常如兄弟、近年日本使

內雄等住渤海學問音聲、返卻之後、已經十年、未報安否、由是差大使壹萬福等聘問、稍經四年未還、故差烏須弗等來、面奉詔旨、更無餘事、表函信物竝在船中、乃遣使告烏須弗曰、前使壹萬福等所進表詞驕慢、故敕諭其義、既已放歸、今能登國司言、烏須弗所進表函違例、由是不許入京師、卻回本鄉、但表函違例者、非使者之過也、涉海遠來、事須憐矜、仍賜路糧放還、且取此道來朝者、前已禁

斷、自今以後、宜依舊例從筑紫來朝、七年遣獻可大夫司賓少令開國男史都蒙等一百六十七人賀帝騰極、并赴彼王妃之喪、船將至津、忽逢暴風、漂沒者多、判官高淑源等溺死、免者四十六人、敕置越前國給食、明年正月、詰史都蒙等曰、寶龜四年烏須弗歸本蕃、太政官處分、朝貢使宜依古例向太宰府、不得取北路、今復由北路何也、史都蒙謝曰、烏須弗實承此旨、由是都蒙等發自弊邑南海

府吐號浦、西指對馬島竹屋津、而海中逢風、忽至禁境、罪無所逃、二月、召史都蒙等三十人入朝、都蒙哀訴曰、都蒙等一百六十餘人遠賀踐祚、航海來朝、而漂死者一百二十人、唯都蒙等四十餘人幸而獲免、自非聖朝至德、何以獨得生存、況奉敕入朝、固爲至幸、但四十餘人義同骨肉、期共苦樂、今承十六人別留海岸、譬猶割一身而分背、仰望宸輝曲照、聽同入朝、許之、四月、史都蒙入京師貢方

物、奏曰、渤海國王遥聞聖皇新臨天下、不勝歡慶、遣獻可大夫司賓少令開國男史都蒙來賀、幷獻國信、詔授史都蒙正三位、大判官高祿思少判官高鬱琳竝正五位上、贈高淑源正五位上、賻物、詔書報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使都蒙等遠渡滄溟、來賀踐阼、顧慙寡德、叨紹洪基、若涉大川、罔知所濟、王修朝聘於典故、慶寶曆於維新、慭懇之誠、實有嘉尚、但都蒙等忽遇暴風、人船多損、言念越鄉、倍

加軫悼、故造舟差使、送至本土、幷附絹五十疋、絁五十疋、絲二百絇、綿三百屯、又依都蒙請、加賜黃金小一百兩、水銀大一百兩、金漆一缶、漆一缶、海石榴油一缶、水精念珠四貫、檳榔扇十枚、至宜領之、夏景炎熱、想平安又別弔王妃喪、賻物、以大學少允高麗殿嗣爲送使、十年獻可大夫司賓少令張仙壽賀正旦、獻方物、幷送高麗殿嗣、秋渤海押領高洋弼及鐵利三百五十九人至出羽國、勅撿按渤海客使、省其表文、書詞無禮、勅曰、渤海表文無禮、宜勿以聞、及其貢道不由筑紫、猶以便道爲解、亦宜加勘當、以誡將來、既而高洋弼苦請賜船以歸、乃許之、桓武帝延曆五年使李元泰等朝貢、六年李元泰等奏言、去年入朝、道遇賊、柁工水手竝被劫殺、還國失便、乃命越後國給船一隻、舟師若干發回、（續日本紀）欽茂卒、族弟元義立、猜虐、國人殺之、立欽茂孫華璵、卒、欽茂少子嵩璘立、（唐書）十四年使廷

諫大夫工部郎中呂定琳來聘、且告其國哀、定琳等漂至志里波村、爲蝦夷所劫略、從者散亡、出羽國司言其狀、勅移越後國、依例供給、明年四月呂定琳入京師、獻方物、且告其卽位、曰、伏惟天皇陛下動止萬福、寢膳勝常、嵩璘視息苟延、奄及祥制、官僚感義、奪志抑情、起嗣洪基、祇統先烈、朝維依舊、封域如初、顧自思惟、實荷顧眷、而滄溟括地、波浪漫天、奉膳無由、徒增傾仰、謹差廷諫大夫工部郎

中呂定琳等濟海起居、兼修舊好、其少土物具在別狀、荒迷不次、又告喪啓曰、上天降禍、祖大行大王以大興五十七年三月四日薨背、善隣之義、必問吉凶、限以滄溟、所以緩告、嵩璘無狀招禍、不自滅亡、不孝罪咎、酷罰罹苦、謹狀力奉啓、荒迷不次、孤孫大嵩璘頓首、且致入唐學僧永忠等書、五月呂定琳等還、賜璽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朕運承下武、業膺守文、德澤攸覃、既有洽於同軌、風聲所

暢、庶無隔於殊方、王新纘先基、肇臨舊服、慕徽猷於上國、輸禮信於闕庭、眷言款誠、載深慶慰、而有司執奏、勝寶以前數度之啓、頗存體制、詞義可觀、今撿呂定琳所上之啓、首尾不謹、既違舊儀、朕以修躬之道、禮敬爲先、苟乖於斯、何須來往、但定琳等漂著邊夷、悉被劫掠、僅存性命、言念艱苦、有憫于懷、仍加優賞、存撫發遣、又先王不慭、無終遐壽、聞之惻然、情不能止、今因定琳還次、特寄絹二十疋、

絁二十疋、絲一百絇、綿二百屯、以充遠信、至宜領之、夏熱、王及首領百姓平安好、略此遣書、一二無委、使上野介御長廣岳式部大錄桑原秋成等押送、冬十月、御長廣岳等歸、上其王啓曰、嵩璘啓、差使奔波、貴申情禮、佇承休眷、瞻望徒勞、天皇頓降敦私、貺之使命、佳問盈耳、珍奇溢目、俯仰自欣、伏增慰悦、其定琳等不料邊虜、被陷賊場、俯垂恤存、生還本國、奉此天造、去留同賴、嵩璘猥以寡德、幸屬

時來、官承先爵、土統舊封、制命策書、冬中錫及金印紫綬、遼外光輝、思欲修禮勝方、結交貴國、歲時朝覲、桅帆相望、而巨木掄材、土之難長、小船汎海、不沒即危、雖慕盛化、如艱阻何、儻長尋舊好、幸許來往、則送使數不過二十、以茲爲限、式作永規、其隔年多少、任聽彼裁、裁定之使、望於來秋、許以往期、則德隣常在、事與望則足矣、今廣岳等使事略畢、情求迨時歸、便欲差人送使、奉謝新命之恩、使等

辭以未奉本朝之旨、故不敢淹滯、隨意依心、謹因回次、奉付土物、具在別狀、自知鄙薄、不勝羞愧、於是羣臣以爲前者渤海上疏無定例、辭頗不遜、今所上之啓、首尾不失禮、誠款見于詞、宜奉賀、乃詣闕表賀、十七年夏、外從五位下內藏賀茂麻呂使於渤海、因賜王璽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前年廣岳等還、省啓具之、益用慰意、彼渤海國、隔以滄溟、世修聘禮、有自來矣、往者高氏繼緒、每慕化而相

尋、大家復基、亦占風而靡絕、中間書疏傲慢、有乖舊儀、爲此待彼行人、不以常禮、王追蹤曩烈、修聘當今、因請隔年之裁、庶作永歲之則、丹款攸著、深有嘉焉、朕祗膺睿圖、嗣奉神器、聲教滂泊、既無偏於朔南、區寓雖殊、豈有隔於懷抱、所以依彼所請、許其往來、使人之數、勿限多少、但顧巨海之無際、非一葦之可航、驚風踊浪、動罹患害、若以每年爲期、艱虞叵測、間以六載、遠近合宜、故差從五位下行河內國介內藏宿禰賀萬等充使、發遣、宜告朕懷、并附信物、其數如別、夏中已熱、惟王清好、官吏百姓、竝存問之、略此遣書、言無所悉、冬、嵩璘遣使獻方物、并上書曰、嵩璘啓、使賀萬至、所貺之書及信物、依數領足、慰悅實深、雖復巨海漫天、滄波浴日、路無倪限、望斷雲霞、而巽氣送帆、指期舊浦、乾涯斥候、無闕糇糧、豈非彼此契齊、暗符人道、南北義感、特叶天心者哉、嵩璘莅有舊封、纘承先業、遠蒙善

獎、聿修如常、天皇遙降德音、重貺使命、恩重懷抱、慰諭慇懃、況復俯記片書、眷依前請、不遺信物、許以年期、書疏之間、喜免瑕纇、庇廕之顧、誠異他時、而一葦難航、奉知審喻、六年爲限、竊憚其遲、請更貺嘉圖、并廻通鑑、促其期限、傍合素懷、然則向風之趣、自不倦于寡情、慕化之勤、可尋蹤於高氏、又書中所許、雖不限少多、聊依使者之情、省約行人之數、謹差慰軍大將軍左熊衛都將上柱國開國子

大昌泰等充使奉附信物具如別狀土無奇異自知羞惡十八年夏遣式部少錄滋野船白等報聘賜璽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昌泰等隨賀萬至得啓具之王遜慕風化重請聘期占雲之譯交肩驟水之貢纖踵每念美志嘉尚無已故遣專使告以年期而猶嫌其遲更事覆請夫制以六歲本爲路難彼如此不辭豈論遲促宜其修聘之使勿勞年限今因昌泰等還差式部省少錄滋野船白等充

使領送幷附信物色目如別夏首正熱惟王平安略此代懷指不繁及五月內藏賀茂麻呂歸秋滋野船白歸上渤海復啓曰嵩璘啓使船白等至枉辱休問兼信物絁絹準數領足懷愧實深嘉貺厚情伏知稠疊前年附啓請許量載往還去歲承書遂以半紀爲限嵩璘情勤馳係求縮程期天皇舍己從人便依所請筐筍攸行雖無珍奇特見允依荷欣何極比者天書降渙制使莅朝嘉命優加寵章

總華班霑燮理列等端揆惟念寡菲殊蒙庇廕其使昌泰等才慙專對將命非能而承貺優容倍增喜慰而今秋暉欲暮序雜涼風遠容思歸情勞望日崇迨時節無滯廻帆既許隨心正宜相送未及期限不敢同行謹因回使奉附輕尠具如別狀（類聚國史）二十三年六月敕比年渤海國使多至能登國停宿之所不可忽略宜速造客院（日本紀略）平城帝大同四年冬使高南容等入貢嵯峨帝弘仁元年夏宴

高南容等於鴻臚館賜物放還其首領高多佛留越前國不還詔安置越中國給食令史生羽栗馬長及習語生就習渤海語秋又使高南容來貢明年賜物放回以正六位上林東人爲送使賜璽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南容入賀省啓具之惟王資質宏茂性度弘深敦惠輯中盡恭奉外代居北溟與國修好浴日滄溟（○浴本書作浚蓋浴與浚字形相似故誤耳）企乃到矣接天波浪葦能杭之賷琛効精慶賀備禮眷

彼情款、嘉賞何止、朕嗣膺景命、忝承睿圖、剋
己以臨寰區、丕顯以撫兆庶、德未懷邇、化曷
覃遐、王念深善隣、心切事大、弗難劬勞、聿脩
先業、况南容荐至、使命不墮、船舶窮危、謇志
增勵、雖靡來請、豈能忍之、仍換駕船、副使押
送、幷附信物、至宜領之、春寒、惟王平安、略此
遣書、旨不多及、日本後紀冬十月、林東人自渤海
歸奏曰、渤海書失禮、故不受、五年秋、遣使入
貢、大使王孝廉授從三位、副使高景秀正四

位下、判官高英善、王昇基正五位下、錄事以
下授位賜物、發回、海中遇風、廻至越前國、孝
廉病死、詔贈正三位、更賜信物船糧、放回、日本紀略
嵩璘卒、子元瑜立、卒、次言義立、卒、次明忠
立、卒、次仁秀立、唐書十年、仁秀遣入覲使李承
英等來聘、依例授位賜物、放回、十二年、使王
文矩等入貢、十四年、遣貞泰璋璿○竝姓闕等百
餘人至加賀、以大雪停存問使、淳和帝天長
元年、敕停入京、尋獻契丹大猲二口、二年、使

高承祖入貢、五年、遣使至但馬、賜物放還、日本紀略○本書不載使名、據後段渤海書、則蓋王文矩也、
仁秀卒、孫彝震立、唐書、文獻通考、仁明帝承和八年、長門國司狀奏
渤海使來、式部大丞小野恒柯、少內記豐階
安人爲存問兼領渤海客使、寫渤海國書及
其中臺省牒案進奏、明年夏、大使賀福延○或作延福
等入京師、獻信物及國書於八省院、其
國書曰、渤海國王大彝震啓、季秋漸冷、伏惟
天皇起居萬福、卽此彝震蒙恩、前者王文矩

等入覲、初到貴界、文矩等卽從界卻回、到國
之日勘問、不得入覲、口傳天皇之旨、年滿一
紀、後許入覲、彝震仰計天皇衷旨、不要頻煩、
謹依口傳、仍守前約、今者天皇轉運、躔次過
紀、覲覲之禮、爰恐愆期、差使奉啓、任約命覲、
彝震限以闊溟、不獲拜覲、下情無任馳戀、謹
遣政堂省左允賀福延奉啓、別狀曰、彝震祖
父在日、差高承祖入覲之時、天皇注送在唐
五臺山僧靈仙黃金百兩、寄附承祖領將到

國之日、具陳天皇附金之旨、祖父王欽承眷意、轉附朝唐賀正之使、令尋靈仙所在、送其金、欲待使還問付金否、而程途隔海、過期不返、後年朝唐使人卻回之日、知前年使等歸到塗里浦、疾風暴起、皆悉陷沒、先是往五臺、覓靈仙送金、時靈仙遷化、不得附與、其金同陷沒、以此其後文矩入覲、啓中縷陳事由、冀達天皇、文矩不遂覲禮、將啓卻歸、今再迹失命事由、故遣賀福延、諭申誠志、伏望體悉中

臺省牒曰、渤海國中臺省牒太政官、應差入覲貴國使政堂省左允賀福延、并從徒一百五人、牒奉處分、日域東遙、遼陽西阻、兩邦相去萬里有餘、溟漲滔天、風雲難可測、扶光出地、程途亦或易標、所以展親舊意、拜覲須每航海、以占風長候時而入覲、年期雖限星軺尚通、賷書遣使、爰至于今、宜遵舊章、欽修覲禮、謹差政堂省左允賀福延、令覲貴國者、準狀、牒上日本國太政官者、謹錄牒上、帝御

豐樂殿、詔授大使賀福延正三位、副使王寶璋正四位下、判官高文暄烏孝愼竝正五位下、錄事高文寅高平信安歡喜竝從五位下、自餘授官賜物有差、報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福延等至、得啓具之、惟王奉遵明約、沿酌舊章、一紀星廻、朝覲之期不爽、萬里溟闊、職貢之款仍通、言念乃誠、無忘鑒寐、前年聘唐使人卻回、詳知苾蒭靈仙化去、今省別狀、事自合符、亦悉付遣黃金陷沒綵浦、雖人逝

賚失、元圖不諧、而思夫轉送之勞、遙感應接之義、悠悠天際、足非可跂、無由相見、愍焉不已耳、附少國信、色目如別、夏首初蒸、比平安好、略此還答、指不多及、太政官牒渤海國中臺省曰、入覲使政堂省左允賀福延來修聘禮、守一紀之龍信、淩千里之鼇波、乘風使以企心、仰日光而進影、事有成規、準例奏請、被敕報曰、隣好相尋、匪啻今日、靜言純至、嘉尚于懷、宜加優矜、得復命者、今使還之次、附璽

書并信物、至宜領之、但啓函修飾、不依舊例、官議棄瑕不擧、自後奉以悛之、準敕牒送牒到準狀故牒、續日本後紀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四十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四十一

列傳第一百六十八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外國十

渤海下

仁明帝嘉祥元年冬、能登國奏、渤海入覲使王文矩等一百餘人來、明年春以少內記縣

犬養貞守、直講山口西成爲存問渤海客使、至能登、詰問入覲違期、已而貞守等馳驛進奏渤海王啓案及中臺省牒案、又上詰問問答書、乃以貞守等兼領客使、夏貞守等引王文矩等入京師、使左近衞少將良岑宗貞就鴻臚館慰勞、王文矩詣八省院、獻信物及國書曰、彝震啓、季秋漸冷、伏惟天皇起居萬善、此彝震蒙恩、修聘使還、筭年未紀、今更遣使、誠非守期、雖然自古隣好、憑禮相交、曠時一歲、猶恐情疎、況皇律轉迴、風霜八變、東南向風、瞻望有地、寧能恬寂、罕續音塵、謹備土物、隨使奉附、色目在於後紙、伏惟體鑒、溟漲沮遙、末由拜覲、下情無任馳係、謹差永寧縣丞王文矩、奉啓不宣、謹啓、中臺省牒太政官曰、應差入覲貴國使永寧縣丞王文矩、并行從一百人、牒奉處分、邈矣兩邦、阻茲漲海、契和好於永代、寄音書於使程、一葉飄空、泛積水之遐際、雙旌擁節、達隣情之至誠、往復雖遙、音耗稀傳、戀懷空積、所以勿待紀盈、中憑舊

準、謹差永寧縣丞王文矩、令覲貴國者、準狀牒上日本國太政官者、謹錄牒上、詔授大使王文矩從二位、文矩弘仁中來聘、敍正三位、故增階敍從二位、副使烏孝愼從四位上、判官馬福山、高應順並正五位下、其餘授位有差、重午帝御武德殿覽馬射、六軍擁節、百寮陪侍、詔命王文矩等陪宴、尋遣參議小野篁等於鴻臚館、賜敕書及太政官牒、敕書曰、天

皇敬問渤海國王、入貢使文矩等至、省啓具
之、惟王敦志欽仁、宅心懷惠、飛驅不斷、望日
域而忘遐、貢篚相尋、想遼陽而如近、眷其勤
苦、良嘉乃誠、但修聘之期、一紀爲限、先皇明
制、國憲已成、故有司固請責文矩等以背彝
規、自邊還卻、朕閔其匪躬之故、遠踏重溟、船
破物亡、人命終活、便得入奉朝覲、拜首軒墀、
祿賜榮班、準據恒典、惟乃一切之恩、難可再
恃、王宜守舊章、而不失昭明德、以有恒、唯存

信順之心、誰嫌情禮之薄、夏熱、比清適也、文
矩今還、略申往意、并寄王信物、如別、太政官
送中臺省牒曰、小之事大、理難自由、盈縮期
程、那得在彼、事須在所、卻還、戒其愆違、官具
狀奏聞、奉敕、文矩等孤舟已破、百口纔存、眷
其艱辛、義深合宥、宜特賜恩隱、聽奉入覲、爵
賜匹段、準據舊章、但權時之制、不可通行、詳
告所司、莫令重違者、覲禮云畢、仍造舟船、及
時發遣、附璽書并國信、今以狀牒、牒至準狀、

故牒、續日本後紀○按延曆中定渤海入貢年期、以六年爲限、今見渤海書及答詔、一紀爲限、蓋承和八年渤海書所謂年滿一紀後許入覲是也、彝震卒、虔晃
立、唐書、文獻通考、清和帝貞觀元年春、能登國司言
渤海入覲使烏孝愼、○烏或作馬副使周元伯等
一百餘人、至珠洲郡、以天下諒闇、不入京師、
詔遷於加賀國安置使處、以大內記安倍清
行直講苅田安雄、爲存問兼領渤海客使、夏
領客使上渤海國啓牒及信物、其啓曰、虔晃
啓、孟冬漸寒、伏惟天皇起居萬福、卽是虔晃

蒙恩、當國閒年使命、永展先親之禮、將累代
之情、悅續任風之影、恒無隔紀、以至于今、虔
晃幸承先緒、撫守一邦、古典攸憑、合重禮意、
敢仍舊貫、差付使程、紀近盈年、久增結戀、期
海津於挂席、表翰信於傳心、仍發雲檣、逈淩
波浪、凝萬里之遐想、係寸心難往復之間、伏
望預恤恨、以臣僕末由拜覲、下情無任馳戀、
謹差政堂省左允烏孝愼奉啓、不宜、謹啓、○按此啓似有闕誤、參考諸本、亦皆同、今從本文書之、以待後考、中臺省牒曰、

牒奉處分、扶桑崇浪、日域遐邦、欲占風而挂席、期限歲而寄音、泛泛輕舟、罕過凌雲之水、拳拳方寸、彌增披霧之情、所以擲年度日、天轉律移、想尋修之舊貫、近周廻之星紀、酌展親於古典、遵繼好於前章、憑事表情、善隣實禮、戀懷轉切、不待前期、謹差政堂省左允烏孝慎令覲貴國者、準狀牒上、孝慎禮畢而還、賜璽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書獻悉至、披覽具之、維王文武兼體、忠孝由衷、襲當國之

先猷、敦親仁之舊好、傾心久契、無疎就日之誠、利涉長期、不廢飛雲之嶮、乃顧深款、何靡增懷、先皇以去年八月昇遐、遺詔不許奔赴、朕以寡德、荷託鴻圖、奉先訓而聿修、撰舊記以自恤、雖則會同之禮、大喪無虧、延正之朝、春秋所美、然而闕庭遏密、事須隔於殷頫、邦國頻災、人有艱於郵傳、緣此慰藉傳者、迨朝放還、問紀如睽、通情猶邇、今因孝慎付送信物、仍舊辨裝、色目如別、熱劇、王及所部平安

好、略此遣書、指無一二、太政官送中臺省牒曰、滄瀛不測、義在含弘、江漢可宗、禮存朝會、駿奔惟遽、來不及期、有司執平、弗肯容待、奉敕孝慎等、遙慕聲教、陵層闕而頻來、尋懷順歸、辭龍鄉以萃至、忠節之效、矜恤可量、況曾使再朝、春秋無貶、唯國有凶喪、年屬荒祲、將全舊儀、何苦黎庶、宜殊加迎接、權停入都、所在安存、支賜準例、復吉凶相問、往迹可憑、苦有意於弔來、事須拘於遺制、徒煩舟楫、將背

時規、更待紀盈、當表隣好、右今因綸旨、檢校如常、修船畢功、風潮可駕、璽書信物、同附使廻、留彼篤誠、放其歸去、今以狀牒、牒至準狀故牒、三年春、出雲國上言、渤海使李居正等一百五人至島根郡、散位藤原春景、兵部少錄葛井善宗、爲存問兼領渤海客使、諭李居正等曰、違先皇之制、輒以弔來、且檢省啓案、違例多端、理須責其輕慢、自彼卻還、然居正位在公卿、齡過懸車、因欲特加優恤、入京師、

而炎旱連旬、有妨農務、是以不依例館待、其國啓信物、並不許奏達、以絁一百三十五疋、綿一千二百二十五屯、須賜渤海一百五人、別賜居正絁十疋綿四十屯、放還本國、（三代實錄）虔晃卒、玄錫立、（唐書、文獻通考）十三年冬、入覲使楊成規等百五人至加賀國、十四年春、少外記大春日安守、直講美努清名爲存問渤海客使、詰問啓牒違例、少内記都良香、式部丞平季長爲掌客使、常陸少椽多治守善、文章生

菅野惟肖爲領歸鄕客使、尋以右近衛少將藤原山蔭爲郊勞使、至宇治郡山科、領客使安守與郊勞使共引渤海入覲大使政堂省左允正四品慰軍上鎭將軍楊成規、副使右猛賁衛少將正五品李興晟等入京師、遣右馬頭在原業平於鴻臚館勞問、賜時服、左近衛中將源舒奏渤海國書信物、玄錫啓、季秋極冷、伏惟天皇起居萬福、卽此玄錫蒙恩、犀自建邦、常與貴國通使傳命、阻年寄音、久要之情、至今彌厚、玄錫繼先祖之遺烈、脩舊典之餘風、盈紀感心、善隣顧義、爰授使節、仍令聘覲、伏冀天皇俯矜遠客、準例入都、幸甚幸甚、限以滄波、不獲拜伏、下情無任惶懼、謹差政堂省左允楊成規、謹奉啓起居不宜、謹啓、中臺省牒曰、牒奉處分、天崖路阻、日域程遙、常限紀以修和、亦期年而繼好、隣交有節、使命無愆、音札相通、歲月長久、今者星霜易變、雲物屢移、一紀已盈、實當躬覲、所以仰據前

典、廻尋舊規、向日寄情、發星軺之一使、占風泛葉、踰渤澥之濶波、萬里途程、寸心所指、往復雖邈、欽慕良深、謹差政堂省左允楊成規、令赴貴國、尋脩前好、宜準狀、牒上日本國太政官者、謹錄牒上、謹牒、信物大蟲皮七張、豹皮六張、熊皮七張、蜜五斛、詔授大使楊成規從三位、副使李興晟從四位下、判官李國度、賀王眞、竝正五位下、其餘授位賜物有差、詔內藏寮廻易渤海貨物、及許京師人與渤海

人交關、又出官錢四十萬、賜楊成規等、買百貨、成規就掌客使、請奉獻私齎、詔許之、遣參議藤原家宗等就鴻臚館賜敕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成規等至、省啓昭然、惟王家之急繕、粉澤施治、性之貞凝、丹青守信、風猷不墜、景式猶全、相襲舊基於居城、靡欺先紀於行棹、言其篤信、來覲既脩、贈以翔仁、放歸如速、數千里之波浪、雖有邊涯、十二廻之寒暄、豈促圭晷、苟謂拘禮、誰爲隔疎、德也不孤、夢

想君子而已、國信附還、到宜檢受、梅熟、王及境局小大無恙、略懷遣此、何必煩多、大使已下再拜舞蹈、楊成規膝行而進、北向跪受敕書、太政官牒中臺省曰、官具狀奏請、奉敕曰、成規等翹情紫闥、識路滄溟、守我朝章、修其國禮、善隣之歎、允屬寢興、宜準前規、便申舊好者、準敕處分、及期卻廻、附璽書并國信、至宜領之、去年陰陽寮奏曰、蕃使入朝、當有不祥之事、由是不引見、成規等瞻望宮闕、涕泗

盈衿、眷戀而辭、成規頗有詞藻、命學士賜曲宴、饗賚甚優、十五年太宰府奏、有漂船二艘至薩摩國甑島郡、其長崔宗佐、大陳潤等自書曰、渤海國賀大唐平徐州使漂蕩至此、國司推驗之、不賫公驗、所書年紀相違、疑是新羅人僞稱渤海、竊窺邊境也、即領將二舶向府、一舶得風逃逸、敕曰、渤海歸於我尚矣、府國官司、審加勘問、實是渤海人者、宜加慰勞、給粮發歸、若新羅兇黨者、速執禁以聞、太宰

府復奏、渤海人崔宗佐、門孫宰等、漂至肥後國天草郡、遣唐通事張建忠審驗情狀、是實渤海入唐使、前者逃逸之舶也、仍進宗佐等日記、并所賫蠟封函子、雜封書、弓劒等、敕曰、討覆宗佐申狀、又驗覈表函牒書印封官銜等、與從前入覲使所上、契合如一、宗佐等既非奸寇、而漂泊艱辛、誠當矜恤、其所上蠟封函子及雜物、秋毫不犯、悉皆返與、其船舶有損壞者、所在宜加繕修、支濟衣糧以放還、但

宗佐等渤海名官、當知我國家與彼相善、則漂至之日、須吐露情實、以望恩濟、而飛帆逃逸、跡類奸僞、非我仁恕、何免重誅、宜責以過契、知悔其非、十八年冬、出雲國言、渤海使楊中遠等至島根郡、陽成帝元慶元年、少外記大春日安名、前讚岐掾占部月雄爲存問使、安名等寫渤海王啓、中臺省牒奏上、其啓曰、玄錫啓、季秋極涼、伏惟天皇起居萬福、卽此玄錫蒙恩、迺者楊成規入覲貴國、得達微誠、

禮畢卻返、璽書信音預臻、捧受喜感、後年本國往唐國相般檢校官門孫宰等所乘船一隻、從風漂流、著貴國岸、天皇垂恩念、仍與生成、別賜路粮優賞、竝蒙生命、全還本國、實是善隣之救接、敦親逢於今日、延頸南望、伏深抃躍、何木石緘黙、不陳謝深恩、亦察舊記、久與貴國交使往來、舟車織路、今乃使節總絕、已多歲年、伏以禮尚往來、聖人所貴、聞義則徙、君子斯宗、如何先祖規模、常欲奉於是日、後嗣堂構、必庶繼於前修、不勝懇望、謹差政堂省孔目官楊中遠、令謝深恩、伏冀天皇宣弘前制、仍依故實、遠垂皇恩、復舊路、冀不閉大道、恩憐遠客、準例入都、提撕此事、幸甚幸甚、限以滄浪、末由拜覲、謹奉啓起居不宜、謹狀、中臺省牒曰、應差入貴國申謝、并請客使政堂省孔目官楊中遠等總一百五人、牒奉處分、鼇波千里、我有善隣、誰謂路阻、早結和好、無愆使期、崇先規而此朝頻修、廢故親而

彼國總絕、近者專使楊成規入貴國、後年本國往唐國相般檢校官門孫宰等著海岸、天皇特賜矜念、竝蒙大恩、況乎已受恤憐之款、何無申謝之喜、亦奉尋前文、仰得差使、本有來由、今只路絕、年歲彌久、聿修先例、遠感往來之蹤、常多懇望之懷、堂構之念、不敢墜失、不勝感激、瞻仰之至、謹差政堂省孔目官楊中遠、令入貴國、申謝恩造、并請嘉客、謹牒、朝議不允報聘、且以違制入覲、不入京師、賜衣

粮發迴、其國書信物、竝卻附使者、大使楊中遠願奉獻珍玩玳瑁酒杯等物、亦不許、六年冬、加賀國司言、渤海入覲使文籍院少監裴頲等一百五人至、○本朝文粹所載宇多法皇賜裴頲書作裴遡、日本紀略作裴璆遡、蓋誤、明年夏、存問兼領客使大藏善行、高階茂範、引裴頲等入京師、右衞門大尉坂上茂樹、文章得業生紀長谷雄等、爲掌客使、式部少輔菅原道真權行治部大輔事、美濃介島田忠臣權行玄蕃頭事、大使裴頲上國

書信物於朝堂、帝御豐樂殿、賜宴於渤海使、授大使裴頲從三位、副使高用正四位下、其餘授位有差、竝賜朝服、使人拜舞而出、更著朝服入昇堂、敕賜供御枇杷子、盛以銀梡、重午帝御武德殿、覽騎射、召裴頲等觀之、賜祿事以上、續命縷、裴頲亦獻私齎、遣内藏頭和氣彝範就鴻臚館交易貨物、裴頲高才有風儀、帝嘉之、遣中使賜御衣一襲、三代實錄敕菅原道真等與頲唱和、道真稱其才藻、宇多帝寬

平七年、復遣裴頲入覲、菅家文草玄錫卒、諲譔立、文獻通考醍醐帝延喜八年春、伯耆國司言、渤海入覲使裴璆等至、以散位菅原淳茂爲掌客使兵部丞小野葛根、文章生藤原守眞領客使、詔左右馬寮及參議以上出鞍馬給蕃使入京之用、五月裴璆等朝見、宴之朝集堂、賜物於渤海國王、璆者頲之子也、中使殊賜御衣、遣參議藤原菅根等就鴻臚館、賜璽書及太政官牒、扶桑略記引醍醐御記、參取日本紀略、○本書竝失渤海國書及答

書、二十年裴璆又入覲、獻國書方物、依例饗賜、裴璆前入覲、授從三位、至是進授正三位、發田本國、日本紀略、參取扶桑略記、○二書共失渤海王名及國書答書、紀略曰、法皇賜書於裴璆、延長四年、契丹阿保機率諸部兵、攻渤海扶餘城、下之、改扶餘城爲東丹府、命其子突欲鎭之、五代史、文獻通考八年丹後國司言、渤海使裴璆等九十三人至竹野郡、卽發存問使、日本紀略裴璆稱東丹國使、存問使問其所以、璆等答曰、璆等本渤海人、今降爲東丹之

臣、其語多稱契丹之罪惡、存問使具狀奏、敕曰、東丹國失禮義、且使者無人臣之節、謬奉臣下使入上國、宜重詰責、以懲將來、扶桑略記 裴璆因奉謝狀曰、裴璆等背眞向僞、爭善從惡、不救先主於樽俎之間、猥諂新王於兵戈之際、況乎奉陪臣之小使、忝上國之恒規、望振鷺而面慙、詠相鼠而股戰、不忠不義、自招罪過、勘責之旨、曾無避陳、仍進過狀、裴璆等誠惶誠恐謹言、卽釋放還、本朝文粹 此後朝貢遂絕、

考和漢合運、宇多帝寬平四年、藤原敏行書賜渤海敕書、而諸書無所見、又考本朝文粹、有太政官移渤海中臺省牒、其中言文籍院少監王龜謀等違期入覲、是以卽從卻回、此亦不知在何時、今姑註于此、以待後考、○渤海往復書牒、率皆蹇澁不可讀、似有謬誤、今皆姑從舊文、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四十一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四十二

列傳第百六十九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外國十一

蝦夷上

蝦夷東北夷也、日本紀有三種、曰都加留、曰麤蝦夷、曰熟蝦夷、日本紀註引伊吉博德書其人勇悍強暴、能射、常藏矢髻中、好爲劫盜、趫捷如飛、無君長、俗皆文身椎髻、冬爲穴居、夏出居橧、無五穀蠶桑、射鳥獸爲食、衣其羽皮、初雜居于越陸奥等邊地、景行帝二十五年、使武内宿禰巡察東方國土風俗、二十七年武内歸奏曰、東方有日高見國、土地沃壤而曠、是曰蝦夷、可擊取焉、四十年東夷多叛、邊境騷擾、詔日本武尊東征、日本武尊從上總轉至陸奥、取海路至蝦夷地、其酋魁島津神國津神也、竹

水門、將拒戰、日本武尊懸大鏡于船而進、蝦夷望見膽落、乃悉弛弓捨矢、面縛請罪、日本武尊便撫納之、遂攻信濃越國等蝦夷、俘其巨帥、歸至伊勢、獻俘因於神宮、既而蝦夷晝夜喧嘩、出入無禮、遷之御諸山傍、不幾又伐神山樹、劫略邑民、詔分處于播磨讃岐伊勢安藝阿波等五國、五十六年詔御諸別王鎮撫東國、時蝦夷大擾、御諸別發兵攻之、蝦夷首帥足振邊大羽振邊遠津闇男邊等叩頭獻地請罪、因受其降、誅不服者、東國大治、仁德帝五十五年、田道討蝦夷、兵敗于伊寺水門、田道死之、雄略帝二十三年、吉備尾代征新羅、率蝦夷五百、行至吉備國、會帝崩、蝦夷相謂曰、天皇既崩、時不可失、相率侵掠傍郡、尾代與之戰于娑婆水門、蝦夷趫捷、能伏躍、避箭、尾代持弓彈空弦、因射殪二隊、囊中矢盡、麾船人索箭、船人恐怖而走、尾代執弭而歌、歌訖、手斬數人、追至丹波浦掛水門、擊殲

之清寧帝四年蝦夷請內附欽明帝元年蝦夷率衆歸降敏達帝十年蝦夷數千寇邊召其魁帥綾糟（○本書註曰大毛人）等敕諭曰汝蝦夷昔日大足彥天皇誅其亂首撫其歸服今當遵先例誅首惡綾糟等大悚入泊瀨川洗浴向三諸岳盟曰臣等蝦夷子子孫孫用清明心奉事天闕若違盟者天地諸神及天皇之靈絕滅臣等種矣於是釋之欽明帝九年蝦夷叛以大仁上毛野形名爲將軍討之爲蝦夷

所敗走入壘賊追圍之時兵士逃散形名妻令侍婢數十在內鳴弦形名突出摶戰蝦夷以爲兵尚多在稍退於是招集散卒又擊悉虜之皇極帝元年越邊境蝦夷數千內附賜饗於朝大臣蘇我蝦夷亦饗之其家厚加撫諭孝德帝元年詔收國郡刀甲弓矢惟與蝦夷接境地錄其兵數假與本主二年蝦夷納款四年治磐舟柵以備蝦夷以信濃越等民戍之始置柵戶齊明帝元年秋饗北越蝦夷

九十五人於朝柵養蝦夷九人津輕蝦夷六人授冠二階冬蝦夷率衆內屬四年春阿倍比羅夫率舟師一百八十艘討蝦夷齶田渟代二郡蝦夷不戰而降比羅夫整師陳船於齶田浦齶田酋帥恩荷進而誓曰奴等以肉爲食故持弓矢不敢執之向官軍自今將清白心永奉天朝若不踐此言者齶田浦神罰之乃授恩荷小乙上爲渟代津輕二郡郡領召渡島蝦夷饗之撫諭而歸秋蝦夷詣闕朝

獻饗賜甚厚授城養蝦夷二人位一級渟代郡大領沙尼具那小乙下少領宇婆左建武其勇健者二人各授一階別賜沙尾具那等鮹旗二十頭鼓二面弓矢二具鎧二領津輕郡大領馬武少領青蒜等授位賜物亦如沙尼具那等例其餘授都岐沙羅柵造其位二級判官位一階渟足柵造大泮稻積小乙下又詔渟代郡大領沙尼具那撿覈夷及俘虜戶口五年饗陸奧越二國蝦夷於甘檮丘東

日本紀命阿倍比羅夫再率舟師一百八十艘討蝦夷比羅夫召飽田〇前或作齶田訓讀通渟代蝦夷二百四十一人津輕蝦夷一百十二人膽振鉏蝦夷二十人大饗賜物進至肉入籠因問菟蝦夷膽鹿島菟穗名之言以後方羊蹄為政所置郡領遂攻肅慎而歸是歲坂合部石布津守吉祥使于唐以陸奧蝦夷男女二人示唐主蝦夷獻白鹿皮及弓三張箭八十於唐主日本紀及本書一說〇唐書為天智帝元年事誤

天智帝元年四年蝦夷入朝天武帝十年賜陸奧蝦夷二十二人爵越國蝦夷伊高岐那奏曰俘人戶盈七千請立為一郡許之持統帝二年蝦夷一百九十餘人各負荷調賦奉誅於天武帝殯宮饗蝦夷男女二百一十三人於飛鳥寺西槻下授冠位賜物有差三年陸奧優嗜曇郡城養蝦夷務大肆脂利古男麻呂鐵折請剔鬢髮為沙門詔曰麻呂等少而容止閒雅性亦寡欲宜蔬食持戒修道終身尋賜越

蝦夷沙門道信佛像一軀灌頂幡鐘鉢各一口五色綵帛各五尺〇尺疑匹訛綿五屯布一十段鍬一十枚鞍一具陸奧蝦夷沙門自得請金銅藥師觀世音像各一軀鐘娑羅寶帳香爐幡等物詔賜之越蝦夷八釣魚等賜物有差十年越度島蝦夷伊奈理武志等賜錦袍袴緋紺絁斧等物日本紀文武帝元年陸奧蝦夷貢方物二年越後陸奧蝦夷獻方物敕修理越後磐舟柵三年越後蝦夷一百六人賜

爵元明帝和銅二年以陸奧越後蝦夷猖獗屢傷害良民巨勢麻呂為陸奧鎮東將軍佐伯石湯為征越後蝦夷將軍紀諸人為副將軍發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上野越前越中等兵兩道並進討平之三年春蝦夷入朝賀正七年徙尾張上野信濃越後民二百戶於出羽為柵戶八年蝦夷貢方物賀正旦蝦夷及南島七十七人授位有差元正帝即位陸奧蝦夷等三等邑良志別君宇蘇彌奈等奏曰

奴等親族死亡、子孫恐爲狄所鈔略、請於香河村別建一郡爲編民、許之、蝦夷須賀君古麻比留等言、先祖以來、貢獻昆布、常採北地、今國府郭下、距北地甚遠、往來累旬、請於閉村新建一郡、與親族倶移居之、比内民、許之、養老四年陸奥蝦夷叛、殺按察使上毛野廣人、以播磨按察使多治比縣守爲持節征夷將軍、下毛野石代爲副將軍、阿倍駿河爲持節鎮狄將軍、討之、五年縣守等破蝦夷而歸、

七年出羽國司多治比家主奏、蝦夷五十二人功効已顯、未霑酬賞、伏以芳餌之末必繫深淵之魚、重祿之下必致忠節之臣、今夷狄愚闇不知忠義、若久不奬酬、則恐一旦解散、故具狀奏請、敕許之、隨勲績竝加賞爵、聖武帝神龜元年春陸奥國海道蝦夷叛、殺大掾佐伯兒屋麻呂、以藤原宇合爲持節大將軍、高橋安麻呂爲副將軍、征海道蝦夷、小野牛養爲鎮狄將軍、鎮出羽、令坂東九國兵三萬

人習練騎射陣法、以絲帛二百匹、絁一千匹、綿六千屯、布一萬端、輸于陸奥鎮所、冬宇合討蝦夷而歸、續日本紀 是歳鎮守將軍大野東人始置陸奥多賀柵、多賀城碑、柵據續日本紀天平九年文、○按碑文作城、蓋所追書也、天平二年、陸奥言、田夷村蝦夷已悛賊心、又循朝化、請建郡編貫、許之、九年春陸奥按察使大野東人奏、陸奥至出羽柵、行程迂回、請自男勝通直道、以便往來、詔可之、藤原麻呂爲持節大使、與佐伯豐人等至多賀

柵、與東人協議興役、慮蝦夷疑懼叛亂、遣使諭告東人與麻呂及出羽國司田邊難波等、倶入夷地、鑿石伐樹、所開一百六十里、觀兵而歸、孝謙帝天平寶字二年、陸奥國歸降蝦夷男女千六百九十餘人、給田編著、續日本紀 六年鎮守將軍藤原朝獦修築多賀城、立石紀道程里數、時連啓土疆、抵蝦夷國界一百二十里云、多賀城碑 神護景雲三年、蝦夷入朝賀正旦、賜宴於朝堂、授爵賜物、是歳陸奥築桃生

伊治二城、募坂東八國民、就地利耕桑、以充鎮戍、四年陸奧蝦夷宇漢迷宇屈波宇等率徒族逃還、使人追喚之、不肯來、謂使者曰、吾必與親族侵城柵、於是遣道島島足等于陸奧、檢其虛實、光仁帝寶龜四年陸奧出羽蝦夷俘囚等入朝、授位賜物放歸、五年春出羽蝦夷俘囚賜宴朝堂、授位賜物、尋詔停其入朝、秋蝦夷寇邊、陸奧按察使鎮守將軍大伴駿河麻呂等奏請征之、從之、時海道蝦夷燒

橋塞道、急攻桃生城、破其西郭、鎮守兵不能支、陸奧國司發兵來援、駿河麻呂馳驛報急、於是敕坂東八國、邊塞有急、隨國之大小、發兵二千已下五百以上赴援、冬駿河麻呂攻遠山蝦夷、遠山其地嶮岨、夷俘聚結爲居、先是諸將未嘗能進討、至是駿河麻呂直進衝其巢窟、蝦夷奔竄、追北窮討、悉降之、六年冬出羽言蝦夷未平、請遷國府、發兵九百九十六人鎮要害、三歲敕差相模武藏上野下野

四國兵戍出羽、七年春陸奧奏請發兵二萬人、伐山海兩道賊、於是敕出羽發兵四千人道自男勝攻賊西界、夏陸奧鎮守將軍紀廣純言、出羽志波村夷俘叛、國兵擊之不利、敕發下總下野常陸等國騎兵援之、以佐伯久良麻呂兼陸奧鎮守副將軍鎮出羽、秋令安房上總下總常陸造船五十隻、輸陸奧備不虞、以俘囚三百九十五人配太宰府管內諸國、冬發陸奧軍三千人伐膽澤賊、遷出羽俘

囚三百五十八人于太宰管內及讚岐、其七十八人賜諸司及廷臣爲奴、八年夏陸奧兵討山海兩道賊、出羽蝦夷叛、國兵戰大敗、器械多亡失、十一年春陸奧蝦賊寇長岡、焚民屋、國兵拒之、殺傷相當、敕發兵三千討之、陸奧上治郡大領外從五位下伊治呰麻呂叛、殺按察使參議紀廣純、呰麻呂本夷俘種也、嘗有憾於廣純、陽爲奉承、而欲潛圖之、牡鹿郡大領道島大楯亦每陵侮呰麻呂、呰麻呂

喞之、先是蝦賊屢叛、廣純建議築覺鱉城備賊衝突、至是廣純率俘軍入城、大楯呰麻呂從焉、呰麻呂與俘賊謀、先殺大楯、遂逼廣純殺之、俘賊響應、陸奥介大伴眞綱脫圍而走、賊入多賀城、縱兵大掠、毀府庫、取軍糧器械而去、其所餘物、放火燒之、三月中納言藤原繼繩爲征東大使、大伴益立紀古佐美爲副使、大伴眞綱鎭守副將軍、安倍家麻呂出羽鎭狄將軍、益立兼陸奥守、敕出羽曰、度島蝦

狄久懷朝化、貢獻不闕、當今歸俘作逆、將軍國司宜加意綏撫、六月以百濟俊哲爲鎭守副將軍、七月敕發坂東兵赴多賀城、割下總國糒六千斛、常陸國糒一萬斛輸軍所、八月狄志良順俘因宇奈古請保守秋田城、鎭狄將軍安倍家麻呂以聞、報曰、秋田城者、前代將相深謀所建也、禦敵保民、有年于茲矣、一旦擧而棄之、甚非計也、宜遣軍士爲之鎭守、勿令沮彼歸服之情、由理柵者要害之地、亦

宜置兵相助防禦、往者國司言、秋田難保、阿邊易治、〇阿疑河誤當時從其議、而遷延歲月、至今猶未有徙居者、以此言之、百姓重遷明矣、宜歷問狄俘及百姓等、具言彼此利害、尋以藤原小黑麻呂爲持節征東大使、十月以征東鎭狄諸將、稽留失機、下敕責之、於是征東軍使謀遣兵二千、伐木深溝、塞斷鷲坐、楯坐、楯石澤、大菅屋、柳澤五道、備賊奔突、鎭守副將軍百濟俊哲與俘賊戰、俊哲兵盡矢竭、賊

兵圍之、俊哲挺身脫走、天應元年五月、按察使藤原小黑麻呂奏賊勢稍衰、請旋軍休息士馬、不許、下敕責其欺罔、初征東副使大友益立授從四位下、遣之、而頓軍不進、保壘多爲賊所據、大使藤原小黑麻呂後至、稍復所亡諸塞、九月奪益立從四位階、十二月以陸奥守內藏全成爲鎭守副將軍、桓武帝延曆二年、以征東軍羸弱不堪戰、敕坂東八國點定散位郡司等子弟及浮游之民堪充軍者、

每國一千、至五百人已上、訓練教習、有緩急國司押領奔赴、七年陸奥出羽按察使多治比宇美兼鎮守將軍、安倍猨島墨繩爲副將軍、令陸奥輸三萬五千斛於多賀城、東海東山北陸諸國輸糒二萬三千斛及鹽若干、發東海東山坂東諸國步騎五萬二千八百餘人、參議紀古佐美爲征東大使、賜節刀、入間廣成爲副使、明年三月諸國軍悉會於多賀城、分道入賊地、古佐美至衣川、按軍不進、敕

旨促之、六月征東副將軍入間廣成、左中軍別將池田眞枚、前軍別將安陪猨島墨繩、各遣裨將濟川進擊、賊兵引去、官軍縱火乘勢而進、至巢伏村、將與前軍合、而前軍爲賊所扼、不得進、賊衆八百餘、更進拒戰、官軍稍退、賊四百許人繞出軍後、官軍腹背受敵、遂不能支、別將丈部善理等戰死、其餘殺溺死者甚多、既而古佐美以運輸不繼、奏請罷兵、不許、古佐美等久在軍不能成功、九月遂班師、以諸將失律無功、議其罪、以古佐美久在行陣、特旨置而不問、池田眞枚猨島墨繩等貶黜有差、九年春、敕東海駿河以東、東山信濃以東諸國、造革甲二千領、供征東用、尋敕東海相模以東、東山上野以東諸國、備軍糒十四萬斛、冬征東軍士有功者四千八百四十餘人授勳進位、（續日本紀）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四十二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四十三

列傳第一百七十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外國十二

蝦夷下

肅愼

女眞

琉球

吐火羅　舍衛　南天竺　林邑

崑崙

桓武帝延曆十一年、陸奧俘囚二人賜外從五位下、類聚國史、日本紀略、以綏懷之、宴夷俘三人於朝堂授爵位、類聚國史、十三年征夷大將軍大伴弟麻呂大敗蝦夷、斬四百五十七人、捕虜百五十人、獲馬八十五疋、燒聚落七十五所、日本紀略、十八年停出羽山夷祿、不論山夷田夷、簡有功者賜之、陸奧俘囚四人私往還賊地、捕流于土佐、日本後紀○日本紀略作五人、十九年命陸奧出羽按察使阪上田村麻呂、檢校諸國夷俘、二十年征夷大將軍阪上田村麻呂擊蝦夷大敗之、日本紀略、窮追至閉伊村、掃除其巢窟、日本後紀、二十一年命田村麻呂築陸奧膽澤城、○按和名鈔曰、鎭守府在膽澤郡、卽是也、移諸國浮浪之民四千人戍之、首帥大墓阿氐利爲、盤具母禮、率種族五百餘人降、田村麻呂獻二虜于京師、二虜與

地之賊首、屢爲邊害、廷議處斬、田村麻呂奏曰、二虜雖是賊魁、然已委身歸降、且誠款云、願蒙特恩、得全首領、則身還入夷地、招降餘種、不許、遂斬于河內、二十二年遣田村麻呂於陸奧築志波城、日本紀略、二十三年春、以將征蝦夷、運武藏上總下總常陸上野下野陸奧等糒一萬四千三百餘斛、米九千六百餘斛於陸奧小田郡中山柵、夏陸奧言、志波城至膽澤郡一百六十餘里、山谷嶮遠、不便往還、

請置一驛、以備機急、從之、冬出羽言、秋田城建置以來、四十餘年、土地墝埆、不宜五穀、加以孤居北隅、無隣相救、請永從停廢、保河邊府、勅停城爲郡、徙民河邊、嵯峨帝弘仁元年冬、陸奥奏渡島狄二百餘人來著氣仙郡、非本國所管、令之歸去、狄等曰、時是寒節、海路難越、願俟來春歸本鄉、許之、二年春、陸奥爾薩體幣伊二村蝦夷叛、勅陸奥出羽按察使文室綿麻呂、鎮守將軍佐伯耳麻呂、副將軍

物部足繼等、發陸奥出羽兵二萬六千人討之、於是出羽守大伴今人謀發勇敢俘囚三百餘人、出賊不意、冒雪襲討、誅爾薩體餘孽六十餘人、夏以文室綿麻呂爲征夷將軍、以大伴今人、佐伯耳麻呂、坂上鷹飼爲副討賊、勅曰、夷狄干紀、爲日已久、雖加征伐、未盡誅鋤、將軍等今將出兵討之、其軍監軍曹、且簡用具奏上、但犯軍法、禁身請裁、隊長已下、依法決斷、國之安危、在此一擧、將軍勉之、時糒鹽器仗不備、涉旬不能發、秋綿麻呂等奏、臣等初謂宜以俘軍一千人、委吉彌侯部於夜志閉等、襲伐幣伊村、然彼村俘夷黨類巨多、若以偏軍臨討、恐誤機事、仍欲發兩國俘軍各一千、俟八九月、左右張翼、前後奮擊、勅曰、宜與副帥及國司等議之、國之大事、不可輕略、出羽言、降俘吉彌侯部都留岐言、已等與貳薩體村夷伊加古等、久構仇怨、方今伊加古等練兵整衆、居都母村、誘幣伊村夷、將來

伐已等、願賜兵粮、先登襲擊、臣等以爲以賊伐賊、軍國之利、給米一百斛、聽其所願、許之、文室綿麻呂請益軍一千百人、許之、冬綿麻呂等分兵四道、並進直衝賊巢、窮討盡滅之、具狀以聞、勅曰、將軍之兵略、士卒之戰功、於此而知之、蝦夷者依請移配中國、俘囚者置本土、勉加教諭、勿致勞擾、初桓武帝以蝦夷叛亂、歷代不平、遣大伴弟麻呂及坂上田村麻呂討之、略致平定、然遺類尚逃竄山谷、伺

間寇鈔、及綿麻呂等誅餘蘖、邊患始息、帝大賞其功、及副將以下各進品秩、綿麻呂奏、官軍一擧、寇賊無遺、當廢鎭兵、永安百姓、然城柵等器仗軍糧未遷納、伏望置一千人以充守衛、志波城屢被水害、須遷於便地、伏望置二千人守之、待遷訖解之、留千人永爲鎭戍、兵士之設、爲備非常、既無遺寇、何置兵士、但邊國之守、不可卒停、伏望置二千人、餘悉解之、自寶龜五年至今三十八年、百姓罷弊、未

得休息、伏望給復四年、其鎭兵者以次差點輪轉、復免、並許之、（日本後紀）三年、定鎭守府官員、（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諸國置俘長、（日本後紀、類聚國史）陸奥田夷三百九十六人請改姓爲公民、奉課役、許之、五年、陸奥奏、膽澤德丹二城孤居塞表、城下及津輕狄俘野心難測、不可不備、請收置糒鹽以備非常、制可、（日本後紀）仁明帝承和二年、先是、禁夷俘出境、而頻年多闌入京師、至此下官符、譴責陸奥出羽按察使及國司鎭守府等官吏、六年、陸奥守良岑木連、鎭守將軍匝瑳末守奏曰、災異屢見、地又頻震、百姓駭散、不能安堵、多賀膽澤兩城之間、異類蔓延、控弦數千、如有警急、難可防禦、請發兵一千人、豫修守備、令民赴農、詔許之、七年、復奏、奥地之民、稱守庚申、潰出奔會、不可抑制、自非國威、何靜駭民、請調發援兵以鎭物情、可之、（續日本後紀）文德帝齊衡元年、陸奥以去年不登、請發援兵二千人以備不虞、敕許發一千人

以穀一萬賑給俘夷、二年、陸奥俘夷同種相攻殺、發兵二千、警備非常、發穀一萬斛賑給民俘、（文德實錄）淸和帝貞觀十一年、移諸國夷俘於太宰府、備新羅賊、十二年、太政官下符、上總國、令教喩夷種曰、折取夷種、散居中國、縱有盜賊、令其防禦、而今聞彼國夷俘猶挾野心、未染華風、或行火燒民室、或持兵掠財物、凡羣盜之徒、自此而起、令不禁遏、如後害何、宜勤加捉搦、若有革面向皇化者、殊加優恤、

習其性皆吏教者、追入奥地、莫使麤獷之輩、侵牟善良之民、陽成帝元慶二年春、出羽夷俘叛亂、放火攻秋田城、出羽守藤原興世以鎮兵防之、且促發諸郡兵、飛驛上奏、敕曰、夷虜悖逆、焚剽城邑、犬羊狂心、暴惡爲性、不加追討、何有懲艾、須量發精兵、扼其喉咽、但時在農要、人事耕種、若多動衆、恐妨農務、上兵伐謀、良將不戰、巧設方略、以安邊民、又敕陸奥國、豫調錬兵士、以應急、夏、出羽權掾小野

春泉、文室有房、領兵入秋田城、賊兵轉盛、悉燒城南北官舍民屋、殺掠人物、時經前年飢荒、百姓困弊、募兵赴戰、皆無固心、春泉有房等與賊戰、衆寡不敵、賊乘勝、遂燒秋田城、兵仗軍糧、累年積畜、一時灰燼、於是復降敕符陸奥、發兵二千、急赴援、出羽守藤原興世孤城拒守、援軍不至、四方應援、兵不能給、飛驛累表請救、興世先遣兵六百人、營于野代隘、比至燒山、有賊一千餘人、忽起官軍之後、殺

略五百餘人、免者五十人、百姓廬舍皆悉被燒、敕符上野下野陸奥、促發援兵三千人、且敕陸奥、責其不時赴救、於是陸奥守源恭發兵二千援之、又以興世請、加發五百人、飛驛奏之、且請當國之夷、因隣敵之警、恐動狼心掉蠆尾、請發兵二千、守要害之處、許之、因敕曰、本國或發軍之後、飛驛言上、徒驚物聽、無益於事、宜令上野下野陸奥出羽等國、自今以後、驛遞奏上、一如延暦十三年之敕、時以

藤原保則爲出羽權守、統制出羽軍事、未至小野春泉文室有房守秋田營、最上郡擬大領伴貞道、俘魁玉作宇奈麻呂、率官軍五百六十人、覘賊形勢、路遇賊兵三百餘人、貞道中流矢死、賊又來挑戰、官軍防戰破之、多所殺獲、宇奈麻呂與賊接手刃二人、遂戰死、賊伏兵於草中、遣俘囚三人來、請得秋田河以北地、罷兵、官軍知其詐、遣輕兵百餘人、射其伏、殺三人、出羽權介藤原統行及小野春泉、

文室有房等屯秋田舊城、調軍糧甲仗、陸奥押領使大掾藤原梶長所領兵二千人及本國兵合五千餘人守城、賊兵奄至攻圍、統行等出兵拒戰、爲賊所敗、有房力戰矢中左脚、勇氣愈勵、殊死奮鬭手斬數人、而官兵奔竄、無後援者、有房不能獨進而還、藤原梶長視賊徒强盛、率本兵二千人取間道還陸奥、六月小野春風爲鎭守將軍、敕陸奥曰、逆虜猖獗日甚彼國軍士二千人、顧望避敵亡歸本國斷勢制勝、自有其方、而令各重身軀、無意鬬戰糧資醜類力屈凶威豈可回王者之師、自貽敗軍之恥乎、宜更勤亡歸卒、可使幹事者統領發送、若重亡歸者、處以軍法、敕東海東山二道、簡選精銳赴軍、秋、藤原保則至出羽、遣文室有房等率兵六百餘屯、秋田河南、時夷俘所屯結、上津野火内榲淵野代河北腋木方口大河堤姉力方上燒岡等九十二村、及歸化俘地添河霜別助川三村皆夷俘

所居也、官軍所保雄勝城（或作男勝）○尤當衝要之處、賊兵將來攻之、保則發雄勝平鹿山本三郡倉穀、賑給郡内及添川霜別助川三村俘囚、慰悦其心、於是俘囚深江彌加止玉作正月麻呂等誘率三村俘囚二百餘人、夜襲賊村、燒其廬舍、殺八十人、時軍中或傳賊俘與津輕夷俘通謀、保則以謂如二賊連結爲害更深、奏請發常陸武藏兩國軍二千人以備不虞、於是敕諸國豫簡錬勇卒、既而賊俘三百餘人詣秋田城乞降、文室有房藤原滋實二人屏去騎從、親造賊營約受降、會陸奥權介坂上好蔭將兵二千餘自流霞道至秋田、盛張軍容、觀威於賊、小野春風亦奉別敕入上津野招撫賊類、賊首七人從春風而來、諸將將許其降、而義從俘囚請曰、奴等奉從國家、賊黨素怨之、若今不殄滅、後必相報仇、家多種、奴等不得不恐懼、且乞降之狀、疎慢無禮、願無許其請、於是命降俘徼向所奪官

甲仗、賊俘便進所掠甲二十二領、出羽權掾清原令望等疑其所進甲數少、以謂夷情難測、恐爲所紿、春風曰、春風自入賊地、具知逆類悔過之心、今若抑而不納、非所以樂成、藤原保則從其言慰納之、尋渡島夷酋百三人率種類三千人及津輕俘囚不連賊者百餘人、詣秋田城納款、明年春使藤原統行文室有房等饗俘囚以撫勞之、敕出羽俘囚深江三門大辟法作正月麻呂等並授外從五位

下、尋解遣諸國兵士、其上野下野兩國兵所齎甲冑器仗、留附出羽、三代實錄後冷泉帝天喜四年、陸奥俘囚安倍賴時叛、事詳于叛臣傳、白河帝永保三年、出羽俘囚清原武衡清原家衡叛、事見于清原武則傳、

肅愼、或謂之靺鞨、隋書去陸奥宮城郡治三千里、在多賀城西北、多賀城碑其地大抵與蝦夷近接、欽明帝五年、肅愼船至佐渡島御名部碕、淹留不去、春夏捕魚爲食、其人言語不通、島人以爲鬼魅、畏不敢近、因縱行鈔掠、稍移就瀨河浦、飲水中毒、死者殆半、其骨積於巖岫、俗呼其處曰肅愼隈、齊明帝四年、越國守阿倍比羅夫討肅愼而歸、獻生羆二羆皮七十枚、五年比羅夫率舟師一百八十艘討蝦夷降之、進擊肅愼、獲四十九人而歸、日本紀及本書一說六年阿倍比羅夫帥舟師二百艘及陸奥蝦夷征肅愼、渡島蝦夷一千餘屯營海濱、蝦夷二人望比羅夫軍疾呼曰、肅愼船師來、比羅

夫喚二人問肅愼船數及伏處、蝦夷具指言之、有二十餘艘、卽喚肅愼不肯來、比羅夫命積彩帛兵鐵於海濱餌之、肅愼陳船師、繫羽於木爲旗、盪棹而來、有二老肅愼下舟至積彩帛處、熟視數回、取單衫著之、各提布一端、乘船而去、俄而復來、更脫單衫著故衣、置布而去、追呼之不來、其船至於弊賂弁島、本書註云、渡島之別島也、乞和、比羅夫不聽、遂與之戰、能登馬身龍爲賊所殺、官軍悉擒賊妻孥、於是肅愼

兵敗、比羅夫虜獲四十七人而歸、天武帝五年、肅愼七人從新羅使金清平而來、持統帝十年、肅愼志良守叡草等賜錦袍袴緋紺絁斧、日本紀元正帝養老四年、遣渡島津輕津司諸鞍男於靺鞨、觀省風土、續日本紀初靺鞨有七部、其二部曰粟末、曰黑水、皆附高麗、粟末靺鞨姓大氏、後爲渤海、渤海自有傳、黑水靺鞨爲女眞、金史

女眞居肅愼故地、東瀕海、南接高麗、初役屬

渤海、仍稱黑水靺鞨、及契丹滅渤海、遂附契丹、改號女眞、其籍于契丹者、稱熟女眞、不在契丹籍者、稱生女眞、其地有混同江長白山、生女眞酋居完顏部、爲完顏氏、其始祖曰函普、函普玄孫石魯稍以條教爲治、由是寖强、耀武諸部、所至克捷、金史女眞世通使於宋、至是與契丹戰數克之、文獻通考俗善射、箭長尺餘、能洞楯、且殺人、其臨戰每人持楯、戈矛居前、次刀、次弓矢、○文獻通考亦云、用兵以戈爲前行、號硬軍、刀棓自副、弓矢在後、女眞陣法、與本書合、附以備考、其船長十餘尋、每船設檝三四十、所乘五六十人、上陸則二三十人奮刃奔騰、操弓矢負楯者七八十人從其後、所在殺老弱、驅壯丁、掠資糧、跋涉山野、疾如飛隼、○武備志云、女直喜馳獵、上下巖壁如飛、亦與本書合、但怕鳴鏑、後一條帝寬仁三年三月、駕五十餘船襲高麗、鹵略沿海人民、竟焚掠對馬、殺略三百餘人、守遠晴走歸太宰府、○遠晴姓闕、賊又寇壹岐、殺略殆盡、守藤原理忠遇害、四月賊入筑前侵

怡土郡、時沿海地曠兵寡、太宰權帥藤原隆家馳驛上狀、發兵拒卻之、次日賊掠能古島、進迫警固所、隆家又遣兵拒之、賊退還能古島、明日又侵博多、無兵守、散位平爲忠平爲賢從警固所馳赴之、適二島人民被虜略在賊船中、麾府軍呼曰、馳馬射之、府軍以鳴鏑射之、賊懼而退、又欲燒筥前宮、府兵射殪一人、賊乘船去泊能古島、時大風兩日、賊困於進退、隆家獲以間發兵船數十艘追擊、賊又

侵船越津、府軍擊走之、寇肥前松浦郡、前介源知擊却之、賊竟去、再侵高麗、大爲高麗所敗、死傷略盡、時事起不意、壹岐對馬人民被殺虜者千餘人、牛馬數百、對馬銀穴燒毀、而未詳其爲何賊、人稱爲刀夷、○夷或作伊及得高麗牒狀、乃知其爲女眞也、小右記是歲女眞遣使於宋、文獻通考後百餘年阿骨打始稱帝、國號金、初石魯子烏古迺以治安元年生、稍役屬諸部、號爲景祖、子劾里鉢善用兵、勢益強盛、號世祖、死、弟頗剌淑立、死、弟盈歌立、死、侄烏雅東立、死、阿骨打立、阿骨打者劾里鉢之子、而烏雅東之弟也、號太祖、死、弟吳乞買立、遂滅遼宋、陷汴京、據有其地之半、後歷七世爲蒙古所滅、金史初安倍賴時之作亂於陸奧也、懼其終敗衂、取破滅、欲盡部屬遁於海外、先與其子弟率二十許人、乘一船、往視察地勢、遂到海港、得一巨川湖之曠原、無人、水甚廣深、行三十日許、猶不得其津、忽聞足音如波

濤、賴時等惶怖、草莽中而闚之、有千餘騎以絳抹額、○舊唐書音樂志載高麗樂、舞者以絳抹額、按靺鞨本役屬高麗、故其俗如此乎、羣立河上、有相告語、鞭馬亂流、步者皆附馬而濟、賴時以爲必淺處也、就而視之、不見其底、悚懼而還、無幾賴時死、後賴時子宗任爲僧在筑紫、語人曰、吾嘗聞胡國貿在宋之北、及吾隨先人抵其地、乃知去陸奧亦不甚遠也、今昔物語、宇治拾遺物語、蓋胡國者卽女眞也、○按金史、阿骨打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阿骨打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武備志亦云、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楫、蓋女眞之俗如此、而賴時之反、方與劾里鉢同時、其士馬精強、濟川不假舟筏、其說可信、又按地圖、混同合黑龍江入海、與蝦夷隔一水、距陸奧界不甚相懸、且其湖流數十日猶無津者、於海北諸水、唯黑龍混同爲然、則其爲女眞之地明矣、

琉球國舊作流求、元亨釋書、下學集、○按性靈集作留求、三善清行所撰僧圓珍傳作流梂、所書往往不一、今據隋書以流求定爲舊名、後更今字、齋藤親基記、島津文書、一名阿兒奈波島、淡海三船所撰僧鑒眞傳、延曆僧錄鈔、訛爲沖繩、長門本平家物語、琉球國圖、居海島之中、今昔物語、元亨釋書、東西狹、南北長、琉球國圖距薩摩南

二百里許、南浦文集在多禰島西南、僧鑑眞傳與掖玖○又益救菴美度感信覺球美永良部貴賀○又貴海等諸島接近、琉球國圖○按諸島名、今世所用之文字、與本文不同、今一據國史諸書所用書之、其俗以鈔掠爲事、世以爲啖人之國、僧圓珍傳、今昔物語、元亨釋書、參取性靈集、○按隋書云、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又云收取鬭死者、共聚而食、與本文合、初中國呼南海諸島曰南島、續日本紀後南島與白石阿甑黑島硫黃等島嶼總稱之曰鬼界島凡十二島、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鬼界即貴賀也、琉球國圖國人相傳其

始祖爲天孫氏曰阿摩美久、清人中山傳信錄引琉球人所著中山世鑑推古帝十六年隋主楊廣使其羽騎尉朱寬入海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朝使在隋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隋書○邪久即掖玖、音相通、蓋琉球與掖玖相去不甚遠、故其所用布甲適同耳、元正帝靈龜元年春、南島奄美夜久度感信覺球美等入朝、授位有差、續日本紀孝謙帝天平勝寶五年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呂、吉備眞備與唐僧鑒眞等同舶而

還、洋中漂流至阿兒奈波島、候風十餘日、得南風而發、僧鑑眞傳文德帝仁壽三年秋、僧圓珍附唐商欽良暉舶赴唐、路遭颶風、漂至琉球、遙見數十人執戈矛立岸上、時風息、不知所赴、良暉哀號曰、我等將爲琉球所噬、若何、圓珍祈佛、忽得東南風獲免、僧圓珍傳、今昔物語、元亨釋書、一條帝長德三年、南蠻賊寇西邊、明年太宰府令貴賀島追捕南蠻賊、日本紀略初大寶和銅間、南島諸夷多內附、來貢不絕、續日本紀是後往往

離叛、至長寬承安際、十二島中內屬者五、不屬者七、其不屬者鬼界以南也、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時薩摩人有阿多權守平忠景者、乖朝命、越海至鬼界島、遣筑後守平家貞討之、不果行、後鳥羽帝文治四年、源賴朝使天野遠景及宇都宮信房擊鬼界島降之、先是薩摩人河邊通綱乖賴朝旨、亡匿島中、賴朝又疑義經黨與潛匿于此、故有是役、東鑑初源爲朝配流于伊豆大島也、侵略諸島、遂到鬼島、懾服

島人、掠一人而還、歲納絹百匹、保元物語所謂鬼
島亦琉球也、後爲朝子逃島中、代天孫氏爲
王云、參取南浦文集、中山傳信錄、〇按傳信錄云、舜天日本人皇後裔大里按司朝
公男也、淳熙七年卽位、年十五、續弘簡錄註亦引琉球人所著世纘圖云、舜天爲朝公之
男子、而宋淳熙七年則當治承四年、而其謂年十五者、適與保元物語爲朝少子嘉應二
年五歲之文合、則爲朝子孫王琉球者、蓋亦不誣也、附以備考、及足利氏執
兵權、琉球王遣使貢方物、自後以時來貢、薩
摩島津氏世掌接伴云、參取足利家内書引付、齋藤親基記、南浦
文集、島津文書、

吐火羅國日本紀〇本書或作都貨羅、覩貨邏、又墮羅、在隋國西、
隋書舍衞古波斯國、參取唐玄奘西域記、文獻通考、與吐火羅
隣、唐書大月氏之別種也、文獻通考孝德帝白雉五
年、吐火羅男女各二人、舍衞國女一人、漂至
日向、齊明帝三年、覩貨邏男二人、女四人、漂
至海見島、轉著筑紫、敕驛送京師、五年吐火
羅男舍衞女來、六年覩貨邏人乾豆波斯達
阿請曰、願得賜送使、暫還于本國、當留妻以
爲質、許之、卽與數十人入西海路、天武帝四
年吐火羅及舍衞女獻藥種珍貨、日本紀聖武
帝天平八年、波斯國人李密翳從遣唐副使
中臣名代而來、續日本紀天竺亦在唐之西、舊唐書
聖武帝天平八年、南天竺僧菩提與林邑國
僧佛哲駕小舟至難波津、元亨釋書、善隣國寶記、菩提
其國婆羅門種也、最爲貴族、四字據唐玄奘西域記帝
甚崇信之、後爲僧正、時呼曰婆羅門僧正、佛
哲通其國樂、今樂部中有菩提拔頭迦樓頻
及林邑樂、皆佛哲等所傳云、參取倭名類聚鈔、元亨釋書、

崑崙國、天竺近旁一部落也、唐書聖武帝天平
五年、平羣廣成使于唐、及還海中遇風、忽漂
至崑崙國、遂見拘留、後逃至唐、取途於渤海
而歸、續日本紀桓武帝延曆十八年、有一人乘小
船漂至參河、以布覆背、著犢鼻無袴、左肩著
紺布、形似袈裟、年可二十、身長五尺五分、耳
長三寸餘、言語不通、唐人見之曰、是崑崙國
人也、其人後頗習中國語、自謂天竺人、常彈
一弦琴而歌、聲甚哀楚、其人願居川原寺、許

之、卽賣所持貨物、作屋于西郭外路傍、行人皆停而止息、其人始持綿種而來、試令紀伊淡路阿波讚岐伊豫土佐等國及太宰府殖之、其法選陽暖沃壤地、堀穴深一寸、相去各四尺、洗種漬水、經一宿後殖之、一穴四枚、以土掩其上、以手按之、每旦灌水、常令潤澤、待生芸之、其人後移居于近江國分寺、類聚國史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四十三終

凡大日本史弍百四十三巻剞劂始成而志表則未備也齊昭嘗謂

帝大友實踐天位矣而後世莫能知

後醍醐帝牢狩實擁神器矣而後世莫能辨明不肯直筆

帝大友經術寔萬古而

後醍醐帝按劒出櫝終不

獲伸矣若曰正閏之分非臣子所當議則神器之重萬世寶鎮授受至嚴以絶覬覦此乃

先祖之所以肇鴻基於無窮者凜乎可畏也昭守不可誣也大統所歸惟神器是視則萬世之公論自有不可欺者矣此斯書之所

以直書而不疑也是爲跋

嘉永四年辛亥五月

前權中納言從三位源齊昭謹跋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一輯

紀傳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08
SS号=14664008